

仙俠五花劍

中國書畫大系

#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

### 主 编

林 辰 段文桂

### 副 主 编

左振坤 孙言诚 袁闾琨

### 委 员

王 申 左振坤 孙言诚 杨爱群  
林 辰 周 晶 周锡光 段文桂  
侯忠义 袁闾琨 唐树凡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怪异卷(3)

### 仙侠五花剑

Xianxia Wuhujian

张兵等 校点

---

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

字数: 347,000 开本: 787×1092<sup>1</sup>/<sub>32</sub> 印张: 15.3

印数: 1—3,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段扬华

版式设计: 顾 季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马寄萍

---

ISBN 7-80507-060-1/I·32

定价: 7.80元

##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辑简例

- 一、编大系有两种方法，或按史序，或以类分。本大系分类选编。
- 二、中国的神话怪异小说，分文言短帙和章回说部两大体系。文言神怪小说，篇目虽多，但字数较少。本大系辑为一卷。
- 三、章回说部体小说，始于元末，但迄今未见元刻之章回小说，故本大系所收之神怪章回小说，以明、清、民国（1949）三代为时限。
- 四、大系不是大全，须经选择。本大系选收作品的标准是：（1）同类作品中的代表性；（2）社会影响的深广性；（3）小说史上的学术性；（4）版本存藏之珍缺性。四者须具其一。
- 五、神怪小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但提要钩玄，可分为五大类，即：
  - （1）依附于一定历史的史话类；
  - （2）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
  - （3）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
  - （4）依附于鬼妖物怪的怪异类；
  - （5）托神怪而喻世事的寓意类。

本大系以上五类分为五卷。

在神怪章回小说中，有几种作品，或影响大，或续仿多，或卷帙浩瀚，故特自上列五类中析出，单列为卷，即：西游全书卷；济公全书卷；四游全书卷。

如上，本大系共为九卷。即：（1）文言卷（2）史话卷（3）神佛卷（4）神仙卷（5）怪异卷（6）寓意卷（7）西游全书卷（8）济公全书卷（9）四游全书卷。

六、大系之编，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一旦条件具备，或者我们的后代需要出版中国神怪小说大全时，可将本大系未收之书，辑为一卷。故本大系虚设“辑遗卷”而为十卷。

七、卷以类分。但各类作品的种数与字数，或多或少，不宜削足适履。故各卷分册出版，册数不等。

八、有相当一部分神怪小说，不仅出版过，而且印量很大。故各卷分册出版时，不一定依据学术上的次序，但规划中的书目必须在规划时间内出完。

九、本大系由辽沈书社、巴蜀书社、齐鲁书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按统一体例（略如：统一开本、字体、字号、行款、书脊、版式、装帧设计等）分精装平装两种装帧印制。

十、各书校记和校点者的评论等，一律附出单行汇编评论集，不附于各书之后。大系总序言印在《百大妖精斗法》一书之前。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 《仙侠五花剑》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小说史，是由神怪小说、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三大类属所组成；而在小说史的发展过程中，又有着三种特殊现象——续书改作现象、由小说而戏曲由戏曲而小说的移植现象、神怪历史人情三大类的交叉混类现象，作为小说发展的自身的促进因素。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工作中尚未开拓的一个新领域。因此，《大系》各卷在选收作品时，适量的选收一部分这类小说。

本书所收的剑侠小说，是属于神怪小说自身衍化的一个分支，在唐人文言小说中就已经成形了。到清代中叶，伴随着武侠小说的流行，剑仙与侠客相结合的作品纷纷涌现。这类小说虽难免荒诞中溢露着改良味道，然大抵锄暴安良、扶正除邪，于世道人心亦不无补益，也是由于社会的阴暗而在人心中闪出一道幻光。所以，剑侠小说久盛不衰。

剑侠小说很多，我们不想多收，这里仅择其不易见的，作为晚清新神怪小说的一种类型而编入三种。

《仙侠五花剑》，海上剑痴撰，首有“辛丑七月下瀚古瀚洲狎鸥子序”及“歙县周忠璠病驾”及“鸳湖问业女弟子黄鞠贞”的题诗。

《三合明珠剑》全称《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未署撰著者，据光绪戊寅本校点。

《风尘剑侠传》溪上菊人著，武进王普校订，上海沈鹤记书局印行。是一部待续之书，但未见续作，诚望各界读者及收藏者见示。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四月

## 目 录

### 仙侠五花剑

- 第 一 回 太元境群仙高会  
软红尘五侠寻徒..... 4
- 第 二 回 黄衫客一剑诛妖  
红线女单身杀盗.....10
- 第 三 回 服仙丹素云换骨  
衍宗派红线传拳.....16
- 第 四 回 白素云飞行绝迹  
黄衫客来去无踪.....22
- 第 五 回 报亲仇初试桃花剑  
救女侠误中竹叶镖.....28
- 第 六 回 雷一鸣因伤卧病  
万云峰仗义复仇.....35
- 第 七 回 竹叶镖万峰殒命  
蒺藜抓一鸣被擒.....41
- 第 八 回 白素云两番探虎穴  
黄衫客一怒掣龙泉.....47
- 第 九 回 传葵花剑仙侠收徒  
破竹叶镖英雄哭友.....53

<b>第十回</b>	白素云三探卧虎营 黄衫客双祭飞龙剑·····	61
<b>第十一回</b>	雪奇仇淫凶授首 报私愤名妓蒙冤·····	67
<b>第十二回</b>	酷吏逼供词飞霞下狱 维环诉屈冤素云探监·····	73
<b>第十三回</b>	文云龙仗义挥金 薛飞霞守身如玉·····	80
<b>第十四回</b>	燕子飞暮色劫狱 聂隐娘救女上山·····	87
<b>第十五回</b>	访义士有心传道 试侠肠无意怜香·····	94
<b>第十六回</b>	名士美人双学艺 剑龙钗凤两联姻·····	101
<b>第十七回</b>	盗印信双侠警贪官 寄书函一人传密报·····	108
<b>第十八回</b>	秦相府夫妻行刺 刘公岛师弟重逢·····	115
<b>第十九回</b>	抱不平打死乌天霸 施绝技惊走燕子飞·····	122
<b>第二十回</b>	柳叶村燕子飞采花 松针岭虬髯公祭剑·····	129
<b>第二十一回</b>	剑击剑棋逢敌手 奸杀奸血溅僧头·····	138
<b>第二十二回</b>	柳员外击鼓鸣冤 方知县悬金缉犯·····	145
<b>第二十三回</b>	三岔道上血案重重	

	九折岩前人头累累 .....	152
第二十四回	众差罗拜虬髯叟 群侠难擒燕子飞 .....	159
第二十五回	燕子飞毒打珊珊女 虬髯公怒责空空儿 .....	168
第二十六回	空空儿寒宵盗剑 珊珊女月夜飞刀 .....	176
第二十七回	弄巧反拙故剑飞还 削铁成泥宝刀失色 .....	185
第二十八回	缚情丝空使美人计 触剑锋几寒侠士心 .....	192
第二十九回	收宝剑十侠下仙山 吐霜丸大娘开杀戒 .....	200
第三十回	十仙侠收徒归大道 五花剑传世演奇书 .....	208

### 三合明珠宝剑

第一回	遇英雄同心结拜	救母女惹祸奔逃 .....	219
第二回	避急灾弟兄分别	脱罗网兄妹权栖 .....	223
第三回	赠宝剑鬼谷差徒	嫉贤良屈忠荐师 .....	226
第四回	承君命奉旨提兵	到父衙奇缘入赘 .....	229
第五回	群奸设计图谋急	世谊深交拜探忙 .....	233
第六回	假圣旨柳絮几危	真仗义李张解厄 .....	236
第七回	虚心病杜门绝客	重交情忍辱按兵 .....	240
第八回	立热肠千里奔京	假冒名一时身陷 .....	243

第九回	明冤陷舍命闯官	历情由招供自首	……247
第十回	盘刺客金后明决	诉谏词屈方强辩	……250
第十一回	明假冒囚禁天牢	证欺君辨攻奸佞	……253
第十二回	定奸谋宫内图君	不意中御园救驾	……256
第十三回	露奸计奔逃被难	表功劳赐赠荣封	……259
第十四回	逃灾难误投贼旅	贪财宝逼卖烟花	……263
第十五回	忍耻辱认姊逢弟	图美丽误男作女	……266
第十六回	试才藻有心安处	念忠贤下诏回师	……269
第十七回	绣阁中私结良缘	公堂上糊涂立案	……273
第十八回	兄逼妹强离闺阁	仆伴主误进禅堂	……277
第十九回	追神鹿歼奸解厄	访骝马遇旧谈心	……280
第二十回	到升平舅甥聚首	说梁山强寇归投	……284
第二十一回	别舅妹公办劳忙	救柳絮死生瞬息	……287
第二十二回	祸去福来欣聚会	奸强善弱愠欺凌	……291
第二十三回	为贪淫左目中伤	惧征讨携家出奔	……294
第二十四回	全贞节咬舌归阴	救妹子败兵失散	……298
第二十五回	富柳英初逢柳絮	九龙道两败马俊	……302
第二十六回	蒙野道祥忌为徒	贿弥童暗污邪物	……306
第二十七回	暗通风计除妖道	明诛戮义释群僧	……310
第二十八回	有福人临危遇救	倒运贼不意遭殃	……314
第二十九回	路途中兄弟重逢	马家庄师徒分别	……318
第三十回	摆擂台拜本回朝	正国法诛凶警众	……322
第三十一回	背师言野道下山	遵旨命鸾英开擂	……326
第三十二回	颁御旨众将加封	背君恩群奸造反	……330
第三十三回	打擂台英雄入赘	焚难香慈悲赐宝	……335
第三十四回	现原形龟精被戮	忿出丑王勇助奸	……340
第三十五回	劫夜营屈奸败阵	投贼寨鼠辈招军	……344

第三十六回	知天命老祖训徒	违法戒左道背师	……348
第三十七回	闻妖道请旨添兵	阅奏章准师赴敌	……352
第三十八回	施妖术汉军败绩	焚难香兄妹求师	……357
第三十九回	领法旨善才助汉	探军情妖术伤兵	……361
第四十回	斗法宝法成败阵	念道流老祖遣徒	……365
第四十一回	护奸佞原归法宝	成战功凯奏班师	……369
第四十二回	表军功颁谐花烛	诛奸佞封赠团圆	……373

## 风尘剑侠传

第一回	严中堂害良引剑侠	
	杨兵部上奏参奸雄	……381
第二回	张夫人懿法散婢仆	
	杨公子奇才识凶人	……385
第三回	杨公子戒严防刺客	
	鄢大人勤孝荐武宾	……389
第四回	奸贼迷人花言巧语	
	武士献技真本实力	……393
第五回	严太师殷勤劝酒	
	霍绿林发誓行刺	……397
第六回	霍氏兄弟失头丧胆	
	杨府主仆离京别乡	……401
第七回	赵文华欢爱名妓	
	贺玉环色迷通政	……406
第八回	章知府送银谢罪	
	赵侍郎带美上京	……410

第九回	二下假心再嫁太师 三女同心又通家人 .....	414
第十回	严太师相府商秘密 杨公子穷途失宿头 .....	418
第十一回	慈悲满面和尚留宿 财色双全恶僧行凶 .....	422
第十二回	梁品修杀僧救忠良 杨文卿除害烧寺院 .....	426
第十三回	大深林主仆叹苦 风沙岗众人遇兽 .....	430
第十四回	三英雄力战奇兽 二侠女义救众人 .....	434
第十五回	尹鲍氏殷勤留客 俞圣钦恭敬请迎宾 .....	438
第十六回	施云川遇盗中毒镖 梁品修访友走风尘 .....	442
第十七回	济源县中途遇友 黄家村灵丹救朋 .....	446
第十八回	义士夜探少阳山 英雄剑战潘家寨 .....	450
第十九回	斗飞剑大败盗贼 巡山寨义救美人 .....	454
第二十回	金伯超别友回家乡 梁品修同朋下江南 .....	458
第二十一回	凤阳府逆旅开房间 陆万兴花园闻救命 .....	461



<b>第二十二回</b>	二义士月下游花园 小蜜蜂旅次访美女 .....	465
<b>第二十三回</b>	精室中小蜜蜂采花 草地上老教师交战 .....	469
<b>第二十四回</b>	英雄仗义教师遇救 飞剑无情淫贼丧命 .....	473

## 序

繫夫鳧鳥朝飛，御清風而千里；鱗鯨夜吼，墮黑氣之一團。積火自燒，隨煙氣上下；中矢不退，逐電光往來。拉搯猿壁，七迹而橫蹋；蹁跹似鳥垣，十重而偷踰。凡茲名托列仙，雄夸游俠，事多怪誕，語究荒唐。是知絕世文章，《春秋傳》原非信史；空中樓閣，《山海經》半是謔言。好事為之，由來久矣。

仆友劍痴，閉戶滬濱，枕流海上，胸羅星宿，身到嫦娥，下筆成文，聲協金石，拔劍斫地，氣薄雲霄。閑嘗放眼古今，游心竹素。謂：“夫傳奇述異，盡多充棟之書；說鬼搜神，不乏覆瓿之料。然朝報或嫌斷爛野語，又病荒蕪。若非博士買驢。文深義晦，即是賤工畫虎，貌合神離。求其得意直書，愜心貴富，鉛華洗盡，花樣翻新。燃溫犀以燭幽，鑄禹鼎以象物。神仙任俠兩傳，合成兒女英雄，雙管齊下，而又老嫗都解。如吟香山之詩，疰鬼可驅，似讀孔璋之檄者，古人未作，後世無聞焉。”用是磨礪詞鋒，指麾筆陳，匠心默運，生面獨開，撰《仙俠五花劍》一書爾。其排雲而出，人下九天，入水不濡，身經百煉，鎔金成液。耀匣里之芙蓉，切玉如泥；斬人間之荊棘，無遠弗屆。則飛廉莫能追，靡堅不摧；則夏育失其勇，雪來丹之。憤黑卵不得瓦全，挾詢美之危素娥，依然璧返。能使奸雄胆落，義士眉伸，誠藝苑之別裁，稗官之杰構也。至若精神團結，字挾風霜，藻采紛披，語有根柢。曹將軍繪馬，骨肉停

勾，孙武子论蛇，头尾呼应。犹为余事，无俟赘言。

嗟乎！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洶洶，天意梦梦。兰成无取乐之方，屈子有《离骚》之作，则欲消磨岁月，开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东坡之酒，舍是编其奚属哉！

辛丑七月下浣古滄洲柳鷗子

序于海上话新楼

## 《仙侠五花剑》说部题词

歙县周忠鑒病鸳

游戏人间小滴仙，几回沧海变桑田，  
仓皇南渡浑如昨，何必春秋定记年？

飞仙剑侠事茫茫，我辈从来有热肠，  
敢说丰城饶宝气，霎时银海眩奇光。

笔花飞处剑花飞，豪气如虹信手挥，  
蓄得满腔忧国泪，为伤时局屡沾衣。

无剑原难斩佞臣，此情何日慰骚人，  
挥毫雪涕从容写，横扫阴霾大地春。

伤心南宋旧衣冠，留到如今哭也难，  
忍泪含悲说何处，偏安安忍问长安？

稗史奇观太认真，尽堪持赠有心人，  
文章报国知何许，搦管还惭草莽臣。

时事原难判五花，梁鸿应竄海之涯，  
孙登忽地发良啸，不怕山灵悔冷耶。

秋水凝霜不碍寒，愿教留取斩楼兰，  
世间巨眼知多少，漫作寻常笔墨看。

鸳湖问业女弟子黄鞠贞

读罢奇书询大观，笔花飞舞剑光寒，  
辟邪别有风霜旨，敢作寻常说部看。

凛凛霜锋三尺持，干霄正气想当时，  
是真是假何须问，儿女英雄信有之。

世事嵌崎郁不平，谁将肝胆向人倾，  
几家亦有须眉志，痴欲求仙叩玉清。

热肠一片托毫端，剑气森森照胆寒，  
尽许借书消块垒，豪情写与后人看。

第一回 太元境群仙高会  
软红尘五侠寻徒

三尺霜锋神鬼惊，向人惯作不平鸣，  
世间只惜真传少，正气谁担侠士名。

这一首七言绝句诗，乃海上剑痴慕古来剑侠一流人，俱秉天地正气，能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是世间第一快人，第一快事，只是真传甚少。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

舞得几路刀，便俨然自命为侠客起来，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却把个侠字坏了，说来甚可慨然。这真正剑侠的一等人，世间虽少，却也不能说他竟是没有。

如今闲话休提。

单讲宋朝高宗年间，有十位剑仙在太元境高会，炼得五花宝剑，下界收徒，传授几个剑侠正宗，要使天下后世企慕剑侠之人，不致有错认门径的一段故事。爱看书的且请放明着眼看我道来。正是：

新书闲读多奇趣，古剑重磨起侠心。

话说上界太虚山虬龙洞有位剑仙，即世传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公，自从升真得道，在此山中修心炼性，不复干预尘世间事。逮至宋朝高宗南渡，奸相秦桧擅权，朝中大臣有大半皆其私党，作威作福，倚势害人，弄得天下不平的事日多。一日，虬髯公偶然静中思动，要想重下红尘，再做些行侠仗义之事，稍做奸邪。又因其时宋刻的书卷甚多，那书中也有胡说乱道讲着义侠的事儿，却是些不明事理的笔墨，竟把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象是做贼做强盗一般，插身多事，打架寻仇，无所不为，无孽不作。倘使下愚的人看了，只怕渐渐要把一个侠字，与一个贼字、一个盗字并在一块，再也分不出来，实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虬髯公不看也罢，看了之时，不禁怒上心来。一日，令道童传个柬儿，择期邀请列代得道剑仙，在度恨天太元境高会，要议一个妥善法儿，不使后人把义侠的声名坏了。

是日，到的共有黄衫客、昆仑摩勒、精精儿、空空儿、古押衙、公孙大娘、荆十三娘、聂隐娘、红线女等，连虬髯公共是十位，相见礼毕。虬髯把那小说误人、急当想个善策挽回大道、并自己再想重历红尘干些侠事的话说了一遍。空空儿道：

“既是小说误人心术，只消飞剑把小说的板儿一概劈了，岂不

干净。”虬髯笑道：“道兄说那里话来。大凡书本风行一时，自然是散布天下多有的了。我等宝剑虽利，只怕要劈他的板儿，却是劈不胜劈。何况这一部劈了，难保不又刊出那一部来，将来伊于胡底。”昆仑摩勒道：“既这样说，须把那班著书的人，略略儆戒他一、二个，使他们以后不敢胡乱动笔，岂不是好。”虬髯公道：“做书的人，他也未尝无一腔热血，一片热心，要把行侠作义的事极力摹写出来。只是认差了路，以致无一笔是处。若欲稍加惩戒，普天之下著书的人甚多，却从那一个惩起，亦且有伤天地之和，岂可使得。”古押衙道：“虬道兄如此说来，难道就罢了不成？”黄衫客道：“依我想来，虬道兄既有下山之意，须要几位道兄、道姑同到红尘，各收几个嫡派门徒，令他们行些真实侠义的事与世人看了，知道象这样的才算义侠，后来或者有人也把此事做成说部，留传世上，那时自然晓得侠客与剧盗、飞贼是两样的。这种胡言乱语的书，方可不灭自灭。但是，收徒一事谈何容易。第一须要择人，第二又须炼剑，这却怎样才好？”虬髯公道：“此说果然恰当。但这择人、炼剑的两件事，多不是一朝一夕做得来的。如之奈何？”公孙大娘道：“若说择人传授，我因近在丹房炼霜锔丸未成，尚需时日。若说炼剑，我处却有已经炼就的五花宝剑五口，尽可传人。众位道长如有果愿下界去的，吾可取来使大众一观。”回头唤侍女英英：“速回飞云山丹室中取八宝革囊前来。”又嘱：“沿途不可耽误。”英英唯唯，遵命如飞而去。

不多一刻，即便回来，呈上革囊。大娘解开囊口，用手一招，飞出五把剑来，光分青、黄、赤、黑、白五色，恍如五道彩霞，射人眼目。虬髯公等接来看时，每柄均长三尺左右，阔约寸余，薄只一分不到，权其铢两甚轻，不知怎的，挥动时，却又十分沉重。剑尖剑口，锋利无比，更不必说，真是神剑，无不啧啧称

赞。公孙大娘道：“此五花剑，我在丹房采日精、月魄、电火、霜花、并雷霆正气而成，其质非钢非铁，乃是落花之液酿成。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故得先天第一肃杀之气，和以铅汞，计凡千炼始成。剑质可以吹毛使断，濡血无痕，削铁如泥，砸石成粉。这青的乃芙蓉剑，最难运用。黄的是葵花剑，赤的是榴花剑，黑的是薜花剑，白的是桃花剑，无甚高下。”虬髯公道：“原来如此。足见道姑精心向道，历久不衰，乃得炼此利器。”公孙大娘道：“这算怎么，不过是费些辛苦罢了。如今剑是有了，但不知是那几位道长下界走一回儿？”虬髯公道：“我与黄衫道兄是首议此事之人，自然当去。不知还有何人愿往？”道言未了，聂隐娘与红线女俱说愿去，古押衙与精精儿也要去时，却被空空先已允了。虬髯公不胜欢喜。公孙大娘遂把五柄宝剑掣在手中，令五位剑仙各自选取。红线遂取了一柄桃花剑，隐娘取了榴花剑，黄衫客取的是葵花剑，虬髯公是薜花剑，只剩一把青芙蓉剑，因公孙大娘说最难运用，众皆不敢受领，自然是空空儿的了。大娘随将五剑应如何展舞，如何吐纳的法儿，略略述了一遍。又道：“诸位道长下山，倘然得遇有缘，千万须看此人的心术若何，然后传他绝技，不要误授了外君子内小人的人儿，那时仗着本领高强，又倚宝剑利害，妄作妄为起来，不但有玷师门，只怕为祸不小。况道长等此去授徒，原欲阐扬正道，使人不入歧途。倘若误授匪人，其害何堪设想。诸宜留心在意为是。”虬髯公道：“道姑的高见不差。我想我们此去，果遇可传之人，亦只先授他些拳家的正径与着剑法的宗传，且莫把这吐纳绝技任意授人，并不是吝而不传，且待他们功行成时，再行补授未迟。”黄衫客点头称是。公孙大娘遂将空囊提交英英携着，起身向虬髯公打一稽首，告辞回山。昆仑摩勒、古押衙、精精儿、荆十三娘也要去



了。虬髯公等送出境外方回。

黄衫客问虬髯公道：“不知虬道兄等现拟先往何处，且于何日动身？”虬髯公道：“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吾想先到燕赵各地走一回儿，看看有无缘法，再定行止，明日即须下山，不知众位如何？”聂隐娘道：“江南山明水秀，其间应钟毓奇人，我欲先至江南，然后沿江而下。”红线道：“我想先到齐鲁之间走走。”黄衫客道：“我也是这个意儿。”空空儿道：

“我想到临安去，一来求访人才，二来宋帝南渡以后建都于此，也好探探秦桧一班大奸的近日作为如何。”虬髯公道：

“既这样说，我等此去。自然俱是行踪无定的了。但是万里求才，颇非容易，断难三日五日便可先后回山，将来倘要聚首，须先定个地方，免得彼此无从寻觅。”黄衫客道：“此言甚善。”聂隐娘道：“我往江南，多则一年，少或五、六个月，难保不到山左一行，那时与道长相逢，也未可知。”虬髯公道：“这本来是说不定的。譬如我到燕赵，若无可以传道之人，也难保不改赴江南各处。就是黄衫道兄等，也不一定到了何处竟是何处，或在途中聚晤，亦未可知。但不能竟定在何日、何时、何方见面。难道觅得传人，即便授他剑术同着回山，不使他们略略行些功果，使众道兄道姑等见见不成？”黄衫客道：

“贫道据虬髯道兄之言想来，临安现为建都之地，空空道兄他又本来要去探秦桧一班奸贼作为，不如后来竟在临安相会，定以一年为期，彼时即使觅不得门徒，也须到了临安再寻机会如何？”众剑仙皆称“使得。”虬髯公与黄衫客又略略谈了些话，五位仙侠携着五口宝剑，分手回山而去。到了明日，一个个束装起程。

若说仙家的行止，本与凡俗不同，出行时须带着许多衣服铺陈，又有那家人话别、亲友饯行等事，极其累赘。这虬髯公

等皆是飞行了道的真仙，本来乘风驾雾，可以瞬息千里，来去自如。此番只因要下界去寻觅真才，藉传大道，不得不徒步而行，可以慢慢的随处留神，仔细侦访。故此各携着五花宝剑与护身仙剑之外，又随身带些丹炉初炼的金创起死回生丹，并那仙山深处所产的灵芝、仙求、钟乳、空青各种妙药，以便到下界时易钱使用，并可疗人疾病。

时在大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中旬暮春时候，众仙侠下得山时，一路之上看不尽柳暗花明，玩不尽山辉川媚。就中黄衫客与红线女是同到山东去的，虽黄衫客修真之处在飞云洞，红线女在一线天，却俱在太玄境的西北方上，相去不过三十余里之遥。是日，不先不后同时下山，恰在半途相遇，彼此各打一个稽首。红线女问黄衫客道：“未知道长此去，取道东南而行还是望西北进发？”黄衫客道：“我想先赴西北，后然绕道东南，未识道姑若何？”红线道：“道长既由西北绕至东南，我不妨由东南折至西北，想来若大一个山东省城，四下里兜抄转来，未必竟无一、二可造之才，不知道长以为然否？”黄衫客点头称是。

二仙侠谈谈说说，行了一程，俯视下界，红尘滚滚，浊浪茫茫。红线女道：“此地相隔凡尘尚远，我们何不乘风而下，各自分途，免劳跋涉。”黄衫客道声“使得”，二仙侠遂又打个稽首，各纵祥光分头下坠。红线女使的乃是金遁，十分飞速，一霎时已踪迹杳然。黄衫客在仙山脚下撮一些土，借土遁法往西北而行。不消片刻，但见汪洋大水，一碧无涯，已是混元湖地界。此湖周围三万六千里，按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每度百里，深不见底，乃仙凡交界所在。黄衫客来到湖边，收了土遁，正欲借水遁渡湖，忽听得豁喇喇一阵狂风，只吹得沙飞石走。风过处，见湖心涌起一阵怪浪，好似山移岳动一般，借

着风势，望岸上直扑过来。浪花中隐隐见有一物，浑身雪白，四足腾波，在那里张口吐沫。这浪顿时愈涌愈高，不下千寻峭壁。黄衫客知是湖中出了妖物，急忙将袍袖一扬，想把浪头拂将回去。不料那怪见了，十分恼怒，越越的推波助澜起来，离岸只一箭之遥。黄衫客见来势太猛，不敢迟延，慌把两足一登，离地有十丈多高，驾着半云半雾，定睛向湖中细看，究竟何等妖魔，胆敢如此兴波作浪？正是：

何来倒海翻江怪，敢阻乘云驾雾仙。

毕竟不知黄衫客遇的何妖，如何渡得湖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黄衫客一剑诛妖 红线女单身杀盗

话说黄衫客自飞云洞借土遁法来至混元湖边，湖中忽起大风，来一怪物，张口作浪，急举袍袖拂时，退他不得。看看逼近岸旁，黄衫客忙将两足一登，踏空而起，往下瞧看是何妖物。那怪已似觉察，昂起斗大头颅，两目灼灼，宛如两道金光，直冲霄汉。霎时间，忽又把头向水底一低，支咧咧大吼一声，涌起一阵急浪，足有数十丈高，向黄衫客直淹过来。黄衫客说声“不好！”在着空中使个大鹏展翅之势，滴溜溜向东南方旋了开去。这怪见仍旧淹不着他，又在水中昂起头来，把口对着黄衫客一张，喷出一股冷气，好似雪练般一条，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且此冷气之中，隐隐似有巨灵掌一般大的五个指爪，斜刺里向黄衫客抓来。黄衫客到此地步，暗想：“我因怜这妖魔，不知修炼几千百年始得在此混元湖中仙凡交界之

处占穴而居，再数百年，功行到时未必难成正果，所以不忍伤害于他。如今这样肆恶，若再让时，深恐反遭不测。只不知他究竟是个水族中怎么东西，有此怪异，未可轻敌。”遂双手向空打一稽首，说一声“上苍好生，不是偏我黄衫好杀，但今日水怪兴波，逼人太甚，不得不一开杀戒，愿为当世除妖。”说罢，伸手向袍袖中一招，唳的飞出一把剑来。但见一道寒光，向着那怪口中所喷冷气直冒过去，敌个正住。

其时，半空中恍如有两条白龙在那里厮斗，约有半个时辰，不分胜负。黄衫客见了大怒，起右手并着三个指头向那仙剑一指，口中喝一声：“捷！”说也奇怪，这剑起在空中打了三个盘旋，向那白气中直冲而进。那怪大惊，慌忙把口一闭，收回白气，又将四足向水面用力一伏，窜入波心而去。黄衫客焉肯容他，借着剑光护体，使一个寒鸦扑水之势，把身子往下一逼，跃入水中，紧紧追赶。那怪慌了手脚，只想凫水而逃，又恨被寒光逼住，不敢行动。黄衫客看看将近赶到，拼指向剑光连指数指，这剑望着那怪顶门直劈下来。那怪此时愈加着急，使一个鲤鱼攻水之势，掉转身躯挺着四足，向黄衫客狠命扑来。黄衫客微微一笑，喝声：“孽畜，休得猖獗！”即在丹田穴中运出一股气来，向着那怪一呵。此气乃是先天三昧真火蕴结而成，比着凡火有百倍之热。这怪怎能抵挡得住，顿时在水中缩做一团，动弹不得。黄衫客把手又向剑光一指，这剑直飞下来，将怪腰斩水中，分为两截，鲜血直冒，湖水变红。黄衫客十分过意不去，道声：“善哉，善哉。可惜尔数千百年修持，一旦化为乌有，皆尔不守正道，妄思图害生灵所致。”口说着话，把手仍将袍袖一扬，收回仙剑。因念怪虽斩了，奈在水中，看不出究竟是甚妖邪，十分利害，何不取上岸去瞧个仔细。遂一手提着一截，远远先自撩上岸去，然后将身透出水

面，慢慢的踏波而行。果然仙家妙用，衣服冠履，毫无水迹沾濡。

逮至到得岸边，定睛向此物看时，并非别的水怪，乃是一只极大白獭。牙长似戟，爪利于钩，身约丈余，毛浓寸许，自头至尾，一白如银，并无半点杂色。黄衫客暗忖道：“原来是这孽畜，怪不道方才口吐白气。那气中如有五个指爪，却是他驱鱼的长技。但白獭髓乃金创中第一圣药，不论如何血流皮破，只须合琥珀屑熬膏敷治，立刻便能止血生肌，将来且无一些斑点。《酉阳杂俎》及《拾异记》中载：吴主孙和宠邓夫人，一日和醉，舞玉如意，误击夫人头角，额破血流。太医奏请以重金觅白獭髓和琥珀末敷治始痊。此是明证。惟调敷时因琥珀太多，以致脱痂之后留有一点血痕，殷红夺目，后人相传为獭髓妆，播作美谈。这是下药时铢两未称，乃至于此。否则色泽均匀，可以毫无破绽。况世传獭肝能治肝胃等疾，亦极神验。我今何不把他剖了取作药笼中物，留着医治世人，岂不大妙。”主意定了，甚是欢喜，探手袖中，取出仙剑，先把胸腹割开，取出肝来。大凡飞禽走兽的肝叶，本来皆一叶的，独有獭肝按月而生，一月一叶，此时正在三月，故有三叶之多。黄衫客即取湖水洗涤一过，再运丹田真气向肝连呵数回，把那水湿之气吸干，收入怀中豹皮囊内。又把足骨及头尾各骨敲开，倾出好些髓来，白腻如膏，也用先天真火炙干，一并收入囊中。余下的皮肉等物，依旧抛入水内，任他随波逐流而去。从此为混元湖除了一患，免得后来或有凡间甫经得道之人，欲渡此湖，被其吞噬，且免湖中水族伤残殆尽，其造福却也不小。

黄衫客既将白獭收拾已毕，把豹皮囊揣入怀中，藏好仙剑，起一个穴底擒龙之势，飞身下湖，用水遁法，不多一会渡过仙湖，早登彼岸。但见一片荒郊，绝无人迹，因仍驾着土遁，走有百里之遥，看看红日西沉，依然前不把村后不着店。

黄衫客连夜趲程，也不稍歇，直走了一日一夜，不知经过几重恶岭，几道毒泉，始觉渐有人烟，到了登州地界。我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红线女，自驾金遁与黄衫客分途之后，他虽是往东南去的，却也要过混元湖而行。只因当初共工氏与颛顼争帝，共工头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后来虽得女娲氏炼石补天，那地却未曾补得，所以混天湖的湖面东南方西北方有数十倍之大。红线女到得岸边，看见一片汪洋，茫无涯涘，欲使水遁之法，深恐湖面大了，未免费力，故把莲钩一蹬，起在半空，驾着半云半雾而过。俯视湖中，甚是风和浪静。惟西北角隐隐似有一道杀气直冲霄汉，正黄衫客剑斩白猿之时。红线女因急欲趲程，也不去仔细看他。及至渡过湖面，有五百余里沙漠之地，不但人迹不到，连鸟兽树木也是没有。直待过了此处，方见远远的有几点青山，却有大海阻隔。那山乃在大海之东，正是山东曹州境界。红线无心观玩，依旧纵起云光，片刻间过了海面，始慢慢的将身一晃，落下尘埃，款步而行。

其时已是申牌时分，大约又走有三、五十里之遥，见有一座高山挡路。这山周围三百余里，共有三十六个高峰，一个个高插云表，所以名截云山，十分险恶。红线见了，心下踌躇。正想再纵云头越过此山，忽听得山凹里有一片哭喊之声，心下大疑，急忙将身一纵，来在一个小小峰头往下瞧看。但见来了一伙大盗，约有二、三百人，为首的身长九尺，向外一张锅底脸儿，身穿元色绸软铠，腰束黑绦战裙，头上边皂色幘头，足上穿一双元青缎扒山虎薄底快靴，两手提着两把泼风刀，押着一个愁眉泪眼的女子，过山绕道而去。红线暗忖道：“看这光景，分明是伙酒色强徒。但这女子，独自一人来此深山何事。若说他有同行亲属，或被强盗杀了，因何地上不见尸骸，好不令人难解。我今既到红尘，正要行些侠事，何不看个明白。若

这女子果有冤情，何妨杀了强盗，救他下山。一来泄个不平，二来可与行人除害。”主意一决，跳下峰来，探手胸前，取出一个胡桃大小的剑丸，临风一晃，化作一道寒光，隐着身形，尾随群盗而去。

抄过了十数个峰头，便是山寨，约有一百余间房屋，也有是瓦盖的，也有是草编的。又转了两个山湾，方是大寨，共是九开间七进高厅，乃依山傍岭而成，所以一进高似一进。

那黑脸的盗，押着女子，直到第七进厅中。红线仍旧借着剑光隐在厅前屋檐之下，举目望厅上看时，只见正中间坐着一人，八尺以外身材，一张淡黄色脸，两道疙瘩眉，一双蜂目，颧高耳陷，口阔鼻低，腮下边一部短髭不到半寸，身披杏黄罩衫，内衬秋葵色短袄，头上戴一顶闹龙扎巾，脑后双飘雉尾，腰间悬着一口三尺长的佩剑，足登粉底豹皮靴，分明是个盗首模样。回头，只见那黑脸盗先自上厅，说了几句言语，听不甚楚。这盗首便传女子进厅，高声问道：“看你小小年纪，倒有这般大胆，究竟姓甚名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实说来，或者免尔一死。”女子只是嚤嚤啜泣，绝不作声。盗首因冷笑道：“你纵不说，我也知道。你来的那一条路，除是往卧虎营去，别处不通，明明是在营中秦大人那里逃出来的。本来你年纪尚轻，貌也不错，可以收留在山。只是大人与我颇有交情，今虽被吴头目拿汝上山，还当着吴头目送汝到卧虎营去，听候大人发落。”这女子不听此言犹可，听了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带泪骂一声：“狗强盗！原来与负国强徒往来。不幸我乍离虎穴，又入龙潭，也是命该如此，只苦的不知我父母生死若何。”话尚未完，看他抢上一步，将头向着盗首的腰间直撞过来，乘着势儿，双手找他佩剑，要想拼一个你死我活。盗首见了，哈哈大笑，喝一声：“贱人，休得无礼。众

英雄何在！”猛见厅事两旁来了百数十个人，一个个手持刀械，飞奔上来，黑脸的盗也在其内。红线此时再耐不住，将身一现，喊声：“女子休要惊慌，俺来与你杀这一班强徒。”一道剑光向大厅上直逼进来。黑脸盗见半空中飞下一人，好生惊骇。后见也是一个女子，济得甚事，提着泼风刀望红线面门劈来。红线喝一声：“止！”但见剑光一绕，这颗斗大的黑头顿时落地，鲜血直流。众盗见杀了同党，那肯干休，发一声喊，围将拢来。盗首也拔出佩剑，大喊：“何来泼妇，伤我弟兄，休要放他走了，倒了俺郝天彪一世威名。”红线心中暗想：“看此山寨，至少也有数百人，不能杀戮太多，有伤上天好生之德。谚言‘擒贼擒王’，不如先把那自称姓郝的盗首杀了，余盗略略示些儆戒，使他们弃邪归正，岂不是好。”因起三寸金莲，打一个着地扫儿，把群盗跌出丈外，伸手并着两个指头，向剑光连指两指，这光直逼郝天彪顶门而来。

那天彪是一个积盗，惯走江湖，见冷森森一道白光射来，晓得必是剑术十分利害，急将两腿一蹲，使个潜蛟出洞之势，向外飞奔。谁想这剑如生着眼睛一般，呼的一旋，飞也似的跟了出来。天彪大惊，要想回身窜入人丛，或可倖避，奈已不及，只得大叫一声：“我命休矣！”急起佩剑，使一个五花盖顶之势，拼命保住颈项。那晓得耳根后颞的一声，却被红线连剑连人斩于厅前地下。这把佩剑削成两段，落在血泊之中。也是郝天彪为盗半生，奸淫妇女杀害人民，造孽过多，故此只落得这般结果。众盗此时吓得一个个胆战心寒，面如土色，丢下枪刀，一溜烟多想往外逃命。谁知红线又起两个指头，向剑光团中略指一指，那剑望着众盗头上直砍下来，只得共叫一声：

“饶命！”一线齐的跪地告求。正是：

蚁蝼尚然知惜命，为人焉有不求生。



毕竟不知众强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服仙丹素云换骨 衍宗派红线传拳

话说红线女斩了郝天彪，又把剑光连指数指，向群盗头上斩来，吓得众强徒一个个哀呼饶命，跪了一地。那女子也苦苦代求道：“且请仙姑息怒。此事罪魁祸首，乃黑脸盗与着这穿黄的盗魁，今既俱已伏诛，还望仙姑饶恕他们。勿因难女一人，有伤数十百人性命。”红线一来本只要做众人的下遭，并不是定须斩尽杀绝；二来听这女子苦求，手也软了好些。因对众盗言道：“尔等在此落草，平时罪恶不问可知。本当一概斩了，为民除害。姑念此女代求，暂饶尔等性命。以后须要改恶从善，勿再为非，免貽后悔。”说毕，将手一招，那剑冷飕飕打了一个盘旋飞了回来。只苦得剑光飞过之时，众强盗不知不觉也有削去头发的，也有失去了须的，也有飞去眉毛的，竟把这百数十人弄得无一个没有记识。因此大众战兢兢的尚跪着，不敢起身。红线道：“尔等受此惩戒，谅也不敢再作这强盗生涯。如今快把地下死尸收拾出去，传话山上山下、山前山后一众强徒，各自散伙，改邪归正，不准再在此地逗留。如违，立斩不赦。”众人听了此言，好似半天里得了恩诏一般，谢了一声，各自起来，七手八脚将郝天彪及吴头目的尸首搬去掩埋，一面果然传出话去。顷刻间，把截云山五百余名大小强人散个干干净净。

其时，天已渐渐黑了，厅中只有红线与女子两人。红线见

桌上放着现成的灯烛，遂敲石取火，点了一支烛儿，把这女子仔细一看。见他生得面似梨花，腰如杨柳，风姿妩媚，骨肉停匀，只惜两眉太竖了些，略带三分杀气。年约二十上下，不长不短身材，穿一件半旧半新的元色窄袖小袄，外罩月白罩衫，下系天蓝裙子，里边湖绿裤儿，足上一双红缎弓鞋，约略三寸左右，乃是一个花枝般的人儿。正要问他姓甚名谁，并问独自一人到此深山何事，那女子先双膝跪下，叩谢了活命之恩。又问红线：“仙居何处，是何道号，也好日后图报。”红线微微一笑，双手扶起道：“山野之人，本无名字，图报一说，更是休提。但不知你是何人，至此甚事，却被群盗拿上山来？”那女子含泪答道：“难女白氏，小字素云，乃本处曹州府城武县人，父名受采，耕田度日，祖传连环弩箭，时至山中猎些鸟兽。母亲青氏，生难女姊妹二人，弟名如玉，年方十岁，祸缘此起。偏东道上十里之遙有座高山，名卧虎山，绵亘百有余里。东界济宁，南界武定，西北界海，乃东省咽喉要道。近日金兵犯顺，各处水陆戒严。此山新来一支官军在彼驻扎，那统兵官姓秦名虬，别号应龙，乃当朝首相秦桧的堂弟，年纪不到三十，善使一柄九股托天叉，有万夫不当之勇，奈是一个酒色狂徒，外人因此与他起个混号叫做花花太岁。自从那厮驻兵此山，名虽控扼金人，实则扰害百姓。凡近方略有姿色的妇女，时被他抢入营中，玷污清白，有几个三贞九烈之人誓死不从，也不知断送了多少性命。今日午后，那秦应龙不知从何处饮酒回营，经过难女门前，适兄弟开着门儿在街玩耍，被他一眼望至屋中，瞧见难女，乘着酒意闯入门来，以查察奸细为由，欲与难女提亲。父亲岂肯容他，略略与他斗口，被他叱令从人，谓为不应藐视官长，不服稽查，欲将父亲拘进营去。后在家中搜出打猎所用钩枪、弩箭，竟又指为私藏军火，罪上加罪。不

由分说，把一家人拘至卧虎营中，兄弟害怕啼哭，竟被秦应龙一掌打死。难女同着父母进得营时，共拼一死。谁料秦应龙回营之后，酒冲上来，呕吐交作，因着暂押营门，听候酒醒发落。难女与父母乘着看役偕众营勇在营房赌钱之隙，出其不意，商议脱逃。那知不上半里之遥，见后面尘土飞天，竟被勇丁追至。父亲见事已如此，令难女在前逃命，自己与母亲在后断路。不多一刻，大队人马竟如潮水一般涌来，口中大喊‘快拿逃犯’。竟把父女三人冲散。难女情急智生，伏在道旁荆棘丛中，未被他们看见，幸脱虎口。母亲当时被兵勇拘回，父亲奋身抢救，不得已与众兵交手，寡不敌众，也被他们拿去。难女此时肝肠寸断，进退无门，直至贼兵远去，方敢出来。因此孤身逃至这里，不想又遇黑脸强徒，拿上山头，见了盗魁，竟与秦营通同一气。正欲使黑脸盗押解赴营，幸得仙姑搭救。”说罢，泪如雨下。红线女道：“原来如此。但尔伶仃弱女，现欲何往，可是想到官署告他？”素云道：“此地离城较远，况秦应龙官居统制，又是当朝首相之弟，纵使告到当官，也是断断无益，所以他敢这般的无法无天。刻下难女实不瞞仙姑，意欲觅一熟识亲邻，打探父母下落。如幸安然无事释放回家，尚得骨肉团聚，乃是万千之喜。倘有三长两短，惟有毁容保节苟活人间，伺秦应龙出营之时，仗着我家传弩箭，报这不共戴天之仇，事成，俟觅父母尸骸，好好安葬，即当披荆入山，永离尘世。不成，惟有一死而已。”红线道：“听你之言，能发连珠弩箭，不知尚有何技，乃想报此冤仇？”素云道：“弩箭是看父亲施放，略略知此法儿。别的技艺，何曾学得？”红线道：“你今年有几岁了，父母曾否为你对姻？”素云两颊一红，道：“今年一十九岁，尚未联姻。”红线重把他身材面貌细细的估量了一番，又想他的父母一定凶多吉少，心中便有收他为

徒、使他日后得报亲仇之意。但不知他的心术究竟如何，所以一时未便出口。素云见红线两眼直瞧着自己，不言不语，且先时问他姓名，只说“山野之人，并无名姓”，明是不肯直说，心下不禁疑惑起来。因又重新细细动问，且言：“今日天色已晚，不知仙姑当往何处安身？”红线此时也不再隐，便把来踪去迹细述一番，并说：“今夜天已晚了，此间现有房屋床铺，我不妨相陪着你暂宿一宵，明日再说。”素云听是上界剑仙下凡，怪不道有此绝技，不禁破愁为喜，重复跪下地去，端端正正拜了四拜。红线慌又扶起，连称：“不必如此。”二人又谈有一个更次。

红线问素云：“腹中可饥，山中谅有厨房，何不煮些饭吃？”素云答称“晓得。”举火寻至厨中，果然有肴有饭，不要说是一餐，足够一、二年粮草。素云盛了一大碗饭，端了一碟子火腿，一碟子咸鸡，又另寻了两碟子筍蔬，找一个盘儿装好，端上厅来。红线见了道：“难为你取到此间，奈我不食人间烟火已久，你请自便。”素云也不相强，略略用了些儿。因有心事在身，再吃不下。少停，将杯盘收拾，来请红线安睡。红线道：“我在山中打坐惯了，你可自去寻上房睡罢，休来候我。”素云不肯相离，在旁坐着。红线反觉过意不去，坐了一会，陪着他同觅上房略睡片时，天已大明。素云起身时，也不梳洗，泪汪汪的跪在红线面前声称：“便要下山去探父母消息。”红线劝住道：“休得这样悲伤。你且在山稍待，我与你走一遭儿若何？”素云听得此言，纳头便拜。红线又安慰了一番，说一声：“我去去就来。”立刻驾起剑遁之法，一道寒光竟往卧虎营而去。素云见了，又惊又诧，又喜又悲。

不消片刻，红线已回，告诉素云道：“探得你父被擒进营，因袖中藏有弩箭，欲射秦虬，被手下乱棒打死。你母痛夫情

切，骂贼触柱而亡，现在两个尸首俱藁葬在山脚之下。”素云听罢，大哭一场，咬牙切齿的道：“我白素云不报此仇，有何面目见父母兄弟于九泉之下。”红线苦苦相劝，素云仍哭个不住，后来竟哭得泪也干了，声也哑了。红线暗忖：“好一个孝烈女子，我如收他为徒，日后谅来不至误事。只是一个娇怯怯的人儿，如何学得剑术？”眉头一皱，暗说：“有了，何不给他吃一服换骨金丹，把他凡骨换去，然后传他技术，报仇未迟。”主意一定，伸手向胸前虎皮袋中取出一粒桂圆大的丹药，金光耀目，香气扑人，拿在手中递与素云道：“你既要想报此深仇，倘然苦坏身子，反是误事。我有丹药一丸，你且吃了，与你易过筋骨，即在此间缓住几日，待我慢慢授你仙剑，使你报仇可好？”素云听了，正中下怀，急问仙姑：“此语可是当真？”红线道：“谁来哄你。”素云顿时止住了哭，翻身拜了八拜，改称恩师。将丸接来纳入口中，觉有一股香气直透入泥丸宫，回到丹田穴内而去。少停，觉得手足酸麻，坐立不安。红线道：“你既服此丹药，即须身子作热，快些起来入房安息，休再悲伤。”素云道：“谨遵恩师吩咐。”遂勉强挣扎进房，昏昏沉沉的倒头便睡。直到半夜方醒，身上热得浑如火炭一般，翻身时骨节之中格格作响，一连三日三夜，精神恍惚，茶饭不思。到第四日早上，红线进房间：“服药后身子如何？”素云伏在枕上訴了一番。红线道：“你服的名换骨丹，吃了下去浑身三百六十骨节一节节皆须换过，此后便可身轻于叶，纵跳自如。但须卧床七日，且半个月内不可劳动。你要安心静耐等待，过了半月，为师传你的技术精了，方可报仇，万勿心焦。”素云诺诺连声。红线又叮嘱了些寒暖当心的话，出房自去。

素云足足在床卧了七昼夜，四肢不能展动。直至第八日早上，略觉松动了些，起到外边厅上见过红线。红线命他吃些茶

饭，依旧回房养息。一连又是八天，已是半个月了。此时素云精神百倍，行路也比先时快了好些。因念父母已亡，未经穿孝，好得山寨中尽有银钱，取了两锭白银，下山去买了一套素色衣裤，一件白灰布道袍，一个女道冠儿，一双豹皮底小云鞋，竟改了道姑装束，发誓：“报仇之后，定当随师修道，超拔父母升仙。”红线见他这样精心，十分欢喜。

一日，清早起身，命素云在高山顶设了一副香案，供上公孙大娘所赐的桃花宝剑。红线先自向西拜了四拜，后命素云跪下，叩头发誓道：“弟子白素云，今拜红线为师，传授道术，志在报复亲仇，广行大道。日后如有为非作歹，妄杀生灵，一切愿受五雷击顶。”誓毕起来，撤过香案。红线将剑授与素云，先传了他些收发操纵之术。素云一一领受。红线又道：

“凡学剑术之人，第一要心术端正，不许无事生非。第二要诣力坚固，不得有初鲜终。第三要涵养深沉，不可逞能嗜杀。有此三者，方许大道能成。但是剑学一法，全在以胆识为君，勇力为佐，拳脚为阶。若无胆识，遇事必慌；若无勇力，临场心怯；若无拳脚，焉能舞动风生。如今你已服了换骨金丹，筋骨既俱换过，灵府亦必洞开。这胆识、勇力，二者皆可，无须顾虑。惟有拳脚一门，须得用心习练，方能日有进境。你须耐苦，待为师的细细授你。”素云道：“恩师似此提携，弟子敢不唯命是听，有负栽培大德。”红线道：“话虽如此，须知拳脚一法，又非剑术可比。第一要心灵手敏，第二要脚步从容，第三要进退有度。三者之中缺一即难胜敌。况拳经又有内堂、外堂之分。内堂以静制动，全在服气。练气各法，尤非旦夕所可收效。若外堂纵然精进，究是浮功，学也无益。这却如何是好？”素云道：“弟子闻父亲传说，近世拳法当以张三丰为宗，此拳别有门径，恩师谅知，可否传授一、二。”红线道：

“张三丰系本朝武当山丹士，相传朝廷飞诏召张时，适道阻难进，夜梦神人授以拳法，厥明单身下山，空手斃贼百余，因是以拳法鸣时。但此乃近代之事，彼时我在一线天修真，焉知他的拳脚门径，不过是列仙中有游戏红尘的回山言及，故得略知梗概。就是少林内堂，当我幼时亦未有此。我今且授一个不传之秘与汝，果能尽心学习，将来自足拔帜人间。”遂把外罩衣服脱下，就在山顶拣一块平阳之地，使出一路拳来，命素云在旁仔细观看，留心习练。正是：

莫言技术相传易，须晓功夫苦习难。

不知红线授素云的是怎么拳，素云即能领悟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白素云飞行绝迹 黄衫客来去无踪

话说红线收白素云为徒，先欲传他拳脚，然后再授剑术。故在山顶空地亲打一套拳法与素云看，教他留心学习。此拳名落花风，自蝴蝶穿花起，至残风扫叶止，共有二十四手擒拿、收纵、圈踢、钩飞之法，奇正相生，变化不测，乃红线幼时所习。初开手时，尚有径路可寻。到得后来，真似落花飞舞一般，倏高倏低，忽起忽落，疑进反退，疑退反进，令人眼花缭乱，不可逼视。素云看了，一一的紧记在心。红线打完，收住了拳，又把各拳中的最要解数细细授与素云：如何是蝴蝶穿

花，如何是蜜蜂抱蕊，如何是狂风拂柳，如何是急雨摧蕉；那一手是飞燕出林，那一手是寒鸦绕树；低一伏是落花流水，高一窜是飞絮扑簾；荡一荡是风摆荷花，点一点是露凝仙掌；猛一脚是春雷惊筍，重一拳是晴雪压枝；宽一路是斜月移花，紧一步是残风扫叶；那几拳是上三路的扼要，那几拳是中三路的门户，那几拳是下三路的紧关，自始至终，口讲指画，述了一番。素云心领神会，牢牢记着，不敢或忘。师徒二人直到日影西斜，始各下山稍息。

即从这一日起，每早素云必在山顶练习拳法，午后学剑，晚上红线更授些养气服气之术。约至一月有余，渐能将一套落花拳一气打完，惟觉甚是费力。又一月余，始略纯熟，且已稍能高去高来。红线见他有志竟成，暗暗的甚是欢喜。

无奈素云屈指亲亡已将百日，大仇未报，痛切万分。一日，又欲辞别红线下山。红线慌又止住道：“你的拳术虽已略可施展，然在万马军中单身杀贼，全在飞行绝迹，来去自如。何况秦应龙十分了得，你的剑术又只粗学皮毛，自卫尚且不能，焉望报仇雪恨。须要耐心习学，静待水到渠成，千万不可轻举妄动。”素云洒泪答道：“弟子非不自知功行尚浅，但想亲仇一日不报，此心一日不安。若照恩师说来，未识何时方可去得。”红线道：“你不晓俗语说得好：‘大丈夫报仇在三年之外’么，似你这般刻苦，虽不消三年五载，然一年半载却也难定。为今之计，待为师再授你轻身飞越之术，须要踏空能立、坠瓦无声为度。那时，你到秦营先去察看动静，倘可下手，神不知鬼不觉的，黑夜把应龙杀了。一来为国诛奸，二来与民除害，三来报你不共戴天之仇，岂不甚妙。倘使那厮营内兵丁甚多，或有准备，被他觉察，你就不妨见机而作，飞速回山，再定计较。或者为师的将来助你一臂，也未可知。如果道



术未深，便要急图报复，只恐亲仇未雪，性命先伤，不但负了我一片培植之心，你又别无兄弟姊妹，如何对得住九泉父母。将来此仇何人再报，此冤何日能伸。你须再思再想。”这一席话说得素云涕泪交流，连称：“恩师金训，弟子焉敢不遵。”自此竟如服了定心丸一般，把这急欲报仇之念暂且收起，一心一意的习练苦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夏去秋残，已是八月中旬天气。金风砭骨，玉露侵肌，山顶之上不比平阳，早已余暑全消，嫩寒欲逗。到得夜间，虫声聒耳，雁唳惊心。那一种凄凄凉凉之况，最是令人难受。素云有时想起在家之日，今朝弄得这般地步，好不惨目伤心，不时仰天大哭，多亏红线劝慰。

一夜练过了功，红线自在中厅打坐，素云独卧上房，触起愁心，覆去翻来不能成寐。三更以后，见一钩残月斜照窗前。素云闷恹恹的起来坐了一回，推窗看那月色，觉得一片清光，令人心下一爽。因思：“自从拜师学技以来，细数流光已将半载，从未于晚间到山顶上试过胆力，日后如何黑夜到得秦营。今夕月明如昼，何不上山练习一回也好，壮些胆识有甚不可。”想罢，把外罩道袍脱去。仅穿一件元色小袄，下系小脚裤，不束脚裙，足上边把三寸云鞋兜一兜紧，头上卸去道冠，将青丝挽一个善才髻儿，手掣桃花宝剑。出得房门，来到庭心，将身向屋上一跃，觉得微微有些声响，深恐惊动师尊，不在瓦上行走，飞身对屋后一跃，便是山路，飕，飕，飕一连几跳，早到峰顶上平日练拳试剑的地方，略有些气喘，因立住了脚，定一定神。

其时，正是四鼓将残，星光闪冷，霜气凝寒，满地月明，万山风紧。这冷森森的一股深秋之气，与日间大是不同。素云正把宝剑按了一按，要想舞动之时，忽见偏西大树之上，树梢

一动，隐隐似有一个人影向东首飞了过去。心中吃了一惊，暗想：“此山除了师徒两个之外，焉有他人夤夜到此？”慌将两手把双眼一擦，向这大树看个仔细。那树梢却又不甚十分摇动，因自言道：“这就是我的胆怯了。分明是风摆树枝吹下几张败叶，那得有人。”遂放大着胆，起剑在手，按着解数飞舞一回。

正到出神之际，猛见斜刺里有一道光华从身旁直射而过。素云眼明手快，急忙将身向前一闪，轻启珠喉，说声：“奇怪。”仗剑在手，飞风似的向着光华所射之处直抢过去，一口气有三里之遥。前边有大树挡路，遂飏的一跳，跳上树枝，定睛四望，那里有一些踪迹。又见树后乃是一条绝涧，阔有二十余丈，深不见底，水声潺潺，竟把这截云山如围了半条玉带一般，自左边环至右边，只剩山前有一条大路。素云暗忖道：

“原来此山竟有这般形险，前时若非恩师搭救，定然插翅难逃。但方才见的这一道光，不知究竟怎么东西。倘说竟是一个人，难道他飞上天去，岂不令人诧异。”沉吟了好一会儿，听四山里鸟语啾啾，不觉东方渐白，只得一步步回至山头，依旧一跃上屋，进房略睡。

一觉醒时已是巳牌光景，梳洗过了，因为时太晏，不去练功，来至正厅上见红线请安。至厅中，见红线与着一个穿黄色道袍的道者在那里下棋。这道者生得气宇轩昂，风神秀逸，一手捋着三绺长须，一手拈着一子白棋，在那里欲下未下。素云不知是何等人，如何日间从未见过，急即立住了脚，不敢进去。岂知已被红线瞧见，将手向外一招，说声：“快来见过黄衫师伯。”素云始晓得是黄衫客到了，这是师尊不时提起的人，焉敢怠慢。慌忙移步上前，双膝跪下，行个全礼，叫了一声：“师伯。”黄衫客立起身来，道声：“不消如此。”素云

站起，与红线请过了安，侍立一旁，看他两人把棋下完。红线仅输半子，算得是个敌手。少停，将棋枰收拾，黄衫客与红线又谈了好几句话儿。素云听不甚楚，只有末几句说：“此二人一名雷一鸣，一名云万峰，他日相逢，留心在意。”又说：“日后还在此山相会。”红线点头称是。黄衫客说声：“俺要去了。”红线也不相留，与着素云送至厅前，见他两足一登，起道光华破空而去。

素云呆了半晌，暗想：“这光与昨夜山顶所见仿佛相同，唯一在黑夜一在白昼，自然夜间见得尤是模糊，须向师尊问个明白才是。”谁知红线不待开言，已先向素云问道：“昨夜你在山顶试剑，可知道黄衫师伯与为师的多在山头？”素云惊道：

“正要告禀恩师，昨夜弟子因睡不成寐，偶想试试夜行胆力，故至山顶试剑。不防身旁忽起一道光华，似向后山而去，追之不及，甚是狐疑，不知可是方才去的黄衫师伯。惟恩师何时在山，实未知晓。”红线笑道：“你晚间自卧房出来，不是打从厅屋上走么。其时我正在厅打坐，听得屋瓦有声，恐有歹人到此，故此随了出来。后见是你，要想试试你的夜眼如何，所以并不呼唤，到得山顶，隐入树间，你也未尝不觉。不过见树枝不甚摇动，疑不到有人上树，所以就不见为师了。”素云点头道：“原来如此。但不知黄衫师伯昨夜何从到此，今又何往？”红线道：“你问黄衫师伯么，他与为师的在太玄境分途下凡，也是到山东来寻徒传道的。现住雷家堡地方，离你仇人的卧虎营不远。昨晚因月光皎洁，偶出闲游，可巧你上山舞剑，得与师伯相遇，后来有意试你，从你身旁经过，果然被你觉察，飞步狂追。他就使剑遁之术回至前山，寻着为师，一同下来，深道你将来是一个后起之秀。嗣见天已黎明，故把棋枰遣遣，现在仍回雷家堡去。大约不日收得门徒，也要来山传道。为师的今

有一句话儿嘱你：看你昨夜舞剑，精神完足，手法亦娴，就是高去高来，防己防人，也颇胆识已到。再过三、五天，月黑之夜你可先到秦营哨探一回。如能下手，报了深仇；万一不能，回山再处。但今、明两夜尚有月光，千万莫去。”素云大喜道：“弟子报仇有日，皆出恩师竭力裁成。但黑夜行事独自一人未免胆怯，可否劳吾师大驾，相助弟子成功。”红线微笑道：“虽秦应龙造恶多端，杀之原不为过。但你欲成大道，终须遍历艰辛。不是为师的不肯助你，此事须你自己去走遭，以全你一个孝侠之名。何况古人说得好：‘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你今为国诛奸，为民除害，为父母兄弟复仇，极是一桩大功。若使为师助了你时，反为美中不足，所以不必同往，你且放心前去。”素云焉敢再说，只得连称：“弟子遵命。”红线又道：“还有一说。你去秦营，倘然下手不得，那厮孽报未到，须要见机而作，不可躁急图功。倘或有隙可乘，偏又动手失利，须向西南方退走。彼时纵有不测，为师的已托黄衫师伯暗中请人救应于你，毋须害怕。”素云听毕，更是感激涕零，称谢不迭。

师徒两人谈谈说说，日已过午，素云自去煮些饭吃。到了晚上，因念报仇在即，遂把白日里应该习练的工夫移到晚上去做，一连数夜，不知不觉那胆子却大了好些。到了下弦已过，渐渐的残月无光，素云择了二十七的晚间，下山探营。禀过红线，一口允许。到了那夜，浑身上下装束停妥，头上边卸去道冠，用皂帕包裹。身上穿一件黑布小袄，下系元青扎脚小裤，足登布底软鞋，背间紧缠鸾带，插上桃花宝剑，腰下挂一个小小豹皮囊儿，囊中盛的是连珠弩箭。收拾已毕，来到厅前，含着两汪珠泪，向红线端端正正拜了四拜，说：“弟子此去报仇，全仗恩师传授绝技。但愿手到功成，不负一番培植。如有三长

四短，想是命该如此，九泉之下，与着亡故父母兄弟同感师恩。只是今生不能侍奉，唯有来生补报罢了。”红线听了，也甚凄然，说声：“古云‘孝可动天’，此去谅来无事，休得作此儿女之态，快去快回，免得为师挂念就是。”素云无奈，立起身来，抹干眼泪回说：“弟子去了。恩师请便。”莲钩一扭，飞步下山，直往卧虎营而去。正是：

练成当世超群技，来报生平不共仇。

要知白素云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报亲仇初试桃花剑 救女侠误中竹叶镖

话说白素云拜别师尊，下了截云山，往卧虎营报仇。其时，正是二更才过，万籁无声，一路之上，无甚耽搁。到得秦营，在星光之下，抬头观看。但见依山结寨，傍水开濠，那些营房东西绵亘，约有十里多长。因在夜间，一处处旗门紧闭，灯火无光。素云不敢造次，先在大营前后细细看了一回，认明路径，深恐前门进去，或有值更守夜之人，被他瞧见不当稳便，不如竟从后墙而进，遂曲曲折折抄至后营。过了吊桥，将小足一登，使一个平步青云之势，飞身跳上屋去。但听得豁喇一声，几乎倒截葱的跌下地来。

原来营房非人家住屋可比，除了主帅卧室及中军大帐并军械所、会客厅是瓦房外，其余皆是泥涂草盖的多。素云进去的这

一间屋乃是柴房，既无瓦片，又无梁柱，却是支竹为椽，上用芦席遮盖着的。素云虽已练得轻身之术，究竟只有七、八分功次。况且又是不曾预防，如何在席篷之上站得住脚，不由得芦席一软，坠将下来。幸亏手脚灵便，急忙将身往下一滚，骨碌碌滚至檐头，攀住一根竹椽，始慢慢的跳下地去，暗想：“怪不道师尊说的飞行之术，须要练到踏空能立，坠瓦无声，看来果是不错。这一回岂不好险。”想罢一番，定了定神，正要再寻别间坚固些的房廊耸身而上。只听得梆锣声响，有打更的来了，慌把身子一侧，闪在旁边一株合抱不来的大树背后，让那更夫过去。细数锣声已敲四下，心中好不焦急。只为此时再不下手，若使东方一明，营内人多，断难作事，遂在树后使一个飞燕出林之势，觑定树旁一间半高不低的草房斜跳上去。

只因性急了些，那巡更的去还未远，一个敲锣的本是莽汉，手击着锣镗镗的，绝不留心。那敲梆的却甚精细，素云跳屋之时，他才走过大树不多几步，听得脑后刷的一声，急忙回头看时，那大树左偏的一株小枝，摇摇的在那里无风自动，疑心有人上树，将竹梆咕咯咕咯击得怪响，跑了回来，仰着头儿，定着眼睛向四下里细细察看。敲锣的因不见了伙伴，也回身敲到大树下来。素云吃这一惊，甚是不小，幸喜是星月无光，从低处望到高处不甚了了。况且素云混身上下穿的多是黑色衣服，伏在暗处怎能够辨别出来？任那敲梆的更夫东搜西索了一回，影响全无，看他与敲锣的说了几句话。敲锣的反抱怨他耳目昏花：“偏是这样大惊小怪，幸而不曾喊叫。若是喊叫起来，主帅知道，必说是我们无事妄报，不但敲断了你的狗腿，只怕连我也要挨打，不如快些敲过去罢。”那敲梆的哭丧着脸也不回言，跟着敲锣的果然一步步往东去了。

素云始觉心下稍安，只是愈加不敢大意，在屋顶上运动平

时练就的全副功夫，扑簌、扑簌一连几跳，过了二十余间草房，看前面黑沉沉的一带象是瓦屋，又高又大，想来已是中军帐了。但不知那秦应龙的卧房却在何处，立住了脚，心下踌躇。

忽耳边一阵风过，风中吹送到一片啼哭之声，隐隐似在前面西南角上，十分凄惨。素云暗诧道：“夜静更深，大营之中那得有人哭泣。况听这声音，明明是个女子，难道那厮又抢得怎么妇女在营不成。我不救他，谁人来救。何不顺着哭声，且到前面访个下落，再作区处。”遂把莲钩跃动，竟奔西南而来。

原来这一间房即在中军帐的后边，乃秦应龙起居的别室，所以也是瓦屋。素云到得那里，站定娇躯，起纤手轻轻的揭去两块瓦片，往下瞧看。但见这屋分作前后两个半间，后半间，居中摆着一张花梨木的大床，罗帐低垂，银钩斜挂，床外列着座军器架，左右排开，枪刀密布，冷森森甚是怕人。前半间，正中是一只花梨木方台，两旁两张交椅，台上边点着两支香烛，放着许多酒菜，尚是热腾腾的。这椅边一首站着一个女子，年才十八九岁，乱头粗服，娇媚天生，却两眼哭得似胡桃般肿的，在那里千强徒、万奸贼的放声大骂。一首坐着一个男子，年纪三十上下，一张淡白脸儿，带着十分杀气，左手擎着酒杯，右手却来拉这女子。素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不共戴天的秦应龙，又在那里奸淫造孽。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在屋上把银牙一咬，要想飞身下去。谁知那女子见秦应龙伸手拉他，急将双手尽力一推，应龙左手中杯咯啷一声，碎如齑粉，顿时大怒，骂一声：“不识抬举的小贱人，你敢如此无礼！”就是劈头一掌，正中那女太阳，鲜血直飞，死于地下。素云一见，更觉怒从心起。因想尚要救这女子，不及下屋，急忙伸手向豹皮囊内取出一枝连珠弩箭，搭在手中，飐的一声，从这揭

去的瓦片缝中向秦应龙面门射来。

也是事有凑巧，应龙因见这女子跌下地去，俯身来看死活如何。这箭就射不着他，簌的插在身旁地下，不由不大吃一惊，高喊一声：“有贼！”回身抢步至后半间，军器架上取了一把三尺余长的腰刀，又飞身跳向屋外而去。素云看得甚是亲切，知道这番是下手不成的了。但是既到此间，不可不与他见个高下，究竟这厮武艺如何。我只不下屋去，倘使敌不过他，仗着飞行本领，谅不至于性命难逃。主意已定，仗剑在手，喝声：“秦贼休得无法无天，俺白素云在此，你敢上来！”应龙听得屋上边唻唻莺声是个女子，怎放在他心上，即在庭中双足一登，跳上屋来，正与素云打个照面。黑暗中看不出是前番抢上山来被逃之人，骂声：“何处泼妇，敢来太岁爷的头上动土！”挥刀向素云砍来。素云起剑相还，二人在屋上斗有十余个回合。若论秦应龙的本事，本来十分了得，幸亏素云剑法出自仙传，况且已服了换骨丹，筋骨既强，勇力百倍，恰与应龙斗个平手。虽然胜不得他，却也不落下风。应龙见是一个劲敌，恐防失利，双手战住素云，高声向着下边大喊：“偏裨何在，快快拿人！”这一声嚷，先被伏侍应龙吃酒的值夜兵丁听见，急忙通报合营，立刻知会巡夜更夫，把梆锣紧紧的乱敲起来，前后左右各营听见，知是大营有事，顷刻间闹得满营碌乱，各将校也有执着灯球的，也有擎着火把的，纷纷多来接应，并俱高喊“拿人！”后来知道主将在屋上与人对敌，内中有几个来得的也都执着器械奔上屋来。素云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虚砍一剑，扭转身躯，记定红线临行嘱咐的话，竟向西南方败去。应龙等不舍，一窝风的在后面追来。此时各营中大小将兵俱已起齐，见素云在屋上直奔西南而逃，有一牙将传出令去：“着前营各健儿快快上屋，预备挠钩套索挡他去路。”素



云那里知道，只幸得是心甚精细，看看离前营的营门不过十数间屋面了，忽然屋上立着无数的人，明知早有准备，怎敢过去。只是别处又无路可奔，暗说一声：“好苦！”拼着性命不要，抖擞精神，起仙剑使一个玉带围腰之势，护住全身，直冲过来。各兵将挠钩套索纷纷齐上，谁知这仙剑好不利害，碰着便断，好如摧枯拉朽一般，反被剑尖带伤了好些的人，多从屋上滚下地去。众兵将见了，谁敢再阻，发一声喊，让开一条路来。素云一见大喜，乘此机会，如飞的直抢出去。后面秦应龙愈觉得怒发如雷，也放出平生本领，把脚步一紧，独自一人狠命赶来。只差得一箭之遥，素云大惊，深怕被他赶上，再要脱身，何等费力，柳眉一皱，计上心来，回身对着应龙，将左手的空手一扬，喝声：“休得苦追，看俺飞剑。”应龙听得甚是清楚。说声“不好！”慌把两足一住，起腰刀使个五花盖顶之势，紧紧防备。后来并无声响，始知是虚发狂言，误中了缓兵之计，急忙再看之时，已被逃至营门飞身下屋去了。应龙恨道：“好个刁泼女子，你待往那里走！”一口气赶至营门，扑翻身也跳下地来。

时已天色微明，看得出人的身形面貌，方晓得是白受采的女儿，来代父母报仇，越越的不肯放松。那营门口许多兵将，看见主帅追那女子，跳下地去正好捉拿，不比在高屋之上大是碍手，急将号筒呜呜的吹了几响，便有大队人马拥出营来。素云虽是脚踏实地，看此光影，反比在屋上时更是着慌。这芳心跳个不住，脚步也就慢了好些，怎禁得秦应龙本是步将出身，方才在屋上时究竟尚还不是惯家，惧着素云三分。如今既在平地，料无妨碍，恶狠狠把手中腰刀一逼，直扑过来，离着素云已不过二、三尺地位。素云见来势凶勇，将身子一闪，往斜刺里起个残风卷叶之势，让他的刀砍来。应龙却砍了个空，身子往

前一磕，几乎跌将下去。素云挚剑乘势还砍，应龙收刀，急架相迎，两个人又斗在一处，且战且走，约有二里之遥。后边那些将校，一个个呐喊助威，看看将次团团围裹拢来，只急得素云香汗淋漓，计穷力尽。

正在十分危急之际，忽见应龙按住了刀，伸手向胸前摸出三、四寸长头尖尾大的一支竹叶药镖，向素云劈面打来。素云看不出怎么暗器，躲避不及，忙举仙剑向上迎去。但听得“当”的一声，击得火星直迸，竟把这镖直荡开去落于地下。应龙见仍伤他不得，大吼一声，挥刀又赶。此时离营已有三里多路，素云走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脚步愈迟，芳心愈怯。见道旁有一条大河，正要纵身下水，图个自尽，免丧仇人之手。忽河边转出一个人来，头戴武生巾，身披英雄氅，足登薄底快靴，一张紫色脸儿，两道长眉，一双虎目，年方二十左右，气宇不凡。见素云出此下策，后面又有无数官兵赶来，忙将两手对素云乱摇，高声喊道：“那一女子休得如此，因甚事情官兵追你，快与俺雷一鸣说，或能救你也未可知。”素云听得“雷一鸣”三字，记得是黄衫师伯那日在师尊前提起过的，因也高声答道：“原来雷恩公在此，快救俺白素云一命。”一鸣仔细一瞧，道：“你便是截云山学技的白家小姐么？黄衫道长本来命俺与云万峰留心候你，不必惊慌，待俺杀这奸徒，保你回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鸣手中只恨今日未带器械，要想向素云借仙剑一用，无奈追兵已至，眉头一皱，情急智生，即在道旁拔起一株大树，当着军器，向应龙尽力扑去。应龙暗看此人，手无寸铁，却敢拔树来斗，料来力大无穷。况这株树干既大，树叶又浓，拿在手中横扫过来，又无解数，怎好抵敌，不由不急，急的倒退数步。一鸣见了，又是一树扫来。应龙又气又恼，想要用刀砍他，却被树枝挡住，断砍不进，想要收兵

回营，却又饶不得素云。

也是一鸣合当有难，这秦应龙被他一连把树几扫，直退回去，巧巧踏在方才被素云仙剑砍落道旁的那支竹叶镖上，几乎绊了一交，百忙中被他拾将起来，紧紧的向树叶略稀之处觑定一鸣，“飏”的一镖。一鸣不曾防得，正中左肩，大叫一声：

“痛杀我也！左手一松，拿不住这株重大树儿，却向着应龙带叶连根远远掷去。应龙那里防他，正被他撞个满怀。这三、四尺围圆的树根，不偏不倚恰好触在心坎之上，顿时冲动，大喊一声：“不好！”口中鲜血向外直喷，后边偏裨将校已多，渐渐赶到，见主帅受伤，飞风似的争来救护，搀搀扶扶，一同回至大营而去，也顾不得再来追赶素云。这里一鸣着了一镖，疼痛难禁，面如土色。素云看见，又惊又悲，说声：“恩公，请站稳了，待奴与你把这镖儿拔将出来。”一鸣紧皱双眉，答道：“此镖入肉无血，恐是药镖，一经起出，见血即亡。小姐且请自去，俺当回家自治。”素云那肯听他。一鸣又道：“小姐如不听我言，万一秦营又有追兵到来，岂不是两人白白的多死此地，俺也何苦救你一场。”素云无奈，翻身拜了两拜，谢过救命之恩。因知他住在雷家堡上，离此不远，即让一鸣在前，自己在后，定要送他回家。一鸣见素云一片至诚，也就允了，忍着疼痛，一步步投雷家堡而去。正是：

奇仇未把双亲报，侠士先惊一命危。

不知雷一鸣性命如何，素云几时回山，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雷一鸣因伤卧病 万云峰仗义复仇

话说雷一鸣，祖籍山东城武人氏，薄有田园，自幼爱习枪刀拳棒，十七岁上曾入武庠，十八岁中了一名武举，榜名雷震，为人好侠，性直气爽，平居凛然有不可或犯之色，待人却甚和易。他的父亲名雷声远，是一个博学鸿儒，因见一鸣一心好武，遂与他聘个教习，教他一身武艺。最妙的是百步穿杨，能于空中斜射飞鸟，百发百中，又使得好一对八角紫金锤，每个约重五十余斤，舞动时如万道金光，浑身盘绕。后来父亲死了，母亲封氏相继而亡。其时一鸣尚未娶妻，孑然一身，十分伤感。村中有一个同年，姓云，名峻，别号万峰，本领非凡，为人慷慨。一鸣与他最是莫逆，故此结为异姓兄弟，招他住在一家，朝夕讲论韬铃兵法。只恨朝中秦桧弄权，金兵入寇，所以不愿再取功名，也不愿投军效力，二人唯创办团练，保障一村，倒也地方一带，甚是安静。

自从朝廷派了秦应龙的卧虎营兵来到此间，奸盗邪淫，无恶不作，反扰得鸡犬不宁，兵丁等又不时与团勇作对，动辄倚官托势，欺压善良，一鸣怎肯容他，也曾使团勇入营控告，秦应龙偏甚护短，屡次被逐出营，不曾准得一状，因此纵容得手下兵丁愈形撒泼。一鸣乃与万峰商议，纠集地方绅士耆民，至城武县动了一纸公呈，叙述种种劣迹，稟请县官据实出详。那

县官姓甄名卫，虽然两榜出身，乃是秦桧的门生，焉肯触犯师门。况且告秦应龙的状纸，除了公呈之外，那些百姓也有告他强抢女儿的，也有告他强占妻子的，也有告他调戏妻女、妻女不从被杀或被辱自尽的。至于手下人的强赊硬买，妄作妄为，尚是余事。积案层层，何止百数十张。甄卫看了，不是批斥不准，便是捺搁下去，一概置诸不理。所以这众绅民的公禀，也如未动一般。内中有几个有气性的乡民，大是不平，屡欲雷一鸣统领团勇，把应龙杀了。一鸣告诉他们说：“秦应龙纵然万恶，乃奉朝命而来。我等俱是安分良民，何可擅杀统兵大员，致干重谴。这事断断使他不得。”乡民等说：“若据雷爷如此的讲，难道我们平白地多受他遭踢不成。”一鸣道：“为今之计，只有自保身家一法。俺这里雷家堡上二十余里居民，幸已练有乡团，自应协力同心，不使歹人入堡。以后凡是卧虎营中的人路过此地，且是由他。若果有为非作歹之人，戮力上前，不论是兵是将，拿住几个，送官听办，那时看这甄知县尚有何法与他开脱。只要这样的三番两次，料那秦应龙不敢轻觑俺们小小村庄。但愿一年半载之后，朝廷把他调回，保得个太平无事，这就罢了，何苦与他一般见识。”众乡民闻言，那一个不说雷爷讲得甚是。

从此各自留心，凡有秦营中人入堡，倘果无事生非，必被众民鸣锣聚众拿送当官。甄知县见是众百姓送来的人，深知众怒难犯，那得不略尽人事，把这人要打要办的呵斥一番。又说：“你莫自恃着是秦大人营内兵丁，本县奈何你不得。我今派差将你解到大营，待秦大人用军法重治。”立刻备齐文牒签差，把这入送到秦营而去，就算两面光彩，完了他的事了。那知秦营不法人多，今日雷家堡拿了一个张三，明日又拿了一个李四，渐渐的连什长哨官多被捆送到县。甄知县要说百姓的不

是，一则来的人多，二则凡送来的必有真实罪案，一连几次，竟弄得没了法儿，只得暗下写了一封书信，差个亲信家丁送与应龙。书中详述雷家堡民风强悍，须要约束兵丁，不可到彼生事。应龙看了，也晓得堡中利害，写了复书，打发来人回去。一面传齐五营四哨一众兵丁，晓喻一番，说：“自今以后，不许在雷家堡胡作胡为，如再有人被他们拿住，送官解到营中，立按军法，梟首示众。”各兵丁听主帅如此吩咐，谁敢以身试法，果然一个个多不去了。所以秦应龙在卧虎营驻扎半年有余，扰得四乡八镇处处不安，独有雷家堡始终秋毫无犯，实出一鸣调度有方，处置得法之故。但是秦营中人虽然不敢入堡扰事，一鸣常虑堡中兵力单薄，方今世乱民荒，万一有甚不测，安能临得大敌，每日里留心求访奇才异能之人，要想藉资臂助。

一日，黄衫客自登州云游到此，闻村人盛称雷一鸣的英雄盖世，豪侠过人，特地踵门往访。相见之下，一鸣叩问名姓，黄衫客只说是姓黄，名珊。一鸣见他仙风道骨，气宇不凡，与他谈论兵机，又出自己之上，心中十分敬慕，定要留他在堡小住几时，云万峰也殷殷相劝。黄衫客一口应允，下榻堡中，一连住了十有余日。见雷、云二人为人正直，作事端方，暗地要想选他一个收作门徒，只是主意尚在未定。后于月夜出游，在截云山与红线相遇，说起白素云父母兄弟被应龙所害，素云现欲报仇，红线已收他为徒，黄衫客便允在暗中相助。天明回到雷家堡时，遂把夜间之事，细细述与一鸣、万峰得知，叫他两人留心在意，并于下弦之后，每日请人往秦营中打探消息。夜间及黎明时，一鸣与万峰两个轮夜在堡前各处巡逻。素云探营的这一晚，轮是万峰巡夜，直至天色大明，始回堡中安息。一鸣清早起来，嘱咐团丁密赴秦营细探：“昨夜可有动静。”自

己单身来至堡前散步。此时红日已高，不防素云始被应龙杀败追来，以致手无寸铁，急拔道旁大树拦救，却被应龙伤了一镖，好生疼痛。素云心中甚是过意不去，陪他回至堡中。那些庄丁及团勇等见雷爷不知如何同着一个女子回来，肩上又着了重伤，无一个不来问候。一鸣无心答话，急急返至上房，倒卧床上，吩咐：“请云爷及黄道长进来。”少顷，万峰先到，素云也顾不得嫌疑，急忙上前行一个半礼，说声“难女白素云参见云爷。”遂把上项事情略略述了一遍。万峰还礼不迭，回说：“小姐休得如此。雷贤弟吉人天相，谅无妨碍，待俺看过伤痕，取金创药来与他将镖起出。”素云低头称是。万峰走至床边，连呼：“贤弟可好？”谁知一鸣人事不知，绝不答应，不由不心下着慌，仔细看 he 面色，黄得如金纸一般。那肩上镖伤之处，四围肿起，紫黑异常，分明中了毒镖，回庄时又身子劳乏，冒了些风，血脉冲动，以致昏迷不醒，命在呼吸。万峰见此光景，也觉无了主意，素云在旁泪落如雨。

正在手足无措之时，庄丁报称：“黄道长进房。”万峰、素云慌忙迎将出来，各自见过了礼。素云泪汪汪将前事重述一遍。黄衫客略把二人安慰几句，来到床前，命庄丁等把一鸣扶起，“休放他眠在榻上，恐怕伤痕口的毒血上攻。”又说：“一鸣所中之镖名‘竹叶镖’，锋尖有毒，幸是不曾拔出，否则见血即亡。”伸手在道袍袋中取出一服药来，就是那獭髓膏，用酒化开，把伤痕的四围涂住，俟那肿势退了些儿，然后轻轻将镖拔动，渐拔渐松，脱然而出，忙又倾出好些的膏，将创口涂满，不使他有一些血出。只听得一鸣大叫一声：“痛死人也！”悠悠的醒了回来，素云等始放了心。一鸣睁眼见黄衫客等多在面前，说声：“有劳道长及各位施救，不知中何药镖，这样利害。”道言未毕，忽又双眉一皱，昏晕过去。黄衫客知

是伤口被瘀血内攻所致，须得用药解散，叮嘱众人不必惊慌。一面命庄丁速取一大壶热陈酒来，斟了一杯，又在身旁取出一服金创起死回生丹，化入杯中，叫左右把一鸣的牙关撬开，灌下肚去，余剩的酒用新花衣蘸着，在伤口四周细细揩擦，直至皮肤紫色泛红为度，然后扶他上床稍息。不移时，腹中一阵阵的响动，下了许多便血，始又渐渐苏醒，只觉身热如火，害起病来。素云问黄衫客：“看雷恩公的大势，可能无甚妨碍？”黄衫客道：“照这光景，不过须得卧病数日，那性命是可保了。想你师尊在山悬望，何不早些回去，且俟日后再图报仇未迟。”素云也知道红线此时必不放心，恨不得身生双翅飞了回去。因回说道：“谨遵师伯之命。”遂向黄衫客与云峰各打了一个稽首，又与一鸣说了几句感恩保重的话，自回截云山而去。自然将始末情由诉知红线，由红线细细的劝慰了一番，命他养息精神，于下月初择期再去复仇。且俟下书交代。

如今再说雷一鸣卧病在床，粒米不进，一连三日，只恼得云万峰暴躁如雷，深恨秦应龙入骨，几次要到卧虎营杀他。黄衫客因见他面有晦纹，只怕凶多吉少，所以屡屡相劝。到了九月初二那夜，一鸣的病已是略好了些，可以进些薄粥，伤口也平复了。万峰于晚膳后在一鸣房中坐着闲谈，黄衫客到截云山看红线去了。二更已过，忽听得庄外一阵阵喊叫之声，闹个不住。万峰恐是团勇扰事，着庄丁出去打探。少顷，庄丁回说：

“并非团勇滋闹，乃秦应龙不知又从何处强抢得一个女子，打从庄门经过，故此人喊马嘶，稟爷得知。”云万峰听罢此言，只气得虎眉倒竖，豹目圆睁，大喊一声：“反了，反了，俺云万峰不来寻你，因是雷贤弟的病体未痊，怎么你敢抢了女子，竟在庄门经过。这是你自来送死，俺也顾不得你是朝廷的统兵大员了。只要留得抢着的那活口女子，俺便杀你有名，不但除



了大害，也好与俺雷贤弟报这一镖之仇。”口说着话，将长衣一脱，飞步出房而去。一鸣要待阻时，怎阻得及，心下好不着惊，急忙传出话去：“着各团丁快随云爷出庄御敌，只许将秦兵逐散，不许妄杀一人。”自己勉强挣扎起身，提了紫金锤，带着众人一拥出庄。

那云万峰本来性如烈火，看他手执着两支四五十斤重的竹节钢鞭，独自一人飞也似的冲出庄门，没有一人拦得住，直扑秦应龙的营前而来，大叫：“负国奸徒，虐民贼子，快来受死！”拦腰就是一鞭。应龙因从那日被雷一鸣伤了，胸口尚未复原，今日出营，并不提防与人厮杀，手无兵刃，怎好对敌。幸亏得手下带有亲兵一百多名，看见雷家堡庄门开处，奔出一个人来，身長丈余，面黑如漆，声若巨雷，手握双鞭，向主帅乱打，各人发一声喊，围将拢来。秦应龙因见来人势猛，急忙把马一拍，向众亲兵身旁飞逃出去。万峰一鞭落了个空，众亲兵正要动手。那知他左手一起，又是一鞭，正打在秦应龙坐骑的后腿之上。这马顿时筋断骨折，大吼一声，把秦应龙掀下地来。万峰一见大喜，举起双鞭往下便击。应龙惊得魂不附体，慌使个神龙掉尾之势，跳起身来，在亲兵手中抢了一支长枪，拼命招架。无奈万峰的钢鞭来得沉重，但听得豁喇一声，应龙那一杆枪已断为两截，震开虎口，鲜血直流。好个万峰，乘着这势，又是一鞭，向应龙左肩打来。其时那些亲兵恐防主帅有失，刀的刀，枪的枪，不得不一拥上前，纷纷拦救。恰好雷家堡的一众团丁也多到了，两下里正接个住，彼此乱斗。一鸣深恐万峰有失，高叫：“云大哥，且请回庄，有话商议说知。”万峰杀得十分性起，勇纠纠提着这两支鞭，左起右落，宛似双龙搅海一般，触着的马仰人翻，砸着的血飞肉裂，只打得众亲兵叫苦连天，拥护着秦应龙一路败去。万峰那肯相饶，

一步紧一步的在后赶来。正是：

穷寇莫追须着意，英雄无命欲如何。

要知云万峰追赶应龙后书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竹叶镖万峰殒命

### 蒺藜抓一鸣被擒

话说秦应龙手下一百余名亲兵，当不得雷家堡的团丁利害，又有云万峰双鞭勇猛，应龙虎口已被震开，万难对敌，各人只得拥着主帅败将下去。

万峰不舍，拔步追赶，大喊：“秦贼往那里走！今夜任你逃到天边，也须被俺拿住，解到当官，与民除害。”雷一鸣见了，也顾不得自己的病体未痊，忙把脚步一紧，一口气在后赶来，大叫：“云大哥，听小弟的话，快快回庄。古言‘穷寇莫追’，何况黑夜，且让这厮多活一宵，明日拿他未迟。”万峰听了，全不在心，反回言道：“原来贤弟也来了么，来得甚好，快快帮俺拿这贼徒。”一鸣又道：“大哥莫慌，可晓小弟病躯未愈，不能相助，还是一同回庄的好。”万峰那里肯听，只说：“贤弟既然身子不好，先自回去，俺今夜断饶这奸贼不得。”眼看他双鞭一摆，头也不回，竟去远了。一鸣见实拗不过他，无可奈何把手向众团丁一招，团丁等急发一通号鼓，一个个手擎着长枪短剑，火把灯球，如潮水般的涌来。万峰听得后面鼓声震动，知是一鸣领着团丁共来助战，愈觉得勇气百倍，挥动双鞭，冲杀过去。秦营各兵，本已杀得七零八落，又听得

有大队团丁从后追来，那得心下不慌。只有十余个秦应龙的贴身人不敢离开，余下的多乱纷纷各自逃命，那一个肯拼死抵敌。万峰看着愈追愈近，人又愈少，心中好不喜欢。一鸣虽是他精细些儿，只因瞧见应龙手下兵丁渐渐窜去，此地离卧虎营虽近，究竟尚有三、四里之遥，一时焉有救兵到来，故此时也有了一个侥幸之心，催促团丁着力狂追，不向万峰再行阻止。

那万峰独自一人在前边。黑暗之中，果然被他先行赶上，将双鞭使一个玉树分枝之势，逼开应龙护身之人，起右手那一支鞭向秦应龙肩上打来。应龙大喊一声：“不好！”身子一侧，那鞭却从左肋插过，冲动了胸口旧伤，喉间一阵血腥，顿时鲜血直冒，可巧喷了万峰一面，把他两目粘住，急切睁不开来。应龙乘机一手捧住胸膛，忍着痛，没命飞逃，一手在囊中取出竹叶镖来，觑定万峰尚在那里手举衣袖揩擦双睛，照定面门，飏的一镖，正中左边太阳穴内。凭你怎么英雄好汉，这太阳穴是个要穴，不要说是毒镖，就是别的竹木东西，只要一着了伤，万无生理。可怜云万峰一生豪杰，武艺超群，顷刻之间竟丧在秦应龙手内，年方四十二岁。海上剑痴撰记至此，因作诗以吊之曰：

英雄盖世艺超伦，黑夜锄奸不顾身，  
一命可怜镖下丧，伤心岂独著书人。

话说云万峰被秦应龙暗地一镖，死于非命，跌倒道旁，后面雷一鸣及众团丁多未知道，尚在穷追。直至赶到那里，不见万峰，只有秦应龙等十余个人仍在前面。一鸣心下惊疑，分付众人一面追赶，一面向四下里寻找万峰。不多一时，有一团丁抢步报道：“禀雷大爷，大事不好了。云大爷不知如何，已被秦贼一镖射死，尸首现在大道旁边，请爷快去看个明白。”一

鸣听罢，大叫一声：“有这等事，痛死我也！”顿时晕了过去。众团丁心下个个着慌，同说：“雷爷保重。”你搀我扶，多来嘶唤。好一会儿，幸渐苏醒，含泪骂道：“万恶秦贼，杀我义兄，誓不独生。”急命团丁将云爷尸首抬来，着照灯球仔细观看。但见两目怒视，英气如生，唯左太阳穴着了一镖，血肉模糊，肤色紫黑，眼见已是无救。一鸣止不住号啕大哭，立时选了八个团丁，叫他们好好抬回庄去，暂停中堂，俟捉住了秦应龙，明日棺殓。众团丁中也有解事的人，禀说：“云爷既死，不能复生。秦贼又去远了，何不今夜暂且回庄，明日禀明官长处治。”怎奈一鸣怒性一起，不可复耐，回言：“如待明日告官，一来这县官本与秦营通气，二来我们赶到此地，那秦贼所抢妇女不知下落，若无活口可证，县官自袒护秦营，云爷之仇安能得报。不如乘这贼徒去还未远，又无救兵，协力同心赶至前途，拿住了他，明日解官，岂不甚妙。”众团丁谁敢再言。一鸣看着众人将万峰尸首扛回去讫，亲自向团丁手中取过号鼓，扑通扑通连击数下，各团丁不敢怠慢，一拥上前。

一鸣将鼓交还，两手举起两柄斗大紫金锤，怒冲冲，首先赶去，肝火一冒，绝不似个有病之人。不知不觉又追了一里之遥，多是崎岖小路，险仄异常。团丁来得人多，一时如何得进，免不得分队趲行，耽延时刻。

那秦应龙去得远了，看看离卧虎营地界已不多路，一鸣仍无退意，口口声声只喊：“恶贼休走，还俺云大哥的命来。”前面应龙与十数个护身亲兵，本来怀着鬼胎，如今听得后边喊声大震，回头一望见远远的灯球高举，照得山谷通明，更吓得面面相觑。内中有个机警亲兵，叫声：“元帅，大势已急，快请将衣帽脱去，杂在小的们队中，即使被他追着，黑夜间蒙混得过也未可知。”应龙听他说得有理，慌将箭竿卸去，撒在路

旁，头上边除去头盔，脚下边脱去靴子，一并弃在乱草岗内，披发跣足，没命飞逃。

那知雷一鸣一路赶来，半途中被团丁拾得袍帽，便猜透他是易服而逃。后来愈追愈近，见前面十数人中独有一人散着头发，赤着双足，料定必是应龙无疑。所以高举双锤，独奔着他。应龙见被识破机关，只急得头顶上失了三魂，脚底下走了七魄，暗想：“逃也无益。幸喜此地离营渐近，不如先遣亲兵回去预备救应。我这里引他入营，料这数百团丁与一个雷一鸣济得甚事，竟杀他一个干干净净也好，从此除了后患，并可拜托秦太师，说雷家堡中雷一鸣、云万峰招集亡命棍徒，谋为不轨，所以相机进剿，不及稟辞，就请太师动他一本，不但可以无罪，且可保得有功，那时进爵升官，岂不一举两得。”主意一决，密嘱教他脱袍易服的亲兵先自回营送信：“快令合营大小将兵速来助战。”余下十数个亲兵仍教他四散奔逃，使雷一鸣不疑有变。自己回身，立住了脚，大声喊道：“姓雷的人，你不要苦苦相追。前番你救白素云时已尝过俺金镖利害，今夜姓云的料已死在镖下，你该早早回庄保全性命才是，何得定要与俺作对，只怕你死在目前，悔之已晚。可晓得俺的金镖又要来了。”一鸣见应龙站定身子在那里自言自语，前几句因相离尚远不甚清楚，后半截这许多的话，句句分明，大喝：“匹夫，休得胡言，看俺拿你。”举起双锤，使个流星赶月之势，向应龙腰下就打。应龙急忙将身一偏，使一个飞燕归巢的解数，连退数步。一鸣大怒，又起双锤，直向秦应龙顶门盖来，名为泰山压顶，最是凶勇。应龙觑得亲切，把身子往下一伏，使个毒蛇入洞之势，往后又是一退，约有二丈多路。一鸣又击了个空，急起右手的锤，打个独劈华山，向应龙背上一下。应龙翻身，使一个金刚掠地，那双足向地上一扫，扑的又跳了出去。一鸣见

他手脚灵便，暗恨手中用的双锤大是重笨，比不得单刀短剑可以旋转自如，兼之自己病尚未痊，两臂究属乏力，一连几个回合，反觉得气喘吁吁。众团丁旁观者清，见庄主胜不得贼人，暗暗着急，那一个不想出力帮助。无奈秦应龙手下十数个亲兵却也十分了得，每一个人战住了十数个团丁，都觉难分胜败。应龙看见，心下暗喜，与着一鸣且战且走。

又约半里之遥，猛听得前边金鼓齐鸣，杀声震地，有无数官军打着卧虎营的号旗、号灯，前来救应，大叫“元帅且请少歇，休得惊慌，待末将等来擒拿这厮，消消平日欺侮俺们秦营之气。”应龙忙接口道：“尔等来得甚好。快快与我把这班人并力擒来，不要放走一个，回营之后，重重有赏。”众官兵齐齐的说声：“得令。”一个个枪刀并举，奋勇当先，冲杀过来。雷家堡二百数十名的团丁，如何抵挡得住。一鸣也觉慌了主意，只因事已如此，不得不打起精神，喊声：“俺把你这班害民贼兵，今夜多来送死。俺雷一鸣何足惧哉。”说罢，把双锤抡动，抖擞神威，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只杀得山径内尘埃滚滚，宿鸟惊飞，果然好一场恶斗，少不得两边各有死伤。

应龙此时早有手下兵丁送上衣服，牵过马匹，抬过九股托天叉来，立刻戎装上马，手执飞叉，如临大敌一般，重至军前来斗一鸣。此回迥非初交手时可比，虽然胸肋受伤，却使发了这柄叉，神出鬼没，勇不可当。一鸣勉强又战了二三十个回合，渐渐气力不加，浑身是汗。应龙觑个破绽，将叉把双锤一逼，荡出七、八步外，伸手在衣袋中取出一件东西，状似蒺藜，四边四个铁钩，宛如蒺藜的四角，中间皆用铁线穿成，线上又有三十二个小钩，一顺一逆，鳞次排着。小钩四旁，乃是双合线的活络铁丝，可宽可紧，铁丝之上，一根扁式铁链，约有三、四尺长。这件暗器名蒺藜抓，不用他时，折叠怀中，象

一个铁丝网儿，用时抽动铁链，抛将出去，四边的活络铁丝一齐放开，铁钩下垂，只要抓到敌人身上，那怕他会腾云驾雾，钩住之时，再也不能脱身。应龙因见一鸣骁勇，故命亲兵于取衣更换时携来此物，带在身旁，一心今夜定要拿他。一鸣焉知利害，见应龙逼开了他的双锤，伸着手儿向胸前摸索，只料他又要放竹叶镖了，大喊：“恶贼，休施暗器！”把双锤使个五花双盖顶之势，要想挡这毒镖。谁知耳根边但听得索琅一声，飞出一个乌黑的东西，直向身上扑来。一鸣瞧不出是怎么器具，手脚一慌，欲避已是不及。顷刻间大小铁钩一齐俱着，竟把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紧紧的捆做一团，被应龙喝声：“你来了罢。”用力一提，擒过马来，交于亲兵，分付：“好好带回营去。”众团丁见庄主被擒，无心再战，一声呐喊，四散飞逃。秦营各兵追杀一阵，只剩得不多几人奔了回去。应龙传令就此收军，押着一鸣，得胜回营。

此时正是三更已过，四更未敲。到得营门，各兵丁站着队伍，火把通明。应龙进营，到中军帐坐定，传下令去，叫把雷一鸣捆上帐来。解去飞抓，另用铁链穿锁好了，要一鸣下跪问话。一鸣厉声骂道：“俺把你这殃民误国的贼徒，俺雷一鸣堂堂丈夫，岂能跪你。本当将你碎尸万段，以谢天下。不幸误中暗器，被你擒来，要杀便杀，何必多言，也好待俺赶着云大哥去。”应龙冷笑答道：“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与云万峰操练团丁，屡与本营作对，不想也有今日。本来俺留你何用！”起身拔腰间佩剑，唿的向一鸣就是一剑。正是：

龙游浅水遭蝦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毕竟不知雷一鸣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白素云两番探虎穴

### 黄衫客一怒掣龙泉

话说雷一鸣被秦应龙用蒺藜抓擒至营中，应龙欲拔佩剑杀他。一鸣依旧骂不绝口，拼着一死。那晓得屋梁上啪的一声，忽然飞下四、五片瓦来，正中应龙右肩，幸亏披着软甲，打在甲上。只震得满臂酸麻，手中的剑坠于地下，大喝一声：“屋上有贼，快快拿人。”

原来这掷飞瓦的不是别个，乃是截云山侠女白素云。自从二十八日回山之后，未曾杀得仇人，心下十分恼恨。隔了一日，又要下山探营。红线因为隔日无多，秦营中必有准备，阻住不许。直到这一夜，素云再耐不得，恰好黄衫客来，说起：“一鸣因伤受病，现已可保无虞。不知应龙伤势若何，日来万峰屡次差人至山打探，何以毫无消息？”素云乘机向红线道：“弟子今夜定欲乘这秦贼受伤未痊下山报仇，不要耽搁日多。那厮伤痕一愈，只怕反甚费手，恩师以为如何？”红线尚未回言，黄衫客道：“此话虽也有理，但我闻得庄丁报说，秦应龙伤势如何，甚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唯有营中防备加严，比前更觉十分紧密。你若果然今夜欲去，须要分外小心才好。”素云道：“多承师伯指教，此去必要拿住这厮，千刀万剐。只是还求恩师金允，方敢启行。”红线道：“既然如此，仍须见机而作。早去早回，免我挂念。”素云欢天喜地的道声“遵命。”等到二更以后，换了夜行衣服，拜别过红线、黄衫客，



下山而去。

到得秦营，方交三鼓。只见营门口的两座吊桥俱扯去了，静悄悄的鸦雀无声。抄到后营那边，吊桥也已没有。素云全不在心，将身子一跃，那三丈多阔的一条濠沟已被跳过。这一回因是熟路，所以不比前番，挨墙摸壁的吃力万分，只须依着先时进去的方向，摆动娇躯，连连跳跃，一霎时已到中营。那些支更巡夜的人，虽是跑去跑来，绝无间断，只因脚步甚轻，却那一个知道屋上有人。

素云到了中营，寻觅应龙卧室，见一间间的房屋甚多，不知究在那里。又想：上一回所到的那一所瓦屋，虽有床帐，却断乎不象是间卧房。因在屋上踌躇至再，未便下手。后来听得营中人喊马嘶，又有鸣金掌号之声，心中暗暗惊疑：“难道已被贼人察破，前来拿捉。”小鹿儿在心头上撞个不住，只得侧着耳朵细听动静如何，再定行止。少顷，见灯球火把，象是个出队样儿，愈觉莫明其故。幸亏兵丁中有几个在暗地里言三语四的说：“我们这个元帅伤势尚还未愈，何不在营静养，偏要出去惹是招非，今夜既然又抢了怎么绝色女娘，难道不晓与雷家堡上的人是个对头，却又偏要打他庄前经过。如今闹出事来，我们半夜里不得安眠，大家须要出队救应，这正是当兵的苦处，果然身不自由。自从扎营到今，并无一个金兵犯界，已是这样的昼夜不安。不知倘有金兵到时，尚要怎么样哩。”多在那里私相抱怨，讲个不了。素云听得甚是明白，暗道：“原来秦贼伤已小愈，今夜不在营中，又往外边强抢妇女去了。但雷家堡乃雷一鸣所居之地，雷爷现在抱病，想必是云万峰与他作对，阻住归路，以致连夜发兵，也未可知。闻得云爷也甚英雄，这厮或者竟被杀却。我今既到此间，须要探个着实，也不枉下山一场。”因俟众兵去时，悄悄跳至中军帐中，伏在屋脊

之上，揭去了几块瓦片，往下细瞧。

等有一个更次，动静毫无，心中好不焦急。后听更楼已敲四鼓，秦应龙竟大胜而回，传令升帐，绑上一个人来。素云看是雷爷，不由不心下大惊，只苦无法救他。后见应龙拔剑欲砍，慌起纤纤玉手，取了四、五张瓦片，向着应龙肩上飞去，正击个着，佩剑落地，大喊：“拿人。”素云因救一鸣心急，也顾不得已深入重地，掣剑在手，就从这揭去的瓦缝之中“飏”的一剑，劈断一根椽木，飞将下来，觑定应龙面门，仗剑便砍。应龙那里防得，忙举帐前所坐的一把紫檀木交椅来挡，但听豁喇一声，这椅儿已劈成两半。应龙更是着慌，只得往帐外飞跑。两旁站立的许多亲兵，见屋上飞下一个人来，已多目瞪口呆。又见是白素云，前番多曾领教过的，不是好惹之人，谁敢上来拿捉，一窝蜂跟着应龙，发声大喊，飞奔出来。

好个有胆有识的素云，也不追赶，急忙扶起一鸣，说一声：“雷爷受惊。”与他解去锁练，又在地上拾起应龙佩剑，递与一鸣使用，两个人杀出中军帐来。素云因受过红线的戒，不许妄杀无辜，不过虚按着剑，并不伤人，只要寻应龙一人报仇。一鸣咬牙切齿，恨着应龙负国殃民，多行不义。况且前日鏖伤自己，今夜又被杀了万峰，并雷家堡无数团丁，所以逢人便砍，定要把秦营中人杀个鸡犬不留，好不利害。

且说那秦应龙，本来自从素云探营之后，防着他定要复来，曾在卧房及中军帐两旁埋伏着二百名弓箭手，十个竹梆。倘遇惊变，竹梆一响，万弩齐发。可巧今夜出了队，那些弓兵有一大半人多出了差，以致七零八落，此时变起仓卒。应龙逃出大帐，分付：“快击竹梆，传弓箭队放箭。”一声令下，四下里梆声乱响，万箭齐飞，好似狂风骤雨一般，纷纷向素云、一鸣射来。素云见了，知是杀不出去，急喊一声：“雷爷仔

细，我们上屋走罢。”将莲钩一蹴，使个飞絮扑帘之势，跳上屋去。一鸣因见势头不好，也使个平步青云之势，跟上屋檐。只因高来高往的工夫平时不曾十分练得，未免有些脚步踉跄。素云瞥见，知他不是惯家。若使应龙追来，莫说与他对敌，只怕逃避尚是不及。因说：“雷爷休得着慌，且请先行一步，待奴在后保护。”一鸣低头称是。

素云使发了这一把桃花剑，底下有射来的箭，一支支多被格将下去，反伤了秦营中好许多自己弓兵。应龙见两人在箭林中又被上屋走了，射去的箭纷纷落地，急又传出话去，立刻鸣金止射。一面分付营外四周把守陷坑的一众亲兵，预备蝦须钩子，协力拿人；一面宽去软甲，取过托天叉，飞身上屋追赶。

此刻，素云保着一鸣，跳跃飞行。因虑前营必有埋伏，不敢前进，一步步往后营逃去。一鸣是久居此地之人，知道后营之外，濒临大海，无路可通。因大惊道：“白小姐，且慢再走。这后营外是海道了。既无船只，怎样逃生？俺们即使出得秦营，难道飞上天去，还须定个主意才是。”素云也着惊道：

“原来营外便是海了，怎的我初来时不曾看得清楚。”一鸣道：“此山本名卧虎后营，乃是虎尾，有一座极大高峰。小姐前次来时，谅被高峰阻住眼目，所以不晓得。那山峰之下，就是大海，这形势好生险恶。”素云道：“既这等说，奴想前营必有防备，断去不得，还是从左右两营下去如何？”一鸣道：

“左营之外，也是海道。只有右营出去，乃虎爪岭，虽是小道难行，不过一里有余，便可出险。俺想竟从右出去的妙。”素云道：“雷爷所见，谅是不差，快些走罢。”于是两人复又折了回来，取道右边而去。

那知应龙已追了上来，大喊：“你二人今夜多是自入牢笼，尚想往那里走，与俺快快下屋受缚，免得动手。”素云也不

回言，飏的就是一剑。应龙起叉急架，两个人又在屋上刀来叉去，叉去刀迎，大战起来。一鸣自料在屋面上断不是应龙对手，不来助战，只顾飞逃。素云让一鸣去得略远，无心再斗，虚砍一剑，且战且走。

过有二十余间屋面，看看已到右营的营门。一鸣见营外并无人马拦阻，又定睛望四下一看，也不见有怎伏兵，心中暗自侥幸，喊声：“小姐留心在意，俺先下屋去也。”两足一蹬，跳下地来。那晓得扑通一声，跌入陷坑之内。守坑军士一见，急忙吹动鼙栗，把四边的蝦须钩用力一抽，一鸣又被紧紧捆住，休想跳得起来。素云初时听得一鸣下去，好不欢喜。后闻鼙栗之声，料知又有变故，急把莲钩一紧，飞至檐头，往下一看，只叫得一个苦字，芳心一乱，两足抖动，站立不住，扑通的也跌下地来。守坑军士又把鼙栗吹动，大喊：“拿人。”

忽平白地起一道寒光，那军士的十个指头一线齐断了下来，鲜血淋漓，叫苦不迭，连那拿住雷一鸣的军兵也是一样。一鸣的浑身钩索多已断了，站起身来。秦应龙正在屋上打算下来，忽见各兵丁无故叫苦，又见不但是素云拿他不住，反把雷一鸣也救出陷坑，心中甚为不解，厉声怒骂军士无能。谁知道一言未了，屋檐口飞下一个人来，头戴七星冠，身穿杏黄袍，足登云履，手执宝剑，三绺长须，身材雄壮，相貌庄严，大喝：

“秦贼，休得无礼，妄杀好人。须知道明有王法，暗有鬼神。贫道在此劝你，快快退去，今夜尚可保尔残生。否则，教你死在目前，悔之晚矣。”应龙见他来得兀突，吓了一跳，回说：

“何方来的妖道，敢到这里撒野，吃俺一叉。”刷的一声，举叉就刺。那道者不慌不忙，把左手道袍一拂，这把叉滴溜溜的飞了回去。应龙尚是不服，又是一叉刺来。那道者依旧笑微微，起右手道袍拂回。到第三叉，看他把口一张，飞出一把数

寸长的匕首，当的一声，击在叉上。说也奇怪，那柄九十余斤重的铁叉，竟被这小小东西打落屋上，咯唧唧数声响亮，跌下地去。弄得应龙只剩一双空手，大喊道：“这还了得！”扭回身，向大营的屋上飞跑。下面素云、一鸣，初时自分万无生理，不知那一个刖伤军士，救了性命。后见有个道士，隐隐在屋上与应龙交手，那应龙的九股叉忽又坠下地去，急忙双双跳上屋檐，共来助战。星光之下，认得是黄衫客到了，二人心下大喜。一鸣叫声：“黄道长来得正好，俺的大哥死得好苦，务求道长拿住秦贼报仇。”

原来黄衫客乃从截云山来，因恐素云有失，一鸣卧病在床，无人救应。所以别了红线，驾着金遁到此。那雷家堡的一切事情尚未晓得，后见应龙在屋面上追赶一鸣、素云，正不知为了怎的。直至一鸣把前后事情略述一遍，又说雷家堡一众团丁死亡过半，甚是可怜。黄衫客听罢大怒，骂一声：“好一个狠心的万恶贼子。云壮士与众团丁何辜，你敢一齐杀害。俺虽山野之人，不愿干预尘事，但你这般肆毒，若不略施儆戒，以后势必愈加胆大妄为，成何世界。”遂把匕首运一口气，顷刻间有三尺来长，寒光闪烁，直向应龙脑后飞来。应龙正在没命狂奔，觉耳朵边呼呼的一阵风响，疾忙回首看时，并不见有怎人来，但有一把锋利无比的雪亮龙泉，只吓得魂不附体，使一个金刚扑地之势，一骨碌从营房上向地下滚来。只跌得鼻破口斜，耳穿眼肿，大叫一声：“我命休矣！”晕倒于地。正是：

眼前莫漫夸无敌，背后须知尚有人。

不知秦应龙性命如何，黄衫客与白素云怎样出营，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传葵花剑仙侠收徒 破竹叶镖英雄哭友

话说秦应龙见黄衫客剑光起处，宛如一条匹练，直卷过来，锐不可当，知他又是剑侠一流，好生惊惧。急忙将身子一滚，落下地来，只跌得面目青肿，鼻破流血，口中大喊：“我命休矣。”幸亏黄衫客不过是略思惩戒于他，不愿意开杀戒，所以那剑飞至檐前，滴溜溜悬在空中，竟不落下，一鸣与素云此时恨不得立刻把应龙杀了，见黄衫客忽然剑下留情，双双奔至屋檐，又欲跳下地去结果他的性命。谁知满营中大小将兵见主帅坠地着伤，一个个多来救护。霎时间把庭心挤得满满的。莫说是人，就是飞鸟也下不去。黄衫客收回宝剑，从容劝道：“雷庄主与白小姐，且请住步，听俺贫道一言：这厮早晚终须就戮，报仇岂在一时。如今夜分已深，何况营内人多，怎可再行下手，快些随着贫道出离虎穴的妙。庄主与小姐意下如何？”二人听得言甚有理，不敢违拗，回说一声：“谨遵分付。”各各扭转脚步，随着黄衫客向营房处人稀之处跳下地来。虽有几个亲兵眼见，要想上前阻挡，怎禁得黄衫客仗剑上前，大声喝道：“尔等军兵，晓得甚事。雷庄主和白小姐并非朝廷的叛逆、官署的罪囚，乃是尔营主造孽弥天，与伊两人结下私仇宿恨。尔等何得助纣为虐，快快各自让开。贫道慈悲为

本，尚可饶尔等的性命。否则，莫怪剑下无情。”这一席话理直气壮，说得众兵面面相窥，不敢动手。且又畏着三人本领多甚高强，谁肯白白送了性命。所以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大踏步去得远了，方发声喊，假意追赶一番而回。按下不题。

再说黄衫客等下了营房，度过了虎爪岭，便是平阳之地。虽则有一条小路，尚喜不甚多远，那消片刻功夫，已离了卧虎山。素云向黄衫客在道旁行一个全礼，谢了救命之恩，欲分道回截云山去。一鸣也向黄衫客屈膝道谢，回身又要向素云行礼。素云慌忙止住道：“恩公，休得如此。前番奴非恩公相救，焉有今日，只是好端端的累云大爷死于非命，令人好不惨伤。”一鸣听见提起万峰，止不住泪如雨下，黄衫客也甚凄然。素云见天色渐明，深恐师尊悬望，急欲回山，劝声：“恩公休得悲伤。且与黄衫师伯回庄将养贵体，此仇终有得报之日。如今暂时告别，料来后会有期。”一鸣挥泪答道：“小姐请便。”素云又与二人打个稽首，轻移云步，独自回山。少不得将上项事情与红线细述一番。红线劝他休得焦心，再图后举。

这里黄衫客与雷一鸣回至堡中，天已大亮。见一路上杀死团丁甚多，惨不忍睹，更有受伤半死之人，喊声不绝。云万峰的尸首停在中堂，一鸣放声大哭一场，嘱咐庄客，购备上等桡枋一具并衣衾等物，把万峰殓了。因无子嗣，即在庄外拣块吉地安葬，立了一个石碑，上书：“宋武举万峰云公讳峻之墓。”料理已毕，然后分付下去：“所有已死团丁，除各给棺木一口，殓费银十两外，并照团约载明，遇斗身死每名酌恤银一百两，以为家属养瞻之资，招人连棺一併给领。其余受伤各人，速请伤科医治。另外每人加给团饷一月，以资调理，一概不必报官蒞验。”盖因秦营所抢妇女，不知下落，证据毫无，官长本与

秦营一鼻孔出气的，深虑告到当堂，反说雷家堡上究因何事，抗拒官军，以致杀伤多命之故。这算是雷一鸣的有见识处，却也难为众团丁家属，平时素服一鸣仗义疏财，为人豪侠，此番虽是死于私斗，却因激于义愤而起，也落了个仗义之名，所以取了他的卹银，并无一人心中有些不平、要想当官告发的，那受伤的自然更不必说了。一鸣足足的部署了一日工夫，方得诸事停妥。

黄衫客因他病体初痊，过于劳顿，劝他早早安睡。一鸣深痛万峰死得凄惨，众团丁甚是无辜，想一回，悲一回的，那里能睡得着。及至朦胧合眼，却又呜呜的哭醒回来，一夜之间，不知几次。黄衫客打坐房中，听得明白，暗暗赞他：“好个义侠双全之士。”到得天甫黎明，只听得脚步声响，一鸣跑进房来，双膝跪在面前，口称：“道长垂慈，弟子有一句话要求答应。”黄衫客慌忙起身，用手来扶，一鸣又退跪几步，纳头便拜，说：“弟子别无他事，只因云大哥与众团丁死得好苦，若使此仇不报，何颜可对死去之人。况秦应龙作恶多端，留在世间也是大大孽障，无如弟子自恨无能，且秦贼的暗器利害，白小姐如此英雄，尚恐非彼敌手。昨宵想了一夜，此事倘非道长相助，或收弟子为徒，破除他的暗器，断难报得深仇，务求道长垂鉴。”言罢，把头叩个不住。黄衫客假意拒绝，道：“贫道山野之人，尘缘已断，杀戒久持，何能助庄主报仇。若说庄主欲拜贫道为师，须知学剑术的多要弃家访道，遍历艰辛，随处随时行些功果，方不负传授一场，日后并有地仙之望。庄主家资富有，事业方新，乡荐已登，前程正远，乃是功名富贵中人。休要胡思乱想，快请起来。”一鸣仍叩头求恳，道：“道长，昨日秦营既用飞剑，不肯竟将贼人斩首，弟



子早疑坚持杀戒，所以如此。今既果然，求助一节，何敢相强。但拜师后弃家访道之说，弟子虽侥幸中了一名武举，目今权奸当道，世乱慌慌，本已不图上进。至于家财田产，更是身外之物，何况弟子未娶妻房，本无儿女，更能无挂无牵。若蒙收取为徒，只要报得深仇，自当随着师尊，云游访道。弟子志愿已坚，惟望道长允从。”黄衫客拈须微笑，道：“听庄主之言，贫道已知梗概。但庄主虽欲学剑，可知道古来剑侠一流，曾有几人能成正果，这是极不容易的事。不要误认做是极容易的，将来有始无终，依旧半途而废。”一鸣道：“古今剑侠甚多，记得载籍所传，男如虬髯公、黄衫客、空空儿、精精儿，女如公孙大娘、红线、隐娘，那一个不是半仙之道。弟子虽是不才，只求道长裁成，自当尽心学习，纵不敢自希古侠，谅不致贻笑今人。至于日后，倘果有始无终，愿受刀剑临身之惨。”黄衫客点头道：“庄主休得如此言重。可知贫道究系何人？”一鸣听语出有因，急又跪上一步，道：“弟子但知道长姓黄名珊，不知究是何方剑侠，尚求道长示明。”黄衫客道：“实告庄主，贫道并非黄珊，乃即黄衫客的便是。”因将在太元境与群仙高会，并公孙大娘如何炼剑，与红线等如何下山，如何在混元湖斩妖，如何红线在载云山收白素云为徒的话，仔细说一番。

一鸣听罢，叩头无算，连称：“弟子何幸，得遇仙师，务求传授剑术，不负相遇之缘。”黄衫客道：“庄主果肯精心向道，贫道何妨收你为徒。且请起来，安排香案应用。”一鸣听已允了，心下好不欢喜。忙又端端正正向上拜了四拜，口称一声：“恩师。”然后站起身来，分付庄客，摆上一副香案。黄衫客在怀中取出葵花宝剑，临风一晃，约有三尺来长，供在案上，自己向北先叩了四个头，默把收雷一鸣为徒的话祷告一

番。后令一鸣虔心拜过，双手取起剑来。黄衫客先做戒了几句：

“学技之后不准为非作歹、不准好杀伤生、不准邪淫奸盗”的话。一鸣一一受训。黄衫客始先略授他些运剑之法。

好个雷一鸣，天生神力，况且十八般军器，本来多已学习过的，就是寻常剑法，也曾略知一二。今得黄衫客传授，何难触类旁通。不比得白素云学艺之时，虽是金丹换骨，究是个荏弱女子，十分吃力。不过轻身跳跃之技，一鸣素不甚精，尚须悉心练习。又好在筋骨耐劳，心机灵活，一经指授，百法贯通。黄衫客见了甚是欢喜。

从此，一连数日，一鸣足不出户，一心一意的学习功夫，要等剑术略精，约着素云，同报大仇。

谁知那秦应龙自从被黄衫客在屋上要飞剑斩他，唬得魂不附体，跌下庭心之后，由众兵纷纷施救，扶入帐中，半晌不能说出话来，直至天明方醒。守营亲兵来报：“白素云等已逃了，小的们拿他不得，求大帅开恩。”应龙怒气填胸，明知各兵丁不是对手，遂说声：“恕尔等暂且无罪，以后务须格外留神，拿住他们碎尸万段，以泄我恨。”一面传唤守夜更兵，因素云等入营之时失于觉察，每人责了军棍八十，革去口粮，另换亲兵小心巡夜。又唤心腹人请文案进营，起了一道奏稿，只说“雷家堡土匪创乱，系武举雷一鸣为首，云万峰为从，并有不知姓名的妖道一名，结连截云山女寇，声势浩大。臣因职司防守，已于某夜见过一仗，手毙云万峰一名，阵斩土匪百数十名。惟是匪势尚炽，再容相机进剿，务使地方肃清，以酬圣恩高厚”云云。另修密书一封与秦太师，求他便中密保数语，又遣亲兵持片请城武县甄卫到营。先问明了雷家堡上并无报验杀伤人命之事，遂央求他照着奏折所言，通详大宪，竟说雷一鸣揭竿创乱，抗拒王师。甄卫正欲巴结师门，一口应许。回衙之

后，果然连夜动文，飞洋出去，把个顶天立地的义侠，竟弄做了翻江倒海的叛徒。这秦应龙的反陷之计，毒也不毒？况且皇上准了本章，几乎把雷家堡上的人杀个尽绝。此种居心，狠也不狠？

那晓得这秦贼偏又性急如火，虽然自己拜折县宪出详，尚恨耽延时日，不能把雷一鸣等立刻斩除，甚是暴躁。屡次要想竟起大兵，公然至堡攻打，杀个鸡犬不留。又怕的是一鸣为人深得民心，倘果开起仗来，激变了合邑人民，深觉反为不美。所以每日里思来想去，竟无一个良策可图，闷昏昏的过了数日，无一刻不丧气垂头。

忽一夜，用过晚膳，独坐营中，听营房上似有瓦片之声翻动不定，吃了一惊，料想不是白素云来到，必是雷一鸣与那妖道无疑。急忙宽去长衣，挂上豹皮囊，囊中藏着蒺藜抓、竹叶镖两件暗器，手持九股托天叉，腰间另悬一口佩剑，防在屋上动起手来，利用短兵。扎束已定，密传号令下去，一声梆响，满营埋伏着的大小将兵，一个个火把通明，刀光灿亮，拥上帐来。应龙将手一摆，分付：“准备挠钩套索拿人，须要小心在意。”自己将身一跃，飞上屋檐，定睛四望，那晓得踪迹毫无。又命各兵丁中有能高来高去的人，共执灯球上屋四照，依旧绝无影响，应龙甚是诧异。后至会客厅的屋面之上，见有两只花白猫儿，在那里摆尾摇头“呀呀”相扑。瞥见有人持灯上来，分着东西两旁窜去。应龙定一定神，明知就是猫儿作扰，却在众兵丁面前不便说明，防着背后笑他大惊小怪。只得涎着脸儿说道：“你们留神四下找寻，本帅且往前营，去去再来。”说罢，将身几跃，来到前堂。

细数樵楼，才敲三鼓，暗想：“今夜这场胡闹，正是令人可笑。若使空身回营，如何见得众兵。必道是贼人心虚，乃至

有此担惊受怕之事。不如乘着夜静更深，竟往雷家堡去，暗把雷一鸣与妖道刺了，割了首级回来，只说是在屋上追至半途杀的。既除了眼中之钉，又好遮掩众人耳目，然后慢慢的再图白素云未迟，岂不大妙。”主意已定，遂悄悄的跳下营房，离卧虎山，竟奔雷家堡而来。

幸喜路上静悄悄的竟无一人。到得庄门，但见众庄丁支更守夜，往往来来，严密情形竟与自己营中不相上下，暗说：

“好一个雷一鸣，训练着数百庄丁，居然有此纪律。看来前庄断难进去，不知后庄如何。”因又绕至后庄，果然防守的人略略疏些。他就运动脚力，奔至一个稍形僻静的地方，伏在暗中，等着有巡夜人来，让他先过去了。起佩剑在背后，一剑杀死于地，可怜不曾喊得一声。他就把这人的战裙、号衣剥下穿了，手中这九股叉暂撇一旁。一手拿着一个竹梆，一手拿着一根小木槌儿，击得响响的混入庄来，竟被他由后门而进。拣个静处，脱去衣裙，弃去梆槌，将身一跃，跳上高房。

正要寻找一鸣卧室，不妨脚步重了些儿，被屋中一个值夜的庄头听得，不动声色，奔告一鸣，说：“屋上有人。”恰好一鸣尚在与黄衫客讲论那剑法中的搏击工夫，未曾安睡，遂与黄衫客各持宝剑，步出卧房，飞上屋来。果见有一个人在那里东张西望，因轻轻的略紧一步，追至背后。黄衫客尚未动手，一鸣不问是谁，举剑便砍。应龙听得脑后“呼”的一声，似系剑响，打了一个寒噤。黑暗之中，拔剑招架已来不及，急忙伸手向豹皮袋中摸出蒺藜抓来，向着空中一撒。但听得“索啷”一响，来人叫声“阿呀”跌入抓中。应龙大喜，要想收回，不防眼前起一道白光，却是黄衫客手起剑落，把飞抓的铁索顷刻间一齐割断。应龙手中只剩得半条断链。这一惊非同小可，明知凶多吉少，急忙飞步奔逃。

一鸣见黄衫客破了飞抓，捆不得他，心中大喜，拔步赶来。应龙听着脚步如飞，暗想：“若是一鸣，断无如此矫捷，多分必系妖道追来，此人更比一鸣了得。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如跳下屋去，仍穿原来时的衣服，混出庄门为妙。”因即“扑”的跳下地来。怎晓得一鸣自拜黄衫客为师，虽只数日，那种飞身跳跃之术早已精进了许多。见应龙下地，“飕”的也从斜刺里一跃下地，拼命追赶。应龙在百忙中奔至脱衣之处，寻见衣服，要想穿时，奈已不及。只得一手拿着佩剑，一手取着衣裳，往外飞奔。其时，各庄丁已灯球齐举，高声喊人，纷纷的围裹上来。灯光中照见一鸣与黄衫客多在后面，只有咫尺之遥。应龙惊得魂不附体，急将佩剑向肋下一夹，伸手在豹皮囊中又取出竹叶镖来，回头觑一鸣，“刷”的一镖，后边黄衫客见了，说声：“慢来！”正要祭飞剑去抵他，一鸣也喊声：“不好！”，倒退几步，忽半空中飘飘荡荡，仿佛落下一个人来，手执拂尘，向那毒镖一拂，顿时落下尘埃。一鸣认得是云万峰显魂来救，大声哭道：“云大哥，一灵不昧，快帮小弟共杀这厮。”道言未了，心上边一阵酸楚，悲伤过甚，一口气竟回不过来，哭晕在地。黄衫客与众庄丁见了大惊，也顾不得追赶应龙，纷纷共来施救。正是：

几疑义士何曾死，只恨奸雄又得生。

要知一鸣如何苏醒，云万峰显灵杀得秦应龙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白素云三探卧虎营 黄衫客双祭飞龙剑

话说秦应龙用竹叶镖要打一鸣，黄衫客未及破他，云万峰显灵，在半空中将拂尘一拂，毒镖落地。一鸣见了，大哭一声，伤心过甚，晕跌于地。黄衫客与众庄丁争来扶救，顾不得拿捉应龙。这秦应龙初见万峰显魂，吓得面如土色，手脚也多软了。后来一鸣哭晕过去，万峰一缕灵魂急奔一鸣，手举拂尘，向他连连扬动，救他还魂，将次苏醒。秦应龙就乘这个机会，一溜烟混入人丛，把携来的号衣、战裙穿上，依旧扮作巡夜更兵，竟被混出庄门而去。

走得不多几步，正是云万峰的坟茔，又见万峰怒冲冲挡住去路。应龙不敢再进，伏在道旁，只因他还命不该绝，万峰只把拂尘向着应龙脸上一拂，觉得一股冷气直扑面门。那面上的肉一丝一丝，顷刻间青肿起来，痛个不住，只急得在地乱滚。约有半刻余钟始止，方敢放大着胆，睁睛四看。万峰早已不知去向，一鸣及庄丁们也不追来，始觉心下稍安，急忙寻路回山。到得山营门，已是天将破晓。满营大小将兵，尚在四山里乱搜乱检，看见主帅回来，身上穿着雷家堡巡夜团丁的号衣、战裙，手中不见了九股叉，脸上又青一条肿一条的，不知受了怎么伤痕。一个个参见之下，不敢动问，只回说：“末将及众兵丁等到处搜查，并无奸细，请主帅定夺。”应龙自觉无颜，回

说：“既无奸细，各自回哨，以后务要小心防守。”各将弁齐说一声：“得令。”纷纷退出大营，暗地议论不表。

秦应龙回入内帐，换过衣服，吩咐亲兵拿脸水来洗过了脸，觉得痛不可忍，取镜子一照，但见一丝丝青肿之痕，好似画图上画的倒垂柳线一般，不知共有百几十条，擦又擦不去，掩又掩不得，好不惶恐。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倒头便睡。只是那里能睡得着，遂在枕上想出一个恶毒念头，要炼一件剑仙所忌的暗器，务使破他不得，然后好杀尽众人。我且按下慢题。

再说雷一鸣，因见云万峰显魂救他，大哭晕去。幸经万峰的阴灵默护，与黄衫及众庄丁等施救，始得渐渐苏醒，只觉四肢无力。黄衫客分付庄丁，扶回庄去安息。料秦应龙早已逃遁，暂且由他。一鸣又放声大哭了一场。黄衫客苦苦劝住，略睡片时，天也明了。庄丁来报：“截云山白道姑要见黄道长与雷庄主。”一鸣分付：“请他进来。”素云到得客厅，先与黄衫客见过了礼，又与一鸣打个稽首，叫了一声：“师兄，如今是一家人了。”一鸣也改口道：“白师妹，如何知俺拜师之事？”素云道：“是黄衫师伯前日在山中提起的，不然那得知道。”一鸣道：“原来如此。”黄衫客道：“白小姐来此何事？”素云道：“不瞒师伯说，奉恩师之命，特来与雷师兄约期，再往卧虎营，共杀秦贼报仇。不知师伯意下如何？”黄衫客闻言，把昨夜应龙探庄行刺之事，从头至尾述过一番，说：

“这几天那厮营中必有准备，须得略缓数天方好。”白素云道：“若依师伯之见，当于何时可去？”黄衫客道：“依我之见，最妙稍停一月半月，待雷贤契的工夫进境，始可万无一失。但你们报仇心切，那得多延时日。就是秦应龙，日子多了，也恐他停留长智，或者另外生出别的事来。但今明这数夜

中断去不得，不如竟缓七天，待为师伯的此七天中再授雷贤契几般绝技，然后保着你们同去，方可无虑，不知你二人意下若何？”一鸣道：“恩师分付，弟子自当谨从。想白师妹自然也无不依之理。”素云道：“既得师伯同去，谅来此次必报大仇。即使多缓几日，亦无不可，何况仅只七天。但到了那日，不知从两处进营，还是会在一处进营？”黄衫客道：“竟是两处的妙。白小姐二更起身，三更到营，从他后营而入。雷贤契仍从虎爪岭左营而进，也在三更左右。贫道从他前营进去，一齐下手，使他顾此失彼，方为上策。”二人听了，满心欢喜，各自牢记在胸。素云略又坐了片时，告辞回去。黄衫客因秦应龙善用暗器伤人，把飞剑之术传授一鸣，教他随机破敌之法，一鸣尽心练习。

光阴易过，到了第七日晚上。师徒二人夜膳已过，装束停当，不带庄丁，悄悄的出了堡门，取道往卧虎营，分路而进。那白素云这夜已到二鼓以后，拜别红线欲行。红线道：“黄衫师伯既为你们之事两次进营，我虽杀戒久持，从前也有助你一臂之言。只因要你自己一人立些功果，所以未曾帮你。谁知你连去二次，不但皆未成功，更是险遭不测。今夜进营第三次了，为师的再难袖手。何况你们分道，从前后左营而进，右营尚苦无人。我今同你下山，竟从右营进去，何愁此贼不灭。但杀死你父母兄弟与云万峰壮士的，乃是秦应龙一人。只须杀了应龙，大仇已报，千万不可妄杀无辜，有伤天地好生之德。”素云跪谢道：“果得恩师相助，弟子没齿不忘。若说妄杀好人，焉敢有违师命。就是雷师兄，已拜黄衫师伯为师，此番谅也不至如前次了。”红线道：“这便才是。且今时已不早，我们就此去罢。”说毕，略把衣裙扎束一遍，师先徒后，一同下山，直奔卧虎营来。



到得营门，细数樵楼正敲三鼓，吊桥高扯，濠沟中水声潺潺。红线向素云把手一指，轻轻的两足一登，架着半云半雾，飞奔右营。素云跳过深沟，绕至后营，飞上营墙，落在第一次来被更夫几乎看破的那一株大树之上。果然工夫日进一日，如今不但树枝不动，就是树叶也多不甚颠簸。莫说底下无人，即使有人也难知道，与前大是不同。素云上得树去，因他晓得此处本有巡更的人，须得让他过去之后，方可行事，不要再似从前鲁莽。故在树上略歇片时，不敢造次上屋。

稍停，果有更夫击着梆锣远远而来。惟先时乃是两人一班，一个敲梆，一个敲锣。如今却添做四人一班，一个在前高擎火把，四下照着。一个在后，手中拿着一个信炮，大约是一有警报，预备着放炮关会的样儿。中间这两个人，依旧是一梆一锣。素云瞧见，暗暗忖道：“看他营中这般防备，谅来一番严似一番。幸亏今夜来得人多，否则一定又难济事。但不知黄衫师伯与雷师兄已经到否，何以寂无动静。”想了一回，看巡更的去得远了，放开俏胆，起个飞燕入林之势，蹿上营房，定睛先向四下一望。只见左营屋上隐隐有几个人影，好象是在那里追逐的样子，又听得信炮之声连珠乱响，料定是雷一鸣先自进营，已被秦营察破，暗说一声：“不好！”正要设法救他。忽见前营起一道红光，分明是失了火了。顷刻间，人声鼎沸起来，又听右营中起一片喊杀之声，灵机一动，暗喜道：“这明明是黄衫师伯与恩师多在那里下手的了，奴如何呆在这里守着。”遂顺手取起几张屋瓦，尽力向地下一抛，喊声：“俺白素云在此，尔等巡夜兵丁快快报与秦贼得知，速来领死。”道言未了，但听得庭心中信炮齐鸣，顿时闹出许多兵来，大喊拿人。素云全不理睬。因想起那中军大帐，第二次进营的时候曾到过的。故又飞奔中军帐来，也是一般的飞下几张瓦儿，在屋

面上虚张声势，惑乱他的军心。谁知道帐内兵丁一半多向前营救火去了，一半已赴左右两营拒敌，所以但闻信炮，不见伏兵。素云心下大喜，乘机又奔左营。但是雷一鸣正被秦应龙在屋上战住，脱不得身。虽是前营火起，后营信炮乱鸣，右营杀声震地，心下甚是惊慌，却尚不肯放松一步。

素云怒从心起，大喊：“秦贼死在目前，休得逞强。雷师兄不必着惊，俺白素云来也。”说罢，就是一剑，向秦应龙背后砍来。应龙急举佩剑相迎，怎禁得前面一鸣又是一剑，从顶门砍下。应龙慌忙斜退一步，掣剑招架。素云又是飏的一剑，从斜刺里劈来，应龙见势头不好，正要下屋逃生，不防半空中又落下一个女子，浑身红色衣裳，好如一朵火云一般。应龙大惊失色，暗想：“此是何人，从未见过，看来今夜有些不妙。何况前营火光大起，这便如何才好。”心下一慌，手中佩剑慢得一慢，被素云击落屋檐。应龙见大势已急，只得双足一跃，跳下地来。素云等怎肯相饶，也紧紧的下屋追赶。

应龙此时要想传令手下军兵与本来埋伏的挠钩手、弓箭手等协力拿人，只因前营失火，有一大半人多去抢救，尚有一半又因后营、右营与本营中信炮齐鸣，不知到那一处应敌方好，闹哄哄的毫无头绪，多在那里乱跑，那能一线齐的到来听令。要想奔回帐中，取一件顺手兵器，无奈九股叉已于日前失在雷家堡上，新制的尚未制成。要思想用暗器，可惜蒺藜抓也在堡上被失。只剩得三、四支竹叶镖在身，济得甚事，百忙间猛然想起新炼的一件暗器，名子母弹，虽然尚未用过，何不试他一试。此弹约有茶杯大小，外层母弹极薄，内有五颗子弹，最小的只有胡桃般大，却用毒药炼成，打着时立刻烂入骨髓。因他恨着黄衫客用剑破了飞抓，虽不知他是上古剑仙，料来终是剑侠一流，纵有暗器不能取胜，故此穷思极想，制成这件东

西。到得施用之时，他如用剑来挡，恰好击破外层，那五颗子弹便可出其不意从空而下。那时他只有一把剑儿，焉能招架这许多子弹。此乃别人从来未有的毒器，可巧今夜带在身边，急忙取将出来，扭转身躯，向着素云把手一扬，迎头打去。一鸣眼快，见应龙立定身子，举手向空，大喊：“白师妹，且慢前进，留心暗器。”一面祭起飞剑，迎将上去。猛听得“扑”的一声，砍个正着，母弹一破，子弹纷飞。后边红线见了，也想祭剑。谁知一鸣额上已经着了一弹，素云着了二弹，一在肩上，一在颈边。只打得疼痛非常，顿时皮肤紫肿起来，心上亦昏迷不醒。

红线明知中的是毒器。莫说凡胎俗骨，禁他不起，就是自己亏得落后了些，未曾击着，否则也恐有些不妙。只是身旁未带丹药，防他毒气见风入骨，如何是好？正在着急万分，忽见秦应龙呼呼气喘，又从对面奔了回来，后边追着一人，隐隐望去是黄衫客。红线大喜，高叫：“黄道长，令徒在此已受重伤，快些搭救。”黄衫客听一鸣又受了伤，怒从心起，两足一紧，直逼应龙。红线看见，仗剑夹攻，应龙见前有红衣女子挡路，后边又有黄衣道士追来，极吼一声，左手又在身边取出第二颗弹来，飞打黄衫。右手又取竹叶镖来打红线。那竹叶镖被红线飞剑击落，这子母弹黄衫客未知厉害，红线又关照不及，竟被飞剑劈开，坠下五颗，幸亏黄衫客素善金遁，他见母弹击破，半空中滴溜溜的又散下许多弹来，喝声：“好件利器。”急把身子一晃，借着金遁，遁入空中，大喊：“好秦应龙，下此毒手，谅来伤我门徒，也是此器。不要逞能，看我飞剑取你。”道言未了，但见劈空起两道金光，如两条黄龙一般直扑应龙，好不厉害。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淫凶今日岂能逃。

要知秦应龙是否被黄衫客飞剑所诛，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雪奇仇淫凶授首 报私愤名妓蒙冤

话说黄衫客见秦应龙平时造孽多端，今夜又叠用暗器伤人，居心太毒，若再容他在世，贻害何穷，因祭飞剑取他。此剑共有两柄，一雌一雄，名飞龙剑，乃取孽龙利爪在丹炉中用阴阳水、文武火炼成，锋利无比。不用他时，依旧黄冲冲、尖越越的，两片龙爪一般。运动时，每柄有三尺余长，二寸余阔，左盘右绕，前起后落，夭矫非凡，令人逃避不得。应龙一见，魄散魂飞，那身子不由不缩做一团，在地乱滚。黄衫客既将飞剑困住应龙，且不杀他，先把一鸣伤口看过，又看了素云的伤，喜得多在实地，不甚紧要。伸手在怀中取出金创起死回生丹，先令一鸣服下，又分一半交给红线递与素云，又倾出些獭髓膏来，将二人的伤口敷好。说也奇怪，顿时痛止肿消，神清气爽，红线深赞丹药之灵。

惟是那秦应龙围困得时候久了，早有无数军兵闻知主帅被难，争来抢救。只怕的是剑光霍霍，那一个敢拼命上前。应龙在剑光中大嚷大喊，黄衫客与红线见此光景，又是可恨，又是可怜。素云、一鸣满心欢喜，仗剑在手，奔至身旁，高喊：

“万恶凶徒，不想你也有今日。”素云手起剑落，将头割在手中。一鸣也是一剑，把腰斩为两截。尚要举剑砍他一个千刀万剐之时，黄衫客与红线止住道：“善哉，善哉！论秦应龙作孽弥天，斩作肉泥也不为过。但古人云：‘人死怨消，’你等奇仇已报，也就罢了，还劝你们勿为已甚为是。”二人始收了宝剑，

反一个想着父母兄弟，一个想着万峰与众团丁，好生凄惨，止不住泪下如雨。

黄衫客见杀了应龙，起手向剑光一指，收回仙剑，从容向众军兵道：“你主帅罪恶贯盈，理应自作自受。今贫道等为民除害，与你等众兵无干，快些各自归营，并将你主帅的尸身埋葬，以后务要勉为良善，勿蹈奸淫，以致受此惨报。这就不负贫道等一片救世苦心了。”众兵丁初见主帅已死，吓做一堆，如今听这言语，并无加害之意，始各放大着胆，共谢不杀之恩。然后把秦应龙的尸身搬入大营而去。

黄衫客见众兵已退，又想：“秦应龙虽然奸恶，究是朝廷统兵大员。这事闹得大了，众兵丁明日终须报官缉凶。红线与白素云在截云山，不过师生两人，到可无碍。独有一鸣，他是土着，况且雷家堡上无数人家，岂可连累。”因与一鸣商议，应得作何处置？一鸣道：“弟子拜师之日，早有弃家访道之心。如今仇人已诛，好在天尚未明，意欲作速回家，将家财尽行散给村人。凡是雷姓，先教他们连夜共携细软，远走高飞。余人只说此乃雷姓族人所作之事，与别姓无干。虽甄知县与秦贼通同一气，然与雷家有隙，却与别姓无仇，谅来可免牵累。弟子愿随恩师左右，即使走遍天涯，始终必无怨悔。”黄衫客点头道：“贤契之意，却又不差。但黑夜之间，雷姓的村人甚多，岂能立时远避，此事尚欠斟酌。”白素云道：“依弟子愚见，师伯、师兄立刻回庄，作速料理诸事。待等定妥之后，也来截云山小住。这里请黄师伯与雷师兄留个简儿，声明秦应龙奸淫妇女，杀害良民，所以被师兄与弟子杀了，不干他人之事。如欲缉拿凶手，现在截云山居住，还他一个着实下落。官长既有把握，必不冤及无辜，不知恩师与师伯之意如何？”黄衫客抚掌道：“好个光明正大的主见，这话才是义侠家的正宗。”

但贫道与令师今夜既亦在场，何能皆推在你二人身上，竟说我们四人所为，且教他照此详发上台，行文缉捕，免他地方干系是了。”红线道：“道长之言有理。”于是，黄衫客重至大营，向军士们要了一副纸墨笔砚，先把应龙恶迹叙述一过，然后书明杀他之人，现在何处，尽可申详缉捕，不得连累好人。写毕，问：“营中可有中军？”当有中军胡用上前答道：“中军官在。”黄衫客遂将此纸交付与他。又说：“明日如须报官蒞验，当堂呈与县尊。”胡用不敢不接，诺诺连声，揣在怀里。黄衫客又问：“前营的火可已救熄，曾否伤人？”胡用回说：“已救熄了，幸未损伤人口。”黄衫客遂与红线打个稽首，说声：“暂别。”同着一鸣回庄，散给家财，料理各事，直至天色大明，始得草草毕事。师徒二人果然离却雷家堡，来至截云山上。红线、素云早已先回，迎入山中，好在余房甚多，拣了两间净室安身。从此二仙二侠同住一处，暂且慢表。

再说秦营大小将兵，等到黄衫客等去后，巴至天明，由胡中军领着五营四哨将弁，飞投城武县告警，并请验尸。只吓得甄知县面如死灰，口口声声只说：“这还了得。”急忙传齐刑件、书役，打道大营勘验。件作喝报：“验得尸身已分三段，乃是利剑所伤。上段齐肩，中段齐腰，皮肉寸断，绝不粘连。”甄卫亲视一过，分付中军：“购备上等棺木，好好安殓，静待报知家属扶回。”胡中军又呈上黄衫客昨夜所写那张纸儿，甄卫接来看过，收藏过来。又至前营，把被火烧毁的营房略勘一过，回说：“此事闹得大了，本县担当不起。且俟详过上司再夺。”一面先行签派差捕到截云山，打听凶手下落。一面传雷家堡地保、坊长细问：“雷一鸣是否脱逃，家中有无眷口？”至于营中一切军务，且由中军暂时权理，再待上宪派员接统。部署已定，起道回衙。

忽报：“朝中有紧要公文投到，并有秦太师嘱致卧虎营的家书，现有差客请见。”甄知县分付：“有请。”差官上堂，呈上公文。原来是因雷一鸣聚众谋叛，朝廷已派专阍大员张浚，分兵来剿，即日起程，县中应早择营地，接应军粮。差官又呈上秦丞相嘱甄知县转致秦应龙的家书。甄卫收了，告差官说：“秦统制已于昨夜被雷家堡武举雷一鸣与截云山女匪白素云等所害，此书容俟下官另修一函，并这原信转复太师。”差官唯唯。甄卫传谕从人：“速备公馆，留差官暂住。且俟明日修好复书，一并带回。”从人遵命，引差官告退。

甄卫持书回至上房，心下闷闷不乐，暗想：“秦应龙是太师堂弟，虽非一母，究是手足至亲。一旦死于非命，太师怎肯干休，看来我这头上乌纱，也有些不当稳便。”又想：“这封书信，必定是秦应龙拜本之时，嫁祸雷家堡上，托太师爷斡旋的复书，何不私自拆开一观。倘然书中责备于他，说他平时所作所为不应如是，如今应龙死了，或者不至十分吃紧。否则，定有些儿不妙，我须打个主意，保住前程才是。”想罢，取清水将书喷湿，揭开封面，抽将出来，从头至尾细细一看。内中写着：“雷家堡之事，已经奏知圣聪，嘉汝杀云万峰叛贼有功，恩赐黄金千两，加赠少保衔。不日将有旨下，并谕张浚分军剿逆，克日起程。惟大军未到以前，雷一鸣等或有与汝为难之处，须与甄卫商议，见机而作。彼系地方官，有节制乡民之权，谅来可免意外。至于调升一节，可俟雷家堡事平，一有优劣，当即奏明升补”云云。阅完，不禁心下大惊，呆呆的坐了半晌，仍将原书封固好了。却想：“此事怎样办法，才能得太师不怒，静待大兵到来剿山。”左思右想了好一回儿，忽然眉头一绉，计上心来，分付传点升堂，饰发朱签，派令通差：“捕拿北城外彩霞坊妓女薛飞霞到案听审，立等回话，不得迟

误买放。”各差捕因并无原告，不知本官何意，但是奉公差遣，焉敢怠慢。只得领签下堂，一窝峰往彩霞坊来。

若说这薛飞霞，乃姑苏人，父名薛慕仁，是个饱学穷儒，因屡试不第，愤郁而亡。其时，飞霞年只十岁，随母王氏，相依为命。后因贫苦不堪，慕仁有个表亲在东省为官，母女二人故至山左探亲。不料行至城武地面，王氏害起病来，一命呜呼。飞霞时年十五，哭得肝肠寸断，主意毫无。只得自卖自身，将母亲草草殓葬。谁知卖在彩霞坊一个王老妈乐户人家。那王老妈就把飞霞领回，教他学习吹弹歌唱与一切曲院中接客的套儿。飞霞初时不肯，争奈虔婆手口俱毒，终日里非打即骂，受不得许多苦楚，暗想：“不如暂且允从，或者命中有救，得遇个正人君子提出火坑。或竟嫁他为妻，尚有出头之日。即如近日韩世忠的夫人梁氏红玉，闻他也是妓女出身，目下已经做了一品夫人，好不荣耀。”主意已定，勉强的回转心来，随着一班姊妹、妹儿胡乱学些歌技。大凡聪明的人，诸事一学就会，一会就精。飞霞何等伶俐，不上两三个月，竟成了一个出色的粉头。王老妈就欢喜起来，令他应酬狎客。只是性气甚烈，客人到他房中，但许谈谈讲讲，或是唱支曲儿，下盘棋儿，写几个字儿，对几联对儿。若使稍涉邪念，他就要着起恼来。因此，客皆替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镜中花”，乃看得折不得的意思。不知不觉在院中混了一年有余，也有许多豪客，或想与他梳梳，或想娶他为妾，飞霞决意不从。王老妈因他人才出众，缠头所入每日甚多，所以却也不去强他。

去年，甄卫放了城武县知县的缺，到了县中尚未上任，闻得飞霞美貌无双，私自隐着姓名，黑夜里前去游玩。一见之下，色授魂飞，便要与他定情，飞霞不允。甄卫只道娼妓人家可以用势欺压得的，他竟说出真姓名来，定要强逼成欢。不料



飞霞非但不从，反说：“大老爷既是此间的父母官，虽未到任，也不该微服嫖娼。小女子今夜若从，反恐损了大老爷的盛德，玷了大老爷的官箴，日后如何治得万民？这事断使不得。”甄卫听了，尚要用话逼他。飞霞泪汪汪的，又回说道：“大老爷，且莫错了念头。小女子虽落火坑，也是儒家之女。只因遭家不造，误堕烟花，每望有个好人救奴脱离苦海。若大老爷今夜定要威逼，小女子宁死不从。何况院中姊妹甚多，倘被他们知道真情，沸沸扬扬传讲出去，只怕大老爷大是不便，还求珍重些儿才是。”这一席话，只说得甄卫有威难使，无口可开，顿时老羞变怒，骂声：“好个不中抬举的贱人！”抢白一场，恨恨而去。直至今日，未曾出得这口气儿。

初时王老妈知道飞霞得罪了未到任的新任老爷，暗中怀着鬼胎，也曾把飞霞责打了一番，说他吃了为娼的饭，自然要干为娼的事：“你今年纪说小不小，也是十六岁的人了。本县老爷要你，乃是天大喜事，你敢使性恼人。若是闹出祸来，这还了得。”后来听见甄卫到任，并无动静。过了一年有余，也就把这念儿淡了。谁知甄卫原是一个阴险的人，吃了人的暗亏，一时虽不发作，却切切的记在心头，常想寻件事儿报复。如今雷家堡出了巨案，他竟想出一条绝毒的计来，只说：“雷一鸣本是土豪，秦应龙屡欲剿办，积下深仇，此次应龙之死，访闻实因私往彩霞坊薛飞霞家闲游。飞霞本与一鸣有交，送信雷家堡上，致被一鸣纠人追袭杀毙，所以只伤应龙一人。刻下一鸣纠合亡命，雄踞截云山谋叛。县中兵力单薄，不敢往拿，故将娼妇薛飞霞，拘获讯供候详。”一面密遣心腹家丁，亲至临安，捏造消息，使他传到秦太师的耳中。“太师向知应龙为人，贪花好色，一闻此信，必定认以为真。那时抱怨应龙不该身为统兵大员，私入娼寮，被人杀害。倘使讯出实情，申详到京，反于

声名有碍，定要私下嘱托，千万把此事隐起。不是将飞霞瘦死狱中，以灭其口，或借他交通叛寇的罪名，问个死罪。既可出了往日之气，又可使太师来仰求于我，将来反有个升调可图，岂非一举两得。”这是他欺瞒着东省离临安甚远，应龙平时行止不端，营中又无亲丁活口可证，满营的大小将弁更料定他们无人亲往临安向太师前诉说之故，所以定下这一条移花接木、公报私仇之计，要难为这烈性裙钗。可怜薛飞霞那里得知，就是众差役也不明就理。既然奉了本官的签票，自然如飞的向彩霞坊拿人。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不知薛飞霞被拿到县，甄知县如何审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酷吏逼供词飞霞下狱 维环诉屈冤素云探监

话说城武县众差捕在本官堂上领了朱签，立刻限拿彩霞坊妓女薛飞霞当堂听审。不敢耽误，一同来到院中，先寻龟鸛问话，王老妈见来了一伙公差，心上跳个不住，忙问：“众班头来此何事？”各差捕说明原委，又把朱签与他看过。王老妈急得半响说不出话来，忙遣龟佣，寻个专管衙门中间事的人，先给了些银两与众差役代茶，嘱他们略坐一坐，自己三脚两步来到飞霞房中，把上项事细述一遍。又说：“这多是你自己肇下的祸。如今事发，快些定个主意方好。”飞霞听毕，只吓得手

足乱战，硬着胆儿答道：“这一件事，明明是那赃官平空的无事生非，教儿有怎主意。但他朱签上面并未标明为了何案，只写：‘立提彩霞坊妓女薛飞霞一口当堂听审’，儿想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且俟随着公差上堂，看事如何，再行定夺，不知母亲意下如何？”王老妈道：“莫怪为娘的埋怨着你，前番终是你的不是，不该得罪本县太爷。如今事已如此，你也悔之已晚。但是到了堂上，不论老爷问你什么言语，你须不可再使性子去触犯他。可知为娘的五十多岁人了，只靠着你几个姊妹们度活。倘有风吹草动，竟将妓院发封，各妓入官，那时却教我怎样过日？”飞霞含泪答道：“母亲不必分付，孩儿此去，且看赃官如何问话，自有道理，决不累及旁人。”王老妈尚要嘱咐他几句话时，怎禁得众差捕连连催促，无可奈何，服伺飞霞卸去满头珠翠，换了一套半旧衣裙，移步出房。可怜他小足伶仃，彩霞坊到城武县衙门，虽不甚远，也有三里之遥，如何行走得动。多亏王老妈念他为妓三年，赚钱不少，花了十两银子与众差役，替他雇了一乘小轿，搀扶着上了轿儿。轿夫抬上肩头，差役等紧随在后，如飞而去。王老妈心上不安，暗差一个心腹龟奴：“随到衙前，打听举动，速来回报。”按下慢表。

单说飞霞出得院门，一路之上哄动旁人，就有无数看热闹的跟着差捕拥至县堂。虽有值堂差役，皮鞭竹片乱打乱揪，无奈众人因审问的是一个出色名妓，多要前来看他一看。甄知县是坐在堂上守提的，本未退堂。差捕上前禀明：“薛妓已经拿到。”缴了朱签。甄卫分付：“带上堂来。”飞霞跪倒在地，低低的叫了一声：“青天老爷。”甄卫命他抬起头来，仔细一看，果然不错，遂把惊堂一拍，大声喝道：“我把你这淫妓，平日倚门卖俏，引诱良民，已属罪不容诛。胆敢勾通匪棍，与雷家堡雷一鸣往来，谋刺卧虎营秦大人，快些从实招来，免受

刑法。若有半句浮言，可知道王法利害！”飞霞听毕，宛如兜头灌了一勺冷水一般，暗想：“此贼虽欲公报私仇，如何小题大做，竟把这谋刺秦统制的话来诘问，教人如何担承得起。况雷一鸣久闻是个正人君子，足迹从未到过青楼，岂可含血喷人，自红其口。须要拿定主意，不可被他威逼承招。一则累了姓雷的清名，二则自己亦万无生理。”遂把心胆一提，放出平时那种守贞不字的性格来，高吭莺声，从容答道：“大老爷，此话从何而起。小女子虽是为娼，与雷一鸣并不相识，谋刺秦大人的这一节事，小女子更是不知。须求宪天超豁，不可捕风捉影，连累无辜。”甄知县闻言大怒，连喝：“好一个利嘴淫娼，竟敢推得干干净净。本县此案访闻确切，却也知道你不用刑法岂肯招认。”分付左右：“快快动刑！”众差役答应一声，如狼似虎的把飞霞拖翻在地，袒开衣服，露出粉嫩娇躯，鞭了二百背脊。只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甄卫传命：“住手。”又问“可有供招。”飞霞此刻哭得已如泪人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甄卫见他不言不语，命取拶指过来。众差役把他十只春笋一般的纤指，紧紧拶起。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怎禁得这般非刑拷逼。一霎时，竟晕了过去。堂下那些看审的人，没一个不交头接耳，多说：“知县狠心。雷家堡上的雷一鸣是个正人，平素不贪女色，卧虎营的巨案岂干薛飞霞之事。如今这样用刑，只怕本官必与此妓有仇，或者曾受何人嘱托所致。”暗暗的共抱不平。

内中有个二十上下年纪、头戴武生巾、身穿天蓝缎箭竿、足登粉底皂靴、面如冠玉、目似曙星的人，更看得双眉倒竖，怒气填胸。又有一个身材矮小之人，目不转睛的看着飞霞，又怜又怒，象是恨不得把他拉了出去的光景。甄卫眼见众人行径，深恐再审下去或有不便，立刻分付松刑，用凉水将飞

霞喷醒。又恐他搽得昏了，不要把当日自己冶游的事供将出来，大为不便。因高声喝道：“薛飞霞，你今日受刑，心下终须明白。可知道本县为民父母，岂肯冤累好人。你在彩霞坊为娼，本县未曾到任之时，早闻得你是个淫泼妇女，专一交通匪类，所以先曾私访一次。如今果然犯出案来，劝你早早供招与雷一鸣如何往来、如何设谋、如何通风、如何刺死秦大人，作速讲来，免再吃苦。”飞霞听他提起前情，又气又恼，要想拼着性命与他抢白一场，指出公报私仇的原委，也与大众听听。怎奈受刑过重，力竭声嘶，况且说了之时，势必指作诬供。又用非刑冤逼，白白的再受痛苦，不如耐着性气，与他一个抵死不供，看他如何定断，难道今日竟杖毙堂下不成。因此只管哭泣，绝不作声。甄卫又把惊堂一拍，催逼承招。飞霞只是不言。甄卫当下无可奈何，因说：“照你这般刁赖，本当再用大刑。但看你一个荏弱女子，今日如何再受得起。且将你囚禁女监，明日再审，看你还敢不言。”遂命传女禁卒到来，立将飞霞带去收监，小心看管，一面分付退堂。

其时，天已晚了。甄卫即在灯下写了一封往临安去的书信，说：“秦应龙之死，因屡剿雷一鸣有仇，此次在彩霞坊妓女薛飞霞家，飞霞本与一鸣往来，走漏消息，致被一鸣纠众追杀。门生初未得信，众营兵以事起仓卒，不及救护。临行并被冲至营中，烧去营房十余间，刻下飞霞现在监禁狱中，一俟录出口供，申详候办。至于雷一鸣等，遗有亲供一纸，现在啸聚截云山，声势浩大。县中兵力单薄，势难往剿。须候张元帅分兵到时，方可一鼓成擒。惟此案是否如此办理之处，除详禀各大宪外，尚希恩师便中赐谕。”云云。写毕封好。又把寄秦应龙的原书取来，放在一处，等候明日交与差官。又恐差官查知此事始末，回临安时或致漏泄，另外送了他一千两银子的程

仪，嘱他回见秦丞相时，丞相如何问起这事，照着书中的言语答他。更差了一个能言舌辩的亲兵，送他上京，散布讹言，传入相府，里应外合，要使秦桧深信不疑。一言表过，我且不提。

目今再说飞霞下狱。甄卫退堂之后，那些看审的人也多一哄而散。王老妈差去的心腹龟奴，急忙奔回院中，将上项事细述一遍。只吓得王老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想：“飞霞平日虽有几个有势力的狎客，深是疼惜着他。但是这案闹得大了，那一个肯替他背地伸冤。要想自己上堂辩白几句，只怕也无济于事。而且这院子还难保不一纸官符，顿时封锁。”左思右想，计策毫无。后来想到有个姨妹，名汪素芬，先时曾在李师师妓院之中，今岁才回。师师因与上皇恩好，京中那些没脸耻心的文武官员，很有仗他数言提拔升官的人，所以巴结他的甚多。打听上皇不在院中，多向师师面前献媚。那些人，素芬也有一大半曾见过的，必得与他想个法儿，即使救不得飞霞，须要保全着自己的衣食才是。遂连夜差人请他到来，与他商议。果然，素芬与曹州府知府王太爷当时在京中引见的时候相交过的。这城武县正是曹州府的属下，遂备了一份厚礼，改了京中妇女的装束，托称亲戚，悄悄入衙，说了个情。只苦的飞霞不能出罪，惟有暗嘱甄卫，把此事索性归在飞霞一人身上，妓院免于发封。王老妈始略放心，然已花去金银不少。

光阴似箭，一连十有余天。甄卫又把飞霞狠心拷打了三堂。可怜打得寸骨寸伤，好个烈性女子，依旧咬定牙关，不供一字。这个消息传入截云山中，雷一鸣闻知大怒，就要亲自下山，被黄衫客阻住道：“且慢。此地离城甚远，传来之言虽是不可不信，却也不可深信。薛飞霞既然是个妓女，却与知县何仇，把他弄到这般地步，内中必有隐情。须把此情探访明确，方可设法救他。”一鸣道：“弟子与薛飞霞虽未通过往

来，闻他乃苏州人氏，因葬母卖身，流落平康之内，却是一个孝女，为人庄重，绝不象个粉头样儿。而且身出儒家，书画琴棋，般般多会，又是一个极风雅的女子。”白素云闻言道：

“如此说来，这飞霞虽在娼门，却也是个好女儿了，如今受此大冤。小妹不才，今夜情愿先往他的院中探个下落，不知赃官究因何事陷害于他。”黄衫客道：“白小姐所见不差。”红线也点头称是。一鸣遂暂止了下山的念头。

到了晚上，素云果然辞别过师长等一千人，飞步离山。他先时随着父母，曾经在彩霞坊左近住过的，认得路径，施展着飞行的绝技，不多一会，便已到了，惟不晓得那一家是个妓院。要想动问旁人，一来夜分已深，行人稀少，二来自己是个女子，不便开口问着这个所在，心下好不踌躇。也是事有凑巧，恰好经过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状似丫鬟模样，提着一盏灯，呀的一声开出门来，送两个男子出去，随手把灯交付，关门进内。素云闪过一旁，让这两个男子走得远了，暗忖：“此间或者就是妓院，也未可知。否则，半夜三更那有男人出去。好在这小孩子是个女儿，何不竟去敲门一问，便知分晓。”想罢，把手轻轻在门环上叩了两下，听得里面的女孩子咽冬咽冬的抱怨道：“这时候已是三更多天了，难道明天没有日子，又有怎么人来叫门？”素云听了，暗自好笑，待他开门出来，低低的开口答道：“有劳小妹子贵步，借问这里可是薛飞霞姊妹家么？”那女孩把素云瞅了一眼，道：“问他则甚。我家薛姑娘已于半个月前被县中老爷拿去监禁着了。你是何人，来此何故？”素云听毕，心头暗喜，随口说道：

“我是他心上人差来探问的，因路途不熟，所以夜静更深，方才访得到此。小妹子可知薛姑娘这场官事从何而起，几时可能出监？”那女孩道：“他心上人是谁，怎么不晓得。这官事说

是雷家堡上而起，实是冤屈得很呢。”素云道：“受屈是晓得的，却不知为了何故，竟致屈到如此地步？”那女孩将嘴一噘道：“这事我不知道，也不敢说，须问我家老娘娘去。你可里面去坐。”素云听他欲言不言，深知内中必有隐情，再问也无益了。因说，“既然如此，今天夜已深了，恐你家老娘娘已睡，不必惊动。有话且待明日再说未迟，我要去了。小妹子，你关上了门，请进去罢。”那女孩把素云仔细一看，道：“说了半天的话，到底你是薛姑娘的那一个心上人差来的，如何不差男子？恐怕老娘娘要问我，也有一个回话。”素云被他把话问住，只得借着自己的姓含糊答道：“他心上人姓白。”说毕，扭转娇躯，将步一紧，如飞而去。一霎时，踪迹杳然，倒把那女孩子吓了一跳，急忙关上了门，回至内室，诉与王老妈知道。因飞霞并无姓白的客人，心下好生惊诧，幸亏不曾说些什么，谅也无甚紧要。想了一番，也就罢了。

那白素云听了这小鬟之言，已知飞霞负屈情真，但与甄知县有甚深仇，依然不晓着来。若非亲问飞霞，必定难知底细。趁此深夜无人，何不竟往城武县监中探他一回，岂非甚妙。主意一决，扭转香躯，竟奔县衙。因恐路上或有巡更守夜的人，瞧见不当稳便，将身一跃，跳上民房，曲折兜抄，竟从人家屋上行去。那消半个时辰，已经到了县衙，进了头门，绕过大堂，低头一望，虽然有几个民壮与那支更值夜的一班役卒往来巡哨，却不十分严密。即放大着胆，连窜带跳，已过花厅，来到男监门首。不知那女监却在何处，心下好生疑惑。正是：

放开驾雾乘云技，来探含冤负屈人。

毕竟不知白素云是晚能寻到女监与飞霞会面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文云龙仗义挥金

#### 薛飞霞守身如玉

话说白素云因要探访薛飞霞被屈根由，黑夜从彩霞坊来到城武县内衙，已至监房门首，只见监中那些披枷戴锁睡卧着的多是男人，并无女子，不知女监究在何处，心中颇甚踌躇。

忽然左眼梢边，霍的有一道光影，自东而西，分明是个人，只是未曾看清，不免有些疑惑。因急飞上屋脊，往前仔细一瞧，果然不错，暗想：“监狱重地，那得夜半有人，看来必有蹊跷，何不悄悄跟他过去，看他一个着实下落，顺便探访女监，有何不可。”遂把云鞋一紧，飞追过来，离着这人只有十步之遥，皆因脚步过轻，那人竟一些儿没有知道。约行了七、八间的屋面，忽见这人立住了脚，扭转头来，四下瞧看。素云忙将身体一伏，隐在滴水檐前，幸喜未曾看见。少顷，微闻屋瓦响动。素云探头张望，见他在那里翻开屋面，象是要下去的样儿。又想：“且莫惊他，索性看他如何。”后见这人揭开了几张瓦片，并不下屋，却不知塞了一件什么东西下去，且低低的向下面说道：“薛飞霞，你且醒醒，俺夜游神在此，有话问你。”素云始知也是找飞霞来的：“原来女监却在这里。但不知此人是谁，如何又自称起夜游神来。虽然曾听师长说过，世间有种行侠仗义的人，本领未精，恐怕旁人看破，往往假称

夜游神，掩人耳目，不值识者一笑，然却从未见过。今且听他说些怎么。”因轻轻的走上数步，侧耳静听。初时闻得监中哭泣之声，似乎说：“事到如今，只好听凭尊神所为，似奴薄命之人，本来生不如死”的话。继听这人又开口道：“吾神念你受冤，故奉上帝之命，给你简帖一纸，现在床头，快快取去看来，便知分晓。我神去也。”说毕，仍将瓦片盖好，回转身躯如飞便走。

素云甚为诧异，急忙让过一旁，等他去得远了，始轻轻的跳下屋来，先把这女监房细细一看。原来只有五间低屋，不比男监宽大，屋外四周多是高墙，墙上除了仅容一人进出的监门一扇之外，每一间屋只有一扇七、八寸高，四、五寸宽的纸窗籍透风亮，其余别无门户，正如黑暗地狱一般。素云轻启朱唇，把舌尖将每间屋的纸窗舐破了些。幸喜残月未坠，透进一线亮光，看每屋中隐隐监禁着两、三个女犯不等，却有一大半人并无枷锁。独薛飞霞是一人一房，手上边套上铐儿，小足上锁着巨链，睡在一张不到二尺阔的囚床上面，床边有两个四、五十岁的官媒，支着两张板铺看守，睡得多如死人一般。飞霞虽是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然那一种秀色可餐之容，宛如泣雨梨花，令人见了之时，十分疼惜。看他泪汪汪，床边摸出一张纸儿，在那里呜呜哭泣，想是苦无灯火，不能瞧看之故。素云张了一回，暗想：“我若进去，惊动了看守之人，大是不便，何不将计就计，竟把那张纸儿诱将出来看个明白，然后再盘飞霞的底细未迟。”遂在窗外轻轻的咳嗽一声，试试里边有无声响，又起纤纤玉指，向窗上弹动道：“薛飞霞，你休得悲伤，方才给你的简帖，你在黑暗之中如何瞧看得出。所以我神未去，可将此帖从窗隙中递出，待我神念与你听，好去回复玉旨。”飞霞里面闻言，又惊又喜，战兢兢的答道：“神圣大

恩，难女何由得报。但愿有日见天，定当建造庙宇，装塑金身。”说毕，将这纸儿果然折得小小的，从窗缝中递将出来。素云听言，暗自好笑，随手将那简帖接住，在月光下细细一看，顺口念道：

飞霞芳卿荃鉴：日前甄知县拘卿到堂，擅用非刑拷打，逼勒供招，其时，仆随众人在堂观审。窃谓似此惨毒，必有隐情，令人发指者，事无实据。地在公堂，是以未便造次。日来细加侦访，已知祸因。去岁甄卫未到任时，微服冶游，欲卿强荐枕席，卿拂其意，矢志守贞，并以大义相责而起。虽卿母不敢举以告人，而人口难瞒，知者甚众。仆闻实，深钦佩，以卿贞静之操，遭此屈陷，倘不为卿申雪，则复盆之下，何日见天。仆虽与卿无半面缘，惟素以义侠自任，何忍袖手。为此先行函告：除不日当施警甄卫，务直卿冤外，另附银帖十纸，每纸纹银十两，备给看守、女役婪索之需。现粘床首壁间，壁不甚高，幸卿自取，以免授受之嫌。在监诸事珍重，静以待时，勿因含冤致损芳体。至嘱。

一腔热血人吴门文简

素云念毕，暗暗忖道：“原来方才这人姓文，难得是个侠客，可惜不知他叫怎名字。但喜飞霞负屈之事，如今多已明白，不必再在此间兜搭，逐把原信依旧折小，仍从窗隙递入，并又随口说道：“薛小姐，你听清楚了没有？如今真要去也。”里边飞霞听罢，含泪答道：“原来是恩公到此，假托游神，恕难女镣铐加身，不能叩谢。但不知恩公何名，尚求指示，日后倘得出监，也好图报。”素云心上一呆，暗想回他一个怎么名儿，只得勉强言道：“俺因怜你受冤，故欲施救于你，岂是望报之人，何须留怎名儿，俺今去也。”说罢，两足一

腾，飞上屋檐，如风而去。其时，远远屋上似见伏着一个人影，料是姓文的尚未出监，不欲去惊觉于他。因此头也不回，一口气往外飞奔。直至出了城门，方才跳下地来取道回山。

其时天已微明，见了红线众人，将上项事细述一遍。黄衫客深赞姓文的作事为人，雷一鸣因飞霞的受屈已明，要求师尊等设法相救。红线道：“飞霞现在监中，这是王法所在。若欲劫牢反狱，岂是我辈所为。况那姓文的书中，既有‘不日施警甄卫替他申冤’的话，这是必定要那甄卫自己回心解冤释放之意，措置最是得宜。我想立刻下山到县中去，察探素云出监以后，姓文的动静如何，顺便访他一个下落，不致埋没人才，或者竟与姓文的共定主意，相救飞霞，不知黄道长以为如何？”黄衫客深服其言，雷一鸣不敢再说。当下红线装束定妥。飞步下山，按下慢表。

再说那城武县中这个装神捣鬼姓文的人。此人单名一个化字，别号云龙，乃江南苏州府吴县人氏。不但相貌超群，才华出众，而且为人仗义疏财，性情豪爽。虽然曾入黉门，却无半点酸腐之气，又好结交豪侠，视友如命，自幼习得一身武艺，却不肯轻易出手，知道他的甚少。家中父母早亡，因喜外处游学，在家日少，出外日多，所以年交二十，尚未娶妻。他有一个表兄，现任北直隶大名府之职，甚是意气相投。八月间，因往探亲，恰好虬髯公也在大名，与他相遇，一见如故，相聚了一个多月。虬髯公意欲收他为徒，云龙忽要回家。虬髯公想起聂隐娘现在江南地面，故与他一同南下。谁知行至山东地界，隐娘因遍历苏、松、常、镇各府，绝无一个可以传道之人，异常焦闷，默念红线、黄衫，同在山左，不知曾否觅得传人，恨无消息，故此离却江南，亦来东省物色人才，并访二仙

侠下落，恰好在城武县与虬髯、云龙相遇。隐娘深羡虬髯有幸已得云龙，虬髯也觉欣喜非凡。要在东省探访红线、黄衫，想俟彼此见面，然后再收云龙为徒，先使他们见见人品，因此在离城三里多路的栖霞山莲花寺中暂住。

那甄卫第一堂刑讯薛飞霞的这天，文云龙也在观审，即上回书中那个头戴武生巾，面有怒色之人。后来将情告知虬髯，意欲设法救他。虬髯公正要试试他的行事若何，所以十分怂恿。云龙遂在外间探明了他的缘由，与县衙中的房屋门径，于这一夜装神进署，不图暗被素云窥见。及至出去的时候，素云看他是往外的，谁知他却并未出衙，行到大堂之后，兜转身躯，竟奔上房来寻甄卫，要想点化于他。到得房中，声息全无，知道众人多已睡熟。他就故意使个投石问路之法，揭了四、五张瓦，往地下索啷一摔。不移时，听得房中有人叫唤，乃是甄卫。因听庭心声响，叫使女们掌灯出外观看。云龙站在屋檐上头，让他们开门出来，依旧自称游神，高声喝道：“尔等不必惊慌，我夜游神在此。因尔本官冤陷好人，现有简帖一方，快快取去，送本官观看。”说毕，半空中飘飘荡荡飞下一张纸来，吓得众使女一个个倒退数步，不敢拾取，多没命的跑回房中，争先诉说。甄卫听了，好不诧异，连说：“那有此事。”急忙披衣下床，命几个胆大些的丫鬟，掌着灯火引导，步出房来。果见地上有张贴儿，分付拾起，张灯细看。只见上面写着二十八个大字，道：

求欢受辱忆当年，公报私仇太可怜；

莫道女贞易摧拆，须知头上有青天。

末后又有十六个小字，道：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过而不改，请试我剑。

甄卫看罢，因简中道着他的隐事，吓得冷汗直淋，不发一言，袖了这纸，回身便走。丫鬟等不知何故，也一拥的跟进房来。忽听得房门口一声响亮，飞下一把雪亮的剑儿，不偏不倚，从甄卫的纱帽上削过，把纱帽削落于地，合房的人大惊失色。甄卫也大吃一惊，秃着头儿，战兢兢的喊道：“这……这……这……这……还了得！那……那里……里是怎……怎么夜夜游神，明……明是截……截云山的匪党，快唤皂……皂快拿人！”道言未了，又听得屋檐上有人高声说话，道：“甄县令，你莫错了念头，当我是截云山来的。你为朝廷命官，应与民间判断冤枉，如何反敢冤累好人。秦应龙作孽无穷，故被截云山剑侠所杀，与薛飞霞妓女何干？明明是你公报私仇，要把飞霞置之死地。却不道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如今及早回头，好好把飞霞释放，改过自新，才是民之父母。如再执迷不悟，任性妄为，可知道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那时只怕悔之晚矣！你须小心在意，我神回复上帝消差去也。”这几句话，说得房中人疑假疑真，谁敢作响。

那甄卫明知此是侠客，决非游神，又气又吓，又恼又急，却也奈何他不得，眼睁睁的望着屋檐，呆了良久。直至声息全无，估量着那人已去，方才发作出来。立唤亲随家丁入内，传值夜的更班夫役，每人先责一百大板，治他个失察之罪。又传通班马快，把房门口遗下的剑与他们看过，再放库中，只说：

“方才有人到此行刺，定是截云山的匪党。幸亏觉察，未曾被害，今已逃去。临行时候坠下此剑，务须赶速查拿，不可怠慢，违干血比。”至于那张简帖与那些所说的话，因与自己有关，故此一概不提，并暗嘱丫鬟等不许泄漏。一面深恐飞霞有失，立刻更了衣帽，传谕管监、家丁及马快等，掌着火把灯球，同至监房查看。又恐去得人多，惊动这人先是走了，所以

约束众人慢行。自己带着家丁，移步先到监房观看。只见监门已开，两个看守的官媒早已不知去向。右首那张板铺之上坐着一个男子，面貌不甚清楚。手中拿着一柄三尺长的快刀，涎着脸儿在那里与飞霞讲话。飞霞却口口声声的道：“文恩公，休得如此，难女自悲命薄，误堕烟花，皆因不肯失身于人，以致遭此惨屈。既蒙恩公怜悯，赐银寄信，替奴申冤，天大之恩，有日出头，终须图报。但是欲行非礼，难女愿死刀头。如惜方才所赐银两，尚在壁间，未曾移动，不妨仍请取去。”甄卫听得清楚，不由不又惊又怒。惊的是此人虽在，只怕他本领高强，众马快拿他不得；怒的是此人如此无礼，飞霞却满口恩公，倒不象去年自己在彩霞坊的样儿，抢白得人置身无地。遂把两手往后一招，高喊：“众马快过来，与我拿人。”顷刻间，后边跟着的那些人一拥进来，把这小小监房从庭心起挤得水泄不通。监房中那个男子慌了手脚，举起刀来向着甄卫虚砍一刀，扭转身躯，背着飞霞往外便走。正是：

乍惊宝剑当头落，又讶钢刀劈面来。

要知此人是否即文云龙，如何把薛飞霞劫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燕子飞慕色劫狱

### 聂隐娘救女上山

话说甄卫因受了飞剑之惊，深恐薛飞霞监中有失，亲自领着马快人等到监察看，果见监门大开，看守、官媒不知去向。板铺上坐着一个男子，手执钢刀，飞霞在那里恩公长、恩公短的央恳，象是图欢不允样儿。心中大怒，忙喊手下拿人。众马快应声进内，那拿刀的人举刀向甄卫虚砍一下，转身把飞霞背在背上，往外便奔。甄卫大吃一惊，倒退数步。那人乘势抢出监门，将身一跃，飞上屋檐。众马快欲拦不及，见已出了劫狱重案，谁敢怠慢。有几个略会上高的人，纷纷上屋狂追。无奈这人脚步灵便，快如飞鸟一般，怎想赶得上他。

闹了片时，已去得毫无影响。众马快只得下屋请罪。甄卫分付：“暂缓议处，飞速飞赴四门报信，天明之后不可开城。”一面另添差捕，按户搜查。因听得薛飞霞口口声声呼他做“文恩公”，又在飞霞床上搜出书函，壁间搜出银帖，故此咬定劫狱之人一定姓文。凡遇文姓，无论何等样人，无不加意盘诘，直闹到日高三丈，城中各处多已查遍，并无下落，始勉强把城门开放，已搅得满城中鸡犬不宁。

甄卫见拿不到劫狱重犯，少不得把马快重重的责比，又把女监中一切女犯查了一查，并无缺少。问问他们可知薛飞霞监房中几时有人进来，多说：“因已熟睡，不闻声响。”而且尚



有几个年老些的模模糊糊，好象未曾睡醒一般，分付依旧分号收禁，命把失去的两个官媒寻来问供。回说：“初时未闻声响，四更以后小妇人曾与飞霞说话。忽有一股香气透入脑髓，渐渐神志昏迷，不知如何有人进监，如何把小妇人们移往监外，实是该死。”甄卫那里相信，各人打了几百竹梢，先治他个疏忽之罪。一面申详上司，自请议处，自不必说。

再讲那背着飞霞越狱的人。甄卫认做就是姓文，谁知却是另有一人。此人姓燕，名唤干飞，临安人氏。生得五短身材，一双鼠目。本来是个有名的飞贼，性喜女色，每逢偷盗，定要采花。却练得一身高去高来的绝技，不但是越屋喻垣如履平地，就是高山峻岭，他也能飞赴得来。且行走时脚步斜冲，好似穿林燕子一般。因此江湖上人把那干飞的名字替他改做子飞，又因小名唤做乙儿，故多称他燕子飞，燕乙儿，他也乐受美名，甚是得意。新近来到山东，偷了几家豪富。那一日，闻得城武县审怎么彩霞坊的名妓。他想：“名妓必然貌美，”动了色心，所以也到县中看审。第十二回书上曾表过的，有个身材瘦小之人，目不转睛的看着飞霞，象是恨不得拉了他出去，只是公堂之上，不敢胡行。后来晓得飞霞收禁女监，屡次要想进监图欢，争奈不知监中路径，未敢造次。费了多少心思，好容易打探明白。这一夜大胆入监，不料正是素云在下面诱薛飞霞给书读看之时，他因不便下手，闪在一旁躲着。后来素云出监，明明望见伏着一人，只因心疑便是那姓文的尚未出去，所以并不做声。燕子飞却认作没有瞧出破绽，好不欢喜。等素云去得远了，他就悄悄飞下屋来。其时两个管监的官媒，恰又被飞霞呜呜哭醒。大家因多埋怨他道：“老娘们伏伺了你这几日，银子黑的白的没有一些见过面儿。若论你是乐户人家出身，自然接客惯的，衙门里师爷、二爷看上你的却也不少。我

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好歹也替挣几两银子用用，却又拿出闺阁千金的架子，不肯略略苟且些儿。如今却一发的更不好了，夜静更深，又不是你自己家中，这么样的神惶鬼叫，扰得人不得安眠，真正令人讨气得很。若再如此，莫怪老娘们对你不起，要替你上挺棍了，看你还敢啼哭。”咕咯唠叨，说个不住。

燕子飞在屋上听了多时，深怕耽搁得工夫大了，天色一明，不当稳便，心上甚是着急，因向身旁取出一个火药包儿并一枝追魂香来。此香乃用麝香、龙涎香、闹杨花三种药品合成，点着时，一经闻嗅，凭你英雄好汉，只须顷刻间神智昏迷。就是道行浅些的地仙，也禁受不起。他既把香取出，先取一块龙胆石的解药含在口中，然后在屋角边轻轻把火药包一抖，散出些火星，将香点上，拿至窗外。霎时间，一缕清烟氤氲氤氲从素云先时舐破的窗隙之中直钻入去。两个官媒闻着，喊得一声：“怎么好香！”顿时肢体酥麻，晕倒于地。飞霞也哭声顿止，两眼一闭，斜卧床中。不多时，连那左右监房中许多女犯也多昏迷不醒。燕子飞始把香头扑灭，揣在怀中，口中吐出解药，又向百宝囊中取出一把雷公凿来，把监门上的门闩轻轻凿去，挨身进门。先将两个官媒一手一个，如抓着两只小鸡一般，拖至监外向庭心一撩，回身复又进去，取火药包并一个小纸煤，引了个火，找着一只瓦油盏儿，看一看尚有半盏残油，取来点上，持至囚床，把飞霞细细一照。见他朦胧双眼，泪痕未干，虽是穿着一套赭衣，却越显得肤如凝脂，异常娇艳。那双三寸不到的小脚之上，锁着一条胡桃大的铁链，比了弓鞋又粗，令人见了大是可怜。看罢一番，因又取出雷公凿来，替他先把铁链凿断，并把手上的手铐也凿去了。飞霞此时尚未醒转。子飞见床边适有一把半破瓦壶，壶中剩有许多冷

茶，心下大喜，提将起来向飞霞灌了几口，又自己含了一口，向飞霞脸上一喷。原来，这追魂香惟有冷水冷茶两种可以立时清醒。飞霞果然打了两个喷嚏，悠悠的醒了回来，瞥见灯光之下有人在旁，只道是方才那个姓文之人，慌忙口呼恩公，便要下床施礼。燕子飞因进监在云龙之后，这段隐情未曾明白，心下好不诧异，姑且含糊答应着。他妄想桃僵李代，或者容易求欢，所以乘机答称：“不必如此。”一手把飞霞按住，一手便想伸去勾搭。谁知飞霞天生烈性，看见此人这般轻薄，心中甚是不快。惟念济银寄简一片热肠，而且将来尚望在他身上搭救出监，故此不忍面斥，哀哀的只用好言婉恳。

不妨正在为难，恰好甄卫带领马快查监当场窥见，大喝：“拿人！”燕子飞吃了一惊，存了一个一不做二不休之想，拔刀在手，虚向甄卫砍去，扭转身儿，背着飞霞拼着性命上屋奔逃。飞霞这时惊得目瞪口呆，连喊叫也是不敢，只得任他所为。子飞放出平生本领，众马快焉想追赶得上。不多时，早已出了县衙，转弯抹角来到城关。他本来是随处为家并无住宿地方的人，轻轻一跃，跳上城墙，又从城上跳至平地，声息全无，守城兵弁如何觉察。无如出城之后，虽然脚踏实地，却渐渐的天色明了，暗想：“苦无栖身之所，倘然路上有人看见，盘问情由，却把何话回答。”因在离城五里之遥，寻了一个露筋祠的古庙。这庙四无居邻，乃是人迹罕到之处，虽然却有二进五开间的房屋，也无庙祝看守，多已坍塌不堪。正殿上面塑着露筋娘娘神像，金装零落，法相不全。两旁塑的四名使女，更不必说。中间摆着一张供台，一副铁蜡桥，一只破瓦香炉，积着许多灰尘。梁柱上虽有几块匾额，几副对联，蛛网粘连，蜗涎剥蚀，那字迹已看不清楚。子飞把飞霞背上大殿，见地下有一个木拜台儿，略把刀尖将尘土铲去，轻轻放他坐下，回身要想关门。岂

知那庙门只一扇的了，没奈何且自由他，自己也坐在那个拜台之上略息片时。因劳顿了足足一宵，肚中有些饥饿。幸喜身旁带有干粮，取些充饥，又给些与飞霞同吃。

飞霞那里肯接，只说：“既蒙恩公搭救，深感大恩。适才监中之事，恩公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谅欲试奴之心是否杨花水性，故而假言相戏，彼此且莫介怀。但究不知恩公大名，府居何处，现将何住，难女不幸冤犯王章，如今恩公肇此劫监之祸，倘然再被官役拘拿，不但难女真个有了罪名，且恐不免连累恩公，如何是好？”子飞闻言，含笑答道：“俺实对你说了罢。俺家姓燕，别字子飞，临安人氏，路遇此间。前日因听人说甄知县审怎么彩霞坊的妓女，俺就随着众人至衙观看，见你生得十分美貌，动了俺的爱慕之心，所以探明路径，深夜入监，将你救出。只要你一心向我，莫说几个差役，俺有何惧，就是千百官军，只怕也拿俺燕子飞不得，你要愁他则甚！”薛飞霞听说此人并不姓文，始知另是一人，暗想：“怪不道这般行径，与那江湖上的盗贼一般，看来虽离虎穴，又入龙潭，苦命的人怎的苦到这般地步。”口虽不语，心上一酸，止不住扑簌簌又流下泪来，哭个不住。

燕子飞一眼瞧见，擎起手来，替他拭泪。飞霞起身，急避数步，抬头见了神龛内供着的露筋娘娘，忽思：“古来贞节女子，流芳万古的甚多，我薛飞霞曾入娼门，虽不敢与露筋娘娘比较，然实指望嫁个如意郎君，弃邪归正，因此并未失身于人。今日岂可受那匪人玷辱，不如拼着一死，免得那厮行起强来，反难干净。”主意一决，抢行几步，将头向神龛边的石砌之上猛力撞去。子飞大惊，急忙起个箭步，伸手来拖。飞霞喝声：“休得无礼！”慌把身子一偏，那粉额在石砌角上磕个正着。一霎时，血溅桃花，头上撞了一个核桃大的窟窿，疼痛难

禁，晕跌于地。子飞虽是杀人不眨眼的剧贼，见了飞霞这般烈性，不但邪念冰消，反自己责备自己：“不该大意放他寻此短见，这却怎样才好？”连叫几声：“薛飞霞，你休得如此。”一面将手在供台上抓了一大把灰土，向飞霞额上一抹，指望他把鲜血止住。谁知血多灰少，休想掩得住。他弄得没了主意，又见他四肢乱搐，在血泊中滚个不住。少停，只见小足一挺，两手一伸，死了过去。燕子飞惊得冷汗直淋，暗想：“白白的辛苦了一场。如今人已死了，再在此间做甚，反恐被差捕寻见。虽然不惧，必得又费手脚。”叹口气儿，把那心胆一横，想一想：“天下美貌女子甚多，我燕子飞也不是见了一个。若要到手，随处不难，这个人算得怎么？譬如昨夜没有干着这桩事儿，不如去罢。”方才死了这心，无精打采的撇下尸身，移步出庙。但因闹了这场巨案，究竟是贼人心虚，不敢再在东省逗留，匆匆回到临安而去。且俟下书慢慢交代。

如今再说城武县中，不但城里头的居民多要一家家的搜查劫狱之人，就是城外各处，开了城门少不得也要各家查缉，严紧异常。那文云龙与虬髯公、聂隐娘住在莲花寺中，离城本只三里多路。不到巳牌时分，官差等早已查至此间。云龙正在山下闲行，得了这个信息，好不诧异，急忙回至寺中，说与虬髯、隐娘得知。又说：“不知究是何人，竟把飞霞劫去，反使俺虚费了几许心机，却闹下这一场不明不白的大祸。”虬髯公沉吟半晌，开口说道：“此事必是壮士进监之时，背后有人尾着，壮士不及觉察，所以冒了姓氏干此不法。刻下事已如此，倘有差役来查，虽然并不心虚，但怕难分皂白，何况薛飞霞踪迹杳然。若使劫去的是个义侠之人，却也还好；倘是歹人，不但把壮士英名污尽，且恐逆料飞霞一定死多活少，须得作速访个下落。一则晓得那劫狱的究是何等样人，一则也略避官差喧

扰，不知壮士意下若何？”文云龙连连称是。隐娘也道：“道长之言，颇为有理。”于是二仙一侠商议，分着三路寻访。

云龙是西北一路，隐娘乃是东南，虬髯公在西门左近盯定，到了晚间，仍回寺中相会。恰好这莲花寺离露筋祠不过东南二里之遥，隐娘走出寺门才只半里多路，见有一人行路如飞，身上穿的尚是夜行人衣服，背上插着一把钢刀。正是燕子飞从祠内出来。心上暗想：“天已不早，那里来这不尴不尬之人。”欲想上前冒他一冒，一转眼，已去得远了，甚是迅速，愈觉得事有蹊跷。因且不去睬他，留着心儿，从这一路细细查去，或有飞霞下落，也未可知，故此慢慢的缓步而行。

又约二里左右，只见四无居人，正在心头纳闷，忽看有所古庙，半开着一扇庙门。隐娘往内一望，庙内尘埃堆积。那尘上却有行步的男子脚迹，不免心下狐疑，姑且信步进去仔细查看。但见正殿上面卧着一个女子，满地是血，身上穿着的乃是犯衣，衣上边血液模糊，不可逼视。隐娘看了又看，料着这个女子或者就是飞霞，但不知为了何故却在此地，忙起手指向嘴边一按，幸喜尚有一丝气息。因思：“若然果是飞霞，理合救他。即使不是，也何妨行些功果。”遂在自己身上解下一条弯带，把飞霞在地上抱将起来，拴缚停妥。袖中取出宝剑，向空一晃，化作一道寒光，正想驾着剑光出去，忽听得庙门外有人喊道：“是什么人，敢在这里背着妇女私逃？”却把隐娘喝住了。正是：

须记隔墙当有耳，莫言此地断无人。

要知喊住隐娘的是谁，飞霞能由隐娘救上栖霞山莲花寺中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访义士有心传道 试侠肠无意怜香

话说聂隐娘在露筋祠内寻见一个女子，死在血泊之中，管他是不是薛飞霞，且救了回去再处。因解身上鸾带，把他拴缚好了，背在背上，正要借着剑遁起身。忽庙门外有人叫喊，因急收住剑光，立定了脚向外一看，只见不是别人，乃是红线，心中不胜欢喜。忙道：“我认是谁，原来是红线道姑，几时到的，来此怎事？”红线初时在庙门外，见隐娘面朝着内，身向着外，背间背上一个红衣女子，看不出究是何人。后见身子一斜，剑光飞动，分明是个同道中人，故此喊了一声。今闻隐娘答话，也觉喜出望外，慌忙移步进庙，打了一个问讯。

隐娘还礼不迭，又问：“道姑何事到此？”红线把手向隐娘背上一指，道：“聂道姑救的不是妓女薛飞霞么？愚妹也因此案特访一个姓文的义士而来。”遂把自己下山起，怎样收白素云，怎样与黄衫客相遇，怎样黄衫客收雷一鸣为徒，怎样杀死秦应龙，怎样甄知县冤陷飞霞，怎样白素云探监的话，约略述了一遍。又道：“愚妹因这姓文的作事为人颇有几分义侠正气，惟恐错过人才，所以连夜下山，隐入县衙，意欲访他个着实下落，留着日后众道姑、道长在临安聚晤之时，倘然那一位道长或是那一位道姑一时难觅传人，也好传他大道。谁知这人少年浮躁，竟又作出劫狱的事来。这种犯法违条之案，既然不

恤人言，那姓文的尚何足取，可惜有负了愚妹的一片初心。但想薛飞霞受屈情真，此番被姓文的劫了出监，不知作何处置，因此放心不下，一路侦访至此。不期恰与道姑相遇。不知道姑何故到此，现欲何往？”隐娘听罢，含笑答道：“原来道姑与黄衫道长多已得了高足，真是令人可喜可贺。愚妹因遍历江南并无人物，想起道姑同黄道长多在山左，不知有无会遇，故而云游到此。途中巧遇虬髯道长，从北直隶遇了一个姓文的人，别号云龙，家住姑苏城内。因此同他南下，顺道寻访人才。愚妹又想，道姑等或者尚在东省未回，虬髯道长又深有收文云龙为徒之意，要使道姑等见见人品，彼此商量，故又一同至此，暂寓栖霞山莲花寺中。不料此间适出了薛飞霞的那桩冤案，云龙动了义侠之心，因于昨晚亲自探监，正是令高徒所见的那姓文之人。但是后来劫牢一事，却与云龙毫不相干，其间想来另有一人。不料官府不察，竟把这案移在他的身上，从早晨起挨户搜查。愚妹等以事有可疑，特与虬道长及姓文的分路侦访。愚妹适才途中遇见一人，夜行打扮，肩背尖刀，匆匆东去，甚是蹊跷。所以寻至此间，见这女子死于血泊之中，不知是否飞霞。要想背回山去救他一命，且与云龙认个明白。”红线道：

“原来如此。但不知栖霞山地方可还清静，有无居民。愚妹虽与飞霞未谋一面，看这女子身着赭衣，谅来却有几分意思。倘然山边居住人多，只怕背他回去反多不便，道姑尚须三思而行。”隐娘道：“若依道姑高见何如？”红线道：“如依愚妹之意，不如竟往截云山去小住几时。此山四无居人，甚是幽静。何况黄衫道长带有金创起死回生妙丹，又在混元湖斩了白獭，得有獭髓神膏，正好施救这女子性命。然后道姑到栖霞山报信虬道长得知，请他迳与云龙同到山中聚晤，又好使愚妹与黄道长见见姓文的人品武艺，选个吉日，虬道长就收他为徒，



岂不是好。”隐娘闻言，连连点首，回说：“道姑之言有理。俺们只顾讲话，怕这女子受伤过久，救治为难，何不就此起身。”红线说声：“使得。”二仙侠遂手挽手儿出了庙门，各纵剑光竟奔截云山而去。

不消片刻，已到山中，素云见师尊同着一个道姑进来，背上背着一个女子，虽是满面血污，却仿佛是飞霞模样，急忙过来动问。红线先令拜见过了隐娘，然后帮同把这女子卸下肩来，扶至上房，觅了一张凉床眠下。始问素云：“可知此女何人？”素云答道：“这明明就是城武县监中的冤妓薛飞霞，不知为怎这般狼狈？”隐娘听得果是飞霞，心下大喜，遂把上项事略略告诉了一番，又把素云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深赞红线眼力不错，不枉了下凡一场。红线略略谦逊几句，又问素云：

“黄衫师伯与雷师兄如何不见，快去通报一声，请师伯速取回生丹与獭髓膏来，好救飞霞还阳。”素云道：“黄衫师伯与雷师兄因恩师下山过久不见回来，故向外间打探去了。回生丹与獭髓膏多在师伯身旁，这却如何是好？”红线沉吟了半晌，道：“若说那回生丹，当日卧虎营中你与雷师兄受了秦应龙毒弹之伤，师伯给我好些丹药与你二人吞服，有余下的现在身旁。惟獭髓膏须待你师伯回来，好得他在外间，谅来无甚耽搁，且把这回生丹服过再说。你快与我烫一壶热酒过来。”素云道：“酒却厨房现有，待弟子就去烫来。”说着，回身自去。少停，就热腾腾的拿了出来。红线即向身边取出丹药。因飞霞牙关已闭，令隐娘设法敲开，红线灌药，素云灌酒，吃了下去。约越一刻钟时，尚无动静。隐娘等只道无救，不免着慌。素云看他死得惨然，不由不泪如泉涌。

恰好黄衫客与雷一鸣回山，隐娘大喜，彼此见面之下，且不去细叙寒暄，先把搭救飞霞的事略说一遍，急问：“有无救

法？”黄衫客同至上房，仔细一看，见他面如金纸，头额上泛出的血已如脓水一般，并不鲜腻，知道是未封伤口，血出过多，以致液枯髓竭。虽有灵丹妙药，未能回过气来。因令素云动手，先把血液中间被燕子飞抹上的那些灰土，取手巾来揩抹净了，即在自己身旁取出一大块獭髓膏，叫素云对准伤口与他敷上。果然甚是灵验，霎时间血就止了，腹中回生丹的药性本来已到多时，只要伤口一止，面庞就略略透了些血色出来。又约半刻时候，鼻边微有气息，眼珠也转动了。黄衫客已知大事无妨，惟恐醒转之时，围着多人，说起话来不免劳顿，因嘱素云一人，小心伴守，待他醒时，略把细情告诉，且教他安心在此静住几时。自己与隐娘、红线、一鸣等同到中厅。

因救飞霞要紧，一鸣尚未拜见隐娘，此时黄衫客命他见过了礼。隐娘看他生得虎头豹颌，气象英雄，好不欢喜。黄衫客动问隐娘别后各事，隐娘照着回红线的话，约略又述了一番，黄衫客始知原委。少顷，见天已过午，红线虑文云龙虽然英勇，此刻县中访拿紧急，未便任他独自一人在外，倘有意外，岂不枉受官非，薛飞霞的前车可鉴。故此催促隐娘，作速接他们一同上山。隐娘点头称是，料着云龙此刻必定回山，午膳不可再迟，又费寻觅，忙向红线等告别起身，驾着剑光，迳回莲花寺中。

果然云龙因访不出劫狱人的下落，先已回山，闷昏昏暖了一大壶酒，购了几碟子菜，在那里自斟自酌，要想午饭以后再去探访。一见隐娘回来，急忙放下酒杯，立起身躯，上前动问。隐娘把上项事说了，又道：“古人说得好，‘明哲保身’。此处终非久居之地，快些用过了饭，收拾上山为是。”云龙闻言，又喜又惊。喜的是薛飞霞已经有了下落，惊的是官府不察，竟把这案犯认错。虽然虚者自虚，实者自实，究竟晚间探

监寄信也是干犯法纪的事。如今甄卫既不知悔悟，此间岂可存身，还是避开的妙。因此诺诺连声，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干。余下的也不喝了，分付寺中道童，取饭吃过，收去杯盘，给了数十两纹银，叫他交与住持老道，作为连日房饭之资。只说要到城中探亲，央道童替把行李收拾收拾。其时已是未末申初，虬髯公也回来了。见云龙在那里整顿行装，心下甚是疑惑。隐娘急忙附耳诉述一番，虬髯大喜。道童来说：“行李已经理好，不知要唤几名脚夫？”红线暗想：“倘用脚夫挑送，不但路上为难，而且到截云山去更是不便。”因说：“不必脚夫。我们只将应用东西自己取了几件，余下的暂寄宝山，明后再当着人来取。”道童闻言，答声“晓得。”不再问了。隐娘遂令云龙但取了一只小小衣箱与着防身宝剑，余剩各物检点明白，交与道童。道童接过，暂锁房内，回身便送三人下山。出了寺门，虬髯公等说声：“有劳。”那道童道声：“慢请。”回身自去。

聂隐娘因文云龙驾不得剑遁，此去截云山路虽不多，无如肩背衣箱，又是个面生之人，只怕途中有人盘问，故与虬髯商议。虬髯公道：“这有何难。待俺驾起剑光，隐着他的身体就是。”隐娘道：“天不早了，不知薛飞霞此刻曾否苏醒？不如道长索性送文壮士一程，愚妹在后也驾剑遁相随。彼此早些见面，早些放心，岂不甚妙。”虬髯公道：“聂道姑说得甚是。”遂将云龙双手握住，命他把两眼紧闭，不可开视，即与隐娘一同掣出宝剑，临风晃动。顷刻间起两道寒光，如飞而去。云龙初时只听得耳朵边呼呼风响，那两只脚起在空中，不由自主，好不怕人。谁知不多一刻，风已定了，脚也住了，明知早到山头，方敢张目观看。但见山峰数朵，高插云霄，比栖霞山大不相同，暗喜：“仙家妙用，果是不凡。那虬道人虽曾问过姓

名，他说姓仇，名善，看来必非等闲之人。将来若得拜他为师，也不枉了相随数月。”心中想着，不知不觉已随二仙到了中堂。黄衫客与红线、雷一鸣等一齐起身出迎。

虬髯公先命云龙叩见红线、黄衫、隐娘，又命与一鸣见过了礼，忙问：“飞霞现可醒转？”红线回说：“醒已多时，愚妹等俱已看过他了，正在思念道长与文壮士，可请同至上房稍坐。”隐娘说声：“使得。”众仙侠遂一同来至上房。

白素云陪着飞霞在床沿上闲话，忽见隐娘等进来，慌忙起身迎接。又见文云龙也已到了，虽然昨宵黑暗之中先经见过，究竟有些不好意思，要想回避。红线含笑说道：“文壮士日后终是一家之人，何须躲避，快来见个礼儿。”素云见师尊如此分付，只得低着头儿，向云龙福了一福，口称一声：“文爷有礼。”云龙退下数步，问虬髯公道：“此位是谁？”虬髯回说：“就是昨夜与你同时探监的白素云小姐。”云龙急忙还了一揖，叫了一声：“小姐。”那薛飞霞睡在床上，听见有人进房，微开双眼一望，见有一个道姑在内，谅必隐娘无疑。因急勉强挣着半截身子，口尊一声：“仙姑在上，难女感蒙搭救，真乃再造之恩。只苦伤体未痊，不能行礼。”说罢，不由不泪如雨下。隐娘走至床边，回说：“薛小姐，休得过悲，调养身体为是。”飞霞回头又向外边一看，见尚有一个年老之人，生得虬髯碧眼，又一个年少的，生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动问隐娘，知是虬髯、云龙，先请虬髯见过，次与云龙叙话，口口声声的说：“多蒙恩公垂悯，寄简赠银。如今反致累及，却教难女如何答报？”云龙道：“薛小姐，且免悲伤。俺先请问，那劫狱的可知究是何人，如何冒着俺的姓氏？”飞霞道：“提起此人，他说姓燕，名唤子飞，临安人氏，看来是个江湖剧贼。恩公与众位道长、仙姑有日得遇，还求拿住了他，一与恩

公洗清劫狱之冤，二来也好使难女雪露筋祠内之耻。”云龙道：“这个自然，俺当谨记在心就是。”

说话之间，素云已至厨下收拾晚膳，请众仙侠至前厅用饭。虬髯公等遂各起身，重至厅中。一鸣与云龙吃饭，黄衫客等略略用些酒果。席间，虬髯公要试试文云龙的立品若何，因说：“文壮士，老夫有一句话要讲。素知壮士英年未娶，中馈犹虚。可知《风》诗上说得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老夫看薛飞霞虽然是个妓女，却生得容颜绝代，态度不凡。若嫁壮士为妻，岂非一桩美事，意欲待他伤痊之后，竟与壮士执柯，不知意下如何？”云龙闻言，正色答道：“这是那里说起。俺文云龙虽不是鲁男子，也当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丈夫。昨晚探监寄简，出于一片侠肠，岂是那燕子飞大胆劫牢，实因慕色起意。此事断难从命，尚望以后休提。”这几句话说得虬髯公暗暗赞叹：“难得他少年老成，绝无邪念。”旁边黄衫客听了，也觉肃然起敬，遂决意要虬髯公收他为徒。又想虬髯方才那番打动的話，虽是要试云龙之心，然薛飞霞若使果然配他为妻，正是天生一对佳偶。因接口道：“听文壮士之言，果然正气干霄，令人钦佩。但贫道也有一句言语，要与壮士商量，不知肯俯听么？”云龙道：“黄道长有何见谕，乞道其详。”黄衫客笑微微，举手把虬髯一指，说出一片话来，有分教：

绝技不妨同指授，仙缘还许两和谐。

要知黄衫客毕竟说甚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名士美人双学艺 剑龙钗凤两联姻

话说文云龙方才拒绝了虬髯公欲代薛飞霞联姻的话，忽听黄衫客又有说话，忙问：“道长有何见谕？”黄衫客把手向虬髯公一指，道：“文壮士，可知此位是谁？贫道想壮士有缘得遇，岂是偶然。若依愚见而论……”文云龙听语出有因，急忙用话止住道：“道长，且慢赐教。云龙凡胎俗眼，只知仇道长姓仇，名善，未悉究是何洞神仙，偶向人间游戏。适才上山的时候，与邛道姑同驾云光，方知道法无边。云龙正怀敬仰，乞先指示明白，再领训海未晚。”黄衫客笑道：“壮士身列蟾宫，五车饱读，谅来那《剑侠传》自然见过。仇善二字，可知是虬髯转音。聂道姑也何尝姓邛，正是聂氏隐娘。因虑剑术失传，渐流匪僻，故欲访寻豪侠，指授正宗。若非贫道今日说明，只怕壮士一时难悟。至于虬道兄与聂道姑要埋名隐姓，皆因从古到今，凡是真正剑侠，多不肯自露姓名，怕的是众口传扬，惊世骇俗之故。”文云龙听到此处，不待再说，扑翻身向着虬髯公端端正正拜了四拜，口称：“仙长在上，恕云龙平日不知，诸多简褻。”虬髯公双手扶起，道：“休得如此。”云龙又向黄衫客施礼，道：“如此说来，仙长必是黄衫客无疑，那红道姑必是红线仙姑了。”黄衫客道：“足见壮士闻一知十，贫道何必隐瞒。”云龙此时心中大喜，施礼已毕，站立一旁，

又道：“方才黄仙长金训，若依高见，当得如何？”黄衫客道：“倘依贫道之见，文壮士文才武略，色色过人，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有心向道，何不拜在虬道兄门下为徒，传授先天剑术。至于与薛飞霞联姻一说，飞霞虽然是个妓女，却难得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但看他坚拒甄卫不从，与此次露筋祠抵死全节一事，何等刚肠，何等烈性。壮士既然英年未娶，正可从虬道兄之言，结为夫妇。贫道逆料，飞霞早知壮士为人光明磊落，不是燕子飞好色一流，当无不允之理。尚望无须坚拒为是。”

云龙踌躇半晌，始回答道：“仙长所言拜师一节，云龙不知虬仙长是剑侠的时候，早有愿为弟子之心。如果许列门墙，正是万分侥幸，焉有无心向道之理。若说薛小姐姻事，并不因他是个烟花之女，有意为难。一则君子不当乘人之危，二则云龙在家之时，亲友们也曾屡次有人作伐，不合说了一句妄话，‘道：俺云龙不娶则已，若使娶妻，必得个文武兼全的奇女，方可配。’因此蹉跎至今，必须仙长鉴谅。”黄衫客道：

“薛飞霞身为名妓，出自儒家，这知书识字一层，谅来可以保得。但他乃是个琐琐裙钗，武事焉曾学习，这却如何是好？”虬髯公掀髯笑道：“听黄道兄之言，莫非真想作伐不成？如若真有此心，这事须与聂道姑商议。只消如此如此，那怕此姻不就。”黄衫客闻言，抚掌道：“道兄高见不差。”立刻唤雷一鸣到上房去，请聂隐娘进来。

黄衫客先把虬髯公收云龙为徒的话述了一番，渐渐讲到与飞霞提亲一事，并说：“看这女子几番烈性，分明具有侠肠，要劝隐娘收他为徒，使二人同时学技。既毕了一桩心愿，又成就了一段良缘，岂不是一举两得。”隐娘听毕，虽只点头称是，但因飞霞身体娇弱，不耐练工，未免面有难色。虬髯公见

他沉吟不语，正欲有言，恰好红线出来，隐娘遂把此事与他商议。红线笑道：“这有何难。当初愚妹收白素云之时，也是一个荏弱女子。只须金丹一服，何愁大道难传。好得此丹现在妹处，尚若道姑如要，当即奉呈。”隐娘大喜道：“这就好了。”黄衫客与虬髯公也多不胜欢喜。云龙闻言，向着红线、隐娘施一全礼，道：“蒙二位仙姑垂爱，有意玉成。但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今云龙与薛小姐都已父母双亡，所凭的当在媒妁。尚望那位仙长向薛小姐说明就里，彼如应允，云龙方敢议婚。”黄衫客道：“这个自然。但贫道乃是男媒，那女媒须屈虬道兄一为。”虬髯公道：“作媒有何不可，不过薛小姐刻下卧伤不起，老夫未便向彼传言，这却怎处？”红线道：“不妨，不妨。此事当由愚妹立刻往问，诸位在此静听好音何如？”众仙侠都说：“全仗仙姑进言。”

红线当即回到房中，先把说话向飞霞打动，道：“薛小姐两次脱离虎口，这是天相吉人。但是甄卫与燕子飞太觉可恶，小姐伤痊以后，如何图报此仇？”飞霞叹口气道：“此是难女前生孽障。若说报仇两字，难女是个柔弱女子，济得甚事。将来无非要仗诸位仙长及众仙姑，方才已曾说过的了。”红线道：“小姐说那里话来。人生世上，成侠成仙，初无一定。但看白素云，当初也是与小姐一般的人。如今高去高来，居然已成女侠。小姐若愿随聂仙姑学道，何愁难报奇冤。但是恩怨二字，世人须要分明。文壮士因欲图救小姐，几罹不测之灾，也当图报与他才是，愚意小姐尚未字人，何不伤痊之后，竟托虬道**长**为媒，成就百年之好。一则大恩可报，二则文壮士欲拜虬道**长**为师，日后小姐报冤，正好相助一臂，未知意下如何？”飞霞闻言，脸涨通红，沉思半晌，开口答道：“难女蒙聂仙姑与仙姑搭救上山，死中得活，此身当由聂仙姑与仙姑主裁。但恐



拜师一说，难女手无缚鸡之力，怎可造就，岂不负了仙姑苦心？”红线听罢大喜，道：“既然如此，小姐勿忧，少顷自知妙用。”素云在旁听见此话，料想必是又要用换骨丹了，但恐飞霞受伤之人，而且未伤时已被甄卫监禁了多日，拷打了数堂，弄得身体不堪狼狈，恐他受这药力不起，附着红线的耳朵低低动问。红线笑道：“仙家妙药，岂比寻常。不但体虚之人服之无妨，并且尤易见效，皆因骨节瘦松，便于移动之故。当时你服此丹，足足卧床七日。如今薛小姐只消三日，已可奏功，不信且看服后自见。”素云只喜得眉开眼笑，点首连连。红线仍令小心伏侍飞霞，自己回到中堂，向黄衫客等回称：“薛飞霞已经应允。”众仙侠个个开怀。

红线遂在身旁取出金丹，递与隐娘，一同进房，如法令飞霞吞服。飞霞谢过红线，又向隐娘叫了一声：“恩师。”素云俟他服药之后，晓得立刻要浑身发热，所以替他把盖着的棉被轻了一条，并在飞霞的床边支了一张小铺作伴，飞霞感激万分。果然仙丹甚是仙气，不多一刻，药力行动，浑身骨节热得如烈火一般，比了素云初服药时发作得更是利害。飞霞慌问素云：“为怎么这般难受？”幸亏素云是过来人，把自己当初如何筋骨蒸热，如何动弹不得，如何茶饭不思，如何渐次平服，如何手足轻捷的话，细细诉述了一番。嘱他安心调养，并说：

“恩师曾经言过，小姐是受伤之人，身体异常虚弱。那药力容易达到，发得较为猛速，好在只要三天，一过便可受用，不必惊慌。”飞霞伏在枕上，连连点首。从此在床一卧三日，红线、隐娘不时进房看视，并嘱素云：“倘然飞霞到纳闷的时候，说些言语与他解烦。”所以比了素云当日独自一人并无陪伴的情景，又是不同。

到了三日已过，飞霞觉得腹中饥饿，身体松爽了些。素云

与他进些稠粥，第五日已能在床上略坐，第六日已可下床，七日以后即能步履，十日后竟行走如飞。素云深服师尊之言，果然奇验，飞霞更是欢喜非常。

一日，早起理妆，忽然觉得额上作痒，伸手一抓，落了一大块的伤疤下来。素云见了，诧异道：“怎么胡桃大的伤孔脱下疤来，一无痕迹，真是奇事。”飞霞不信，向镜子中照了一照，果见色泽停匀，皮肉毫无破绽，深赞獭髓膏的妙处，非寻常伤药可比。

理妆已毕，同着素云步至中厅。黄衫、红线等众仙侠因见他伤痕已复，依然美玉无瑕，无一个不心下大喜。黄衫客遂请虬髯、隐娘选一个黄道吉日，收云龙、飞霞为徒。虬髯公选了十月二十是个成日，隐娘也不再选。就是这一日，令飞霞一同受业。云龙、飞霞唯唯听命。到了那天，黄衫客与红线令素云先在山顶设下两副香案，虬髯、隐娘取出薜花、榴花两柄仙剑，供在案上。行过了礼，然后云龙、飞霞各拜二仙为师。向天设誓已毕，虬髯、隐娘取剑分授二人。二人跪接，谢过了恩，起身叩见黄衫、红线，改称“师伯”。又与一鸣、素云见礼。如今多是师弟兄了，按着年齿，一鸣居长，云龙第二，素云第三，飞霞最幼，各以兄弟姊妹相称，自不必说。

再讲虬髯公把薜花剑与云龙。若说云龙的武艺，本比雷一鸣尚好几分，而且又能高来高去，炼得一身轻身本事，只有剑术未谙，此番学将起来，自然尚还容易。那薛飞霞虽把凡骨换过，但他生平于武事一道，不要说自己从未学过，就是看别人学习也多没有见过。拿了隐娘所授的榴花剑，看一看寒光射目，冷气逼人，捧在手中没了主意。隐娘知他胆怯，教把仙剑藏过，先学拳脚，又看他瘦骨伶仃，若使学那纵跳各拳，未免吃力，因传他一手扫叶拳。此拳是专打下三路的，但有磕伏进

退，不须跳跃翻腾，共凡：残枝坠地、落叶辞根、苻带逐波、柳丝垂雨、枯荷贴水、断梗泊崖、荆棘翻阶、寒藤绕树、凝烟剪蔓、冒雨牵萝、踏月披榛、因风拔草、林间扑蝶、花底撩蜂、伏地畚云、入山扫雾、擎拳摧朽、俯手拉枯一十八记门径。只要打得纯熟，动手时满地乱滚，弄得人眼光闪烁，招架不来，乃是拳经捷径，比素云学的那落花风轻易练习。隐娘主意已定，宽去外衣，就在山顶之上，把此拳演打一番。每打一下，必把门径一一指示。飞霞留心紧记，当日学会了残枝坠地、落叶辞根两套。隐娘看他手脚尚甚灵便，一半是换骨丹之功，一半是飞霞天资敏捷，心下暗暗欢喜。恐他过于劳动，分付明日再练。众仙侠相率下山，回到客厅坐下。

黄衫客对文云龙道：“如今拜师拜过的了，但不知贤侄的喜事当以何物下聘，何日完婚？老夫既作冰人，须当问个明白。”云龙躬身答道：“承师伯与恩师不弃，愿为云龙执柯，十分感激。但云龙客途，身无长物。虽有几件家传的珍玩带了出来，无奈多在行篋之中，上山时未曾携取，俱寄栖霞山莲花寺内，却将何物作聘？若说完姻的吉日，云龙父母俱亡，此处又无亲族，或在山中择吉，或俟回乡举行，总求恩师作主。”黄衫客道：“行囊存放寺中，谅无失误。刻下县中追究劫狱一案，不知消息若何，须待再缓几时，前去打听，顺便取回未迟。若言聘礼，贤侄身旁现有上山时带来的宝剑一口。此剑刻有蟠龙二字，虽比不得薛花宝剑，却也与寻常刀剑不同，算的是件利器，何不即此作为聘物。”红线道：“文贤侄若以宝剑作聘，愚妹想，飞霞上山的时候，除随身衣服之外，只有那头上插着的那支冠发凤钗，当以此钗答聘，取乘龙跨凤之义如何？”黄衫客抚掌称善。文云龙遂在身旁取下宝剑，双手连着剑鞘呈与黄衫。黄衫转交红线。红线接来，笑微微的挂在飞霞腰

间。只羞得飞霞满面通红，飞步回房而去。红线也移步进房，向他要了凤钗，回身复至厅上，交给黄衫。黄衫递与云龙，双手接受，藏入怀中。一鸣、素云见了，多向云龙道喜，云龙还礼不迭。

黄衫客又对虬髯公道：“贫道看二人今日联姻，正是一对璧人，天生佳偶。但看方才薛侄女含羞退避，虽是女郎常事，却不道正当从师习艺之时。若使日日如此，山中房屋虽宽，究多不便，何况每天练技，必在山顶，终有见面之时。愚意不如道兄作速选个吉日，竟与二人完姻。那时同在一处学艺，岂不甚好？”隐娘也道：“愚妹亦因此事颇费踌躇，而且飞霞乃是初次出手，教导甚为费力。若果从速完姻，与文贤侄既成眷属，也可使贤侄于学习时指示一切，将来进境较速，实是一举两得。”虬髯公听了，道：“既然如此，二十八乃是定日。红鸾天喜对照，天月德合，正是周堂，吉期大可，即在山上完姻，未识文贤契意下如何？”云龙唯唯遵命。素云忙将喜信回房报与飞霞，并禀明师尊，取了许多银子，下山代办些应用之物。云龙那边，乃由一鸣在厅右厢收拾了一间新房，又买了些花红羊酒等品。

到了吉期，正厅上悬起红来，高烧花烛。二新人交拜天地。一鸣备有酒席两桌，摆在厅中，二人祭过了祖，同入洞房。所有乐人、喜嫖，许多俗套一概免去，不必琐述。一鸣、素云饮些喜酒，黄衫客等用些喜果，颇甚开怀。虬髯公与聂隐娘分付新人暂停习艺三日。到得第四日起，方才同至山顶练功。云龙舞剑，飞霞舞拳，甚是有伴，虬髯、隐娘尽心教授。将近一月功夫，云龙的剑已甚活泼，飞霞的拳也已渐次学成。隐娘始把剑法传他，并略授些纵跳法儿。云龙每遇飞霞习剑与演习纵跳的时节，若是隐娘不在山头，他必一一代为指点。又

约一个月将近，居然也能跳得二、三丈高低的屋面，舞得二三十回合的剑法。

其时已是腊月下旬，天气严寒，下起雪来，山头上面恍如银装玉琢一般。一连两日，层冰冻结，不便上山练习功夫。云龙觉得身上寒冷，想起莲花寺寄的衣装，又想起那城武县不知曾否因劫狱撤任，倘然为日久了，一经离任远去，不但自己与飞霞的冤愤何日能伸，而且这种人若不略施儆戒，后来调到别处地方做官，若再作威作福，诬害良民，伊于何底。故与飞霞商议，要想同往县中一行，顺取行囊衣服御寒。飞霞连称：

“使得。”因即双双同至厅中，叩见虬髯、隐娘，稟明要下山的情由。正是：

好逮已结神仙侣，儆恶须施侠士威。

不知虬髯公与聂隐娘答应二人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盗印信双侠警贪官 寄书函一人传密报

话说文云龙与薛飞霞在截云山成亲之后，一同学艺，精进得甚是迅速。忽因天降大雪，山上边层冰互结，寒气逼人。云龙身上所穿衣服觉得甚冷，要想下山到莲花寺取还所寄行囊。因又想起甄卫这人枉法诬良，十分可恶，断断容他不得。乘这几日，山顶上冰雪交加不便习艺，故与飞霞商议一同下山。一来早报飞霞当日被陷之冤，二来要表明劫狱的是燕子飞，也好

使他行文缉捕；三来戒戒他的以后为官，不可诬陷善良，伤害天理。因此夫妻二人双双同至厅上，将情向虬髯公与聂隐娘禀知，当晚便要动身行事。虬髯公拈髯笑问道：“你二人此去，要想怎样处置于他，须先说个明白。凡为剑侠的人，作事终要光明正大，不可造次而行。”文云龙道：“弟子想，甄卫虽然枉法，究竟是朝廷命官，所以今夜下山，想把他的印信盗去，再留个柬儿与他，许他改过自新，这印自有送还之日。否则，将来有官无印，任凭是秦贼门生，头上的那顶乌纱，只怕终难稳戴。不知恩师以为然否？”虬髯公点头道：“这般措置，也尚不妨。但是大雪之后，屋瓦皆冰，若论贤契功夫，纵然去得。薛侄女纵跳未精，如何是好？”聂隐娘也接口对飞霞道：“凡事不宜操切。你缓几时再去也罢。”飞霞尚未回言，云龙代禀道：“若说他的剑术，果然只有三分。若说纵跳，幸仗换骨丹之功，身体甚是轻便。那城武县的衙门，弟子先曾去过，房屋既不甚高，防备也不甚紧，大约尚可去得。”聂隐娘道：“话虽如此。但是屋瓦一冰，最难立足，比不得干天燥日，可以来往自如，为师的怎能放心得下。今夜如一定欲去，你且在此略试一试脚步，方可许你下山。就从这厅屋起步，命你抄至你的卧房，再从卧房奔回厅屋，看有几张碎瓦。且行动时身体可摇，便知分晓。”飞霞遵命，立即回房，宽去外衣，重至厅前，端整上屋。隐娘等众仙侠多至庭心观看。但见飞霞不慌不忙，起个扫叶拳中断梗泊崖之势，把身子向墙上一伏，两手往上一伸，再起个擎拳摧朽之势，离地已有二丈多高。众仙侠暗暗喝彩。飞霞又起个入山扫雾之势，把上半身向檐牙一磕，扑的早已上了屋檐，头也不回，展开小足如飞而去。不消片刻，即见他奔了回来，起个落叶辞根之势，把身体一蹲，飕的飞下庭心。虽然微有喘息，尚不至十分吃力。一鸣、素云

多赞他进境神速，足见平日专心。隐娘看他举步端严，神完气足，更暗赞他难得少年夫妇，不为情欲所牵，乃能功夫如此。问一问共碎几张瓦片，飞霞回报：“弟子留心检点，共计五间屋面，去时碎了十一张，回时只碎六张。”隐娘道：“照此功夫，果然已可去得。但你尚是第一次夜行，黑暗中非白天可比，终须格外谨慎，与文贤侄早早回山方好。”飞霞，云龙唯唯听命，彼此心下大喜，各仙侠回至厅中又谈论些行侠仗义的正宗话儿。

到了晚上，将近二更天气，云龙、飞霞向一鸣、素云各借了一身夜行衣服，装束好了，背上各插仙剑一柄，辞别过虬髯、隐娘，又别了黄衫、红线，尚欲再寻一鸣、素云，不知何往，料着他们练功去了，也就不去惊动，即便起身下山。那晚虽然雪已住了，只因山中无人来往，山路上积着的残雪足有四、五寸厚薄，粘结成冰，甚难行走。云龙尚还可耐，飞霞觉得艰苦备尝。二人下得山头，略略歇了歇足，始取道往县衙而去。

行至半途，云龙忽然叫声：“啊呀！”立住了脚。飞霞慌问何故。云龙道：“我们来得匆忙，没有向雷大哥与白贤妹问明路径，这却如何是好？”飞霞也着急道：“妾当初上山的时候，乃在露筋祠，蒙聂恩师背负回山，此时人事不知，怎晓得东南西北。不知相公与虬师伯等当日同由莲花寺到山，可还记得约略程途？”云龙摇头道：“那时乃由恩师驾着剑遁而行，两目紧闭，那知道从那路而走，必须找找人问个信儿方好。”飞霞道：“更深夜静，不要说路上无人，就是有人经过，我们穿的乃是夜行衣服，怎可向人问讯，动人惊疑。”云龙顿足道：“这便怎样？”

夫妇二人正在无计可施，忽听得远远的一阵鸾铃声响，飞

也似的奔过一匹马来。二人急忙打个暗号，飞身上屋，往下观看。但见马上骑着一个差官模样的人，年纪三十多岁，一手拿着马鞭，一手执着火把，背上背着一角公文。飞霞向云龙耳语道：“黑夜之间，有怎紧急事情，那马走得这般匆促。”云龙道：“且莫管他怎事，我平日听恩师说起，城武县乃是个小小城池，地方上除了知县衙门，只有一个城汛官的公馆。此人既是肩背文书，必定是向县中投递。我们何不就此跟他走去。”飞霞大喜道：“言之有理。”于是二人就在屋上运动功夫，如飞的随着那马转弯抹角一路行来。

看看已到城门，那骑马的喝开了城，打马进去。云龙、飞霞跑远几步，跳过城墙，依旧跟定着他，果然来到县衙。那人下马进内，把马拴在照墙边一株大树之下，云龙、飞霞惊喜参半。喜的是县衙已到，惊的是差官进去投文，甄卫必然未睡，下手为难。二人在屋面上呆了半晌。云龙低声向飞霞道：“事已如此，有何足惧。我们且自进去，见机行事。”飞霞道声：“使得。”夫先妇后，即从屋面上绕进内衙。到得二堂之上，听见有人说话。云龙立住了脚，飞霞尚欲前行，被云龙轻轻一扯。因他没有提防，屋上的冰雪又滑，泻了数步，几乎立脚不牢。下边不免听见了些声息，有人说：“怎么声响？”云龙吃了一惊，暗想：“还是先下手的为强。”急在飞霞耳畔，说声：“我先下去。”扑的跳下地来，奔至堂口。见甄卫坐在灯下，一手执着一个文书封套，一手拿的不是公文，却是一封信儿。左旁站着一个大汉，正是那马上之人，右旁站着两个亲随。

云龙看得亲切，掣出仙剑向甄卫兜头就是一剑，但听得扑的一声，一顶纱帽滴溜溜滚下地去。这一剑不比在上房的那夜，乃是凭空飞下来的，削落乌纱，不过吃了一个虚吓。此回



甄卫却眼见得文云龙执剑前来，一道白光，直向顶心飞至，欲避不及，叫得一声：“啊呀！”纱帽落地，人也一交跌下椅来。又觉得剑锋过处，头上边痛不可当。原来连头皮削去了许多头发，一霎时流下血来。其时，两个亲随多吓得魄散魂飞，跪地叩头，连呼饶命。那大汉心胆略壮，正要叫喊，云龙把剑在公案上一拍，大声喝道：“休得张皇，俺文云龙今夜来此，特与甄卫打话，与尔无干，不许开口。”那人始缩住了口，果然不敢声喊。云龙仗剑在手，先把桌上的信函一看，却是临安秦桧寄与甄卫的密函，内中写着：“因大金国兀术四太子兵阻朱仙镇，要他设计谋害大元帅岳家父子，故把甄卫调任临安知府，庶能师生二人朝夕见面，共图善策，已经咨部准调，不日行文到县，务望及早离任。所有不知名之文姓夜劫要犯薛飞霞脱逃一案，飞霞本未讯实口供，许照寻常犯人越狱，本官疏防，应得革职留任处分，改作姑念自行检举，先期公出，免予革职，勒缉逸犯，务获惩办。惟截云山盗寇猖獗，擅杀统兵大员，本已奏请统制张浚，派兵洗剿。刻下金邦大局未定，张浚未便远来东省，且俟岳家父子死后，兵权在握，再行檄飭剿办，为应龙报仇。”云云。云龙看罢，见秦桧私通外国，与甄卫设计陷害忠良，不觉怒从心起，大骂一声：“奸贼，你们干得好事！”把那封信揣在怀中，且自带与师尊观看，搭救岳家父子忠良。一面举剑向地下一指，对甄卫说道：“今夜俺文云龙实对你说明了罢。秦应龙造恶多端，天假白素云、雷一鸣等之手，为民除害，你不应当要保自己前程，公报私仇，移祸薛飞霞身上。俺曾警觉于你，如何不知悔悟。后来劫狱一案，乃是临安剧贼燕子飞所为，你如何认做俺文云龙，四门拿捉，只扰得城厢内外鸡犬不安。若照这样糊涂，怎能为民父母。如今你又仗着与奸贼有师生之谊。便把你处分开脱，要你调任临安，共

设奸谋，陷害忠良上将。似此妨贤病国，留你何用。本当立时斩首，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许你以后改过自新，将头暂寄颈上，且看你日后作事若何。如再不能痛改前非，那时莫谓我剑不利，定当立斩不饶。你须牢牢记着，俺要去也。”说罢，将剑一摆，飞步下堂，飕的一跃，跳上屋檐，寻找飞霞。谁知飞霞毫无影响。

云龙此时未免着惊，幸得满屋雪光，照耀得如月夜一般，见屋上边积雪里头一步步有弓鞋脚印，打从东首而去，因急向东寻访。恰好绕过屋脊，已见飞霞笑微微手捧一物，飞奔而来。原来已向签押房中盗得印信。云龙大喜，夫妇二人会在一处，正想大踏步一同出衙。只听得下面一声呐喊，头门内哄进来无数的捕役、弓兵，也有手执短棍的，也有手拿铁链的，也有手持铁尺、腰刀的，也有挟着弓箭，一个个高喊：“快拿刺客。”却是那骑马大汉与两个亲随，见云龙上屋之后，飞风报警传来的人，当头就是那大汉，勇赳赳拿着一柄朴刀。行至二堂，分付快驾软梯上屋。云龙见他们来势汹涌，伸手急取了五、六张瓦片，照准大汉面门飞去，拍的一声，打个正着，那大汉顿时鼻塌嘴歪，血流满面，一个倒栽葱跌下地去。后面许多人喊声“不好”，叫道：“弓兵们快些放箭。”言未了，飕，飕，飕的那箭好如飞蝗骤雨一般，多向屋上射来。云龙慌将仙剑舞动，护住了自己的身体。因这薛花剑是黑色的，凭空起道乌光，好似一条黑龙在身上边夭矫盘旋。莫说是箭，只怕就是水星也多泼不上一点半点。回头看飞霞时，见他虽然也把仙剑挥动，拨去了五、六支箭，无如气力不加，两腿渐见酸软，身子略觉有些晃动。云龙恐防有失，喊声：“我们何苦在此缠绕，何不从后垣出去。”遂起剑护住背花，扭转身躯，同着飞霞向后便走。此番因只顾脱身，顾不得脚下边工夫轻重，所以

一路上碎瓦之声劈劈拍拍响得如爆竹一般。二人走到那里，下边追赶的人听得甚是明白，就赶到那里，二人暗暗着惊。

不料走过花厅，忽见又有无数家丁，手执灯球、器械高喊：“快拿盗印之人。”乃是薛飞霞于盗印时开动印箱，曾把管印家丁惊醒，不过飞霞手脚尚快，及至家丁起身察视，那印已被取去。只留得简帖一张，上写着十六个大字，道：“取尔印信，敝尔奸顽，前愆挽回，有日送还。”下有一行小字，是“截云山文云龙、薛飞霞留字。”那管印家丁看了之时，魂不附体，正要禀知本官。不想二堂上已闹得不可收拾，因此至内宅门传齐合署家丁，要想同到二堂帮拿凶犯。恰好云龙，飞霞从二堂屋上走至此间，脚声又响，雪光又亮，被众家丁看得清切，发一声喊，有几个不要命的竟想上屋来追。云龙此时见前后有人，如何脱得身去。尚幸斜刺里有一所低屋，不妨且到那边一避，再作区处。因起个饿虎扑溪之势，向下一跳，飞霞也起个落叶辞根之势，跳将下来。不提防这一所屋不是别处，正是飞霞昔日被禁的女监。云龙尚不在意，飞霞想起当日受苦前情，心上一酸，慌了主意，两只小足踏在瓦楞之中，积雪既松，薄冰更滑，站立不住，往下一泻。云龙瞥见大惊，说声：“仔细……”那细字尚未出口，眼看他已滑下地去，要想伸手扯他，休想能扯得住。这一吓直急得云龙冷汗直淋，不知怎样才好。

那飞霞虽然身不由主，心下甚清。泻至屋檐，尚想起攀拳拉朽之势，攀住檐头，重新上去，不妨已有一伙弓兵赶到，高喊：“不要逃走了这女子！”一拥上前，刀的刀，棍的棍，铁链的铁链，多来锁拿，不能施展手脚。云龙这时候也别无搭救之策，惟有把死生二字置之度外，飞下屋下，与众弓兵拼一个你死我活，遂喊一声：“尔等休得无礼！”拍的跳下地来。

那脚跟尚未立定，飞霞已先跌下庭心，早有两个弓兵喝声：

“在这里了。”举起索子般粗的铁链，当头就套。云龙大惊失色，欲待仗剑来救，无奈已是不及。忽耳边听得唳唳莺声高喝：“尔等闪开，休来送死。”又听得西首屋上大喝一声：

“俺也来了。”半空中飞下两个人来。众弓兵吓得纷纷倒退。正是：

凭空伸出拿云手，蓦地来援跌雪人。

毕竟不知来者是谁，救得飞霞出衙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秦相府夫妻行刺 刘公岛师弟重逢

话说文云龙见薛飞霞在屋面上偶一失足，误踏瓦楞，立脚不牢，跌下地去，急忙飞身下屋，要想救他，奈已不及。正在着急万分，忽听得人丛中有女子声音，又听屋面上一声高喊，飞下一个人来，只惊得众弓兵纷纷退避。云龙甚是诧异。定一定神，仔细一看，却是一鸣。不觉心中大喜，叫声：“雷大哥，几时到此，快快搭救俺夫妇出去。”一鸣将剑一摆，道：“云弟休慌，有俺在此。”言犹未了，但见要拿捉飞霞的那些兵卒，一霎时多已散开，只剩下飞霞与白素云在那里讲话。

原来是素云晓得云龙夫妇今夜下山，他是探监时眼见过云龙本领的，知他此去无妨。惟薛飞霞乃是初次，想着自己初探

卧虎营之时，几遭不测。因此与一鸣商议，稟知师尊，暗中保护。红线、黄衫也恐飞霞有失，见素云、一鸣愿去，却可放心，一口允许。二人因于云龙、飞霞尚未动身之前，先已来到县衙，暗伏二堂前后。所以云龙夫妇下山的时候要与二人作别，已多不见。后来云龙在二堂下屋，一鸣看得清清楚楚，料来无甚险阻，并不下去帮助。素云见飞霞独是一人向签押房中而去，知他必是盗取印信，虑有意外，随后跟来。只因素云的工夫比前又好了数分，不但是声息全无，而且踏在雪中，连那鞋印已多看不甚出。只要再练几时，便可踏空能立，履水可行，跟在后边，飞霞如何觉得。直看他取了印信，依旧远远的跟着他，一步步回来。后见已与云龙会面，只道大事成功，并未遇险，心下正是侥幸。不妨忽然拥出无数兵役，高喊拿人，并又施放乱箭，正想出手助他。见他夫妇二人已往斜刺里低屋上而去，因亦跟着跳了下来。猛然见薛飞霞失足滑跌，素云吃了一惊，急忙将身往下一伏，先自扑下地去。众兵役道是飞霞，一窝蜂上前拿捉。素云喝声：“谁敢动手！”右足起个残风扫叶之势，把众人扫开，两手往屋檐下一托，恰好飞霞跌在手中，接个正住，说声：“贤妹休慌，愚姊在此。”飞霞惊魂略定，且不问素云如何来到此地，只说得一声：“原来多蒙姊姊相救。”站下地来，与素云各持仙剑来杀众兵。众兵发一声喊，各自没命逃去。素云因遵师尊分付，不许妄开杀戒，所以并不追赶。飞霞也收了剑，向素云一再称谢。云龙正疑飞霞如何脱险，及见素云，始知就里，相见之下，不胜感激。一鸣道：“天不早了，我们休再在此耽搁，快趁此刻惊散众人，赶速回山去罢。”云龙等多说：“正应如此。”四个人就在庭心齐喊一声：“俺们去也。”各人往屋上一跳，如飞而去。

众兵役也只好远远里亲见他们走了，却那一个再敢拦阻，

各各回至二堂，禀见本官，说：“刺客尚有羽党，埋伏衙中，拿他不住。”一线齐的跪在地下请罪。甄卫尚未开言，又有管印家丁呈上柬帖，禀明印信被盗情由。这一吓，直把个极奸恶的甄卫惊得目瞪口呆，暗想：“行刺事小，失印事大。如今有官无印，虽蒙秦太师保升，却教我如何卸任？悔不该冤陷飞霞，酿此奇祸，这是我做官诬虐平民的下场。”天良一动，叹了一口气，也不责打弓兵捕役，也不难为管印家丁，喝声：“你们且去，明日再说。”各自退出。秦相府差来的差官受伤甚重，已经身死，分付亲随去收拾尸身，明日买棺盛殓。甄卫此时左右无人，又想一想：“这事愈闹愈大，太师那边不便说明，又不见派兵来剿。那班人来时无踪，去时无迹。如何防得许多。头上边又被云龙连皮把头发削去好些，即便伤痕平复，那头发是不能再长的了，真是终身话柄，何颜再在人间，不如寻个自尽，免得日后或如秦应龙一般，碎尸数段之祸。”主意一定，遂解腰间鸾带，缢死二堂之上。及至亲随把差官的尸身安放停妥，回至二堂，甄卫已经气绝多时。亲随见了大惊，急忙连夜报知二衙，商量后事。

那二衙姓平，名直，倒是一个好官。平时因见甄卫作事不端，也曾屡次规劝，奈他不听。故此不甚相合。今闻遭此惨死，深叹报应昭彰。连夜进衙看明一切，命家丁等将尸解下，俟天明后购办上等衣棺入殓。一面遣丁发信家属，赶紧来衙，盘柩回籍。一面做了一道详文，把上项事照实申详，听候府尊如何发落。那曹州府王太爷如今已调做临安知府了，新任的太尊姓李，名若虚，乃户部侍郎李若水的堂弟，为人刚方正直，本来是个御史，因在京中不时弹劾奸党，故此把他放了外任，落得个耳根清净。那李太爷到任之后，兴利除弊，与王太爷大不相同，而且最爱的是百姓，最恨的是奸臣。他见甄卫是秦桧

的门生，政治荒唐，声名恶劣，早有参他之心，正在拿他过处。今见详文，知已死于非命。那文云龙与薛飞霞为地方上除了一害，甚是准得。当下只出了一道海捕文书，捉拿盗印之人，并不十分上紧。所有城武县知县遗缺，着平直暂时署理，静待朝廷简放。一言表过，按下不题。

再说甄卫自缢之后，一到天明，这个信息传扬出去，满城百姓多知道了，没一个不说：“这是做昏官的下场。”不消半日，渐渐传至截云山中。黄衫客在山下闲行，听得甚是明白，回山告知虬髯公等，多说是甄卫自作自受。飞霞夫妇奇冤已雪，更甚欢喜。只有一鸣闻言，他认做曹州府尚未调人，乃是与甄卫一鼻孔出气的，这事闹得大了，恐早晚间必有官兵到山。因向黄衫客等禀知，并言须要提防一二。虬髯公道：“官兵剿山，我等并非歹人，本来无须介意。不过劳师动众，只怕要惊扰得地方上的百姓鸡犬不宁，于心何忍，自然早离此地为是。但想昨夜文贤契取来书信，临安秦桧私通金国，要害岳家父子忠良，这是一桩大事，俺们须得想个法儿挽回于他，方是行侠作义的分内之事，不知你等可有妙策？”道言未了，云龙夫妇起身答道：“弟子不才，愿到临安杀这奸贼，替国家除害。”黄衫客道：“文贤侄夫妇有此勇敢，可敬，可敬。但我夜观乾象，紫微星昏暗异常，将星摇摇欲坠。那贪狼星却甚光芒闪烁，看来朝事必有非常变动，此乃天命，人力难回。惟贤侄等既有此心，不妨行些功果。贫道想一同前去。且俟到了临安，见机行事如何？”聂隐娘接口道：“空空道长当日下山之时，他说是往临安去的，至今音信杳无，不知他怎样了，我们何不同往临安一走。”红线也道：“不是聂道姑提起，小妹倒忘怀了。当日下山的时候，黄道长本约三年为期，大家收了门徒多在临安相会。如今一年未滿，我们都已觅得传人，真是有

幸。未识空空道长若何，本当到临安去探听探听。但是，路途不甚很近，不知雷贤侄与白贤契愿往与否？”雷一鸣道：“弟子本已无家可归，愿随师尊同去。”白素云道：“弟子受业之时，早愿随师云游四海，莫说临安，就是走遍天涯，也须不离恩师左右。”黄衫客等听了，心下甚是欢喜。当日，令一鸣等收拾午饭吃了，端整一同下山。好在山上边富有金银，众仙侠带在身旁，一半作为路费，一半备作扶危济困之需。山中所有房屋，本来是个盗窟，恐他再有匪人落草，虬髯分付一把火烧个干净。部署已定，四仙四侠取道下山。云龙寄在莲花寺的行李，昨夜未曾取得，今日须便向寺中取出，把衣服换过，稍御寒冷。一路之上，众仙侠随便行些好事，救些好人，不必琐说。

因走的多是旱道，约有半个多月，方到江南地界。云龙夫妇要顺道回家一次，稟知虬髯、隐娘，请众仙侠一同小住数天，然后起行。虬髯公等因人多不便，但嘱二人回去，早些动身，大家竟在临安会晤。二人不敢强留，所以到了苏州，众仙侠先向临安进发，云龙、飞霞回至家中。亲友们得知娶了新妇回来，一个个都来贺喜，云龙免不得要补请喜酒，一连忙碌了数天。那些亲友见了飞霞，多说才貌双全，果然配得好对。云龙心中也甚欢喜，足足住了十日，深恐虬髯公等盼望，向家人前推说要 到 临安探望一个好友，赶紧起程。家人因他是出门惯的，也不阻留。二人即日离了苏州，竟向临安而去。

不消三日，已经到了，寻一所极幽静的古刹，叫做小云栖住了一宵。明日云龙上街寻访虬髯公等众仙侠下落，途中巧遇一鸣。说起虬髯公，因云龙夫妇动身匆促，未将城武县的印信送还，故于前日动身又往山左去了，余人多住韬光山净慈寺中。云龙问：“师尊此去，可知几时方回。”一鸣说：“如果施展剑遁之法，数千里路不难朝发夕至。但今屈指三日，尚未



回来，不能预定。”云龙唯唯，遂即随着一鸣到净慈寺，拜见过了黄衫、红线、隐娘诸仙，又与素云略略谈些别后事情。天已晚了，依旧回至小云栖，与飞霞说知师尊不在情由，并言行刺一事，当于何日前去。飞霞道：“此时正是正月下旬，月黑无光，很可行事。如再迟延，便难下手。妾意不必等候师尊，明日探明秦贼住处，便当前往。不知意下如何？”云龙回称：“意见相同。”

一宿易过。翌日起身，访明秦相府在御河桥十字街头。云龙在府前府后团团走了一遭，记明路径，回至寓所夜膳。到得定更以后，二人扎束起来，前番所借一鸣、素云的夜行衣服早已还却的了。如今乃在苏州自己购来的两身无色绸小袄，两条无色绸小脚裤，一条无色绉裙，二人更换好了。云龙抹上元色绸扎额，足登薄底跳靴。飞霞元帕包头，足穿一双元缎软鞋。各自手携仙剑，神不知鬼不觉的跳上屋檐，出了小云栖，曲折兜抄，竟至相府。虽然禁城地面防务素严，防的却是街面，不在高处，所以二人一路之上并无阻隔。到得相府，那府中也有几个支更守值的人往来巡察，却也绝不留意到屋面上有人。云龙放大着胆，与飞霞找觅上房，只因屋宇多了，不知那一间是秦桧的卧室。

正在心中焦灼，也是事有凑巧，见有一个书僮模样的人，与着一个丫鬟在穿廊下行过，像是要干甚不端的事儿。这丫鬟说：“不知相爷睡否，须去看个明白，免得叫唤。”看他回身上楼，走至西南一间极大的卧房门首，站定身躯，听了片时，并无声息，笑咪咪下楼自去。云龙夫妇大喜，飞也似的来到这间屋上。云龙起个金钩倒挂之势，把两足钩住屋檐，伸首往下一望，见一排有八扇纱窗闭得甚紧。因一手起仙剑，向正中的那一扇窗上轻轻一劈，应手而碎，一手把窗接住，拿上屋

檐，提与飞霞，放在一旁。虽是略有些儿声音，幸亏得仙剑锋利，并不甚响。飞霞见窗已开了，正要下屋，云龙止住他，道：“你且慢着，待我先自下去。”飞霞遂立住了脚，云龙将两手攀住窗槛，两足一翻，进得房去，毫无响动。见房内正中有一张花梨木大床，床外一张花梨木妆台，台上明晃晃点着两盏金邦送来的新式银灯，灯光中无心观看别种陈设。但见床边锦帐低垂，帐外放着男女履舄。云龙看罢，举剑在手，挑起帐门，揭开锦被，见秦桧背朝着外，夫人王氏面朝着外，睡得甚熟。举起剑尖向秦桧背上一指，正要下手，不妨带动帐钩，

“咣”的一声，忽把王氏惊醒，高喊：“有贼！”秦桧虽然未曾被刺，说也奇异，那剑尖所指之处，觉有一股冷气直透背心，也于梦中惊觉，大喊一声：“是怎么人？”云龙见二人双双惊醒，明知不得成功，又见桌上边两盏明灯忽然无风自灭，心中一惊，暗想：“此处究是禁城重地，比不得城武县小小城池。”只得急忙将剑收回，喊了一声：“便宜你这私通外国、陷害忠良的奸贼！”飞身向着窗外便跳。谁知忙中有错，被方才的一个僮儿、一个丫鬟所见，惊喊一声：“奇怪，好像是一个人。”惊动了更夫、家丁等，顿时哄出无数人来。云龙见势不佳，慌又往上一跃，与飞霞会在一处。正想拔步欲行，斜刺里被秦桧之侄、秦应龙的胞弟应凤瞥见，“咯唧唧”祭起两只飞镖，一中云龙左腿，一中飞霞右肩，二人各自喊声：“啊呀！”立不住脚，几乎跌下尘埃，自分万无生理。

忽眼前起一道白光，竟把云龙夫妇飘飘荡荡托起空中，向东而去，也不知行有多少路程，从三鼓起直至天交午正，方才落下地来。初时二人受伤已重，人事不知，也不晓是何人搭救，来到何方，及至下地，方才略略苏醒，忍定了痛，睁眼看时，乃是一所海岛。又见虬髯公与聂隐娘多在一旁，不觉心下

大喜，同说一声：“恩师在上，弟子可在梦中，如何不曾死在奸贼院内？”甚是惊异。正是：

早拼性命檐头丧，不道身躯海角来。

毕竟不知云龙夫妇如何到得此地，如何与虬髯、隐娘相会。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抱不平打死乌天霸 施绝技惊走燕子飞

话说文云龙夫妇行刺秦桧不成，反被秦应凤飞镖所伤，正欲跌下屋檐，凭空起一道白光，把云龙、飞霞救去。原来不是别人，乃聂隐娘。那日见云龙到了，虬髯公已赴山左，他料云龙夫妻刺奸心切，等不得师长回来。这日乍到临安，不及下手，明晚必须行事。想起黄衫客夜观星象之言，此去不但无济，且恐有失。本欲告知众仙侠一同前去，只因禁城地面，深恐人多了闹出事来，反为不美，故于是晚独自一人暗至相府保护。只因借着剑光隐体，所以云龙夫妇不曾见他。后来云龙进房，惊醒秦桧夫妻，隐娘怕灯光之下，云龙面目被奸贼瞧清，日后不当稳便，故把银灯吹灭，好让云龙脱逃。不料云龙跳下地去，又被小厮、丫鬟所见，大声惊喊，隐娘本想下地救他，见他双足一登，忽又跳上屋檐，与飞霞会在一处。正在暗赞他见急不乱，手脚如飞，不提防被秦应凤祭双飞镖，竟中二人肩膀。隐娘此时却也吓了一跳，急把剑光一晃，借着剑遁之法，

把二人遁出险地。初想送回小云栖去，无奈离城太近，又想送至韬光山，与众仙侠同居。虑的是虬髯未回，云龙夫妇伤痊之后，倘然怒气不平，又欲前往。飞霞虽能阻止于他，云龙究觉客气不便，且恐秦桧是大权在握之人，明日必然传下令来，到处搜查刺客。云龙、飞霞受了镖伤，岂能掩饰。倘被查将出来，那时诸多不便。左思右想，不如竟把二人救至山东，寻见虬髯，再作区处。故此驾着剑光，径至东省，寻了好一刻功夫。始见虬髯随着一个面如锅底、身长体胖之人，在这海岛之中匆匆行走，甚是迅速。隐娘让这黑面大汉走过，始把剑光收起，落下地来。

虬髯见是隐娘，又见云龙、飞霞身受重伤，不知如何到此，心下惊疑。正欲动问，云龙、飞霞已经苏醒，跪问师尊：

“可在梦里相逢，如何弟子等未曾死在奸贼院内？”虬髯茫然未对。隐娘把云龙夫妇行刺受伤，救到此处的情由述了一番，并问虬髯：“身畔可有灵药医伤？”虬髯始知就里，二人也才晓得这两条性命乃是隐娘所救，叩谢不迭。虬髯公深服隐娘有先见之明，又钦佩他救至山东，作事周密。但是身边并无伤药，这却怎处？想了一想，好在岛中产有金毛狗脊与参三七草两种妙药，一能外治，一可内服，看一看二人的伤痕多在实处，尚非要害之地，且中的并非毒器。故与隐娘在岛前岛后觅了好些的狗脊，刮下毛来，令二人忍着疼痛，将镖拔出，流净淤血，把金毛当着膏药一般粘贴上去，封住伤口。果然渐渐的血止痛消，不过无獭髓膏的神速，而且日后脱下伤疤，不免有些痕迹，还好的是腿上、肩头，无关紧要。虬髯公又在岛中掘取参三七的草根，将剑斫为细末，一半交与云龙，一半递给隐娘转交飞霞，一同行到闹市地方，寻所酒楼，带酒吞服。

恰好方才隐娘见的那黑面汉也上楼来，拍桌敲台大呼：

“酒来。”酒保答应稍迟，看他暴跳如雷，甚是凶恶。隐娘与虬髯公打个暗号，走下楼来，细问：“此人是谁，如何道长适才尾随着他。”虬髯公道：“正要告诉仙姑。俺自临安驾着剑光到得城武，将印送还。此刻的县尊是个好官，曹州府也已调了，故此盗印之事，并不十分追究，免致惊扰百姓不宁。俺的心中甚是安慰，方想仍驾剑光星夜回来。不料半途上撞见此人，在那里打听飞霞侄女的下落，说：闻得他已死在露筋祠中，如何又有怎么与文云龙盗印之事。看他甚是诧异。俺想当日劫飞霞侄女出狱的燕子飞，侄女说他乃是五短身材，此人颇甚不类。但这露筋祠内之事，若是除了我们与姓燕的，那个得知。因此心上怀疑，定要探他一个确实。从城武县暗暗跟至这里刘公岛地方，看他所作所为，多半不是正路。今日且见他在岛内窃人银两，俺未喝破于他。因是为数不多，且欲细探行藏，说穿了恐不能吐露之。故后来仙姑等到此，方才与他分路。如今又在这里相逢，稍停正好细问侄女，劫他出狱，究竟是否此人，也好为民除害，并为侄女雪露筋祠之耻。”隐娘道：“原来如此。这事须问飞霞便知。”

正在叙谈，忽听楼上边文云龙的声音，喝声：“照打！”与人争闹起来。虬髯、隐娘不知何故，急即回身上楼。但见云龙怒冲冲的在那里与黑面人交手。这黑面人也甚了得，虬髯公急忙止住，问他：“何故如此？”云龙道：“恩师休要提起。弟子吃完了酒，本要下楼。不料这厮甚是可恶，盘问弟子夫妇，因何穿着夜行衣服，且问肩头、腿际因何血迹未干，弟子并不理会于他。这也罢了，谁知他见弟子要行，吃的酒饭钞也不会，硬要店家写帐，跟着弟子便走。店家不认得他，向他要钱，他反动手打人。弟子一时不平，说了几句公话，他便要与弟子作对。天下那有这样的人。”道言未了，那店中人又向他

索钱，竟被这黑面人手起一拳，打破鼻梁，满面是血，跌下地去。店内各人喊声：“不好，打坏人了。”共有三五个伙计，闹做一团，拥将上来。黑面人将腿在楼板上扫，纷纷跌了开去，并被他抓住一人，举起斗大拳头，当胸便殴。虬髯此时也动了火，但恐在酒楼上交起手来不当稳便，且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谁，因起三个指头向他左肩上轻轻一指。这是拳经中的点穴妙法，凭你英雄好汉，只要被他点着，要生就生，要死就死，最是利害。这人如何禁受得起？还好的是虬髯所点并非死穴，故此但觉得被点之处酸痛非凡，一松手把抓着的人先自放去，回头想与虬髯说话。虬髯笑道：“如此本领，竟要在外横行。我且问你：姓甚名谁，来此何事？从实说来，或者免你一死。若有半句支吾，叫你懊悔不及。”那人尚要挣扎，虬髯又起两个指头，向他右肩一点，这人始动弹不得，矗立楼中，大喊：“饶命。”飞霞见了，有些不忍，央隐娘前去劝解。隐娘低声道：“虬师伯正要问你，此人可是在城武县劫你出狱的燕子飞？因何与你说的状貌不类，却又偏在城武县内探访你的下落，真是异事。”飞霞呆了一呆，把那人仔细一看，回说：“燕子飞是五短身材，此人身躯雄壮，不知是怎么人。既然有这等事，还望恩师与虬师伯问明踪迹，然后处置于他。”隐娘点了点头，正要告诉虬髯。

忽听那人自己说道：“俺乃临安人氏，姓乌名天霸，因奉一个好友之命，特来东省打探一个人的消息。方才见喝酒的一男一女，穿的多是夜行衣服，各人身带重伤，疑他不是好人。且与俺打听的那一个人有些意思，故此同那男子动问。不料他一言不发，动身便行，俺因急欲下楼，追着同去。可恶那店主人絮絮叨叨向俺要钱，俺因没有带得现钞，嘱他写帐，他偏不依，正在吵闹。那喝酒的男子说俺不应强赊硬欠，帮着店家要

钱，是俺不服，与他赌斗。如今事已说明，且请你休管闲事的好。”虬髯听罢，冷笑道：“你说身上无钱，早间在十字街前窃的银两那里去了？此事也不来管你。俺且问你，这好友是谁？那打听的是何等样人？为何喝酒的一男一女有些意思？”那乌天霸见道着他的隐事，忽得老羞变怒，把脸一翻，道：“俺告诉你也不妨，俺也不是怕事的人。俺的好友名燕子飞，江湖上人那个不晓，打听的是个妓女薛飞霞，因与城武县知县甄卫作对，把他下在狱中。亏得姓燕的救他出来，后来救至露筋祠内，姓燕的爱他人才出众，意欲收留于他。谁知那薛飞霞不知抬举，撞死祠中。那时姓燕的遂离了山东，回到临安地面。近来忽然闻得甄卫死了，说是怎么薛飞霞与一个姓文的把他印信盗去，以致自尽而亡。姓燕的得了这个消息，疑心飞霞未死，谅必已经嫁与那姓文之人，但飞霞是个瘦弱女子，岂能进衙盗印，其中甚是蹊跷，故此命俺前来打探。倘然飞霞已死，也就罢了。若是尚在山东，他不应忘了姓燕的救命恩人，反嫁姓文的为妻，与他有些势不两立。方才喝酒的一男一女，那女子的声音面貌，与姓燕的平时所说很是相同。这男子虽然俺不认得他，莫非就是姓文。若然果是二人，莫说是燕子飞不容，就是俺乌天霸却也饶他不得。”这一席话说得云龙、飞霞怒气直冲，各人抢上一步，欲待动手。虬髯公把头一摇，起右手向乌天霸的肩上一拍道：“原来如此。”但听得“拍”的一声，一个倒栽葱跌下地去。

云龙夫妇以为此人必死，心下大快。谁知虬髯用的乃是解法，因想留着这人性命，好访燕子飞的行踪，所以不要伤害于他，把那方才点住的穴一手掌拍了回来，意欲放他逃走。无如这乌天霸本来也是燕子飞一般的剧贼，平时杀人劫物，造孽无穷，今日恶贯已盈，万难倖逃一死。他被虬髯一掌跌倒，初时

自道万无生理，后来一骨碌在地下扒将起来，觉得筋骨舒畅，两条手臂反能展动，认做虬髯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必与燕子飞有交，因此不来加害。顿时大着胆儿，不但并不逃避，反仍恶狠狠的扭转身躯，要打店内众人。众人喊声：“救命！”纷纷多往楼下飞跑。乌天霸尚是不舍，赶下楼去，云龙夫妇见虬髯公把天霸释放，不知何故，只气得目瞪口呆。今见他又这般撒拨，云龙正气干霄，也顾不得师长在前，喊一声：“清平世界，那有这种野蛮的人！俺来替地方除害。”飞身追下楼来。飞霞见了，恐他伤痕未平，难敌这厮，也即跟了下去。虬髯公暗说一声：“罢了，这也是那厮的大数。”因见店主人卧在地上，受伤甚重，把适才医治云龙夫妇余下的金毛狗脊在身旁取将出来，替他医伤。一面令隐娘下楼，暗助二人成功，惟说：

“此间乃是闹市，须嘱云龙夫妇不可胡乱杀人。最好诱他到僻静所在，方可下手，俺停一刻即来。”隐娘唯唯。走至楼窗口一望，见云龙已与天霸在街上交手。只因腿上受伤，有些脚步踉跄，不能取胜。旁边飞霞正待起手帮助，隐娘喝声：“慢来。你们真要厮打，这里地方狭小，敢与我到前边松林深处斗三百合，方才是个好汉。”飞霞听是隐娘声音，急住了手。云龙正在有些支持不住，听见隐娘说话，乘机收住了拳，并且明知这句言语乃是叫他不要在此开手的意思。因大喝道：“乌天霸，你如真有本领，你敢跟着俺来。”说毕，大踏步向西而去。

天霸闻言，抬头向楼上一看，不是方才那个卷发老者，却是一个妇人，他怎放在心上，将手把云龙一指，喝声：“俺乌天霸如怕了你，誓不为人。”飞步追去，街上的人也一窝蜂跟着乱跑。隐娘见他们果然去了，下楼与薛飞霞尾随在后。约行一里之遙，来到一座小小荒山，渐渐人烟稀少，看的人走了一程，不见他们交手，也多散了。云龙回头一望，只见天霸尚



在后边紧紧相追，心下大喜，暗想：“此人蛮力甚大，今日自己腿上受伤，只可智取。”见山脚下有株大树，他就飞身一跳，跳上树顶，等天霸走得逼近，起个寒鸦扑水之势，从他背后扑将下来。果然天霸不曾防备，听得脑后声响，回头看时，已被云龙在左肋下打了一拳，痛不可当，喊声：“啊呀！”举手来架，右肋下又被云龙一拳。这两拳名为“双龙探穴”，天霸虽然了得，怎能禁受得住，一声大叫，身子往下一蹲，急忙起个着地扫儿，想把云龙扫开。那晓得云龙扑的一声，早又跳到树上去了。只急得乌天霸暴跳如雷，大骂：“好小子，你敢戏弄着俺，看俺取你的命。”忍着疼痛，拼命也往树上一跳。云龙施动功夫，将两腿紧抱树枝，半个身体倒挂树外，等到天霸上来，照准他的两太阳穴狠命两拳。此名猿猴献果，只打得天霸脑浆迸裂，跌下地去，眼见得是不活的了。云龙尚在树上大叫：“乌天霸，你起来再打。”其时隐娘、飞霞多已到了，着见天霸已死，忙呼云龙下来，把尸身丢弃山涧之内。

正想要走，云龙觉得力乏，在草地上略息片时，恰好虬髯公把店主人的伤痕医好，赶到此间，问起：“天霸怎么样了？”云龙把如何上树，如何交手，如何打死的事，述了一遍。又说：“现在弃尸涧中。”虬髯公道：“此人论他罪恶，谅来死有余辜。俺初时想留他暂活几天，为的是要打听燕子飞消息起见。如今既被文贤契打死，为世上除了一害，也算得是一桩快事。但看此山虽似荒山，未必竟无地主。那尸首何不把化骨丹化了，岂可弃在涧中，贻害地方上的好人，这事有些不妥。”隐娘道：“此事我也料到，只恨未曾带得丹来。”虬髯公道：“此丹俺的身旁现有，何不同去把他化了，岂不干净。”隐娘道：“如此最妙。”遂令云龙引道，二仙二侠来至涧边看这尸身之时，但见傍着山根甚近，且那涧中的水在那

里无风自动。隐娘以山涧不通潮汐，这水如何冲动，心下惊疑，问云龙夫妇：“弃尸时可是就在这山脚底下，抑在山涧当中？”云龙回说：“乃在中间，谅来被水冲至山脚。”隐娘口虽不说，心下愈疑留神。向四山里细细一瞧，却又人踪灭绝，鸦雀无声，好不诧异。虬髯公听隐娘语出有因，也向四下一望，并无动静，始把长衣脱去，交与云龙，回身往涧内一跳，轻得好如叶落一般，全不费力。更奇的是两足踏在水面之上，浑如平地，并不沉将下去。云龙夫妇暗暗敬服。虬髯下得涧去，在身畔取出一个小小革囊，倾出些淡红色的药来，向那尸身弹去。说也奇异，顷刻之间，这尸连骨化为血水，踪影毫无。虬髯将身一跃，飞上山来。但见山坡上有株柳树，这树顿时摇动不已，心疑树上一定有人，正想上去看个明白，忽眼前有乌黑的一团东西，从树上疾飞而下，分明像一个人。隐娘等多看见，齐说一声：“奇怪！”正是：

乍向涧中消白骨，忽惊树杪坠乌衣。

毕竟不知这团乌黑东西是否是人，飞下地来往何处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柳叶村燕子飞采花

### 松针岭虬髯公祭剑

话说虬髯公用化骨丹在水面上把乌天霸尸骨化去，跳上山来，忽见山坡边一株柳树无端摇动，疑心树上有人，正欲看个

明白。只见有一团乌黑东西滚下树来，分明像是个人。隐娘等多看见，齐说一声：“奇怪”这黑影竟从飞霞捱身经过。飞霞吃了一惊，急拔宝剑砍去，倏已不知去向。到底虬髯公眼明手快，喝声：“是怎么人？”两足一顿，忽驾剑光，如飞追去。隐娘见了，也急宽下外罩衣服，交与飞霞，纵剑光在后紧随。云龙、飞霞要想赶时，怎赶得上，只得同在山中等候，惊叹世上异人之多。不料等至日色将西，不见二仙回山。二人无奈，商议下山，把各人师尊交给的外罩衣衫披在身上，免被旁人瞧见夜行服饰再多议论。飞霞因此间人地甚是生疏，问云龙：“往何处投宿？”云龙道：“且寻一个庙宇，暂住一宵，待明日遇见恩师，再定行止如何？”飞霞点头称是，遂向山前走去。按下慢题。

再说虬髯公与聂隐娘追赶的这一个人，正是临安剧贼燕子飞。他自从在露筋祠见薛飞霞碰死之后，逃至临安，因这件事闹得大了，恐防发觉，故此匿迹消声，绝不在外为非作歹，甚是安分。其时，空空儿正在临安地面物色人才，苦无当意。一日，在路上与燕子飞相遇，见他生得短小精悍，颇具异相，又见他行步矫捷，分明有些来历，故意与他撞个满怀，试试他有无本领。燕子飞眼光甚快，见劈面有人撞来，不知何故，急把身体一斜，荡了开去。空空儿撞了个空，暗赞此人眼法、脚步色色不错，倒是一个可造之才，但不知性气若何。正在心头思想，燕子飞见撞他的是一个面生之人，年纪甚轻，身材又小，猜不出是何用意，反和颜悦色的问空空儿道：“老哥走路，须要小心，幸亏得撞的是俺，倘是别人，岂不被你磕下地去。”空空儿听见他语言和蔼，满心欢喜，回说：“在下一时去得匆忙，老哥恕我。但不知老哥高姓尊名，府居何处。”燕子飞见空空儿问他籍贯，他是惯走江湖积案重重的人，未免有些疑惑，随

口答称：“萍水相逢，何须留怎姓氏，俺们各自走罢。”将手一拱，匆匆欲去。空空儿误道他不愿留名，颇类侠士行为，愈觉十分属意，也把双手一拱，道：“在下并无别意，因见足下英姿飒爽，气宇不凡，故欲动问大名，稍志敬仰。足下何须深讳，岂不是见外么？”燕子飞听言，把空空儿又仔细一看，料他并无恶意，始道：“在下姓燕，别字子飞，这里临安人氏。不知足下贵姓？”空空儿笑道：“山野之人，何足挂齿。有缘相聚，日后自知。但今日有一句言语，意欲请教，不知尊意若何？”燕子飞道：“有怎说话，你且讲来。”空空儿道：“在下家传拳棒，访友来此，方才见足下避让的时候手脚灵便，谅是惯家，欲思请至前面空旷地方领教一二，未知允否？”燕子飞听罢此言，只因空空儿生得比自己还要瘦小，望去好如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一般，料他济得甚事。因道：“听你之言，原来要想与我较量拳棒，这有何难？不过有句话儿须要说明在先，倘然失手，把你打死，你可不悔？”空空儿道：“若被打死，怎敢怨悔。惟足下倘然胜不得我，那时怎样？”燕子飞冷笑一声，随口答道：“我如胜不得你，拜你为师如何？”空空儿闻言大喜，说声：“君子一言，我们快去。”二人遂走出闹市，拣了一片平阳之地交起手来。

不到十数个回合，燕子飞已招架不住，暗想：“这个孩子，果然了得，不要把平日声名丧于此人之手。且不晓得这人是何来历，休要被他暗算。”故此跳出圈子说声：“果然好拳。你敢与我到那边去再较一较，我才服你。”仗着平生的纵跳功夫，向斜刺里拍的一跳，约有五丈多路，飞步要行。谁知空空儿不慌不忙，看他轻轻一跃，早已赶到前边。子飞大惊失色，想道，“此人本领真是胜己十倍，何不竟践前言，拜他为师，看他怎样。若是有怎意外，再图逃走未迟。若使果无别

意，得此名师传授，日后不但可横行江浙，并可走遍天涯。”主意一定，急将双膝向地下一跪，口称：“师尊在上，弟子不敢再行放肆，情愿拜从门下，不知师尊肯容纳否？”空空儿见了，哈哈一笑，双手挽起，说道：“话虽如此，你如真欲拜我为师，须得遵我三件大事，方可把绝技传你，且须择个日儿。”燕子飞道：“是那三件？”空空儿道：“第一件，学技之后，不许倚恃本领妄杀生灵。第二件，不许奸淫妇女。第三件，不许私报冤仇。如能一一谨依，当天盟个誓儿。我缓日不但把拳术授你，且有剑术相传。你须自问这三件事能不犯么？”燕子飞听得尚有剑术，愈知必是异人，因满口答应不迭，道：“弟子件件多能遵得，如有违犯，日后愿死乱剑之下。但求师尊允于何日道传，且在何处相会？”空空儿见他语言爽利，一时认做好人，不禁非常之喜，当下订了一个吉日，约在杏林桥燕子飞家中相会，并说明从太元境下凡收徒的一切情由。只喜得燕子飞出于望外，叩谢一番，方才别去。

到了那日，空空儿把青芙蓉剑令子飞设立香案拜过，然后传他各技。因燕子飞的本事比着文云龙尚高数倍，更觉容易进境。不消数日工夫，空空儿已悉数传他。子飞留心习学，竟有青出于之蓝之势。一日，空空儿想起黄衫客、红线多在山东，不知怎样了，别了子飞，向山东进发，说是去去即来。谁知空空儿去的时候，正是黄衫客等在城武县动身之时，两边未曾会晤。空空儿到得山左，尚道黄衫等未去，因在省中打听下落，一时不及回来。那燕子飞自从师尊去后，渐渐的故技复萌，想起当日薛飞霞一事，可惜一个绝色女子，死于露筋祠中，甚是懊恼。偶然与一个同道的好友乌天霸言及此事，天霸说：“燕乙哥，你好久在家学艺，没有出来，怪不得外间的事一些不知。你说的那薛飞霞，似乎未死，近来我有个朋友打从城武回来，

说起城武县知县甄卫自缢死了，因为有一男一女两个刺客盗去印信而起。那女子的名儿就是这薛飞霞三字，看来乙哥那日走了之后，这飞霞被人救去也可未知。”燕子飞闻言，呆了半晌。只因飞霞平日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做得刺客，不甚相信。乌天霸道：“这又何难。小弟近日正想到山东去做些买卖，乙哥何不同往走走，访他一个着实下落，岂不甚好。”子飞道：“去去不妨。但是二人同往，倘然到了山东，我的师尊也在那边，你干的事被他见了，有些不便。不如你请先行，我缓几天就到便是。”天霸欣然允诺。

当下二人约定日期，大家起身。那天霸到了城武，访不出飞霞踪迹，住了几日，做了几桩不明白的案儿，尚不见子飞到来，深怕此刻的县官严紧，不要案发起来，不当稳便，故此离了城武，要想回转临安。不料在刘公岛遇见云龙夫妇，闹出事来，竟被云龙打死。那时，与燕子飞没有见面。后来云龙夫妇弃尸涧中，子飞尚还未到。

也是事有凑巧，这尸首弃在涧内之后，燕子飞才从此处经过，看见涧内有一死尸，偶然向他一瞧，分明是乌天霸，不知被何人所害，吃了一惊。下得水去，心想背他上山。无奈此涧甚深，背着死尸不能上去，故此把他抛到岸旁，自己跳上山坡，想觅些山凹内产的藤蔓，把尸系住，拽他上来。不防虬髯公等来了，见那水面无风自动，很是疑心，四下张看。那时子飞正在觅取藤枝，未曾瞧见，及至拉了许多的藤，将近走到涧边，听见有人说话，把藤撇撒在一旁，跳至一株柳树上边往下细看。见虬髯公立于水面之上，在那里把化骨丹化尸。顷刻之间，这尸连骨多成血水化在涧中。他虽是个杀人如草的人，看见了也觉寒起心来，在树上边颤抖不已。不料被虬髯公上岸瞧破，明知不能再躲，大着胆跳下树来，恰好走过飞霞身畔，匆匆

向他一看。这面目尚未看清，飞霞拔剑要砍，不敢停留，如飞而去。谁知虬髯公竟在后追来，虬髯之后，隐隐尚有一道剑光，风驰而至，暗想：“这两人必定多是剑侠，我如仗着纵跳工夫，怎能敌得他们神速。幸亏师尊也曾教过剑遁法儿，不过没有用过，未知灵与不灵。今日何妨试他一试。”想罢，急掣仙剑在手，临风一晃，口念剑诀，两足一登，果然起在空中，飘飘荡荡而去。

后边虬髯、隐娘本已将次赶上，忽然一道青光，这人冲天而去。二仙暗忖：“这是那一家同道，在此戏弄神通，却不与我们见面。”心下愈觉疑惑，奈又追了多时，这剑光去得恰与自己一般的快，追他不上。看看日色已西，也不知走有多少路程。虬髯心生一计，半空中把剑光敛住，暂且不追，看他怎样。隐娘见了，心下会意，也把剑光一敛，停在空中。那燕子飞又行了一程，见后面没有人了，方才慢慢的收住仙剑落下地来，心中兀自惊跳不已。虬髯、隐娘看得亲切，又把仙剑催动，照着那剑光下坠之处，也慢腾腾落将下来，恰在子飞背后约远十丈多路。子飞如何觉得，定一定神，找大路向前行去。虬髯、隐娘远远的看他行动举止，并不认识，但那行路时脚步歪斜，决定不是一个好人。隐娘忽然想起救飞霞的时候，路上曾遇一人，这行路一般无二。后与飞霞言及，说他就是燕子飞从祠内出来，看来此人有五六分相像。这样奸淫造孽之徒，正要寻他，岂可当面错过，忙与虬髯公说知。虬髯公道：“我也疑心这人，但不知他从那里学了剑术，岂不把我教败坏。如今天已晚了，云龙、飞霞谅已下山，我们且暗暗的尾随着他，看他做怎么事，便知分晓。”隐娘点头称是。少停，见他向人问了一个信儿，转弯向一村中而去。

这村四面皆是柳树，绿沉沉的，颇有些天然画景。村里边百数十家居民，倒是个世外桃源，异常幽雅。这时候天已晚了，子飞腹中饥饿，寻了一所两开间门面不大不小的酒楼，进内夜膳。虬髯、隐娘跟了进来，见他坐在右边那间屋内，遂在左边远远的觅了一个座儿，用些酒果。此时隐娘把子飞仔细一看，已猜透有八九分是姓燕的了。子飞却因酒楼对面乃是一所高大楼房，合村内的房屋算他最是气概，一头吃酒，一眼看着那厢，所以并不在意。直至吃完酒饭，又往楼窗边细细瞧看了一回，方才下楼，会钞而去。虬髯、隐娘也多把酒资付过，先后下楼。

出了店门，聂隐娘低低的道：“我看此人相貌行为，一定是燕子飞无疑的了。但他方才吃酒的时候，目不转睛的看着对门，只怕今夜难保不做出些事来。你我安能坐视不救？”虬髯公也低低的说道：“道姑说得不差。此刻我们不必暗暗随他，由他自去。且待人静之后，俺从那一家的门前屋上而进，道姑请在门首哨探，助俺拿这恶贼何如？”隐娘道：“道长分付，自当从命。但来在此处，不知是何地界？这所高大房廊的那一家主人是谁，平日为人若何？此时路上尚有行人，何不问了明白。”虬髯点头道：“既然如此。看前边那扇朱门，隐隐是所小庙。道姑请至那里暂坐，待俺问来。”隐娘回称：“使得。”自寻那小庙先去。虬髯公找个老年的人，只说：“自己贪赶路途，错过宿店，动问此处是何村庄，风俗若何？那所大户人家的对面有所酒楼，可能安寓客商？”那人答道：“这里乃是临安绍兴府山阴县地界。这村名柳叶村，风俗甚好。那大户姓柳，名青，本来是个礼部员外郎。因恨奸臣当道，退归林下，为人乐善好施。对门那所酒楼，乃是村中所开，每晚戌刻闭门，并不招留客商。异乡人路过此地，倘欲借宿，只有前边那扇红门



内的一个土地祠中，方可歇足，此外并无别处。”虬髯说声：

“有劳指引。”回身走至土地祠，与住寺老道告知借宿来意，寻见隐娘，将情节说明，多道：“今日追赶这厮，不知不觉竟又来到临安地面，走得好快。看来这厮剑术甚精，今日拿他倒要提防一二。”因此各甚留心。

到了天将三鼓，二仙侠从庭心一跃，跳上屋檐，不多几步，已到柳家门首。隐娘手携仙剑，伏在大门外滴水檐前。虬髯公飞身进内，听一听屋底下声息全无，疑心此人尚未到来。忽闻后进屋内有只金铃小犬，吠了两声，以后就不吠了。虬髯急忙将身一跃，来到后楼，看东首一间屋内，灯光半明。那纱窗上映出一个人影，明明在那里走动。虬髯暗喝一声：“不好！”奔至屋上，轻轻的揭去了四、五张瓦片，往下一望，但见一个绝色女子，睡在床上。床前一个男子揭起罗帐，手执灯火，在那里满床照看。这女子高喊：“是怎么人！大胆到此。”那男子也不回言，在身旁取出一方汗巾，向女子口中一送，掩住了他的叫喊，一手放下灯火，一手想要揭被用强。虬髯公看这男子，正是日间追赶的那厮，不由不心头火发，在屋面上大喝一声：“谁敢无礼！”两足往下一顿，但听豁喇一声，顿断了三、四根椽木，跳下地来。燕子飞未曾防备，吃了一惊，灯光下见下来的不是别个，正是在刘公岛脚踏水面化尸之人。心下一慌，要想往楼下跳时，只因自己进来的时候，乃用白龙挂在屋上下来，未曾开得窗子，如何跳得下去。无奈何，硬着头皮回喝一声：“你是什么人，敢与我燕子飞作对，吃我一剑。”说罢，举起青芙蓉剑向虬髯劈面便砍。虬髯听他自己说出燕子飞名字，方知隐娘果然认得不错，说声：“原来你正是燕贼，在城武县做得好事，正要拿你。”举剑相还。床中那个女子见屋上又下来了一个螭须老者，与那人各出兵器杀做

一堆，吓得浑身颤抖，香汗直流，急向口中自把汗巾掏出，大喊：“快快救人！”这两只小脚在床上边登登震动，恍如擂鼓一般，惊醒了隔房中柳青老夫妇与上下众人，齐喊一声：“为怎么了？”七跌八跳，跑进四五个人来。柳员外夫妇挺身在前，听得房中有刀剑叮当之声，猛抬头往内一瞧，见有一个老者与一个身材瘦矮之人在那里拼命厮杀，不知为了何事。柳安人吓得倒退数步，口不能言，还是员外有些主意，料着这两人之中必有一个歹人在内，分付家丁们：“快快鸣锣，央告众乡邻共拿强盗。”家丁答应一声，一霎时鸣起锣来，惊动得舍村的人喧拿一片。燕子飞恐人多了，万难脱身，情急计生，慌忙卖个破绽，抢到虬髯公下来的地方，把芙蓉剑一摆，身体往上一跳，竟被跳上屋面，如飞逃去。虬髯公怎肯放过，也驾剑光追来。聂隐娘守在大门，见屋后忽起一道青光，必是燕子飞逃了出来，不打从屋面经过，往斜刺里狂奔，也纵剑光紧紧追来。

行有半里之遥，来到一座高山。这山名松针岭，甚是险峻。虬髯公追得火发，暗想：“似此苦苦奔驰，赶到何方才能赶上，不如竟用飞剑斩了，与民除害，岂不大妙。”主意一定，将剑诀一收，落下山峰，即把手中的那一柄屠龙宝剑临风一掷，祭起空中，向燕子飞脑后劈来。正是：

踏破铁鞋容易躲，祭来宝剑恐难逃。

要知燕子飞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剑击剑棋逢敌手 奸杀奸血溅僧头

话说虬髯公与聂隐娘各驾剑光，从柳叶村追赶燕子飞，来到松针岭上，虬髯性起，祭屠龙剑要斩子飞，替万民除害。这屠龙剑乃仙家至宝，与黄衫客斩秦应龙祭的飞龙剑一般利害。不过飞龙剑是双把，这屠龙剑乃是单把。虬髯公祭起空中，但见一道剑光，比雪还亮，直奔子飞脑后落将下去。子飞驾着剑遁在半空中行得甚是迅速，忽觉耳旁边呼的一声，突有一股冷气直冲过来，心下大惊。急忙回头一看，见是一把飞剑，锐不可当，相离只有二尺多远，吓得魂不附体，喊声：“我命休矣。”明知欲避不及，忙把自己手中的青芙蓉剑尽着平生之力向后退一抵。那屠龙剑刚刚飞到，击个正着，但听得咣的一声，震得四山多应。虬髯公大吃一惊，燕子飞却因剑光晃动，在半空中站不住，身躯往下一沉，跌落地去。只跌得地转天旋，手足无措。

谁知这屠龙剑好如生着眼睛，见子飞跌下山头，他也紧紧的往下一逼，寒光凛凛，仍从脑后劈来。子飞喊声：“啊呀！”看身旁有株合抱不来的大树，绿荫匝地，碧翳参天。他就身子往地上一伏，骨碌碌滚至树边，想要躲他一躲。脚跟还没有立定，但听得震天价一声响亮，这株树已截为两段，倒将下来。亏得子飞眼快，起个惊蛇入草之势，向斜刺里一钻，钻了开去，否则，几乎压在树下。

聂隐娘星光之下见屠龙剑把大树截断，依然斩不得子飞，芳心大怒，把手中的穿虹剑也向子飞劈面祭去，恍如一道长虹。子飞一眼瞥见，暗想：“一把剑尚难抵敌，怎禁得再添一把，看来今夜必定有些不妙。”无可奈何，惟有仗着芙蓉剑的利害，或可保全性命。急忙定一定神，看穿虹剑来得切近，举剑向他尽力一迎，且喜竟又磕了开去。正想乘势飞逃，岂知脑后的屠龙剑又直刺过来，子飞因又回转身掣剑抵御。一霎时，三把仙剑叮叮当当，在山顶上击个不住。只因这青芙蓉剑在五花剑中最是锋利，燕子飞的手脚又甚活泼，所以屠龙、穿虹二剑，竟难取胜。约有半个时辰，燕子飞虽抵敌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却仍脚步不乱，心下不慌。虬髯、隐娘大为诧异。

其时已是五更转过，天色渐明。这松针岭本来不是荒山，只要天光一亮，就有行人来往。远远听山脚下有脚步声，乃是十数个卖菜乡人，挑着菜担，打从此处经过，要到山阴县去赶做早市。子飞见了，情急计生，急把芙蓉剑使个五花盖顶之势，护住了上二路，那身子往下一蹲，两只脚往山下一跳，名为飞虎离山，足足跳有十丈高低，落在众乡人的面前，大喊一声：“救命！”众乡人见山上落下一个人来，各人吓了一跳，一个个停下菜担，忙问：“为了怎么事情？”子飞答道：“在下是临安人，昨日来此探亲，贪赶路途，不料在这山上遇见一男一女两个强盗，抢去我的包裹行囊，尚要伤我性命。幸我幼时也曾从师学过武艺，与他在山顶上杀了多时，未曾被害。且喜众位到此，那两个强盗方才住手，我就乘势逃下山来。尚望众位见怜，帮我前去拿盗，好与地方除害，并索还我的包裹行囊。”众乡人闻言，大惊道：“这里松针岭向来并无歹人，那里来的强盗，现在何方？快与我等说知，一同前去送官。”燕子飞将手向山上一指，道：“在山顶上站着的一个老头儿、一个女

子，这不是么？”众人抬头一望，晓色朦胧中果见有男女二人站在山峰上面，手中且有雪亮的两口宝剑，照得山下冷气森森，齐喝一声：“果然有盗，我等快快拿人。”一齐拥上山来。

虬髯、隐娘见燕子飞跳下山去，本来仍要飞剑斩他。因见山下人多，天光尚未大明，望下去不甚清楚，恐怕误伤旁人，故把仙剑一收，立在山峰之上，要想追下山来，再作区处。不提防众乡人被燕子飞所愚，一哄上山。隐娘尚待分辨几句，虬髯公见若辈皆是粗人，说也无益，任他们走近身旁，始高声喝道：“列位不必动手。我两人算是强盗，你们要拿去见官，任凭你们。但这矮小子也不是个好人，必须你们把他也捆住了，我二人就情愿听列位怎样。否则，休来管这闲事。”众乡人笑道：“他的行李衣包多被你二人劫了，还说他不是好人，真是岂有此理。休得多言，快快随我们见县太爷去。”口说着话，一个个摩拳擦掌要想拿人。虬髯公见这班人甚是懵懂，哈哈笑道：“你们不信老夫的话，今日不把这人拿住，日后管教你一县不安。这也是死生有命，姑且容他再活几时，我两人暂时去也。”说罢，把剑一晃，已去得无影无踪。隐娘见虬髯已去，也架剑遁起在空中，说声：“我把你这班不晓事的乡人，留下祸根，管教你们受累不浅。”道言未了，人已不知去向。众乡人见所未见，只吓得目瞪口呆，多说：“原来不是强盗，乃是真仙。”纷纷跪地磕头。

燕子飞见众人多在向空礼拜，暗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轻轻的也把仙剑一摇，架起剑光向东而去。众乡人叩头已毕，共要寻他说话之时，谁知也不见了。大家又是一呆，在四山里搜了一回，搜不出来。又说：“这一个谅来是个妖怪，不知犯了怎么天条，所以仙人定要杀他，却被我们无端放走，真正是这妖怪的造化。”你也一言，我也一句，不伦不类

的议论多时。直至日上三竿，方才过山赶集而去。我且不题。

再说燕子飞侥幸得脱虎口，离了松针岭向东而行。约有二里多路，腹中饥饿，身体也觉疲软异常，须得寻所宿店，吃些点膳养息养息精神方好。遂把剑光收住，落下尘埃，问一问路上行人：“此处是怎么所在？”原来是山阴县北门外大街。这街名叫做三岔道，共有三条岔路。往南是山阴县的北门，相离约有五里之遥。往东有座高山，名九折岩，十分险恶，离此只有三里多路。往西就是方才来的那松针岭，独有往南是一条大河，并无去路。燕子飞找了一所安寓客商的饭铺，问店主人要些早饭吃了，推说行路辛苦，身子有些不好，闭上房门，倒头便睡。

直到天将傍晚，方始起身，呆呆的坐在房中，想起昨夜之事，真是好险：“那老头儿与一女子不知究是何人，薛飞霞如何未死，看他举动似乎学得一身武艺，故此打他身旁经过，他敢仗剑来砍，这剑且甚锋利。那与飞霞同立一处的年少之人，不知是否即文云龙，看他腰悬宝剑，必定也是一个惯家。”又想到：“乌天霸死得凄惨，不知究丧何人之手，真是令人难解，未知何日方能替他报得此仇。”想来想去了一回，听店小二来叩门，问道：“客人睡醒了没有，身体可好，午饭未曾用过，可要用些晚饭？”子飞开了房门，答称：“略略好些，你拿夜饭来罢。”店小二答应自去。少顷，端上酒饭，又点了一双灯儿，服侍子飞吃过，收拾杯盘，嘱声：“火烛小心，熄灯而睡。”子飞回说：“晓得”，依旧拴上了门，将灯吹灭，要想上床再睡。无奈白天里已睡足了，覆去翻来，不能成寐。听街上边人声渐寂，已是戌末亥初时候。子飞再睡不住，起身走至窗前，暗想：“昨夜在柳叶村采花未成，连金银也没有取过一锭，何不趁此夜静无人，出外走走，顺便取些财物回来，有何不可。”主意一定，取了芙蓉剑，轻轻把窗子开了，跳上屋

檐，将脚尖钩住檐头，扭转身躯，仍把窗子闭好，方才洒开大步，拣着房廊稠密的地方走去。

谁知走了二、三百间门面，多是些小本经纪的店家，并无一所绝大行号，绝大富户，暗想：“这条街上如何这般贫苦，反不及那柳叶村中。”因一步懒似一步的走了回来。若说这三岔道既是一条往来大路，那得并无大户巨商。只因子飞初到此间，不谙路径。出了店房往南而行，南边是一条大河，并无去路，自然比不得东西北三面热闹。后从南首折回，信着脚步往北行去，渐见街面房屋有些像样起来。又走了二百多家门面，见有一所两间店面的花米行儿，一共是两进房屋。看来前边是店，后面乃是住宅。子飞遂立定了脚四下一瞧，正想下手。忽听得东壁厢扑的一声，一眼望去，见隐隐跳上一个人来，疑心是隔夜那个蜷须老者，心上一惊，急忙拔剑在手，将身一晃，跳将过去看个仔细。

那知却是一个和尚，身躯肥胖，年约二十有余。身旁一件元色稠密门钮扣的小袖僧衣，头上边戴一顶元布僧帽，足下薄底僧鞋，腰间插着一口戒刀，手中拿着一个小小包儿，包的像是衣服，在屋面上轻轻一跳，跳下地去。子飞暗暗喝声：“诧异。”跟着他也跳下屋来。只因声息全无，和尚未曾觉得。看他兴匆匆走至侧首的一间卧房，轻起指头在房门上弹了两响，里边走出一个绝色妇人。年在二十以内，散披着一件半旧不新的天蓝小袄，下身裙也不束，只穿一条淡红裤儿，足上穿的乃是睡鞋，行动时寂无声响。见了和尚，眉花眼笑，手挽手儿一同进房。子飞才知道这孽僧与那妇人乃是预先约会着的：“但这妇人年纪尚轻，不知家中还有何人，如何这般大胆，何不把那孽僧惊走，下去采花。虽比不得薛飞霞美貌无双，却与昨夜柳叶村的女子倒也不相上下。”想罢，把手在房门上一拍，低

低的喊声：“捉奸。”里边那个和尚，本来尚还未睡，听得外面有声，急掣戒刀在手，一个箭步抢出房来。那女子也不知是怎么人在外呼喊，只吓得软做一堆，任着和尚出去。

子飞见房门开动，急把身子一偏，意欲让他逃走，不提防这和尚甚是眼快，跳出房来，手起刀落，向着子飞肩上就是一刀。子飞忽往斜刺里一躲，砍了个空，身子往前一磕。子飞抽这空儿，拍的往着房内跳去。和尚见了，收回戒刀，翻身又追进房来。那妇人见进房的是个面生之人，并不是家中男子，又见手持兵器，不知为了何事，战兢兢的喊声：“是谁？”燕子飞抢行一步，走近身旁，急伸左手把他的口掩住。一面看那和尚奔回房中，走得切近，右手起剑，对着顶门一晃，寒光逼人，竟把和尚的眼睛耀得睁不开来，想举戒刀刺时，已被子飞兜头一剑，把一颗又光又大的头颅劈成两片，鲜血横飞，死于地下。子飞恐他倒地有声，忽把剑尖挑起尸身，轻轻向外一脚，踢出庭心之内。那庭中满地是草，软绵绵的毫无声响。最奇的是那把戒刀尚在手中，未曾坠下，可见仙剑杀人之利。

子飞既把和尚劈死，那妇人只吓得身躯乱抖，跪在尘埃，连呼：“饶命。”子飞收了宝剑，把手一招，附耳说声：“不要声张，我且问你，这个孽僧叫甚名字？在那所寺中挂单？与你往来已有几时？你家姓甚？还有何人？”那妇人答道：“此僧名唤性空，在近处铁佛寺出家，自幼精通拳棒，自称为生铁佛，在此往来未满一月，乃由烧香而起。我家姓贾，母族刁氏，丈夫名仁，家中尚有正室，并无儿女，开设花米行为生。此是句句真言，好汉饶了我的命罢。”子飞道：“原来这样。若要饶你，却也不难，只要依我一事。”刁氏道：“依你怎事？”子飞涎着脸道：“这事何消说得。如今没头发的死了，有俺有头发的在此，依旧瞒着你的丈夫，每夜长来长往，



你的意下如何？”那刁氏本来是个人尽可夫杨花水性的人，自从嫁了贾仁，虽然有吃有穿，因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并且不时住在大妇房中，心上甚是不乐，背地里不知偷过多少汉子。今见燕子飞这般说话，灯光下把他仔细一瞧，虽然生得身材瘦小，喜的是年纪尚轻，因半推半就的答道：“话虽如此，但你今夜把性空杀死，满房鲜血，尸身又抛在庭中，明日被丈夫及家下人见了，如何是好？须得想个法儿把他尸首收拾起了，方可任凭于你。”燕子飞见他答应，心下大喜，低声答：“这又何难。你将房中血迹揩抹，待俺把那尸首背他出去，抛弃荒郊，这就完了。只要你有心向我，万事你休害拍。”说罢，把灯光剔亮，先令刁氏寻些破布，觅些水来冲抹血痕。自己跳至庭中，把性空的尸身背在背上，戒刀撇在一旁，说声：“我去去就来。”两足一登，跳上屋檐，如飞出外。

刁氏果然息心静气把满地的鲜血抹净，细想：“此人是谁，竟有这股本领？生铁佛何等强壮，何等英雄，不料死在他手，再来时必须问他一个名姓。”但见房门一动，子飞早已回来。刁氏先问：“弃尸何处？怎的去得甚快？”子飞道：“弃在西首二三里路远近的一座荒山之中。这山七曲八曲，很是难走。谅来必是人迹不到之处，但放宽心，将来保你决无意外。”刁氏道：“如此还好。但我听你口音，很像临安人的说话。不知姓甚名谁，现居何处？”子飞道：“我正是临安人氏。临安离此不甚多远，燕子飞的名儿那个不知。”刁氏听罢，大惊道：“闻得临安有个飞贼叫燕子飞，就是你么？”子飞因他破口说出“飞贼”二字，心上有些不快，恶狠狠的答道：“是便怎样？”刁氏被他一逼，一时说不出话。子飞疑心其中有故，急忙拔剑在手，连声的道：“你快些说，是燕子飞你便怎样？”刁氏见这般光景，更吓得一句话也没有，但把双手乱

摇，叫他收了剑儿，有话再讲。子飞却误认做事不谐了，又见他两只雪白的手上戴着一副焦黄的金钏，一霎时，竟把那贪花好色的兴头，化了个杀人劫物的恶念，将剑往下一落。正是：

攀花未试登徒手，见物偏萌盗跖心。

毕竟不知一剑落下，刁氏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柳员外击鼓鸣冤

### 方知县悬金缉犯

话说刁氏听燕子飞说出姓名，因此人的名气大了，临安十一府一州七十五县远近人民，谁人不知道是个积年剧贼，各处官府多奈何他不得。况且性情凶恶，动不动便要杀人。若使与他勾搭上了，大是可怕。心上一慌，面色转变，口中不因不由的说出飞贼两字，恼了子飞，举起宝剑问他：“果然是我，你便怎样？”刁氏被他一逼，更一句话也说不出。但举双手乱摇，叫他不要这样，子飞认做好事不谐，又见他手上戴着一副金钏，转了个见财起意的念头。那剑往下一落，两只粉嫩的纤手顿时剁下地来。刁氏晕倒床前，子飞又向颈上一剑，结果了性命，可怜喊也没有喊得一声。子飞遂在地上拾起金钏，揣在怀中，回头见妆台上有只镜箱，打开一看尚有些零星首饰，却多不甚值钱，不去取他。想要搜刮现银，岂知贾仁多放在大妇房中，因此一锭不见。听一听街面上已敲五鼓，天色将明，不敢耽延，太踏步走出房中，跳上屋檐，仍从原路回去，真是神鬼不知。

且说那贾仁大妇一早起身，听刁氏房中绝无声息。贾仁的妇人尤氏便向丈夫发话道：“天不早了，我们做买卖的人家，睡到日高三丈尚未离床，像个怎么样儿。你娶他进门的时候，原望着生男育女，将来养老送终。如今男女无出，与我一般，却每日里涂脂抹粉得花枝般的，你又替他打金钏，兑簪环，巴结着他。我想我们生意人家本也不配，现在愈看愈不是了。今日烧香，明朝拜佛，说是为着求子。我冷眼里见他，每到烧香的日子，却是很欢喜的。只怕将来有怎不端的事情，你莫要老糊涂了，也须说说他才是。”咕咯唠叨，讲个不了。贾仁忍耐不住，隔着房叫了几声，不见答应。跑过房来，只见房门已开，门口流出许多血水，心下大惊。进房看时，见刁氏死在床前血泊之中，两手已被剁断，颈间血肉模糊，不可逼视，大喊一声：“杀死人了，这还了得！”尤氏听见，急忙三脚两步抢进房来。见了这般光景，吓得浑身乱抖，大喊，“这……这是怎么人杀……杀死的？为……为何昨夜并……并……并无声响，好……好不奇怪。”夫妇二人没了主意。

贾仁定了定神，检点检点可曾失去东西，却只有刁氏手上的金钏一双并无影响，其余衣饰，虽曾翻动，并未缺少。又在床横边捡得一个元青包裹，打开看时，乃是一套僧衣僧帽，并在庭心中拾得一把戒刀。这戒刀因刀柄上不镌名字，看不出是谁人之物。这套僧衣僧帽既长又大，当初尤氏曾与刁氏同至铁佛寺烧过几次愿香，见寺中当家僧性空躯体魁梧，恰有这般长大。尤氏遂一口咬定：性空一定是与刁氏有了苟且之事，性空又见财起意，下此毒手。只因走得匆忙，故把包裹、戒刀二物遗下。贾仁尚是半信半疑，怎禁得行中伙计人等多说“性空虽然出家，本来有生铁佛的混名，练就浑身武艺，戒律甚是平常。大约竟是此人所为，何妨取了包裹、戒刀为凭，且向山阴

县告他一状，待县官捉拿凶手，看是如何？”贾仁听他们言之有理，遂唤地方到来，打了一张报验的呈词，亲向县中投诉。

那山阴县知县姓方，名正，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氏，两榜出身，为人刚方正直，在山阴已经做了一任，本应升调。因上司与他作对，山阴县的百姓又感方公爱民如子，地方上德政甚多，故由绅士等屡次乞留，尚未卸任。这日正坐早堂问事，贾仁到县投呈。方正见是人命重案，向贾仁略诘数语，准了报呈，谕令：“先回听候，验明尸身，缉拿凶手。”一面传谕刑房、仵作、书役人等，立刻打道尸场。

正要动身，忽听得头门上鼓声震响，值堂差役跪禀：“柳叶村致仕礼部员外郎柳青，遣家人柳升在堂口击鼓鸣冤。”方正大惊，暗想：“柳青是此地最善良、最守分的绅士，有怎么冤情遣人击鼓？”分付立传来人问话。堂差传谕出去，即领柳升上堂，跪在案前，口称：“大老爷在上，小的奉主人之命前来诉冤。有诉词呈递。”说毕，跪前一步，双手捧上呈词。方正接来一看，原来柳青家中前夜有一个身材矮小的飞贼，到他女儿柳絮才房中劫物图奸，不知如何有个紫面蜷须的老人到来，与他在房厮杀。那身材矮小之人自称是燕子飞，老人不知名姓，曾说这姓燕的在城武县做得好事，后来杀做一团，上屋而去。金银财物虽然未失分毫，只苦柳絮才年方十七，受此一惊，顿成重病，今日身亡。故此求请缉凶，务获究办，为女伸冤，并为地方除害。”方正看罢，沉吟了半晌，想起：“燕子飞久闻是个临安的著名剧贼，积案甚多，临安府也曾几次移交各处，定要拿他，不图却在此地。但城武县中所做何事，令人不解。那紫面蜷须的老者，又是何人，如何黑夜之间晓得他在柳府劫物图奸，与他作对？真是诧异，谅来其中必有缘故。且俟到三岔道验过贾刁氏的尸身，然后拜会柳青，细究情由，再

作区处便是。”遂把呈词收起，传谕柳升：“回去拜复你家主人，少停当来府中领教。”柳升叩了个头，答称“遵命”，下堂自去。

方正分付随从人等打道先到三岔道验尸，堂下一声答应，提上大轿，取道尸场。地方跪接进门，备有公座伺候。方正坐下，喝问：“昨夜杀人，地方上的凶手何来？多是你们晚间失于巡察，藐视公事之故。”责打了四十大板，又传贾仁问话。贾仁照着投呈上的情节又细细供了一遍。方正道：“据你所供，与刁氏只隔一房，难道昨夜杀人一些儿没有响动？”贾仁道：“真正是声息全无，所以直到早起方晓。”方正分付起去，飭传尤氏到案，问他：“如何晓得包裹、戒刀乃铁佛寺僧性空之物。此事人命关天，不可妄指。”尤氏供：“小妇人夫妇因无儿女，故丈夫娶刁氏为妾，亦未生育。每月初一、十五许下心愿，至铁佛寺烧香。小妇人曾与刁氏一同去过两次，寺中的住持僧性空身躯雄壮，衣包中这套衣帽正是他穿戴之物。小妇人曾亲眼见过，不敢妄供，但这戒刀不知来历。”方正道：“原来如此。本县到任至今，屡次示禁妇女入庙烧香，你们如何阳奉阴违，痴想媚佛求子。须知道子嗣勉强不来的事，就是要求，第一修修自己的心田，比着拜佛念经胜似十倍。深苦你们愚夫愚妇不明此理，如今竟因烧香求子闹出这样的案来，以后不可执迷不悟。”尤氏战兢兢的连称：“晓得”，叩了个头，退了下去。方正又唤地保，传四邻及行伙问话，多说：“杀人之事，因在深夜，一概不知。”方正问：“贾仁夫妇平日为人若何？刁氏有无丑声？性空曾否见他来往？”答称：“贾仁夫妇平素待人，外貌尚好，不过居心向甚尖刻。刁氏有无外遇，不得而知。平时抹粉涂脂，甚喜修饰。性空于白日间募化斋米灯油，不时来往，晚间从未见过。”方正点了点头，分付起去，始谕仵作验尸。验得左右两手齐腕被

剝，颈间有致命刀伤一道，长七寸三分，深三寸八分，自喉间勒下与后面颈皮粘连无几，的系利器所伤，其余别无伤痕。方正亲自细看一遍，传谕填明尸格。又到房中房外踏勘一周，问贾仁：“可曾自己看过，前门后户有无被撬被挖痕迹？”贾仁回说：“并无踪迹。”方正分付差役上屋查看，有无碎瓦。又命取衣包、戒刀过来验看，见衣包中是一件秋香色僧袍，一顶元色绸的僧帽，一双淡黄布厚衣僧鞋，余无别物。那戒刀阔约三寸，长三尺余，刀上边绝无半点血痕。方正看了大疑，立命持向死尸的颈上比试，又像并非此刀所伤。因他并没这般锋利，心下更是惊疑不决。少顷，查看屋瓦的差人来报：“查得屋上虽有碎瓦数张，多半系旧时所损，新碎的只有三片，看不出往来脚迹。”方正默然移时，命传贾仁到案，说：“本县已将尸首验明，当为刁氏伸冤，尔可备棺盛殓。但是比对伤痕，似非戒刀所杀，此中恐有别情，静候回衙后缉凶讯办。”谕毕，又命差役把衣包、戒刀带回入库。贾仁叩头称谢。

方正分付打道回衙，排过了堂，减去随从，至柳叶村拜会柳青，细问柳小姐是夜被惊至毙缘由。柳青仔细的述了一遍。方正又令干役上屋查看，一周有无形迹，旋据回禀：“并无一张碎瓦。惟卧室后屋上杀死金铃小犬一头，皮毛已腐。”方正就知道：那个贼人必定不是寻常鼠窃，疑心三岔道之案或者竟是一人所为，否则两处何以一般的门户不开。出此巨案，屋上边又多没有往来脚迹，世上那有许多轻身来去的人。遂向柳青把方才验尸之事，略述一遍，竟说：“弟疑两桩案件或是一人所为。但那蹉须老者究因何事到此，贾家的僧衣、戒刀从何而来，必须缉到凶手，方能水落石出。”柳青点头称是。方正起身告辞，柳青送出门外方回。

方正归到衙中，闷闷不乐，立刻标了两道朱签，一道着干

差黄义捉拿铁佛寺僧性空，立等讯问；一道差干捕花信，严限三日访拿剧贼燕子飞到案，不准迟延。黄义、花信当堂领签，分头自去。花信这件公事，因燕子飞并无住址，况且久闻他是一个飞檐走壁极有本领的剧贼，觉得很棘手，必须邀齐众捕役商量。那黄义捉拿性空，这是刻不容缓的要案，不敢怠慢。顿时来到寺中，向客僧及小沙弥等说明：“奉官差遣，立刻提人”的话。众客僧说：“性空于昨日出门，至今未回。”黄义只道他们饰词，一再盘问，多说：“其实不在寺中，上差不妨请搜。”黄义无奈，拉了一个七、八岁的小沙弥，到僻静之处，细细盘问他，道：“你家师父究竟往那里去了，平日可每夜住在寺中，抑或不时出外？”那小沙弥不知利害，回说：“我家师父在寺中的时候甚少，白天出外化斋，夜间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二更天后出外，必要五更天或竟天明方回。”黄义问：

“出去的时候，可见他穿何衣服，回来时却又怎样？”小沙弥道：“白天出去，穿的长衣，晚上乃是短衣。回转时若然天色明了，必定也穿了长衣回来。”黄义道：“既然如此，我们衙门里有一套衣帽，不知是你师父的不是，你可认得清楚？”小沙弥道：“若是师父的东西，如何认他不出。”黄义含笑道：

“好乖孩子，你可跟着我去认认，包定我们老爷很喜欢你，决不难为。”小沙弥道：“去去也好，我们就走。”黄义大喜，同到禅堂，向客僧们说知：“暂带小沙弥到县回话，去去就来。”众客僧不敢拦阻，任他带去。

黄义回县，缴了朱签，禀明：“性空不在，带得小沙弥到案请讯。”方正传谕：“免坐法堂，带他至签押房听候问话。”黄义答应，果把小沙弥带至签押房中。方正问了数句口供，果与黄义回禀的一样，命把僧衣、鞋帽、戒刀令认。小沙弥一口咬定：“正是师父之物，一点不错。”方正又问：“昨夜你家

师父出去，你可知道？”小沙弥道：“昨夜是二更多天出去的，怎么不知。”方正又问：“你的寺中可有妇女出入？”小沙弥道：“怎的没有？我师父多与他们认识，不过寺里头却从来未曾住过。要是那些妇女约我们师父前去，旁人一概不知。因我年纪尚小，并不瞒我。”方正道：“有个三岔道上开花米行的贾仁，他家有个妇女刁氏，你可知道与你师父往来？”小沙弥道：“这妇人不时到寺烧香，我也认得，是个瓜子脸儿，瘦长身材，两只眼睛笑迷迷的，一双小脚，年纪约在二十左右。他家还有一个中年妇人，闻说是贾仁的妻室。初时二个人一同到寺，那刁氏也很正经。后来每逢初一、十五，有时一个人来，渐与我师父谈谈说说。记得从上月起，这妇人不来便罢，来时必到我师父禅房里去，大约是这时候勾搭上的。近来师父夜夜出去，或者竟是在他家中也未可知。”方正问毕，知道性空与刁氏奸情是真，刁氏之死必非性空所为，定是有人妒奸而起。性空或者亦已被害，不知尸首藏在何方，此案须得细细察访。当下踌躇了一回，分付：“赏给小沙弥一吊大钱，与他买果子吃。”仍着黄义送他回去，传谕寺里头的僧人：“留心寻访性空下落，如有消息，速来报知。”并传花信至衙说：

“三岔道贾刁氏的一案与柳叶村柳员外家一案，看来一人所为，必须把燕子飞拿来，方有头绪。谕着协同各捕，上紧严缉。”并着黄义赶访性空死活。一面出了一道赏格，张挂四门。“有能拿获燕子飞者，赏银三百两；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赏银一百五十两。拿获性空和尚者，赏银二百两；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赏银一百两。”顿时传扬出去，闹得山阴县中的人一个个谈论此事，当作新闻，那风声传入燕子飞的耳中。正是：

弥天闹下无穷案，背地防他有破时。



要知燕子飞得了这缉拿的信息，心中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三岔道上血案重重 九折岩前人头累累

话说燕子飞自从在三岔道贾仁的花米行中杀死贾刁氏，劫了金钏，深夜回至客店。若论他平时做事，既然闹出了这种血案，早早的远走高飞，焉肯逗留境内。只因他拜了空空儿为师，学得浑身剑术，自恃着世间少有，天下无双，即便地方官追究起来，却也奈何他不得。因此放大着胆，仍旧住在店中。白天只推有病，闭着房门尽睡。到了晚上，他就悄悄出来，干些奸淫造孽与那杀人劫物的案儿，店中那里得知。因为这三岔道的街道甚长，并且除了南路，其余乃是四通八达的所在。今夜往了东边，明夜又往西而去，今夜走的是大街，明夜又是小弄。觉得街上边的富户却也不少，妇女中有姿色的也见了不知其数，心上很是得意，暗说：“想不到小小一个山阴的城外，却有这许多殷实居民，绝色女子。虽然店房中有人说起县太爷出了赏格，要拿柳叶村采花的燕子飞与杀死贾刁氏的性空和尚，反暗笑性空是我姓燕的杀了，如何能得杀死刁氏。如今看他往那里拿人？可见做官的人，真是糊涂的很，绝不把案情详细想想，胡乱的悬赏拿人。若说那柳叶村的案儿，并没杀伤人口，也没盗取金银，如何要悬重赏拿我，却舍得这三百两赏银。况且莫说三百，就是出了三千，只怕除了杀死乌天霸的蜷

须老者，也断断没怎能人敢来与我作对，我岂放在心上。官悬官的赏格，何妨我做我的事情。但他既肯出给赏银，我索性在这境内多做几桩事儿，看他奈何了我。只怕他的前程反要有些不妙，这一顶乌纱帽子头上边要戴他不牢。”心中定了这个恶毒主见，就有意要在三岔道上多闹出几件案来。

一夜，来至东街一条延月巷中，见巷内有家富户，住的是三开间五进高房，他就进内盗银。这富户姓金，名满，是个一钱如命的人，半夜三更还在那里一手揭着帐簿，一手握着算盘，不知他算些怎么帐目。燕子飞站在屋上，候他约有一个更次，那算盘还咕咕咯咯的打个不了。子飞等得性起，把两足抱住檐头，起个金钩倒挂之势，将身体荡至檐前，睁眼往里边一看。见金满坐的台子旁边有只大箱，箱内藏着许多银子，也有是整块的，也有是零碎的，也有是封着的，也有是散放的。金满算一回帐，把散放的银子包成整封，藏在一边。子飞见了，心想：“此人不知作何生理，却有如许金银，留心看他台上帐目。每结一帐，必有一个手折，却原来是把着银子借给人家，收取重利积下来的。”看了一回，见抽斗中尚有无数折子未算，有些不耐烦了。腰间抽出剑来，拍的一声，把窗子劈开，飞身跳将进去，喝声：“如此算帐你辛苦了。俺燕子飞路过此间，要与你借几十两银子，你可答应？”这金满听窗上一声响亮，忽然飞进一个人来，与他讲话借银，只吓得魂不附体，大喊：“好个不怕死的强盗，你敢深夜到此抢劫我的银子。家丁们在那里，快快与我拿人！”一头说话，一头起手战兢兢的关那银箱。燕子飞听他叫骂，冷笑一声，手起剑落，竟把金满杀死于地，即在箱中拣了六个顶大银包，每包约有百两左右，再多觉得沉重，不便拿了，始不慌不忙飞身上屋而去。

及至金满的家属与家丁等听得声喊奔进来时，因金满这间

藏放银子的房屋平时妻子等也不许轻易进来，众家丁故此只在房外叫喊，金满的妻房黄氏独自首先进房，见丈夫已经杀死，大声哭喊起来。众家丁始纷纷入内，闹做一团。因杀人的凶手隐隐先曾听他自报姓名，好像底下有个“飞”字，上面的两个字听不清楚，故此收拾尸身，等到天色黎明，投县报验。这凶手就说只晓得一个飞字，求县缉拿。方正见了状词，验过尸身，分明与贾刁氏被杀伤痕一般无二，愈信贾刁氏与柳叶村的两案必系燕子飞一人所为。因花信缉捕不力，回衙传他上堂申斥了一番：“姑念平时办公尚勤，暂免比责。勒限明日务将凶徒拿获，违干革办，决不再宽。”花信叩头答道：“奉大老爷之命，捉拿剧贼燕子飞与铁佛寺性空和尚，小的连日同差伙们到处访拿，怎奈毫无下落。今既又出巨案，自当格外留心。但明日决难即获，还求开恩展限数天。”方正诱掖他道：“本县也知道此案很是难办，但你既充捕役，说不得要辛苦些儿，只要拿到重犯，自然从重有赏。况你是本县中有名的干捕，若然此案不能即破，岂不把你往日声名付之一旦，你也何颜再在本县当差。并不是本县今日不许展限，只因此贼迟获一日，怕的是地方上血案愈出愈多，那时更还了得。你须上紧缉拿，方不负了你的英名，又可替本县分忧。你要再思再想。”花信始诺诺连声，站起身来，下堂欲去。

忽然堂口来了许多喊冤的人，方正分付：“暂起一旁，且慢下去。”一面令值堂差役把喊冤人带来问话。原来共有三起的案。第一起是三岔道东街卧虹桥口居民许问渠家有个女儿，年方二八、小字采香，昨夜四更以后被人强奸致毙。临行盗去钗环首饰，约值百金。第二起是三岔道西街，有一家珠宝店儿，店主人姓贾，名珍，乃是贾仁的自族。前夜三更时，忽有飞贼越墙而进，盗去珍珠二十颗，东珠二大粒，玉搔头十支，珠

凤一对。店伙觉察，睡梦中起身捉拿，被贼砍落右臂一只，延至今日午时身死。第三起是三岔道北街金有光首饰铺中，昨夜天明时被盗赤金五十余两，金钗十二支，金耳环八双，杀死学徒一名，人头不见。一个个叩请缉凶伸冤。方正问罢，暗想：

“好一个大胆的燕子飞，连夜闹出这许多血案，地方上的百姓何辜遭尔毒手，岂可一刻容他？”传谕各人：“暂且回去，预备尸场，听候验尸核夺。”并谕刑件、书役人等，立刻随赴三岔道相验。花信也跟随着同去。

验毕回衙，又传花信至案，一再的嘱咐道：“本县平日待你众差捕不薄。俗谚说得好：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命你拿燕子飞，何等上紧，怎么毫无影响，地方反又连一接二的闹出如许案来。方才验尸的时候，你也亲眼见的，男的肢体不全，人头无着，女的血污狼籍，惨不忍睹。本县为民父母，理应与百姓除暴安民，似此血案重重，何以忝居民上。你在县中办公多年，本县因你诸事老成，另眼待你。如今此案若再迟迟不破，必定又生别的重要案出来，那时愈闹愈多，如何是好？你须想个法儿，严缉才是。休因那厮杀人劫物，一定本领高强，存了个畏怯之心，不去赶紧讨拿，拼着明日堂回，责打几百板子，革去卯名，这却断断不可。”花信跪禀道：“小人受大老爷厚恩，怎敢遇事畏怯。但那燕子飞来去无踪，实难下手。今夜容小人回去之后，多派伙捕四处缉拿，但恐此贼动辄行凶，即使访到踪迹，必定不服拘拿，少不得要动手格斗。倘或失手，求大老爷须许小人格杀勿论，方可拼着微命擒来。倘是小人被恶贼所伤，大老爷必须赐口棺木盛殓，小人九泉之下也是感恩。”方正不悦道：“燕子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只要是真赃实犯，尽可格杀勿论。那时本县出详，非但不来罪你，并且还有重赏。但你自己何得出此不利之言，快快去罢。”花信也自知

一时失口，急称：“小人遵命。”叩了个头，告退下堂，来到衙前，邀齐众捕伙到家议事。

众捕伙早知道为捉拿燕子飞与性空和尚一案，因花信平素待弟兄们甚好，故此一个个多肯出力，顿时来到他家。花信有个女儿，名唤珊珊，年二十岁，貌颇姣好，不过自幼儿丧了母亲，两足从未缠过。平日花信教导他些拳棒，珊珊留心习学，及至长成，却也很是了得。又练就五把飞刀，能于百步之外飞斩鸟兽，百发百中，花信很喜欢他。只因膝下无儿，妻死之后，家道又贫，未曾续娶，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本要招赘一个女婿，以备将来养老送终，只因出身微贱了些，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耽搁到今，尚未适人。珊珊待父甚孝，每愿奉父天年，这婚事却一些也不在心上，只要父亲每日里无甚要案，他就快活非凡。若然有怎棘手的案情，他竟居然能助一臂之力，帮着老父出去缉凶，也曾拿到几名江洋大盗，所以山阴县中很有个“女中杰”的声名。自从柳叶村与三岔道出了燕子飞、性空的重案，深叹父亲年迈，私下曾经出外替他侦访消息，怎奈一连数日，头绪毫无。这日看见父亲垂头丧气，邀着衙前办公的伯伯、叔叔们来家共议此事。他也出来，向众捕伙叩见过了，开口说：“爹爹与众位伯父、叔父在上，奴有一言告禀。奴想燕子飞与性空一案，性空失落戒刀，丢掉包裹，这人死活存亡看来甚难预料。如今只要把燕子飞拿来，谅来性空也有下落。虽然那姓燕的来去无踪，很难察访，但他每夜所犯的案多在三岔道一条街上，想来此人窝顿的地方必定就在这街无疑。白天访不出他，深夜他一定出来。除了南面是河，谅来不去，今晚我们何不分着东、西、北三处埋伏。东路直达城门，最是热闹，最是紧要，父亲与女儿同去。西、北两路就烦众位伯父、叔父分头前往，备人身边带着几个信炮，遇见此贼，放炮关会。我们好合

在一处拿人。好的是这一条街虽是很长，但无弯曲，夜间人定之后，这炮声谅能听见，并可惊动街坊，一齐助力，共拿此贼。不知父亲与众位意下如何？”众人闻言，齐声道：“好！”花信也觉得女儿所说甚为有理，又见众人个个乐从，因亦点头答应。

众人计议已定，多要起身回去。花信见天已不早，就留他们在家夜饭。等到二更以后，三个一群、二个一队分路出门。花信自与女儿装束妥当，带了兵器，一同出门。花信穿的是一身夜行衣，手执齐眉短棍。珊珊穿的是一件半旧不新的元青小袄，元青布小脚裤儿，头上边皂帕包头，脚下一双半帮花的旧平底鞋，手执倭刀，腰间挂着一只八宝袋儿，袋藏五口飞刀，几个信炮。父女二人出得家庭，把门锁上，取路向三岔道顺东走去。其时二更已过，渐转三更，街上边万籁无声，行人绝迹。正月下旬的天气，这夜北风怒号，微微有些春雪。花信觉得身上寒冷，走了片时，站在一家屋檐之下，躲一躲风再走。珊珊见父亲如此，心中大是不忍，恨不得立时把燕子飞拿到，将来退去卯名，另谋别业，自己做些针黹，贴补养赡，免得五十多岁的人半夜三更尚在外间熬此辛苦。正在满腹凄凉无精打采的时候，猛抬头见有一道青光从空而过，说声：“奇怪”，两足一登，跳上屋去，要想看个明白。花信见女儿上去，怕不得身上寒冷，也往屋上一跳，看见这一道光落在近边的一所高屋之内。父女二人明知有异，照着光彩落下的所在，一步步寻将过来。花信在前，珊珊在后，到得那边，仔细一瞧，并无影响。花信心生一计，在屋面上取了三、四张瓦片往下一摔，索啷一声，散了满地，心想惊醒这屋中住着的人：“倘然有怎歹人，起身追赶，这人必然上屋而逃，那时手到拿来，毫不费力，岂不甚妙。”珊珊也知道父亲的用意，急忙拔刀在手，候着下面人来。

少停，果听得底下边人声响动，庭心中飞上一个人来。虽然认不得是燕子飞与否，看他生得身材瘦小，多半一定是他。花信父女怎肯放过。珊珊一手按住着刀，一手就在八宝袋中取出信炮要待取火施放，这人已经走至花信面前。花信举棍向屋上一掠，这人未曾防备，竟被打了一棍，喊声：“啊呀！”几乎跌下屋去。珊珊见父亲已经交手，来不及将炮燃点，急忙窜在屋上，挥刀抢上一步，前来助战。这人手持宝剑，敌住花家父女，在屋面上混斗起来。看他毫无在意，花信心上暗想：“此人果然了得。”，未免着惊，手脚略慢得一慢，被他手起一剑，将棍砍成两段，身体往后一仰。这人趁这势儿，虚砍一剑，如飞逃去。花信吃这一惊不小，急把断棍撇去，向女儿手中取过刀来，分付一声：“快放信炮，我要追他去也。”放出平生本领，向那人背后追来。珊珊忙在怀中又取出两个信炮，引着火绳，凭空点放。但听得“轰轰”两响，震得满街居民纷纷多从梦中惊醒，众捕役也一个个照着炮响的所在飞奔而来。珊珊在屋面上大喊几声：“快拿恶贼。”众居民及众捕役齐齐的也呐一声喊，在下面助威。珊珊大喜，看一看父亲与那一个人，已去有十数丈路，本想祭起飞刀，把那厮一刀斩却，只因夜间星月无光，父亲在前，恐防看不清楚，不敢下手，故此急急的在后赶来。前面那人听四下里人声鼎沸，后面又有人苦苦追赶，未便再从大路逃生，将手中的宝剑一晃，施出剑遁之法，落荒而去，霎时不见。花信父女要追，如何再追得上。花信并且上了年纪，只走得手足酸软，再难勉强，没奈何跳下屋来，等着女儿到前，叹一口气，取道而回。

方才是屋上来的，如今走的乃是平地。珊珊认一认路径，此去不到半里，正是九折岩山路，甚是崎岖，双手挽着父亲，宽慰他几句，暂解闷怀。回看那些捕伙，因为追赶那人，来的

时候走得甚快，没有一个赶得上来。父女二人愁眉不展，一步懒似一步，走到九折岩时，天已渐明。花信忽看见山涧里头水面之上浮着好几个人头，涧水多红，料着那厮不知什么时候又在那里出了血案，必定又有人赴县告发，大吃一惊。有些年纪的人受不得许多急吓，许多劳苦，说得一声：“啊呀”，喷出几口血来，晕倒于地。只吓得花珊珊手足无措。正是：

三魂渺渺留难住，七魄茫茫去不还。

未知花信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众差罗拜虬髯叟 群侠难擒燕子飞

话说花信父女追拿燕子飞未获，取道回城，经过九折岩，其时天色渐明，花信见山涧中浮起几个人头，涧水多红，暗想：“必是此贼又在什么时候闹下血案，今日尸属必须又要报官请验。”心上又恼又急，喊声：“啊呀！”顿时口中鲜血直喷，人事不知，晕倒于地。珊珊大惊，连呼：“父亲仔细！”两手来扶，那里扶得住他。无奈何伏在地上，大叫：“父亲醒醒，好与孩儿同去。”争奈这一口气竟是回不过来。稍停，只见他两足一挺，双手乱搐，又是一口鲜血，竟即呜呼哀哉，向森罗殿前去了。可怜一个老辈英雄，只因家道贫寒，在山阴县当了捕快，半生也不知破过多少疑案，拿过几许强人，今因捉不得燕子飞，愤急而亡，年五十六岁，临终时也没有一句言语



嘱付女儿。

此时，珊珊正如满心刀搅一般，双膝跪在山前，号啕大哭了一回，将衣袖向嘴上边抹去血痕，把尸身背在背上，俯身又把倭刀拾起，揣在腰间，急急回家。开了门上的锁，将尸背进屋中，放在父亲睡的床上，又复捶胸大哭。邻居们因花信平日为人甚好，昨夜知他父女会同众捕役出去缉凶，今日珊珊愁眉泪眼的背父回家，哭声大作，谅必凶多吉少，一个一个多来问讯。珊珊含泪相诉，众邻多嗟叹不已。恰好众捕役因昨晚追不上花信父女，不知凶手曾否拿住，一早多到花信家中探问，一闻花信已死，想起他平日待人的好处，一些没得头儿的脾气，正如弟兄一般，没一个不眼中流泪。内中有几个老成些的，叹息了一回，与珊珊说：“人死不能复生，如今哭也无益。花大哥家道义贫，快快报知县太爷，求他给些抚恤银两，好与他买棺盛殓。太爷是个体恤下情的好官，谅来必定有些指望。就是昨夜捉恶贼的话，本来也必须禀明本官方好，另派弟兄上紧缉拿。但是，花大哥死了，不怕众位弟兄生气，再有那一位大哥有他一般的本领，又得侄女相助，这件案儿看来真是十分棘手，这却如何是好？”珊珊闻言，忍泪答道：“承伯伯、叔叔们指教，侄女是个女流，还求那一位前去报官。只要果然领得恤洋，把父亲尸身殓好，堂上派下差来，不论是那一位，侄女愿助一臂之劳，誓拿此贼，代父报仇。”众人听了，多说：“贤侄女若能如此，这是我等之幸。我们情愿一同去禀诉本官，花大哥的身后事情多在我们众人身上。即使本官不给恤银，我们众人平时受大哥厚惠的多，每人派出三两、五两银子，也是分内之事，怕甚不敷。侄女但请放心，我们就此去来。”珊珊道谢不已。

众捕役出了花家，到得县衙，求见本官，将昨夜花信父女

如何设法缉凶，如何在三岔道东街遇见，如何追不上他，如何凶手脱逃，如何花信父女在九折岩洞内看见人头，如何花信气急身亡，如何花珊珊背尸回家，如何花信身后萧条，可否求恩赐恤的话，从头至尾一一禀过。方正听燕子飞又出血案，花信已死，心下又惊又惜。因今日尚无告发之人，传谕：“预备尸场，少顷到九折岩验明人头，出示招告。”又命家丁到帐房中领银一百两，给与花信女儿作为棺殓之资所用。捉拿燕子飞的要差，改派了花信手下的一个副捕，姓武，名刚。此人勇力过人，年纪不到三十，乃是花信得力伙捕。当下领了朱签，叩一个头，跪着禀道：“大老爷命小人捉拿恶贼，小人不敢有违。但燕子飞纵跳如飞，花信尚未能擒获，小人谅不是他对手。求大老爷开恩，添派花信的女儿珊珊帮同访拿，或者方可有济。”方正点头道：“虑得也是。但花珊珊究竟是个女流，不知比他的父亲本领若何，可还真个去得？”武刚道：“回禀大老爷，那花珊珊虽然女子，本领不在花信之下。近来屡破大案，花信得力女儿居多，必须此女帮助，方敢放胆前往。好在他欲报父仇，有言在先，情愿效力，只求大老爷恩准，小的回去可与众伙役说知，有怎事儿也好听他调度。”方正道：“原来花信有此女中丈夫的女儿，却也难得。既然这样，本县不妨破格另下一纸谕单与你给花珊珊，帮你缉凶就是。”说罢，就在案桌上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朱谕给与武刚，教他转给珊珊：“获到凶徒，自有重赏。”武刚双手接过，又复叩了个头，告退下堂，领了银子，与众弟兄回到花家说明一切，即将银子、谕单，交给珊珊。珊珊甚是感激宪恩，就烦武刚等众人购买棺木，置备衣衾，足足忙了一日，直到傍晚，诸事齐备，将尸收殓。珊珊只哭得眼枯无泪，喉哑无声。众捕役竭力劝慰了一番，幸得祖坟上甚好安葬，不必另买地基，当即把棺木葬讫。众人共劝珊珊养

息片时，各自暂散，约定三鼓后再到此间聚齐，商议拿贼之策。珊珊答应，送了众人出门，方才冷凄凄的独自一人至房略睡。悲哀过度的人一时那里能睡得着。

及而朦胧交睫，忽然见父亲回来，手中拿着一大把的胡须，搓做几团，交与珊珊，说声：“要拿燕子飞恶贼，你须留心在意，我要去也。”珊珊问他到何处去，要想留他，倏已不见。惊醒回来，却是南柯一梦。听樵楼上正敲三鼓，众捕伙在门外叩门。珊珊定一定神，暗想：“此梦好奇。且待众人进来，与他们详解详解。”因急起身开了大门，接进家中。先将梦兆说知，次问：“今日太爷曾否到九折岩验尸，可知尸属是谁，住在何处？”武刚等道：“此梦甚奇，谅来必有应验，此时却猜解不来。只有随处留点儿神，遇见怎么老辈英雄，求他帮助便是。若说太爷验尸，已经验过的了，共有六个人头，一个死尸。那六个人头中，有一个是金有光首饰铺的学徒，已有尸亲认去。尚有三个男头，二个女头，既无尸亲，亦无告发之人，却有个嵎县著名剧贼云燕飞在内。燕飞住在嵎县乡间，离此约有百里之遥，屡出巨案，官府拿他不得。不知如何与燕子飞因怎结仇，昨晚被他杀毙，弃尸涧中。本县太爷正要行文详访，傍晚时嵎县的赵太爷已有公文到来，说昨夜境内打索村居民云雁飞家全家被人杀害，共计男妇五名，口查云素不安分，此案当系仇杀。惟首级一齐不见，地保察勘血迹，一路点点滴滴，直至山阴县境，深恐凶手藏匿境中，合急移情协缉云云。本县太爷得了这道来文，因又传谕我们进衙，再三分付务要早早破案，却便宜了黄义黄大哥。他查访性空和尚的一案，那性空尸身已在涧中获得。虽然为日已多，血肉腐烂，穿的衣服却还辨的出来，故此已由寺中僧人认去。黄大哥已消了差，没有事了。苦了我们的公事，却又加重了几分。本县太爷分付下来，性空一案如今

显见得必是燕子飞所为，须要拿住此贼，审出各案，定罪出详。贤侄女今夜必得出个万妥万全的主意才好。”珊珊听罢，皱眉答道：“原来此贼这般的杀人如草，岂可容他。但他高去高来的本领，比着侄女实胜数倍。只想他昨夜杀人，那人头抛在百里之外，来去何等神速。况且这必是上半夜事情，下半夜我们正追赶着他，岂能干出此事。今夜据侄女想来，还是仍往三岔道守候。众位伯父、叔父能上高的，与侄女分作一班。不能上高的，在街上分作一班，每两人须带绊马索一根。只要看见此贼形影，且莫惊他，暗地布下索儿，然后虚张声势，放他逃走。或者误入圈套，擒得住他，也未可知。倘要追赶，只恐万万休想。不知众位意下如何？”武刚等多道：“但凭侄女指挥，我等一一照办。”

众人计议已定，遂于器械之外，两人一起合带绳索一条，有未曾带来的用铁链接长杈代。听一听，更锣已敲四下，不敢稍延，一同出了花家。珊珊与能够上屋的众捕役为一班，共有八人，分做四起。其余多向三岔道街上埋伏，守有一个更次，踪影毫无，只道他今夜并未出来，或者不在这条街上。各人正想回去，忽见东北角上有一道青光远远的如飞而至。珊珊昨夜曾见过的，看得亲切，低嘱众人留心，每隔二十间门面布下一条索子，一共两条绊索，一条铁链。珊珊自与武刚空着身子，一个执着倭刀，一个执着两把萱花板斧，预备着假意迎敌，逼他脱逃。一霎时，果见青光逼近，渐渐露出一个人来，却象是御空而行，两只脚并不踏实。珊珊瞥见，心下大惊。又见后面又有一道光华，如飞的直赶过来，不知是怎么人。珊珊此时也顾不得许多，见他来得将近，与武刚打个暗号，各把身子一伏，绝不作声，且自放他过去，看他走到绊马索左右，始大喝一声：

“燕子飞，你今夜往那里走？”在后假意赶来。子飞果然暗吃

一惊，也不回头，往前奔去。两个执着绊马索预备拿人的捕伙，心中甚是欢喜，见他走到索边，喝声：“在这里了！”黑暗中竟是把燕子飞拦腰捆住，后边花珊珊与武刚飞奔过来，正要拿人。不妨飕的一声，子飞起手中宝剑，竟将索子割为两段，依旧逃去。第二道索也是这样，第三道铁链他已预防在先，没有绊得住他，已被砍断。众捕役连声：“啊呀”一个个手执断索、断链，面面相窥。珊珊、武刚大呼诧异。武刚尚要勉强追赶，珊珊明知无用，且见天已微明，恐有意外，连呼：“不可。”

众人正在屋上闹做一团，忽然又有一道光华劈面的星飞过去。珊珊眼快，隐隐见是一个紫面蜷须的异人，触动了梦中之事，暗想：“莫非竟应在这蜷须之人身上？”抢行一步，即在屋背上双膝下跪，高喊：“老英雄慢行，有下情奉禀。”众捕役见百忙中珊珊忽在屋上向空行礼，不知为了何故，多来问话。瞥见面前有个手执宝剑、五十向外年纪、一张紫色脸、满嘴胡须根根蜷曲的人，不知是从那里来的，各吃一惊，也多纷纷跪下。

原来此人非别，正是仙侠虬髯公。他自从在柳叶村与聂隐娘追赶燕子飞未曾拿获，回至土地祠中，略息片时，因念云龙、飞霞尚在东省，虽离临安甚远，但秦桧是个杀害忠良不能容物的人，既然闹下行刺重案，岂肯干休。必定要到处行文，查拿刺客，刘公岛万万不可存身。故此把捉拿燕子飞的心事暂付缓图，驾着剑光，先至山左，找到云龙夫妇回至临安，往小云栖取了二人行李，又到韬光山净慈寺中会齐黄衫、红线并雷一鸣、白素云等众仙侠。虬髯公将途遇燕子飞，现在山阴县界内的话讲述一番。黄衫客道：“此种人留在世上，造孽无穷，我们必须把他除去方好。”聂隐娘道：“若论此人的武艺，算

他十分高妙，我们却还不在心上，奈他也会剑遁之术，因此不易捉拿。我们现在临安无事，何不同往山阴一行。黄道长的作事，最是细心，且认认那贼这一把剑，可是空空道长下山时所取的‘青芙蓉’，因怎剑光甚青，照得人眼多睁不开来。”黄衫客道：“说起空空道兄，他是到这里临安来的。我们连日打探他的消息，多说半月前曾见一个矮小精悍的人，不时在街上行走，却不见他做甚买卖，也不知住在何方。且今久已不见，谅来不在这里的了。我们心上正在狐疑，并且文贤侄夫妇在秦相府行刺的案儿，日来缉拿得很是上紧，俺观寺院那一处不曾查到。凡遇面生可疑之人，必要着实盘诘。幸亏文贤侄夫妇并不在此，否则很有些儿不便。我们现下正好离却临安，且与虬道兄、聂道姑等同往山阴，看一看燕子飞究是何等样人，顺便并访空空道长的下落，岂不甚妙。”红线等多道：“言之有理。”于是，众仙侠即日起身，取道山阴进发。

到得山阴，住在三岔道西街口悦禅巷了性庵中，打听燕子飞近日作事。虬髯、隐娘深叹：“连日不在这里，容得他造恶多端。”暗暗感叹。当晚三鼓以后，各仙侠定下一计，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路，一共四仙四侠，恰好分做八起，密地拿人。虬髯公是东路，出了庵门不到三四百家门面，巧巧在条十字街口，与燕子飞相遇。虬髯公也不打话，挥剑便砍。子飞星光下认得是他，大吃一惊。只因领教过两次，明知本领不在自己之下，不敢交手，急驾剑光飞逃。虬髯也驾剑光追来，中途与珊珊等相遇，求请慢行：“有话奉禀。”

虬髯公见屋面上跪着一个女子，后面又来了许多短衣窄袖、手持索链的人，猜到必定是县中捕役。因想：“子飞往西路而逃，西路有红线拿他，西北一路又有素云，颇可放心，”故把剑光一敛，立住了脚，动问众人：“因何阻拦去路？”珊珊禀

诉缘由，并问虬髯公高姓大名：“方才从西面而来，是否追赶恶贼。如今此人已去，天色渐明，如能求助一臂之力，可否再于今夜拿他？”虬髯听毕，尚未回言，只见东边一道红光，如飞奔至，想“是红线来了，不知曾否得手？”因将手向光中一指道：“你们且慢。俺且问问他来”，喊声：“道姑慢走，俺在这里。”空中刷的一声，落下一个红衣红裤、手执宝剑的中年妇人来。珊珊及众捕役见了，明知也非等闲之人，又俱叩头不迭。红线不解何故，双手扶起珊珊，又令众人起去。虬髯公把珊珊等两次奉官府之命、抓拿燕子飞未成、与花信已死、珊珊欲替本县太爷与民除害及代父报仇的话，说了一遍，问红线：“可曾遇见此贼？”红线道：“我在东路守候，见半空有一道青光飞至，料是此人。正想拿他，讵忽往下一落，顿时不见。后来，我按着那青光落下的所在寻去，却原来是一所客店。虽想此贼必在店中，无奈天色已明，不便下手。因此要寻见道长，再议拿他之策。”珊珊闻言，躬身问道：“这客店可在三岔道大街之上，房屋很是高大？”红线道：“一些不错。”珊珊道：“既然是那所客店。此店名悦来居，不但安寓客商，他的前进房屋一边是所酒楼，一边是所茶楼，二位何不竟去访问访问，他可住在这个店中。我们今日便可往店中去向店主要人，岂不甚好？”虬髯公道：“此话说得也是。如今天已大明，何妨竟往悦来居一行。倘果此贼住在里头，他们现有县太爷的公文，查出实情，怕他飞上天去，便可就此下手。”珊珊等一听大喜，又多跪下称谢，并问二人姓名。虬髯仍旧说是“裘善”，红线只说姓“红”，珊珊等遂让二人先自下屋，自己也与众捕伙跳下地来，着人关会街上各捕，多在悦来居茶楼上会齐。

红线领着珊珊等同往。因是妇女，不便吃茶，只在店门外

守候。虬髯公回至了性庵，邀了众仙侠一同多往悦来居来。聂隐娘、素云、飞霞三人，寻见红线、珊珊，合在一处外，余人俱上楼泡茶。珊珊问一问人已倒齐，乃令武刚持了牌票去见店主，访问店中是否有此种形迹可疑之人。主人回称：“店中来往的客商甚多，却俱安分守己，并且大半乃是熟人。惟有一个临安口音的人，来了数天，每日卧病不起，却看不出他是何等样人，用钱很是撒漫。”武刚问：“此人可是五短身材，二十余岁年纪？”店主人道：“正是。”武刚忙问：“现在那里？”店主人道：“今日不知因何起身甚早，即刻出外，想是往茶楼上用早点去了。都头何不自去看看？”武刚说声：“甚好。”回身别了店主，飞步向茶楼而来。

果见有一个身材瘦小之人，在东壁厢坐着，桌上泡了一碗茶，放着一大盆包子，在那里吃些茶点。众捕伙见武刚来了，使个眼色，意欲动手。武刚看早上遇见的那个姓裘之人与姓红的女子一个不见，因急把头一摇，向外便走。原来虬髯公怕燕子飞认得出他面貌，倘被看见，分明是惊弓之鸟，定要飞逃，故此也在楼下候着。武刚下来寻见，说知就里，复与珊珊等说过，大家准备好了，方又大踏步上楼，向众捕伙把手一招，齐齐的喝一声：“闲人各散，快拿要犯！”一窝蜂奔向燕子飞面前。短刀的短刀，铁尺的铁尺，尚有几个拿着隔夜的断铁链当做软鞭用的，一共有十数个人一哄而上。黄衫客与雷一鸣、文云龙三人，见众人动手，也多掣出仙剑向燕子飞砍来。茶楼上那些吃茶的人，听见是捉拿要犯，乃本县的都头为首，却不知要拿那一个人，只吓得一个个身体抖战，往外飞逃。子飞好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又无器械在身，双手急把桌椅推翻，提起两条桌腿当做兵刃，向众人一扫，扫开一条路来，奔至楼窗口往下一望，想要跳楼而逃。谁知楼下边埋伏着许多人，那个螭



须老者与红衣妇人并两次拿他的一个年轻女子多在其内，心下大惊回转身体欲与众人拼一个你死我活，手中的两条桌腿被黄衫、云龙各人一剑、砍做四段。雷一鸣又当头一剑劈来，子飞慌了手脚，没奈何弃去桌腿，起一个着地扫，把众人扫开。百忙中一眼看见了一件救命的东西，心中大喜，抢行一步，两只手拿在手中。正是：

不道死中还得活，偏惊绝处又逢生。

要知燕子飞见了怎么东西，竟能救得性命，众仙侠及各捕役此番拿得住他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燕子飞毒打珊珊女

### 虬髯公怒责空空儿

话说燕子飞在悦来居茶楼之上，见众人动手拿他，抢步至楼窗口往下一望，尚有无数的人在下埋伏，别的还不打紧，可虑的是那个蜷须老者与一个中年妇人也在其内，心下暗暗着惊，手中拿着的两条桌腿，又被一个黄衣道士、一个白面书生一人一剑，削为四段。当头又有一个身长力大的人一剑砍来，此时慌了手脚，没奈何把身子往下一蹲，右脚起一个着地扫，暂把众人扫开。正想图个脱身之策，猛抬头见身旁有座煤炉，那炉上放着两把紫铜大壶，壶中满注开水，乃茶博士冲茶之用。此刻茶博士也不知逃往那里去了，两把壶却一同放在炉上。子飞一见，情急智生，一骨碌在地上飞起身来，竟把两大

壶的开水提在手中。先拿一把向楼上众人兜头一掷去，扑通一声，沸汤乱溅，莫说是武刚等众捕役不曾防备，多被溅了一头一脸，顿时烫起无数泡来，皮肉糜烂，痛不可当，发一声喊，往后乱退。就是黄衫客与文云龙、雷一鸣三位仙侠，也被溅了一身的水，幸亏没有沾着头面。因见他手中尚有一壶，不敢逼近，未免也略退数步。子飞乘此机会，回身飞至楼窗口前，向着街上喊一声：“照打！”又是扑通一响，连壶连水直摔下去。街上站着的人有溅着的，没一个不抱头叫喊而逃。虬髯公与聂隐娘其时正在仰面观看，足足的溅了一面。虽是已成仙体，也觉得疼痛难禁，掩面不迭。子飞大喜，又喊一声：“你们要性命的，快快闪开，俺要去也。”扑的往下一跳，洒开大步，如飞而去。红线、素云、飞霞站得较远，这一大壶的开水至多不过二三十碗，焉能溅得许多的人。他三人本来没有沾身，不过见虬髯、隐娘掩面倒退，不知受伤若何，多来看视，无心追赶子飞。

独有花珊珊，本与隐娘同站着的，粉颊上已经溅得，皮肤紫肿，却因报仇心切，左手掩住伤处，右手举起刀儿，依旧拼命拿人。看见子飞跳下楼来，怎肯放他过去，脚尖一紧，向后追来。子飞听得后面有人，未晓是谁，不敢回看，放出平生本领，把两手使足了力，向着人丛里左右一分。碰着的没一个不往后乱跌，竟被他分开了一条路来，大模大样的往前自去。可怜珊珊独自一人在后狂追，那前面却无一人阻拦，不多一刻，子飞竟已逃出重围。

珊珊尚在后边紧紧追赶。子飞是往南面走的，南面有大河阻路。珊珊心下暗喜道：“他恶贯已盈，追到河边，再无逃处。”子飞却忙中有误，初时不曾留意，及至将到河边，远远望见白茫茫一片波光，喊声：“啊呀！我如何走到这一条绝路

上来，这便怎样才好？”无可奈何，回转身躯，立住了脚，想寻别路再逃。不妨珊珊走得甚快，已经赶到面前，举刀向子飞劈面便砍。子飞见追来的并非别人，乃是连夜在屋面上屡次拿他的女子。此女本领尚是平常，略略放了些心，看他的刀砍到身旁，起右足照定他的手臂臄的一腿，踢个正着。珊珊只觉得满臂酸麻，那刀拿他不住，咯唧一声，坠于地下。子飞乘势又是一腿，踢中珊珊肋下。珊珊立脚不牢，仰面一交，跌将下去。子飞大喜，抢进一步，举拳要打，却被珊珊一个鲤鱼攻水之势，直跳起来，反向子飞当心一拳。子飞欲避不及，急把身子一偏，肋上已被打了一下，虽然不甚沉重，也觉有些力量。子飞眉头一皱，受了一拳，喝声：“贱人，休得猖狂，今天定当拼一个你死我活。”放开解数，一连数拳，向珊珊打来，两个人斗在一处。初时还无甚高下，不到十个回合，珊珊渐渐抵敌不住。又是三四个回合，只打得呼呼气喘，粉汗直流。子飞故意卖个破绽，让珊珊一腿踢来，右手起个独劈华山之势，向那腿上一托，竟跌出一丈多远。又起个寒鸦扑水之势，直扑过去，趁他跌在地上，尚还没有起身，急将右腿一屈，压往他的腰肋，举起拳来没上没下的一顿乱打。只打得花珊珊青一块、紫一块的，遍体鳞伤，命在顷刻。

子飞瞥见地上边有方才跌落的那把快刀在旁，伸手拾将起来，欲待一刀结果他的性命。忽眼前起一道光华，耳旁边听得高声喝道：“子飞因怎杀人，还不与我住手！”抬头一看，乃是空空师长到了，急忙将刀弃去，双膝跪地相迎，说声：“恩师，何时到此，弟子叩见。”空空儿把手一挽，回说：“不消如此。我且问你，这个女子是怎么人，为怎杀他？”子飞见珊珊受伤已重，倒在地上，口不能言，因撒慌道：“回禀恩师，弟子自从恩师动身，隔了数日，在家无事，心想行些功果，故

此也就出门。不料甫到此地，住在前边三岔道大街上悦来店中害起病来，朝热夜凉，十分沉重。今日身子略略好些，早起在店门茶楼上吃些早点，不料这个女子也上楼来偷摸茶楼上客人的金银。弟子见了心上不平，当场喝破，那女子竟与弟子为难，拔刀就砍。弟子因在闹市不便动手，所以诱他到此，本思痛打一顿傲傲他的，后来无奈，他撒泼非凡，恃着手中执有刀械，屡下绝情，要伤弟子性命。故被弟子把刀踢落，将人打倒尘埃。因想此种人留在世间何用，意欲与民除害，一刀把他杀死，正值恩师到来。现有此女的凶刀呈鉴。”空空听罢，接过刀来一看，刀柄上有“花珊珊佩”四个篆字，虽不是口宝刀，却也十分锋利，晓得此女有些本领，点了点头。又问子飞：

“你的宝剑何在？”子飞说：“在店房中没有带得出来。”空空儿道：“原来你空拳来的。”子飞道：“是。”空空儿沉吟半晌，竟把子飞的话信以为真。本来也想把珊珊杀了，因见他年纪尚轻，又是一个女子，打得已是十分狼狈，动了一个可怜之心，对子飞道：“若论此女行为，杀之原不为过。但看他是个女子，又受重伤，性命已旦夕难保，何妨暂且饶他，如果死了也罢。若然不死，也好使他以后的日子回心改过。惟你既在大街之上闹下这事，此女倘有差池，悦来店恐居不便，快快与我一同到别处去罢。”子飞道：“恩师分付，焉敢不听。但店中尚有弟子的宝剑、行囊，必须取出才好。”空空儿道：“这个自然。不妨今夜与我同去，包管你取回就是。”子飞不敢再说，遂同着空空儿向北而去。按下慢表。

再说花珊珊被燕子飞打得寸骨寸伤，空空儿才来的时候，他还有些记得，后来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直至武刚等因不见了他，禀知虬髯公等请人分头找寻，方由红线寻见。看他口吐白沫，一息奄奄，因急背回悦来店中，寻黄衫客商商量搭救。恰

好黄衫客正与武刚在店中，同店主人查检燕子飞的包裹、行囊，共有金银珠翠贵重之物不计其数，多是各案内的真赃。由武刚派人起出，一一送至县署，做了一道差禀，禀明原由，当堂呈缴，奉谕立传各事主领回。只有子飞用的那一口剑，遍寻不见。众人多道：“子飞带出去了。”黄衫客却道：“他赤手空拳，并无兵器，必定藏在店中。”大家正在各处搜寻，尚还未去，见红线背了珊珊回来，知道是凶多吉少，各吃一惊，同来问讯。武刚说：“此间不便医治，不如回到他的家中再作区处。”黄衫客连声道好，众仙侠及众捕役遂一同出了店门，取道花家而去。悦来店的店主人因他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少不得要带去见官，好在官长贤明，念他并非同党，况且客簿上燕子飞移名改姓，谅来并不知情，与有意窝藏大是有别，当堂责了四十板子，儆戒他一个失察之罪，取保放回，不必细说。

那花珊珊由红线等送至自己家中，踢开大门，背至内房，放在床上。黄衫客起右手向他唇上一按，尚有一丝微气，忙令捕伙们买些陈酒，煖得沸滚，向身旁袋内倒出金创起死回生丹十粒，交与红线，化在酒中。又令隐娘、飞霞、素云等帮着把他牙关设法撬开，将药灌下。不多时，但听得腹中一阵雷鸣，药力已到，喊一声：“疼死我也！”回过气来。红线等多来问话，珊珊尚口不能言，伏枕叩谢。少顷，觉得腹内大痛，下了无数的血。这痛尚还未止，倏又晕了过去。黄衫客心中不解，急把脉息细细一诊，那肝脉异常跳动，知是伤动了肝经，幸得在混元湖斩了白獭，得有獭肝。此肝专治肝疾，真有夺命之功，遂在药囊中检出一叶，分付素云用开水磨化，送入口中，待他徐徐咽下。果然很是灵验，渐渐的又苏醒转来，始向众仙侠答话，把那追赶子飞如何被打、几送残生、幸亏有个矮小之人到来，喝住子飞，后来不知如何未死，幸遇相救的话，述了

一遍。

黄衫客闻言，问道：“那个矮小之人约有若干年纪，穿身何等衣服，你可尚还记得？”珊珊道：“年纪约仅二旬左右，身穿元色海青，像是个经商人的模样。”黄衫客大喜，道：“如此说来，只怕是空空道兄到了。若便果然是他，何愁此贼不灭。”虬髯、隐娘、红线多点头称是。云龙、素云不知其细，俱问：“何以见得是空空师伯？”虬髯公道：“你等还不明白么？我们在太元境下山的时候，分携五把仙剑，乃公孙道姑所炼，名五花剑，光分青、黄、赤、黑、白五色。如今雷贤侄得的是葵花剑，其色属黄。薛侄女是榴花剑，赤色。文贤契是薛花剑，黑色。白侄女是桃花剑，白色。只有那青芙蓉剑，不知你空空师伯传了何人。五剑之中，此剑最是锋利无比。运动时有一道青光，耀人眼目。连次俺与聂道姑捉拿那贼，每见他手中宝剑青光逼人，文贤契与薛侄女也曾眼见过的，疑心此剑必有来历，但是否芙蓉，俺与聂道姑也难指认，所以要待黄衫道兄到来，他的眼力最好，必能辨得出来。巧巧他今日又未曾施用，不知此剑藏于何处，却又搜他不出。现在花小姐说，此贼要杀害他的时候，来了一个身穿海青之人，年纪既与你空空师伯相同，品貌也颇吻合，不是他却有何人。这必是失于选择，误授匪徒，以致闹下许多孽案。只须寻到了他，对他把此贼的所作所为——告知，教他将剑取回。那时燕子飞便手到擒来，有何难处？”一鸣、素云方知底里。

移时，天已昏黑。众仙侠商量，今夜先寻空空，后擒子飞，好待空空收回仙剑，相助成功。但空空儿当向何处去寻，一时委决不下。黄衫客道：“贫道料空空道兄听信燕子飞一面之词，子飞在悦来店失落包裹行囊，那仙剑一定也在店内，今晚或者二人一同往取也未可知。我们何不先到悦来店去探个消

息如何？”虬髯公道：“黄道长言之有理。但花小姐伤势甚重，必须有人服侍方好。俺想今夜既有空空道兄帮助，我们何必要许多的人。红道姑、聂道姑与薛侄女、白侄女等，尽可留在此间作伴。我二人与雷贤侄、文贤契一同前往，不知黄道长意下若何？”黄衫客道：“虬道兄所见甚是。”计议已定，各人装束停妥，先后出门。众捕役其时尚在花家未散，见黄衫客等要到悦来店去，武刚问：“可要弟兄们伺候？”虬髯回说：

“不消。你们连夜辛苦，今夜且各回去，略睡片时。我们倘把凶犯拿到，明日一早到花家来交与你等解往县署就是。”武刚等多跪地叩谢。叩毕，各自散去。

虬髯、黄衫、云龙、一鸣共是师徒四人，取道往悦来店而行。到得店中，街上正敲三鼓，且不去惊动主人，一跃上屋，多在屋面守候。忽见庭心中有两道光，一紫一青，往上直冒。虬髯、黄衫认得紫的那光正是空空儿的紫电剑所化，遂各拔出自己仙剑，临风一晃，也化出两道光来，打个照面。那紫光果然敛住，现出一个人来，正是空空儿不错。这青光已如弩箭离弦，一霎时往西南而去。黄衫客大怒，令虬髯公与空空答话，自己急驾剑光后追。云龙、一鸣虽然未曾学得剑遁，屋面上的功夫自信也甚去得，故此也各飞步赶去。

空空儿不知何故，动问虬髯：“他们多到那一处去？”并问虬髯别后事情。虬髯公因道：“说也话长。”只与他略表数句，接问他：“可曾收燕子飞为徒？传他剑术？方才一道青光往着西南去的，可是此人？”空空儿道：“一些不错。虬道兄如何得知？”虬髯公跌足道：“这样的人，如何许他学剑，岂不把我教坏尽，负了我们下山传道的一片苦心。此刻黄道兄师徒与贫道的小徒文云龙正是拿他去了。空空道兄还须助我们一臂，快把这孽障擒来，好替地方除害，并为道兄稍赎前愆。”空

空空儿大惊道：“据虬道长说来，难道这燕子飞的作事有怎不端不成？”虬髯公冷笑道：“燕子飞是个剧贼，并喜采花，造恶多端，擢发难数。不要说别的地方犯案累累，就是这山阴县的三岔道上，他才来得数日，奸案、盗案、命案，却那一夜没有。县中上紧拿他，捕役花信气愤而亡。花信的女儿珊珊倒是一个女中豪杰，一心要与父亲报仇，要替上官为民除害，今日又被他毒打一顿，命在垂危，这是道兄早上亲眼见的。不是俺抱怨道兄，你如何偏信歹人，竟到这个地步。今夜还与他一同到此，谅必因他失落仙剑，故来盗取，这还了得。”这一席话，只说得空空儿目瞪口呆，一言不答。虬髯公又问道：

“俺尚欲再问道兄，这剑遁可是道兄传授他的？我们下山的时候曾经说过，倘然遇有传人，千万莫传吐纳之术，道兄如何不分良莠，擅把秘法传他？如今闹出事来，莫说他作事残忍，有伤天地之和，道兄怎对得公孙道姑与众家仙侠。将来世上的人，岂不把个侠字愈看愈坏，居然与盗贼一般。道兄日后有何面目回山？”空空儿听虬髯的话，一句紧似一句，他万不料燕子飞竟是这种坏人，懊悔不迭，恨不得立刻把他拿来碎尸万段，回说一声：“虬道兄，且慢责言。此贼既然作恶多端，是俺失察，误把剑术传他。今晚待俺帮黄道兄等把他追回，见过众仙侠再行处治，以赎前愆，不知可好？”虬髯公尚未回答，只见西南上一道剑光，黄衫客已星飞而回。二仙侠只道燕子飞已经被擒，站住了脚，候他到来上前问话。正是：

马逢栈道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不知黄衫客回来，果已拿得燕子飞否？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空空儿寒宵盗剑

### 珊珊女月夜飞刀

话说空空儿被虬髯公责备一场，自知当时偏见，误把燕子飞当做好人，却不道他是个邪淫奸盗、无恶不作的匪徒，恨不得立刻拿来，碎尸万段。正想与虬髯公追将上去，并力擒他，忽见剑光起处，黄衫客已跑了回来。空空儿只道他已经拿住，心下大喜，抢行一步，问：“黄道兄，怎么样了？”黄衫客收住剑光，把头一摇，道：“休要提起。”虬髯公见他独自一人徒手而回，料定依旧不曾得手。但不见与云龙、一鸣偕来，急问：“文、雷二人那里去了，可曾遇见？”黄衫客道：“他二人尚在后边，就要来了。可恶那燕子飞，见贫道追他，将有一里之遥，竟把剑光收住，大胆与贫道交手。约有二三十个回合，文、雷二人赶到，要助贫道成功。此贼见势不佳，卖个破绽，又驾剑遁而逃。文、雷二人如何追赶得上。贫道赶了一程，不信他也会催剑之法，把剑一催，瞬息间能无影无踪。这运用剑法的功力，竟与贫道运用飞龙剑不甚差池。贫道想，追得过于急了，怕的是愈逃愈远，拿他反甚费力，故此又追了二三里路，假作追他不上，将剑收住，伏在一旁。看他按住剑光，回头张望，因见没有人来，他就落下地去，乃在西南极荒僻的一座山脚下面一所古庙之中。贫道尚想下去擒他，深恐二位道兄盼望，又恐文、雷二人错赶路途，因此暂且回来，愿与二位

商议，必须怎样把他宝剑收起，方可成功。否则，他有此剑护身，诸多费事，不知二位道兄高见若何？”虬髯公道：“这多是空空道兄误传他剑遁之术，以致如此。现要收回宝剑，非空空道兄一行不可。一来他们是师生，究竟有尊卑之判，料那厮不敢无礼。二来空空道兄本以妙手空空，四字得名，倘然收他不回，盗也盗了回来，为着徒弟的事，说不得再犯戒一遭。”空空儿闻言，脸上一红，道：“事到如今，虬髯道兄休得取笑。俺也没有别的话儿，今晚当把此剑取回就是，但这孽障现在何方，还须黄道兄一同前去，免得寻他不到。”黄衫客道：“这个自然。贫道何妨陪道兄同行就是，虬髯道兄也可一同前去。倘得今晚把他就此擒住，岂不是大妙的事。”虬髯公点头称是。

三人正在商议，云龙、一鸣多回来了。看他二人气喘吁吁，这样春寒料峭的天气，多走得浑身是汗，说：“那剑遁的神速，步行断断赶他不上。”虬髯公道：“剑遁一刻时能行三四十里，步行止多不过十五六里，相去不止一半，如何追赶得来。你二人今夜也乏了，快去花家那边歇息，并报知众人，叫他们安心静候。我们且去找找那厮再回。”二人诺诺连声，别了众仙自去。

空空、虬髯与黄衫客立刻驾起剑光，取道往西南而行。黄衫在前，空空居中，虬髯在后，到得那座荒山，各把剑光一按，飞下地去。果见有所古庙，坍塌不堪，进得庙中，四处搜看，不料竟无燕子飞的踪影，黄衫客甚是纳闷。空空儿在庙中走了一遍，双眉一皱，对虬髯公与黄衫客道：“那个孽障已经走了，这便如何是好？”虬髯公道：“怎见得他今已走？我们必须再往各处寻寻。”空空儿道：“虬道兄你不信么，但看从这里至庙门外，一路之上多有这孽障行路的步迹，不是他走了

不成？”虬髯闻言，留心向地上一看，斜月微茫中果见庙内尘埃寸积，埃中一步步多有履痕，始觉恍然大悟，暗想：“空空儿究是惯家，瞧得出来踪去迹。”把头微微几点，说：“既然这厮已去，我们在此何益，还须往那处去寻。”黄衫客沉吟道：

“他在此间最妙，既又逃往他方，一时再到那里去找，还是回到花家，且待明日再作区处，不知空空道兄意下如何？”空空儿道：“二位且慢，待俺再往庙外寻来。”说罢，大踏步又走出庙门，四下一望，只见烟荒草蔓、鸦鹊无声。细看一路草痕，虽有些践倒的地方，却兽蹄人迹，月光下辨不出来。看了一回，无可奈何，回身与虬髯、黄衫说知：“料想今夜无从寻觅，只好且待来朝分头先把他下落探明，待到晚上行事。”虬髯、黄衫也无别法，只得无精打采的取道而回，同到花家暂歇。

空空儿见过隐娘、红线，各道些别后事情，又说了好些抱歉的话。隐娘、红线令飞霞、素云拜见过空空师伯。空空儿见各仙侠多已收得门徒，独有自己误授匪人，又是懊悔，又是艳羡。黄衫客看过珊珊的伤势，见他已经平复，放下了心。

残宵易过，到了明日。珊珊已能起床，参见过空空儿，细细动问燕子飞的行踪，并问他：“这一把剑究竟藏在什么地方，人人寻他不到？”空空儿看珊珊虽是女流，却生得英气勃勃，暗想：“古人说的‘天地灵秀之气，不钟男子’，这话真是有些意思。”看了一番，回答他道：“若问这孽障的去处，据黄衫道兄说起，看见他往西南而遁。若问他的仙剑藏在何处，说也奇怪，乃在卧榻底下小小一个地穴之中，所以众人搜不到他，然穴中却并无别物，俺曾问他何以藏放得这般慎密，他说：‘因放在室中，夜间有霞光万道照人眼目之故。’”珊珊道：

“不信此剑竟有这般的利害，怪不得倚仗着他妄作妄为。如

今，他既往西南而逃，西南通临安大道，难保不窜往临安而去，这便怎样？”空空儿道：“小姐放心，俺今日即须出外打听。只要晓得了他的下落，包管先将此剑收回，然后拿住这厮，送官正法。否则，俺有何面目见人？”黄衫客闻言，有意激怒他，道：“空空道兄，话虽如此，但恐要拿到他时，就是道兄自己出手也甚费力。须知道逢蒙学射于羿，既然尽羿之道，防的是逢蒙，遂不把羿放在心上，那时如之奈何？”空空儿不悦，道：“黄道兄，你言重了。俺虽不才，也是一个已成正果的剑侠。燕子飞到得那里，难道俺收得他为徒，反拿不得他不成？”虬髯公索性也激动他，道：“若论道兄的剑术，自然胜于令高足数倍。但你这一口紫电剑，却防还胜不得令高足的青芙蓉。倘然交起手来，终是留心一二的好。”空空儿愈加不平，道：“青芙蓉果然是口好剑，俺的紫电谁见得就输与他手？本当与众道兄一同前往拿这孽障回来。虬道兄与黄道兄既是怎样说，俺今日且独自一人前去，难道竟是不得成功。”口说着话，怒冲冲的向腰下掣出紫电剑来，临风一晃，喊声：“俺就此去去再来，”驾着剑光，劈空而去。隐娘、红线欲待挽他，已是不及，抱怨二仙，说话激烈。黄衫客微笑道：“二位道姑与空空道兄在仙山上聚首的日子不多，谅还不晓他的性气。要使此人做事，真是请将不如激将。若不引他火起，怎肯出力拿人。何况他们已做师生多时，怎能下得绝手，所以贫道与虬道兄不约而同，多要用话激他，看来此去必然有些下落。我们且待他回来再处。”虬髯公也是这么的说，红线、隐娘方知二仙语出有心，并非因他误授歹人，伤了自己的和气。我且按下慢题。

再说空空儿驾起剑光，负气出了花家，一路只往西南而行。约有百里之遥，拣个山坡落下，向人问一问是怎么地方，

却是临安钱塘县的属地，叫做回燕坡。这坡三面是山，一面是钱塘江水，中间一条大路。路旁住着无数人家，多是靠山建屋而居，也甚热闹。空空儿想：“不知燕子飞可在这里，如何这山坡的名字巧巧有个燕字，我且留心访他一访。”从未初起访寻了半日有余，杳无下落。看看天色已晚，心上边纳闷不过。走到一家酒楼上来，心想喝一碗酒，顺便问问酒保。

甫进店堂，即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大呼爹妈：“方才有个矮子吃酒不曾给钱，如今又有一个矮子来叫酒了。”空空儿听了这一句话，心上大疑。因是一个小孩，不去理他。走上楼梯，拣副座儿坐下。酒保端上酒肴，空空儿取了一壶的酒，几碟瓜果，余的一概不用，分付拿去。一头用酒，一头问酒保道：“方才你家有个小孩，说怎么‘矮子吃酒不给酒钱，’那矮子是个怎么样人，穿何衣服？”酒保道：“客官用酒，小孩的话休要睬他。这是今天早上的事，小孩子不知人事，见客官生得身材也甚矮小，他说出这句话来，休要生气。”空空儿笑道：“天下身材矮小的人甚多，生怎么气？只因俺正要访个矮子的下落，所以问你，休得会错了意见。”酒保道：“客官当真要问这个人么？这个人是我们临安人氏，二十来岁年纪，穿的是一身元色衣裳。今天大早晨进来吃了二斤的酒，一大碗面，摸一摸腰无半文，硬要写帐。小的因不认得他，问他名字，他说出燕子飞三字，拔步就跑。小的们是生长在临安的人，燕子飞的面貌虽然不认得，他这声名是没一个人不晓得的，乃是个飞檐走壁、杀人如草的剧贼。因此不敢与他计较，由他去了。客官问的矮子，谅来断不是他。”空空儿假意答道：“俺问的果然不是这人。但那燕子飞既然如此横行，难道本境的地方官不去拿他？”酒保道：“莫说本境太爷，就是客省的官长，凡是他闹过案的，那一处不要捉他。去年不知在外

省犯了怎么重案，他在家中躲了好几个月，没有出头。如今却更了不得了，闻得又在山阴县境屡次杀人劫物。山阴县方太爷是个最严明、最干练的好官，他案下有许多的著名马快，却也奈何这燕子飞不得。刻下又被他逃了回来，看来又是地方上百姓的晦气。”空空儿道：“据你说来，这燕子飞是十恶不赦的了。十恶不赦的人，除了自己的家里，那一处可以安身？譬如今天早上在此饮酒，晚上却住在那里，不怕有人暗算？”酒保道：“本来他这里有一个好友，名乌天霸，不时住在他家。两个人合伙做事，现今却久不见了。这种人胆大包身，谅来住的不是客店，定是庵观寺院。客官问他做甚！”空空儿把头一点，道声：“领教。”其时，酒也完了，算给酒资，别过酒保，下楼自去，心想：“此贼必定未曾远走”，暗暗的又往各处寻访了一回，怎奈又访他不出。少顷，已是定更时候，遂借了一所客店歇下，且待明日再处。

到了明日，再往各处去寻，足足又是一天。这回燕坡的大街小巷几乎一齐走遍，却仍踪迹毫无，不过听得人说：“南边街上有家富户王姓，昨夜被贼用闷香闷住，合家上下偷去许多金银，并杀死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已经报官请验。”空空儿明知必是此贼所为，又气又恼，是晚也不觅店歇宿。守至二鼓以后，驾起剑光，团团的只在坡前坡后往来。巡察到得三更已过，见正北上有一道青光，如飞的往东南而去。空空儿看得亲切，正是子飞，急把紫电剑一催，紧紧赶来。将近赶到，这青光忽往下一落已不见了。空空儿收住了剑，往下一瞧，乃是一所茅庵。只有三间草屋，很不像个样儿，暗想：“若然下去，向他说明要把仙剑收回，防他不允，动起手来，这种浅逼的地方岂是用武所在。何况他有仙剑护身，若便胜不得他，岂不是一场笑话？不如待他睡熟以后，应了虬髯公的戏言，先把仙剑

神不知鬼不觉盗到手中，那时再行设法拿他未迟。”主意已定，遂在屋上轻轻一伏，看着下边正中的那一间屋内。初时现出一线灯光，耳听得有收藏银锭的声响，料定今夜不知又在何处偷盗。少顷，灯光熄灭，声息全无。空空儿又候了好一刻儿，方在屋面上揭起两张瓦片丢下地去，试一试曾否已经睡熟，果然不见响动。他就放出平生本领，往着地下一跳。这身体真比落叶还轻，本来他的手段，黄衫客等众仙之中算他最是灵便，并且还有一样比众不同的绝技，炼就一双夜眼，能于暗处见物不爽分毫。这夜虽然月明如昼，屋里头究竟不甚透亮。空空儿下得地时，睁开神眼仔细一看，见屋后有扇小门，料是出入之所，推一推门得很紧。幸而门缝极宽，他便轻起剑尖向着缝中一拨，这门竟被拨开，挨身而进。却就在佛座背后座上供的是一尊送子观音，两旁立着善财龙女，中间一张供台。子飞就睡在供台之上，鼾声大作。供台四边的地下，摆着香炉，烛台，乃是子飞睡在台上移下来的，其余并无别物，不知宝剑藏于何处，想起他悦来店中所说，此剑夜吐光芒，恐防耀人眼目的话，疑他掘地埋在屋中。那地上的泥土却又并无松动之处，教人却从何处寻觅。

正在无可下手，忽燕子飞在供台上睡梦之中一个翻身。空空儿觉有一股冷气直逼过来，打了一个寒噤，暗暗喊声诧异：“今夜虽是天气甚寒，但室中并无风至，如何冷得人毛骨悚然？”定一定神向台上一瞧，原来那柄青芙蓉剑，燕子飞用衣衫裹着，压在背脊下边。只因身躯翻动，露了些些剑尖出来，顿觉寒气逼人。空空儿看罢大喜，只恨压得甚是着力，如何盗得到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自己的紫电剑插在腰间，起左手捋下几根短发，向燕子飞耳边拂动。子飞蒙眬之中，觉耳旁有怎东西作怪，一惊而醒，一骨碌跳将起来。空空儿只待他身

体一松，右手即把芙蓉剑一抽，连着裹剑的衣衫，一齐取在手中，也不答话，左手急拔紫电剑，觑定燕子飞面门就是一剑。子飞一则黑暗之中，二则倦眼模糊，三则万不料是师尊到此，竟把仙剑盗去，大吃一惊。急忙把头一偏，将剑避过，喝声：“是怎么人，敢来盗俺燕子飞的宝剑？难道是不怕死么！”随手在黑暗中摸着地下的一只生铁香炉，举起掷来。空空儿把身体一侧躲过，只气得三尸神暴跳，大骂：“我把你这孽障，好好传你剑术，谁教你为非作歹，今日恶贯已盈，岂容你再在人前造孽。”说毕，又是一剑砍来。子飞听是空空儿的声音，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硬着头皮想要强辩数句，无奈剑已砍到，只得发一言，拍的一跳，跳出庭心，飞身上屋，始喊：“恩师饶命，弟子有话奉禀。”空空儿见子飞上屋，也把剑光一晃，赶上屋来，大喝：“你平日干得好事，还有何说？”兜头又是一剑。此刻在屋面之上，月光皎洁，子飞看得甚是分明，并不避让，反伸手向着空空迎去。此名白手接刃，惟有惯家方敢冒险，也有竟被接得去的。幸得空空儿手敏心灵，见子飞赤手来迎，喊声：“好个大胆的孽障，你敢在师长面前卖弄元虚。”顿时把剑一收，子飞接了个空，身体往前一磕，几乎跌下屋去。明知万难对敌，尽着平生的功力，看准对面一个山峰拼命一跳，跳上山头，七高八低的没命乱跑。空空儿喝声：“往那里走？”如飞的仗剑追来。究竟剑遁比步行神速，看看赶上，子飞慌了手脚，恰恰见山脚下有几丛荆棘，一丛丛高与人齐，顿时情急智生，闭着双眼，伸起两手，蒙住头面向山坡下一骨碌滚去，滚入荆棘丛中暂躲。空空儿也眼见他往山下滚的，剑光一逼，赶下山来。只因山坡下的荆棘遍地皆是，却从何处去找。若说滚下的地方，必定有些披动的形迹，却因子飞轻身之法已到十二分的火候，故此竟无半点破绽。搜了一回，



也不知斩断了多少荆棘，到底没有搜得出来。空空儿连呼奇怪，搜够多时，暗想：“今晚人虽没有拿到，剑是收回的了。若与众仙侠见面，也可交代得过。燕子飞纵然造恶，我与他师生一场，何苦定要伤他性命。不如回去与众仙侠说知，再待他们去设法拿人，免得我究觉有些不忍。”想罢一番，慢腾腾的竟自移步去了。

子飞伏在荆棘丛中，良久不听得坡内有人，探头一望，见空空已去得甚远，心下大喜，本来但想逃命，如今得了性命，又想起那柄芙蓉剑来：“必须设法取回，日后方有防身之器。否则到处要拿我的人甚多，倘遇能人如何抵敌。”踌躇了好一会儿，爬起身来抢行几步，暗暗跟着空空走去，乘机想再用计取回。好在空空此时也是步行，子飞尽赶得上。不过并不露面，赶到天色大明，已出了钱塘县界，深恨无从下手，又赶了一日工夫，方才到得花家。子飞站在别家口，直看他推门入内，认明路径，始慢慢的走了开去。到得晚上，千思万想：“要取此剑，除非依旧用个盗字，其余别无良法。”因此放大着胆，守到人静以后，折回原路，走至花家而来。施展工夫，轻轻的往屋上一跳，真果是声息全无。

正要动手揭取瓦片投探消息，不提防月光之下飏的一声，飞过一把雪亮的刀来。子飞喊声：“啊呀！”低头避过，咯唧一声，落在屋上，紧接着又是一把直飞过来，子飞说声：“不好！”觑定刀背，一脚踢开。谁知第三把刀又至。正是：

赤手方嗟无寸铁，当头忽讶有飞刀。

不知这第三把刀子飞如何避法？且能盗回宝剑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弄巧反拙故剑飞还 削铁成泥宝刀失色

话说燕子飞被空空儿盗去仙剑，心中不舍，想要设法盗回。因此暗中跟着他回到山阴，来至花珊珊家，认明路径，于晚上行事。正想揭开屋瓦探个消息，口含龙胆石解药，先烧追魂香，把众人迷住，然后下去。不料，扑的一声，飞过一把刀来，幸亏眼快避过。第二把飞刀又到，急忙用脚踢开，接连第三把刀已至。原来燕子飞在回燕坡跟随空空儿来的时候，空空儿已在半路瞧破。一因路上人多，不便拿他。二则动了师生之谊，不忍下手。因此由他随着同来，到得花家。

空空儿见过众人，将收回仙剑的话告诉一番，并说：“此人现在亦到山阴地面，只怕今晚必来盗剑，众位正好设法擒他。”黄衫客因把众仙侠分作八路，在花家前后左右的屋上八面埋伏。虬髯公是东面，聂隐娘是西面，红线是南面，自己是北面，雷一鸣是东南，文云龙是西南，白素云是东北，薛飞霞是西北，空空儿与花珊珊在中路接应。其余武刚等众捕役俱在屋下，准备绳索铁链拿人。

到得二更已过，子飞从西北而入。西北方是飞霞伏着，料定不是他的对手；见他来了，闪过一旁，让他走去，飞风的报与黄衫客及聂隐娘得知。黄衫、隐娘关会东南各方围将拢来，等到燕子飞动手揭瓦的时候，屋面上已远远的团团围住，端整

动手。子飞只因顾着自己的脚下，没有在四下留心，口中含着龙胆石，伸手揭了几片的瓦，尚未拿起。那中路乃是空空儿与花珊珊守着。珊珊本有五口飞刀，百发百中，几次捉拿子飞，不是黑夜便是人多，恐防误伤旁人，一直没有用过。今夜月明如昼，众仙侠又多远远伏着，尚未近身，正好用他一用，故此在刀袋中取将出来。第一刀，向着子飞劈面飞去。第二刀，是斜刺里飞过去的。第三刀乃是脑后，子飞避过两刀，这第三刀听得脑后呼的一响，晓得是从后面来的，欲避不及，急忙把身躯一扭，将口中的龙胆石吐出，张口向着刀上啣去，巧巧咬个正着。珊珊在月光下看见大惊，要飞第四刀时，不妨已被子飞瞧见，竟把口中的刀握在手内，向珊珊颈下飞来，珊珊喊声：“不好！”慌把身子一蹲。这刀从头顶上直扑过去，只吓得面如土色，大喊：“众位仙长、道姑快快拿人！”道言未了，恼了空空儿，手中拿着青芙蓉剑，大喝：“孽障休得无礼，俺正在这里！”从屋脊背后直跳上来。子飞见剑在空空手中，晓得今晚万难成功，也不答话，拔步向西南而逃。忽有一个女子挡住去路，穿一身缟素衣裳，却是道家装束，手中擎着宝剑，喝声：“往那里走，俺白素云在此！”拦腰一剑砍来。子飞见此处有人，自己手无兵刃，不敢抵敌，改道往正西而行。不多几步，也是一个女子挡路，浑身红色衣裳，正是红线在此，一剑向子飞顶上砍来。子飞瞥见，倒退数步，暗想：“西南一路，既有准备，不能脱身，且向东南走去，看是如何。”两足一斜，飞身往正东而去。正东乃是隐娘，也持宝剑砍来。子飞见又不是路，改往正南逃去。黄衫客等候已久，喝声：“燕子飞，你今夜休想逃命，吃俺一剑。”子飞见四面皆有埋伏，只急得三魂出窍，七魄离躯。没奈何站定身子，想拼着性命与黄衫客抵死一斗，夺路而逃。但听得耳后飕的一声，只道又有飞

刀过来，扭回头仔细一看，但见一道青光从半空中飞也似的落将过来。明明是空空儿祭青芙蓉剑要想伤他，子飞此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此剑锋利，一出匣性命可危。喜的是当初幸曾考究过吐纳之法，不妨等剑光飞到之时，竟用纳剑法纳他，或者竟能物归原主，也未可知。主意已定，故此假作不知，只向黄衫客摆开手式，一拳向肋下打来。

说时迟，那时快。燕子飞这拳头尚未伸出，黄衫客的飞龙剑尚未收回，那青芙蓉已经飞到面前。子飞急将左手捏紧剑诀，右手向仙剑一招，喝声：“来罢！”说也奇怪，这剑飞到手边，顿时止住。子飞喜出望外，即起五个指头，向剑柄上一撮，居然取在手中，说一声：“谢恩师赐还仙剑！”左手的剑诀一撤，右手即持剑向黄衫客还砍。黄衫客只气得目瞪口呆。空空儿更暴跳如雷，懊悔不迭，双足在屋上乱蹬，大喊：“好个孽障，俺不拿你誓不回山。”说毕，急向腰间掣出自己的紫电剑来，直取子飞。子飞此时有了仙剑，如虎添翼，不似方才躲躲藏藏不敢与人交手，喊声：“恩师既然要祭飞剑伤害弟子，须恕弟子无礼。”举剑竟望空空儿便砍。黄衫客见了大怒，手中的飞龙剑一紧，助着空空儿双斗子飞。子飞竟然毫无惧怯，左冲右突，勇不可当。

虬髯公等众仙侠，见空空儿、黄衫客不能取胜，无一个不怒从心起。虬髯公因空空儿适才祭剑，乃是他用言激动，说空空儿袒护子飞，不肯下手，乃有此举。如今这剑竟被收去，心上更是懊恼，把手中的屠龙剑一摆，与众仙侠一齐围杀拢来。子飞抖擞精神，力敌五仙、五侠，毫不惧怯。地下武刚等众捕役见他们在屋上动手，大家多在屋下边呐喊助威，只吓得街坊上左右邻居，一个个多从梦中惊醒，听的是捉拿剧贼燕子飞，胆小的不敢出来。那些胆大之人，也有披着衣服到天井中昂头张看

的，也有扒到屋上远远窥探的。但见月光之下有无数的五彩霞光，青一条、黄一条、赤一条、黑一条、白一条、倏东倏西，比着秋间八月十五前后的月华更是好看。只怕的是光芒闪烁，连眼睛多睁不开来。内中还有五道光华：一道是深黄色，一道是淡红色，一道是紫色，一道是深绿色，一道是浅碧色。这五道光围着正中间的一道青光，忽起忽落，忽高忽低，搅做一处，最是利害。其余尚是半灭半明，较为散漫。十道宝光之外，另有一道寒光，似青非青，似白非白，也在那里盘旋飞舞，乃是花珊瑚所用的倭刀，却与青黄等各光差的远了，足足看有一刻多时。

忽见深黄色的那一道光向上一一起，分作两道，向青光中直冒过去，正是黄衫客的飞龙双剑。又见那紫色的光也顿是冒了起来，紧接着见淡红色的、浅碧色的、深绿色的，也都腾空而起。那紫的是空空儿的紫电剑，淡红的是红线的飞虹剑，浅碧的是聂隐娘的碧云剑，深绿的是虬髯公的屠龙剑。因见子飞甚是了得，各自祭起仙剑，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不料子飞眼明手快，也把手中的芙蓉剑向空飞去，左手捏住剑诀，右手起三个指头，往上一指口内喝一声：“捷！”这一柄剑好如一条戏海苍龙，起在空中舞个不止，竟把五柄仙剑敌住，休想飞得下来。看的人多看出了神，暗喝：“果然好剑。”空空儿见燕子飞把芙蓉剑飞起，他想依旧收他回来，满心欢喜，左手捏诀，右手向上，连招几招，喝一声：“止！”料着这剑必然不动，落将下来。谁知止也止他不得，莫说收他回去，皆因燕子飞早经防及，所以剑虽飞起，剑诀没有撒去，那剑仍如拿在子飞手中。空空儿吃这一气，只气得眼中火出暴跳难禁，反手向紫电剑连指数指，剑光一逼，锐不可当，想把芙蓉剑逼将下去。黄衫客等也多将剑连连催动，疾似流星，直逼过来。此刻五柄仙剑并作一堆，结成一片，五色彩云占了上风，青芙蓉在下面渐渐有些抵敌不来。

燕子飞虽然一样也会催剑之法，若使众仙祭的是桃花、葵花、榴花、葵花等各剑，自然是芙蓉剑最为锋利。无奈飞龙、紫电等剑，多是黄衫、空空众等仙侠平日炼成，不知曾费多少功夫，比了青芙蓉剑，岂必输他。故此敌够多时，再难支持得去。燕子飞见势头不好，着急万分。旁边张望的人与屋下那些捕役，真是见所未见，看得呆了。云龙、一鸣、飞霞、素云看看自己手中，纵然也有仙剑，只苦未学祭剑法儿，谁敢冒昧。倘把仙剑失去，如何是好？因此也多看着不动。

独有花珊珊见燕子飞昂起了头，与众仙斗剑甚酣，防的是上三路，心想：“那下三路决不防备”。摸一摸身边的五口飞刀，先时飞过三口，尚有二口未用，何不乘此机会，且再飞他一刀，打他下屋。睹得亲切，一伸手飏的又是一刀，向燕子飞腿上飞来。果然子飞没有防着，直至已到腿旁，始经觉察，喊声：“啊呀！”急忙起了飞燕归巢之势，两腿往斜刺里一跃，这刀落了个空，一直向前飞去，反几乎伤了素云。幸亏素云躲避得快，从一足边削过，坠于瓦楞之内。珊珊想：“这五口飞刀，平时自信发无不中，今夜已经飞去四口，多被这厮避过，索性把余下的一口一齐飞掉。倘仍不能得中，拼这性命不要，乘他这芙蓉剑将要斗败、心慌意乱，不能脱身之时，赶过去把他一刀刺死，岂不太妙。”想罢，又将第五把刀拿在手中，照定子飞后心“飏”的飞将过来。子飞眼虽望着仙剑，耳朵却是留神，听得背后有声，晓得又有暗器，慌把身子一伏，这刀竟从头上飞过。削去一顶元色札巾，割断了三、五绺的头发，吓得魂不附体，大骂：“贱人，何得屡用暗器伤人，有日被俺拿住，休得饶恕。请你试试俺仙剑的滋味，方出心头之恨。”口说着话，心神一散，手中的剑诀一松，那芙蓉剑竟往下一沉，直落下来。飞龙、紫电等五柄仙剑，好比风卷残云，向燕子飞面

前飞奔而至。子飞急得面如土色，慌把芙蓉剑收入手中，当风乱晃，急驾剑遁飞逃。恰好珊珊已赶近身旁，提起倭刀向子飞挡腰砍去。子飞不及招架，忙把一足一登，踏空而起，始将芙蓉剑向刀上一砸。但听得克察一声，把那极锋利的一柄倭刀，从头上起削去半截，真是毫不费力。珊珊只觉得自己的刀与子飞的剑略略一碰，尚不在意，忽然这刀轻了好些，好不诧异。仔细一看，已只剩得刀背的半边在手，刀口一齐削没，顿时大惊失色。众仙侠瞥见之下，因花珊珊的那柄倭刀本来也是一口宝刀，曾经问过珊珊，乃花信捉拿海盗时所得，重约十四五斤左右，长约三尺，阔约二寸，刀口极薄，可以把张素纸放在刀口之上，运一口气，将纸吹动，这纸便碎而为两，锋利可知。如今竟被芙蓉剑剁落，直不愧削铁如泥四字，没一个不暗暗赞叹。

内中雷一鸣正随着众仙侠共斗子飞，忽见他摇动剑光，两足一起，要驾剑遁而逃，急举手中的薜花剑，乘他尚未离地之时，剁他双足。不防削下的那半片倭刀恰恰落在一鸣肩上，一鸣见雪亮的一件东西飞将过来，百忙中想不到是珊珊手中的刀，被芙蓉削下一片，只认是燕子飞放怎暗器伤他，急忙一个箭步避让开去。子飞就乘这个机会，剑光一逼，向着一鸣让开的地方直冲出去，夺路而逃。一鸣顿足不迭，空空、虬髯、黄衫、红线、隐娘五位剑仙那里肯放他过去，各把仙剑催动，纷纷在后赶来。一鸣等因不会剑遁，明知赶也无益，且在屋上等候。珊珊把断刀弃去，叹了一口气，也呆呆的站在屋檐，无可如何。我且慢题。

再说子飞逃出重围，回头一望，见后边剑光纷起，一道道如闪电一般，相离只有四五丈远近，将次赶上，心下很是着慌。只把芙蓉剑乱摇乱晃，左手的剑诀捏得十二分紧，痴想遁

得快了，他们追赶不来。谁知后面众仙也多使起催剑法儿，比着子飞更快。不多时，只差得二、三丈路了。子飞急得无法可施，看看前边又是一条大河阻路。这河足有二三十丈开阔，深不见底，正是三岔道南面的那一道河，前日毒打珊珊也在此地。波声澎湃，水势奔腾，夜静更阑，并无船只。子飞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若说要走别路，又是间不容发的时候，怎敢冒险。若欲驾着剑光而过，只因河面大了，御空而行，不但无此胆量，且又恐足力不济。莫要到得半河，坠将下去，那时万无生理。”正在左思右想，虽然想起了幼年时节曾经习过泗水之术，能伏水底一二个时辰，近来久未试过，今夜焉敢冒昧。况且想到乌天霸化尸一事，这个螭须老者能在水面行走，这本领真是非同小可，愈觉心胆多碎，急切拿不定怎么主意，两足却已奔到河边，看白茫茫万顷波光，寒滚滚千重浪影，又正是晓风乍起，残月将沉的时候，那春寒甚是凛冽，冻得人手足多麻。

子飞实是出于无奈，到得河沿，耐着寒冷，硬着头皮，把剑光一纵，腾起空中，痴想渡河过去，打了个铤而走险的念头。不妨只走得二三丈河面，合眼往下一望，看见脚下边急浪滔天，这身体飘在水面之上，好像立刻要跌将下去的光景，心头一软，手中的剑诀略松，滴溜溜连人带剑竟从半空里跌入河中，喊声：“我命休矣！”急把双目一闭，双膝一磕，双手一沉，又紧紧的把牙关一咬，任着他向水底沉去。一霎时，淹入水中，毫无踪影。及至空空儿等赶到，但见水面上有的溜圆的几道水花在那里盘旋不已，其余一无所见。空空儿等个个惊诧不已。正是：

飞空已得仙家秘，涉险几追屈子踪。

不知燕子飞跌入水中，空空儿与虬髯公等众仙须下水擒拿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缚情丝空使美人计 触剑锋几寒侠士心

话说燕子飞被空空儿等五位剑仙追至河边，万不得已，驾起剑光想要渡河去。才到二三丈河面，偷眼向下边瞧看，见波涛汹涌，一片汪洋，心上一慌，连人带剑跌下河去。及至众剑仙追到之时，但见水面上有水花旋转，燕子飞纵踪杳无。空空儿等甚为诧异。聂隐娘道：“我亲眼见他渡河去的，怎的一时就会不见。难道他深知水性，匿入河中不成？”虬髯公点头道：“只怕有些意思。”空空儿道：“这孽障从来并没听见他习过水性，恐是失足堕下去的。如此大河，万无生理，也是他恶贯满盈之报。”黄衫客道：“空空道兄所见甚是。但可惜那柄青芙蓉剑失落水中，日后如何回复公孙大娘？况且这厮本领非凡，难保不淹在水中，竟能耐得一日半日，并没有死，我们去了他又出来肇事。贫道想，各位道兄、道姑还须亲自下去，搜拿一回的好。若然真个死了，也好把尸身拿上岸来，待武刚们报官领赏。若使不然，何妨就在水底擒他。”道言未了，四位剑仙个个称善，各自运动仙剑，分东南西北四面下水找寻。

黄衫客在中央往来搜索，足有一个时辰，这条大河几乎把那河底的水翻了转来，却绝不见子飞下落。众剑仙寻了一回，踏波登岸，聚在一处，多说：“真是异事。”其时，已是日上三竿。黄衫客因再寻也是无益，与众剑仙商量，暂且回去。惟子飞必然未死，再当访明踪迹，设法拿他。按下慢提。

再说子飞自坠入河中之后，自料性命难保，手中握着仙剑，两目紧闭，沉下水去，约有七八丈深。大凡失足坠河的人，若是通潮的河港，这人未曾绝死，在波浪中必定逆流，直至已死以后，方才顺流而下。子飞跌入河中的时候，正值潮来，此河之水发源钱塘江中，何等急骤，益且风浪又大，禁不得涛头几卷，竟把子飞卷出三岔道的大河，曲曲折折向外流去，故此空空儿等居然找不到他。约有两三个时辰，左右潮也平了，风也小了，浪也息了。子飞也只剩得一丝气息，再不想得活的了。巧巧流至一个沙滩左边，竟把身体搁住。此滩水势最缓，在山阴县最西界内，名滌灈滩，离三岔河已在十里之外，乃是渔户聚集之处。子飞流到此间，有个渔人张网捕鱼，忽见沙滩边有霞光万道，只向水面直冲，不知是怎么东西，告知众渔船，渔户多来看视。内中有几个好事的人，自仗着识得三分水性，情愿下水打捞，看是何物，纷纷跳入水去，仔细搜摸，并无别物，只有一个死身，各人心下大惊。按一按身体尚软，知他还没有气绝。因想：“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故此七手八脚的把他拽上岸来。见是一个二十岁的人，手中拿着一柄宝剑，紧紧的拔也拔不出来，甚是奇怪。急忙觅得一只笆斗，将那人搀扶，肚腹伏在斗上，一人起右脚，轻轻在背上踏动。少顷，吐出许多水来，始把笆斗拿去灌了好些姜汤，使他眠在地上。不移时，竟回过气来，渐渐苏醒，见是众渔户搭救，真似做了两世的人，勉强挣起身来道谢。众渔户见人已活了，多来动问姓名及因何坠水的原由。子飞不敢说出真情，答称：“姓于，名飞，贩卖绸缎为生。昨夜在三岔河遇盗，所有货物尽遭抢去，人被推落水中，飘流到此。今蒙施救，真是重生父母一般，日后终当图报。”众渔户道：“原来是个被盜客商，可怜，可怜。但那三岔河向来并无歹人，新近来了燕

子飞，扰得地方上下不得安宁，谅来必是此人，又在那里违条犯法，此贼不知何日能除，想想真为可恨。”子飞见众渔户当面骂他，无可奈何，只得也顺着他们略骂几句。后来有个年老渔翁，问：“于客人腹内可饥，小老儿船上有现成酒饭，可要用些？”子飞说声：“惭愧，小可昨夜至今，粒米不曾下咽，老丈如此救人救彻，却教我如何得报？”渔翁道：“些些一饭，说怎报答。”当下领着子飞到船用饭，众渔户纷纷散去。

那老渔翁姓陈，名实，本地人氏，世业捕鱼，生长烟波，年已六十七岁，须眉如雪，儿媳已亡，船中有一个孙女，名唤雪贞，年方十八，却生得翩若惊鸿。虽然渔家打扮，脂粉不施，别有一种妩媚之态。子飞到得船中，陈实令孙女儿到后舱端饭，又端了一碟子煎鱼，一碟子炒虾，一大碗的高粱酒儿令子飞吃。子飞灾心乍退，色心又起，目不转睛的看着雪贞。酒饭已毕，托称精神疲倦，向陈实暂借舟中歇息片时。陈实并不疑心，一口允许，并说：“今日天气寒冷，本不打鱼，尽可在舟稍歇。”子飞大喜，竟然倒头睡去。一觉醒来，已是黄昏将近，假意连称“打扰”，起身欲行。陈实一片好心，说：“此时天色已晚，客人上岸又无银钱，又无行李，却向何处投宿，不如竟在小舟暂住一宵，明日再作区处。”子飞巴不得有此一句，又假意说了好多的感激话儿，是晚睡在舟中。

只有雪贞，自从子飞上船，看他举止轻浮，言语之间又多半吞半吐。若说果然是个遇难被救的人，不应这个样儿，手中又拿着一把雪亮的剑，片刻不离，深防他不是好人，暗想：“祖父年高，自己是个青年女子，船中又无别人，不应招留这不尴不尬的年轻男子。倘然闹出事来，怎的是好？”只为船中地窄，陈实的双耳又有些儿重听，不便向他阻止，惟有暗地留神。到得二更已过，陈实已入睡乡，鼾声大作。忽觉船头微微一

动。好个雪贞，十分机警，忽从梦中惊醒，侧着耳朵仔细静听，并不做声。少顷，又觉得后梢棚悉率有声，明知必有变故，始想叫喊，又怕此人必定手携凶器。倘然喊破，动起蛮来性命难保。想到此处，心头别别的跳个不住。正当无可如何，忽鼻孔中透进一阵香来，馥郁异常，从未闻过。雪贞常听人说，古来有种歹人，凡是邪淫奸盗，必先燃点闷香，把人闷倒，方可行事。此香来得蹊跷，莫非就是这个道儿。因急把身子睡下，伸手取过一条棉被，没头没脑的盖在身上。这娇躯缩做一团，钻在被中抖个不住。喜的是被边四角裹得甚紧，绝不通风，那香气竟钻不进来。

不移时，听得船梢上的芦席一掀，跳下一个人来，手脚甚轻。如此小船，却也不甚荡动，雪贞更吓得芳心无主。那人进得后舱，右手仗剑，左手向满舱乱摸，被他将次摸近被窝。雪贞此时实在无奈，只得喊声：“是怎么人，黑夜之间来此做甚？”反把那人也大大的吓了一跳。原来此人非别，正是子飞。他烧追魂香想把雪贞闷住，然后行事，免得叫喊不便。岂知雪贞未曾闷倒，心下怎的不惊，细想：“此香用过百数十回，没有一次不验，怎样这个小小女子闷不住他。难道船上边四处漏风，这香气散而不聚不成？但是事已如此，顾不得他叫唤。且先用些好言求欢。若果不从，再行动强未迟。”因笑微微的答道：“小可于飞，蒙令祖日间搭救，留宿在船，无可报恩，愿与小姐结为夫妇，将来终身侍奉令祖，岂不甚好，务望小姐允许。”雪贞战兢兢拒绝他道：“既然于相公要知恩报恩，岂可干此禽兽之事。明日何妨禀知祖父，说合成亲。奴见相公一表人才，心中也甚爱慕，此姻谅无不成。若要今夜行怎苟且，这却万万不能，相公须要自己稳重。”子飞闻言，暗思：“好个伶俐女子，回说得这般干净。不知他心中究竟如

何？”因又轻轻的说道：“承蒙小姐见爱，三生有幸。但今夜风月良宵，岂可虚度，尚望小姐垂怜，休得推三做四。”口说着话，起手要想来揭被窝。

雪贞恐他立刻行强，慌又用言岔他开去，道：“相公如此爱我，人非草木，岂不知情。但想相公昨晚被盗坠入水中，寒气侵肌，身子究宜保重。倘果天从人愿，明日禀明祖父，得遂良缘，那时日久天长，岂在今宵一刻。相公须细思细想。”子飞闻言，扑嗤笑道：“小姐说我昨夜坠河，今日身体受了伤么？不瞒小姐说，我本练有浑身武艺，莫说偶然坠水，无甚紧要，就在水中伏他两三个时辰，却也何足为奇。”雪贞听话出有因，正要探听他的下落，故又用话去诳他，道：“既然相公有此本领，昨夜因何这般狼狈，并把金银货物丢去。这燕子飞究有多少羽党，相公敌不得他，以至受这大亏？”子飞说得投机，忘其所以，随口答道：“实不瞒小姐说，你道燕子飞是怎么样人，俺就是燕子飞。日间因恐令祖及众渔户见疑，故把姓名隐去。若说昨晚的事，乃因路遇仇人而起。他们共有十数个人，多甚了得，故此偶尔失利，日后终须报复。”雪贞听此人自说是燕子飞，心中更是惊恐，硬着头皮勉强答道：“我久闻人说，燕子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又能来去无踪，竟与古书上的剑仙仿佛，提起时令人钦慕。相公这般瘦怯，岂是此人，休来哄我。”子飞道：“小姐你不信么？别的莫要说他，但看这芙蓉剑，就是俺燕子飞仗着他来去无踪的宝物。小姐如果真心相托，将来如要金银财物，包管你取之不尽，用之有余，真个造化不小。”雪贞点了点头，心中暗暗想道：“原来此贼仗着横行无忌的就是这一把剑，方今各地方官多悬重赏拿他，与民除害，今夜既在船中，何不乘此机会，使个美人计儿，把他宝剑诱入手中，再用好言挨到天明，告知众渔户协力拿人，岂不是

瓮中捉鳖。”想罢，一翻被抽身坐起，道：“如此说来，你正是燕剑仙么？这芙蓉剑原来有此妙用，我陈雪贞天缘巧合，怪不道昨夜曾得一梦，梦中见一白须老者，赐我宝剑一柄，口称我的终身全在此剑之上，须要紧紧收藏。今日果然得遇剑仙，这真是良缘前定，何不即把此剑为媒，就此藏在我后舱之中，免得光芒耀目。一来吓得人心胆多寒，二来被人瞧见，不当稳便。”说毕，伸手向子飞来接。

子飞把手一缩，道：“小姐且慢。此剑俺燕子飞一刻离不得他。若要将他作为聘礼，那可不能。”雪贞闻言，脸上一呆，道：“据燕剑仙之意，那便怎样？”子飞道：“据俺的意思，今晚先与小姐成亲，再待明日禀明令祖，那时你的一生受用，自然多在这柄剑上，你要把这剑来藏起，却是为何？”雪贞被他这一句话，一时答不出来，心中又惊又急，泪汪汪的几乎哭出声来，半晌不敢说话。那身躯只管乱抖，这只小小舟儿震得有些撼动。子飞觉着，忙问：“小姐怎样？”雪贞依旧不敢开口。子飞忽道：“小姐休要害怕。俺明白了，敢是因我手中拿着此剑，看见剑光射目，有些胆怯。也罢，俺就暂时藏在你的被中，裹住了光，那可不必惊慌，成就俺好事了。”遂把仙剑轻轻一放，平放在舱板之上，一手拉着被角，前去遮掩光芒，一手要向雪贞行强。雪贞瞥见，心花怒开，急把身子挨近剑边，放大着胆，用尽平生之力，双手把剑捧将起来，向着子飞揭去的芦席之外，飏的一撇。子飞正在色胆猖狂的时候，不提防有此一举，要想抢时，已经不及。但听得扑通一声，撇入水中。子飞顿时大怒，欲待发作，谁知雪贞见剑已撇掉，先自大喊：“快快拿贼！”惊醒陈实与邻船上一众渔人，嚷成一片。子飞心头火发，一拳照着雪贞面门打来。岂知船身甚小，不是用武的地方，子飞放开拳势，那拳头还没有发出，这

臂儿因往后一伸，触在船旁木板之上，豁喇一响，这板立时破裂，纷纷坠水，把个瓜皮艇子几乎侧了转来，子飞立不住脚，喊声：“啊呀”，身子往后一仰，头重脚轻，直躺下去，半个身躯已在水中，只有两只脚还钩住船舷不放。雪贞是生长在水面上的，何等灵便，伸手拔起一枝桨来，向足骨上尽力一下，虽然不甚沉重，因巧巧的击在足踝之上，一霎时疼痛难禁，钩攀不住，跌下水去，这船险些儿也翻入波心。幸亏雪贞急将手中的桨向邻船上竭力一支，始能支住。其时陈实及邻船上的一众渔人多已起身，争向雪贞问话。雪贞一一告诉众渔人：“多恨错救了他。”内中有几个会得水性胆大些的，更想贪图赏银，拼着性命下水捉拿，共有十数个人。

谁想这燕子飞下得水时，心中并不着慌，定要把雪贞杀却，以雪心头之愤。只恨宝剑被弃，弄得两手空空，好不懊恼。故思欲雪此恨，须先寻取宝剑，只要宝剑到手，那怕这几个渔人。因在水面中透出头来，定睛四看，先见满滩边有许多渔人，一个个手执鱼叉，或是竹蒿、木桨，勇赳赳多在那里跳下水去。子飞毫不介怀，只留心看那宝剑坠下的地方。果见水中透起剑光，晶莹夺目。喜得离岸尚还不远，急在水中一连几泅，泅至那边，伸下手去一摸。初时摸不到底，因又翻身往下一伏，始得将宝剑摸起，拿在手中，然后使个鲤鱼攻水之势，往上一冒，露出上半截的身子，直向岸边泅来。众渔户正在水内搜寻，看见水面上冒出一个人来，大喊：“在这里了！”一窝蜂的拥将上去。子飞喝声：“来得正好！”在水中手起剑落，杀死一人。众人见了大惊，谁敢上前，发一声喊，各自退去。子飞乘势泅水追来，众渔户多没命的奔上岸去。子飞也上了岸，雪贞与陈实看见，吓得魂不附体，急忙驾起桨来把船开放。各渔户分头上船，七手八脚端整开船。子飞不去追赶渔

人，却看准了陈实的船，见他离岸只有二三丈路，拍的一跳，跳上船头。陈实大喊：“饶命！”雪贞也慌得没了主意。

忽见岸滩上起一道光华，如飞的又落下一个人来，手中也拿着一把宝剑，往着船头直跳。陈实只认是子飞一党，吓得话也说不出。谁知那人上得船来，也不开言，照着子飞兜头就是一剑。子飞出其不意，错认做也是渔人，急举芙蓉剑相还，当的一声，两柄剑击在一处，只击得火星乱迸。子飞始知也是一把仙剑，不由不心下吃惊。又想：“船头窄小，岂是动手的所在，”慌把宝剑一收，要驾剑遁而逃。谁知两个人站在一处，剑长船小，这剑尖向着那人头上一削，把顶元色绸扎巾霍的削下水去。那人大惊失色，急把身体一伏，一剑向燕子飞脚下砍来。子飞招架不及，往上一跳，离船有三尺多高，避过此剑，趁势一剑往那人顶上直劈下去。那人喊声：“不好！”身体往后一退，这剑尖正划在衣襟之上，又割去一大片的衣襟，只吓得汗流浹背。雪贞见来的人虽然敌不得子飞，幸喜不是那贼的一党，不如把船摇将回去，好待众渔户帮着这人共拿恶贼。主意已定，急把桨梢一板，格吱格吱的又摇拢岸来。船上二人你一剑，我一剑的斗个不住。只恨的是小小船头，英雄各无用武之地。正是：

美人巧计嗟何补，侠士雄威恨莫施。

要知拿燕子飞的是谁，这回毕竟拿得住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收宝剑十侠下仙山

### 吐霜丸大娘开杀戒

话说陈雪贞见燕子飞跳下船头，那岸上边又飞下一个人来，幸喜不是子飞同党，两人各举宝剑就在船上交手。雪贞看这个人有些胜不得子飞，急忙把船摇动，想要傍到岸滩，合同众渔户一齐拿贼。那与子飞交手的人，不是别个，乃文云龙。自从虬髯公等追赶子飞坠水之后，因宝剑尸身没有捞获，心疑此人必定未死，回转花家与众仙侠计议。到了明日，共分十路找寻。

云龙乃是西路，寻了一天，杳无下落。得到晚上，经过滟滩边，见泊着无数渔船，正在留心察看。恰好雪贞把芙蓉剑撇下水去，远远见一道剑光真奔水内。云龙心下甚是诧异，只恨不谙水性，未敢造次。后见雪贞船上有一人推入水中，虽然离岸尚远，且在夜间看不出是否子飞，料着却有几分相象。又听船中一声喊叫，惊动众渔户个个起来，大呼：“拿贼！”始知果然子飞不错，心中大喜。即在岸旁伏着，想俟众渔人追他上岸，帮助拿他，子飞竟在水中拾起仙剑，杀死渔人，赶上岸来。云龙心中大怒，一个飞燕出林之势，追近子飞身旁，拔剑在手，正待砍他个猝不及防，无奈子飞身体灵便，那脚跟还未曾站定，飞身一跳，早又跳上渔船。云龙此时性起，顾不得自己在水面之上从来没有炼过功夫，跟着他也是一跳，跳上

船来，并不打话，挥剑便砍，却被子飞连还数剑，削去扎额，割落衣襟，只杀得气喘嘘嘘，惊魂欲碎，及至雪贞将船摇动，船身颠簸，更是立脚不牢，勉强又斗了四五个回合，虚砍一剑，向着岸上跳去。只因用力过猛了些，耳听得扑通一声，竟把那只小小渔船踏沉水内。雪贞、陈实同时翻下水去，子飞也跌入波心，云龙脚踏实地，回头见沉了渔船，恐雪贞与陈实有失，心中不忍，在岸上边大喊：“救人！”谁知众渔户多已摆开，无人答应。云龙只急得手足失措，眼看着波涛万顷，无法可施。

少停，见离滩三四丈外起阵水花，旋转不已，愈旋愈近，疑是子飞，急忙掣剑在手，准备抵敌。及至拢岸，钻出一个人来，却是陈实，随后雪贞也如凌波仙子一般，湿淋淋上岸来。云龙大喜，急与陈实打话，尊声：“老丈受惊，不妨事么？”陈实没有听见，尚未回言。雪贞代他答道：“多蒙相公动问。我们身长渔家，素来习得水性，尚还不妨。不知相公贵姓大名，深感拔刀相助。”云龙道：“俺文云龙便是，奉裘善恩师之命，帮助山阴县捕役花信之女珊珊，除暴安良，访拿燕贼，争奈水面之上，拿他不得，说也惭愧。不知此贼怎么样了？”陈实闻言，始把衣上的水略略拧干，将云龙仔细一看，回说：“原来是位相公。这恶贼被相公将船踏沉，跌入水中，不知去向。但想此滩水势不深，此贼既能识得水性，谅来依然未死。不过如今天色将明，未必再敢在此登岸，必定泅往别处去了。老朽昨日不合偶动恻隐之心，误救歹人，致有此祸，真是善门难开。”云龙道：“原来老丈不知此贼来历，昨日误救了他，却怎的今夜又被小姐推入水中？”雪贞脸上一红，低头不语，陈实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又道：“可怜老朽只此一个孙女，现与恶贼结下冤仇，白天尚可。到了晚上，防他必要报复，还求相公想个

主意。”云龙听罢，踌躇半晌，开口答道：“老丈放心，待俺回去禀知师尊，我们正要拿他，今晚一定有人到舟，与老丈及令孙女作伴，但恨宝舟已经倾复，如之奈何？”雪贞道：“这却不妨。这里滌灞滩边共有二百八十六号渔船，有大有小，有旧有新，皆是我们亲戚故旧，今夜可借一只大些的船暂宿，待令师尊等到来，那只沉没的小舟，停会儿可央众渔翁设法捞起，修整好了，想来尚还用得，相公但请放心。”云龙道：

“既然如此，是极妙了。但小姐与令祖浑身湿衣，必须赶紧换去，免得寒湿伤身。”口说着话，伸手向怀中摸出两锭银子，给与陈实，叫他上岸买衣，余下的作为修理船只之用，并嘱晚上住在怎么船中，船头上点一小灯为记，免得人寻觅不到。陈实接了银子，与雪贞感激万分，连连道谢。云龙回说：“休得如此，俺要去了。”别过二人，如飞回到花家。

天色尚早，只有武刚守门。虬髯公等在外边寻访子飞，尚未转。等了片时，始一个个先后回来。云龙把遇燕子飞的事，从头说了一遍，请众仙侠今夜同到滌灞滩去协力拿人。黄衫客闻言，咋舌道：“照文贤侄说来，昨晚两触剑锋，险遭不测。此贼有此利剑在手，今晚一同前去，无论渔船虽大，不能容这许多的人。即使容得下了，动起手来，俺与虬道兄、空空道兄、聂道姑、红道姑，多可无惧。你们四人与花小姐在陆地上尚可勉强支持，若在水中，岂是那贼对手。倘然有怎差池，譬如昨夜的剑，幸亏偏了些些，否则何堪设想，思之令人寒心。众位道兄、道姑，终须想一善策，先把此剑收掉，方可并力拿他。不知那位有怎高见？”虬髯公道：“此事多是空空道兄误传吐纳所致。如今我们五个人的剑术，与他多已无甚高低，再有何人能收此剑，看来真是费事。”空空儿听得虬髯公又来发话责备，无言可答，呆了片时。忽然想起：“这五花剑是公孙

大娘制炼成的，下山之时但向大娘问得用诀，没有问得有无解诀，或者另有克制他的法儿，也未可知。必须往飞云山求公孙大娘，定能济事。”因向虬髯公答道：“虬道兄屡次见责，果然不错。无如事已如此，俺也悔之莫及。俺想这五花剑本为公孙道姑之物，道姑既炼此剑，难道竟无破剑法儿。俺愿今日到飞云山一行，恳求道姑下山，收回仙剑，共灭那厮，未知众位道兄、道姑意下若何？”黄衫客听罢，抚掌道：“空空道兄言之有理，怎的贫道等想不起这剑主人来。此剑既是公孙道姑所炼，谅来道姑必有妙法收回，道兄何不就此前去，求他早日下山。”聂隐娘道：“话虽如此，飞云山离下界甚遥。空空道兄若果前去，至少也有三五日耽搁，那贼既与陈雪贞结下宿嫌，这三五夜中岂能容得，只怕定要暗中报复。我们岂可不去救他，也须预行定个计较。”红线道：“愚妹不才，愿往滌灞滩一走。”黄衫客道：“空空道兄既往飞云山去，俺们在此闲着无事。红道姑何妨与聂道姑一同到滌灞滩去，寻见陈实渔船，暂与雪贞作伴，俺们同在滩边暗地巡护，此贼若来，倘然拿得住他，那时大娘下山，交还仙剑，不必大娘动手，岂不甚好。若仍拿他不住，再待大娘到来不迟。”空空儿道：“黄道兄布置得最是周密，俺决计就往飞云山去也。”于是辞别众仙侠，驾起剑光，无分昼夜，直奔飞云山而行。

这里黄衫客等到得晚间，果然同至滌灞滩边寻觅陈实渔船，好得云龙分付雪贞在船头上挂一渔灯为记，甚易辨别。众仙侠无须动问旁人，只看船头有无灯火。走过了一百多号渔船，始见有只半旧大船，在头舱门之外点有一盏纸糊小灯，泊得离岸甚远。云龙料定是了，禀知红线、隐娘，一跃上船。雪贞尚还未睡，因船中渔具多已失掉，独自一人在灯下结网，端整明日捕鱼。见半空中落下三个人来，吓了一跳，将身急向船

中躲避，低低的问一声：“是怎么人？”云龙答道：“陈小姐休得惊慌，俺文云龙与聂道姑、红道姑在此，特来保护小姐与令祖性命。”雪贞听罢，喜出望外，忙把陈实唤醒，同至船头，参见过了，始邀红线、隐娘进舱。陈实陪着云龙在船头坐下。云龙举眼看这渔船，比昨夜沉掉的那只小船约有一倍多大，船舱中可容得四、五个人，船头上若将芦棚卸下，尚可施展拳脚。因令陈实竟将芦席卷去，预备交手地步。部署已定，问陈实：“那只沉下水去的小船可曾捞起，有无大损？”陈实答称：“已经捞获，无甚损伤。现在岸上略加修理，两三日后可下水。”云龙道：“这却还好。”二人讲了几许的话。云龙令陈实于今晚起暂在后舱安歇，自己因与雪贞避男女之嫌，况子飞若来自分不是他的对手，故此别过隐娘、红线，跳上岸去寻找虬髯公等，暗暗在滩上边往来巡察。

岂知第一夜子飞没有访到信息，未曾到船。第二日始被他探知下落，于三鼓后到船下手，怎禁得红线、隐娘十分利害，在船上边恶斗一场。子飞休想胜得二仙，凫水而逃。第三夜，子飞伏在水中，用雷公凿想把船底凿沉，却被红线听得水底隐隐有丁丁之声，下水察看，把他惊走，第四夜在岸滩上边暗祭飞剑，要伤雪贞和船上人性命，不料剑光起处，被虬髯公、黄衫客瞧见，各祭飞剑抵住。雷一鸣、文云龙、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珊多来帮着拿人。珊珊手中持的兵刃，乃借文云龙定聘薛飞霞的那把蟠龙宝剑，比从前所用倭刀不同，舞动时也觉光芒射目。子飞认做他也得了仙剑护身，心上好不诧异。在岸滩边混斗了半夜，自知寡不敌众，仍驾剑遁而逃，黄衫客等并不追赶，由他自去。防是追得急了，倘然远走高飞，寻他反甚费事。光阴易过，一连七日，燕子飞每夜寻仇，竟有百折不回之势。空空儿尚未回来，众仙侠个个焦闷。

原来空空儿自从驾着剑光，风驰电掣的奔至飞云山中，叩见了公孙大娘，把误收燕子飞为徒，刻下造恶多端，自己痛责自己的话述了一遍。次说仙剑利害，众仙侠无能为力，要求大娘下山。公孙大娘道：“当初众剑仙取剑之时，愚妹曾经谆嘱，不可误授匪人，这芙蓉剑更甚了得，谁知今竟闹出事来，又竟是芙蓉剑，此剑非钢非铁，破他甚难。尚幸愚妹现炼的霜锓丸，共需三百六十一天功候，已炼了三百五十八天，只须再待三日便可成功。这剑丸乃取百花上所受之霜，积而为液，和以铅汞，锻炼而成。五花剑乃第一瓣落花之精铸成，取其肃杀，芙蓉亦然。百花经霜而凋，以霜锓丸破五花剑，实有天然相克之理。燕子飞既然倚恃仙剑，如此横行，说不得须下山一遭，与众剑仙同为世间除害。不过须请稍待三天，方可同去。”空空儿见大娘允了，且不十二分抱怨于他，心上甚是感激，诺诺连声而退。又往各处报知昆仑摩勒、古押衙、精精儿、荆十三娘四位剑仙，也要求他们一同下山。四剑仙异口同声，多愿前往。三天已过，到第四日，大娘剑功圆满，邀齐空空儿、古押衙等众剑仙，在山顶上设着香案祭过，试用一回，但觉挥动时满山草木直摇。剑风掠过，远远的多落下许多叶来。那剑锋之利，可想而知。众剑仙个个称赞。大娘也甚得意。舞罢之后，把手一招，喝一声：“止！”这剑飞至掌中，一个盘旋，化成一粒剑丸，约有龙眼大小，动也不动，大娘纳入口中。空空儿道：“难为道姑，不惜苦功炼此利剑，真是人间第一，世上无双。我等紫电诸剑，安得如此妙用。但不知道姑于何日下山？”大娘道：“燕子飞似此造孽，岂可片刻容他。愚妹有言在先，请道兄稍待三天，为的是剑功未满。如今剑已好了，就是今日下山何妨。”空空儿道：“如此最妙。敢屈众位道兄、道姑就此一同跋涉一遭，俺空空儿当面谢过。”遂向众剑仙一

一稽首。众仙还礼不迭，多说：“除暴安良，此是我等分内之事，道兄何必如此，我等说去就去。”公孙大娘遂分付弟子李十二娘与侍女英英谨守洞府，自己偕空空儿等六位剑仙共驾剑光，立刻往下界山阴而去。

在路并无耽搁，不消三日，已到山阴。由空空儿领至花家，遇见武刚，动问去后各事。武刚把燕子飞屡向陈雪贞船上寻仇，被黄衫客等杀退的话，细细述了一遍。又道：“前昨两夜却没有来，不知又往那里去了。县中的方太爷因揖捕限期，展了又展，幸亏是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晓得此案棘手，从来并没比责。昨日已展第五次限期，曾传花家小姐上堂面谕：

‘此次如再不能将凶犯拿获，下次堂回，万难再请展限。’声色俱厉。花小姐见太爷动怒，因将众位道长、道姑与各剑侠现在帮助捉拿之事，一一禀知。方太爷初犹不信，说：‘古人《剑侠传》上虽然说有此等异人，大半多是文人寓言。何况即有其人，燕子飞有何等本领，剑仙尚且拿他不得，分明一派胡言。’后查滟潏滩渔船上，有被燕子飞在水中杀伤人命报验一案，实因捉拿剧贼燕子飞而起，太爷曾往勘验，众渔人异口同声，多说：‘是晚多亏义士文云龙帮助踏沉陈实渔船，子飞又坠水而逃。那文云龙乃剑侠裘善之徒，到了明晚，云龙偕同男妇剑侠多人至陈实船中守拿子飞，无如此贼本领高强，以致未曾拿住。’众供确凿，有案为凭，乃令花小姐特请虬道长与文剑侠进衙问话。道长虽仍不露真名，托称姓裘，名善。方太爷动问之下，十分敬重，亲托道长与文剑侠务助花小姐成功，日后自当图报。虬道长应允而回。只因那贼两夜未来，故黄道长与文、雷、白、薛四剑侠并花小姐，分道向滟潏滩左右前后打探踪迹而去。道长等来得正好，想各仙侠傍晚必回，可以商议行事。”空空儿点了点头，分付武刚自去。

公孙大娘等同至客堂稍歇，看看天交下午，虬髯公等先后回来，见过大娘，又与昆仑摩勒等相见，文、雷、白、薛四人也多一一叩见过了。众仙侠端详一过，多说：“真是后起之秀，不枉各道兄、道姑下凡一场。”黄衫客等不免谦逊几句。言谈有顷，公孙大娘问：“可曾打听燕子飞现在何方，今晚便可并力拿他。”文云龙道：“弟子访闻此贼，现在滌灞滩东首三里之遥一个潮神庙中，不知这两夜因怎没有出来。”黄衫客沉吟道：“那厮既仍逗留左近，却又两夜没有出来，必在那里盘算怎么毒计，欲思暗算我们也未可知。今夜要去拿他，好在众仙侠多已会齐，必须分半往拿。一半仍往陈雪贞船守护，方可万无一失，切莫中了那厮暗计。”公孙大娘回言称是，遂各彼此定议。虬髯公、黄衫客、雷一鸣、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珊仍伏滩上，红线、隐娘依旧上船保护，公孙大娘、空空儿、古押衙、昆仑摩勒、精精儿、荆十三娘、文云龙同往潮神庙去。武刚带领众捕役四处哨探接应。

计议已定，时已黄昏，大家分道起身。正是：

江上鲸鲵同奋武，穴中蝼蚁怎逃生？

要知燕子飞如何就擒，这部《五花剑》如何结局？再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十仙侠收徒归大道 五花剑传世演奇书

话说公孙大娘等共分水陆三路，捉拿恶贼燕子飞。这燕子飞住在潮神庙中，因何两夜没有出来？说也恶毒。他恨陈雪贞求欢不遂，船中反留隐娘等拿他之嫌，深入骨髓。又恨隐娘等来得人多，众寡不敌。虽然仗着仙剑利害，几次临危，尚无意外，究竟留着这一班人，终是对头。既然不可力敌，必须想个法儿，把他们一网打尽。故此左思右想，被他想出一条水火无情的计来。知道隐娘等众人多住花珊珊家中，他因不惜艰难，向深山内觅了许多毒草，用水浸了两夜，到第三日取起，捣成毒汁，准备黑夜暗至花家，倾入水缸。水桶之内，使他们吃了下去，一个个毒入心肺，不消数日，自然死个尽绝。又向山阴县城沉衙门盗了数枝火箭，要烧陈雪贞的渔船。水面上火发起来，无处逃生，活活把陈实、雪贞一齐烧死，以泄心头之愤。故此一连两夜，足迹未到滟潏滩边，公孙大娘等分路拿他的时候，他正身藏火箭，肩背仙剑，腰悬毒草汁儿瓶，在潮神庙动身，要想今夜行事。

从潮神庙到花珊珊家，须先打从滟潏滩经过，子飞来到滩头留神一望，见陈雪贞的船上灯火尚明，人还未睡，他就掏出箭来，对准船棚颺的一箭，正中芦篷之上，火机击动，顿时烧将起来。子飞又是一箭，觑定稍棚射去，又射个正着。再要射

第三箭时，忽见船身一晃，烟焰中冒出两个女子，正是红线、隐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各起仙剑，将船棚砍倒，堕入水中，一霎时，烟消火灭。子飞大怒，觑定隐娘射去一箭。隐娘不慌不忙，将剑一迎，那箭反向子飞射回，满箭是火，幸亏躲避得快，几乎把鬓发烧去。子飞见势头不好，今晚又不是路头，把背上的芙蓉剑拔在手中，连连晃动，驾起剑光，飞奔而逃。红线、隐娘也驾剑光追来，不多几步，只见前边滩上剑光大起，乃是虬髯公、黄衫客率领雷一鸣、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珊在前挡路。珊珊仗剑当先，看子飞来得切近，平地跃起有一丈多高，大喝：“恶贼，今夜看你何处逃生！”劈胸向子飞一剑。子飞没有防备，慌把身体一偏，当的一声，巧巧砍在腰间悬的那只水瓶之上，击成齑粉，这毒草汁溅了珊珊一头一脸，珊珊不知道是怎么东西，喊声“不好！”跌下地去。幸由素云扶住，并未受伤，不过满头脸顿时起出无数泡来，异常肿痛。虬髯公等顾不得珊珊受伤，各持仙剑直取子飞。子飞那敢抵敌，只把芙蓉剑虚晃几晃，向着来处逃生。

约行八九里之遥，远远见又有无数剑光直冲霄汉。子飞暗想：“这又奇了，前面已离潮神庙不远，那一班与我作对的人，方才分明多在滩边，只有空空师长不在其中，想来因念师生之谊，早经回山，故已数天不见，此间那得有人？”一头思想，一头如飞的走去。但见那些剑光来得愈近，定睛一看，为头的正是师长空空，后面又有两个道家装束，一个经商打扮，一个书生模样，一个道姑服饰，一个身穿舞衣舞裙的人。内中只有那书生模样的文云龙，曾在陈雪贞船上交手一次，本领尚是平常。余人却多从未见过，估量着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心下很是着慌。及至行近空空面前，不敢行强，只得高喊：“恩师饶命。并求须念数月师徒之情，放一条生路，以后自当回心

改过，不再为非。”空空儿闻言，冷笑道：“燕子飞，你懊悔迟了。俺当初传你剑术的时候，何等嘱咐于你，怎的不听训海，败坏教宗，好色贪财，伤生嗜杀。论你造孽，死有余辜。如何今夜还想得活？”说毕，一剑向燕子飞顶上便砍。子飞见空空儿下了绝情，求又求不去，逃又逃不来，无可奈何，把手中的剑诀一收，落下平地，说声：“师长如此无情，弟子也说不得了。”拍的将剑祭起空中，直取空空。恼了精精儿、昆仑摩勒、荆十三娘，各祭仙剑，还取子飞。空空儿也把紫电剑祭起，后边虬髯、黄衫、红线、隐娘也赶到了，纷纷各祭仙剑取他，共有九柄仙剑与芙蓉剑斗在一处。那芙蓉剑夭矫盘旋，真如生龙活虎一般，力敌九剑，毫无破绽。

公孙大娘自从众仙祭剑之后，要看看这芙蓉剑力量，未曾动手。今见果然利害，始笑微微把檀口一张，吐出霜锏丸来，眼前起一道白光，好似一条雪链，向众剑中直扑入内。众仙见了，多恐伤了自己的仙剑，不约而同各将左手一招，急急收回。子飞见那穿舞衣的妇人，从口中吐出一道光来，尚还不知是剑。及见空空儿等多把仙剑收去，不晓为了何故，也想把芙蓉剑收转。岂知那白光飞近剑旁，只听得呼的一声，竟把此剑卷住。子飞大吃一惊，喊得一声：“啊呀！”起手急忙向剑乱招。那剑不向自己飞回，只在空中旋转，子飞急得目瞪口呆，大喝：“何来妖妇，破我仙剑。”一个飞燕出林之势，飞近大娘身旁，挥拳便殴。大娘喝声：“谁敢放肆！”起小足轻轻一踢，不偏不倚，踢在子飞手臂上边，只觉得满臂酸麻，不能运动。大娘始从容起手，向霜锏丸一招，喝一声：“捷！”吸住了芙蓉剑，一齐飞入掌中。子飞眼见他将剑收去，怎的不想拼命夺回，怒冲冲抢进一步，忍着臂疼，向大娘当胸又是一拳。此拳名黑虎偷心，十分着力。大娘见了，不去招架，将身一

跃，使他扑了个空，乘势把霜锏丸祭起，寒光凛凛，直奔子飞。空空儿、聂隐娘等九位剑仙见大娘已将芙蓉剑收去，也各手持仙剑围杀拢来。

子飞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想仗着纵跳工夫，从剑林中拼命逃生。怎奈霜锏丸已经飞到，不及奔避，绕着子飞打了一个盘旋。但听得克察一声，从前心直透后背，刺倒于地，鲜血直流。众剑仙仙剑齐下，剁成肉泥。应了当日“如有为非作歹，死于乱剑之下”的重誓。著书的著到此处，有七言绝句一首，感叹这燕子飞道：

已得仙传造诣深，如何奸盗复邪淫；

误人心术财兼色，利剑先须诛尔心。

公孙大娘与众剑仙既把燕子飞剁死，大娘向空稽首，道：“善哉，善哉！人生世上，财色关头，最宜谨慎。燕子飞本也是个绝顶英雄，又得仙传剑术。倘能从此修持正果，何难位列仙班，安有今日杀身之惨。这多是他自作自受，可叹，可叹。”众剑仙也没一个不唏嘘太息。空空儿究竟先曾收他为徒，更触动了师生之情，不免滴下几点英雄泪来。黄衫客等九位剑仙，与文云龙等四剑侠，多来劝慰。空空儿见黄衫客等多有门徒，想起当初五个人一同下山，如今独有自己一人不合误传大道，弄得冷凄凄的没有下场。这是那里说起，真觉又羞又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武刚等众捕役见燕子飞已经伏诛，好不欢喜，一个个叩头罗拜，多说：“仰仗众仙侠神威，得除大害，不但我们受恩不浅，地方上也感激无穷。须请同至县衙一行，我们县太爷尚要尽些敬仰之意。这是虬仙长与文剑侠前日面见太爷之时，太爷亲口说的，务请众位一同前往，我们也好与花小姐到案下消差。”虬髯公道：“提起花小姐，方才面上受了那厮怎么伤

痕，如今可好？”武刚将手对珊珊一指，道：“不知小姐所受何伤，现尚满脸肿痛。众仙侠可有那一位与他医治医治，并看究竟是何物所伤？”黄衫客闻言，令珊珊走近一步，仔细一看，见脸上边起了无数脓泡，象是毒物所伤，却看不出是怎东西。因令素云将方才所碎的破瓶向地下取来，仔细一嗅，有些水气，却又带着些烂草气息。把仙剑向碎瓶上一点，剑尖微有黑色，料着中的必是水毒，谅还不甚紧要，急向身旁取些化毒丹来，与他敷上。不多一刻，痛止肿消，珊珊叩头不迭，又向众仙侠谢过杀贼之恩。谢毕，也欲坚请到县衙去同见太爷。

公孙大娘等本待不往，怎奈珊珊与众捕役一再恳请，虬髯公、文云龙又因方正果曾有言在先，未便固却，反使珊珊与武刚等为难，故令将子飞尸身派人交给地保，分付好好看守。珊珊与武刚在前引道，各仙侠随着进城。

到得衙中，天已大明。方正正坐早堂理事。武刚进内禀知，方正大喜，下阶相迎，说了许多感佩的话，并问虬髯公：

“先时燕子飞在柳叶村采花一案，柳青的呈词中，是晚有个蜷须老人，不知是否即系道长，乞道其详。”虬髯公直认不讳。方正更觉肃然起敬，深赞义侠作事，随时随处长存为民除害之心，毕竟与他人不同。虬髯公略略逊让。方正又问了些捉拿时的情形，分付家丁取银千两，以酬杀贼之劳。众仙侠回称：

“山野之人，无须需此，”那里肯领。方正又决计必要他们收受。虬髯公见出自至诚，遂即领了下来，把五百两分给武刚等众捕，五百两给予珊珊。岂知珊珊泪汪汪的跪地辞道：“承众位仙侠见赐，又是本县太爷的银两，小女子本来焉敢不收。无如小女子自父亲去世，万念俱灰，今幸大仇已报，与世无争，要此银钱也无用处。斗胆想求众仙侠转给滟滟滩渔户陈实并那被杀渔人的家属，以为养贍之资，不知可能允许。且小女子尚有

一言，求众仙侠赐示。空空仙长等下山，原因收徒传道而起。刻下燕子飞既已伏诛，小女子老父已死，家无一人，孤弱伶仃。窃有愿随空空仙长弃家访道之意，未识众仙侠可容纳否？”说毕，叩头不已。虬髯公听罢，哈哈大笑，道：“不信你这小小女子，竟有如此志气。此事据俺看来，尽可使得。不知众道兄、道姑意见若何？”空空儿正在恼恨没有门徒，听得花珊珊要拜在他的门下，喜不自胜。众仙侠也因珊珊孝勇可嘉，大与燕子飞有别，故亦多向空空儿竭力赞成。珊珊遂在公堂之下，向着空空儿叩拜为师，并求本官把差事消去，好随众仙侠云游四海。方正见燕子飞巨案已破，珊珊正好拜师，日后可得剑术真传，不负是个女子豪杰，心下也甚欢喜，准将差事注消。一面饬备盛筵款待众仙侠，一面打道尸场勘验尸身。众仙侠回称：“愿随太爷将尸身勘过，即欲回山，不消惊搅。”方正再四相留，只是不听，因饬家丁速请员外柳青，又令值日差传齐三岔道大街尸主贾仁，延月巷事主金满之妇黄氏、卧虹桥许采香之父许问渠，三岔道西街事主贾珍、北街事主金有光、滟潏滩被杀某渔人之子并陈实、陈雪贞等，多向尸场看明，燕子飞今已受诛，以便申详结案。惟有云雁飞因全家被杀，并无事主到场。回燕坡王姓富户家的血案，乃在钱塘县境，日后行文照会。那贾仁等闻知此信，多往观看。

霎时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渐渐的山阴县中百姓多晓得燕子飞已经杀死。这样淫凶极恶的贼人，那一个不想去看看。但见潮神庙左近人山人海，拥挤异常。方正到得尸场，看守子飞死尸的地保跪地迎接。方正分付：“起去。这是罪恶滔天、格杀不论的重犯，与寻常验尸不同，不必件作细验，只须本官略观一过。”见子飞血肉模糊，只有头颅未动，乃是众仙侠留着，待本官到来明正典刑。方正看了，传谕刽子手，立时

割下，号令三岔道口，以昭炯戒，诸事已毕，方正传命起道回衙。众百姓也纷纷散去，多说：“这是作恶人的下场，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公孙大娘众剑仙就乘众百姓散去之时，偕同文云龙、雷一鸣、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珊五侠，寻见陈实、雪贞，也不去辞别方正，或恐再多耽搁，一同到滟滟滩下船。众剑仙依着珊珊之言，把余下的五百两银子，二百两给了被杀渔人的家族，三百两给与陈实。陈实因船中损失之物不消如许银两，不肯收取。雪贞也道：“此银受之无名。”推来推去了许久。黄衫客道：“贫道倒有个主意在此。我等五人下山的时候，原想各人收个门徒，令他们行些真实侠义的事，要个明理之人，著一部书留传当世，使人晓得剑侠与剧盗、飞贼本是两途。如今门徒多已收了，雷贤契与白侄女三探卧虎营，腰斩秦应龙；文贤侄与薛侄女城武县盗印，警戒贪官，使贪官自尽而亡；又往临安行刺奸贼秦桧，虽然气数未终，不曾刺得，却被薛花剑的剑尖在背心上暗刺一下，将来应主患发背而亡；文贤侄又打死恶贼乌天霸；花侄女为父报仇，捉拿燕子飞。这些义侠之事，正可著书传世。陈小姐请把此银收下，除了宝舟损失之物应银若干，余剩的替我们访个文人，著部《仙侠五花剑》新书，俾垂永久，岂不大妙。小姐料无推辞的了。”众仙也齐声称好。不由分说，把银放在雪贞船上。大家上岸，带着门徒，各回太元境仙山而去。空空儿传与花珊珊的青芙蓉剑，因公孙大娘用霜锏丸破他之时，锋刃略有损伤，须得大娘重行炼过，然后安排香案，即在仙山传授。一言表过不题。

这陈实与孙女雪贞，取了那三百两纹银，除去船中损失器皿，不到数十两外，尚有二百数十两。陈实留出数十两作为川资，与雪贞一棹扁舟，遍寻可以著得是书的人。后在江南遇了一

个海上剑痴，此人颇以侠气自负，因把五花剑的事从头至尾告诉于他，居然做出这部书来，就把那二百两纹银作为刻印之费。此书既成，海上剑痴复作一诗，以结之曰：

一部新书信手成，墨花飞舞笔纵横。

世间多少不平事，付与五花剑下平。





● 佚 名 ● 韩锡铎 校点 ●

三合明珠剑



## 第一回 遇英雄同心结拜 救母女惹祸奔逃

诗曰：

相逢邂逅意相投，义结金兰乐得俦。

此日纵然贫富别，他年功业并同仇。

凡事分已定，穷通各有时。不独常人而然也，即出类拔萃之人，亦命难与时争。历观千古之将相，其于未达时，抵挨多少困乏，靡所依栖，莫不自劳苦一番，磨砺多秋，然后做出一场掀天揭地事业，轰轰烈烈，惊人之举。大抵天将降其大任于斯人，靡不因谄练如斯，后能奋发于有为之大志耳。但此书开卷，单言汉代一事。溯自高祖刘邦亡秦灭楚之后，赤手混成一统土宇，开创四百年基业，二十五代相传。一自高祖宾天，再传惠帝，及文帝、景帝、武帝，一连五传继御，还撇开吕后乱政不题。自高祖皇帝以来，颇称一治，四海晏然，边疆安堵。诸事不多再赘。

惟此书上不言高王建业，下不叙光武中兴，单言西汉武帝年间，有一奇缘故事，名曰“三合明珠宝剑”。当时有左班丞相姓屈名忠成，乃系河南省人氏，由赐进士出身，须然官居首相之尊，为人不端，乃奸佞之辈。而又有一位姓司马名相如，乃山西人氏，由举孝廉出身，官拜右丞相之职，为人刚直，勤劳国政。且说时逢五月，节尾端阳，吊屈原之溺水，亘古皆然，

各处多放龙舟，亦仿古庆事。

却说河南洛阳县内，有一姓柳名眉，官居上大夫之职，夫人贾氏，单生一子，名唤柳絮，其人聪明，好读诗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一位姓郝名联，生来虎头燕额，两膀有千斤之力，系原任三法司刑部尚书郝云龙之子，他亦是洛阳人氏。乡亲往来，情投意合，结为兄弟。趁时玩景，在在皆然。是日兄弟请船看景，二人登舟到了河下。只见河岸两旁，男群女队，共庆风光。正是有观非独我，四时佳庆与人同。欢喜无限。连船家陆成看景入神，被挤拥，船只周密冲撞。惊动隔舟二人侧身倒下，坐居不稳，踏出船头一看，大骂船家：“你是何等样人，如此不小心，可恶已极，将某船舟冲撞，令人吃惊！”当时怒不绝口。陆成不敢回语。郝联闻言，亦出船头，把虎目一观，见一人面如赤色，身高一丈，腰大数围，少年不过二九，头戴赤巾，身穿红衣，好似火德星君降世一般。又有一人面如青色，身高九尺，虎头燕额，少年不过二八。郝联大怒：“你二个青红贼，如此大呼小叫，甚何道理！往来舟船看景，挤拥难行，纵有冲撞，理当难怪。慢道撞着你船，就将此船拆了，也何妨碍！”青面汉子一时愤怒，将身跳过船来，竟不打话，把手一顿，尽力乱砍。二人相交，手段不分高低。红面汉子亦过船来相帮。柳絮公子上前相劝：“请问二位仁兄过我小船相打，义理不公。倘舍弟得罪，理合讲明，方可动手。今小生在此，未知其事因何而起，请道其详。”青面汉子听闻住手，正是识斯文者重斯文，见柳公子堂堂一表，出言不俗，回嗔作喜：“请问高姓大名？”柳公子道：“小生姓柳名絮，家君柳眉，官拜上大夫之职。”青红二人大笑：“久闻大名，有失尊重！请问此位是谁？”柳絮答道：“是我结义舍弟，原任三法司刑部尚书郝云龙之子郝联是也。”二人闻言大喜，便

说：“有眼无珠，方才得罪，望乞恕宥。”一齐见礼，在船舱坐下，吩咐船家奉茶。

茶罢，柳絮开声：“请问二位高姓大名？”赤面汉子道：“某姓马名俊，原系本处人氏。不幸父母早亡，单生兄妹二人，舍妹倚亲居乡。家贫困乏，感得此位亦是本处人氏，姓包名刚，不弃与我结为兄弟。又蒙延师教习，致此学得十八般武艺，《六韬》、《三略》，件件颇谙。今者兄弟看景，一言不合，性烈失涵，得罪二位仁兄，恳祈勿怪。”柳絮回声：“原来二位就是豪杰，失敬失敬！但小生有言奉听，未知足下肯纳否？”马俊回言：“何事？愿洗耳恭听。”柳絮说道：“小生欲与二位并我舍弟，联合四人拜为兄弟，莫怪出言不逊，未知允否？”马俊、包刚道：“二位乃金枝玉叶，父母高官，我等一介武夫，粗言鲁莽，何敢高攀，恐辱贵人！”柳絮、郝联齐声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须客话谦言至此！”柳絮道：

“请问贵庚多少？”马俊道：“虚度韶光，年登十九矣。”又问：“包兄？”包刚道：“十七岁矣。”柳絮道：“马兄年长小生一岁，马兄为大，我应为二，郝联为三，包刚为四。”吩咐舟人备办香烛牲礼，对天结拜，誓曰：不愿同时生，但愿同时死。就在舟船中畅怀痛饮，把臂谈心。聚话多时，各自亦要回家。大家湾舟登岸，暂行辞别不表。

不觉倏而数月，郝联进京省亲，拜别母亲吴氏。夫人叮咛路上小心，郝联遵命。是日家人通信各兄弟，暂别聚谈。马俊、包刚见信到来，送别登程。柳絮先在。郝联迎入。柳絮道：“请问大哥、四弟，光降何事？”马俊说：“闻三弟进京省亲，人子本分，与我兄弟拜候令尊全安。并有微薄程仪奉送，非为敬意，略表寸心，望贤弟收下，勿笑鸿毛。”包刚将白银二百递上，说道：“弟有微仪奉敬，俾兄得为路程需用。

恕不远送。”郝联大笑开声：“且慢，大哥家贫，蒙四弟周全，切悃之义，正该如此，弟亦铭感于怀。盛情不敢领用，留下大哥日夕傍身使费。”包刚说道：“那里说来！三哥你有万金之家，不为介意，此系弟之愚诚，祈兄收下，略表寸心。”柳絮道：“四弟一场美情，专于坚意，不可却辞，勿推为是。”郝联只得接银手内，便道：“转送大哥，勤习弓马，日后与皇家出力，自有功名成就，光宗耀祖，弟等幸甚。待弟先进京城，见柳伯父与家君，但有机会，自然有书到，接兄弟上京，同享荣华，共欢手足之情。”众兄弟答道：“望祈留心提拔，方为结拜之义。”是日相别，各自回家。

马俊回到包刚家中，终日闲游，但有不平之事，心中便见不乐。是日进入洛阳城内，因事而行，见一个妇人怵卒叫声救命。马俊问道：“妈妈，在此大街，何为叫起救命？”妇人回声：“壮士有所不知，老身王氏，先夫刘伯成。单生一女，名唤英娇，刚在门首站立片时，忽被现任将军丁豹之子丁光看见，恃势欺凌，压我强卖女儿为他偏妾。因我不肯，他着家丁数十登门抢夺，竟被抢去。老身无路可投，只得叫喊搭救。今望壮士救命，生死啣环。”马俊大怒道：“待我赶上看看如何，青天白日，王法深严，不知畏忌！”放开大步，上前大叫一声：“丁公子住步！”丁光闻言，回头一看：“汝何等人物，大声小叫？”马俊道：“你为公子，官宦之家，百姓有事应为护祐，识法惧法；不该识法犯法，夺人良家闺女，强逼为妾。恐怕传上西京，朝廷知道，祸及令尊失教之罪。请公子三思方可而为。”丁光大怒道：“尔是何人，敢与公子作对？这女子是你甚么的亲？”马俊道：“非亲非戚，非其故也。但人平不语，水平不流；目无王法，胆大包天，谁人不愤！”公子大怒：“他母亲欠我银两，屡讨无尝，难道罢手不成！不抢他

女儿，将何填抵！”马俊道：“他母亲如何欠你银两，倘欠你银两，自有分还，况且男女授受不亲。付度起来，欠银情虚，抢女是实。”丁光大怒，将手扯住马俊衣衫说：“扯尔到官，重枷两用，方知利害！”被马俊举拳打去，谁知力大，接连几拳，竟将丁光打倒在地，不觉呜呼哀哉。母女心慌。马俊劝他回家：“总有天大事，系我担当。”母女谢恩，回到家中收拾行李，逃往外方而去。

丁光家丁着急，一齐动手，被马俊冲开一条路去了。家人一半守住尸骸，一半回营禀报。丁豹闻言，气愤填胸，怒目圆睁，责骂家人，说道：“尔等可曾问他姓名？住址何方？”家人禀道：“小的见他面如赤色，高大人才，十分凶恶，年不过二十，力大无穷。小的只顾相公性命，并未问他姓名。”将军闻禀，算无可方，立即命人画影图形，重出花红赏格，示谕遍贴四路。命兵弁禀文员严行捉拿，起兵追查，命人收拾了丁光尸骸安葬，不表。欲知马俊走得脱否，下回分解。

正是：大鹏展翅周天下，小子张罗怎奈何！

## 第二回 避急灾弟兄分别 脱罗网兄妹权栖

诗曰：

天生豪杰性刚强，好报不平惹祸殃。

轻死鸿毛诚义重，博得英名万古扬。

却说马俊见打死丁光，跑到包刚家下，说声：“贤弟，某为不平，一时气愤，打死丁豹之子丁光，为救刘姓家之女起



见。今将军起兵捉拿，某特到来与贤弟借些路费盘缠，以往别处而行。”包刚说声道：“大哥，弟屡屡相劝，不可生事，正是为人静处寻安乐，便似清闲一逸仙。今又生出事来。兄往别处，弟应同行外出。奈家慈有恙，难离膝下，不能作伴。现有白银二百送与兄长，逃出在外，俾为路费。听弟一言奉劝，记在心：各家便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兄在外处，早晚自行保重。但有安身之处，可即鸿寄一音，免弟常怀挂念。但得慈母安康，小弟自来寻兄同聚。今日之去，到了二哥府处说上一声，他或有计策，免遭刑陷。不可迟慢，快走为上，恐被兵丁所擒。”马俊收下银子，入内拜辞伯母。又嘱包刚小心扶持尊堂。辞别急走。

到了柳絮家下，兄弟相见，柳絮接入，说道：“兄长光降何事？”马俊道：“某见青天白日抢夺人家妇女，一时气忿，为见不平，救了刘家之女，打死丁豹之子丁光。今闻起兵捉拿，蒙四弟赠银数百得作盘缠，今到贤弟贵府相别。未知重逢于何日，后会何时。”柳絮听了，说声：“罢！罢！小弟本当同行陪伴，奈家慈在堂，年纪衰老，难离膝下，不得随行，望兄恕罪。今有路费奉送，望兄收下。但在外隐姓怡情，以善养其浩然之气。闲是闲非，休向分解，不可生出事来，恳兄留意。待弟不日上京，见了家君，与你打点，自然脱去其祸。”言罢，依依不舍，二人洒泪而别。

马俊回乡，携着妹子，一路改名换姓而行。心中思想：“何不将妹子带到母舅家居住，是为妙也。”不经几日，到了舅父之处，把情由一一说明。舅父闻言，骂道：“你个奴才！在家不守王法，将人打死，貽累满门，倘被官擒捉，性命休矣！暂留你妹子在吾家料理，你可即望逃往别处。”

马俊拜别，登时起程。非止一日，不觉到了湖广荆州。见

一高山，左旋右转，树木深深，龙虎相登，风境观之不尽。忽闻锣声一响，走出喽兵，头扎红布，手执兵械，大声要买路钱，方容过去。马俊冷笑开声：“你为绿林，把截客商，抢掠行囊，目无王法，罪不容诛。我且问你，此山何名？大王姓甚名谁？诚恐相识好友，亦未见得。倘无相识，然后买路钱相送未迟。”喽罗大喝道：“不识丹阳山大王姓石名如虎，武艺高强！慢道是你，就当今天子经过，亦要留下五个龙袍，方可过路。”马俊大笑：“某走过四海五湖，水陆强人见尽千万，未闻石如虎之名。请尔大王下山，与我战得三个回合，若胜得某家，甘心拜服，愿为执鞭随镫之劳；若战我不过，要你大王退身隐避，让别人为王。倘不依允，杀上山来，焚烧贼寨，寸草不留。”喽兵大怒：“你好大言不逊！把你姓名报上！”英雄大笑：“某无人敌是也！”喽兵走上山来，转入聚义堂，将响马鼓乱打。大王上堂，喽兵跪禀：“有一赤面汉子不给买路钱，还要大王下山与他战个高低，胜得他甘心拜服，愿为下役，胜不过他，大王还要退身，另立寨主。倘不依允，杀上山来，寸草不留。”寨主大怒：“可曾问他姓名？”喽兵道：“问过了，他说无人敌是也。”大王一怒：“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令大开寨门，带兵出敌。马俊闻锣鼓惊耳，心内思量，见贼兵好似风卷残云，驰骤而来，恐寡不敌众。又只见头戴金盔，身穿黄袍，手持一柄大刀，身骑青鬃马。大王一见马俊，面如赤色，身高一丈，并无盔甲，手持双鞭，大喝：“何方狗贼，敢出大言，要我出战！”两不答话，一刀照头斩来。马俊不惊不慌，将双鞭架住，道：“且住手，你我不是君父之仇，皆因一言不合，要定高低。量你一人一马不是我的对手，或者一齐兵将上来以众敌寡，希期敌得某过。”大王说道：“住口！三人欺两，岂是英雄好汉！传令兵将，扎住阵脚，不许乱动，帮助

者斩！”马俊见他传令，心中大喜。二人大战数十回合，未分胜负。马俊假败逃走，寨主催马向前：“尔那里走！”被马俊手疾眼快，用杀手锏，一鞭打落了他马下，不伤他的性命。大王见他如此英雄盖世，甚忻服，便道：“敢请壮士上山，莫嫌屈驾，叙谈一二，意下如何？”马俊自思：“无处安身，未得其便，今有机会，亦暂承允。”二人即便上山，请到聚义厅坐下。石如虎问道：“请问足下高姓大名？今欲何方？请道其详。”马俊道：“余姓马名俊。因在家中好打不平，将丁豹之子丁光打死。”一一说知。石如虎心内暗想马俊如此英雄，便问道：“弟与兄结为兄弟，意下如何？”马俊道：“蒙兄过爱，愿为手足。请问贵庚？”石如虎道：“小弟年已十八矣。”马俊道：“吾虚长一秋。”二人秉烛当天结拜。自此石如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尊马俊为寨主。欲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赠宝剑鬼谷差徒 嫉贤良屈忠荐师

诗曰：

家生逆子家颠倒，国出奸臣国不宁。

有道君王须辨察，进贤退佞得邦兴。

且说水帘洞王禅老祖静坐蒲团，忽心血来潮，袖中一卜，方知上界台垣星降世，屈身未遇，欠师指点，日后定与皇家出力，朝廷柱石之人。命徒弟萧古达过来：“你与丹凤山马俊有师徒之份，为师着你下山，将三合明珠宝剑并飞天帽一顶授与

他，传他驾雾腾云之法，代他建功立业。且往一行，去罢。”

且表萧古达遵师吩咐，遂驾起云头，直到丹凤山前，将身坠落，就在山前连声叫卖宝剑，频来频去，三番两次。喽兵见此异人，便问道：“要卖宝剑何不往别处而去，偏偏在此，却是为何？”那道人说：“此剑不卖别人，我要会你大王一面。”喽罗即望上山禀知大王：“有一异人在山前叫卖宝剑，声声要见大王一面，请令定夺。”马俊见报，事必有因，即速下山。见这老人身穿道袍，足踏草履，手持尘拂，宝剑一口，苍头白发，状类不凡，向前下礼：“请问老伯，卖什么宝剑？高姓大名？剑何宝处？愿乞其详。”道人说：“老拙姓萧名古达，特来卖三合明珠宝剑。”马俊借来一观，接剑在手，唧唧连声赞赏：“请问老伯，为何名三合明珠宝剑？剑称有宝，所用必不同。”道人说：“此剑为将者上阵交锋，难敌来将，念起咒语，能掩人眼目，转败为胜。”马俊道：“既有好处，未见其验，请试之若何？”道人念动真言，一阵毫光明闪，恰似金针刺目。马俊大喜，见几颗明珠出现，称说道人：“愿赐宝剑暨咒语总传晚生，该价多少，一一照足，决无短少。”道人说：“价难估价，但肯拜我为师，愿将传授。”马俊道：“何方道长？要我拜你为师，此话从何说来？”道人说：“实不相瞒，我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门徒是也。”马俊双膝跪下：“肉眼凡夫不识师尊，望祈恕罪！但拜为师，诚恐有辱仙颜。”道长说：“尔我有师徒之份，前缘结定。”马俊下拜，于是师徒相称。邀上山中大营坐定，拜跪叙礼，设斋相待。山上盘旋兵书，相教授腾云驾雾，交付明珠宝剑一口、飞天帽一顶。盘旋百日，师徒已满，道人回山，马俊挽留不住，师徒作别。不表。

自此马俊得志，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声扬四海，传入荆州。镇南将军王威，点兵五千征伐。兵到丹阳山前，安营下

寨。投下战书，约日交锋。是日两军对垒，王威出战，见马俊白盔白甲白马，手持双铜，背负宝剑，随后一人石如虎，红盔红甲红马，手执大刀。马俊见王威青盔青甲青鬃马，手持长枪。马俊说声：“请问将军，带兵到来何事？”王威道：“闻你在此招兵买马，有造反之意，又假买民心。劝尔弃邪归正，早日投降，奏闻圣上，保尔官爵。若迷而不悟，便作枪头之鬼，悔之晚矣。”马俊道：“若要投降，这也不难，烦将军与某拜本朝廷，请旨到来招安，无不凛遵。若无圣旨，岂为真乎？某亦不能罢手。”王威大怒：“似此目无国法，慢道圣旨不赦，我亦焉能容得尔过！”便不打话，二军对垒。马俊用回马铜打伤王威，吐血抱鞍而走，收兵回荆州养病，拜本朝廷。不表。

单表郝联到京见父省亲。是日朔旦之期，文武百官在五凤楼前俟候。大开朝门，文武上殿，俯伏三呼万岁，大小官员依班序立。天子问：“众卿家，朕今早朝，有事奏来，无事各归衙第，勤理国政，以副朕心。”有右班丞相司马相如上殿，三呼万岁：“臣接到荆州镇南将军王威本章，请主御览。”天子传旨：“进上殿来。”看罢，开口说道：“众卿，今王威拜本内说离城数百里之遥，有丹凤山响马，贼首马俊利害非常。王威出兵被败，拜本回朝，求讨救兵。若不早除，恐貽大患。众卿与朕酌议，如何处治，谁人挂帅带兵，以助王威？”有左班丞相屈忠成奏道：“现有上大夫柳眉，文韬武略，兵机莫测。命他挂帅，臣可保无忧矣。”天子道：“卿家差矣，柳大夫是个文员，只可理政治民，焉能晓得临阵交锋，恐误国家大事，有失体统。”相如道：“昔日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后来十面埋伏，杀得楚兵大败，功辅汉家天下，万载乾坤。”武帝准奏，唤：

“柳卿，朕命你挂帅提兵征贼，可愿去否？”柳眉奏道：“臣

食君之禄，当报君恩，捐躯为国，鞠躬尽瘁，为臣之道，理所当然。”天子大喜：“柳卿不憚烦劳，真国家良臣。封为兵马大元帅，提兵一万，去征丹凤山贼寇。得胜回朝，加官进爵。但愿马到成功，早日奏捷，以慰朕望。钦此。”柳眉谢恩退朝不表。欲知兵到丹凤山如何交锋，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回 承君命奉旨提兵 到父衙奇缘入赘

诗曰：

赤丝系足岂虚言，佳偶天成宿缔先。

今日王家椒房贵，他年建绩表凌烟。

且说上大夫柳眉奉旨提兵，前往征伐丹凤山。回归府第，命家人带书回乡，说道：“路遇公子，唤他即转回家，不可到京，恐生别事。”择定黄道吉日，进教场提名点将，大小佐领一齐伺候，旗旌招动，剑戟辉煌，满朝文武相送登程。柳眉对三法司刑部郝云龙说道：“贤弟，我闻家人来说，小儿不日进京，恐父子来往不遇。愚兄相托，但小儿到你衙门，不可留他在京住扎，即着他回家，免被奸人多端暗害。”刑部道：“大哥放心，此去必定马到成功。令郎一到，自有弟料理，无须系念。”于是祭旗兴师，画角齐鸣，大兵浩浩荡荡望丹凤山进发。不表。

单表柳絮在家，拜别贾氏母亲登程，母亲吩咐路上小心。

主仆二人晓行夜宿，不觉到了京城。见衙门冷落，守门人役只有三两，心中不乐，命家人查问，家人将出兵之事一一禀明。公子大惊，即到刑部相探。郝联一闻，出衙迎接，见柳絮大喜，请二哥下马，入内聚谈。柳絮进入衙内，坐下奉茶。茶罢，郝联道：“请问哥哥，近日令堂伯母纳福否？”柳絮道：“托赖洪福。愚兄有候尊叔金安。”郝联说：“幸蒙天眷。请哥哥进内。”柳絮见刑部坐在偏厅，施礼下拜：“叔父大人在上，愚侄柳絮拜见。”刑部道：“贤侄请起，受尽风霜，免行大礼。请问贤侄，路上可曾得遇令尊书信否？”公子说：“未曾得见。请问叔父，家君提兵征伐何处？”刑部道：“出征荆州丹凤山响马。”柳絮说：“满朝武将，不带兵征伐，反用文员挂帅；恐文官不谙武事，有误国家大事。侄甚欠解，请道其详。”刑部道：“贤侄有所不知，你令尊与奸相屈忠成有隙，巧言鼓惑圣聪，说你父六韬三略，兵机莫测，是以带兵一万，天子准奏，命他为帅。昔日祭旗登程，愚叔奉送，令君有言嘱咐，但见你面，叮咛早日回乡，不可留在京都，恐受奸臣暗算。贤侄明日回乡为是。”柳絮道：“叔父吩咐，理该从命，只为家君出敌，未闻胜败，心甚不安。在京都打听捷音，然后回乡未迟。”刑部说道：“贤侄为子之道亦难拘执，但在京虽好，不可外出闲游。若被奸臣看见，顿起暗害之心，岂不是明刀容易躲，暗箭实难防。”二人拜别刑部，转入后堂，讲文论武，非止一日。不表。

且说武帝见公主及笄，在宫帟与金氏皇后商议，欲专招赘，难觅贤能，不若高搭彩楼，抛球择婿，以代姻缘，君后议定。已至九月初一日，是日天子临朝，君臣酌议：“众卿，朕女独阳公主未曾择配，欲高搭彩楼，在于教场处所，赘驸马，众卿意下如何？”文武齐声奏道：“圣意不差。”天子传命，

命人高搭彩楼，择定重阳吉日午时招驸马。惊动满城文武侯子伯孙军民人等，远近皆闻。刑部家人回报彩楼之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郝联大喜：“请二哥到来，与弟同行一看。”柳絮不允：“贤弟有所不知，愚兄有不孝之名，理该回乡，实见父往提兵，胜败未分，心有隐忧，焉得欢闲去看招亲事体！正是个点功名休我份，富贵场中让别人。贤弟恕兄有欠陪之礼。”郝联说道：“二哥差矣，我见兄长人才出众，相貌超群，不落千万人之下。与兄走一遭，但得绣球，身在朝廷，官为贵客，那时除奸削佞，何为不美乎！”柳絮道：“此话枉言。”自思：“若待不去，有逆贤弟之意；若去，恐惹生事端，而叔父见怪，则哑口无言答也。”郝联道：“兄弟此去，小心在意，料无妨碍。”

是日兄弟二人一同来到教场，看见挤挤拥拥，人如山积。柳絮道：“贤弟，你看人人如龙似虎，用力逞威。远远站立观盼，谁人有福得列东床驸马！不可与人争力，免受艰辛。”郝联道：“二哥差矣，远远站立观望，倘公主看见二哥堂堂一表，把绣球招你，被人抢去，岂不可惜！到底向前为是。倘兄无力，待弟当先，兄行在后，企近楼前，岂不美哉！”柳絮道：“你自向前，愚兄遵命。”郝联一力向前挤拥，柳絮低头掩面。急闻兵丁大喝：“众人肃静，公主驾到。”有四十名御林军当先，公主在后，侍女二十名。公主下香车，走上楼来，焚香禀告天地：“奴家系刘氏独阳，奉父皇之命，设搭彩楼，抛球招亲。请到月老冰人，你掌人间姻缘份，都能知过去未来，有福便招才貌子，无缘结着蠢粗人。”话毕，把绣球一举。各人挤拥，大惊小叫。御林军大喝：“众人肃静，听公主眼力，若拾得到绣球便是驸马爷爷，若恃强凌弱，抢夺绣球，便欺君罔上，恐要罪及满门！”各人肃静。公主举眼一观，见人



山人海，微启桃唇暗道：“为奴一人，引得许多皇亲国戚，四方买卖，你看人人虽是衣冠齐整，不似朝廷梁栋。”俏眼看见柳絮公子，心中大喜，看他衣冠不是华美，独系面如冠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后必为朝廷柱石。将绣球一丢，落在柳絮之手。各人上前欲抢，郝联并御林军喝散，众人住手。郝联辞别柳絮，即转回家中，报禀父亲知悉去了。

御林军到柳絮面前施礼问道：“此位足下，何处人氏？高姓大名？皇上传宣。”柳絮道：“多烦将军引见。”御林军引到午朝门外：“请住步，待奏天子，言后传宣。”柳絮道：

“有劳尊驾。”衙林军上殿启奏：“万岁，公主招得一位驸马，在午朝门外，无旨不敢擅入朝堂。”天子传宣。柳絮上殿，三呼万岁。武帝御坐把龙目一观，见柳絮大喜，便问：“卿家某乡人氏？姓甚名谁？”柳絮奏道：“臣系洛阳人氏，上大夫柳眉之子柳絮。为上京省亲，臣父为国出力，奉命出征，父子未得相逢，小臣现在三法司衙内。今蒙公主不弃才疏学浅，把绣球招臣，恐福薄难当。”天子大喜：“原来是柳大夫之子。你父出兵，未知胜败。卿家回刑部衙门，候朕起造驸马府，然后御赐花烛团圆。”众卿退班，柳絮经过彩楼前，有大小太监截住，叫声：“驸马慢走，公主有请。”柳絮说道：“烦劳引见。”太监引到帘前下礼，柳絮道：“小臣见驾，公主千岁。”公主道：“平身，请坐。请问公子谁家子侄？高姓大名？”柳絮道：“小臣原系洛阳人氏，上大夫柳眉之子柳絮。”公主大喜：“原来是忠臣之子。请问公子上朝，见父皇主意如何？”柳絮说道：“臣见万岁，蒙圣恩命臣回刑部居住，待传圣旨，将上大夫衙门改为驸马府，然后御赐花烛。”公主一听，心内不妥：“他父在朝忠臣烈士，仇人太多，恐被暗害。”便说道：“曾闻公子满腹经纶，求君作首诗词，日后为凭。”

柳絮道：“臣实才疏学浅，不敢献丑。”公主道：“君有满腹经纶，何再谦辞？”柳絮说道：“请问以甚为题目？”公主道：“就将‘姻缘’二字为题。”命侍女赐文房四宝。柳絮领命，把笔一挥，已成诗句：

宿世姻缘今日酌，满天云雨在河洲。

佳人暗把蟠桃献，才子乘鸾上玉楼。

他朝若得姻成日，同乐欢娱过百秋。

鲜花不比闲苗乱，直待攀龙跨凤逑。

驸马将诗递上，侍女送上。公主一看，称羨其才：“公子请回，待本公主回旨。”

驸马回衙，郝家父子迎接，齐声恭喜：“贤侄身荣可贺！”柳絮道：“皆赖叔父洪福。”进书房写信，命家人带回家乡报喜。欲知假驸马如何设计冒认，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回 群奸设计图谋急 世谊深交拜探忙

诗曰：

惧法朝朝君子乐，为非日日小人机。

休语穹苍无报应，只争来早与来迟。

且说奸相屈忠成上朝，转回相府，群奸党聚商议：“众位大人，我可恨公主有眼无珠，多少英雄豪杰尚不招赘，刚招着柳眉之子柳絮。日后成亲，公主必知我与他家有隙，但公主乃

系天子之女，暗奏一本，我等有关系之处，不可不为预备。众位有甚机谋，与本阁分忧？正是先下手为强，莫临时退后。”

有一下大夫姓韩名通，开声：“请问太师，朝廷可有日期赐花烛否？”奸相说道：“未定日期。”韩通说道：“幸喜朝廷无定期，请太师明日上朝，俟候君王但有日期，假说与上大夫柳眉相好，今驸马身荣，无人服侍，将相府内家人挑拨四十名，送与驸马府，任从呼唤，日后得来内应。但有机关通个消息，内外夹攻，岂不是好！”奸相大喜。

是日上朝，是十月初一日。天子临朝，文武行礼归班。君问臣有事奏，无事退班。言未毕，有监造驸马府中大夫杨连出班奏曰：“臣奉旨监造驸马府完工，特来复旨。”天子大喜，说：“卿家为朕勤劳，记赏。”即命军师东方朔择日进府成亲。军师领旨回命：“臣奉旨择日，择得吉日两课：今日上吉，正好驸马进入府第，初十日天喜日期，正好公主成亲。特此奏闻，恳圣意裁夺。”天子说道：“卿家择日有功，理当重赏。”东方朔谢恩。天子传旨，宣驸马上殿。奸相出班奏曰：“臣与上大夫柳眉相好。见上大夫为国出力，所有家人尽带出征。今驸马身荣，无人服侍，将相府挑出四十名伶俐家人兼买办厨子，送与驸马呼唤。望圣上准奏。”天子大喜，叫声：“卿家，尔爱驸马，实受寡人，朕准卿家所奏。”奸相谢恩。又表驸马上殿，三跪九叩：“臣柳絮见驾，我皇万岁！”天子传旨平身，驸马谢恩：“宣臣上殿，有何圣谕？”天子说道：“宣卿上殿非为他事，今驸马府造好，择定吉日，命你进府，本月初十日成亲。”驸马谢恩。天子说道：“进位听封，封尔为东平侯之职，御赐执事，去进居府第。左班丞相屈忠成与你父亲相好，送四十名家丁与尔唤用，上前拜而受之。”驸马谢恩，向前去谢太师：“丞相请上，受晚侄谢拜！”奸相道：

驸马不用行礼，我与令尊相好，特发家奴四十名服侍，务宜教导，倘有不遵，任从责罚。免行主仆之礼。”驸马拜辞，君臣退朝。

一出午门门外，奸相吩咐家人等过来。众奴仆闻唤，向前问道：“太师爷有何吩咐？”奸相说道：“你等服侍驸马，犹如服侍相爷，务遵约束。”家人说道：“小的们晓得。”

又表驸马奉旨进府，挂出免礼牌，文武不好送礼。单有刑部郝家父子送礼到门，门子直入禀上：“驸马爷在上，郝家父子到来叩拜，现在府门。”驸马欢喜，传话大开中门迎接，连声：“叔父、贤弟驾临，侄儿失接。请进。”刑部大叫：“贤侄何劳迎接！”接入堂上坐下，刑部道：“我愚父子有些薄仪，恭贺进府之敬，切勿见笑。”驸马说道：“叔父差矣，家君出兵，未闻报捷，家母在乡，为子不敢自尊，因此挂出免礼牌，幸勿见怪。今叔父、贤弟到来，岂有不接之理！盛礼不敢领受。”刑部说道：“贤侄，些小礼物，岂得相却！”驸马道：“既如此，暂领入。”命人摆酒，叔侄父子入席饮酒。酒至数巡，尽欢而散。按下不表。

又表奸相回府与奸党商议，叫声：“众位大人，朝廷命仇人之子今日进府，初十日成亲，幸得他受我四十名家人呼唤。”又说：“韩通，有甚机谋交付？”下大夫韩通说道：“太师放心，打听得刑部父子在柳府饮酒。那郝联力大无双，容多三两日自有机谋设处，务使他不成夫妇之事，以报太师。”奸相欢喜，说道：“小心行事，不可泄漏，倘一有疏，事关重大。”韩通道：“下官晓得。”不表。

又表刑部在驸马府饮酒，饮罢，从人摆驾，刑部起行。驸马开声：“浼叔父留下令郎陪伴，免吾寂寞。虽有下人，讲话不投。未知尊意如何？”刑部道：“此言虽好，恐小儿性烈恼

撞。”驸马说道：“叔父你又来了，兄弟至交，何为冲撞！愚叔父留下贤弟，共谈心腹，以解闷怀。”兄弟怡怡之情，许多恩爱，不表。

过了数日，郝云龙有病，命家人唤公子回衙。家人领命，进到驸马府中，见公子、驸马坐下，上前施礼。郝联问道：

“有何事到来？”家人禀上：“刑部大人有病，唤公子回衙服侍调治。”郝联大惊，要别驸马：“小弟家君有恙，未知轻重，着弟回家，暂别数日，再相聚谈心。”驸马说道：“贤弟不用惊慌，吉人自有天相。回衙小心服侍尊翁，代愚兄问候金安。倘令尊康宁如旧，禀明早来伙伴，免兄悬望。若未康宁，着人到来说知，愚兄二日内定必到来问候。”郝联辞别，上驾登程。回府下马，入后堂见父，下跪禀上：“爹爹，因何有病？孩儿见音，特回来服侍。”刑部见儿子伤心，说声：“孩儿，不用惊慌，感冒风寒谁无三朝两日，快请医士到来，诊其病体，俾得调治。”郝联道：“孩儿领命。”按下不题。欲知韩通如何设计，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假圣旨柳絮几危 真仗义李张解厄

诗曰：

绝处逢生贤士福，罪盈满贯佞臣凶。

报应有期难远遁，昭昭天眼岂蒙眈！

且表奸臣下大夫韩通，得了柳府之事，急入相府，禀上：“太师，好了！好了！听得刑部有病，唤子回衙，正好今晚行事。待小官假扮太监官员，宣他入宫议事。命两个心腹假作宫中武士相随。待我读罢假旨，朝廷罪他父亲柳眉私通山贼，有造反之意，圣上大怒，一人作乱，罪及妻儿，将他杀了。因想屈方公子，面貌相同，无人认出，假扮为驸马于中取事，有何难哉！幸得他的左右都是我家人物，不妨泄漏。太师尊意如何？”太师道：“此计差矣，倘柳眉回朝，认他不是亲儿子，奏闻圣上，天子执责，有欺君之罪！”韩通道：“先杀他的儿子，后用妙计害却柳眉，使他不能回京，以绝后患，岂不美哉！”奸相大喜，连称妙计。依计而行，命家将步无忌假扮为宫中太监，韩通扮作奉旨传宣官员，到轩辕黄帝庙前等候。命张珍、李凤上堂。二人系相府有名的好汉，闻唤上堂，二人打恭行礼，道：“太师何事相唤小人？”奸相道：“有白银三百两，赏尔随身需用。”二人道：“无功不受禄。焉能受领！”屈相道：“二公收下，有言相托。”二人谢恩，问道：“有甚差使？纵有踏汤蹈火，无不向前。”奸相道：“今晚命你二人假扮宫中武士，随韩通大夫同往轩辕庙前，等候驸马到领旨。读罢圣旨之时，你二人一齐动手，将他带到无人之处，把他脱下衣服。我有剑一口，交付与你，将他乱刀斩死，尸骸埋葬。你二人不是别个，系我心腹至爱。不用带首级回来，恐露人眼目。到功成之后，提拔于你二人高官，另有封赏。不可有违！”二人暗怒，领命而行。奸相命步无忌假扮宫中太监速行。一班奸党纷纷而去。不表。

又表驸马在堂上看书，家人走入禀上：“宫中太监到府。”驸马吃惊出迎，大叫：“公公夜到敝衙，有何事体？”假太监说道：“奴婢到来非为别事，圣上宣你入宫酌议大事，不可喧

哗，免惊文武官员猜疑。”驸马带随家人而行。行到 轩 辕 庙前，又闻“圣旨到”，驸马一惊，急上前接旨下跪。假命官读诏，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御极在位五年，虽无德行，亦无有失。近有丹凤山毛贼造反，命汝父提兵征伐，只望马到成功，与国家出力。不想去到阵前，按兵不动，私通山贼，有造反之意。一人作乱，罪及妻儿，命传宣官开刀斩首，以正国法。后将满门斩首示众，以儆将来，以申国典。钦哉钦此。

读罢假旨，用眼侧视张珍、李凤。二人一齐动手，将驸马压倒在地，脱下朝衣，绑起推去。奸相之子屈 方 穿 了驸马朝衣，不慌不忙进入驸马府。不表。

又表张珍长叹一声，李凤在旁问道：“张大哥为何长叹？纵然心中有事，对我一说亦无妨碍。”张珍道：“贤弟有所不知，今日奸党残害忠良，行此无天理的事，皇天不祐，恐忧折福。”李凤道：“大哥有此良心，不若救他，实为上策。”张珍道：“你好无礼！把这谎言试试愚兄，待我依你之情将他释放，你暗中出首。丞相见汝有功，封赏提拔，恕我有罪，置身无地。枉尔我自幼相交，结为兄弟！”李凤大怒道：“弟真心对你实说，反说我无良心！愚弟亦有此意，兄若不信，对天盟誓！”双膝跪下，禀道：“日月三光，来往神祇，今日弟子李凤不忍斩忠良之子，与张珍同心释放驸马柳絮。但有私心，暗中出首，他日不得善终，乱箭身亡。但有同心合胆，福有攸归。”驸马住步问道：“二人为何对天发誓？不行刑杀，如此何为？”张李二人道：“驸马公，你未晓得今晚圣旨是真还是假的？”驸马道：“自然真旨。”二人冷笑道：“汝被陷害，心尚蒙蔽，未知此圣旨是假传的，实为奸相屈忠成所为。我二

人将尔斩首，亦是他之所使。”驸马道：“不信他是奸人，与我家君相好，蒙送家人四十名在吾衙第服侍，岂有害我之理！”二人大笑道：“你真纯直之人，不识暗里藏刀。众奸臣设计，以送家人为名，暗中取事，俾通消息。我系相府家人，岂有虚话之理！我二人见驸马令尊忠心报国，足下初入朝堂，身荣未久，不忍杀害，至今释放于你，快走了罢。切不可回乡，恐地方官知觉，反为不美。此处地方官俱是奸相门下。”驸马道：“二位不可，若放本公，奸相知悉祸及于你，不若将我杀了，将首级去报，受其封赏，这便才是。”二人说道：“我是相府一家奴，倘要败露，纵使有祸何足道哉！望你有日回朝，斩奸削佞，我二人死在九泉亦无恨矣！”驸马道：“请问二位高姓大名？”张珍说道：“某系姓张名珍，义弟姓李名凤，现在奸相府内为奴。”驸马回声道：“原来李张二位恩公，小生但有回京之日，斩奸削佞之时，戴德不忘，铭感肺腑矣！请问二位可有公子否？”二人答道：“命蹇全无。请问驸马可有盘缠否？”驸马道：“小生焉得？”张珍即向怀中取出锭银五十两送交驸马，得为路费。柳絮拜谢，将银收下。二人道：“趁皇城未开，快走为上。”驸马深深下礼：“此德无以报答，今暂作别，后会有期。”要看张李二人回禀如何遮瞒，柳絮投往安身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回 虚心病杜门绝客 重交情忍辱按兵

诗曰：

君子之交道义亲，芝兰气味与同郡。

辅仁致善皆堪则，争利相残岂足云！

却说释放了柳絮，张珍、李凤大喜，转回相府报功。张珍道：“慢走，酌议妥贴，方能回报。倘奸相知觉，不当了得，事干性命。倘若问道：‘杀了驸马情由一一说知’。为是刀上全无血迹，亦无对证，难以遮瞒。”李凤大叹一声：“是了，是了。不若将弟左腿斩了一刀，将血染成刀痕，表为确据，方可有言回答。”张珍大笑道：“舍身仗义，真亘古烈士也！”李凤就把绦裤退下，将左腿斩了一刀。鲜血淋漓，咬牙忍痛。张珍用药一敷：“贤弟呀，真真受惊！”二人即走，齐回相府。见奸相坐下，二人下礼缴令。丞相问道：“将驸马如何行刑，如何发落，尔可从头说上来。”张李答声：“禀上，小的奉命，将驸马带到通津桥处，把他杀了，尸骸坠水，毫无知觉。蒙丞相准信，不用首级回缴，因此连头带脚，尽放波涛。原刀献上。”奸相见刀有血迹，准信二人，记功不小。二人拜别，欢喜而回，按下不表。

单表假驸马屈方，呼声下大夫韩通，说道：“小生诸事不晓，望大夫教导。”韩通即执笔写告示一张：

东平侯驸马柳絮为晓谕事，本公有恙在身，蒙圣恩卿医调治，闭门养病。近官员一众亲朋登门拜会，本公因病不能迎接。待等痊愈之日，登门拜谢。倘有门前喧哗吵闹，至有欺君抗旨所论。勿谓无谕在先，诚恐以身试法，噬脐莫及。无违。特示，此谕。

大汉武帝五年十月初五日示谕

下大夫韩通设计，对假驸马道，“昔日柳絮原籍河南洛阳人氏。父亲柳眉，官拜上大夫之职，令带兵往征丹凤山响马，未闻胜败。母亲贾氏。并无兄弟姐妹，单有结拜四人，为首大的姓马名俊，第二柳絮，第三郝联，第四包刚。结拜之后，马俊打死人命，逃出在外，未知落在何方。劳心紧记。恐怕朝廷查问，不能答对，那时败露，惹祸非轻。彩楼招赘之时，有首诗词，待下官写稿，愚公子念熟，提防公主娘娘盘问起来。洞房之日，假装一病，洞房之酒，亦不可多饮。早求云雨之会，但得公主失身，便万事无妨。”韩通一一教熟，不表。

单表刑部之子姓郝名联，见父亲病好，禀上：“爹爹，孩儿欲往陪伴驸马，免使二哥冷落。未知严亲意下如何？”刑部大喜，道：“我儿既有兄弟之情，幸得为父安康，去则去，不可生事。往日柳絮未得身荣，任你粗言乱语，未必见怪；今日身荣，恐有得罪，便成不雅。”郝联道：“孩儿遵命。”郝联上马，一到驸马府前，把门家人大声喝道：“住马！今日不可乱进。驸马有示谕挂出，不论国戚亲朋、叔侄、兄弟、内外官员，暂停进见。再迟半月，然后相会。”郝联把目一观，腹内思量：“为人得此地位，便作骄奢态度！身荣未久，闭门绝客！应该闯进，无奈严亲有命，吩咐不可生事。”忍耐转回衙第，下马直进内堂，一见父亲下礼。郝云龙问道：“我儿为何去而复转？”郝联道：“爹爹明见。可恨柳絮无情，身荣未

久，无分亲厚，出谕云云，总是借天子口气，闭门养病，绝客不会。孩儿意欲闯进，惟遵父命，不敢躁行。因此带怒回衙。请爹爹定夺。”刑部暗怒：“你这畜牲！今日身荣未久，凌人傲物，又辱令尊一生忠烈为国勤劳。有日相逢，尚何颜面见我乎！”吩咐：“我儿回书房攻书，不可怒气，恐伤身体，反受不孝之名。”郝联道：“谨遵父命。”回到书房，愤怒吞声。按下不表。

单表上大夫柳眉带兵一万到丹凤山前，前军不走：“禀上元帅，远望贼寨闭紧寨门，请令定夺。”元帅传令，人马列出。催马向前，把目一观，暗笑：“真好山境，不枉贼人猖獗。”腹内思量：“我兵初到，人马困倦。不若扎住营头，善计招安，贼若不允，然后对敌未迟。”传令安营埋窝，离山东南角二十里下寨。贼兵进入聚义堂报知，将响马鼓乱打。惊动二位大王升堂，左边马俊，右边石如虎。喽罗跪上，启禀大王定夺。二人上马，带齐头领，到敌楼一观，望见帅字旗写着“上大夫柳”字旗号，队伍分明，旗帜凛凛。马俊暗想：“柳眉乃义弟柳絮之父，身在朝堂，官拜上大夫之职，如何带兵征伐？某家明白了，他未知令郎与我结拜是真。本欲出兵对敌，恐伤兵将，日后何颜相见义弟乎！”大叹一声，能做他不仁，莫做我不义。传令头目：“紧守寨门，勿使官兵上山；用炮石守住隘口，勿使来往。”二位大王回转聚义堂商议。石如虎开声：“请问大哥，观看营盘，得此畏惧，往日兄视官兵犹如草芥，今闻柳眉之名，似有退缩。他是何等人物，如何畏惧耶？弟心欠解，望指其详。”马俊冷笑回言：“贤弟知其外，不知其内。我何惧之有！独惜他令郎柳絮，与某结为生死之交，愚兄常常思念于心，岂有出兵对杀之理！”石如虎闻言，说道：“原来如此。既为叔侄之呼，难以对敌，如之奈何？”马俊

道：“待愚兄明日起程，留下印信，贤弟署理。但有官兵骂战，说大王有病在身，待病好然后交兵。倘有官兵架炮攻山，可用心防御，只可放箭，不可打炮。待愚兄架起腾云，飞入长安打听。若系柳眉自逞其能领兵征某，然后回山对敌未迟。若系奸臣计害，命文员挂帅，借我之力斩他之首，实是不忍。”石如虎闻言大惊：“大哥欠思，你是朝廷重犯，岂有孤身飞入罗网之理！倘有疏失，岂不是灯蛾扑火！”马俊大笑道：“昔日与他令郎结拜之时，誓同生死。今往长安，无事则罢，但有事情，尔可提兵为我报仇，虽死亦无恨矣。主意已定，幸勿强留。”即带了盘缠，宝剑藏身，架起腾云，飞入长安而去。事非一日，已到长安不表。欲知下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八回 立热肠千里奔京 假冒名一时身陷

诗曰：

不辞跋涉奔千里，方见相交叉气深。

分金管鲍犹堪羨，舍命为情更足钦。

且说柳元帅带兵骂战，喽罗飞报：“禀大王，官兵骂战，请令定夺。”石如虎上马，到寨门上敌楼一观，大喝一声：“官兵肃静，吾有一言说上。某大王有病在床，不能交兵，待痊愈之日，然后交兵不迟。”元帅收兵，意欲架炮攻山，见他山寨坚固，待本帅日日操练兵将，以备交锋，按兵不动，

不表。

单说马俊架起腾云，非止一回，有日到了京都，离云坠下。步入皇城，举目一观，看见四处画影图形，捉拿某家。便入人队，掩掩饰饰，进入城去。突见一人斯文不俗，向前施礼：“借问一声，刑部衙门在于何处，烦劳指示。”此人道：“过了湾头，直路便见。”马俊道：“烦劳了。”一到刑部衙门，便住步：“里面可有尊官否？”守门人闻唤即出，但见马俊面如赤色，气宇昂昂，问道：“请问壮士何方来的？”马俊道：“借问一声，你家公子郝联在衙内否？”门人答声：“现在书室，问他何事？”马俊道：“某不辞千里而来，特来拜探，烦为通传。”门军答声：“俺家公子因有紧事，闭门谢客。”马俊冷笑：“我与他有八拜之交，敢烦通传，便知端的。”门军回声：“既是相交之厚，乞通姓名。”马俊道：“我系洛阳人氏，姓马名俊。”小军急忙进里，通知衙内家仆。家奴面禀公子：“门军报道，门外有一赤面汉子，与公子八拜之交，姓马名俊。请公子定夺。”郝联大喜，急出门前迎接马俊，兄弟一见，携手入内堂坐下。郝联道：“请问大哥，在家打死人命，一向逃出何方？”马俊回声：“愚兄逃难无处栖身，后到荆州丹凤山，石如虎立我为王，愚兄无奈，只得强从。”郝联大惊：“切勿扬声，朝廷曾命柳伯父提兵征伐丹凤山，未知是谁，原来是哥哥。你为朝廷重犯，私入长安为着何事？”马俊回声：“都为柳伯父故事而来。兵到山前，叔侄不可交兵，因此托病不出，高挂免战牌，若交锋恐伤叔侄之谊。故特暗到京师探听，你令尊在朝，必知其事。倘若柳眉伯父自逞其能，领兵来剿丹凤山，那时我回山对敌；若系奸臣暗害，誓不交兵。”郝联大声叹道：“此事可恼。想柳眉是文员，焉敢挂帅提兵，实是奸臣暗害。二哥柳絮已招驸马，前留在弟书房安歇。天

子择定吉日，九月初十日成亲。现在造成驸马府居住。”马俊忙道：“我想二哥人才出众，今日得为驸马，实是可喜，又是忠臣之后，小弟闻之，不胜欣跃。弟拟明日即当到府探望。”郝联道：“大哥提起此事，小弟正在忿恨。前柳絮邀弟在府陪伴谈心，后因家父有恙，小弟回家数日奉侍，及至家父病愈，禀明一切，即时到驸马府相探。谁知此人薄倖，门前特意悬牌，一众亲朋均不相见。小弟无奈，只得回家禀明父亲，深为忿忿。”马俊听罢大怒，不意柳絮如此。郝联道：“依弟气忿，恨不立时杀死小人。”马俊道：“真是可杀。待我去府一看，若是明日，有惹耳目。”

此时马俊带醉带怒，便驾起腾云，去到驸马府。忽又腹中思想：“当日结拜之时，兄弟四友最好，柳絮仁厚，交友亲，性情好。总是郝联或因别事，暗用奸计，命我杀却驸马，以泄其忿，亦未可知。正是明刀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在丹凤山为王，时时有喽罗进京打听，未曾闻得柳絮身为驸马之话。不若去到驸马府中，随机应变，观其动静，究其端的。但不知衙门在于何处。”下了云头探望。时已更阑，见更夫夜夜鸣锣，向前施礼：“借问兄台，当今驸马府在于何处，烦劳指示。”此人闻言：“你问柳驸马府么？过了左边直出便是。”马俊答声：“有劳动问了。”一到门前，见有许多衙人坐立。腹内一想：“理应开刀杀人，但未分贤愚。不若把俺身驾起腾云，入进驸马府中，静听消息。”将身下了云头，见堂内灯烛光明，铺陈雅致，有数人闲坐。举眼一观，有位官长相貌恰似义弟，十有九分，独惜声音不同。暗中窃听讲些甚么，然后动手未迟。假驸马屈方开声：“下大夫过来，尚有数日就要成亲，洞房礼仪小生不晓，望大夫指教。”大夫回言：“先行君臣礼，后讲夫妇言。诈装一病，洞房合卺之酒不可多饮，早求云雨之

欢。公主失身之后，万事无忧。紧记彩楼这首诗词，免被公主盘问，倘有盘问不符，性命堪虑。”马俊闻言，一一听尽，不是贤弟柳絮，假冒情真。理应直行闯入，又恐泄破事风，不若飞回刑部衙门，与三弟商议。复驾起云来，转回刑部书房下了腾云。郝联一见大喜：“请问大哥，见此负义之人怎的着落？”马俊回音：“不好了，非是柳絮，叫愚兄焉能下手。”郝联冷笑道：“京城百姓，三岁孩童，尽知柳絮系驸马，莫不是哥哥误走衙门么！”马俊大气一声：“愚兄虽是鲁莽之夫，略有机谋，借问锣夫指示。愚兄飞入驸马府中，见灯下有数人，中央官长貌似柳絮九分，独是声音不同。听闻数句之语，思想情由甚假。你二哥满腹经纶诗礼之客，洞房花烛岂有不谙礼数，还求下大夫指教！因此，愚兄观此事内有疑猜。又闻下大夫说声‘公主失身万事无忧’，并说叫他‘紧记诗词，公主若盘问起来，应对不符，性命忧矣’。只得忍耐转回，与三弟酌议。”郝联醒悟，大叹一声：“愚弟怪差你了。请问大哥，计将安在？”马俊道：“愚兄不到京城犹可，一到京城，岂能罢手回山！待吾明日初更驾起腾云，飞入宫帟，与二弟出首，又免公主遭害。”主意已定，自有一番回折，不表。欲知马俊飞入空帟如何出首，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明冤陷舍命闯宫 历情由招供自首

诗曰：

视死如归率性雄，那分利顺与灾凶。

节操耿耿如山重，留得芳名万载恭。

且说马俊道：“待愚兄腾云驾起，飞入宫帏，至初更时候，趁天子未曾睡下，愚兄坠下腾云，入到宫中，面圣奏闻一本。待皇上明日早朝，会齐百官，议明此事，方遂我心。”郝联大惊：“大哥飞入宫帏，皇上一见，不用开口，执为刺客之罪，就时斩了，岂不是插标卖首，故入重罗！”马俊冷笑道：

“忆昔结拜之时，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皇上若是明哲之君，容我奏闻，倘要迷惑之主，不容开口，一刀两段，何足介怀！就将三合明珠宝剑一口交与三弟收藏，必不可带去，利刀在身恐遭祸殃。明日有命翻回，兄弟重逢，剑归还我。倘若不测，死于刀下，见此剑犹如见我，日后访着兄弟，为我报仇，死亦甘心，瞑目无憾矣。”说罢含泪，驾起云头，飞入宫中。足未踏下，把眼四望。但见御花园内奇花异草，树木芬芳，美景可爱，观难尽述。腹内一想：“天子有三宫六院，不知在那宫欢宴。曾闻人道，身为天子，大内走动多人。”踌躇未了，突见一宫女，手拿龙头御灯，绕宫出入。马俊急躁，将身下了云头，坠落宫帏。谁料下是陷坑，撞着铜铃，叮叮铛铛。惊动



天子正宫，欢宴间听铜锣一响，必有刺客，传旨御林军保驾。武士持刀入园，周围寻搜，照耀如同白日，果见地下有人，用吊梯下去，拥捉上来。马俊自思：“意欲飞上云头，岂耐我何！”有心出首，任从捆绑。押至天子驾前，“臣启万岁，刺客在此，请旨定夺。”天子酒醉，把龙目一观，见他虎头燕额，面似脂红，身长腰阔，说道：“你这刺客，大胆行凶，敢入御园行刺寡人，则罪大难容，祸灭九族。但谅你一人未必有此行凶撞进胆量，必受朝臣指使，抑或国戚暗差，快把真情实奏，免受刑拷！”马俊开声：“万岁爷在上，请息雷霆之怒，暂罢龙威，罪臣不是刺客，我是丹阳山马俊是也。”天子大怒：“你在贼巢招兵买马，假顺民心，造反之意已露，败我官兵，刺客无疑。朕命上大夫提兵征伐，尚敢私入京城！躲在那家文武衙门？何官包藏于你？”马俊叩首道：“总该万死，望恳皇上大开天恩，臣敢奏明。”天子怒道：“恕你奏来！”马俊道：“情因柳眉与蚁有叔侄之情，未敢交兵，实是上京打听根由，并非行刺。今为驸马事情，特来出首。请问万岁驸马爷是谁家之子？”武帝冷笑：“满城百姓，三岁孩童，尽晓柳眉之子，何用胡言搪塞！传旨斩首回奏。”马俊叩首乞恩：“驸马不是柳絮，若是柳絮，把我九族尽诛，死而无怨。罪臣因入驸马府中，看见驸马是假的，面貌虽似，声音不同，故此不惜其命入到宫中，特惊圣驾，俾伸驸马生死之冤，亦免公主被辱。蚁之衷曲，望天鉴焉。恳皇上连夜审明，将臣一刀两段，死亦甘心。”天子大怒：“你对得证否？”马俊道：“罪蚁愿证。”传旨命穿宫监宣驸马入宫，商议机密大事。

太监领旨，忙出宫帙到驸马府中。守门人等即入禀报：“禀上驸马爷，圣旨到。”假驸马闻言失惊，呼声：“下大夫过来。二更时分，圣旨来得急促，有凶无吉了。”下大夫闻

言，大惊失色，说道：“公子，你且放胆接旨，但进宫帟。皇上盘问，紧记这首诗词。倘若败露，亦有丞相担带。”屈方穿衣迎接，大开中门：“请问公公到来何事？”太监道：“俺家到来非为别事，圣上传宣，步入宫帟，商议国家大事。”驸马同行，吩咐家人看守门庭，不可乱动。韩通便自思想：“此事计从我起，公子入宫，无事则好，若败露命在旦夕，祸延九族。左右寻策，无门可掩，不若走为上着，免受牢笼。”即卸衣冠，挂冠逃遁。驸马府人竟无知觉，不知所在。

且说假驸马入到宫门，太监开声：“住步，待俺家见驾，然后传宣。”步入宫帟，见皇上下跪：“启万岁，驸马宣到，候旨定夺。”天子传宣，御妻退后。太监一出：“皇上宣驸马进见。”屈方道：“烦劳公公。”一见天子下礼，三呼万岁：“臣上大夫柳眉之子柳絮、东平侯驸马见驾，我主万岁。”天子传宣平身赐坐，谢恩。圣上把龙目暗看，貌不落人。屈方开声：“请问万岁，连夜宣臣入宫，有何圣谕？”天子道：“朕与你君臣之称，有翁婿之谊。一向朝内有事，未曾问卿家内之事。你有多少兄弟？住在某府？”屈方道：“臣启万岁，父原籍河南洛阳县人氏，由孝廉出身，官拜上大夫之职，今为国家出力，提兵征贼，未闻胜败。臣命鄙单身，只有结义四人，马俊为大、臣为第二，刑部之子郝联为三、包刚为四。不幸大哥为打不平惹出灾祸，逃出外方，未知何往。臣奉母命上京省亲，父子未能见面，居在刑部衙门。九月重阳佳节，彩楼招赘，蒙公主不弃才疏学浅，招为驸马，蒙皇赐职，先日进府，再迟三日成亲。今日直奏，望皇上开恩。”天子大喜：“既有结义之人，现在宫中，你上前识认得来？”吓得屈方心中乱跳，只得硬着上前。未知认得真假，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盘刺客金后明决

### 诉谏词屈方强辩

诗曰：

诚然惧法时时乐，信是欺公日日忧。

任君淘尽长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且表屈方见皇上命他上前识认结义之人，吃了一惊，事到其间，只得硬着头皮，惊心带闷。自思暗道：“但闻其名，未曾见面，宫中人众，认差有不便之处。”把眼一观，但见一人怒气冲天，两手被缚。屈方虽奸，但亦伶俐之人，心内一猜，观其形色，此位莫不是马俊？向前大叫一声：“大哥，因何到此？受缚何故？弟柳絮拜见。”马俊大怒：“你可瞒得天子，焉能瞒得过我！尚卖弄巧言！但你相貌虽好，声音不同，把我义弟谋害，生死未明，假认驸马，想残辱公主！幸得遇着于我，我不惜其命，特来宫中出首。你在君王驾前，好好招认是谁家之子，那家之儿，把驸马生生死死，一一招认。免触圣怀。”假驸马冷笑：“大哥认差矣！昔日结拜之时，只望同享荣华。谁料你惹出事端，不知躲避何处，窃入宫中，听人指使行刺君王。敢得圣天子百灵护助，福寿绵长，行刺不遂，胡言望免情真。”天子传旨：“押出宫外斩首，以昭国典！”国母在凤帘内启道：“刀下留情。臣妻启奏万岁，看马俊是个好人，不似刺客。揣度其由，既为刺客，亦该改名换姓。暂宽时

刻，莫若盘搜身内但有利刀，便为刺客；手无寸铁，焉能作毒！内必有缘，追究明白，方可行刑。”天子准奏，与朕搜身。御林军奉命盘搜，回奏身上并无寸铁。天子再命御林军将陷坑搜来。御林军复奏，陷坑并无利刀。国母金氏娘娘心生一计：“臣妻有一本奏上，恐皇上酒醉，龙目昏花，难分清浊。不若命王儿公主在偏殿代审，他少年眼目精窍，昔日在彩楼夫妻谈论，目见诗词，是真是假，立必分明。倘有架诬，斩首未迟。”武帝准奏，命将马俊并假驸马带出偏殿，候公主亲临审问，传朕旨意，命公主到偏殿代审。

宫女报知。公主大惊，急急带随诗词，摆驾上偏殿。御林军俟候，宫女跟随。公主一到，传旨把凤帘低垂，将马俊押出朝门等候。单传驸马在凤帘前问话。假驸马向前下礼：“臣上大夫统兵元帅柳眉之子、东平侯东床驸马柳絮，愿公主千岁。”公主把凤眼一观：“卿家赐坐。”腹内一想，灯烛之下，相貌虽似，恐有奸诈：“请问驸马，可记昔日彩楼招赘否？”屈方回奏：“臣身中之事，岂能不记得么！”公主微笑：“君若记得，请问如何抛球？”屈方回声：“臣立在彩楼之下，蒙公主三番两次把目观瞧，不弃才疏学浅，把绣球抛在微臣身上。御林军引见，蒙圣恩封东平侯之职。吩咐微臣回转刑部安身，将臣父衙门改为驸马府第。军师东方朔择定十月初一日良辰进居府第。后初十日成亲。微臣绕过彩楼，蒙公主宣召，得遇贵人，留下诗词一首，以为凭据。尚有三日。今结义之兄丹凤山响马马俊行刺君王未遂，惑乱圣衷，要害小臣，望祈作主。”独阳公主一想：“请问驸马，可记得诗词否？”屈方答声道：“才虽鄙陋，亦当念记心中。”公主大喜：“昔日蒙君赠诗一首，本应长当为珠宝，日记观看，赏玩不停，惟今不幸失去，求君写回原日这首诗词。”命宫女将文房四宝交与驸马爷。屈

方领命，自逞才能，落笔挥下八句七言，交俾御林军。军士转交宫女，侍女献上：“请贵人一观。”公主把旧日诗词对看，翻来复去，点点看真，见字迹不同，凤颜改变，咬住银牙，大怒骂道：“你谁家子侄，得此可恶！不知将驸马生死如何谋害，冒认驸马，罪恶滔天！幸得尚未过门，今日败露，还不真情直吐，免受三拷六问！”假驸马冷笑回声：“请问公主，如何发怒？说臣是假有何凭据？”公主怒道：“昔日这首诗词现在为凭，认作失去，显尔字迹。你且睁开狗眼一观，你看这诗词，人人共仰，个个称羨，笔法清奇，如若龙飞凤舞。你的诗词，虽句句皆同，笔法异别，好似风吹寒弱柳，雨洒败花枝。”宫女便交他一看。屈方接着，心生一计：“公主息怒，古人有言：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昔日招亲之时，心甜志满，下笔有神；今不幸被响马出首，军士持刀两傍，惊得臣心内胡乱，因此下笔无神。”公主传旨，命御林军刀归鞘，再写一首，笔迹相同就罢，若不相同，定斩不饶。时已五更，真假未辨。忽闻龙凤吹响，文武催驾上朝。天子传宣：“命皇儿退后，待朕上朝。”独阳公主带怒含羞，默默无言，只得退回宫帏，对母后说知，未曾决断。按下不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明假冒囚禁天牢 证欺君辩攻奸佞

诗曰：

忠良将士人人爱，嫉妒奸臣个个嫉。

金殿不须同酌议，公私难昧岂能瞒。

却说武帝为行刺之人出首驸马不明，文武催驾临朝，公主退后，天子登殿。大开午门，文武朝参，分班两立。天子问群臣道：“朕昨晚几被刺客行凶，暗入御园，盛得昊天眷顾，未至有害。”文武齐声俯伏：“万岁受惊，臣等不知。惟刺客可曾拿住否？”武帝说：“现在偏殿，不是别人，原是丹凤山贼首的马俊。朕审问他，声声说不是刺客，总为出首假驸马而来。朕想当日彩楼之时，料公主亲身见过，着王儿偏殿审问，难以处决，尚未皂白。可有识驸马相貌否？倘识真假，免朕心烦。”左班丞相屈忠成暗惊：“请宣驸马上朝，待老臣一认，或认得出，亦未可定。”天子命御林军押上来。屈方上殿，奸相用眼一瞧，屈方晓意：“臣上大夫之子柳絮见驾。”天子传旨：“众卿与朕认得来！”左相出班：“臣启奏万岁，明明是真，甚么是假！可恨刺客，因刺不遂，胡语阻塞，惑乱圣心，至使君臣不睦，到处宣扬。不若将刺客斩首，以正国法。”右相司马相如出班：“启奏万岁，此是假驸马。”天子问丞相司马相如：“何得如此？”司马相如说道：“臣昔日奉先帝之旨，

出任洛阳刺史，枕近柳家门户。上大夫柳眉告假还乡，携子柳絮到臣门相会，臣见此子相貌惊人，斯文不凡，蒙柳眉将子拜契微臣。臣因告驾回乡，两相一别，十有余年。臣奉旨意回京，复命大夫出兵，未曾拜会。前数日特到驸马衙门相望，不料值圣上口气，有病不能相见，挂出晓谕，大家同知。因今日事情败露，强迹遮瞒。臣观此人虽年貌似恍惚，声音举动大相悬殊。伏恳皇上查明谁家之子，应当正法。”奸相上前诘奏：

“司马丞相，你本奏差矣。在圣上驾前，声说父子分别十有余年，婴儿之女难及弱冠之期，况且不是丞相亲生之子，无过拜契之儿，焉分真假，此言岂不谬乎！”二相诘奏。忽闻班中闪出一臣，刑部尚书郝云龙上殿，三呼万岁：“臣有一子名唤郝联，与驸马四人结拜生死之交。马俊为打不平，误伤人命，在丹凤山为王，非是造反，专望我主招安。今见上大夫柳眉提兵征伐，为着柳絮之情，叔侄不忍交锋，来京打听事情。今见驸马被害，一为兄弟之义，二为国家出力，宫中出首，三为公主免遭陷阱。臣观驸马正合司马丞相之言，相貌虽似，行藏不同，蛇行鼠走，究秘之人。但未知真驸马生死如何，恳圣上念君臣、翁婿之情，细查究问。公主有福，国家忻幸。”奸相大怒：“郝大人此本奏差矣！细想你私通响马，包藏刺客，有杀君之意，难免灭门之罪。”郝云龙道：“丞相差矣，卑职是两朝元老，官拜尚书之职，焉敢胡为作奸犯科，以踏灭门之罪！”武帝传旨：“众卿不必议论相嗔。”大骂：“你个假驸马，还不从头依实说来！”屈方连声喊冤：“臣果是真驸马，胆敢作此灭门之事！望圣上谅之。”圣上大怒，命御林军用起龙头御棍重责四十。将假驸马打得魂飞魄散，昏迷不醒。奸相心内如刀割，只得忍气吞声，暗暗叫苦，奏道：“恳请圣上念君臣之情，收禁天牢，旨召柳眉回朝，待父子当面识认，真假

立分。”天子准奏。将假驸马收禁牢中，传旨柳眉回朝。奸相又奏一本：“恳皇上将马俊斩首，以安民心，以昭国法。”班中闪出一位大臣，谏议大夫张敞：“臣启奏万岁，马俊原是有功之人，出首未明，不可轻斩，交刑部带回衙门为质。待柳眉回朝认过，果真驸马，把马俊斩首未迟。倘假驸马，便是有功于国，有恩于公主；赦他响马之罪，封他官爵，以报舍身为国之功。若是马俊走脱，为刑部是问。”天子准奏，吩咐刑部：

“你若不是私通响马，将马俊交付与你，若是卖放，治罪非轻。”郝云龙道：“臣领旨。”众卿退班，按下不表。

又表奸相回府，心如刀割，会齐一班奸党议论。屈忠成长叹一声：“今日事情败露，都是下大夫韩通之过。命人去驸马府中着韩通到来，商议大事。”家人回禀：“下大夫逃走，不知去向。”奸相大怒：“忘恩负义之人！有日相见，焉能饶得尔过！”有一镇殿将军姓步名无忌，系奸相保放之官，说道：

“启上太师，不用忧愁，吾有一意，差人请穿宫监米元、鸡肃二位公公到府商议，因他二人智大深远，定有主张。”奸相命家人到米太监府中相请二位到来，说有紧急大事商议。家人领命而行。幸得二监随从天子回宫无事，转回太监府聚谈。门人禀报：“禀上二位公公，屈丞相家人要见。”二监传入，家人一见施礼：“禀上公公，我家相爷相请，有事商议，十分紧要，恳祈即来。”二监改装出门，直到相府，群奸迎接，入到大堂，一齐坐下。二监道：“请问太师，唤俺家过府，有何盛事？”奸相回言：“办杯薄酒，与列位贤弟一乐。”二监说：

“又来生受。”文武一齐进花园赴席。

再表马俊到刑部衙中，郝联相会，讲论朝廷审讯之事一番。会过朝膳，马俊心惊肉跳，叫声：“贤弟，我心不宁，要驾腾云散闷一回。”郝联道：“大哥有腾云之法，不可生事，



恐误我父子之名。”马俊道：“贤弟不必忧虑，愚兄就来。”将掩身草插在头上，驾起腾云，半空闲游，不表。欲知马俊云头坠在何处，作出何事，且听下文分解。

## 第十二回 定奸谋宫内图君 不意中御园救驾

诗曰：

齐天洪福汉君王，枉尔群奸计如狼。

试看今朝诸佞党，高飞远走也难藏。

且说郝联见马俊腾空飞上，忽然云遮不见，郝联惊讶，心中大喜。马俊一路腾云，东盼西顾，无所不到。经过相府，低头把目一看，看见下厢许多文武官员在此饮酒聚谈。腹内一想：“朝内有事，忠臣烈士有甚闲心饮酒！料知奸臣佞党以饮酒为名，商议大宥为实。待某暗里偷听所议之事。”坠了云头，住足静耳而听。但闻米元太监开口：“请问太师，无事请酒，有甚根由？”奸相回声：“今日此酒非为别意，望公公救我合家之命才好。”二监冷笑：“俺家劓宦之职，身无权柄，凑着丞相无罪，如何出此要救之言？莫非为今朝驸马之事情否？”奸相微笑：“无差，正为此也。”二监道：“请问太师，此子是令亲，抑是令故？”奸相道：“非亲亦非故，是我长子屈方是也。”二监大惊：“此事灭族之祸，谁令设此计教？”奸相说道：“下大夫韩通之计，老夫一时昏昧，误听差

言，不料匹夫逃走，恐柳眉回京面圣，认得是假子，将我儿屈打成招，我命休矣，合家都作无头之鬼。本阁合家诛戮不足为奇，恐忧祸及诸君，特设此酒，请公公到来，与我分忧。”二太监心内一想，有米元大叹一声：“今日弄假成真，除非依我之计，或可救得众人之命。”众奸闻言大喜：“请问公公有何妙计？”米元回声：“今国母金氏娘娘腹怀龙胎，男女未卜。皇上一心虔心，一连三晚，每至三更初点，亲在御花园中拈香祷告，乞生太子。已经二晚，无人保驾，单我二人保驾。今晚又是三更为定，太师可差心腹人假扮太监，随俺家入宫，躲入御花园东边房中。但皇上进香将毕，我以口咳为号，持刀杀出，行刺昏君。待俺家入宫行刺国母，夺取玉玺。丞相埋伏人马，在午朝门外，身登大宝，搭救屈方公子。文武甘心拜伏则罢，若不拜服，命武将斩尽杀绝，何愁大事不成！”奸相大喜：“此事若非步将军不能。”便唤家人，请步将军到此。步无忌一到，奸相把此事相托，无忌夸口领命。时已初更，改装起行。二监引入御花园，藏在东边房中不表。

又表马俊在瓦面静耳听闻，急忙驾起腾云，连骂“阉狗”数声，转回刑部，坠下云头，步入号房。郝联一见：“大哥，如何怒气而回？”马俊叫声：“贤弟，不好了，快交宝剑，愚兄有事。”惊吓郝联目定口呆：“日已初更时候，要宝剑何用？”马俊回声，讲明来历：“天子危矣，快交宝剑，愚兄待去救驾。”郝联心慌手乱，急交宝剑与他。马俊接剑在手，忙忙腾云一起，奔到御花园内，将身下地。心内一算：“应该杀了狗贼，杀他我亦难显其功，罢罢，待圣上临危救驾未迟。斯时我有救驾之功，得赦了贼名之罪，身必立在朝堂，弃邪归正，岂不美哉！听他说在东边房中，我在西边房中躲候。”时近三更，天子君妻同榻，寤寐一醒，将身离下龙榻，传旨命穿宫监

俟候。国母问道：“为何离床太早？”天子道：“御妻呀，尔我年登四十，坐位五年，尚然无嗣。单生一女。今幸皇后身怀六甲，未分男女，因此虔心三晚，在御园进香，望天鉴焉，早赐麟儿，以安社稷，以传国祚。”金后娘娘含羞微笑道：“圣上虔心，天无不报。就命武将保驾为是。”天子道：“御妻尔又来了，不是游山打猎，在内园烧香，况夜半三更，何人知觉，决无反事，何用武将保驾！”米元、鸡肃二监道：“奴婢在此保驾。”龙颜梳洗，身穿洁净龙袍，命二监手拿御灯引路。一到御花园内，向前焚香跪叩，金口启知：“来往诸空夜游神祇，直达天地父母得知，汉臣刘彻，行年四十，坐位五年，未曾子嗣，臣妻金氏，身怀六甲，未卜男女，悬天地洞鉴，垂赐储君，承鼎山河，大开天地之恩，无绝汉祚。”进香已罢，摆驾回銮。二监以咳为号，步无忌持刀杀出，大喝：

“昏君慢走，无忌在此等候多时！”武帝见势来不好，心慌无措，连宣救驾。被阉狗拦截，武帝难脱。无忌趁势拿住，将皇上压倒尘埃，说道：“臣非别人，镇殿将军步无忌是也。皆因你赏罚不明，懦弱失政，视臣如犬马。吾奉屈相之命，取你首级。你死在九泉之下，莫怨于我！”马俊在西边廊下闻惊，手持宝剑，大步跑出，大喝一声：“反贼，休伤吾主！丹凤山寨主马俊在此救驾等候多时！”二监诈作手忙脚乱，气喘喘步上救驾，跑出御花园，连声大叫：“救驾，御园中有刺客！”惊吓朝廷，趁势暗盗御令走了。步无忌见武帝昏迷不醒，自思不得凑合，待我向前用三寸舌头说他投降，此事方可得成，共事太师，方为无碍。连声：“马俊，汝尚不知死活，尔是朝廷重犯，只作狼形，四处画影图形捉拿于尔，尔若归顺太师，共杀昏君，不失封王之位，意下如何？”英雄冷笑道：“你受将军之职，食君之禄，不思报国，反怀谋朝篡位之心，万载臭名！”

在御花园内刺君不遂，巧言弄舌，想游说于我。今遇某家知晓，尔亦休望逃脱，劝你自把首级割下，免吾动手。”无忌大怒：“不受招降，你有响马之能，吾岂无擒将之力！”一刀当头劈去，马俊用宝剑架住。二家交手，各逞英雄。战有数合，马俊暗想：“料敌不是我的对手，倘若恋战，被御林军进入救驾擒贼，岂不是夺我功劳，便失一场机会，不若先下手为强。”念起咒词，三颗明珠出现，剑头上一阵毫光，掩住步贼眼目，一刀将无忌分为两段，向前救驾。御林军一齐踊入，见圣上初苏，齐齐跪下：“救驾来迟，恳请赦宥。”武帝说：“爱卿保驾回宫帟。”料搜一回，心中暗闷，怒气填胸。金口声声：“不是将军在此，几乎丧命。”大骂奸贼不绝。欲知上殿如何处夺，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露奸计奔逃被难 表功劳赐赠荣封

诗曰：

表行扬勋盛世风，臣贤君圣见邦隆。

调和鼎上钧衡任，马上刀枪武将功。

再表武帝遇救，奸监见事不济，无忌被诛，罪难躲避，趁早暗盗御令，以免皇城阻滞。二监逃出午门，见奸相人马数千守住朝门。太监连声道：“主公不好了，事败不成，急些走罢，别为上着。”一众群奸吃惊，接问：“为何谋事不成？”

太监回声：“别人知道犹可缓，刚遇马俊贼子在御园救驾，皇上知晓，灭门之祸，立刻必来擒捉，岂不是显然走为上策么！”奸相大叹一声：“有小儿在监，焉能逃去！况又城门锁闭，夜深难出！”目定口呆，面上失色。二监道：“太师放心，俺家预先偷御令一枚，何愁不出皇城。勿忧挂念令郎，逃出在外，买通朝臣，随机应变，复行大事，何患不成！”奸相道：“好便好，无处栖身！”米元道：“我有舍甥一人，夺东炮山为王，人马数千。今改过号衣，诈作奉旨出征丹凤山寇，趁此官员未知，急速为上。”奸相忙转回府第，吩咐妻子奴婢等，女扮男装，尽去逃生为是。多带珠宝金帛，连夜逃出相府，止留二名家将守门，肃静无言，大家去了。

张珍、李凤见奸相逃走，自行捆缚，上金殿出首。又有五城兵马司姓贺名能，奉命把守城门，见屈相一行人问道：“请问太师，未开皇城带兵何往？”奸相说道：“密奉圣旨，连夜点兵去丹凤山征贼，此系机密重事。”贺能道：“有何凭据？”奸相道：“现有御令为凭。”贺能道：“乞来一看，以便开城。”急交御令，验过不差，将城连开三重。奸相脱出，急走如飞。贺能思疑，急上城楼一望，看见奸相形容慌忙，觉似逃走之象。意欲起兵追赶，现有皇令为凭；不若上殿缴令，看天子主意如何，然后出兵未迟。三思已定，贺能连夜将令呈交，不表。

又表天子在御园醒定，御手挽住马俊道：“卿家真我重生父母，德戴二天。”马俊保驾上殿。天子把龙凤鼓乱鸣。惊动文武，整衣上朝，山呼归班：“请问万岁，古今以来五更三点天子临朝，今日一点我主临朝，有甚要紧，乞赐臣等知之。”天子举目一观，不见奸相在朝，说道：“众位卿家，寡人有眼无珠，赏他重爵高官，可恨屈忠成身居首相，心怀未足，招集群奸，私通阉狗，命步贼在御园行刺于朕，幸得马俊救驾，怒

斩步贼。朕非马卿，已作刀头之鬼耳。真有回天之力，功难尽述。”百官向前，说道：“豪杰请上，受我百官一拜，救主之恩。”马俊叩首回礼道：“我是绿林之首，国家重犯，岂敢劳大人行礼，折我之福不小。望众大人转奏朝廷，赦我贼名之罪，感恩不浅。”文武归班，口称：“万岁赦他之罪，封官赐爵。”天子大喜：“朕非草木，有功必赏。马俊进位听封，封为悦心王之职。”马俊不敢谢恩。刑部大喝：“为何不谢圣恩？”马俊道：“臣有多大功劳，无过尽己之量杀一刺客，焉敢受封王之位，恐怕群臣不服。”天子大笑：“你有出首假驸马之功，有救驾之劳。有我刘家一日为天子，不负尔马家之功劳。慢道封王，就与朕同掌山河，谁敢议论！”百官齐声道：“古今烈士第一人也，快上前谢恩。”马俊见圣上恩爱，上前叩首谢恩，归班坐立。

值日黄门官奏道：“启奏万岁，五城兵马司贺能候旨。”天子曰：“快传旨宣召。”贺能上殿，三呼万岁：“臣奉旨把守皇城，四更一点，有屈相带数千人马，声言奉密旨征丹凤山人马，叫大开皇城。臣见有御令为据，不敢抗旨。急开皇城三重。臣登楼一望，似有逃走之意。意欲起兵追起，奈无皇令，不敢擅自追兵。特缴御令。”天子一看：“卿家无罪，都是朕养虎为患，以出此悖逆之臣。”贺能又奏一本：“臣到午门外，见二人捆缚在外，负剑请罪。臣一细查问，系奸相屈忠成之仆，特来出首柳驸马之事，请旨定夺。”天子传宣。二人上殿，三呼万岁：“张珍、李凤见驾。”天子大怒：“你何等样人，上殿请罪？”二人道：“臣张珍、李凤，系奸相之仆，误入相府为奴。昔日设计害驸马，尽是下大夫韩通之过。假驸马系屈忠成长子屈方，假传圣旨，命我兄弟二人假扮御林军，以上压下，何敢不遵。跟随步无忌在轩辕黄帝庙外，谋杀驸马。”

天子大怒道：“驸马是你真杀么？”二人道：“臣见是无天理事宜，臣二人不敢杀他，将他放走。恐忧奸相查验刀痕为证，故将左腿斩一刀，得血为证。赠银驸马逃走，惟不知其下落。今奸相刺驾不遂，逃出在外，臣不敢跟随，特来请死。一人造反，罪及妻孥。皇恩正法，万死不辞。愿皇上差人出京寻访驸马，免落奸相之手，及公主一望如年。臣二人虽死亦无憾矣！”天子大喜：“二人无罪平身。”又对马俊道：“叫声马王兄，奸相逃出城去，恐忧遇见驸马，必加谋害，你当念手足之情，微行出京，访驸马踪迹。张李二人虽然相府之仆，有恩于你，有功于国，朕封他为左右二营将军之职，各赐文凭。三人兄弟相称，出京细访，或知驸马下落，亦未见得”。三人谢恩。

传旨把步贼尸首抛出埋葬。将屈方收监天牢，待等捉拿奸相回朝，一齐斩首。传旨命丹青画影图形，有能拿到屈忠成父子兄弟奸监等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包藏者，九族当诛。传旨又命司马右相出下谕文，赍去各处文武寻驸马的飞文。并有内外文武官员，有拜屈奸门下者，一齐斩首。右丞相出班奏曰：“圣上，若论奸党门下，谁人肯认，亦无确证。惟要出下谕文，遍告天下，使系奸相门下之人自当惕厉改过，以体皇上视臣如腹心之德。倘仍贪酷，残害苍生，不独革职，恐貽身命。奏上施行。”天子准奏。又命：“谏议大夫张敞出京内外，查察奸反官员，朕赐上方宝剑。果能称职，位必高升；贪求无厌、苛政殃民者，革职治罪，还照军法治之。”众臣朝罢，各归衙第。

马俊、张、李三人奉敕出京，文武官员就在长亭饯别。马俊便唤：“郝联贤弟，愚兄有言，愿弟从听。我想奸相逃出在外，必有先备悖逆之机，干戈未定，将有一场大战。你回衙第，务必勤习弓马，日后得为国家出力，二为扬名后世。”郝联道：

“弟当晓得。但你三人前途须要保重。恕弟不能远送。”各官亦一别回衙。三人上马登程，饥餐渴饮，日行夜住，不表。欲知驸马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逃灾难误投贼旅 贪财宝逼卖烟花

诗曰：

未遇英雄被犬欺，得失荣枯自有期。

时来风顺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

且讲马王爷及张李二将军，奉旨遍寻驸马踪迹，不表。又表柳絮逃出，一路改名换姓，有日到湖广襄阳城。离城六里凤凰山脚下，驸马身背包裹，独自而行。有一叶世雄，常以把截为生，忽遇柳絮，欲持刀杀上。心内一想，暗地沉吟：“我亦不过取人财物，何苦杀人，倘然相敌，胜败难分。不若用三寸舌头勾引归家，今晚行事未迟。”面改笑容，向前一拱手，蜜语甜言，口称：“足下恭喜了！”柳絮一观，见他面貌不似善人，但他以礼义为先，何必区区以貌取人，亦拱手下礼道：“壮士请了。”世雄回说：“请问足下高姓大名？今欲何往？”柳絮回言：“弟是河南人氏，姓黄名桂，要往前途探亲。敢问壮士大名？”叶世雄说：“不敢，某姓叶，名世雄，乃本处人氏。见足下斯文盖世，不敢忍口不言。你初到敝处，未知好歹，前有许多虎豹豺狼，一时遇着，恐误性命。”驸马吃惊问



道：“请问壮士，有客寓在那处否？”世雄冷笑：“此间来往人少，难得客旅。不嫌陋巷浅窄，请到茅舍屈尊一宵，明日起程，不知尊意如何？”柳絮道：“如此最好，但恐躁扰，过意不去。”世雄道：“人生何处不相逢，说甚躁扰二字。”即引到屋下。驸马见在乡外，心中有些不安。开门进宅，见两把铍刀器械，竟不象好人家居，腹内思疑，有不乐之处。世雄开声：“请问，前途可曾食膳否？”驸马道：“前途用过。”世雄见驸马面带疑虑愁容，假安其心：“足下见弟屋内有此兵刀，不用惊疑，愚蒙乡老谋某为做乡勇，勿谓对愚见笑。”驸马欢心坐下。到晚贼回食膳，说：“足下欠陪了，身当是役，夜夜亦要巡查地方。你在我床睡，倘有金钱路费，小心看守，把门关锁。待我明早到来，相送登程。”驸马欢喜，送他出门，把门关闭好，铺开包裹而睡。那贼三更时候，将门偷开，见驸马睡熟，把包裹拿起开看，只有银子二、三十两，又有绸衣数件。腹内思想：“见他身着贫难衣服，内有绫罗之物随身，莫不是多走出入不成！”见他睡去，将身上一摸，全无金银夹带。心中一想：“意欲一刀杀了他，可惜性命；放他，他明日见银两被我所夺，焉肯罢手干休！”左右两难。细看他年纪又小，貌似潘安，若是女人值钱不少。心生一计：将他改扮女人，骗卖银子或得一二百两，岂不为美！大喝一声：“你还不醒起来？”驸马惊醒：“请问，大声小叫何事？”被贼一掌打来：“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走进来。好把金银送上，免做刀头之鬼！”驸马见来势不好，下礼道：“壮士饶命！明知身入罗网之局，愿将路钱奉送。可惜双亲年老，生我一人，望你慈悲为是。”世雄说道：“你既念父母之恩，某又不杀你，依得某一件，放你回家。”柳絮说：“依哪一件？”贼人道：“欲将你男扮女装卖与人家为婢。”驸马一惊，下礼说：“大丈夫

之志，岂肯扮作女人，有失体统！”贼子一怒，将手一抖，抓住驸马，压倒在地，用刀照头砍来。驸马用手一架，托住利刀，大叫：“饶命才好，愿扮了。”贼笑道：“谅你不得不扮。”即时放手，打开衣箱取出妇人衣物，逼扮女人。柳絮只得忍辱改扮。贼见大喜，真真似足美人相貌：“你还要认我为母舅，改汝名唤王贵花，某一叫就要一应。我得了银子到手去后，任你败露行走。倘未交易，不许开口。诚恐累我不成，某有刀在手，决不容情。”驸马含泪应允。

是日带着柳絮出门，贼子心内踌躇，未知带往何处，卖与何人。意欲带往城中卖与大富人家做婢，受主必然十分小心查察，又要中保担认，许多访问，方肯交易；他是男扮女装，如何停留得久！不若将他卖落河下烟花，我想这班婊子胆大包天，不用访问，登时交易，易于脱手，妙也，妙也。驸马行走，饥饿多时，面带菜色。世雄亦知，出到村前买些东西充饥，柳絮亦强食下。已交未时，不觉到了河下，有班婊子在船头戏谑，动人起欲。有个妓妇叫做十娘，认得叶世雄，双喜迎接，叫声：“叶相公，许久未曾光临，必有盛事。今日相逢，请进小船奉茶。”那贼假作伤心：“不可大事，我的甥女在后，不幸家姐身亡，姐丈身故，家贫如洗，无钱安葬，兑借无门。甥女出一点孝心，情愿卖身葬母。因此带到宝舟，看谁如意，将他卖了，以得银两归家安葬。”世雄便引贵花进来，贵花随后。众婊子一见称羨，真真美貌，若肯在此，富贵之家包管不歇相雇。各妓妇定将观看，扶肩相倚，言言语语。柳絮只得含羞垂首，默默无言，通红满面，任叶世雄所为，不表。欲知卖为娼妇如何败露，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忍耻辱认姊逢弟 图美丽误男作女

诗曰：

韩信也曾跨下辱，张仪却被马鞭笞。

先难后获非为晚，多少高人发达迟。

再讲叶世雄将驸马扮作女人，带到妓妇船中。十娘便说：“别人不知婊子生意，难独你不知么？令甥女有这样美貌花容，将他卖入城庙内外富贵人家为妾为婢，日后生男变女，方有出头日子，岂不是好？”世雄答声：“你等有所不知，家姐不幸身故已有三天，卖入城庙内外为妾，要许多访问方肯交易，再停数日，尸骨难堪。你买就买，若不肯买，另卖别船。”十娘回声：“请问相公，甥女多大年纪？要多少身价？”贼人道：“年纪十六了，可值二百银子否？”一班婊子齐声回价：“送银一百五十两如何？”世雄回道：“一百五十两亦不为少，但不可将来打骂作贱。漫道我也占恩，死的家姐亦感德不浅。”十娘道：“归到我手中如亲女一般，遵我教导，爱如掌上之珠。烦相公写纸卖甥女的契，好早交银，古道‘万事凭点墨，日后好为凭。’”贼人接纸执笔，登时写契已毕。十娘一一兑足交银，世雄交契。临行假作伤心，叫一声：“甥女呀，你在十娘舟船，且听教导，凡事尊依，自然有待不浅。待你母舅回去，买棺收拾你母尸骸，不须日夕挂念。”驸马含泪，无言回答。

十娘叫声：“贤妹呀，舱中不是你坐的，快入船尾，待等为姐留心，访一富客与你从良。”驸马步入船尾，一眼看见有位妹子面庞甚识，好似嫡堂姐姐柳金娘一般，应该向前动问，又恐败露，不若今晚夜静更阑窥无人在，然后动问未迟。

又表金娘看见驸马，两眼不转睛定睛观看，心内思想，与他十分相熟，何处会来？思想一回，恰似伯父之子贤弟一般，理应查问，又妨败露，不若今晚半夜三更查问未迟。是晚舟船婊子尽行送客去了，独剩金娘一人。听闻十娘睡熟，有鼻息之声，暗潜步入船尾，低声说：“贤妹，请来讲讲，以消今夜。”驸马闻声，将身坐起，装成妇人声音：“请问姐姐到来何事？”金娘回声：“愚姐听闻你的声音，好似洛阳人氏。请问贤妹何处？高姓大名？因何卖落烟花为下等之人？”驸马大气一声：

“我非别人，我系被害之人，望姐姐包涵恕罪。”金娘晓意，止住低声说道：“见尔行藏举动不是女人之辈，莫不是男扮女装么？”驸马洒泪：“弟原是柳眉之子柳絮，为去荆州寻父，被强人叶世雄手持利刀抢夺行囊财物，弟无缚鸡之力，焉能得脱，在此乞命。贼人还起不良之心，逼我扮作女人，骗煽婊子银两，卖落舟船。我与尔面貌相熟，恰似家姐金娘一般。”金娘一闻，回声答：“是也。”柳絮道：“只为前三年大放花灯，姐姐看景，迷失路途，被歹人拐去，叔婶屡屡遍告追寻，不能见面。岂知你空贪眼前快乐，不顾万载臭名！”金娘流泪：“你何不知，愚姐受尽苦楚，被歹人拐去，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卖孙家为义女，改名孙秀霞。义父贪银，卖落烟花为妓。愚姐宁死不辱，难受这般凄凉。幸蒙一书吏姓赵名元，包庇愚姐，在此舟中独居。不接别客。你既是遇难之人，忍耐三天两日，待愚姐收拾银两，赠你登程回乡。”驸马欢喜：“弟实不相瞒，曾受朝廷厚恩，官拜驸马之职，被奸臣所害，逃出

京外，得遇姐姐。日后出头，定为汝报仇。”金娘欢喜无限。姐弟谈论竟到五更，恐防十娘知觉，只得分手。

又表襄阳城内有一人姓富名大雄，本是前任知县之子，寄居襄阳城。他为人好花消赌荡，无所不至。见妻子有病在床，一主一仆走下烟花寻乐。十娘一见公子，满面大喜，接落舟船，递上香茶，说道：“请问公子到来，可是玩耍？抑或寻娇伴酒？”公子说声：“可有美貌婊子否？”十娘微笑：“来得凑巧，昨日新买女一口，名唤王贵花，卖身葬母，美貌惊人。待奴唤他出来，今晚服侍如何？”十娘转入船尾，叫声：“贤妹，今有一位富公子，少年丰雅，快出来迎他。若喜欢，收你为偏，享福不尽。”驸马回声：“我系金枝玉叶女，焉能肯做苟党之事！”十娘大怒：“你卖身在我，任我教导，要你生则生，死则死！今日第一次接客，这等忤逆，我就要打了！”手拿家法，举手便打。打得驸马呼天叫地，痛苦难当。惊动富大雄一入船尾一观，看他如花似玉，心中大喜，叫声：“十娘不可动手！”十娘怒气腾腾：“可恨贱人，不受敬重，好意命他服侍公子，他不依允，打死罢了！”公子上前相劝：“他来投生路，不是投入死门，恐怕苦迫成仇，有误你们的生涯，反为不美。请问十娘，多少身价买来？”十娘回声：“二百两银子买下来的。”公子道：“不若让与小生为偏，送你原价如何？”十娘欢喜：“公子若意中合式，转卖与尔为偏，免他不肯接客之话，亦免我费气之劳。即刻交契。”公子随出银子三十两为定，再迟三日送足，断无少欠。十娘微笑：“相公乃富贵之客，岂有不依。”登时接契，交了定银。公子命奴仆雇轿，催逼贵花登程。无奈上轿。众妓姊妹眼睛相看，见他抬去，有的腹中自怨，不能效得如此好彩。惟有金娘不在船中，送客去了。后来知觉，自思怨道：“待迟三天，理存银两，释放于归，竟不从人

之愿。”只得暗泪交流，无奈吞声哑忍。又道轿夫忙忙碌碌，直程抬入襄阳富家而去，不表。欲知后事如何识出，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试才藻有心安处 念忠贤下诏回师

诗曰：

才子佳人乐得俦，尔怜我爱两相投。

赤绳系足非今定，宿世来因结好逑。

且说富大雄公子将银赎了驸马之身，一心为妾，命人抬轿，直回家中。潘氏妻看见：“请问公子，轿中之女是谁？”大雄叫声：“娘子呀，见你常常身中有病，买来服侍你的。”潘氏把轿帘一揭，看见美貌佳人，腹内一想：“夫说买来服侍于我，谅系搪塞巧言，实之为偏是真，日后夫妇反成不睦。”突生一计，对夫说道：“妾身往日与公子推算，说君今年不能逢喜，莫若待至来年成亲未迟。”公子冷笑：“蒙贤妻喜爱，小生岂有不依之理！”潘氏说声：“令妹在绣楼寂寞孤单，纵有丫鬟，不悦他意。不若将新买之婢唤入绣楼陪伴小姐，待明年与君成亲，意下如何？”公子说道：“好便好，恐舍妹不允。”潘氏催步上绣楼，叫声：“小姐快来，令兄新买一婢，美貌玉人，欲想收他为偏，愚嫂不允。你快快下楼带上去，寸步不离，小者左右有事，系我担带。”富柳英微笑下楼，一见哥哥下礼。公子叫声：“贤妹，你看此婢但悦意，带上楼去，

倘不如意，不可多事。”小姐近前一观，见他美貌，十分合式，挽手同登绣楼。驸马装成妇人模样举步。

一到楼上，见礼坐下。小姐叫声：“请问贤妹高姓大名？”驸马装成妇人声音：“奴系洛阳人氏，转卖襄阳为育女，卖身葬母。令兄买我为偏，令嫂不肯。今见妆台一面，甘心为婢。”小姐下楼，令人办酒搬上绣楼。各婢遵命，办起佳肴美酒，送上楼来。富小姐闭紧楼门，说道：“请贤妹赴席一欢。”驸马说道：“奴为婢子，不敢同席。”小姐道：“初到是客，不必多谦。”二家赴席，大饮一场。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入自迷。驸马是晚心欢，不觉大醉。小姐食完晚膳，命人收拾杯盘，闭紧房门，扶他到床安寝。见他身材不似妇人形象，把银灯一照，身上并无小衣穿着。把手一抹，露出男人阳具。小姐惊退几步，大怒：“你是何等样人，男扮女装，欺骗家兄财物？”驸马惊醒，将身离床，乱行施礼：“望小姐饶命！”小姐细看，说道：“奴看你不是下贱之人，其中必有缘故，好把真情实说，免惊动哥嫂不便。”柳絮说道：“小生系当今东床驸马、东平侯之职、上大夫柳眉之子柳絮是也。被奸臣所害，逃出京外。又遇强人叶世雄，苦逼男扮女装，卖落烟花之地，图骗财物是真。自料难与强徒争力，只得忍辱改装，卖落婊子船中。尔令兄到此快乐，有眼无珠，不识我男扮女装，将银赎我身价，实欲为偏，幸得令嫂不依，得遇千金。酒醉败露，望乞包涵。”小姐微笑：“你身称驸马，中途遇难，亦不可不信。尔说是有才的人，妾有对联，请君对来。”驸马说道：“小姐既有佳联，乞赐小生一观。”小姐拾笔挥一对云：风清月静，料知今晚无雨。驸马对云：天寒地冻，必定明日成霜。小姐赞赏奇才，说道：“请驸马另上一层楼打睡。你是至诚珍重之客，千万不可有乱。待妾明日差奴上长安打听，

若系真驸马，设计放尔出生；倘冒认朝廷贵客，禀明哥嫂，送入公堂枷责。”柳絮道：“小生不敢多事。”小姐手拈银灯上绣楼，和衣躺下，不敢解带，一夜提防。见他珍重。

次日天明，不敢惊动，下楼梳洗。转入花园，见一老奴在此，叫声：“富安快来。”富安道：“小姐有何吩咐？”小姐道：“我有白银五十两，差尔往长安而去。禀知公子，假作问候我舅母金安。往京城打听，有个东床驸马姓柳名絮，被奸臣所害，未知真否，打听明白，回来暗禀我知，不可对哥哥明言。回来有赏。”老奴领命，收拾行程，上堂告假：“禀上公子得知，小姐差老奴问候舅母金安。”富大雄一笑：“妹子尚有点甥舅之情，何况于我！尔代我传信：公子多多拜上问候。快去快回，莫使家中悬望。”富安道：“老奴晓得。”登程而去。

那位富小姐手捧一盆热水。众侍婢齐声问道：“小姐也曾梳洗过了，要此热水何用？”小姐道：“尔等有所不知，今有新侍婢，乃千金之体，忠臣之女，卖身到此，要尔们小姐相称，因此送水上楼梳妆。从此不许尔这班贱人上楼，恐惊小姐。每日三餐送茶饭上去，到楼门叫声小姐，自有人开门搬入，不许撞进。如违，重打不饶。”小姐将身上楼，关闭房门，轻敲阁板。惊醒驸马，说道：“小生睡熟未醒，望小姐恕罪。”小姐道：“奴有热水一盆，请君梳洗。尔但见我家嫂，装成妇女之声，免使败露。倘一识破机关，妾命在于尔手。”柳絮道：“小生从命。”从此二人日间同食，夜则分楼各睡，无半点私心。按下不表。

再表屈忠成奸相逃出京外，一路假作奉旨巡边。有日到归德府外东炮山，喽罗查问何处官兵，米元太监回道：“是俺家到来，快快上山报知大王，说尔母舅到。”喽罗兵走入聚义



堂，将鼓乱打。惊动大王，姓木名雄。喽罗禀报：“禀上大王，有一队官兵约有数千，声声说大王母舅，要见寨主。”传令大开寨门，甥舅相见。木雄道：“请问母舅，此位是谁？”太监回言：“就是左班丞相屈忠成、镇国大将军屈忠立、司礼监姓鸡名肃。大王快上前见礼。”木雄道：“请入敝寨。”人马上山，聚义堂聚会。木雄道：“久闻丞相大名，如雷灌耳。身当宰相，光临何事？”屈忠成道：“大王有所不知，朝廷无道，诬我造反，满门杀戮。致得令亲搭救，一同前来栖身。”大王欢喜，道：“把金帛归库。请丞相暂屈敝寨。招兵买马，杀入长安，斩了汉君，报却此恨，尔为天子，岂不美哉！”屈忠成道：“但得大王包涵，为我复仇，戴德无涯矣！”奸相埋名东炮山不表。

又表柳眉兵将困住丹凤山，屡屡讨战。丹凤山寨主诈为不恤，又不能攻上。困了多日，将士好不耐烦。又闻圣旨宣召。朝廷因假驸马之故，况丹凤山马俊救驾功高，皇恩赐爵，无庸征伐，特诏召他回京，补任左班丞相之职。柳眉得接圣旨，吩咐兵丁营将拔寨起程，即日回朝复命不表。欲知驸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绣阁中私结良缘 公堂上糊涂立案

诗曰：

不怜才貌是糊涂，立法须严恕法高。

恺悌临民称父母，省刑薄罚政堪褒。

再说富安奴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投了客店。是日见满朝文武出京迎接，纷纷拥从。便问店主人：“此位官长居何官职？”店主接口道：“上大夫柳眉，旨召回京，封为左班丞相。他有子名唤柳絮，招为驸马，尚有三日，方得成亲。奸臣设计，假传圣旨，陷罪加害，将他梟首，幸得英雄释放，逃出京外，至今未知下落。屈奸相弑君不遂，幸得丹凤山大王姓马名俊救驾有功，封为悦心王之职，奉旨暗访驸马而去。”富安闻言，欢喜无限。是日辞别客店，结了店银，登时回乡不表。

且表柳眉到了京城，是日回府上朝，五更三点，整肃衣冠，命人持着提笼，步上朝堂。众文武齐来恭喜，分班坐下。忽闻龙凤鼓响，圣上驾临，大开午门。天子道：“众卿有事奏上。”上大夫柳眉趋上金銮，俯伏口称万岁，奏道：“臣奉命征伐丹凤山寇，兵困了他，屡讨不战，望乞恕罪。今蒙诏召回京，不知有何圣谕。”武帝道：“朕因屈忠成子屈方假认驸马，欲卿相认，今已败露，奸相逃匿，无用认识，将他发监；又丹凤山马俊御园救驾，功大如天，封为悦心王之职，不用兵

伐；马俊与尔子结义兄弟，尔子被害，未知下落，着马俊四处暗访，免落奸佞之手；况缺左丞相之职，着卿开授。”柳眉谢恩，众臣退班，柳眉回归府第，不表。

且表富安有日回到家中，转入堂前，见公子在坐，上前下礼。公子叫声：“富安尔回来了么？母舅安乐否？”富安说声：“甚为安乐。”转入花园。是晚小姐入花园采花。富安下礼：“老奴奉命往长安打听柳门之事，他的令尊柳眉封为左班丞相之职。有一结义之兄姓马名俊，为救驾有功，封为悦心王之职，奉旨遍访驸马。请小姐定夺。”小姐微笑：“访事有功，不日寄赏。”转入厨房，命人办酒，搬上绣楼，开了门户，二人赴席。小姐开声：“恭喜驸马，令尊拜相，尔有位令兄救驾有功，封悦心王之职，奉旨访君。”驸马大叹一声：

“任尔走尽天涯海角，焉能访得我着！望小姐救我一命，但得见兄父之面，后有千金报答。”小姐微笑道：“妾系深闺细女，要金银何用！与君男女混杂同聚两月有余，外人知道岂有不思疑之理！放君起程，日后有负妾之意。”欲吞欲吐，总总难言。驸马晓意，便说：“小姐呀，不嫌小生才疏学浅落难之人，莫不是欲与小生共结和谐？”柳英含羞启齿道：“不幸父母早亡，家兄浪荡，虑后无靠，欲把终身推托，恐君见弃，未知允否？”驸马大喜：“吾见妆台才貌双全，女中罕有，小生久有此心，但不敢乱语胡言。既蒙相许，足慰平生之愿。惟未择得冰人，恐惹苟合之讽。趁此风清月朗，二家对天盟誓何如？”焚香跪下，祝曰：男若负女刀下死，女若负男产中亡。嘱罢，尔我相投，挽手赴席饮酒。酒至数巡，已有几分醉态。正是酒乃色之媒。心中尔我相爱。食罢晚膳，柳絮相牵同榻，柳英不辞。是夕情胶如漆，云雨之欢。自此无分畏忌。一日柳絮说道：“小生有言，敢求小姐明日指点本公回京为是。”小

姐冷笑道：“成亲未久，就此分离，直待满月之期，妾自有机送君回京便是。”

韶光荏苒，转眼半月有余。忽一日，富大雄在书房嗟怨道：“可恨妹子，不识意思，不行方便，将丫鬟留在身边，难遂我谋。”又想道：“明日妻子生日之期，今晚料知妹子下楼，要办祝敬之礼。吾早食晚膳，躲归阁下，妹子下楼时节，将身上阁，把此丫鬟戏弄一场，暂宽心中之气。”急食晚膳，躲归阁下。富小姐低声叫句：“驸马呀，明日家嫂生日之期，今晚妾要下阁备办物件，与家嫂称觞。独留君尔形影孤单，寂寞欠陪，妾放心不下。又怕家兄上来思行非礼，恐忧败露，如之奈何？不若今晚快些收拾杯盏，同下楼阁。尔且先去，妾身随后，勿离我之左右。一见哥嫂，小心行礼，注意提防。”驸马含羞道：“晓得。”公子在楼底看见丫鬟下来大喜，一手挽住，说道：“今晚天从人愿，有缘得遇。就在阁下，救我渴怀。”驸马装成妇人态度：“公子不可胡为，小姐随后。”将东西放下，欲走。富大雄向前双手抱住，压倒在地，扯烂衣裙，看见女转为男，登时气满填腔，大叫：“家人，有贼在此！”家人急忙上前将驸马绑起，推出楼前，缚于柱上，众手乱打。驸马痛楚难禁，叫声：“公子饶命才好。我本不是下贱之人，乃当今东床驸马是也。”大雄大怒：“假认朝廷命官，以为得脱！既为驸马，不应男扮女装煽惑小生，骗了白银二百两，尚不为奇，与我妹子在楼上男女混杂，屈指数月，败我门风，要来何用，打死了罢！”小姐随后听闻事露，羞颜答答，口不能言，只得忍气回楼。惊动潘氏上堂，道：“尔这贼子，不应无理。”驸马叫声：“大娘子饶命呀！我是左班丞相之子柳絮是也，被奸臣所害，逃出在外，又遇强人所逼，火上加油。”富大雄开声说道：“娘子不可听他光棍之言，打死他

罢。”潘氏说：“劝君不可打死，虽不奈何，独惜堂前秽污，出入惊心。不若送入公堂，问成死罪，自有官断，依律难宽，以报今仇。”公子命家人上来：“吾有一帖子将他送上公堂，勿话绣楼与小姐混杂数月。尔说公子在烟花河下买得一女子，只望收为一偏，岂知男扮女装，煽骗财物。恳求太爷严刑鞫问，动括死罪。结案之日，后有重谢。”家人领命，将驸马捆缚，押入县衙。

惊动县主，姓句名登。一闻升堂，富府家人下跪：“禀上太爷，我家相公到河下买得一妇人，价银二百两，只望收为一妾，谁知是男扮女装。望太爷审实煽骗之罪，务必严刑，置之死地。结案之日，后有重谢。”县主命将人带上来。驸马行礼不跪，叫声：“贵县救命。”县主拍起公案大怒：“何等样人，见本县不下跪！”驸马道：“贵县有所不知，本公子乃当今驸马柳絮是也。”县主大怒：“冒认朝廷贵客，难以准信！就此男子汉谁肯扮作女人，串同妇妓骗人财帛，拐人子女，屡次而为，该当何罪！”驸马道：“贵县知其一，不知其二。本公为被奸臣所害，中途又遇强人所逼，忍辱偷生。”县主大怒：“一味胡言，命皂班行刑，重打四十！”驸马自知难免，举手道：“不用行刑，我被富家恶奴打坏身体，难受行刑。愿写招词。”把口供递上，官看押入监牢。县主退堂。因县主乃受屈奸放出，明知暗害王贵花男扮女装，竟将大盗名色至罪，详文申报上司，把驸马名字总总不题。富家奴仆回禀招认拐骗煽惑之罪，将来发监。待上司申表部文发回，然后处决。欲知处决可有搭救，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兄逼妹强离闺阁

### 仆伴主误进禅堂

诗曰：

奸僧野道骗淫多，练性修真有几何！

酒乐色迷踰法戒，拥娇甘露念弥陀。

且说富大雄听家人回报，将王贵花发监。其妻潘氏听见此话，即刻移步登楼，只见小姐在楼上悲哭。叫声：“小姐快快开了门，吾有话说。”富柳英含泪开口，叫：“嫂嫂，救他的命，他不是下等贱人，乃系东床驸马。”潘氏回音：“这等光棍，冒认朝廷贵客，想脱身之计。你系闺中细女，必知男扮女装，如何包藏数月，总不出言？莫不是贪图淫欲，暗结丝罗？”小姐道：“嫂嫂明见，想昔日亦是我哥哥不好。至事败露之时，奴实见他是朝廷贵客，出口成文，才貌两全，故忍包藏不舍，误他性命。曾着家奴富安往长安打听，果确是驸马，他令尊为左班丞相。奴欲禀哥哥知悉，又怕兄长性烈，不肯干休，难为驸马，朝廷日后知觉见怪，祸延不浅，满门诛戮，悔之晚矣。”潘氏问道：“据你说来是真驸马，可有私情否？”小姐含羞无语。潘氏说道：“为嫂一时失机，未曾问明小姐下情，将他送入公堂发监。不若下楼，在令兄面前哀求哥哥送礼太爷，自有搭救。”无奈姑嫂下楼，出到堂前，看见胞兄双膝跪下：“哥哥饶命呀，他本是金枝玉叶，此子不是下流之人，

乃是当今驸马，父亲任左班丞相之职。应快搭救，免受朝廷责罚。”公子大怒：“你这贱人，空贪淫欲，败坏门风！你尚敢辨说！上堂不顾羞耻，要为贼子讲情，应该打死。但念先人分面，饶你全尸，我有利刀一把，丝带一条，要你辞阳，勿居人世，至貽外论，脸面无光。倘要不死，明日定斩不饶！”小姐手拾利刀、丝带带泪回楼，闭门欲寻短见。潘氏又上楼来搭救，连声叫：“小姐，快些开门。”柳英带泪开门。潘氏看见丝带挂起，用手急收，说道：“勿用寻此短见，愚嫂有一计，明日四更时，女扮男装，走往长安，投入丞相府内。待尔翁媳相逢，把来历禀明公公，再待丞相行文到此，自有夫妻重逢之日，驸马有救之期。”小姐含泪回声：“虽蒙嫂嫂指示，独惜我三步不出闺门，路途不熟，如之奈何？”潘氏说道：“你肯登程，为嫂不使你孤身前往，打发富安同行，他路途必熟，岂不为美！”小姐开声：“男女同行，其名不雅。”潘氏道：“不妨，待我命一厨婆，共为三人同伴。”小姐应允。

潘氏下楼，见丈夫酒醉睡熟，打开衣箱，取出银三百两。又把丈夫衣巾多带几件。将身直入花园，叫声：“富安快来。”富安道：“主母呼唤何事？”潘氏道：“昔日到京打听之事，真假说来。”老奴说道：“打听千真万真，怎敢谬言。”潘氏说声：“今家门不幸，公子逼死小姐，我念姑嫂之情，指点他女扮男装，命你收拾行囊，与及厨婆三人同行，到京都哀求丞相，快来搭救驸马。日后封赏不小。”富安道：“老奴尊命。”复入厨房，叫声：“谢氏快来。”厨婆答应：“主母何事？”潘氏道：“小姐有难，私配驸马，公子大怒，要打死他。我多指他迷津，命他登程上京，求见丞相。收拾行囊，你可带小姐走一遭。”厨婆领命。潘氏登楼，说道：“小姐呀，愚嫂有盘钱相送，有男子之衣物，即刻改装登程。”小姐接银

拜别，说道：“奴不知有姑嫂重逢之日否？奴去后，千万差人到监中安置驸马。”说罢，五鼓起程。是日，富公子一闻小姐逃走，差奴追赶。潘氏止住，道：“家丑不可外传，尚有表君之名。”教吩咐家人免追，不表。

又表主仆三人逃难，离城数十里，小姐一路行来一路悲苦，又遇春霖大降，叫声：“富安哥哥，可有地方避雨否？”富安道：“前途有的。”行前不远，看见有所白松观。小姐低声说：“不可惊动里面食斋之人。”忽闻有脚步响声，看见二道人走出道观。连声说道：“居士，贫道失接了，亦该进法堂避雨，倚在山门，倘遇来人看见，有坏我出家人无慈悲之念。”小姐装成男子之声：“小生只为避雨，不敢擅进。”道士连叫两声，山门大开，接入禅堂，拜过三清尊圣，请到客堂奉茶。道士开声：“请问居士高姓大名？”小姐答道：“小生姓富名英，上京求名。请问道长，你贵法名号？”道士道：“贫道贱名云清长老。”小姐开声，命家人取出白银十两，以为香火使用。道人连声说：“多谢了。”忽见风伯越急，滂沱大作。道长命人设下斋筵，邀同宾主入席。数巡饮罢，道长命道童引入禅房，安歇宿去了。云清道人叫声：“二位师弟快来。”二道人说：“师兄呼唤何事？”云清道人道：“为兄眼观这位富相公人才出众，包裹内有白银数百两，待他睡熟，不若手持利刀走入禅房，杀他三人，夺取财物，亦是一场生意。”兄弟三人斟酌已定，时近三更，持刀入房，将门打开。富安拦截：“请问道人，更阑夜静，手持利刀走入客堂，惊动我主何事？”道人一刀将富安斩了。小姐惊慌，走又不好，交手又不能。道人上前撕破衣衫，不觉露出女人身体。云清大笑：“美哉美哉！原来是女扮男郎。你这老虔婆拐人幼女，带去何方！不若将此女送与贫道为妻，万事皆休；倘要不允，请



头见刀。”小姐高声大喝：“我系左班丞相之媳，东床驸马之偏，女扮男装上京求见公公，快把奴放了，免使朝廷兵到踏为平地！”道人大怒：“你冒认丞相之媳，驸马之偏房，任从你话，有谁信听！”道人心中喜爱，假作威风，将刀一劈，照头砍去。厨婆向前拦住：“道长慈悲为是，方便为门，非是小姐不从。我妇人之家，不讲你亦该晓得，我们身体每月有污秽十天，今遇小姐身不洁净，系经下之期。恳待半月内身体洁净，然后任你施为。”富小姐听闻，心中暗怒，亦不敢扬声埋怨，只得忍泪吞声。厨婆叩头。道长眼睛不住而看，只得出房去了。欲知富柳英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追神鹿歼奸解厄 访驸马遇旧谈心

诗曰：

交朋亦属五伦中，义气相投意更隆。

千古桃园堪仰慕，誓齐生死一心同。

且说白松观道人云清三人杀死老奴富安，得了财帛，又见柳英露出身体，逼行苟且，厨婆诡计，道人依允，冷笑道：

“看婆子面情，饶你二命，限定十天，多且不许，然后理房成事。”把富安尸首安葬，将包裹抢夺，金帛归房。小姐含泪骂声：“厨娘为何应承狗子？纵死何妨！”厨婆道：“非我应承，见道人如此狠恶，手持利刀，终难逃脱，不容开口杀死

富安，因此用计诱住。幸得道人准信，有十日之限期，或命不该如此，有人到来拜见，那时扬声大叫，得脱其命，亦未可知。无人入寺，亦是命该如此，待至八九天期到之日，无可奈何，悬梁自尽，纵死未迟。”主婢定计，日后不离左右。

不觉数日。离山四十里有座黄土山，寨主姓赵名虎，上界白虎星降世，因为官逼民至此变，上山为王，百姓尊仰，混名公道大王。是日夫妻在山前操练兵马，赵虎一眼举观，见有匹黄斑鹿在此，命喽罗带马上来。押寨夫人马氏说道：“请问大王，催急上马何事？”大王道：“本寨主看见有匹黄鹿，他是有益之物，擒他上山，得来下酒，故此催马追赶。”山过山，岭过岭，赵虎思想：“身骑马上，尚且赶他不上，不若放他一箭，罢罢。”忙忙抽弓搭箭，定睛射去。被鹿口咬，拖箭而逃。大王传令，一众喽罗赶上，看鹿走到何处。众人赶至，举目见有白松观一座，鹿入此观。喽兵住足，便即禀上大王：“即见梅花鹿走入观中去了。”赵虎命人打开观门，云清道长三人出外迎接，合掌稽首：“请问大王驾到何事？”赵虎道：“某家不是进香，不是讨物，只为追赶梅花鹿一匹，看见走入你禅堂，快快交回，免使搜寻。”云清道人道：“大王差矣，贫道食素不是食荤，纵有梅花鹿应该送回，何使搜寻之话！”赵虎命头目搜得来看，见房门挟住箭一枝，用手一拔，将箭拔出。听见里面娇娇有女娇之声，连叫救命。头目走出客堂：“启禀大王，梅花鹿寻不着，到寻得一支箭，用手一拔，听闻里面有娇声，连叫救命，未知何故，特来禀知。”赵虎暗想：“此鹿不是山兽，看来神圣所使，其中必有含冤抱恨的人，待吾搭救。”大喝：“这野道，自称吃素不是食荤，你是修真守道，应遵道教，谨守清规，为何留着良家妇女，禁入禅房，一饱私欲，有坏山门！未知陷害多少妇女，今日败露，罪不客诛！”

野道说：“大王明见。那日他来拜观，女扮男装，贫道看见这老虔婆蛇头鼠眼，恐怕拐带人家妇女，故留在我禅林。待失主寻到，自而交回。”大王命头目：“打开房门，将妇女带出，待某审明，送他回乡。”头目领命，打开房门。小姐、厨婆一齐跪下，叫声：“救命！”头目开声：“我家大王黄土山寨主，仁德之人，你有冤情，快快实说，自有搭救。”小姐道：

“烦劳引见。”主仆下跪说道：“乞大王救命呀！”白袍将虎目一观，说道：“你是谁家之女？在此禅房，有辱清规，如被野道所害，可把真情实述，与你作主。”小姐道：“大王容禀，奴系前任襄阳县之女，父终任所，兄富大雄寄居襄阳城内。奴名柳英，是左班丞相柳眉媳妇，东床驸马柳絮偏房。夫君落难到此，遭遇强人叶世雄，逼扮女装，卖落烟花。家兄肉眼无珠，赎他身契，带回家中，欲收为妾。家嫂不允，交奴带回绣阁。是晚败露，奴见他是忠臣之子，不忍加害，故与暗结丝罗。我兄不念骨肉之亲，将逼奴死。后得家嫂指点迷津，女扮男装，主仆三人行走，指望上京得见家翁，求丞相刻日移文到县，搭救驸马。殊遇甘霖下降滂沱，借寺避雨，签助香油银十两。是晚道人持刀入房，将家仆富安杀死，把奴袍衣扯破，露出妇人身体。野道不顾廉耻，顿起淫心，逼奴败节。奴实宁死不辱，厨婆相劝，用计诱住。限期十日，要行苟合。屈指数天，料难生命。今遇大王，乞恩救命，万代沾恩。”赵虎闻言大怒：

“你妖道把丞相令媳、东床驸马偏房想来加害！幸得有福之人，遇着某家！”吩咐头目动手，将道人捆住。亲临盘搜，搜出衣箱，内有许多男女衣巾。即把金银粮草带回本寨，命喽罗架起柴薪，将观烧为白地。又将道人拥入火中，烧为灰烬。对小姐道：“请夫人到寨，有贱房相陪。救出驸马，自有重逢之日。”小姐欢喜上山，马氏夫人迎接，拜为姐妹。是日赵虎身

中有病，日轻日重，不能救得驸马，请医调治不表。

且表悦心王三人奉旨访寻驸马，直望洛阳登程。是日经过山前，忽有锣声一响，走出一班头目，要买路钱。马俊呵呵大笑：“请问高山甚名？寨主何姓？”喽兵回声：“此山名曰虎豹山，大王姓包名刚。”马俊闻言：“谢天谢地！”张珍、李凤说道：“动问王爷，为何谢天谢地起来？”马俊道：“张将军有所不知，系我结拜四弟。”叫喽罗快报上大王知晓，说丹凤山马俊要见。喽罗走入：“禀知大王，有一赤面汉子，声说马俊要见。”包刚闻言大喜，大开寨门。兄弟重逢，请入寨中相会。一入寨中坐下，叙谈旧日之情。包刚道：“请问大哥，此二位是谁？”马俊道：“系张珍、李凤，救你二哥的大恩人。”一齐见礼坐下。马俊叫声：“四弟，如何在此为响马？”包刚道：“大哥有所不知。昔日你打死人命，逃出身在外，弟有家母在堂，不能随行。不幸慈母归世，要往湖广访你，被强人拦截，发起平生之力，杀了无名寨主，众军立我为尊。一向未知众位哥哥下落，今日幸逢，请道其详。”马俊回言：“为着人命之事，逃往荆州丹凤山为王，惊动朝廷，命上大夫柳眉带兵征伐。叔侄之情，难忍交兵，上京探事真假。又闻二弟身荣，被奸臣所害，愚兄出首，御园救驾有功，蒙圣恩封为悦心王之职。今同二位奉旨寻访驸马，因思二弟必回洛阳家乡，因此经过，幸遇相逢，天便我也。”包刚大喜，说道：

“明日一同寻兄。”二将道：“弃却绿林归正果，岂不美哉！”讲罢，命喽罗摆酒，与大哥、二位足下叙饮。不表。欲知包刚下山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到升平舅甥聚首 说梁山强寇归投

诗曰：

义气先声足服人，不关勇力与多军。

一心一德存忠信，遍处风行天下闻。

且说悦心王马俊奉旨为寻二弟柳絮，路经虎豹山，遇着四弟包刚在此为王，包刚欲跟随同寻柳絮，马俊说：“不可，暂隐身于虎豹山，以待机变，又恐人众下山，惊人耳目，似此不便。待吾寻着驸马回京，一齐引见。”包刚依允，传令办酒钱行，畅饮开怀。是日兄弟分别登程。

起行二日，马俊心中不乐，大叹一声。二人问道：“请问王爷，马上如何嗟叹？”马俊含泪道：“远望舅父家乡，昔日打死人命，带舍妹逃出，寄托母舅家中抚养，屈指两载。意欲进马入庄相见，又见朝命在身，不敢停留。”二将答声：“王爷差矣，既有王姑寄在令亲居养，亦要重逢相会。虽有王命在身，圣上并无日期限定，这亦不妨。”马俊道：“二位贤弟说得有理。”三人催马入庄。庄丁看见，认得马俊相公，向前施礼，说道：“迎接表相公。家爷有病在床，思念日久。请入相见。”三人落马，进入厅前。看见堂上许多宾客，一一施礼。马俊入到书房，开声：“母舅万福。”杨英举目一观，道：“原来是你这畜牲，一向作何事业，总不回头？”马俊回声：“甥子

认罪。”把前后事叙了一回。杨英欢喜无限。马俊问道：“借问母舅贵体，病症如何而起？”母舅道：“若问病体，非别而来，为你妹子之事，忧虑过度，得成此病。”马俊惊问：“为何舍妹之事？”员外道：“情因九月重阳佳节，带着甥女上山，参拜公婆坟墓。却被小梁山响马罗清看见甥女，逼为押寨夫人。老夫不允，他立定战期，再迟三日，带兵前来攻打我庄。因此请齐宾客，守望相助，救护我庄。”马俊闻言冷笑，说道：“母舅放心，待我明日修书一纸，上山退贼，谅他不敢前来扰乱。”员外大喜。走出堂前，宾客见礼。员外对张珍、李凤道：“二位将军光临，老村愚有病，失接失接。”二将回礼，道：“操进宝庄，恭候金安。”杨英道：“不敢。”命人奉茶，各各坐下。又叫丫鬟入绣帏报喜。

丫鬟身近床边，说道：“表小姐呀，十分恭喜了，今你令兄到来相望。”马鸾英一闻此信，离床问道：“侍婢，我哥哥真的来了？”丫鬟回声：“令兄到来了不是紧要，更有一喜，表相公救驾有功。封为悦心王之职。”小姐闻言道：“快随我下楼而去。”下了楼阁，步出堂前，见许多宾客，登时住步。命侍婢上堂报知员外。员外道：“众位诸亲，请过东厅久坐，舍甥女出堂与兄相会。”张李二将举步回避。马俊叫声：“将军差矣，吾妹亦是你妹，如何拘礼！”鸾英出见，口称：“哥哥万福。”马俊道：“贤妹少礼，上前参见二位哥哥。”二将还礼。鸾英道：“请问兄长，一向何处安身？做何事业？”马俊把前事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尽讲一番，“贤妹请回楼上。”小姐欢喜回楼。员外命人办酒。是日众饮一场。

马俊修书一封，命庄丁二名引李凤将军上小梁山去，叫声：“李贤弟，不可入他山林，叫罗清出山前接书，着他依书成事。”李凤领命起行。出庄三十里到山前，喽罗查问：“是

谁，敢窥探山寨？”李凤大笑：“快请寨主出来，迎接悦心王之书。你说是丹凤山马俊传书到来。”喽罗急走入聚义堂，将响马鼓乱打，惊动罗清上堂。喽罗禀道：“禀上大王，有一人自称丹凤山马俊，有书请大王出山前迎接，此书不得乱进。”罗清闻言大喜，大开寨门，说道：“请问将军高姓大名？”李凤道：“某系悦心王右营标下之将李凤是也。”罗清道：“请问将军悦心王是谁？”李凤道：“就是马俊王爷也。”罗清道：“借书一观。”李凤递上，其书曰：

金菊开黄，朵朵呈艳，正佳景宜人之际也。但你为梁山之主，某为丹凤之尊，曾闻古今响马非独尔我。见义必为，方称豪杰；势压村愚，枉为英雄。某自上丹凤为王，惊动朝廷，蒙圣恩招安，弃邪归正，饶幸御园救驾有功，官拜悦心王之职。奉旨微行访驸马义弟，经过升平庄，登门拜会，庄主是我舍亲舅舅。曾闻舅甥上山重阳之日，遇寨主观见，欲逼为押寨，母舅相拒，择定战期，登庄虏掠，惊吓村民。兹修一札，奔报知之。若念同党手足之情，隐身埋名，暂为梁山寨主；待后成功之日，回朝奏闻圣上，招安足下，高官显爵，共为一殿之臣，封妻荫子，扬名后世，名垂束帛，岂不忻然！倘若痴迷不醒，见书不念，尔有乌合之众，我岂无擒将之兵！日近之期，等候贵兵到境，决定雌雄，待尔回头求免，斯时悔之晚矣。特着右营将军持书，嵩候回音。

闻悦心王马俊书到，小梁山寨主知悉。罗清接书醒悟，说道：

“李将军，原书交回，奉言拜上王爷见谅。早知悦心王令妹，某不敢多言。恨杨英隐口不说，致此冲撞。惟今知罪，多多拜上。愿王爷日后收为部下之将，执鞭坠镫，得一官半职，足慰平生之愿。”李凤拜别回庄，将原书交回，亦依罗清言语，一

一说知。声言罗清不识令妹王姑，又说员外不说王爷之名，从今以后，不敢侵犯宝庄，望王爷提拔，收为部下之将，幸矣。马俊道：“似此难怪。”满堂宾客齐声喝彩，名传天下，幸得王爷早到，如迟到几日，断不能相拒此贼。马俊大喜，连住三日。众亲请回。马俊别了母舅，欲想起程，不表。欲知登程何去，母舅有甚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别舅妹公办劳忙 救柳絮死生瞬息

诗曰：

入事双亲出事君，身承王命定辛勤。

且看下王平水任，呱呱三过若无闻。

且表马俊住过三日，辞别母舅，又离妹子，登程寻访驸马柳絮而去。杨员外问道：“今往何处？”马俊道：“甥子奉命访柳絮驸马，暂别母舅，不日回来。”员外道：“愚舅父有话，说你知之。自别数年，未曾见面，你母舅望渴已甚。因你妹子昨日梁山之事，令我担忧，带同妹子登程，便为可也。”马俊道：“小甥不是回京，又不是回乡，要经天涯海角访寻驸马贤弟下落，路上焉能方便，不若暂留数月，回京复命，迎接母舅与舍妹一齐到京都，同享荣华。”员外道：“不幸你舅母身故，况我耄耋，风烛之年，表兄出镇边庭，远难通信；近来响马太多，若我不测，诚恐妹子终身无靠。带随同往，免使老心



忧虑。”马俊回声：“唤妹子出来。”小姐上前施礼：“请问哥哥，唤妹子上堂何事？”马俊道：“为兄奉命寻访驸马，母舅要把你交还于我，谅你鞋弓脚小，怎能随行？因此唤你出堂，你意下如何？”小姐说：“哥哥说那里话！你上天跟到凌霄殿，寸步我亦不离，望哥哥提携为是。”马俊说声：“要去则去，要女扮男装，方可便当。”小姐欢喜，上楼改装。拜别母舅，杨英自有一番嘱咐，无庸烦述。同兄举步登程。

一出庄前，马俊叫声：“妹子，把愚兄马匹为你脚力。”小姐微笑：“多谢哥哥。”上马而行。岂知此马烈性，把王姑跑落马下。马俊上前扶起，说一声：“母舅呀，害杀我也！”命二将轮流背起王姑。是日到登封县，投店安宿。店主出来迎接。一眼瞧见，原来是旧日家奴马二。马二叩头：“原来是相公、小姐。昔日员外归世，蒙相公发回身契，在此开间客店度日。邂逅相逢，幸莫大焉。”马俊叫声：“二哥，可有嫂嫂否？”老奴道：“现有贱室。”马俊道：“请嫂嫂出堂，我有话商量。”马二夫妇近前。马俊说声：“嫂嫂，莫开此店了，收了招牌，休要接客。”马二道：“老奴从命。”妻子上前，与小姐行礼。马二道：“请问主人，一向做何事业？身经何处？”马俊把封王之事一一讲明。

是日马俊、张、李三人会议，马俊叫声：“二位将军，本来想错念头，料知驸马不是回乡，必往荆州寻父。久闻湖广地名三楚，或落在荆州亦未见得。不若将舍妹托在家奴服侍，待往湖广走一遭。”二将答声：“说得有理。”是朝用过早膳，叫马二带马过来。马二问道：“请问王爷何处而去？”马俊道：“要往湖广访弟。今留下舍妹在此，小心服侍，并有白银二百两与你主仆度日，千万不可开铺，免至男女混杂，有失妹子之礼。多者百日，少者数十天回来，兄妹、主仆一齐到京

城，共享荣华。”小姐闻言出堂：“哥哥何处去？”马俊说道：

“要往湖广荆州寻访驸马，幸得马二哥嫂在此，愚兄留落白银，日中所用，千万不可在门外企立，恐惹是非。”说罢，三人起马。小姐送兄出门，说道：“望兄早日回来，以免挂念。”马二夫妻相送，王爷自有一番叮咛，叫声回避，催马登程。

非止一日，到了襄阳，投入旅店，店主迎接。食过早膳，但见乡人纷纷说道往法场看杀人。三人道：“借问店主，杀甚么的人？”店主道：“杀的是京都来的人，一个光棍，男扮女装，骗人财物，辱人闺女，到官审讯，又认甚么朝中柳驸马云云。县主申文上司上奏，部覆处决，今在法场梟首。”三人猜疑，往法场一观。一到法场，看见人行拥挤，闻有祭奠哭泣之声。近见观察，见一个婊子，声声贤弟，流泪不止，悲苦凄楚，看者无不下泪。马俊近前，左右观瞧，看见貌似东床驸马，头上青丝散乱，心中一惊。只得近前摆开青丝细看，认得系柳絮驸马，将手抱住，叫声：“贤弟呀，受惊了！”张珍上前扯去杀票，李凤近前解去绳索。杀手大喝一声：“何等样人，敢劫法场！”张珍大怒：“快叫县官迎接马千岁！”差人急跪报知县主。驸马翻苏，把眼一看，大叫一声：“哥哥，莫不是九泉相会？”马俊道：“非也，阳世重逢！”张、李二人向前施礼。柳絮道：“原来是二位恩公。”四人聚谈。且说县主亲临：“请问三位是谁？敢把犯人救出！”马俊微笑道：“本藩悦心王在此。”县主道：“卑职肉眼无珠。既是王爷光临，有何凭据？”马俊道：“现有天子文凭御带为凭。”县主一见下跪。马俊大怒：“身为县令，多大前程，擅斩驸马！”县主道：“王爷息怒，请到卑职敝衙，待下官一一禀上。”兄弟四人骑马入了衙门。金娘见弟得救，欢喜不胜。柳絮道：“姐姐暂回船，忍耐数日，待愚弟命人来接。”金娘拜辞王爷，

不表。

且表四人来到县衙下马，马俊居中坐下，叫县令过来。县主道：“卑职俟候。”马俊道：“急办香水，待驸马沐浴更衣。”县令领命。驸马梳洗出堂，重施一礼。马俊开声问道：

“贤弟你称既才子，不应男扮女装，有辱家门，亦难免不应之罪。”柳絮大叹一声：“蒙二位将军私放，只望往荆州寻父。不料前途遇着强人叶世雄，抢夺行囊，手持利刀，迫扮女装，图卖骗人财物。忍辱偷生，不得不扮。卖落烟花，迫为妓女，幸遇家叔之女遮瞒，未曾败露。先奠祭者是也。有一土豪姓富名大雄，有眼无珠，赎吾身契，立吾为妾。带归绣阁，交他妹子使唤一月有余。恐防败露，丑话传扬，有辱闺中，不惟暗暗包藏，真女中君子也，又差人上京探得兄长位居藩王，奉上访我，只得哀求他设计出生。又蒙富娇结为丝罗，弟一时之见，只强应承。岂知大雄做我是女流，暗想逼吾苟合，故此败露。大雄不容分诉，将弟乱打。幸得他妻潘氏搭救，送入公堂，县主不容开口，重刑逼招，招为大盗，煽骗财帛、男扮女装、辱人闺女、受刑不起之罪，不得不招。发监受苦，部文回覆，今日法场斩首。得遇三人搭救。倘是来迟，命归乌有。”马俊拍案大怒：“好大胆襄阳县！昧心决事，贪酷殃民，不思图报国恩！你为县令，亦该查明，方可动刑，如何不容开口，置于死地！不以驸马真假申文，竟以别名陷害！幸得我等来急，驸马命不该死；倘若来迟，把驸马难为，那时你九族当诛，怎补朝廷恫恨！待本藩申奏将你斩首，方消今日之忿！”未知将襄阳县如何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祸去福来欣聚会 奸强善弱愠欺凌

诗曰：

金兰睽别已三秋，此日相逢尽慰惆。

同心同德扶邦国，名表凌烟与并休。

且说马王爷兄弟四人在县署大怒：“他日奏闻圣上，把你九族当诛，不足为奇！几乎误了朝廷柱石，你知罪否？”知县叩首：“容禀，卑职虽闻驸马之名，恨我未曾拜识。驸马虽说真名姓，卑职恐防光棍冒认朝廷命官，持罪非轻。细想驸马既为才子，谁肯男扮女装，谁人知晓驸马忍辱偷生？刑法乃朝廷所设，不是下官私造，未曾举刑，驸马招认，现有招词献上。无奈收监，详文上司。上司不把驸马情由奉上，单奏大盗骗夺闺女。部文驳下，要行辟法，奉旨监斩。幸得福大寿长，王爷搭救。”马俊大怒：“吾弟已说知名姓，朝廷也曾各地出谕访寻驸马，岂有不知，理宜查察。你尚在本公案前搪塞分辨，罪无可免，立请圣旨。摘去衣冠，命交府监拘禁，待异日发落。”又命邻县周辉署印赴任，捉拿土豪富大雄到来，将功论赏。周辉道：“卑职领命。”带领衙役出行。一到富家，家人看见太爷亲临来到，急报员外。大雄迎接：“请问年叔到来光降敝宅，不胜甚幸！”县主喝声：“你祸已至，前者送此犯人，乃是朝廷驸马。今奉王爷之命，特来拿你。”吩咐差役动

手，“将他锁回衙去。”家人将此事禀知主母，潘氏闻夫被获，自思：“姑娘逃脱是奴之计，不免亲到公堂，禀明此事，可赎夫之罪，也未可知。”只得抛头露面，上到公堂。只见县主在堂，双膝跪下，夫君缚在堂前。马俊说道：“贵县请起。”吩咐带富大雄上堂来。富大雄下跪：“王爷在上，小童生无罪，为何县差拘押锁拿？”驸马开声道：“你抬头认得我不否？”大雄一观：“未识尊官是谁。”柳絮说声：“不识当今驸马爷柳絮么？昔日苦逼多般，被害落在你家，你妹子念我金枝玉叶，情愿终身相托，无嫌我系落难之人。事虽小，亦是你在河下贪花至此，应自三思。该念骨肉之情，送我夫妻上到长安，岂无荣华之日！不应持交官势陷害驸马，有何言语分辨？”大雄回言答禀：“既为朝廷命官，谁人得识？亦不应荡落烟花之地！男扮女装，谁不道是光棍假认驸马？何人肯信！望王爷恕罪。”驸马大怒：“古今名人谁无灾难！应该将你处死，念在你妹子之情，交回你妹子就罢，若无妹子，决不容情！”大雄回禀：“舍妹与驸马爷宿世姻缘，恐吾见责，是日逃出，未知吉凶。”驸马闻言大怒：“你害本公犹可，你妹子原是同胞，尚且逼死！”喝令皂隶：“举板重打四十大板！”皂差领命，打板二十，大雄叫苦连天，皮破肉烂。看见一妇人抱板求恳：“驸马息怒，小妇人系潘氏，特来出首小姐之事。昔日蚁夫有辱于驸马，小姐私结丝罗，难怪蚁夫所辱。后来小姐亦是奴之出计，女扮男装，主仆三人，上长安而禀丞相搭救于你。出门行已有数月，未有回音。”驸马回头作喜，道：“该把大雄重打四十，但念你妻之面上，免了一半。”吩咐：“住板。待本公回朝一见二夫人，接你上京，自有姑婢重逢之日。”大雄负疼，夫妻谢恩而回。

县主摆酒。马俊命张李二人返回客店，迁搬什物。是日登

程。分付：“贵县与我办两颖事宜，委差命捉叶世雄，将来依法治罪，一便拜本回朝，一便命人往河下去十娘舟船查问，将柳金娘接来，在你衙内安身。不可有误。”县主道：“卑职领命。”四人起马，一到江边，听闻有妇人之声，叫：“贤弟，你且慢走。”柳絮回头一看，见是姐姐。柳絮下马，叫声：“姐姐，把你终身之事托在县衙，弟今上京禀明叔婶，然后迎接。”金娘含泪答声：“愚姊不幸失身烟花之地，有甚颜面见爹娘并伯叔乎！但望你开枝发叶，高升禄位，念在至亲，不使我父母香炉冷落。”说罢，两泪交淋，将身投水而下。驸马见此手忙足乱，命河下之人细心搭救，自有重赏。河间水手向前濯渊寻觅，捞起尸首，见他面有土色，半息全无，哀哉身故。柳絮痛哭，泪难尽落。马俊亦见伤心。众兄弟催逼登程，柳絮无奈止泪，吩咐贵县代我备棺收殓。县官领命。是日柳絮随工人觅地安葬，大哭拜奠一番，镌碑记事停当，四人直望登封而行不表。

再说登封县内有一人姓邝名凤，花名放山虎，是左道旁门之徒，身居土恶，常常势压凌人。是月经过马二门首，见他闭门不开，未知何故，况近闻马二店内有一美人，待吾着人试探虚实，命人直入。马二一见大惊，认得是土豪老爷，急接入坐下：“请问员外到来何事？”邝凤说道：“马二为何不开店，其中必有缘故。”马二说道：“员外明见，近日全无生理，难以度日，因此闭门别业，另寻工作，俾度韶光。”土恶微笑：

“近闻你店中有些反事，命人去查。”众人领命查过：“回禀员外，马二糊涂之语，里面有一细女，十分美貌，未晓何方人氏藏住店中。”土恶进入一看，汗流满额，欲火难禁，命家人抢来。马二向前拦住：“员外切勿动手，我小姐他不是别人，是我主人马俊悦心王之妹。我原系马家之仆。今王爷往外公事，

留下小姐，由我夫妻服侍，他上荆州访驸马而行，不日回来，幸勿欺貌。”土豪大笑：“但闻马俊之名，未见其面，你借他之势惊吓于我！慢道马俊妹子，就是天子之妹，何足为奇！”命家人动手，即抢去了。王姑凄楚难言，马二哭哭啼啼，大声呼叫：“众位救命！”街衢惧匪凶恶，隐匿不敢出声。马二欲寻短见，妻子劝道：“你不必如此，不若今夜收拾登程，往湖广荆州，或过路遇王爷，禀明其事，待王爷起兵来救，亦未可知。”马二是晚夫妻逃走去了，街邻总不知觉。

邝凤得了王姑，背回家中，心满意足。不表。欲知王姑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为贪淫左目中伤 惧征讨携家出奔

诗曰。

奸险小人立志非，贪淫岂顾害延身。

惧征畏罪人翻悔，远遁携家泛海涯。

且表王姑被害，邝凤将他安置石室。马小姐骂声不绝：“你这奸恶，抢人妇女，罪不容诛！急急送回马二店中就罢，倘要不依，家兄来到，剿绝你门，踏为平地，那时悔之莫及！”土豪大笑：“你令兄是谁，难放入吾眼内。”向前抱住，百般调戏。被王姑性烈，把金簪刺入邝凤左目，邝凤气绝倒地，满身鲜血，痛苦难当。家人急忙扶起。土豪妻妾把王姑捆住，举

手乱打。王姑叫苦连天。谁敢答应！土恶醒来，大叹一声：

“天之有日月，如人之两目，今日被你贱人怀我左目，献丑于人，有何面目见人乎！众位娘子，将他囚入房中，不可难为，待我痊愈之日，与他理论。”众妻妾带他入房，轮流看守。邝凤请医调治不表。

单表黄土山赵虎大王闻喽兵报道：“悦心王救了驸马，兄弟数人往河南登封县去了。”富小姐带泪含愁，恳大王往登封县见驸马说明此事，感恩不浅。大王吩咐头目，雇大船十只，带兵四十名，头目押住粮草，下舟登程。留下头目领喽兵守寨。押寨夫人与富小姐送大王开船到扬子江中。大江无涯，被狂风一阵打折大桅，他漂荡不知何处而去。

又表马俊到登封县，命舟人湾船，食过朝膳，吩咐：“三位贤弟，坐在舟船，待吾上岸带着舍妹家仆一齐下船，开舟未迟。”三人答应领命：“愿兄快去快回，免使弟等盼望。”马俊此时心如箭急，直到了马二店中，见闭门未开，欢喜无限，连叫数声，内无人应。对门说：“客官，你叫破喉咙，难得他应。”马俊下马，向前施礼：“敢问老丈，他夫妻何处而去？”老人回礼，说道：“马二原是悦心王家仆，他在此开店度日已经多年。前者数月，王爷留下一王姑马鸾英让他夫妻服侍，去访驸马，是为安乐。谁料福无重至，祸不单行，那知此处有一土恶姓邝名凤，浑名放山虎，与本处官员如同兄弟，纵有天大事不奈他何，是日到店，见马小姐美貌，登时抢去。他夫妻二人在街上叫喊，有谁人搭救！邝凤尚欲加害他夫妻二人，故此逃走去了。”马俊闻言，大惊失色：“请问老丈，舍妹被捉，约有多少日期？”老人闻声下跪：“原来王爷千岁，伏乞恕罪。”马俊用手扶起，说道：“老丈不用扬声，可闻舍妹生死否？”老丈说道：“约有数月，未知吉凶。”马俊愤



怒：“若不杀绝邝凤你满门，誓不回京！请问老丈，文武衙门在于何处？”老丈指点：“进城就是。千岁不可到文武衙门，此处文武，尽是往来结交，如同手足，有事不能伸冤，尚反为不美。唯今有一位镇南将军姓白名豹，初到营伍。愚王命他起兵，除其土恶，与万民雪恨。”马俊上马进城，一到辕门，小军大喝：“何等样人，擅闯辕门！”王爷微笑道：“军士报去，快请营主出来相见，我非别人，你说悦心王在此要见。”军士急走进营禀知：“有一位赤面汉子，自称悦心王，请将军定夺。”白豹闻言，传令开门迎接，向前下礼：“王爷光临，末将失迎，恕罪恕罪。”将军以礼延入内堂坐定。马俊道：“将军到营多少日子？”白豹道：“小将到营不满半月。”马俊道：“如此难怪。我有一事，借你口气，请登封县过衙酌议。”白豹道：“末将领命。”差人相请。知县一到，将军出迎：“贤令请入敝营。”进营坐下，知县便问：“将军相唤下官何事？”白豹说道：“非我相请，悦心王在内，快请相见。”知县大惊，向前下跪：“卑职登封县知县丁昌，叩见王爷千岁。”马俊大怒：“知县你知罪否？”丁昌道：“卑职知罪，失接王爷。”马俊微笑道：“本藩微行，何用迎接！你为一邑之主宰，包藏土恶，贪财受贿，屈害良民！”知县叩首：“请问土恶是谁？”马俊说道：“巨匪姓邝名凤，浑名放山虎。慢道十恶具全，万民无不畏惧。你为知县，诈作不知，枉为民上。慢道别的，就我本藩舍妹尚且被他捉去，未知生死！但你枉受朝廷爵位，尸位素餐！”当堂摘印，喝令枷锁收监，待异日奏闻再处。将军下跪请罪。马俊说道：“非关你事，请起。命你即刻点起五百雄兵，代本藩连夜捉贼。”白豹命中军点兵，命人摆酒，与王爷众位洗尘。马俊命候补知县接印署任。有丁知县家人走往报知邝凤，将身进入，禀说：“员外不

好了！”邝凤吃惊，问道：“何事故？”丁家人道：“马俊到来，现在白豹营中，点起雄兵，把我家爷枷锁收监，连夜提兵捉拿员外。”邝凤大喜：“多得你们通报，不然难防。”赏银数十酬谢。邝凤想道：“某应该与马俊连夜对敌，见一雌雄。又恐敌他不过，不若将他妹子连夜解往飞鹅岭万寿寺，交俾我师承受，纵有雄兵百万，决无忧矣。”将身直入，叫声：“众位娘子，快收拾东西行李，祸及到了。”命家人将马小姐捆起，紧闭前门，从后门逃出。马俊兵到庄前，重重围住，命人骂战。三更时分，全无一人答应。王爷驾起腾云，飞入庄里，看见尽为空屋。直入厨中，见一厨妇睡熟，叫声：“妇人，可知邝凤去向否？”妇人离床，说道：“我家主人逃走，上万寿寺去了。”马俊又问：“马小姐生死如何？”妇人答声：“好一位贞烈女子，将金簪刺入我主人左目。我家主人眼目不明，因此未曾逼婚，一齐解上万寿寺去了。”王爷问道：“有多少路程？”妇人道：“离城三百余里。”马俊飞翻身出来。白豹动问：“可见土恶否？”马俊道：“被他走了，连舍妹一齐解上飞鹅岭万寿寺而去。”将军欠身施礼，说道：“小将初到登封曾闻飞鹅岭妖道利害。这几百兵丁，如何抵敌？不如回敝营拨三千人马，直往飞鹅岭，与他决战。”马俊收兵，命将军回营拨起三千雄兵等候，待本藩此去就来。忙催马到河边，连叫几声：“贤弟快来。”驸马闻声，三人出船迎接：“请问哥哥，为何不见令妹到此？”马俊道：“贤弟不消提起，马二不知去向，舍妹被土恶邝凤浑名放山虎所抢，因奸不遂，解上飞鹅岭万寿寺去了。愚兄提兵征伐，你三人静坐舟中打听，不可上岸，恐防有失。”三人回声：“兄长吩咐，弟当从命。愿哥哥小心提兵。”王爷辞别，回营操兵，不表。欲知王姑如何得脱，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全贞节咬舌归阴 救妹子败兵失散

诗曰：

贪淫妖道术高强，杀败雄师将士亡。

有日罪盈难遁脱，昭昭报应岂容藏。

且说马俊回船与兄弟暂别，转回营中，唤白豹点兵数千，征伐飞鹅岭万寿寺。

再表土恶邝凤惧马俊兵到，将王姑解上飞鹅岭。一日来到万寿寺前，道人迎接，安置家眷。到方丈禅房，参见师尊九龙真人，说道：“弟子奉师命回乡，拿有一个绝色女子，悦心王马俊之妹，名唤马鸾英。他不肯与弟子成亲，又被他将金簪刺伤弟子左目。曾闻他兄长起兵擒我，将贱婢送到师尊驾前，请旨定夺。”九龙真人一笑：“将他女子带上来。”即把马小姐带到堂上。妖道一看，心中大喜。王姑大怒：“尔是出家之人，将本王姑置身何处！快快送我回家兄长之处，免动兵刀！”道人冷笑：“久闻你令兄大名，纵有雄兵百万，吾无惧矣。劝你小心服侍于我，传授尔法力，自有长春不老之方。”小姐大怒，连骂妖道不绝。道人一怒：“不识美爱，尚然抗拒！”命徒弟动手：“将他缚在石台之上，看他如何，或有转意，未可料得。”邝凤预备出征器械。妖道直入石台，要耍弄王姑。小姐大惊，料难得脱，大叹一声，把舌头伸出，银牙一咬，连

声喊苦，满身鲜血，气绝归阴。道人近前一看，真真可惜，带怒出三清殿前坐下，闷闷不乐。邝凤说道：“请问师尊，此事可成否？”真人说声：“不消提起，贱婢咬舌身亡。”吩咐众门徒，将他尸首抬出后山，放在高岗，不许安葬。众门徒领命，抛出山脚，尸骸暴露，任他蝇蚋蛄蠊。

有一壮士姓马名雄，行年四十，上山打猎为生。见有青年妇女睡在山脚，左顾右盼，见他满身鲜血，两眼朝天。意欲将手向心窝一摸，以定他的生死，惟是他系妇人，古云男女授受不亲，用手一摸恐失体统，便将他左右掌心一看，见尚带暖色，柔软如绵。马雄心中思想：“见死不救，是何人乎？待吾把他背上肩头，带回家中，调养他好，然后酌处。”将到自己庄门，忽有道姑，口念阿弥陀，叫声：“居士，此位是谁？”壮士说：“面无相识，见他被害之人，左右掌心身中尚暖，必有还魂之日。”道姑向前一观：“尔是英雄烈士，可有妙药搭救否？”马雄道：“村落庸夫，焉有妙药！万望道姑可有妙药救此残生为是。”道姑说：“常有妙药在身，得行方便。待吾一救。”取药近前，放在牙关之内。仙丹进腹，小姐慢慢翻苏，将身立起，掩住花容，向道姑施礼，语音不正，用手指口。道姑开声：“请问居士，尔有几位儿女否？”马雄道：“老拙命蹇全无，只有贱室一人。”道姑说：“居士何不收他为育女，待贫道到尔家中，大展慈悲，医好他的舌头，平复如旧，痊愈之日，不枉尔我功劳。”马雄欢喜，带入门庭。姜氏迎接，细问根由。马雄将此事一一说知。妻子闻言欢喜，接入内。慈悲隐身，调治王姑不表。

又表马俊兵到飞鹅岭，是晚扎住营头，周围困住。九龙真人闻报，命邝凤当先出敌。马俊出兵，一眼看见他面肉积纹，眼生三角，真真狠恶，左目不明，便知仇人。便催马向前，说

道：“来者莫非邝凤贼么？”邝凤道：“既识贫道之名，何须再问！你莫不是马俊么？”马俊道：“本藩是也！快把舍妹放出，免作刀头之鬼！”邝凤冷笑：“早来两日，兄妹相逢。为他不受吾师敬重，咬舌身亡。”王爷大怒，用刀一劈，邝凤用铜棍架住，两兵混战，战有数十个回合，未分高低。马俊自思：“奸贼武艺不如我，又恐有法宝在身，不若先下手为强。”祭起三合明珠宝剑，毫光掩眼，把邝凤一刀砍为两段。九龙真人一见，催动一匹卷毛马，上前大喝：“马俊休逞英雄，伤吾门徒，你报友之冤，我报门徒之仇！”马俊意欲使刀，白豹拦住：“待小将擒贼，以显头功！”九龙真人一想：“我见他有毫光盖眼，必有法宝在身，不若先下手为强。”想罢，祭起九龙棍一条，邪光满天，乌云遮日。可惜三千人马焦头烂额，死者无数，白豹将军亦在阵亡。马俊先有宝剑傍身，戴起飞天帽，驾起云头，直程飞往归德城，取救兵而去。一路腾云，嗟噫白豹将军少年英雄，为着舍妹而亡，此德铭感于心。妖道得了许多器械，见满地尸首，命门徒总数安葬。按下不表。

且表驸马三人在舟中论议，未知哥哥胜败，飞报未回，心内不安。兄弟弃舟登岸，把船交回船主，结清船银，舟人多谢。三人步入登封，看见败兵而回。三人闻说，即望飞鹅岭而行。路途不熟，离城数十里见一所大山。驸马说：“二位恩公，”二将答应：“何事？”柳絮道：“到此山林脚下，路开数条，未知那条路去得登封否？天色将晚，坐在山脚之下，待有乡人问个明白，然后起行。”二将说道：“前无旅店，何处安身是好？未食晚膳，肚近饥饿，山下坐下，恐被虎豹之祸。”驸马说道：“兄弟之情，非同小可，漫道饥饿，纵死何如！”三人计议，左右踌躇。远望山脚有一茅屋谨藏。三人行前，就此安身，挨到天明，起步再行。行不数武，霎然飞沙走石，风

动树声咷咷的响，三人举目一观，看见大虫二只，撩起虎威，跳过山来。柳絮惊慌。二将忙道：“驸马快走，待我二人发力上前。”柳絮急忙先走。二人打虎，打到二更，忽又来了三只。张珍失色，李凤道：“快走，纵是卞庄再世，恐难济事。”二人急走。猛虎追赶，追至山边近处，咆哮而回。正是：死生有命。人不犯虎，虎不伤人。

再说驸马从来未曾见虎面，心慌胆战，恰似漏网之鱼。走到江边四顾。忽遇有队强人，大喝：“要放下买路钱，方可过路！”柳絮回言：“我是落难之人，钱钞毫无，请行方便，足感盛德。”众喽兵道：“我大王乃是好善之人，不是以把截为生。只因运蹇时乖，为追寻驸马，船到江心，被风打折大桅，船难走动，进退无门，只得不论落难与不落难之人，身中多少，尽皆所取，俾以暂济燃眉。若云不肯，恐难得脱。”柳絮闻言，说声：“此驸马何等样人？”喽兵道：“就是柳絮驸马。”柳絮道：“他与你大王有甚冤仇否？”喽兵道：“非有冤仇，内有缘故。大王有恩于他，故此访寻。谚曰：好人多受折。正我大王也。”驸马闻言，三番两次勤问喽兵，喽兵厌烦，大呼小喝。柳絮巧言求问，喽兵只好把根由说知：“情因是日山中操兵，刚遇梅花鹿一匹，拔箭射去，此鹿拖箭而走，走至白松观内，我家大王这般如此如此，救了驸马夫人，姓富名柳英，杀却妖道，带夫人回山，与我夫人结为姊妹相交。我大王闻得马俊与驸马往登封县而去，富夫人终日闷怀不乐，痛哭悲凄，故此大王带我等去登封城寻访驸马下落。谁料天有不测风云，致有今日之困。你亦无庸多问，身中钱钞尽皆放下，跑你的路罢。”欲知柳絮寻问富柳英情由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富柳英初逢柳絮 九龙道两败马俊

诗曰：

有恩重报真君子，待怨分明是丈夫。

义气英雄维再败，岂灰烈性恕奸徒。

且表柳絮驸马闻喽兵之言，自知富柳英在这里安身，心中欢喜无限。柳絮说道：“实不相瞒，我就是柳絮驸马在此，请大王相会。”喽兵大喝：“好个光棍，冒认朝廷命官，想弄脱身之计！是真驸马把这前后之事情说明。”柳絮道：“烦惠通传，恳来相见。”喽罗道：“待我报知大王，然后相迎。”遂回船禀上大王：“驸马到了，请大王相会。”赵虎便问喽罗：

“可曾问他情由确否？”喽兵道：“将前事一一禀知，他定要恳见大王。”大王出接，见他相貌堂堂，言语不俗，说道：

“请问足下是谁？高姓大名？”驸马将富家之事一一说知。大王接入，见礼坐下，细讲一番。柳絮道：“先闻贵兵说道，蒙足下救了贱内，此恩此德，铭感肺腑，未知何日答报！请上受我一拜。”赵虎道：“那里话来！弟亦平生品性生成，但有不平之事，于心有所不悦。况尊夫人乃是贞烈之妇，可动鬼神，并不是某有搭救之能，实有鬼神护佑。”两下谈论相投。驸马说道：“请问恩公，如何搭救？如何杀此道人？”赵虎道：

“尊夫人主仆三人扮作男装逃走，欲往长安见你尊君大人。突

遇甘霖滂沱下降，借观避雨。是晚野道人持刀杀人，先斩老仆，实掠财物起见。后见你尊房是女扮男装，被他识破，起动淫心，逼行苟合。夫人不允，宁死不辱。野道举刀杀他，后来老妈妈相劝，用计诱住，限以十日，然后遵从。尚有三日，在于危迫之际，某为寻鹿到观，方知此事。非弟之能，亦系天之所使也。尊夫人现在敝寨，与贱内结为姐妹。曾闻王爷在法场救你，因何孤身苦楚到此，请道其详。”驸马把王姑被土恶捉去，悦心王起兵出征，飞鹅岭兵败之事，一一说知，“同有二将随行，三人被狼虎冲散，孤身到此，幸遇恩公，得知贱内之事，弟生当啣环，死当结草，铭感不忘于心。”赵虎命人摆酒，携手入席，分宾主坐下。酌酢交作，数巡酒罢，一宿晚景。

是日大王即命舟人开船，与驸马回山。柳絮说道：“且慢，理应随行，无奈为兄弟之情，要往飞鹅岭打听大哥胜败，方得安乐，免挂于怀。”赵虎道：“悦心王天下闻名，智勇双全之将，岂惧妖道，自有平服之机，何用忧心！与某同回敝寨，免得夫人盼望，日皱眉头。”柳絮说道：“大王差矣，夫妻事小，兄弟事大。烦驾上山，拜上尊夫人，周全贱内，待弟成功之日，到寨重逢未迟。贱内今在足下寨内，吾亦无忧。”赵虎说道：“驸马之意，本为兄弟之情，待某与驸马一往飞鹅岭而行。”柳絮欢喜。一路开船，称羨义士不绝。

再表张珍、李凤，分散了驸马，一路追寻。张珍大叹一声。李凤说：“何事？”张珍道：“贤弟有所不知，今蒙王爷将驸马托在你我身上，忽被豹虎冲散，未知去处。只可无失，倘有疏虞，有何颜面相见悦心王乎！”李凤说：“事已到此，出于无奈，但愿吉人自有天相。”一路前途访问。是晚到青凤镇市歇一宵。是日李凤又遇一病，卧床不起，在店中医治。



不表。

再表马俊至归德城下了云头，落到营前。军士大喝：“谁人擅闯辕门？”马俊说道：“快报悦心王到此。”小军跪接：“有眼不识，恳恕宽饶。”入内报知。苏武将军闻报，传令大开中门迎接，道：“末将打拱。”马俊道：“免礼。”接到内堂坐下。苏武道：“请问王爷驾临，有甚盛事？”马俊大叹一声：“将军有所不知，因为舍妹留在登封县家仆马二服侍，是为欢喜得其所托，放心前访驸马。幸到襄阳地面，天从人愿，法场救命。回到登封，不幸舍妹被土恶邝凤乃左道旁门之妖捉去，因奸不遂，舍妹宁死全贞，把金簪刺贼左目。本藩起兵追贼，贼知惧怯，将舍妹押去飞鹅岭，被妖九龙野道逼为苟合，咬舌身亡。本藩一闻，恨入骨髓，与贼交兵，怒斩邝凤之首，被妖道用邪火烧败，伤吾兵卒不计其数。又可惜白豹将军为舍妹阵亡，损了朝廷一员上将，日后有何颜面见天子乎！意欲回京请罪，奏明起兵，但思一来一往，耽搁日期。特来起兵，将妖道杀尽，以报白豹之仇，以除生灵之害。未知将军意下如何？肯愿发兵否？”苏武道：“说那里话来，你是朝廷恩人，位列藩王，慢道王爷驾临，令箭一到，岂有按兵不举之理！”传令点兵三千，明日代王爷祭旗。又命设酒，与王爷解愁。一面修本回朝。

是日点兵往万寿寺。兵到山前，安营下寨，把兵困住山门。那些道人入内：“禀知师尊，今马俊往归德带苏武兵来，现在山前下寨，请法旨定夺。”真人一惊：“曾闻苏武文武全才，用兵如神，明日出战，小心提防。”是日马俊升帐，苏武献计：“禀上大王，曾闻法术最忌污秽之物，不若将乌鸡、乌犬宰杀，多取其血，把犬血灌入喷筒。待我埋伏一百壮丁，扎在岭脚之下东边三十里之外。他若祭起法宝，你诈败佯输，引

他追出山外，便用犬血多泼，破其妖术。”马俊大喜，依计而行。是日出兵对敌，真人说道：“马俊，你前日败在我手，今日有何颜面仗兵再战！谅尔虽是英雄，不是道爷敌手，劝你收兵，免作灰中之鬼。”王爷大怒：“胜败兵家常事，今日尽灭妖道，方息我恨！”用刀斩去，他举棍相迎，尔来我往，一冲一撞。两军对杀，乌云盖日，尘土迷天。二人对敌，不分胜败，战有三十六个回合，二十个照面，马俊暗想：“妖道有邪宝在身，不如下先手为强。”诈败逃走：“野道休要来追！”道人追到，马俊用计诈败，入了阵脚，想施污物。道人念念有词，祭起九龙棍，一抛现成九条火龙，满天火焰滔天，纵有三头六臂，难当其恶。苏武见妖弄法，将污物泼去，总总不应，急急走避。竟把归德兵马十死八九。马俊见如此利害，将宝剑祭起，驾上云端而去。望落地下，见尸横遍野，大叹一声，罢罢！有何颜面见人乎！意欲回朝取救，又恐献丑朝廷，枉为大将，徒受封王之位。正是：瓦缶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不若往三山尽起兵来，一起虎豹山、二起小梁山、三起丹凤山，以图报复。驾云去了。妖道又得营中许多兵器粮草，命门徒收尸归土。苏武见谋事不成，收回败兵，回归德拜本回朝不表。

再说驸马船到江边，离山四十里，水手报道：“禀大王，船到山前，水路甚浅，不能进去。”赵虎传令湾船。二人登岸一望，柳絮大叹一声：“不好了！”赵虎道：“请问驸马，大叹一声何事？”柳絮叫声：“恩人，你看山上许多道人锄地埋葬尸骸，定必兵败将亡，哥哥凶多吉少。”赵虎说：“不若同到敝寨，起齐人马杀来报仇如何？”柳絮曰：“不可，你到宝寨路途遥远。岂有临阵退走！不若待我上山去罢！”大王一笑：“勿说得罪，尔是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上阵未见交

锋。私上飞鹅岭，岂不是插标卖首，自投罗网之内！”驸马叹声：“昔日结拜之时，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今日兄长有难，吾何坐视偷安！我系白面书生，自有随机应变。前者楚项羽恨天无鼎，恨地无环，被韩信施展妙策，以致十面埋伏，九里山前，自败而亡，至有大汉天下，百代儿孙。我的主意已定，上山而行。无事则已，尚若不测，烦驾回宝寨提兵，与我报仇幸矣！并及保我妻房同回京城，见了家君，代我父引见天子，自有高官显爵，以酬厚德。”说罢，抽身而行。赵虎拖他不住，隐回船内，静听消息。欲知柳絮如何计策入山，做什么事情，且听下文分解。

## 第二十六回 蒙野道祥恳为徒 贿弥童暗污邪物

诗曰：

白面书生施妙计，强狠妖道命归阴。

慢道武勇能扶国，除暴安民赖智深。

单表驸马到了寺前，见许多鲜血，尸骸叠叠，叫声：“众位道长，有礼了。”众道人见一位书生，言语温柔，诗礼之客，合掌回礼：“请问居士到来何事？”柳絮道：“小生回乡，今遇大雨将至，路途遥远，难回敝处，特来避雨，参拜神祇，未知肯容否？”道人说：“请住贵步，待禀家师，然后相请。”柳絮说声：“多烦了。”道人入内：“禀上尊师，有一位

白面书生前来参拜三清神祇，未知容否？”真人说道：“他一片诚心，勿拒来意，请他进来。”道人出接：“居士呀，家师有请。”柳絮道：“多蒙引见。”直到三清宝殿，焚香下拜，高声叩首：“弟子王絮，前来求乞仙丹，佑我家君身体安宁，延年康健，日后酬答鸿庥于靡既矣。”拜过三清，玩望四处，见一位老道长头戴逍遥巾，身穿水火道服，手执尘拂帚，行行而来。柳絮向前下礼。道人还礼，见此书生面如冠玉，齿白唇红，道人一见，十分欢喜，说道：“居士请坐。”吩咐奉茶。茶罢，道人问：“请问居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柳絮道：“小生离宝山四十里之遥，就是寒居。只因家严病重，特来求神庇祐。”道人问：“莫不是王家庄么？”驸马道：“是也。小生姓王名絮。”真人曰：“请问令尊染病有多少日期？甚么病症？可有服药否？”柳絮曰：“不幸已有数月，延医罔效。”道人问：“自古病向钱中医，亦该预早调治才是。”驸马道：“前者也曾多请医生，无奈日轻夜重，服药不灵。”真人曰：“请问居士有多少兄弟？”柳絮说：“命匪全无。”真人曰：“贫道看居士尊颜，日后必是朝廷栋梁，发奋攻书，自然功名有份。”驸马回声：“道长差矣，家山浅薄，难望功名之日。自在幼于襁褓之中常常有病，多累父母不宁。家君请位先生推卜算命，说我命该出家，拜师食素，或可延年益寿；若不出家，恐难疴养。怎耐旧岁又得一病，延了数月。家慈挂虑无安，又请一位先生，卜算八字长庚，评论总说命带夭殒，只可出家，不可在家。父母无可奈何，只得舍心任我出家。但访名师，无缘得遇；倘得名师指引，吾意幸矣。”真人冷笑：“我出家人有甚好处！上不能与朝廷出力，下不能光宗耀祖。不似尔等儒士发奋成名，封妻荫子，公侯世代，正是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富贵人间，至美事也。况尔青年英俊，满腹珠玑，日后定

作廊庙之客。”驸马说道：“古云有言，身近帝王边，犹如伴虎眠。到不如出家人，无辱无荣，无忧无累，到不如道长自有极乐世界。”道长大笑：“既然居士能识时务，主意出家，不嫌道单法浅，莫若拜我为师，未知允否？”驸马一笑：“恐忧福薄，不能高攀。”真人道：“你肯拜吾为师，再无忝辱于你。明日你回家禀知父母，看双亲意思如何，允则可为，不允不可忤逆，以蹈不孝之名。”柳絮说道：“家君病在危笃，少谙世情，不用等他主意，今即拜求道长为师，后禀父母知悉未迟。”说罢，双膝跪下。真人扶起：“你既为出家，山中各道人未得周知。快到大雄宝殿，将云板打起来。”叮咣之声惊动满山道人，上堂合掌。真人说：“王絮拜我为师，传齐你等上堂。”各道友合掌稽首称妙。驸马忍怒下跪：“师尊请上，受弟子三叩三跪。愿我师圣寿无疆。”取名隐修。柳絮谢恩。道人吩咐备办斋筵，合山庆叙，依次理席饮酒。

酒至数巡，柳絮道：“请问师尊，弟子上山之时，看见血流山下，满地尸骸，未知其故，望师指示，以解弟子之疑。”真人道：“你有所不知。有一马俊，未知是什么悦心王，妹子马鸾英上山参拜神祇，刚遇风迷身故。马俊自逞其能，带兵与我交锋，说我山有谋杀他妹子之意。被我连败两阵，兵丁尽死。今者尸骸，待明日埋葬。马俊幸有宝剑防身，飞上云头跑脱了。”柳絮道：“请问师尊，曾用何法宝胜敌？”真人道：“用起九龙神棍。”柳絮道：“敢借弟子一观。”真人叫行童张荣带出来，待小主持一观。张荣领法旨，将九龙棍带到：“请主持观看。”驸马接看，见此棍长有九尺，方大二寸，其黑如漆，其明如镜，拾起重不过二十余斤，说道：“请问师尊，此物伤得兵将否？”真人道：“切勿轻视宝棍，倘若阵上战人不过，有八句咒语，念念有词，纵有百万雄兵，铜皮铁

骨，立就毙亡。”柳絮问道：“此棍如此利害，望师尊演遍，弟子看看。”真人就在席上念起咒语，邪火一起，九条龙乱滚，满地毫光，铁石心肠，无不骇怕。驸马一惊：“望真人收宝。”真人收了，邪火一熄，命张荣：“带回聚宝房中收好，勿使污秽相近，恐伤宝物不灵。”张荣领法旨。驸马道：“不若将此法宝秘授弟子何如？”真人冷笑：“初入山门想要传授？待我将近临终传授未迟。”夜静更深，各去睡卧，众道人分别。又命行童引小主持去客房安睡，行童领命。

驸马随着入房，叫声：“张荣，尔多大年纪？”行童道：“十三岁矣。”驸马道：“尔在此山多少年期？”行童道：“有八年之久。”柳絮说：“我问你，聚宝房在东廊，留你在此临卧看守么？”张荣道：“是也。此间房系通得师尊方丈临卧之所。”驸马见说暗喜，说道：“你去睡罢。”

是日真人吩咐：“隐修贤徒，你回家看看尊翁之病，亦人子之情。禀明父母，然后回来未迟。”命张荣行童：“随小主持回家，看他令尊病体如何，若系死在旦夕，小主持不用回来，但若痊愈，回来就是。倘有将危，张荣回山报知，待为师交银，张荣带到。待尔料理完丧，以报劬劳罔极之恩。”柳絮欢喜，一齐领命，拜别下山。离山二十里西北之路，柳絮叫声：“张荣，你不可随我归山。我有一事相浼，师弟，现有白银五两，烦往各处市头，代买乌鸡乌犬，单取其血，不取其肉。我因旧岁病重，食药不愈，在当天许下良愿，幸得身宁，有事未还旧愿。今身入空门，不敢面禀师尊，恐乌鸡乌犬乃污秽东西，难在三清殿上还其旧愿，致招众论不雅。浼尔暗中买下犬血，各人睡熟，暗中交我，切勿漏泄。用银多少，倘有剩余，留下师弟傍身自用。师尊身故，得受衣钵，我为住持，你为知客。千万不可败露。”行童欢喜去了，不表。欲知驸马可

破妖物，如何用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七回 暗通风计除妖道 明诛戮义释群僧

诗曰：

收除罪首恕群僧，英雄作用非凡人。

国有吴良诚国宝，邦无好伍得邦亨。

且说柳絮与行童临行约定道：“若我先到，在此丁字路口等你，你先到，在此亦要等我，尔我会面，一齐同上山入寺，免受师尊责罚。”张荣领命去了。柳絮向东方而行，前行十里，赵虎遇见，叫声：“驸马回来了么？”柳絮说：“不可高声，回船才讲。”回到舟中坐下。赵虎说道：“请问驸马，此事如何？”柳絮说：“上山拜他为师，他有眼无珠收我为徒。今日假作回家，买通行童去买污物，今用污物，在于此举。明日引他下山，大王带着军兵藏在树林，将他杀绝，报了王兄败兵之仇矣！”赵虎大笑：“真再世张良也！”说罢，登岸。赵虎相送，翻回船内。

驸马复到丁字路口坐下，忽见行童叫声：“小住持呀，我买了犬血在此了，交过你收下。”驸马接着，连差办事停当，一同上山，教他口供：“看我讲话，你不可多口，恐防师责。”张荣领命。上山入寺，众道人迎接。一见九龙真人，深深下礼：“师尊万福。”真人曰：“尔回家了么？令尊贵体如何？”

柳絮回声：“家君病好八分。只因弟子回家，闻父母有言，昨晚夜半，家君见有三清菩萨到近床前，次朝已清爽几分。我又稟明拜道长为师，师尊恩爱，十分美情。父母不胜欢喜，称羡得此明师，我儿之幸。独怕师尊移心不肯用心教导，命我恳师尊明日光临草舍，我家君当面写个送帖，免使师尊不信，未知肯屈驾光临否？”真人说：“明日正要到你府上见尔令尊，心意若何？”柳絮暗喜，假意谢恩。一同食过晚膳，各自安寝。驸马吩咐张荣：“你去睡罢，不可看我还愿。千万不可锁门，虚掩便了，倘要三更二鼓要去问师尊安否，亦免惊醒于你。”张荣道：“弟子晓得。”便去睡了。

驸马独坐，已到三更，身出禅房，步到聚宝房前，暗暗推门而入。见墙上毫光万道，意欲举手，胆战心惊，又恐败露。未知妖道熟睡还是醒的，将身潜进，见睡房灯火未熄，步到床前，见床上妖道与两妇人相偎贴睡。驸马暗怒，出家之人这般所为，天地奚容！将身复出，到墙上轻轻把九龙棍拿下，将犬血一洗。忽见毫光点点射去，望上而飞。驸马心慌，躲在床下，见房中毫光尽散，放胆上前一观，将棍污扫净，依旧挂回原处，然后出房，回归自宿之所。忖思妖道罪恶满盈，应遭天谴。

真人贪色倦睡，全然不醒。东方既白，师徒食过早膳。真人传令，带道人一百，下山同行。驸马大惊：“师尊光降寒村，何用许多道人，又不冲锋打仗，不是开围射猎，如此多人亦无用也！”真人道：“贤徒呀有所不知，若不多带从人，恐遇马俊不便。”柳絮回言：“这也不妨，师尊法宝高强，有九龙宝棍带随左右，何惧之有！”真人道：“贤徒之说亦是有理，多人同往，百姓一见不知何故，恐招议论。”命：“张荣带宝棍在身，左右勿离，尔等谨守山门，为师不日就回。”三



人下山，柳絮欢喜，引路在先。不觉离山三十里之外，赵虎拦路大喝：“快将头颅还上，免爷动手！”真人大惊：“取宝棍过来，我徒仍在一边，免惊吓你们。”驸马半惊半喜，惊者恐赵虎力不能支，喜者妖棍用之不着。妖道拿棍，念动咒语，将棍一抛，原来此棍被秽物秽了，竟成无用之物，用之不着，妖道心中焦躁起来。赵虎上前，用尽平生之力。妖道无奈，战有数合，不是敌手，竟被赵虎挥为两段。张荣跪下乞命，驸马扶起，说道：“行童不用惊慌，我非别人，乃是当今驸马柳絮在此。我今与你上山，立你为王。”便叫赵虎带齐喽罗，直往寺去。众道人看见：“请问小住持，为何不见老师尊同到？”驸马应声：“随后就来。”直上三清宝殿，将首级摘下地中。众道人看见，知悉被杀，意欲举首，又见赵虎在傍，有数十余人手拿利刀，道人不忍动弹。驸马指骂：“你等秃头，罪恶满盈，不知死活，地狱相待。你等众人道我是谁，本公东床驸马柳絮是也！与悦心王有八拜之交，会闻两次兵败，马王爷尽被九龙棍所败，因此忍辱登山，进入空门，拜妖道为师，破除宝物。今有雄兵十万，扎在山前十里，理应杀上山来，尽绝根株，但罪恶非关尔等所为，尽在妖道之恶。妖道已死，尔等改过前非，莫作歹为。立张荣为住持，服侍三清神圣，免使香火见缺。”众道人拜伏谢恩。

柳絮问道：“王姑尸首现在何处？”道人说道：“现在白蛇坑边。”柳絮命人备办香烛，亲临追荐祭奠。众道人引去：“禀知驸马爷，此处就是。”各人把眼一看，四处寻觅，不见了尸骨，连带衣裙，查无一物。驸马痛哭一场，叫声：“贤妹呀，指望报仇有日，等着你尸首高山安葬。至今不见，忝为兄妹，能不令我伤心痛肺乎！”张荣在傍相劝，禀道：“弟子见王姑乃是贞烈之女，莫不翻醒不成！或有打猎英雄搭救，亦未

可见得。曾闻山脚下数十里之外，东边有所孔家庄，有一位推卜先生，阴阳有准，能定吉凶，姓孔名大鹏，莫若驸马爷虔心前往问卜，以定祸福。”驸马收泪，转回三清殿上，转声叫一句：“赵仁兄，你带回贵兵转归宝寨，免使尊夫人及我贱房挂望，但有机位，然后相请。”赵虎领命。柳絮命道人将观内粮草一概兵械，尽交大王带回高山应用。又命众道人将所有被捉妇女带到，待驸马一一审问明白，应归家者即拨路费，命人相送回家，安顿停当。各人妇人喜出望外，叩首谢恩而去。附近村庄闻灭妖道，欢声振地，等候山下拜送。驸马取白银一百傍身，是日登程，各人送别，吩咐众道人：“张荣行童有恩于我，立他为住持，尔等遵他法约，勿谓见我去后欺他年少，将他谋害。本公得闻消息，大兵一到，个个死作无头之鬼，勿谓言之不先！”众道人齐声：“遵命！”各人齐送出了山门，百姓相送不表。赵虎开声：“请问驸马，可用兵将随行否？”柳絮道：“不用。若带多人行动，耳目惊动，不若孤身登程尚妙。”二家分手。赵虎收兵下船回山。柳絮自带家丁二名，望孔家庄而去。欲知孔家庄如何问卜，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有福人临危遇救 倒运贼不意遭殃

诗曰：

命运未该通达时，冤家数遇屡相欺。

福星下降临凡界，枉尔群奸叠害机。

且说驸马为着兄妹之情，不辞千里，逢人借问孔家庄。有的说离山四十里，到双头镇市就是。行至初更，日已西沉，投入店中安歇。店主迎接，一见柳絮，认得是驸马。谁知店主不是别人，原是下大夫韩通，逃出在外，改名换姓，开间客店。店名“贵聚”，上写着：来往客商歇宿。驸马正是冤家，遇着对头人。他识柳絮，柳絮不识韩通。接入坐下，开声：“客官，因何深夜到此？”柳絮说道：“路途不熟，漫行耽搁，是以如此之晚。请问你就是大店主么？”韩通说道：“不敢过奖。请问高姓大名？今欲何往？”驸马改姓，道：“某姓王名絮贵，要往孔家庄问卜。”奸贼欢喜：“幸得伙伴回家，作事无人知觉。不若酿成迷朦药酒，将他朦醉，明日解往东炮山，交俾丞相，以泄心头之恨，何为不美！”说道：“请问客官，前可有用膳否？”柳絮回说：“未也。”韩通道：“此要什么酒肴？”柳絮回声：“为客何须论在精细，随便搬来便是。”韩通即将酒肴茶饭搬来桌上。柳絮步行艰辛，腹中饥饿，饮食不觉爽怀，正是：饥易食，渴易饮。被朦药酒发作起来，醉如

死的一般，纵有雷轰贯耳，全无得醒。韩通将他连头带脚捆住，用毡物包好，俨然包裹无异。整顿车辆，五鼓后起程，收拾路费，推出门外，把门锁闭，左右街邻，眇无人知，竟趁早登程去了，望东炮山而行，不表。

又表张珍、李凤与驸马被虎豹冲散，在青风镇市投店，李凤染着风寒之病，已见多日，心又怀念驸马，闷闷不安。李凤说：“病虽未痊愈，耽搁日期，不若带病慢行如何。”兄弟酌定登程，要去访驸马下落。张李二人离店不远，张珍听得有车辆之声，叫声：“贤弟，好了，你病体未十分痊愈，行路艰难，远听有车辆之声，脚夫急催而来，不若请来贤弟坐坐，免使两步艰难。”东方既白，连叫：“车夫过来，我来帮衬于你。”韩通听闻一惊：“闻此声音觉似张珍之声，莫不是又遇着对头人不成！”左右思想：“待我装成哑子，不啾不睬，竟往私路而行便了。”二人大怒：“好意帮衬，全无答声！”李凤扑上，把背后抽住：“如此可恶，愿与不愿，听候于尔！”压倒在地乱打。张珍向前相劝，认得是韩通，叫声：“贤弟，不可动手，将他捆住为是。今日仇人见面，分外烟生。”韩通叫声：“我是脚夫，切勿错认。”张珍说道：“你装成一个推车的人，难道某家认不得么？你是下大夫韩通，助奸相百端为祸，私自脱逃，皇上出下圣旨捉拿于尔。还不将尔解回京都，更待何时！”韩通叫声：“二位将军，我知罪过，难瞒足下，应念昔日相府相好之情，再恳祈不念旧恶，得宽人处且宽人，饶了罢。”李凤看见车上有个包裹，奇形异相，足似人形模样，即忙解开，认得是驸马，连叫数声贤弟，全然不应，但见面如土色，恰似死的一般。张将军向前一观，怒气冲天，手持利刀上前：“杀此奸贼！你把驸马害死在此，当还容得尔过！”韩通说道：“驸马未曾死的，实被蒙药酒蒙醉，待等一时，即刻

翻醒。你若不信，把他心头一摸，便知端的。”李凤用手一摸，心头现有暖气。张李二人见大路来往人多，恐惹人看，将他带上高岗，待驸马翻醒，然后杀他未迟。一人推车，一人拴他上山。张珍吩咐：“贤弟看守，将贼用物塞口，免他叫喊。”又将韩通吊在树上。张珍又说：“我下山买物，回来兄弟对食，轮流打睡。”

驸马到时翻醒，大叹一声：“好酒，好酒。”二将近前扶起，说道：“驸马受惊了。”柳絮把目一观，说道：“原来是二位恩公，昔被虎豹冲散，一向何处安身？因何在此又得重逢？”张珍道：“我们二人一路追寻于你，在客店安身。二弟刚染一病，延迟半月，今带病要往飞鹅岭相寻。遇着奸贼韩通假扮车夫，用药酒朦醉，将你捆成包裹，未知解往何方而去。他是奸相门下，献计假冒驸马，假传圣旨，俱是他的计。后见事情败露，逃出京外，不知在何处遇着足下，被他陷害，如此受苦，幸搭救实天地之恩，驸马福大之至也。”柳絮回声：

“韩通今在何处？”李凤指树：“此人就是你对头。”驸马近前，骂声：“奸贼，尔把本公带往何处？解我何处？”二将上树将他放落，把韩通压倒在地，取出封口之物。韩通暗思：

“欲说出丞相，祸及太师，不若装成奸计。”说道：“驸马爷爷饶命呀，实一心送尔上京，待尔身近君父，免公主日夕挂望，等尔早日成龙，我将功赎罪。此实小人本心，别无歹意。”二将说声：“驸马，休听奸贼之言，谅他焉有此善心，不过阻塞饶望得脱之言。不若杀了他罢。”柳絮命二将：“开刀，斩成肉酱，丢在荒郊，以报前仇。”

二将问道：“请问驸马，在于何处因何遇贼，细说其详。”柳絮道：“自从被虎冲散之后，又闻悦心王二次败兵，是我孤身投入万寿寺，假拜九龙道人为师，用污物破他宝棍，义友赵

虎截杀妖道，以报大哥败兵之恨。四寻不见王姑尸首，闻此处地面有一位孔大鹏阴阳有准，现在孔家庄，欲前往问卜，行至夜间，投入客店，因此遇着奸贼，多般设计，受他牢笼，几乎丧命。岂知得遇二位恩公搭救。”二人递上面食，暂充腹内之饥。

食罢登程，轮流推车，缓缓而行。偶遇大雨淋漓，欲寻躲避，看见有间古庙。近见一看，见是仙姬古庙。下车进入，见庙内洁净，必有司祝在此。连叫数声，并无守庙之人。忽走出一人，靦面相逢，驸马一见惊慌，大叫：“走呀！”二将问道：“为着何事，这样惊慌？”柳絮说道：“此贼非是别人，逼我扮作女人，图骗人家财物，此人叶世雄就是他。”二将见贼手持大刀追出，总不出言，二将与他杀几合，张将军用起回手刀，杀了世雄，埋葬尸首在于郊外。三人在神前叩拜释罪，竟在庙内挨饥。过了一夜，是日天晴，商议入乡寻些食物，俾得充饥。张珍下乡寻买回来，携干粮庙内，三人对吃。柳絮道：

“前者未遇二位，欲往孔家庙问卜。今日相逢，大众同行，遍访大哥下落。留至下日，然后问卜如何？”二将齐声说道：“是也。”三人话犹未了，忽闻锣鼓宣天。三人大惊，未知锣鼓之声所为何事，欲知三位遍访马俊如何着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路途中兄弟重逢 马家庄师徒分别

诗曰：

祸淫福善理当然，报应分明自有天。

试看珠玑无日说，只争迟早宜虚言。

且说三人食了干粮，庙中讲论，听闻锣鼓齐声。出庙前一看，只见旌旗展动，第一面旗号上写着“虎豹山”旗号，第二面上写“小梁山”旗号，第三面“丹凤山”旗号。看得亲切，驸马心中大喜，便道：“二位恩公，悦心王兵到了。”忙忙高声大呼：“人马慢走，驸马爷在此！”前军不走，禀知众位寨主。前面有人拦阻，说驸马在此等语。包刚命人马摆开，下马上前，叫声：“二哥，因何至此？”众人亦下了马。包刚说：“与兄间别年余，今日相逢，幸甚！幸甚！”马俊下马，一齐见礼，说道：“本藩为舍妹出兵，命尔三人静坐舟船，因何在此？”柳絮说声：“哥哥传令安营，弟有话禀。”王爷传令安营，兄弟聚谈。柳絮说道：“昔日迫于兄命，三人在舟船数日，心事不宁，乘船登岸，曾见败兵逃回。弟细问根由，方知兄长连败，又不见哥回船。三人酌议，要往飞鹅岭探听虚实事情。直到清风岭，凑被猛虎冲散。幸遇黄土山大王赵虎搭救，又蒙他救我贱房柳英，其恩非浅。赵兄将船来迎接，不幸被风打折桅缆，在此就地修正。一闻消息，赵虎赠船，我离飞鹅岭

不远湾泊，得闻尔两次败兵。是日独自登岸，上山观看，只见满地尸首，触目惊心。舍命入寺，假意拜贼为师。妖道信以为实，收我为徒。无计可施，买通行童姓张名荣，用犬血破了他宝棍。把甜言诱妖道下山，多得这赵大王将妖道一刀两段，岭上道人尽皆乞叩饶命。立位张荣为住持。为寻令妹尸首，遍山寻觅，全无踪迹。道人指点孔家问卜。连杀韩通、世雄二贼，都是二将之功。在庙中歇宿，今早同行，得遇哥哥。但两次败兵之仇，亦已报关。”马俊大叹一声：“我为大将，连败朝廷之兵，失却勇将，实是无颜，到不如白面书生，出此妙计，真乃张良无过矣！”驸马微笑道：“非弟之能，令妹显圣是真。”传令埋锅造饭，扎营安歇。

是日兄弟会议。柳絮道：“弟欲往孔家问卜。”王爷道：“尔等既出心诚，何须众往，即命张将军代某一行。”张珍领命，往孔家庄而去。马俊吩咐在此安营数日，以候问卜回音。事非一日，张珍逢人便问，直移到了孔家庄。进得村来，见有大鹏名字高挂，举步进入。见有一人头戴逍遥巾，身穿道衣，手持羽扇，足踏蒲鞋，知他是推卜之人。上前拱手：“此位莫不是推卜先生么？”大鹏道：“是也。请问来者高姓？因何事而至？”张珍道：“某姓张名珍，情为义妹受屈无伸，生死难决，特到来问指示。”大鹏依言，用蓍龟卜起，爻象分明，卦意推测，便道：“此卦其人现在，恩星保救。但运未展，故有此大厄。日后高福，受享无穷。在于十日之内，必然相逢矣。”将纸写了卦意。张珍得此消息，辞别而回。不觉归到营中，王爷、驸马等一齐迎接坐下，问道：“孔庄问卜何如？”张珍将卦意呈上，大众观看一回。马俊道：“既如此在山前挂出榜文，自有明白。”传令拔寨起营，扎到山前。众道人迎接。王爷传令开刀尽杀，驸马答曰：“不可，与众人何干？罪恶尽皆



妖道之过，弟亦曾招安，何用杀戮！”马俊息怒，看驸马分面吩咐收兵。众道人谢恩。马俊将邝凤家眷尽行杀绝，以息败兵之恨。挂出榜文，访妹子消息，其榜曰：

天下兵马大元帅悦心王马 谕为寻妹子生死未明事，本藩奉命寻访驸马，留落舍妹，家奴马二服侍。不幸被土豪恃势捉拿，无法无天，欲想行奸，舍妹全贞守节，金簪刺了贼目。贼后闻我起兵，畏惧逃走，将舍妹押上万寿寺而去。妖道无礼，舍妹守节，咬舌身亡、尸扔山后。今妖道已诛，追寻尸首，全无踪迹。或者贞烈之女，命未该终，天赐还阳，亦未可定。无论远近打猎英雄、采樵人等，得知下落，见舍妹尸骸暴露，起动慈悲，殡葬归土，到敝营投问，指引坟前拜祭，抑或救生残命，带回乡落周全，带到营中，兄妹重逢，重谢千金，并非爽语谬言。特示。

大汉建元七年三月望日示

又表王姑马鸾英在马家庄，感得慈悲隐身，被老道姑医好舌头，秘传武艺，教习指点撒豆成兵之法。是日师徒在净室谈论，叫声：“贤徒呀，尔道为师是谁？”王姑答道：“弟子也曾领教过了，净清庵法名越慈教主。”慈悲微笑：“非也，我系紫竹林中大慈大悲观世音是也。因在云头一望，见有怨气冲天，又尔全贞守节，尔我前缘有师徒之份，因此现身下凡，秘授尔的法力。今日与尔师徒已满，为师要去回山也。”王姑下跪挽住圣母：“亦该屈驾多月，秘授弟子精通法力，方可分离。今一旦半途而别，弟子道德浅薄，日后有坏圣母之慈名。”圣母曰：“不妨，我有难香交付于尔，倘要进退无路，焚起难香，为师自来搭救。恭喜尔不日重逢，但见令兄之面，千万阻挡不可回朝，恳令兄留兵数百，择定五月初一日，在山前高搭擂台。”王姑惊闻：“要弟子开擂台何事？”圣母说道：

“非系要尔争名夺利，无过叫尔开此擂台，招集英雄，一来显尔贞节英名，二来镇护威服外邦，三为尔终身大事。”王姑含羞接问：“弟子日后终身大事未知如何着落？招赘谁家之子？”圣母说道：“天机不可泄漏，为师有数句佛偈，日后自有应验，谨记念在心。”王姑道：“请圣母教导。”圣母念云：

山下藏金姓字先，铁胆铜心志自坚。

虎名擂上英雄显，并头配合是良缘。

王姑说道：“弟子打开擂台，惊动远近英雄，倘遇着大敌之汉，我是女流之辈，武艺微，难以对敌，今有圣母四句之言，岂不是错误佳偶，亦是枉言。”圣母微笑：“若系不同佛偈，遇着大敌之汉，我有八句咒语传授于尔，敌人不过，念起咒词，飞沙走石，掩人眼目，打他落下擂台，不可伤人之命，恐招天怒。”王姑道：“谨遵师教。”圣母道：“吾去了。”王姑泪眼跪拜相送。圣母驾起祥云，袅袅回普陀山而去。

惊动马雄夫妻，听有哭声，步到房中，叫声：“女儿独自悲哭，有何缘故？”鸾英道：“蒙恩爷搭救，肉眼无珠，不识我师系慈悲圣母，今别回普陀山去了，挽留不住。离别之情，心如刀割，因此女儿悲哭。”马雄夫妻一惊，说道：“早知是慈悲圣母，亦要问我归阴之事。”唧唧连声，悔之晚矣。姜氏开解王姑一番，将圣母教习神拳武艺常常练熟，留为傍身之用。

是日马雄上山射雁，看见有榜文高挂。入前观看，未知何事。冲入大队细看一番，心内明白，即不射猎而回。大喜入门，连叫“王姑”数声。小姐上堂细问：“恩爷风颠！还是酒醉！有女儿之名不唤，连叫‘王姑’何事？”马雄道：“为父登山射雁，见令兄王爷兵在寺前，张挂榜文访尔。因此我回家

报喜。但汝兄是悦心王，我儿不是王姑么！”鸾英道：“事虽至此，还以父女相称才是。”不独王姑欢喜，马雄夫妻亦甚得意。三人言及一番不表。欲知兄妹相会如何话柄，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摆擂台拜本回朝 正国法诛凶警众

诗曰：

小人行险终须险，君子固穷未必穷。

圣训千秋为法则，逆天不道定为凶。

且说小姐听说欢喜无限，说道：“望恩爹带女儿登营相会何如？”马雄说：“这个自然。”是日父女起程，辞别姜氏，小姐道：“待我见了家兄，差人迎接，共享荣华。”姜氏欢喜：“任从尔的主意。”相送出门。父女不觉到了营前，低声叫句：“儿，你躲入树林，待为父揭榜，禀明令兄，然后相请。”小姐说道：“多劳恩爹了。”壮士向前揭榜。军士大喝：“何等样人，擅敢将榜文揭下！”马雄道：“我是猎士马雄，为投明王姑之事，烦为队长代禀。”军士走入大营，双膝跪下：“禀上王爷，有一壮士揭榜，声言来投王姑之事，现在营前，不敢擅见。”马俊等大喜，说道：“快些请进。”军士一出：“壮士有请。”马雄道：“烦劳引见。”进营双膝跪下：“王爷在上，小武夫叩头。”悦心王道：“请起。请问壮

士贵乡人氏？高姓大名？把舍妹生死着落，一一说明，重赏于尔。”马雄道：“王爷容禀，小村愚只为家贫，好习小小武艺，射雁度日为生。前日内上山射雁，见白蛇坑边，有一青年少女倒在路旁，口含鲜血，两目朝天，竟似死去之状。意欲开厝安葬，见他的两掌心尚暖，知他死气未绝，小武夫将少女背回家中调理。谁想行近村前，忽有一老道姑细问根由，蒙起慈悲之念，赠药搭救令妹还阳。独惜舌头咬伤，语音不正，难说端详。道姑同入草舍，发药调治，未满一月，令妹能言，方知王姑之名。蒙他不弃，拜我为父。但见两老命蹇，并无儿女，胆敢认为父女相呼！诚恐折福非浅。王姑立意，道姑旁劝，然后胆敢父女相称。”马俊离位：“原来是大大恩人，请来重见一礼。”马雄曰：“这是小事，村愚不敢。”王爷道：“休论贵贱，五百年前共一家，不同宗祖也同华。”马雄道：“如此斗胆敢坐。”一齐坐下。马俊又问：“舍妹今在何方？”马雄道：“王爷容禀，昔日老道姑不是凡人，原来是慈悲显圣，秘授令妹神拳武艺，撒豆成兵之法。今圣母回归普陀山而去。王姑现在营前，待某出去引见。”走出林前，叫声：“王姑快来。”小姐出林前：“请问恩爹，此事如何？”马雄道：“令兄唤尔快进相见。”父女进营，军士跪接，文武向前拱候。兄妹重逢，下礼坐定。王姑大叹一声：“愚妹被妖道所害，守死不辱，咬舌身亡，只道今生不能相见，谁知兄妹又得重逢，皆赖恩爹之力，望哥哥搭救为是。”马俊回礼：“尔之事为兄之过，连败朝廷两次雄兵。幸得驸马妙计，孤身入寺，买通行童，假认王贵絮，拜妖道为师，破灭宝棍，皆赖驸马之功，赵虎之能。上前拜见。”马鸾英与柳絮又重见一礼。王爷请叔台回庄，相请贤婢到营，与本藩一齐回京，同享荣华。马俊命人备办酒筵。大小将佐众英雄俱各尽欢而饮，共庆灭妖之功，又

得兄妹重逢之乐。马雄饮罢回庄，王爷兄妹同众文武相送。

次日，马雄夫妇收拾行囊，直程来到营前，王姑接入。马俊择日班师起行。王姑止住：“哥哥，未可返京，容妹子一言禀告。圣母秘授武艺神拳之力，撒豆成兵之法。择定端阳之节大开擂台，内有缘故。”马俊大怒：“闺中弱女，擅出大言，开什么擂台！为兄不准，有坏我治家不严之罪。”王姑在傍斜视，马雄晓意，说道：“王爷息怒，令妹不是争名夺利，皆因圣母有法旨留下，要集天下英雄，婚姻大事。”驸马接口：“叔台差矣，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回京之日，拣择廷臣之子侄，岂无如意之才郎而结婚姻乎！”马雄道：“王爷明见，廷臣之子虽好，不是王姑匹配之人。要设擂台，然后惊扬远近英雄豪杰，方有姻缘到此。”柳絮见说，一旁微笑：“难道叔台，尔又知姻缘是谁么？”马雄道：“我是村落庸夫，如何得晓。因圣母有先见之明，又留四句佛偈，内有姓名所藏。他不泄漏天机，日后自然应验。”柳絮说道：“烦叔台说明四句。”马雄一一念出。驸马腹内三思，详解不来，未知后验如何，转笑一声：“劝一句哥哥，圣母之言乃神仙之事，不可不信，顺天行事才好。”马俊道：“连贤弟亦是一般痴话。忖思开擂台百日，远近俱知，倘舍妹力怯不济，有些不便之处。”王姑接口：“慢道妹子夸口，前为刺绣之女，今作英雄之娘，纵有天下英雄，亦不放在妹子之眼。”马俊喝声：“多口！这里是什么地方？英雄聚集之地，擅出大言，貽笑人前。”驸马说道：“趁今晚月光如昼。不若在营前演武艺，若悦得哥哥之意，然后开设擂台，若不悦意，然后回京未迟。”马俊左参右思，方得准了。

食过晚膳，一齐拥出，在营前坐定，看王姑演艺。惊动看山道人亦来观看。看见王姑在兄长及各英雄面前告过了罪，娉

娉婷婷，演出神拳，好似迎风狮子，舞若飞龙。马俊微笑，诸将喝彩。演罢，一众回营。马俊叫声：“贤弟，开擂台虽好，未奉圣旨，岂不是有欺君之罪。莫若拜本回朝，看天子之意如何。”柳絮道：“是也。”马俊道：“汝可细心修本。”驸马领命。夜修成本章，本内奏明二县应拟及土恶之事，一一详悉。是日天明，包刚即带本回京，投入柳相府去，请他转奏朝廷，静待开擂台之事，待圣上旨意定夺。二来奏闻败军之罪，恳皇上降级，以服文武之心。柳絮道：“敢浼贤弟代我稟问父母金安。”包刚领命而行。

马俊又命李凤去催军粮，并持将令往登封县而去。到了苏武将军衙门，令着开下库房，领出饷银。命人遍买良家幼女二十名，传谕不可强买，听从民便。李凤领命起程而行。行至数日，到了苏将军营前，惊动署任文武官员迎接。李凤交令，道：“悦心王有令在此，烦将军把前任知县脏官，狗庇土恶，请令斩首，以遂民心。又将库内饷银挪移发出，遍买民家幼女二十名，以得服侍王姑左右。倘库内恐防亏空，王爷定必奏闻主上。朝廷执怪，王爷担戴。”将军接令，命人开监，吊出二县犯官土恶，押往法场梟首。又命人遍买贞洁之女，父母愿卖者，当面唤来定价，不可强求。贫寒之民甘心卖女，纷纷而至辕门交货，文武官员一一交回身价，毫无短少分厘。贫民含泪，各别女子而行。苏武说道：“李将军呀，小将奉令完事，将侍女交清，烦带回大营缴令，多多拜上王爷并及驸马，已把狗官梟首，并办粮草奉献。”李凤说声：“有劳费心。”用言安慰各女子。吩咐随从兵丁，不可大惊小叫，恐惊这班侍女。因他是初出离乡，心中不乐云云。

是日营前住马，李凤说道：“你等侍女不可喧哗，待我稟知王爷，然后着进。”李凤步入大营，一见王爷在坐，向前施

礼：“小将复命，犯官土恶已斩，侍女二十名已在营前俟候。”马俊说声：“将军记功，唤侍女入来。”民女随着带见之人上前叩头。王爷请王姑出堂。王姑接问：“尔等个个系良家妇女否？有无被拐卖者？抑又受过人家聘礼，或将军恃势压人短发身价，种种弊端不妨说明。”众侍女齐声：“皆为父母家贫，并无别故。今来甘心服侍王姑小姐使唤。”王姑收了。集中侍婢，四时讲论武艺，动心教演，留为护身之用。按下不表。欲知开擂台如何定夺，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背师言野道下山 遵旨命鸾英开播

诗曰：

逆天不道背师尊，私下红尘助佞权。

有日罪盈难遁脱，功行未满命归泉。

且说王姑收集侍婢，教习他武艺，以防日后开播台之用。

又表鸬鹚山白骨洞云峰老祖，师徒坐在蒲团，谈论天机星斗。不觉长叹一声：“善哉，善哉，不守正道，遭此劫害。”众徒说道：“请问师尊，为何长叹？”老祖说道：“尔等有所不知，为师忽然心血来朝，掐指一算，见尔等师兄九龙仙被柳絮骝马所杀，我想师徒之情一旦化为大梦，能不令吾恸叹乎！”内中有一徒姓卜名道安，系龟精修炼多年，千变万化，能现作人形，变化无穷，法术多端。听见师尊之话，勃然大怒，说

道：“可恨师兄被害，师尊能罢手么？”道人说道：“为师岂有不知，贤徒未晓其奥，因汉朝国祚当兴，上天之命，柳絮位列星垣，玉旨降世。惟尔九龙道兄不守清规，淫欲太过，百恶得其自致，有杀身之祸，死后打在酆都，永不转轮。为师不敢逆天行道。尔等今后谨守洞府，各自修真。”语罢，大仙闭目养神。不表。

再表卜道安转回洞府，心中忿恨：“我师如此畏事，被人欺我洞府无能。不若私出洞门，寻个隐身之所，与师兄报仇罢了。”驾起云头，历历思想：“身隐何处是好？”掐指一卜，便知屈忠成在东炮山造逆，料知难与汉家作对，但为师兄报仇，二助忠成一臂之力。来到山前，下了云头，将身站在寨门，唤喽兵入报。喽兵查问：“道长何来？”道人说：“我系海外神仙之客，要见屈太师金面。”寨兵走入聚义堂，将响马鼓乱打起。惊动一众奸党上堂：“禀上主公，有一凶恶道人自称海外神仙，在寨前要见。”屈忠成传请道人。道人进堂，众奸一见大惊，见他头生二角，面如黑漆，颊下一把胡须，身穿黑甲道袍，足踏尖底乌靴，手持尘拂帚。忠成离坐相接，坐下奉茶。茶罢，奸相道：“请问道人贵山宝洞？高姓大名？到山必有指教。”道人说道：“贫道乃鹁鹁山云峰老祖门徒卜道安是也。今见东炮山落了旺气，故此替天行事，特来护法主公，助汝身登大宝，非贪图爵禄而来。望主公收留，幸甚幸甚。”屈忠成大喜：“请问道长，必有过人法术，超众武艺，请领指教。”道人说：“言之不尽，贫道练有洒豆成兵之法、移山倒海之能、呼风唤雨之术，上阵擒将，如探囊取物。主公若不信，贫道试之，请一观。”奸相闻言欢喜：“请指教。”妖道将葫芦一揭，把神豆洒出，遮云掩目，阴风霎霎，满地虎豹豺狼，数千兵将，号炮齐轰。众奸欢喜无限。屈忠成道：“请收



罢，蒙道长光临，请授军师之职。”命人办酒相待，又问：

“请问军师食荤还是食素？”卜道安说：“不论。”大家入席，讲文论武，对答如流。卜道安道：“敢问主公有多少人马？”众奸道：“会计不满万余。”又问：“借问粮草可足否？”答道：“尚未足用。”道安便说：“还要打劫村落旅客。兵微将寡，未可举事，直待兵精粮足，秋凉时候，举动未迟。”就在东炮山招集兵马，不表。

再表是日武帝临朝，朔日之期，大开午门，百官朝见。君问臣有事奏上，无事退班。左丞相柳眉上殿，口称：“万岁，臣接得悦心王马俊之本，未知所奏何事，不敢擅看。请我主御览。”传旨呈上来。其表曰：

臣马俊具疏陈情，诚惶诚恐，稽首顿首，百拜跪献御览：臣有欺君之罪，万词莫辨。曾蒙拔擢之恩，未能得报知遇之恩。奉旨微访驸马，是臣之二弟柳絮。只道二弟已回洛阳，误走一遭。路过升平庄，系臣母舅杨英，原任镇东将军杨豹之父，情因臣昔日犯了人命重事，到此庄前留下妹子，名唤鸾英，年方二八，在母舅是依。母舅及妹子重阳佳节登山扫墓，遇寇，逼捉臣妹为押寨夫人。相别多年，臣入升平庄探候母舅，舅以此告。事见骇异，修书理论。书到，响马罗清亦知天命，甘心退服。但母舅年迈，恐不能久持，交还妹子同行。路经登封，得遇旧仆马二，臣将妹交托奴仆，同居携食。不幸土匪邝凤，浑名放山虎，见臣妹颇有姿色，督起家丁抢去，逼为苟合。臣妹贞烈之女，焉肯屈从，舍生向前，把金簪刺他之目。臣未得知。时到襄阳，又闻说以一件大盗假认驸马，法场枭首事，臣见说内有蹊跷，即往法场一观。则见二弟在此受辟，心中吃惊，救了驸马。回到登封镇市，一闻妹子被

捉，事在忙速之际，未请圣旨，私自动兵擒贼。贼闻消息，押臣妹子上飞鹅岭而去。有一九龙真人十分猖獗，强逼臣妹于淫行。臣妹坚心自贞，咬舌归阴。臣两次败兵，罪无可遣。奈九龙妖道法术多端，力不能支，心愧无颜，自起三山招安之兵，复报前仇。兵到山前，幸得驸马设计，孤身投入罗网，忍辱为徒，用污物破法。赵虎截杀妖道。为访臣妹尸首，暂为飞鹅扎住，杳无踪影，出下赏榜，始觉妹命未该终。感得壮士姓马名雄，收为育女，仗义搭救，又得慈悲法力，现身为道，医好臣妹之舌，拜为师徒，秘授神拳武艺。命臣妹开设擂台，以振国家之声。臣不敢自专，俯伏拜本。乞请罪。臣未奉圣旨自行征伐，以致两次败兵，又擅杀朝廷命官，包庇土恶，登封襄阳县令，梟首示众。将臣拟罪，万死不辞。惟望圣上准开擂台之事，以伏慈悲之意，代臣监守擂台成功之日，回京领罪。臣不胜惊惧之至。稽首顿首，谨拜表以闻。

天子一览发笑起来，将本章交众文武一观：“马俊要自贬其败，又要朕准其开擂台。众卿议论如何？”群臣会议，齐声：“恭喜万岁，国祚当兴，男女英雄，实国家之兆，古今罕有。开设擂台，正要震威，但开擂台乃壮天朝盛事，惊惮外国贴服。悦心王请旨降级，遵守王章，其国家之贤臣也。愿皇上不可准其降级，更要加封，望主上圣裁。”武帝准奏，降旨以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带管兵粮，任从征伐，以震国威。钦此。天子问道：“柳丞相，带本回京是谁？”柳眉答道：“悦心王结义之弟，姓包名刚。”武帝道：“与朕宣上龙亭。”柳丞相传旨，包刚肃诚趋上金殿朝参。天子御览，一见虎头燕额，勇气腾腾，连声赞赏，不失大将之威风，问道：“卿家可是包刚么？”包刚道：“便是。”天子说道：“你与驸马、马俊结为兄弟，与朕出力，屡

保驸马，其功非小，封为行营总先锋之职。”包刚叩头谢恩，领旨翻回营中。封马鸾英为贞节王姑，命他择日开设擂台，招亲之后，回京封赠，授职团圆。钦知驸马事竣回京，以副朕望。君臣退朝。

柳眉吩咐包刚：“叮嘱吾儿，早日回京，天子有望，免使公主悬望。”包刚领命而行。非止一日，到了营前，王爷相接，说有圣旨到。三军走入大营，报知包爷奉圣旨到营。文武焚香，朝北齐跪迎接。包刚下马，文武奉旨入营。请王爷照旨行事。旨中未知如何，欲知诏下准开擂台准与不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颁御旨众将加封 背君恩群奸造反

诗曰：

国运当兴出瑞臣，同归一殿朝圣君。

贤歌此日称良遇，荡荡无名感主恩。

且说包刚奉了天子诏旨回山，众文武齐跪接旨。开读，其诏曰：

天生有道之君，地产忠良之臣。接得爱卿陈明败兵之罪，亦非尔出于心，实是勇不如法。杀此七品知县，脏官佞贼应死有余。见本之下，君臣共议，概行无罪，加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尔妹鸾英，慈悲秘授，开设擂台招赘英雄，龙心大喜大悦，诚恐有职无权，封尔贞节王姑。擂台

之事，任尔所为。完事之日，早早回京，以体朕心。驸马事竣齐回，以免朕望。本中赵虎杀灭妖道，有功之人，暂在军前效用。钦遵钦此。

且说文武官员望阙谢恩。柳絮上前道：“恭喜贤妹，敕授贞节王姑，圣旨回朝之日，另行封职，皆赖恩兄之力。”又问：“四弟，可见家君？父母安乐否？”包刚接声：“令尊纳福，临别之时吩咐完功早日而回，免天子留意，亦免公主盼望。”马俊转问：“你可曾面圣君？”包刚曰：“多蒙柳伯父引见，得受皇恩，封为行营总先锋之爵，印信得领。”马俊大喜。命人在山前高搭擂台，挂榜标名。

柳絮差人往黄土山请赵虎带齐寨兵兼夫人前来聚会。小军领命，到了山前，赵虎闻言传入。小军叩头：“奉驸马王爷之命，请大王带齐寨兵，请夫人同行，到飞鹅岭万寿寺会兵。”赵虎重谢来人，传令起行。请二位夫人同往，驸马在前途等候。夫人大喜，收拾行李。大王督兵放火尽烧山寨，免留后患。

又表奸贼商议，见兵精粮足，军师请主公自称王号。是日宰猪杀羊，祭告天地，自称魏王。封木雄为兴国大元帅。声扬传入归德城，文武会同酌议，拜本回朝，不表。

再表赵虎到营，进入，一一见礼。富夫人携马夫人进内，王姑相接，后营姑嫂相称，聚话一场。富小姐见驸马两泪交流，说道：“贱妾今日与君重逢，皆赖赵大王之恩。若无大王，死于奸人之手矣。”赵虎道：“夫人之难，皆我之过，何称恩德！”马俊道：“久已闻仁兄之名，杀死妖道，赵兄之功非小。昨曾奉本回朝，亦多叙仁兄之功劳。又内蒙圣恩，暂着在军营，待回朝之日加封官爵。请来重见一礼。”赵虎回声：

“弃邪归正，在王爷标下为部将，足遂平生之心，焉敢受此大

礼！”马俊传令办酒，一齐文武入席，各分席次而坐。

赵虎开声：“幸蒙相召，一路行来，见许多打擂英雄纷纷走马不绝。令妹开擂之日，恳王爷小心监察，免失王姑之志。”马俊笑道：“烦赵兄是日与驸马登楼，拨兵三百，在擂台左右提防。请马雄叔父挂出红花赏给、禁条在擂台前张挂晓谕。”明日是王姑开擂之期，到时王姑虔心沐浴，移步来到擂台前，看见人拥如山。又见擂台摆出左右，一连三处，按天、地、人三才阵势，高有七尺二寸，阔有三丈六尺，摆出重重故事，左有龙虎风云会，右有狮子滚绣球，前有大鹏展翅遮云日，后有勾陈玄武临。左边一匾额，写着“忠烈台”，有一对联，对曰：

君正臣贤安社稷；兄忠妹节定山河。

右边匾额写着“雌雄台”，有又一对联：

任教天下英雄汉；难胜飞鹅烈女流。

中央一匾额写着“比势台”，又有一联，其联曰：

拳打南山猛虎；脚踏北海蛟龙。

上台挂出赏牌：

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晓谕事。本藩位居藩王之爵，并非弱妹行凶。朝廷恩典，命舍妹开设擂台，以招国家之瑞，以购天下之英雄。但有天下英雄逢场作兴上台比擂之人，有能打得舍妹一拳者，赏银牌十两；踢着一脚，赏银牌五十两；打倒在地，不能还力，议定高低，年貌相等，以舍妹匹偶，倘若其年纪已高，千金奉献；若无能破舍妹，打坏于心莫怨。但可空拳，不得夹带利器；只许一人上台，不许二人相助；同行之人，只许肃静旁观，不许喧哗吵闹。朝廷兵将不许登台，年少幼丁不许登台观看，出家人不许登台，妇人不许登台。无论军民诸色人等，以上条款照谕而行。特示。

且说王姑开台，每日定与三位英雄对比，每一人三个回合议定雌雄。种种不是王姑敌手，不表。

又表是日天子早朝，司马相如出班奏曰：“启上万岁，今有归德镇文武官员拜本回朝，奏说屈忠成自称魏王，在东炮山造反，招兵买马，木雄为帅，请旨定夺。”武帝大怒：“国贼猖獗，背负国恩，快赍朕敕到飞鹅岭万寿寺，宣马俊带兵征此逆贼。”恼了班部中一人，官拜大司马长平侯，姓卫名青，口称：“万岁，难道定要马俊提兵，方能收除国贼不成！他监守擂台，亦是大事。乞赐三万雄兵，微臣敢拜帅登程，剿灭国贼，以报鸿恩。”天子微笑，说声：“卿家年纪老迈，恐非往日之能。倘有疏失，损了国家梁栋，朕安心乎！”卫青心中带怒：“臣虽年迈，英雄还在，尚不落奸贼之下。若不杀此贼，誓不回朝！”天子说道：“卿家一片忠心，为国家出力，谁人相助，众卿荐得来。”班部中刑部郝云龙上殿奏曰：“臣子郝联颇谙武事，愿为先行。”天子准奏：“宣卿家之子上殿。”刑部命郝联上殿。俯伏三呼，行过君臣之礼。天子道：“寡人就命老将军为帅，郝联为先锋，带兵三万，愿你马到成功，早奏凯旋。”君臣退朝。旨下兵部，点雄兵三万名，营将佐任从卫将军调用。不表。

单表柳眉回衙，吩咐家人柳安：“多带口粮，日行夜住，直程走往飞鹅岭，报知马王爷。尔说道‘屈贼造反，在归德镇外东炮山，招兵买马，有叛逆之心。卫司马不服老迈，挂帅提兵，郝公子为先锋，领兵出征。如此所为，恐防有失。请王爷快拨兵前往相助搭救，免失忠臣之命。’”家人领命而行。

再讲卫青归家，辞别顾氏夫人，带兵起行。有日，兵到山前，三军报上：“禀知元帅，远程贼寨旌旗展动，剑戟如罗，特来报知。”卫将军令人马列开，看见反贼自称魏王旗号，不

觉大怒，吩咐安营下寨，埋锅造饭，小心鸣金巡逻。明日饱餐战饭，两军对杀。奸臣之弟屈忠立带着军师卜道安同行，放炮出山前观看，命喽兵放下吊桥：“待某与卫青一战。”见卫青手拿钢刀，脚踏青鬃马。卫青骂声：“屈忠立奸贼，官拜镇国公之职，尔兄屈忠成身为丞相，受国厚恩非浅，心尚不足，兄弟造反。天兵一到，尚不投降献首，还敢在马前耀武扬威，如此抗敌天兵！”忠立大怒：“朝廷无道，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致生民怨望，不得不反。尔年迈七旬，阎王簿上漏泄之名，尚称什么英雄好汉！”卫青大怒，催马抡刀。郝联向前：“元帅住手，待小将擒贼，以显头功。”摆上手上铜锤一个，催马上前，敌住屈忠立对杀。一冲一撞，约有三十个回合，二十个照面，不分胜败。卫将军见有一位道人，头带小鸭，头生二角，面如黑漆，身穿乌甲道袍，手持尘拂短剑，催马上前，举刀砍落。道人招架不住，未通姓名，两军对垒，刃军大败。被郝联一铜锤打去，将屈忠立打死，坠落马下。道人一惊，不能抵敌，难以取胜。自思无奈，现出原形乌龟，在地乱串，喷出毒气，遮掩云霞，尔我不能相见。向卫将军照面一喷，毒气攻心，忍痛难堪，登时气绝，为国身亡。郝联见此大惊，鸣金收军。两家收兵，道人现回人形身，收兵回山。喽兵众皆隐笑不题。

再讲郝联寻回卫将军尸首，用棺收殓，悲哭一回。吩咐满营挂孝，命人看守，寄停营内。丧事已毕，郝联见妖法利害，只得按兵不动，修表回朝，以待救兵。不表。欲知东炮山可破否，卜道安灭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打擂台英雄入赘 焚难香慈悲赐宝

诗曰：

千里姻缘一线牵，权司月老岂虚言，  
遵师设擂成佳偶，鸾凤双双舞殿前。

且表郝联败兵又折元帅，即修表回朝，按兵不动，不表。

悦心王看见妹子开打擂台已经半月，尚不见姻缘遇到，心中烦闷。忽有军士禀道：“禀上王爷，柳丞相家人要见。”王爷吩咐传进来。家人进入：“禀上千岁爷明见，今有屈忠成在归德镇外东炮山造反，圣上欲召王爷出征，剿此逆贼，卫将军年老不服，领了三万雄兵挂帅，郝公子为先行。丞相恐他有失，特着小人到来恳王爷出兵相助，以辅老将军之力。”——禀明。马俊大惊，重赏来人。说道：“多多拜上，丞相放心，本藩依书行事就是。”家人去后，是晚商议，叫声：“贤弟，尔令尊有书带来，内说屈贼在东炮山招兵买马，背国作乱。明日尽带四山之兵，前去救护助阵，免使老将军并三弟有失。留下马雄叔父与贤弟雄兵三万，护守擂台，但有姻缘相遇，代我作主，事完之日，与舍妹同往东炮山会兵。”驸马、王姑领命。

是日马俊带了张珍、李凤、赵虎等将，提兵日夜行走，非止一日，到了营前扎住。郝联闻知，出营迎接，兵马会齐。马俊问：“三贤弟，卫元帅在于何处？”郝联道：“大哥不消问



起，卫将军为国身亡。”马俊惊问：“屈贼何等样人杀得卫将军？”郝联道：“大哥有所不知，弟初会兵，怒斩奸相胞弟屈忠立。谁料有一个妖道姓卜名道安，阵上对敌不是对手，他防有失，不顾廉耻，现出原形一只乌龟，弄得乌天暗地，尔我不能相见。一阵怪风，竟将老将军一喷，顿时气绝。幸得抬回尸首，用棺收殓，停于营内。但因兵微将寡，不敢会阵，拜本回朝去了。”马俊入后营祭奠一番，不胜悲恨。是日亲临会兵。贼将木雄出马，妖道在傍。二军对敌，马俊举起钢刀一落，木雄长枪招架，二军对垒，战有五十个回合，四十个照面，贼兵大败，叫苦连天。木雄手忙脚乱，马骑不安，马俊用拖刀斩去，挥为两段。妖道见对敌不过，念念有词，祭起宝来，把葫芦一揭，撒豆成兵。但见阴兵一出，天昏地黑，沙石频飞。正是：战场多鬼哭，战马被邪魔。王爷大惊，把三合明珠宝剑提在手，念起真言咒语，现出万道毫光，邪不胜正，尽灭阴兵。妖道无奈，又现出真形，遮云掩日，霞光满天，尔我不能相见。汉兵大败，马俊驾起云头。乌龟举头一望，随地乱滚。惊得王爷魂飞魄散，踏云不住，坠落阵脚，几乎丧命。眼前卫将军显圣，把毒气一拨，妖道被破，借土忽遁而去。二家收兵回营。马俊深惧邪宝，按兵不动。妖道回山，紧闭寨门。日日操练兵马。二家挂出免战牌。忙命军士急到飞鹅岭报知王姑、驸马前来助阵，不表。

再说擂台上是日已有七十二日之期，王姑上台，娇声朗道：“列位豪杰，本王姑奉旨开此擂台，诸家英雄饶让已经有七十二日，有能者请上擂台。”话犹未了，忽有一壮士双手擦上。王姑大惊，见他面如芦靛，发如朱沙，头戴飞巾，身穿敞袍，足踏多耳麻鞋，声如巨雷。王姑道：“请问壮士高姓大名？”来人答应道：“尔狗眼不识寨主，赤松林大王姓王名

勇。”王姑答声：“尔既是绿林好汉，亦该闻我哥哥之名。”王勇说道：“正来罚尔令兄之罪，但为丹凤之首位，居藩王之职，一掌搥尽水陆英雄，纵尔行凶，卖弄骚情，因此某家特来打搥，非贪名利，又非好色，皆为人平不语，水平不流。若要罢手，即刻收了搥台；若要执拗，当众打着莫怪。”王姑冷笑：“你自证其能，本王姑已经打搥七十余日，见过多少英雄，岂惧你一勇之夫！”王勇不言，用双拳照胸打去，好比双龙出海之势。王姑用双手架开，犹如将军解甲之形。王勇用双拳打落，好比泰山压卵之象。王姑闪身用左手一摆，好比千斤之重。王勇用左足踢去，如苍鹰独立之势。王姑见他猛力无双，恐防有失，念起咒语，平地起风，飞沙入他眼目，眼目昏花，被王姑用左腿一兜，王勇跌跟斗，坠落地下，好似饿狗抢槽一般。王勇汗滚浹背，满面通红，怒在于心，垂头丧气而逃。旁边有一宫生，看见王勇如此好汉却被现丑，一见大怒，命家奴四名看守所带马匹行李兵器等物，抽衣捆上，两臂犹如铁棒一般，各人住步不稳，好比风卷残云。英雄不惊不慌，扳梯上台。王姑一见，把凤眼侧瞧，心中便有几分骇异。见他头戴英雄巾一顶，身穿白罗袍，足踏快履，面如冠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驸马在侧暗观，此人出言不俗，雅度风流。王姑微笑启齿，命侍婢前问来打搥之人姓甚名谁。宫生答曰：

“吾乃昔日镇国大将军岑英之子岑铁虎是也。原籍四川成都人氏，特来打搥。何须细问！”马鸾英暗把圣母四句之词参详一回：“莫非应在此人身上不成？”垂头无语。驸马晓意。二人比起武来，岑铁虎用起平生之力，左插花右插花，有龙摇虎噬之势。王姑演出左右飞拳，上遮下挡。两相并比，似不是王姑对手，惟心意相爱于他，圣母留言，未敢尽胜，只得隐力归身，让他意满。公子竟将王姑兜撞乱打，全然不会其意。王姑

轻轻放纵，似有倦打一般。王姑道：“二人不分高下，再停片刻如何？”岑铁虎依允。驸马冷笑：“既是公子自负其能，王姑亦不是衣裙之女。下官一言奉告，公子请听。昔日王姑曾拜慈悲为师，慈悲说你与王姑有前缘之份。今日擂台之设，特为姻缘二字。今见公子应在圣母四句偈语，待本驸马把四句念来。如此解意，说与公子知得其详。倘公子偏要再比势，王姑亦隐武艺让于阁下，以完擂台之事。”公子不信，又与王姑大比起来。岑铁虎上前，以右臂黑虎穿腮之计，王姑眼利，把手一推，恰似推山塞海之威。公子回身借彼之力，把头锤一撞，向王姑天庭一撞，似鹦哥饮水之形；王姑将身闪避，用脚一踢，好比孔雀登枝之象。公子用手接住，王姑用左足压，倒在擂台之上，隐身不发力，心中亦甚爱惜。驸马上前相劝：“足下不可举手，姻缘已定了。”下边人喝叫扬名，大呼：“不公不公！但有丑陋英雄，王姑尽平生之力将人打下。今遇此位岑公子，人才出众，逸士风流，诈张失腿，私意显然。”驸马行至台边，说道：“请诸君肃静，幸勿多言，王姑非是奸滑之徒，爱美恶丑，奉有圣母佛偈四句，故奉旨特设擂台。待本公解过，你等足下知之，诸君肃静听来：‘山下藏金’，姓字当头，今在其下，便是岑字已见；第二句，‘铁胆铜肝志自坚’，此是铁字当头；第三句‘虎名擂上’方提出虎字当头；第四句，‘并头配合是良缘’，岂不是岑铁虎三字么？请君想来。”百姓齐声：“驸马你文墨之客，胸藏锦绣，满腹经纶，何况此偈句乎！”

驸马见众人纷纷议论，难掩其口，当堂焚香，请出圣旨。众人隐口不言。岑铁虎下跪山呼，王姑含羞入台后。驸马指喝众百姓：“请勿在此喧扬。”请王姑夫妇回营，命兵丁拆去擂台，众英雄、卖买一总回乡。岑公子命家人带来马匹什物，一同搬入营去。驸马开声：“请公子趁此良缘，即日成亲何如？”岑铁

虎说声道：“父仇未报，不敢成亲。”驸马说道：“请问令先君仇人是谁？”岑铁虎道：“屈忠成奸贼是也。先君昔日奉旨征番被困，奏本求救，他居首相，按兵不动，军粮不解，家君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战死在沙场，为国身亡。晚辈正当九岁，不能为国出力。奉母拜师学习武艺，得为日后与国家出力获一官半职，厥绍箕裘。幸学得两臂有千斤之力，特到此打擂。今蒙王姑令眼相看，不弃寒微，共结相谐。待除奸之后，乘龙未晚。”驸马道：“既如此，请留在敝营。”岑铁虎承命，传令家奴回禀母亲去了。

看见一小军气喘喘走入：“禀上驸马，不好了，王爷大败东炮山。”驸马忙问：“怎样败法？”小军说道：“兵到营前，卫青将军被妖道一喷，毒气攻心而死。郝先锋挂出免战牌，按兵不举。王爷到此会兵，怒斩贼将木雄。妖道恐敌王爷不过，现出龟形，弄毒伤兵，不可胜计。王爷收兵回营，命我星夜回来禀知，叫王姑完功之日早到会兵，以得相助。”驸马惊慌，又遭恶战。王姑微笑：“恩兄不用忧愁，明日待小妹督兵起程，自有斩奸除妖之法。”重赏小军。王姑是晚三更，在玩月台上焚起难香一柱。值日游神奉香带往普陀山。惊动慈悲圣母，一闻难香，驾起祥云，随带皮袋，内藏宝物灵符等物。将袋坠落几台，圣母就此回山而去。丫鬟看有一个黄布袋现放在上，急禀王姑知悉：“有一袋子好甚重，不知何物。”王姑亲临看见，乃是圣母之物，下跪谢恩。转入内营打开一看，看见有千年桃木剑一口，亦有咒语几句，有乾坤网一张，净水瓶一个，有柳枝七叶，俱有咒语。王姑得了法宝，心中大喜。驸马传令中军埋锅造饭，五更起程。士兵纷纷整顿军器。姜氏义母及富小姐在营同住，自有一番言语。不表。欲知王姑如何对敌收妖，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现原形龟精被戮 忿出丑王勇助奸

诗曰：

道安助逆颇称雄，技艺全凭毒气冲。

不是王姑施妙法，焉能破敌建奇功。

且说王姑焚起难香，得了宝物，点调兵将到营前相助。驸马传令，命岑铁虎为先锋，王姑押后，马雄运动粮草，众道人合掌拜送。救兵如救火，日行夜走，非止一日，不觉到了营前，安下营寨。军士进营：“禀上王爷，众位将军、王姑已到，安下营寨了。”马俊出迎，接入坐定，各叙宽谈。一眼看见驸马，当先问道：“请问贤弟，监打擂台可得完功否？”驸马道：“慈悲之言一一应验，期到满日，便见令亲到来。”吩咐左右，有请岑公子王前见礼。王爷一观，见他面如满月，齿白唇红，凤眼蚕眉，英雄伟伟，说道：“请问贤弟，此位就是么？”柳絮说：“然也。弟曾问明，乃是昔日镇国大将军岑英之子，岑铁虎是也。”众将一齐坐下细谈。郝联与柳絮等相会见礼。马俊道：“岑公子，今日是一家之亲，烦在营中屈驾，以图上进如何？”岑公子允诺，不表。

王姑道：“请问哥哥，出兵如何！”王爷道：“妖道法力无边，阵上之中，忽然现了龟形，其毒气难堪。我幸得宝剑傍身，又得卫将军显圣，不至丧命。今幸驸马兵到会齐，明日兴

兵助战，何愁不灭此贼乎！”传令办酒，与贤弟、妹夫等一叙。马雄粮草运到，亦来缴令。王姑道：“小妹已蒙慈悲所传法宝，自有破妖之策。不若暂交帅印与小妹子，待除妖之后印信交回。”马俊大喜，即将印信交代。

是日会兵，王姑提调兵将，便道：“兄长督兵押住后阵，以助不虞。烦岑公子带三千人马，守着山脚之东紧要隘口。令包、郝二兄躲在山脚之西，带三千人马埋伏。令石如虎、罗清带三千人马去山南之后，提防逃走。令赵虎、马雄带三千人马，往北山之下埋伏，勿使走漏。令张珍、李凤二将在吾左右，以为辅翼。我有圣母灵符，贴在你盔顶之里，提防邪术。”众将得令，依计而行。马俊大喜：“看吾妹子不出，亦晓用兵如神。”——一点完，将东炮山围如铁桶，水泄不通。寨兵入内禀道：“启上主公，汉兵分五路而来，把山围绕，请令定夺。”奸相大惊。卜道安上前：“主公勿忧，胜者则可，若是败者，贫道望西逃往外国借兵，请二位公公在此谨守大营。”即带兵出阵前。忽见一位女将，面如冠玉，美貌超群，盔甲鲜明，手拿绣绒刀一对，身骑白马一匹，未知谁家之女。向前问道：

“尔女将是谁家之女，敢到阵前来卖俏？”王姑大怒，见他头戴逍遥巾一顶，身穿八卦仙衣，头生二角，料知乌龟出现：

“若问本王姑之名，悦心王胞妹马鸾英是也。”妖道开言发笑：“乃仇人见面，莫不是昔日九龙仙为你丧命不成！”手持三尺剑照面刺去，二家交手，两军对敌。悦心王押住阵脚，王姑与妖道对阵，妖党分兵对敌。妖道见不是他的对手，难以取胜，祭起葫芦，阴兵数千。王姑见他妖术弄起，快将葫芦一揭，走出一阵火麒麟，周围环绕火焰腾腾，把阴兵烧成灰尽。妖道又将金盒一揭，铁嘴乌鸦数百，抢人眼睛，众兵吓惊。王姑用八卦仙衣乾坤网抛起，尽把乌鸦网尽。吩咐黄巾力士，带

回普陀山发落。妖道大叹一声，难顾羞颜，现出原形大龟，毒气一喷，乌天暗地。王姑不慌不忙，用净水一洒，手拿千年桃木剑一口，将灵龟斩落，要逃逃不得，要遁遁不能。可怜修炼有年，一旦尽为乌有，挥为两段。龟头擦起，坠落西方。王姑收还宝剑，于是督兵杀上。五路人马一齐杀出，贼兵大败，死者无数。后面屈忠成见丧了军师，兵将被杀，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只存残败人马千余，独有二监随于左右。计无所出，不知所之。同入寨内商议，闭却寨门，高挂免战牌。心中忿恨，当日误听韩通之言，致此进退不能，悔之莫及。马俊大获全胜，回营犒赏三军。不表。

再表赤松林王勇，有日回归寨内，静坐无聊，自思一心去打擂台，演己英雄，却被马鸾英踢到台下，观者甚众，实是赧颜。正是：纵有江西一派水，难洗今朝满面羞；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闷闷不乐。忽然喽罗禀报，说声：“大王，今有马俊兵败东炮山，命开擂台的马鸾英提兵助阵，杀败屈忠成，斩了道人，把兵围住，水泄不通，特来报知。”王勇一闻，喜出望外，便道：“我仇有报矣！不若相助屈忠成一臂之力，同诛马俊兄妹，方消我恨！”商量已定，一结义之弟，姓侯名相，他亦弩力过人，有飞檐走壁之能。修书一封，命他到屈相驾前，待他奋勇杀出，吾于近山等候。其书曰：

赤松林寨主王勇致书屈丞相阁下：某闻马俊逞能，带兵征破东炮山，杀死军师卜道安，丞相被困，左右难以逃出。吾实因打擂被马俊之妹马鸾英打丑，恳欲削其恨，独力难持。特修书到此，恳丞相统齐兵将，奋勇杀出，待吾起了喽罗数千，在外等候接应。乞丞相勿视为虚文，恐终受困难，亦非久也。特着义弟侯相奉书以闻，书到之日，专候复音。不赘云云。

侯相领寨主之命，持书非止一日到了东炮山。见旌旗密密，营盘罗列，心内思量此书如何报入？踌躇半晌，突生一计，待吾隐出平生手段。时已三更，巡逻稍疏，潜身步入到营盘之外，尚离五里，方到山前。幸无人阻挡，到往山前，大唤喽兵。喽兵细问。侯相道：“我是奉赤松林王勇寨主之命，有机密书呈递。”喽兵进入营中，禀道：“主公在上，山脚有人说奉赤松林王勇寨主之命，有书呈上。禀知王爷定夺。”屈忠成道：“着他进来。”侯相进入叩见，将书呈上。忠成命入后营款待酒筵不题。

且表奸相命左右传齐二监、数名偏将，到聚义堂有紧事酌议。各人闻唤，即出大堂。众人打拱：“主公相唤何事？”屈忠成道：“非为别事，今有赤松林王勇着义弟侯相持书到来，但闻其名，未识其人，书中言语，列公请看看罢。”内有一偏将赵仁上前说道：“主公看其来书，或有诈诱我等下山，暗藏埋伏，措手不及，恐被他害。务在三思而行。”又有一偏将姓钱名光，上前说道：“主公，赵仁之论差矣。我愚思忖度，汉兵围如铁桶，窥视我等兵微将寡，粮草不敷，难以久拒。围了多日，并无挑战，必然是欲老我兵之计也。目下既是赤松林寨主以雪恨起见，愿为外谷。伏乞主公回答来书，约以书到之日，奋力从里杀出，寨主提兵救护，切勿爽言，则悻悻无涯。若谓坐守不出，岂不老了兵将？看看待敝，恐无别策，愿主公察之。”又有偏将孙旭上前说道：“主公勿忧，小将也曾会议其人，前者擂台，吾在旁观时，见王勇自道其名，被马鸾英踢下擂台，满面通红，垂首而去。今日之来书，似亦真确。主公准之。”屈忠成道：“所论理当，待孤修书回复。”命人入后寨相请，烦侯将军交书致意，幸勿爽约。屈忠成便执笔挥回书。书曰：



东炮山魏王屈忠成驰书复奉王勇寨主麾下曰：衷荷佳扎，拔刀相助，救我困于垓心，美意莫大焉。兹复来翰，足下书到之日为始，俟至四天二更时分，以火为号，在西边杀出，幸勿爽约。得胜之日，自然感德无涯矣。揣此奉复。

且说屈忠成交书侯相带回，说道：“拜上贵寨寨主，依议而行。”侯相奉回书，辞别登程，许多踌躇才得出汉营。欲知奸相传书，王勇依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劫夜营屈奸败阵 投贼寨鼠辈招军

诗曰：

遗臭万年是叛臣，屈奸何面见先人？

纵然遁脱今朝厄，限到难逃杀戮身。

却表侯相得此回书，假扮汉营军士暗地慢行，是日潜出营外，无人认觉，远离汉营，发足快奔。一日到了自己寨前，进入回禀。王勇正在对坐，侯相下礼，将书呈上。王勇拆开朗读，书载一一知悉。便吩咐寨兵整顿军械，至第三日令到起行。喽罗吩咐整顿。到了是日辰刻，排点食膳毕，督兵登程，不许喧扬。望东炮山不远，就此安营。待至二更，向汉西营举事，不表。

又表屈忠成、二监、偏将等，在山里纷纷整顿逃脱，惟思

家眷未知谁人可保。有偏将李彪上前说道：“小将愿保，主公列位杀出，小家奋力保护家眷，随后杀来。”屈忠成道：“烦为将军小心在意。”

且表马俊督兵围困，密如铁桶，料得奸相外无救兵，内少粮草，不用征伐，待他自毙。心内忖思，逐火穷巷，又恐反出伤人。忙命从兵小心防范，务必坚守。忽兵士来报：“禀知王爷，离本营十里有队兵丁，不见旗号，未晓何处调来。”王爷命人打听，传令东南西北四处营盘，人不可离甲，马不可离鞍，以防劫寨。

王勇是日二更时分，命侯相道：“你能飞檐走壁，带了从人，多携烟硝火药，暗地往西边，潜入他的营盘。因西边守将赵虎、马雄自负其能，性出疏慢，况又近通我寨山前。”侯相依计，入了此处，就地放起火来。汉军一见火光冲天，西营赵马二人命兵各处奔报，提刀上马出营，直望西边火光而去。东南北三方各自保守营盘，未有令唤不敢乱动。王勇带兵突入乱战。东炮山前屈忠成又见火光滔天，二监与众将等并力杀出。各兵被困多日，奋不顾身。马俊到来，命四处人马会齐对敌。王姑、驸马保护大营，未敢擅离。王勇刚遇马俊，屈忠成等又遇王勇，两处合兵，大战一场。马俊大怒，骂道：“你是何处人马，敢助屈奸？偷营劫寨，不识时务！快快受缚，免作刀头之鬼！”王勇道：“你为丹凤山主人，又恃藩王着妹开设擂台，卖弄风情，勾引美貌才郎，是何道理！只因擂台不是演艺，高低未知，用邪术将吾打落擂台，于心不服！你不晓我是赤松林寨主王勇么？今日统兵前来，一救屈相之困，二报当日擂台之仇。”马俊道：“你有何本事，敢与本藩对敌？”王勇、屈忠成合为一处，二监与偏将等分开羽毛。马俊督兵对垒，赵虎、郝联与二监交比，张珍、李凤、岑铁虎对敌赵仁、钱光、

孙旭等将。杀气腾腾，你冲我撞，刀来枪架，剑来锤挡，混战一场，各展其能。战有五十个回合，四十个照面，未分胜负。马俊见屈忠成不是对手，活捉他解回京罢。王勇武艺非常，摆动大刀，保住屈忠成，总不能活擒。欲念起咒语，奈来忙速，未带宝剑随身。战了一夜，王勇、奸相自见力却，不是马俊敌手，将近天明，且战且走。米元、鸡肃焉能敌得他过。张、李、岑三将把赵、钱、孙三人杀败，如丧家之狗。忠成、王勇之兵大败，死者无数。王姑在大营闻报王爷未得全胜，催马赶来。又遇李彪保护家眷，左冲右突，不能得出。王姑道：“你是谁家之狗，实实说明，饶你去罢？”李彪知不能讳，一一讲明。王姑大怒道：“原来奸贼之党，焉能饶得你过！”便抡刀搦战，与李彪战有数合，一刀斩于马下，将奸相家眷一一杀绝。又将他辎重箱物，移归大营。不表。

又表王勇、屈忠成、二监与偏将军败归为一处，掩命而逃，败兵随身。可怜三千余兵，仅存千余。王勇大败，大叹一声：“天亡我也，如之奈何！”又见后面尘土遮日，知是追兵赶至。屈相说道：“王寨主呀，今日之败，幸蒙相救，生当啣环，死当结草。”王勇道：“此败非是为你，我亦欲洗昔日擂台之仇耳。”二监及赵、钱、孙三人等齐声道：“丞相，我等人败家亡，穷途致此，未知投于何处安身是好？”奸相曰：

“是也。”王勇回声道：“丞相无处可投，莫若到我敝寨，再整雄兵，以图报复，如何？”丞相道：“兵虽可招，惟粮草难足。”王勇说道：“不可久停议论，后有追兵，尔等快快走回吾寨，再作区处。”不多时，已到寨门，众人齐入。喽罗迎接。王勇吩咐残败人马，将各处寨栅紧闭，多用灰石火炮，以备各兵。

又表王姑、马俊等合兵追来，日已辰候，追至赤松林。但

见他两边高山峻岭，中央窄路，周围环绕大河，闸栅排船，难度入内。阔可藏数万人马，四通八达，若将周围，须奏本回朝，添兵数万，方能打破成功。马俊见形势，况他深入紧闭不出，未便易于攻破。吩咐众将军士兵等，后队改为前队，暂退二十里下寨。命人不时打探赤松林消息。又命鸾英、包刚同回大营，与驸马坚守提防。

赤松林王勇与奸党议论道：“我等深居于此，现点喽罗仅存二千，战将甚少，粮草只足二年，以此终非了局。一旦被 he 攻入，众命归于乌有。如之奈何？”有奸监米元说道：“以俺愚见，承马俊兵退二十里之遥，窥视我等，莫若出下招贤榜文，或有英雄投进愿助主公，亦未见得。”王勇曰：“是也。”于是命鸡肅出榜，其榜曰：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抱负奇材，终老山林，甚为可惜。奈朝廷不知，当为不荐，豺狼当道，诤屈难伸，亦我王勇正谓如此，是以独居赤松林。因前举动寨兵，匡救当时屈魏王之困；又因马鸾英开设擂台不公之恨，曾举寨兵救出。弟想将兵微寡，被败奔回，只得退隐不出。因思未有布阵排兵之师，特出榜文，愿得文武兼备之人，共同大举。日后倘遇机会，不失今朝之义。四方英雄豪杰，幸勿趑趄。须知榜者，谨奉以闻。

马俊探事人等，将此事一一回报。王爷冷笑，叫声：“众位将军，赤松林出榜文招贤求士。在我观这鼠辈作得什么的来！他暂受安乐，何难一网活捉擒拿！”岑铁虎道：“王爷按兵不动，欲其自毙，岂非坐费钱粮！以逸而待，废弛日久，小将未得其详，愚兄示之。”马俊便道：“贤亲有所不知，他寨险固，亦有可守之象，我兵困他一月，不用兵刃，自然看其自殒。若举兵进攻，徒劳虚费耳。”

却说赤松林的榜文张挂已有数日，未见投进。又说终南山有一云涯老祖之徒姓聂名法成，与鹁鹁山云峰老祖系同师学道，其人原是猿仙化身，练得变化无穷，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点铁成金，十八般武艺无所不谙，多般宝贝，法术高深。常奉师命，与云峰道人来往接交。是日驾云四望，望见西方杀气太重，未知有何劫数，乃袖占一课，乃知师兄卜道安遇害。心中欲与他报仇，不表。欲知端的所弄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知天命老祖训徒 违法戒左道背师

诗曰：

乐天知命高人智，嗔欲争雄俗世分。

聂法既登仙品列，如何昧此道由根。

却说聂法成原来猿仙化现，在终南山修炼，法术高强，炼成三件法宝，一件名为法宝袋，二件曰打将沙，三件曰月华石。一日别了云涯师尊，走出山门，却见西方杀气濛濛。把袖课一卜，得知师叔门徒九龙仙在万寿寺为马鸾英故事，却死于柳絮之手；后卜道安欲与报仇，又死于马俊、鸾英兄妹之手。想道：“云峰老祖师尊道德已入圣域，因何不念师徒之情，不与二徒申冤？待我驾起云头，直到鹁鹁山问问，便知端的。”不多时到了山前，把云头坠下，唤声：“道童，与吾报入，说终南山侄聂法成求见。”道童进入，禀知老祖。老祖着道童唤

进。聂法成闻唤，步到禅堂，见老祖坐在蒲团闭目存神。法成上见施礼：“师侄叩拜，愿圣寿无疆。”云峰举目，开口便问：“师侄，不在终南山学道修真，闲游来此何事？”法成叩首：“师尊，弟子偷闲玩景，心舒闷怀。远见西方杀气腾腾，冲上斗牛，弟子课卜，始知师兄九龙仙被柳絮所刺；师兄卜道安下山协辅屈忠成，欲与九龙仙报仇，谁料又死于马俊、鸾英兄妹之手。师尊有先知之见，弟子敢问如何不与令徒复仇？诚恐大失各等山门体统，伏乞其详。”云峰道：“若谓九龙仙，乃在道之人，应当静守清规，修真养性，不理尘凡世界，方称太上流宇。乃心务色，十恶有犯，其首致天怒，被人所刺，死有余辜。又卜道安多年修炼，后得人形下山，与九龙仙报仇，正是助纣为虐，逆天行事，死而无怪乎！贤侄徒回山，务尊法约，自是成功。入后斋膳去罢！”仍坐蒲团，闭目养神。众道人邀他斋膳，法成膳罢，到师尊坐前下礼拜别。

出了山门，众道人相送。驾上云头，欲回终南山，一路踌躇。大叹嗟悼：“二位师兄因些小故，竟丧身命。师尊不恤法门道行，貽笑他人。”左右思量：“罢罢！老祖不念师徒之情，吾当念师弟之谊！今闻屈忠成被困东炮山，蒙义士救出重围。现在赤松林王勇寨内安身，招兵买马。待我驾上云头，急到他的寨前窥伺动静，随机应变。”不觉云头来到赤松林寨前，只见周围紧闭，杳无人声。左顾右盼，见有一榜文高挂，赞了一会，便知屈忠成招贤纳士。自想一回：“我今要报二师兄之仇，备忠成之举，杀却马俊，日后九泉得遇师兄，颜面无愧矣！”计议已定，揭去榜文。刚有寨兵巡哨，突见道士揭榜，便问：“道长，此来揭了榜文，定必有利于主公，待吾入寨禀明，然后相请。”道人说道：“在此恭候，烦入递禀。”寨兵急跑到寨中，见寨主与屈忠成等聚议，说道：“寨上主

公、寨主得知，今有道士将榜文揭了，说声要见主公，现在寨外，请令定夺。”各人闻声，请他进见。寨兵出请，道人说道：“敢烦引见。”遂入大寨。众人立起身躯，王勇、屈忠成下阶迎接。只见他头戴平斗方巾，面如锅底，眼如铜铃，口如盘大，颌下红须，身穿八卦道袍，足踏赤履，手持一柄尘拂帚。众人一见，腹中喝彩，必是非凡，不是寻常之辈。王勇、屈忠成邀进上坐。二家推让，然后坐下奉茶。茶罢，忠成道：

“敢问宝山何处？高姓大名？”道人说：“我系终南山云涯老祖门下，姓聂名法成。因出外散步闲游，望见西方杀气腾上，贫道袖中卜课，得知前者师叔鹁鹁山云峰老祖二徒，一名九龙仙，被柳絮所刺，一名卜道安，被马俊、鸾英兄妹所害，有坏我等道学无能，特来揭榜，与寨主、主公效劳，并与二位师兄报削此恨。未知肯纳否？”王勇、屈忠成大喜，道：“得名师指教，破敌得胜，日后焚香顶祝。请问道长高法何先？”聂法成道：“吾能变化无穷，用兵如神，点铁成金，呼风唤雨，驾雾腾云，五行晓遁，炼就法宝斩将掀旗，俨若反掌。请问贵寨多少人马？粮草若何？”王勇道：“人马数千，粮草足可二年，兵微将寡，乞施妙策。”道人说：“不妨，吾自有计议。”寨主吩咐厨人办酒，荤素分开，摆酒大寨。众人举道人上坐，王勇、忠成相陪，各人序次而坐。那道人荤素不论，席中讲话细语一番。席散已完，日已更静，命人铺设洁净房所，邀送安寝。

一宿晚景，玉兔东升，众人俟候道人梳洗。梳洗已毕，王勇、忠成请道人同坐。便道：“我等被困日久，如坐针毡，披阅日课，择选明日乃黄道吉辰，恳拜道长为军师、统兵大元帅，兵士心服，愿将印信交付，听从调度。请问道长尊意如何？”道人说：“我学识浅陋，难当此任。”王勇、忠成命各人拜跪，齐声道：“望勿推却。”道人依允。王勇命人即日搭

台，俾拜军师登坛挂帅。道人说：“明日不可，待迟数天，然后举行未迟。情因贫道闲游下山玩景，未能带得法宝随身。烦寨主着一的当之人随我回山，待吾交付要用东西法具与他回来，然后登坛受印。”众人齐声：“望道长早去早回，免众渴望。”道人说：“贫道晓得。众位毋庸瞻望。”王勇命侯相随后，向寨后小路而行，寨兵不敢阻挡。

聂法成回到终南山，众道人迎问：“师兄别了数天，遇何美景相留？”法成回道：“因故友同游至此，耽搁多日。我今回来非别事，有道友在山下相等，暂别列位，我要遍游四处而去。敢烦众位与我转拜师尊，弟子恐防惊动他，不日就回。”即忙入内，将法宝随身收好，内有行囊应用东西，交与侯相一同带往。步出山门，众道人相送。

侯聂二人依寻旧路而行。将近寨门，侯相说道：“待某先进，禀知主公，然后迎接。”法成说：“不用行此大礼。”侯相急跑入大营，说道：“传禀寨主，军师已到，小将先行。”王屈二人督领二监并各偏将，奔出后寨门迎接。接入大营，分次坐下。王勇、屈忠成满心欢喜，大排筵宴。是晚议论夜深，各归安寝。不表。

且表聂法成道人天明出到大寨边，说道：“贫道蒙主公、寨主不嫌道学低微，拜为军师之职，但贫道鞠躬尽瘁而已矣。”即问：“坛台可竣工否？”寨兵说道：“坛台完固多时了，专候钦命。”道人说：“明日九月初一，黄道吉辰，你等吩咐各将军及大小佐领喽兵，择以卯时齐候。如有不到，军法处之，幸勿见怪。”众等依令而行。王勇与屈忠成纷纷命人备办香烛坛台，应用之物一应准备。聂法成道人挥一禁条十款，贴在大营栅外。写着：

第一条不许交头接耳，第二条不许饮酒喧哗，第三条



不得争先乱队，第四条不许遗漏军装，第五条不许擅闯辕门，第六条不许私探议论，第七条不得临阵退缩，第八条不准私出水寨，第九条不许乱砍山树，第十条不许讹言惊众。

以上十款，本军师愚见，勿视为闲文，临时有犯，军法施行，噬脐莫及，悔之晚矣。毋违，特谕。写毕禁条，命寨主挂在坛上，各人纷纷观看，回寨静听。不表。欲知法成摄帅，怎么提调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闻妖道请旨添兵 阅奏章准师赴敌

诗曰：

兵微将寡难摧敌，盗辈贼巢怎用军。

任你奸臣添奸佐，全归罗网不须云。

再讲聂法成登坛拜帅，出下禁条十款，日日在寨内操练兵马。又分头扮作喽兵四处抢夺，积屯粮草，以为军资。总是生民受苦，商贾不宁。

又说马俊探军探得明白，回报入营：“禀上王爷，今赤松林王勇招得一位道人，名唤聂法成，系终南山云涯老祖门徒，颇有妖术。现在寨内不停操练，又分头扮作喽兵把截掳掠弱民。小军打听明白，特回禀知。”马俊闻报升堂，传齐众弟兄各将商议。一众闻唤，片刻齐到：“请问兄长王爷，有何事

谕？”马俊道：“非为别事，只因赤松林王勇、屈忠成出榜招贤纳士，有终南山云涯道人门徒聂法成充为军师，在寨内操练兵马，必是心怀不宥。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可不预备，以防叵测。”柳絮道：“前者起三山之兵，却被卜道安杀败，后得王姑大张法力，收灭妖道。虽存健兵勇将，料想此番一战，非同小可。愚兄长奏本回朝，待天子拨发雄兵，以为助阵，万无一失。”马俊道：“此言有理。”即修本回朝，命郝联带本进京，在柳丞相府中投递，奏闻圣上，候旨下日然后动兵。马俊挥笔修本，其本曰：

臣马俊诚惶诚恐顿首百拜。臣本布衣，荷蒙大开天地之恩，不究打死人之命案，念臣微劳，叨受封王之职，征伐自勇，不胜悚恐之至。迨见奸党屈忠成逃在东炮山，僭称魏王。卫将军带兵征伐，被妖法捐生。柳丞相着臣提兵助阵，奉委提兵，败于卜道安之手。臣妹知觉，代兵行法，将道安刺除。斯时臣幸矣，国运昌隆，以至有此显威也。将兵困住东炮山，臣料得外无救兵，内缺粮草，不费干戈，待自其毙。岂知赤松林草寇王勇，恨打擂被丑，怀恨在心，统了赤松林寨兵，踹踏西营，放火为号。臣先吩咐紧于提防，拒其里应外合，混战一场。藉圣恩浩荡，感得雄兵平东炮山。可恨奸相逃走，竟投王勇寨内安身，至今出榜招贤。有一位道人系终南山云涯老祖门徒，名曰聂法成，投充授为军师之职。妖道持有法宝，日日在寨操演兵马，似有图篡之患。臣思此战非比寻常，愚圣恩添拨雄兵。伏乞天颜裁夺，容日凯歌奏闻。俯伏百拜，圣主施行。郝联遵命。马俊焚香放炮，拜本，不题。

且表郝联承命奉本进京，复入大营，道：“小弟回京，请问二兄，有甚言词禀上柳丞相？”絮柳道：“颇为带书交父亲

手开。”一一写明，封固停当。交付郝联收下：“代愚兄一行。”歇宿一宵。马俊道：“救兵如救火，尔勿迟延，速行回来。圣旨一下，即刻登程，早日回来，免兄盼望。”郝联多带粮袋登程，一直望京进发。是日到了皇城、将本投入相府。柳丞相闻知，升堂接本。郝联将驸马书呈上。柳眉吩咐郝联归衙，诸侯令尊金安，不表。

单表柳眉五鼓时分，整肃朝衣，命家人提着提笼，官服执笏随后，步到午门，正直五更三点。武帝登位：“文武官员有事奏上，无事退班。”班中闪出左丞相柳眉，道：“有马俊奏章回朝，启知万岁。”武帝命呈上来。龙案上展开一观，便道：“众卿家，今马俊带兵出征奸贼屈忠成，恐防兵少，修本请添雄兵助战。”天子将本交与左右二相同观。司马相如说道：“臣启陛下，马俊所奏，料然大战，望我主添发雄兵五万，命将带往，务捉奸贼，回朝定罪。”天子道：“未知谁将可往？”班部中闪出刑部尚书郝云龙奏道：“臣保一人，乃镇东将军杨豹，文韬武略，堪称其职，又系马俊姑表之亲，诏他前往，则首尾相应，万无一失。”武帝准奏，命柳眉书诏曰：

国家不幸，出此负恩奸贼。屈忠成满门受高官重禄，不思图报，反怀篡逆之心，事知败露，逃在东炮山，僭号称王。被马俊兵困水泄不通。岂料奸党命未该终，连结草寇，赤松林王勇欲洗擂台之丑，督率寨兵将奸党救去，现屯赤松林，招兵买马。马卿回奏，有一奸道聂法成投充为军师之职，他是云涯老祖门下，颇有妖术。马卿等料必大战，修本添兵助战。兹诏到来，着卿镇东将军印信暂交左营副将代署。敕下不可迟延，立刻回京，带五万雄兵，前交马俊调度，卿在军前效力。事竣之后，班师回朝，论功升赏。兹特诏你，毋违速速。钦此。

柳眉写起诏书，命塘务府即刻赍去。

非止一日，已到镇东将军营门，挂了号部，奉诏步入衙门。兵丁入报，杨豹将军命人摆列案桌，焚香拜跪接旨。拆开便知如此如此。设酒款待天使。又命副将上堂，将印信交付，杨豹说道：“本将军奉命带兵，往马王爷营中交卸。务必用心，以报国恩，无忝你我。”副将领命。

杨豹起行，非止一日，到了京城，入丞相府中投明，转回公署。待至天明五更，天子临朝，龙凤鼓响，驾上金銮。有左丞相柳眉奏道：“今有镇东将军杨豹奉诏回京升见。”天子道：“宣上来。”杨豹俯伏，连呼万岁。天子道：“朕昨诏汝回京，带兵五万，明日下教场点齐兵马，带往马俊营前调用，莫负朕怀。”杨豹道：“臣杨豹知悉，谨遵圣命。”平身归班。又着军政司逐一点起五万健勇兵丁，在教场交卸。事已停当，杨豹入见天子，领兵离京。早行夜宿，饥餐渴饮，望赤松林进发。不表。

且表聂法成是日操演回营，王勇、屈忠成相接。聂法成道：“兵练颇已精熟，不可以逸待劳。明日黄道，开兵大利日期，本帅欲着一将，带本部人马到马俊营前挑战，何如？”王勇、屈忠成道：“从军师调度，为命是听。”道人即命赵仁带兵骂战，贫道在后观望，以壮兵威。

汉兵探明白，报入大营：“禀上王爷，外有寨将赵仁挑战，请令定夺。”马俊闻报，鸾英、柳絮在旁道：“贼等如此逞强，兄长何不命将战一雌雄，挫他锐气，岂不为美！”马俊就传包刚带兵一千，出营对敌。包刚领命，督兵出营。包刚道：“来将可是赵仁么？”赵仁道：“然也。”包刚怒道：“你这狗贼，助奸为恶！尚不及早投降，恕你罪过；倘或执迷不醒，看刀取你头颅！”赵仁说道：“休得无礼！”二人相交，

举刀并杀，约有四十个回合，三十个照面，兵马纷纷混战一场，贼被杀死者不少。赵仁力却。妖道见此，恐防有失，鸣金收军。包刚骂战一回，亦自回营缴令：“王兄在上，弟与贼将赵仁交锋，未分胜负，他自收军。”马俊道：“一阵败他锐气，亦是头功，有劳了，记功簿上。”王姑闻声，说道：“列位哥哥，观他紧闭不出，我兵久待，岂不是虚费国饷，度日如年，亦牵天子挂望。莫若明日投了战书，约以交锋，胜败分明，岂不是好！”马俊应允。即修战书，命张珍投入。

张珍奉战书竟到赤松林寨前交递。王勇得书，张珍即转回营中。两家知会，约以日期对敌。马俊命岑铁虎：“你带二千在赤松林右离十里下寨，但闻炮响，一齐杀出。本藩居中督了大兵接应。”又命罗清先行，张珍、李凤为左翼，包刚、马雄为右翼，赵虎、石如虎同王姑随后接应。安排停当，队队起行，浩浩荡荡，不觉到了赤松林五里之遥，扎下营盘。

寨兵探听，跪入禀道：“主公、寨主在上，马俊大队人马分几路而来，现在五里之遥扎寨，请令定夺。”屈忠成见报，心中踌躇，即与王勇请军师来商议，不表。欲知下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施妖术汉军败绩 焚难香兄妹求师

诗曰：

妖道临军法术高，众兵灾难也难逃。

逆天到底终须失，自有高人代汉劳。

且说屈忠成、王勇到军师帐中商议。法成出到大营，传齐众将听令：“就请王勇将军统兵一千，以为先行，贫道押住后队。命米元带兵在山脚之东埋伏，命鸡肃在山脚之西带军埋伏。但闻号炮一响，一齐杀出。赵仁、钱光、孙旭、侯相居贫道左右旋转接互。”安排已定。王勇便一把大刀当先，旌旗展动，炮响连天，提兵出寨。便与罗清打话，两军对垒，镗角齐鸣，大战赤松林前。尘土遮天，枪戟叮当，不分高下。马俊见胜负未分，连发号炮，一齐杀上。妖道自思：“观此寨未必取胜，待贫道略展微术，将他杀败，以表头功。”便催骑上前接战。马俊见他后队拥上，亦催动人马助阵。战有多合，妖道取出打将沙，念起咒语，望空一抛，沙如斗大落下，不计其数。兵将难以抵挡，头破脑出。聂法成忙传各路之埋伏兵一齐杀出，汉军大败，死者不计其数。马鸾英在后见有妖法利害，即鸣金收兵。马俊大败回营。妖道收回宝沙，不追赶，掌得胜鼓回山。不表。

且说马鸾英兄妹回营，众将随后，各归队伍，上帐缴令。

鸾英道：“妖道演出邪术，把我兵大伤，败的败，死的死。头阵被他挫此锐气，于军不利，如之奈何？”罗清、岑铁虎等说道：“禀上王爷、王姑，看那妖道未晓用甚的法术，交锋之际，但见飞沙乱坠，其大如斗，刀枪难以招架。弟思王爷、王姑随身亦有法宝，明日何不尽起大兵，我等首尾相顾，尽力向前，奋杀他兵。王爷、王姑大显法术，何难此将不灭乎！”马俊心内自想：“为将者奉命于外，朝庭重托，难道按兵偷安不成！”吩咐：“列位将军，本藩明日统领大兵，与他决一死战。”令传大小将军上帐听令。到了明日辰牌时分，众将登营俟候。马俊上帐，鸾英在侧：“罗清听令，你可带三千人马，先行讨战，本藩随后。众将左右分开，鸾英押住阵脚，必要首尾相顾。”

妖道闻报，即上帐唤齐各将，俟候听点。王勇、屈忠成入营，看军师调护。聂法成道：“主公寨主，今日此战非比寻常，前者贫道败他头阵，伤他人马，心中不愤。待贫道今日大显神通，杀他片甲不留。”罗清兵到山前，大骂妖道不绝。妖道命王勇出兵与他对敌。二家混战，罗清用两柄铜锤，重八十余斤，催开坐骑。王勇用一把大刀，重有百余斤，冲马前来。你冲我撞，马头贴住马尾，左舞右遮，拦右舞左，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战有百余回合，不分胜败。马俊在阵后见罗清不能取胜，心内思量：“今不祭此宝剑，更待何时！”便赶马上前，念动真言，祭起宝剑，毫光罩住贼兵眼目。刚得成功，妖道在王勇阵后，说：“不好了！久闻马俊有此宝物，吾今不演手段，那知我法术高强！”念念有词，祭起收宝袋飞在半空中，袋口大有数尺，开合自如，似有吞噬之象，一阵阴风，将宝剑收入袋处。妖道尘拂一拨，毫光散去，袋归法成手中。妖道又祭出一物，抛上半空，霎时一石似重数百余斤，在马俊顶上看

看坠下。马俊心中着急，把飞天帽戴起，只得腾空而逃。大石落下，压死军士无数。妖道收回邪宝。罗清见马俊腾云而去，舍却王勇，与妖道交锋，战不数合，又被法成祭起斗大宝沙望空坠下，打着罗清肩膀，负痛难当，策马奔逃。鸾英见自兵践踏，死者不可胜数，心中焦躁，催起红鬃马，手拿双刀，上前挡住，大喝一声：“法成妖道！王勇匹夫！休得逞强，用甚邪物，敢伤我将！你看姑娘取你首级。”王勇把刀砍下，鸾英双刀乱斩，左遮拦右遮拦，右插花左插花，王勇岂是鸾英对手，妖道恐王勇有失，上前协战，终不是王姑对敌。料难得胜，聂法成祭起打将沙来，纷纷坠下，兵士不能急避，伤者甚多。王姑见他此物，知是邪宝，把乾坤网祭起，将沙盖住，宝沙被他网尽。聂法成见乾坤网盖落此沙，急祭起收宝袋，抛在半空，袋开大口，向王姑舞弄，竟将乾坤网、宝沙收入袋内，飞回妖阵而去。王姑大怒，又将八卦仙衣向妖道一铺，又被妖道用剑一摆，归于袋中。气得王姑面如土色，口不能言，愤恨填胸。妖道吐出月华石欲打王姑，幸得神拳阻挡，不致有伤。柳絮在后看见大败，兵士多伤，急鸣金收军。马俊兵败，且战且走，退二十里下寨，不表。

且表屈忠成、聂法成得胜，王勇上前，妖道止住：“穷寇莫追，料此等辈那在吾之目乎！暂回本营，异日起兵，将他攻破，生擒未迟。”

且说马俊兄妹被妖道杀败，宝物被收，众将幸勿有损，查点兵士，死了数千。罗清负疼入营调治。挂出免战牌，各回营伍，吩咐柳絮、包刚监军，日夜巡逻。修好炮位，多备火药烟硝，以防敌兵偷营劫寨，坐卧不宁。不表。

且表镇东将军杨豹，奉旨带兵五万，离京非止一日，已到营前不远，扎下营寨，吩咐命人入营通报，请王爷、马俊接



旨。军士报入中军帐前：“禀上王爷，有圣旨到。诸令定夺。”马俊闻报，知是救兵，统齐文武将士，大开中门，齐跪迎接圣旨。入了大营，安奉一毕。杨豹到营，任从调用。命人办酒，与将军洗尘。酒摆营中，各人依次而坐。马俊与杨豹同席，谈论舅表之情。鸾英到营，表兄表妹相见，说起母舅身故，不胜悲悼，讲话一番。杨豹问：“前者出战胜败如何，因甚高挂免战牌？”马俊将被妖道邪法所败，这般这般，一一说明。杨豹道：“朝廷救兵已至，不若明日开兵，待表弟会他一阵，比个高低如何？”马俊说道：“兵出远来，未可遽动，况妖道利害，将愚兄宝剑及妹子宝物尽被收去。待商议停当，举行计策，然后出兵未迟。”杨豹依命，大家饮罢。马俊吩咐柳絮、包刚昼夜鸣金，小心巡哨，切勿疏懒，恐防有失。又说：“杨豹表弟，你之救兵，远行到此，恐防贼人窥伺。”命张珍、李凤：“全营人不可离甲，马不可离鞍，小心在意。”二将领命而行。马俊兄妹众将齐送不表。

且表是晚，马俊、王姑、马雄、郝联同到罗清营中问候负痛如何。罗清道：“痛归骨髓，恐不能济事了。”马俊道：“何出此言，珍重保养，吉人自有天祐。吩咐左右人将金疮药多敷，小心服侍，下日重赏。愚兄等回营。”罗清说：“恕不起送。”相别出回大营。命人相请柳絮、包刚二人到营，两旁坐下。马俊道：“朝廷救兵已到，但妖道猖獗，众位有何高论？”柳絮道：“兄长与王姑法宝，尚被撤去，那人与他对手！若谓阵上交兵，妖道不倚邪术，何惧之有！若破此妖道，须寻法力高者，方得成功。”兄妹二人正在揣度，王姑道：“有了，当日慈悲圣母付下难香，但有危急之际，焚起香来，自然有救。待愚妹虔诚，明日五鼓叩拜，望慈悲救护。惟兄长三合明珠宝剑，乃王禅老祖秘授，禀知老祖，自然决断。”马俊道：“愚

兄现受重任，焉能离营远出？”三思无计，忽道：“有了，我今命赵虎前往，寻到水帘洞，一一禀知师尊，着他发落。”兄妹计议已定，不表。欲知王姑焚起难香，赵虎到水帘洞如何处置，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领法旨善才助汉 探军情妖术伤兵

诗曰：

天命惟归有德君，违天好杀必倾军。

顺存逆败循还理，聂法如何昧此因？

且说慈悲在紫竹林中，讲论训世经文，黄巾力士奉难香进入普陀山。圣母闻香惊觉，知鸾英被妖道用收宝袋将法宝件件收入，欺藐恶甚！况鸾英之宝，乃吾传授！既在法门弟子，当知进退；况罗清乃上界台坦所降，应知天命，竟将他打伤，有犯天条。战败马俊众将，在于赤松林逆天行事。他等束手无策，畏惧邪宝是真，难香焚起，望求恳切。待吾命善才童子下降，以解重围，取回宝物，方显法门高下。法旨一下，宣童子到法座。善才进拜：“有何法论？”圣母把马俊被困、鸾英法宝被收之事一一说明：“今着你下山，并盂钵一口、落宝罩一个，助阵打退贼兵。你是好善修真，不可开杀生灵。取回宝物，仍交马俊、鸾英收复。奸道之宝乃是打将沙、收宝袋、月华石，将妖宝带回本山，吾自有发落。事竣之日，及早归山；如若眷

恋，恐逆天机，罪却不小。”善才领命，负宝而行。驾上祥云，望赤松林汉营进发不表。

又表赵虎劳劳碌碌，饥餐渴饮，非止一日，已到云梦山。但见古松苍郁，高鹤逍遥，四观好境，真是仙逸幽居。往往来来，何处得进水帘洞中？踌躇难决。倏然有一童冉冉而来，只见他头梳丫角，手执拂尘，身穿袍袴，足踏红鞋。二家覷面，童子便叫一声：“来者赵将军么？”赵虎吃惊，说道：“然也。未曾会过，仙童，何以得识贱名？”童子道：“吾奉师吩咐，今日有赵将军到此，命我特来相接，指路陪行。”赵虎道：“请问尊师仙名高姓？”童子道：“吾师非别，乃王禅老祖徒萧古达是也。”赵虎道：“敢烦引见。”道童引赵虎同行，转入禅堂。道童道：“师尊，此位就是赵将军。”赵虎叩拜。师尊道：“将军远来何事？”赵虎禀上：“只因兄长马俊被困赤松林，奈何羁重托，不能远离视候，望开赦宥。今有终南山聂法成，乃云涯老祖门下，用收法袋，竟将师尊传授明珠宝剑收了，着某特来禀知。求请如何指示，解此恶困，得回宝物。”师尊道：“你未来我已先知。马鸾英亦见妖术难破，焚起难香，惊动普陀慈悲，着善才去了。你等无用忧愁，你且先回，待我明日下山，助他一力。”吩咐道童：“引将军斋膳安歇，明日回营，免马俊盼望。”赵虎领命，膳罢，安宿一宵。到了天明，拜辞师尊，下山回营，不表。

且表善才童子，一日已到汉营前，祥云坠下立住山脚，便唤军士：“敢烦通传，普陀山童子要见。”军士入帐报知：“王爷，营前来了一位声言普陀山童子要见。”马俊道：“普陀山童子到来，定必慈悲圣母唤来的。”鸾英道：“快开营门，唤齐众将出接。”一众齐出营门，深深作礼：“来者善才大法师么？”童子道：“然也。”众将持香垂首，拱候善才先

行。马俊、鸾英随后，步入大营帐中。安排洁净地所，铺陈鲜雅东西，请大法师上坐坐下。马俊、鸾英、柳絮左右众将挨次探拜，然后坐定，命人奉上香茶。茶罢，马俊道：“蒙法师光临，必降祯祥。”善才道：“难香有到，慈悲知你等受困，被妖道邪宝伤陷，吾奉法谕下山相助。”马俊、鸾英大喜，命人办斋款待。斋罢，马俊道：“今有罗清受伤未愈，恳法力调好，感恩靡既。”童子取出灵丹，着人用水调开，灌入喉内，又敷在患处。片时丹到，四肢即愈。马俊道：“敢请何日开兵？”童子选择吉辰：“明日正当合适。”马俊命探兵报与各营文武知悉，明早齐到教场听调。

到了次朝辰刻，马俊亲自请童子提调出令。童子道：“我尘事不晓，你是元戎，自应提调。”马俊兄妹道：“柳絮贤弟，你与张珍、李凤督兵一万，在营前扎寨，往来巡逻，以防后截。岑铁虎、包刚亦带五千人马，离山十里左边埋伏，以炮为号，若闻炮响，统兵前来，以为右弼。又命罗清：“你病已痊，多感法师护救。”罗清上前跪拜，叩谢鸿慈。善才请他起来。马俊命郝联、罗清二人：“你可带五千健卒，先行骂战，引贼离寨六里，方可交锋。愚兄自有奇谋。”又命表弟杨豹领兵一万，随着郝联，阵阵不离。倘妖贼一到，四围夹攻，若有稍疏，合兵鏖战，纵有邪物，且莫惊慌退缩，诚恐军令不行。各皆得令，不表。

且说贼兵探听回报，禀上大寨：“汉军大队人马而来，郝联为先锋，请令定夺。”屈忠成闻报，即命报知王勇将军，亲自到军师帐前请示。法成接入帐下。忠成把探兵所报，一一讲知。聂法成道：“他尚不知利害，昨经杀他大败，险死还生。今来挑战，那怕兵多将勇，待贫道上阵，将他剿绝，除其大患，以报主公之恨耳！”立即登帐，命各将到营听点，俱皆齐到。聂法成道：“王勇将军过来，你带兵三千对敌郝联，贫道

随阵。侯相、赵仁带兵二千，离寨五里，以为左角之势。钱光、孙旭你带兵二千，离寨五里，以为右角之势。米元、鸡肅保住主公。倘有不虞，左右杀出。”各皆依计而行。

金鼓齐鸣，两军上阵。剑戟铿锵，对垒交锋。尘土漫天，遮云蔽日。王勇、郝联刀锤招架，两不打话，大战百有余合，王勇岂是郝联对手，被郝联用护身锤挑了王勇，翻身落马。妖道上前把王勇救起，上马逃回。妖道与罗清打战，念念有词，祭起打将沙。罗清前者曾经被伤，心亦几分胆怯，一见妖物，推马急躲，幸未有伤，兵被死者亦复不少。马俊忙忙助阵，一见先锋头阵大败，恐防被陷，急鸣金退守，与鸾英合兵一处。妖道亦不追赶。四将合兵一处，扎住营头。马俊即命郝联速回营中，禀知善才童子。郝联禀道：“妖道又弄邪宝，不能取胜，兵士被伤。王爷无策，特来奉知。”童子道：“你回营且待，吾随后即到。”郝联未到，童子驾云先来。马俊见法师一到，众将下跪迎接。左右观瞧不见郝联。马俊道：“末将命郝联求请法师，他曾到否？”童子道：“是我着他先回，未知他因甚事来迟。”讲话一番，郝联亦到，入营缴令，一见童子，心中骇异，正是：神仙若比凡人走，天上闲游个个登。童子道：“开兵如何？”马俊道：“开兵大败，军士被妖术伤者不少，特请法师救护。”童子道：“郝联，我有灵符一张，你可戴在头盔之内，交兵只可诈败佯输，引他到此，我在此等候。”一宿晚景。到了天明，郝联打下战书。王勇说知聂法成，批回依允。两家整顿大战，雌雄定决不表。欲知大战谁胜谁败，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斗法宝法成败阵 念道流老祖遣徒

诗曰，

强中更有强中手，法外高时法外师。

聂子已云仙术草，若何恃术比村愚。

且说是日卯刻，郝联提兵先行，马俊、鸾英随后，童子居中，浩浩荡荡而来。王勇亦于此时督起贼兵先行，妖道随后。二家布阵，战场厮杀起来。王勇、郝联两家惯战，不用打话，举锤乱砍，举刀招架，提刀乱劈，举锤阻挡，你我军兵混杀一场。郝联知王勇无能，举锤奋战。王勇刀乱力怯，妖道恐防有失，催马追前，又念咒语，祭起打将沙。郝联见他又来舞弄妖物，退回数十步，邪术落下，又死军兵无数。善才童子见队兵拥乱，晓得妖宝舞弄，大开佛步，截住聂法成，大喝一声：

“妖道，你休逞强！可认得我否？”法成道：“你这小子多大本事，敢来阻挡，快快走开，免被法宝所伤！”童子命郝联出马对敌王勇。妖道与马俊交锋，除设邪宝，那里是马俊对手！大家催兵乱杀，奋不可当。妖道见此利害，又祭打将沙，沙如斗大，乱下乱砍。童子念动真言，将盂钵祭起空中，尘拂一指，颗颗邪沙尽归盂钵之内。马俊知妖法不灵，催马杀来。贼兵如何抵敌，杀的杀，伤的伤，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妖道进前与童子照面，便问一声“请问大仙何来？”童子道：“放

你的狗眼认不得？我是普陀山慈悲门下弟子，善才童子也！”法成大惊，知非好事，便说道：“大仙你在高山修真，道果功成，下来帮助，岂不是有染红尘杀界，又失慈悲之善教么？”童子道：“我岂不知你系云涯老祖门下，猿身得练多年，尚不知进退以成正果，自恃有小小法宝，敢助奸贼，残害生灵，逆天行事，还不尚早回头，免坠酆都，永不出地狱之罪！”法成道：“我助忠成、王勇，情有可原。只因我二位师兄被他残戮，竟不念我等道门一脉，欺人太甚，难道束手不成么！”郝联见说，一齐奋战。王勇、妖道败回，奔到四将营前，左右督兵杀出保护。妖道祭起月华石，恰似泰山压下一般。马俊、郝联退后，兵士多被压伤，死者不少。童子上前催阵，妖道又祭起月华石，数处压落。善才童子一见，手疾眼快，念动咒语，祭起弯月弓，将弹打去，华石粉碎，坠下不知几许。妖道见法宝被破，急忙念念有词，祭起收宝袋。那宝袋一起，童子已知，将灭宝钵抛在半空，其袋落在钵中，妖道邪物归于善才童子。法成见事不济，心中焦躁，命王勇退兵回寨，再作计议。殊料杨豹把一万人马围困赤松林前，绝其归路。王勇兵将胆破心惊，不能退回，只得转回掩死大战。马俊号炮一响，众将左右并力杀出。王勇、法成等四将两军混作一团，左右冲突，如鼠寻串。郝联战住赵仁，不几合，赵仁被杀于马下。钱光欲突出垓心，又被赵虎拨转马头，用起大刀，砍为两段。孙旭见兵大败，无心恋战，徒自拖枪乱跑，被岑铁虎奋起长枪，只一枪，正刺喉间，命归黄泉去了。有侯相原是鼠贼之辈，乱串冲走，弃了贼寨，将号衣脱下，拾汉军遗下军衣穿着起来，冲入汉伍。假作汉军。日已西沉，四处举火，明如白昼。竟杀得王勇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左冲右突，无能将脱，况又腹中饥渴，举刀乱砍。马俊上前与他敌，战不十合，马俊一刀砍他为

肉酱。聂法成见事大败，借了土遁，不敢回终南山，恐师尊见怪，遁回赤松林里，见屈忠成而去。寨兵多有投降，回籍者亦复不少。马俊收得胜兵，赶至赤松林寨外十里安营，以待打破他寨，然后奏凯班师。

各安营位，密列旗帜，中央结立大营。命兵士小心巡逻。马俊、鸾英在大营坐定，左右两旁众将依次坐下。便唤驸马修本回朝，以安圣望。马俊、鸾英道：“启上菩萨，小的宝剑、慈悲的八卦仙衣、乾坤网概未得回，如之奈何？”童子道：“不妨，妖道遁回赤松林，他与忠成聚话，明日必有高人相助，打破赤松林，何愁此剑不回！”便说：“王爷、王姑、郝联众将军，我奉慈悲法旨，但得成功，即归普陀山，吾今辞别。汝等务必齐心，匡助王爷。奏凯回朝之日，高官显爵，扬名后世。”众人下跪。马俊、鸾英相留。童子不允，带着妖道三件法宝，回普陀山，不表。

且表云梦山老祖门徒萧古达得赵虎报说，三合明珠剑被妖道所收，想道：“此人乃终南山云涯老祖之徒，道传一统，虽他自招杀身之祸，我当到彼说知，然后下山，免伤令道之谊。”驾起云头，直路望终南山而来。一日到了终南山，下了云头，道童迎接。说道：“我非别人，乃云梦山王禅老祖门徒萧古达要见。”道童步入禅堂：“师尊在上，山下有云梦山萧师尊求见。”吩咐请进，入到禅堂。老祖问道：“请问道长，何山何名？到此何干？”萧古达道：“我非别人，乃云梦山王禅老祖门徒萧古达是也。到来非别，只因令徒聂法成下山助奸党屈忠成，用收宝袋，收了贫道之徒马俊三合明珠宝剑，又收慈悲传授鸾英八卦仙衣、乾坤网之事，今日已败，法成之宝被善才童子奉慈悲法旨所灭，我欲下山到法成处收回此宝，特来禀知师傅，免失道流一脉。”云涯老祖道：“你们先去，为师自有区



处。”萧古达辞别，仍驾云头，望马俊营中坠下。

云涯老祖见法成私自下山，瞒着为师，有逆天机，致惹杀生之患。但念他系白猿修练，已有千年，一旦把道果归于流水，岂不可惜！将徒弟贺法如唤过来，说道：“料想法成在屈奸寨内不日必破，无路回山，着汝前去，但遇中途，将言语一一说明，命他将宝交回马俊、鸾英，以免慈悲见责。引他回山，修真再练，痛改前非，自有好处。”云云，不表。

且表侯相潜入汉营，假借汉军服色，得逃性命，逃回赤松林寨内。妖道士遁而回。屈忠成相见，将败兵之事一一尽说。忠成大惊，短叹长吁泪下，说道：“王勇将军身亡，为我捐躯，于心何安？”法成、侯相在旁相劝：“主公不可如此，恐伤贵体。但思现有寨兵二千，紧闭不出待有机会，再做道理未迟。”

且说马俊屯兵离赤松林十里下寨，一日营中无事，兄妹谈论。忽有祥云从西坠下，唤汉军传入：“你说云梦山萧古达要见。”马俊知是师尊光临，降阶跪接，道长用手扶起。鸾英上前深拜，众将上前施礼。各各坐下，奉茶。茶罢，马俊说道：

“禀上师尊，前者蒙授宝剑，多次成功，皆赖此剑之力。詎料屈忠成军师聂法成用起妖袋收藏，昨命赵虎到洞禀知，恳师尊指示。”道长说：“不妨，明日统领大队雄兵勇攻入寨，自然得回。”马俊吩咐，明日早晨饱餐战饭，多带火攻，以备破进。到了次日，马俊督领大兵，王姑众将随后，道长单骑驰驱来往。有寨兵探得奔报忠成，奸贼大惊。法成道：“不妨，待我广施小术，他兵不能得进。”妖道出到寨门，披发仗剑，念念有词，唤云呼雾，尽将赤松林盖住，对面不能相见。马俊兵至，望见四处尽是云雾深迷，来往冲头撞额，永无日光。军兵未知何故，人人心中惊异，不表。欲知怎么破此云雾，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护奸佞原归法宝 成战功凯奏班师

诗曰：

奸贪护奸佞水山，罪满恶盈易扫残。

船到江心焉补漏，马行险道勒回难。

却说兵已至了三天，云雾迷天，未知何故。马俊惊慌，急请师尊指示。萧道长知是妖术，说道：“你等勿忧，自有破法。”即请箕星念动咒语，把剑作法，不一时东西南北四方骤风暴作，连吹日夜，汉兵见亦骇异。

云雾四散。马俊欢喜，督用火炮齐轰。两旁山势高险，不能鼓破。马俊戴起飞天帽，蹿入他寨，见寨兵数百守住寨门。马俊用起平生之力，杀死寨兵无数。败残兵丁抱头而走，奔入大寨内：“报知主公，不好了，有勇将人飞天而下，杀死我兵无数，请令定夺。”马俊见寨兵四散，斩开寨门，汉兵大队如川而至。王姑督了后兵，周围环绕，围得水泄不通。道长统齐众将，攻入赤松林。贼兵不能抵挡，纷纷投降。马俊说道：

“愿降则降，不愿降则归原籍，勿在此扰乱地方。”聂法成料知难挽，只得借土遁而逃。萧道长知他遁逃，念起咒语，抛上捆仙索将他捆住。妖道自知难脱，卸下道袍，把收的宝剑、八

卦仙衣、乾坤网等宝遗下。道长知他命不该终，又是道脉一流，借他土遁而去。忠成奸贼大败，只存侯相跟随。侯相道：“主公，往后山小路而走。”二人拼命而逃。王姑提兵四绕。岑铁虎忽见二人行为不宥，上前一鞭，将屈忠成打在地下，命将捆住，监入囚笼。朝廷重犯，小心看守。侯相看见主公被擒，急忙上前与岑铁虎交比，数合亦被铁虎活捉生擒，打入囚笼。米元、鸡肃欲逃不出，尽皆被捉，命人监守，解往大营。吩咐兵丁：“此犯非同小可，严加防范，倘有疏失，九族当诛。”马俊又命郝联、赵虎等放火烧了贼寨。粮草兵器，着马雄、石如虎等押回大营而去。命岑铁虎、张珍、李凤、罗清押解囚犯，小心回大营。命杨豹带兵五千，在此寨内住扎数天，四处搜寻余党。尽将水闸毁拆，多设舟船，听从军兵往来，塞路打平，得易出入。回奏朝廷，命官镇守。

且说道长得回数宝，将剑交与马俊，八卦仙衣、乾坤网交回鸾英，辞别要行。马俊兄妹众将兵丁下跪相送，归山而去。聂法成垂头丧气，无颜面回见师尊，腹内思量未知投往何处。行至中途，恰与师弟贺法如对面相逢：“师弟到此何事？”贺法如道：“奉师尊之命，特来寻汝。”聂法成道：“师弟，我暗自下山，所为之事难瞒师尊，恐他怪责，如何是好？”贺法如道：“你不说师尊已知，念尔修练多年，恐遭天怒，把千年道行一旦归于乌有，故着小弟下山，带你回去，专心修性，再诵真经。待师尊乞告灵苍，免却落酆都之罪。若是吱唔，恐悔莫及。”法成依允。两师弟兄回终南山不表。

且表马俊调用停当。命各将督率大兵拔营起寨，望东炮山而回。已非一日，是日到了东炮山，齐点军士，死者二千有余，不胜悲恨。吩咐安下营寨，择日回京。有岑铁虎押住囚笼解到东炮山，上营缴令。马俊命宰猪杀羊，大犒三军。是晚大

排筵席，众人共乐欢欣，不题。

马俊屯兵多日，各将军士忙忙碌碌，备办班师。众皆大悦，归心似箭。马俊命柳絮先择良辰，拔寨登程。杨豹奉巡赤松林余党净尽，皆捉获上帐缴令。王爷着该地方文武官员进入赤松林，暂为官署，以防复聚匪恶。又着该处文武员弁，小心看守卫将军棺柩。文武官员护送数里之遥，马俊命各官回衙理事，无劳远送，各官拜别。又吩咐军士所到之处，不许骚扰百姓，有犯秋毫，军令施行。汉军大队人马洋洋得意，陆路或行或住，饥餐渴饮，经过州县，文武纷纷相送，百姓欢悦，逢山修路，遇水搭桥，该地方应办官员，预备舟船，以供胜兵奏凯。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太平歌。不惊不觉，时值三春，奇花异卉，争相放艳，观之不尽。

刚至中途，忽有一人拦截大军。前者王爷曾经说过，倘有告状投诉之人，无许鞭挞，听其自便，是以军士不敢动手，上前禀道：“禀上王爷，有夫妇二人，说是王爷旧仆马二要见。”马俊吩咐将人马暂停列开。马二背刀下跪请罪：“昔日王姑被陷，老奴之罪。前者之事，连叫街邻，各皆畏恶，无人搭救，只得往荆州寻访。今听王爷在东炮山会兵，特来请死。”王姑下马，双手挽住，说道：“哥嫂请起。”马俊微笑道：“非关尔等之事，年纪老迈之人，焉能拒敌。今幸相逢，齐到京城，同享太平之福。”又行数日，军士又报：“禀王爷，有母女二人要见。”传令住马，唤问：“妈妈是谁，敢截大军去路？”母女下跪：“王爷还记两年前事么？小女刘英姣，荷蒙相救归家，贞洁自誓，别后誓死不嫁。今者特送小女侍奉箕帚。”马俊大笑：“既系义节之女，同入长安。”鸾英上前，姑嫂相称，骑马同行。

将有月余，已到京城。马俊令离城二十里安营下寨。是日

金乌欲坠，埋锅造饭。透夜击柝。马俊静坐帐中，思见月色浓浓，寝不成寐，唤柳絮贤弟过来，说道：“想明日欲着郝联带奏，先入皇城，丞相柳伯父投递，代奏朝廷，将兵如何调处。”柳絮遵命，即夜修其本曰：

臣马俊诚惶诚恐顿首百拜。荷蒙圣恩，敕寻驸马。所到之处，在从提调兵马，征伐自专，臣不胜夕惕为怀。只因奸党屈忠成霸踞倚东炮山，常存篡逆之心。臣屡征未遂，前本奏闻，不以臣为罪，蒙诏杨豹带兵五万，交臣调用。臣虽肝脑涂地，莫报于万一。藉圣德广大，感慈悲法旨，谕善才童子下临相助，破灭法宝妖法，以致屈贼败亡，打破赤松林，王勇授首。今屈贼与奸监米元、鸡肃，贼伙侯相俱皆拿下，因缚囚车，押回京城。臣将雄兵扎在皇城二十里下寨。驸马柳絮众将等现在营中，未敢擅动。特着郝联先奏，望圣上处夺。将兵带入皇城？抑就地拨回归伍？专候圣裁。臣不胜负罪悚惧之至。谨拜表以闻。

马俊是夜修成奏本，命郝联带本入城。步到丞相府前，请门官传入。门官挂了号部，入禀丞相，说道：“有郝联带本回朝，特来禀知。”丞相吩咐请入。郝联谢了门官，迈步直入大堂。柳眉在此闲坐。郝联一见，下跪叩首，丞相扶起。柳眉道：“此本所奏何事？”郝联把得胜情节一一说明。丞相大喜，喜的马俊成功，柳絮回朝，圣上心欢，公主开怀。命郝联且回府第拜见父亲。刑部一见儿子有功，他朝显贵，欢喜无限，不题。

且表五更三点，武帝临朝，大开午门。百官执笏俟候。天子道：“有事奏上，无事退班。”柳眉进上金殿，俯伏道：“臣左丞相柳眉，接得马俊本章，未知内奏何事，伏候圣裁。”天子道：“呈上来。”随监接本呈上，龙案上展开一

看，龙颜大笑，将本交与右丞相司马相如众卿共看，满朝文武大悦。天子道：“众卿，今悦心王马俊、贞烈夫人鸾英、驸马柳絮众将，扎兵在城二十里安营。朕思其兵不是尽在皇城所拨，无过各营移点，即命入城，则有数万之众，岂不是骚扰百姓？如何着落，众卿共详。”欲知兵归何处，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表军功颁谐花烛 诛奸佞封赠团圆

诗曰：

害人自害古规词，何事屈奸昧此思。

试看今朝身受戮，臭名难免后人讥。

且说武帝问众文武如何布置，刑部郝云龙上殿：“启奏万岁，马俊带得胜兵五万回朝，但兵系在各处营中调点，非尽京城所拨，伏乞皇上敕诏：兵是某营，则归某营，免入皇城，恐惊百姓；尔等军士，为国劬劳，亦有功之人，待诏下日，自有封赏；解到囚犯反贼，容日发落，押解之将小心看守。”武帝准奏，命柳眉降旨，着郝联带敕回马俊营中。马俊见圣旨内着兵士各归旧日营伍，王爷一一给支兵粮，各自归营去了。天子命司马相如统属官员出郭迎接，代朕一行。马俊兄妹、柳絮众将与百官相拜，威风凛凛，各皆入了皇城。马俊兄妹进入王府。柳絮回府第，相见父母：“请问母亲，何日进京？”贾氏说：“系汝父回朝授左丞相，有书合眷同到。”是晚父子谈论

重逢。郝联回刑部衙署，天伦乐叙。其余诸将皆在王府安身。

过了一宵，直至天明，百官齐到，马俊、柳絮众将随后，在朝房听候。五更三点，武帝踏上金銮，文武分班。黄门奏事官奏道：“启奏万岁，悦心王马俊、驸马柳絮、众将等候。”有旨传宣。又谏议大夫张敞奉旨巡按回朝。天子大喜，开金口：“上来。”马俊朝参俯伏：“我主万岁。”王兄赐绣墩。柳絮叩跪：“见我主万岁。”驸马赐绣墩。众将跪过了，倚立一旁。张敞上殿俯伏，将巡按之事一一奏明。武帝道：“有劳卿家，代天巡按，交部议升。”张敞谢恩，归班而坐。天子又问：“征伐屈忠成等若何？”郝联上殿下跪：“卫青将军战死沙场，棺在东炮山停住，命官看守。臣此时大怒，斩却忠成之弟忠立。龟精卜道安毒死元帅，以至殒了老将军之命。幸得王爷兵到，怒斩贼将木雄。奸相逃在东炮山，王爷又将兵困他水泄不通，死于旦夕。突有王勇系赤松林贼首，侯相盗入营中，举火为号，拼死救了忠成，逃栖赤松林。王爷大兵攻击，又遇妖道聂法成邪宝利害，幸得慈悲命善才童子收败恶妖。”将历历情节，这般这般，如此如此，一一奏明。有卫雄两泪交流，上殿俯伏：“启奏万岁，臣父为国捐躯，乞天恩准我挂孝，运柩回家，以安先灵。”武帝准奏。命郝联带一千人马，将卫青将军安葬。旨意一下，领命而行。又有丞相柳眉奏道：“臣儿柳絮蒙为驸马，可恨屈忠成之子屈方假认驸马，致惹一天的大祸。乞从监中赐出，待臣观看。”天子命御林军入监将屈方带出，在殿前观看。各皆观其相貌，俱说他有几分相似，怪道充秘行为，古今罕有。押回入监不表。

且表武帝命马俊将军前有功者一一开列，代朕论功封赠。马俊将记功簿呈上。龙案披阅，各官议叙停当。天子命马俊进位听封：“封原悦心王之职，与朕宁守山河，所有部属系你封

赏，卿妻刘英姣，封为一品夫人。”传旨驸马进位：“朕闻你有富家之女，进京否？”柳絮道：“已进京了。”命司天监政东方朔选择良辰吉日，与公子成婚，御赐花烛，又与富氏同房，富氏封为义烈夫人。郝联封为西平侯之职。谏议大夫张敞连升三级，敕往归德，苏武连升三级。司马相如出班奏曰：“臣有一女，年已及笄，名唤青兰，愿送与西平侯为室。”圣上大喜，刑部上前拜领，封为一品夫人。包刚封为南平侯，为配敕命封为一品夫人。卫青之子卫雄，仍袭父职。杨豹连升三级。岑铁虎封为北平侯。王姑鸾英封为全贞义烈定国一品王姑，御赐花烛，择吉成亲。张珍、李凤为封护驾左右二将军。赵虎封为定国将军。马雄封为镇国将军。罗清封为安国将军。石如虎封为护国将军。随行军士在阵而亡者，系其儿子幼稚，袭荫一粮，月月支給；儿子长大者愿为国出力，在营论功升赏，仍给双粮，现在营伍者，亦给双粮，以昭国典，以表其功。但有四方响马，任从悦心王招安，出镇边疆。钦此。众将谢恩不表。

且说悦心王封臣已毕，自思白豹将军为着舍妹鸾英拼命捐躯，无恩可报。将此一一奏明。圣上准本，追封英奋将军之职。马俊事暇，亲临祭奠。

司天监政奉旨选择，择得端阳长至之日，驸马成婚良辰，其余马俊、岑铁虎、郝联等人成婚吉课，一总呈上御览。武帝传旨，卿等待到是日，朕赐花烛团圆。文武退班。天子退入后宫，宫女报知金后娘娘接驾，金后道：“臣妻闻驸马回朝，今日受职，公主彩楼配定亦已数年，圣上还未赐他夫妇团圆。”武帝道：“朕命司天监择定吉日，系端阳长至令节，花烛成亲。”金后欢喜，告知公主，公主亦暗中称美。

到了是日，丞相柳眉、夫人贾氏预备恭迎圣驾，铺陈美



丽。满朝文武纷纷进贺。马俊王爷亲在柳府，恭候公主驾到，提点柳府事宜，不表。

且表金后宫帙吩咐宫女三十名，穿宫太监八名。天子进宫，此时已到午刻，命备办香烛。公主先拜天地，后拜皇祖考。武帝命司马相如燃花烛，代朕主婚。皇后摆着銮舆，御林军数百护送公主登銮，宫女左右辅随。鼓乐喧天，旗幡招展，皇后皇妃送别。一出午门，百官皆送。柳府着人在午朝门外两旁跪迎。直程到了驸马府前。公主銮舆停住，御林军齐入官厅。柳府命人相陪，纷纷奉茶。柳絮步出大门，深深下礼。侍婢数十左右跪接。侍御人等将銮舆拥至大堂。贾氏夫人带婢引着宫女，相扶公主下舆，进入后厅坐下。柳眉夫妇上前下拜，口称千岁。宫女代传平身。柳絮先行君臣之礼，已毕，宫女扶公主回拜翁姑，驸马公主共拜柳府先灵，交拜天地，合卺之酒饮过。富小姐在旁，侍婢扶住下拜翁姑。公主、富柳英随后。时已更阑，侍婢左扶右插，送公主入了洞房。马俊、郝联亦送驸马归房。堂前宾客，柳眉相送文武官员、诸亲戚友各回府第不表。

且表公子先进了洞房，富小姐亦进房，房分两处。柳絮先到公主房中，二家心中欢喜。房内坐下，驸马开言：“公主，下官得蒙不弃，才疏貌丑，彩楼获结良缘。吾被奸相假传圣旨，说我有犯大罪，中途截杀，狗子冒作下官，朝廷被蔽。幸得张珍、李凤二位恩公救出，东奔西逐，受尽凄凉，岂知还有今日！请问公主何以不陷奸人之手？”公主娇声道：“妾在宫帙，耳目难耸，感得马王爷入宫出首，皇父作为刺客之论，满朝文武真假未决。母后保本，父王着我在偏殿审讯，各官随观。妾虽女流，颇知好歹，看他相貌与君相似。审他当日诗句，字字无差，研究之下，黑白难分。妾生一计，认为失去旧

诗，着他写过，他亦执笔无疑，一挥便就，妾出笔迹细较，大相悬绝。斯时羞愤，退回深宫。父皇明日临朝，各官保奏，父皇大怒，殿上重责，收入监牢。他父背国负恩，不思图报，反谋篡逆之心，惧罪逃出。今你我阻隔多年，正是：姻缘本是前生定，曾在蟠桃会里来。”你欣我爱，讲之难尽。漏滴三更，夫妻携上牙床，鸳鸯共宿，许多眷恋，戏谑交欢。时近五鼓，公主催驸马到富柳英房中。一入房中，两相偎坐，共言公主贤德，并无持贵拈酸之语。二家挽上牙床，云雨相会。东方将白，宫女俟候梳妆。驸马梳洗已完，夫妻出堂，请候翁姑金安。

次日五更三点，柳眉命仆持着提笼，执笏上朝。龙凤鼓响，武帝坐殿，大开午门，廷臣朝参。柳眉上殿，俯伏三呼：

“臣启万岁，荷蒙格外之恩，万一莫报，叩谢宏恩，施德靡既矣。”柳絮亦上前俯伏，谢过圣恩。各回班部。不表。

柳府庆闹多日，归宁回宫之事，自有许多烦绪。不表。

且表班中闪出右丞相司马相如，奏道：“奏禀万岁，马俊押解奸相屈忠成，二监米元、鸡肃，贼党侯相，监侯多日，乞旨施行。”天子道：“命御林军取出屈忠成，子屈方上殿。”不一时，锁押父子上金銮，俯伏跪下。天子拍案大怒：“你这奸贼！朕躬何亏于你，图谋驸马，逃出东炮山，通贼谋反，今当九族尽诛！尚有何言！”屈奸无言可答，总怨误听韩通之计，致遭大罪。武帝道：“韩通今在何处？”驸马上殿：“臣启万岁，前者臣投旅店，不知此店是韩通所开，误投入宿。他将臣用药酒蒙醉，以臣办作包裹，解往奸相营中请功。幸天庇祐，恰遇张珍、李凤，唤车识破，打救微臣。张李二人将韩通杀了。”圣上道：“种种罪恶，理宜正法。”即着御林军将他五人押往法场梟首，又将他家眷尽行斩绝，以正国法。驸马监斩。御林军数百，押往法场，次第开刀。驸马命人携首级，往四处

张挂示众，回朝缴令，不表。

又说卫雄迎卫老将军一柩，郝联带兵护送，一路文武官员持香迎送。已非一日，是日回到京城，棺柩安顿卫府衙门。顾氏夫人阖家大哭，举哀挂孝。明日上朝缴旨。是日天子临朝，百官上殿。有左丞相柳眉俯伏金銮，奏曰：“今有卫雄奉旨运老将军柩已到衙府安顿，郝联带兵护送，上朝复命。”天子命郝联分兵归营。卫雄挂孝，择日安葬之日，刑部郝云龙备办祭礼，到灵前代朕举行祭奠。择了吉日，移棺出葬。大小文武俱皆相送，在京城外王华山立墓，刑部代主祭奠一番。各官下拜。孝养当众叩首。明日上朝谢恩，不表。

又表马俊无事，亦往白豹将军墓前祭奠，大哭一场。择定吉期，天子御赐马俊、岑铁虎、郝联等花烛，文武各各相贺，车马往来，庆闹纷纷，你来我往，左右亲眷。

诸事已毕，各官上殿，叩谢圣恩。龙颜大悦，令下，各归衙第。正是：清平世界，民安物阜，千秋之盛，共乐升平矣。

诗曰：

为臣不易做臣难，也有忠良也有奸。  
善教进登为国瑞，贪狼得用扰民颜。  
八元政辅唐虞盛，士乱同朝周武汤。  
明察英雄真可羨，招贤退佞佐江山。

● 溪上菊人著 ● 文句章 校点 ●

# 风尘剑侠传



## 第一回 严中堂害良引剑侠 杨兵部上奏参奸雄

诗曰：

皇天不绝忠臣后，奸贼害人白用谋。

只要世人莫作恶，大难有救不必愁。

从古至今，我中国凡四千年来，朝朝有奸雄，代代有忠良。若奸雄一出，忠直之士若不退居林下，将来必被奸党所害。那卖国奸雄，将忠良诛绝之后，他可以重握大权，横行一时，连皇帝亦被他们弄得颠倒黑白，还有何人敢去虐他呢。幸得有一班剑仙义侠，仗着自己一身所习，乘时四游，到处奋抱不平，作出许多惊天动地、除奸锄恶、扶危济贫的事来，将一班奸党都弄得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以致身首异处，个个得了恶报。说起来真真令人痛快之极。许多善良，虽受了一时之苦，到后来必定子孙荣耀，令人称心合意。

在大明嘉靖年间，这时候有个大大的奸雄，说起来谅人人知道，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卖国害民的太师，姓严名嵩。讲到这严嵩的为人，奸诈百出，不知计害了多少忠良。在旧小说中，是常有所见之事。他的略历，谅亦人人知道，在下亦不必多言。现在讲的这部小说，亦就是从严嵩计害忠良之后说起来，有许多剑仙侠义，暗扶国脉，保留良善，不知除去了多少贪官

污吏、土豪劣绅。样样是异事异闻；既十分侠义热闹，又十分风流香艳。一可供读者酒后茶余的谈助，二可以挽回世道，开化人心。

闲言少说，书归正传，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话说大明嘉靖年间，直隶保定府容城县有一个奇士，姓杨名继盛，字仲芳。幼小失去生母，十分可怜。庶母令他放牛，他不敢违亲之命，牧于郊外，直至十三岁，从师读书，十分聪明，真是过目不忘。没数年，学大进，举乡试。于嘉靖二十六年，又得中进士，就授南京吏部主事，从尚书韩邦奇游，手制十二律。邦奇大喜，就将平生之所学，都教继盛。于此之后，杨继盛之名大振，官亦连连升级，至兵部员外郎。为官清正，不贪分毫钱财，真两袖清风，人人敬之。每思朝中奸党不清，以致外贼做乱。他心中所最恨的，就是上欠天理，下失民心，卖国害人的严嵩。二人真如七世冤家，誓不同立。故每思在皇帝面前，参严嵩的罪恶。存心日久，实无机可顺。一日，罢朝回家，思严嵩的行动，实有十罪五奸，就写好一道奏本。此日早朝，带在手旁，杨继盛就将奏章递上。嘉靖皇帝一看，其奏章曰：

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只思图报，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除而可除外贼者。去年，春雷久不声。占曰，大臣专政。冬月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为，灾皆嵩致，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高皇帝罢丞相，设立殿阁之臣，备顾问，视草制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

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故罢之；陛下宥一人，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何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是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人不及我，议而成之。又以所进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既议》，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嵩。是掩君之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拟，盖其聒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诸义子赵文华辈聚而代拟？题疏方上，天语已传。如沈谏劾嵩疏，陛下以命吕本，本即汗送世蕃所，令其拟上。是嵩先以臣而窃君之权，世蕃后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严效忠，严鹄之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两广功，授锦衣所镇抚矣。效忠以病告，鹄袭兄聒，又冒琼州功，擢千户。以故总督欧阳必进躡掌工部，总兵陈圭洊统后府，巡抚黄如桂亦骤亚太仆。既藉私党，以官其子孙；又因子孙，以拔其私党。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逆鸾先已下狱论罪，贿世蕃三千金，荐为大将。鸾冒擒哈丹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夸能荐鸾矣。及知陛下有疑鸾心后，互相排诋，以泯前迹。鸾勾贼嵩，世蕃复勾鸾。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系其情归，此一大机也。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嵩，嵩戒勿战。及汝夔逮治，嵩复以论救给之。汝夔临死大呼曰：“嵩误我！”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郎中徐学思劾嵩，革任矣。复欲斥其兄中书舍人应丰。给事厉汝进劾嵩，谪典史矣，复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内外之臣，被中伤者，何可胜



计。是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异之。将弁为贿嵩，不得不峻削士卒。有司为贿嵩，不得不信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毒遍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走者为练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盖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源之弗洁，流何以澄。是弊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嵩有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者，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阅竟，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行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推官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餽赆相属。即擢京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是陛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笼络，而部寺中尚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子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蕃，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乃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之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玉，或询诸阁臣。重则置

宪，轻则勒致仕。内贼既去，外贼自除，虽俺答亦必畏陛下圣断，不战而丧胆矣。

不知嘉靖皇帝看了这道奏章，将严嵩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张夫人懿法散婢仆 杨公子奇才识凶人

话说嘉靖皇帝，看了杨继盛这道奏章，不要说将严嵩定罪，反而大怒。奉旨，杖八百，发下刑部定罪。时刑部侍郎王学益，那是严嵩的门人，受严嵩之恩，得到这刑部的缺份。今闻杨继盛参严嵩十罪五奸，幸皇上不准，发下刑部定罪，王学益就以公报私。才下狱，严嵩及一班奸党，因杨继盛不死心中决不能放，故严嵩又在嘉靖帝前，奏杨继盛的不好。嘉靖帝闻奏更怒，奉旨堂官、察院、刑部会勘。这时候，部中虽有几个忠良，怎奈都怕严嵩的势力，只得糊糊涂涂，定了一个斩决重罪，奏明嘉靖皇帝。次日，圣旨下来，定于明早斩决。一日易过，次日就将杨继盛斩下首级。一班忠良，无不纷纷泪下。然亦没法，只得罢了。当下严嵩害了这个忠心耿耿的兵部，在朝中更可横行一时，虽多了眼前之荣华，那知暗中却吃了不少小苦。听在下慢慢道来。

话说这杨继盛，娶妻张氏，膝下生有二子，都在二十青年。大的名叫文卿，小的名叫文忠。继盛在时想：他兄弟二

人，日后成年，学得一个文武全才，将来可作国家的栋梁，除去朝中的一班奸贼。故请了一个西宾，二个教师，教习两个儿子。那文卿、文忠兄弟二人，都各抱志不凡，体贴亲心，日夜苦学，真个是手不释卷，有余的工夫，就随着教师苦学棒棍拳脚。不消数年工夫，居然学成一身绝技，满腹文章，真真是文武双绝，不可多得之人才。杨继盛见文卿、文忠学艺大进，心中甚喜。又见他兄弟都生得眉清目秀，相貌堂堂，将来必定作朝中大臣，故心中安极，死亦闭目。

那日，文卿、文忠兄弟，闻知皇上定了父亲斩决，回到家中，告知张氏夫人知道，母子们足足哭了一夜。次日，带了老家人，同到法场，祭奠一会，哭的死而后苏。直到刽子手斩了杨继盛，四人更肝崩肠断，哭个不休。当时，连一班看的人，亦都心痛。母子们直哭到晚，张氏眼中将要哭出血来。老家人见这个样子，恐怕哭坏身体，自己勉强忍住，反而劝张氏并公子不要多哭了。此后，母子们就将杨继盛的后事办毕，又请高僧超荐，逢斋理七，荐拔继盛。又请道士建立斋醮，超度升天，整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过道场。选了吉日，出丧安葬。满京的一般良善百姓，无不暗中流泪，痛骂严嵩恶贼。朝中一班忠党，因惧严嵩之势，不敢送殡，惟只暗暗的到坟头偷祭，倒亦陆续不绝。此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冬十月之事也。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早已冬去春来，是次年的仲春天气。话说张氏夫人及杨文卿、杨文忠兄弟，自那日送殡回来之后，在这三四个月内，将家事整理得一新。一切的使女、丫鬟家人书童，都将他们的卖身文契，拿去焚烧，付给银两，叫他们各自回家。有无家可归的书童、婢女，就将他们配成夫妇，发些本金与他，叫他们去做些小本生意，另组家庭。一班婢仆闻得此信之后，无不感激张夫人之法，只得各受花银，拜

谢泪别，纷纷散去。有的归家，有的无家可归，就在京中作些小本生意。好的都有了妻子，成家立业，渐渐的亦兴隆起来。一言交待，书中不表。

且说张氏夫人，在散婢仆之时，只有二个婢女，二个家人，不肯走散，定要跟着张氏夫人及公子三人，同在一处。张氏一看，那是总管杨兴和总管儿子杨德；两个婢女就是张夫人的两个近身丫鬟，一叫雪雁，一叫寒香。这四人，无论如何不肯分散。论到雪雁、寒香二人的年龄，已有十七八岁，张氏要给他配人，他亦不肯。张氏夫人见他们如此义重，亦只得罢了。于此之后，张氏夫人日把家用减少下来，一家七口，在家里苦度光阴。

那日，杨文卿同着小使杨德，立在门口闲看，见有二个人，迎面的过来。一个生得身長七尺，腰大一围，满脸的横肉，露出十分凶恶的气象；一个生着一张锅底般脸儿，映着两道红眉，一丛黑髭，身材短小，亦显着满脸杀气。杨文卿一见这两个人的相貌，早知必不是善类，到此不知何事。杨文卿把杨德一拉，一发立到对面来，使这二人不防。杨文卿暗暗的看这二个人的行动。但见这二个人，到得杨府相近，就不动起来，张开四只大眼，贼光闪闪的，只在杨府的周围看个不停。好一会儿，那个长汉将那个短汉一拉道：“兄弟，我们走罢。”说着，二人去了。杨文卿看了这个形状，心中更是狐疑不定。就对杨德道：“杨德，你可看清这二个是什么人？”杨德道：“这倒看不清楚。但是，我常在京城里走，这二人倒没遇得过。看这个形状，这二个人谅来是来路的盗贼，到这里先来探探行景的亦未可定。”杨文卿道：“只怕还不是这样，另有别的巧意在内。若是盗贼，京城里有铜钱的人家很多，为什么一定注意到我家呢？”杨德道：“既然如此，公子何不随着他

二人，去探探行迹。若在别处亦是这样的注意，那一定是盗贼无疑。若别处不是这样，一定更有别的事情在内。须要加倍小心。”杨文卿道：“就跟去看看亦可。”说着，文卿与杨德，主仆二人，就暗暗跟着二人，在二三丈路之后，只看二人的行动。见那二人，不要说在别处不注意，而且连头亦不回，一路直行，走得很快。杨文卿跟了一程，又对杨德道：“看这个形状，象非盗贼了。”杨德道：“这倒亦很奇怪。一发跟着，看个水落石出，看他住在那里。”主仆二人，且说且行，仍跟在这两个凶人的后面，走了好一会，到得西江米巷，就走进严府去了。这一来，把个杨文卿心中倒是一急，就对杨德道：“我们快些回去罢，免不来祸事又要到了。”杨德道：“公子这样慌张，为着何事？”杨文卿道：“这里非说话之所，快回家里去谈罢。”杨德听了，亦不便多问，心中又猜不透，大公子为何这样慌张？眼里又看不出，这二个人不知要作如何行动，心中只是疑思，惟匆匆的跟着杨文卿，急步回家。

到得府门，见老总管杨兴正从里面出来，就问杨文卿道：“公子出去这许多时候，在什么地方？夫人正在记念呢。”杨文卿亦不答话，就直奔内厅。杨兴见这个形状。一想：“大公子向从来没有这样的慌张，今日出去这一会儿，回来这个样子，难道在外面闹了什么祸事了么？”杨兴想到这里，亦就匆匆的跟着杨文卿进内。杨文卿到得里面，先向母亲请了安。张氏夫人见大儿子回来，急忙问道：“你出去这许多时候，亦不与我说明一声，叫为母的心中好不记念。”杨文卿知自己失礼，先请了罪，然后说道：“孩儿并非有意出游，因思及父仇，心中烦极，同着杨德在府门前闲立一回。不料事逢凑巧，忽然遇一件奇事。”张氏夫人道：“你进来这般慌张，在外边闹了什么祸了？”杨文卿道：“母亲，并非孩儿闹了祸事。今见二人，只

怕今晚免不得有祸事到了。”张氏夫人与婢仆听了有祸事到来，都各惊慌起来。吓得张氏夫人，面脸失色，急问：“何事？吾儿快快说来。不知你今日到底遇什么人儿，这样惊慌？”杨文卿道：“母亲不要如此惊怕，听孩儿慢慢道来。”杨文卿正欲说时，忽见兄弟文忠入来，亦先向夫人请了安，然后对文卿道：“哥哥归来了么？”文卿道：“归来了，现在有一事情，待我说来，今晚还要大家小心才是。”文忠无头没脑，听哥哥如此说，亦急问何事。

不知杨文卿说出什么事来？有什么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杨公子戒严防刺客 鄢大人勤孝荐武宾

话说杨府的人，闻文卿说今晚有祸事到来，众皆惊慌，急问何事？杨文卿道：“今日孩儿同着杨德，在府门闲立，见迎面来了二人，这二人生得满脸横肉，十分凶相。孩儿一见了，早疑到这二人必非善辈，孩儿就十分疑心起来。在这个当儿，这二人已到府相近，只是不走，立着细看一会而去。这一来，孩儿更加疑心起来，就同杨德二人，随于这二人之尾，观他形迹。孩儿初疑这二人是来路大盗，探看脚迹。到后来，那知不是盗贼，是严家里的食客。这一来倒把我大大一惊，岂非要生祸事了么？”张氏夫人听了，倒已有几分思及，更觉可怕起来。这个当儿，忽小使杨德真耐烦不住，急于问道：“大公

子的话，我有些不懂。既是严府里的食客，难道要来偷我府的银物么？小的在路上已想了多时，望公子快把这个哑谜讲讲明白，免得小的猜疑不定。”同时，杨文忠亦问道：“哥哥，看去有什么祸事到了？”继续杨兴亦问。文卿道：“你们那里知道，这件祸事只怕不小。今天这二个人，你等只晓得是严府里的食客，实则是那贼新聘的刺客，特来刺死我们兄弟。这是那严贼斩草除根，免得将来报仇之意。这二人，若非严贼所聘之刺客，为何要到我府周围，看得这般清楚？这岂非这二个刺客，先来探看进来的地方么。若严贼没有这条心，这二个人又何必特地到我府来一看。既是在严府进出的人，必不致来偷盗我家财物的。如此一想，这二人非刺客而何？”这一来，才把众人说得明透。忽张氏夫人道：“儿呀，你此论不错，就照为母的想来，这二人亦必是刺客无疑了。这叫作苍天不绝忠良后，幸得神灵暗中保护，这件事被孩儿看明，那就可以防备了。否则，在不知不觉中，一定遭严贼之毒手矣。但现在事已如此，不知吾儿作何准备，以防刺客？”杨文卿道：“我看这二个刺客，既然已看定进出的地步，谅今晚一定到来。今晚我家大小，都须要留意。孩儿与兄弟二人，自小学得这一身本领，谅还可以略略敌抵。看今晚，这二个刺客一定从后园进来，因为后园的围墙较低。看这二个刺客，要先来探看路径，本领谅亦有限。我与兄弟二人，只要守在他进来的地方，乘他不备，先下手为强了。”张氏夫人道：“我儿此计虽好，倘或这二个刺客不从这个地方进来，由别处而入，先把我等杀了，如何是好？”文卿道：“今晚因难事将临，亦管不得许多，母亲今晚不要在房中睡，到小间里去躲避半夜，叫杨伯伯、雪雁、寒香与母亲作伴，谅亦不见十分寂寞。”张氏道：“若被贼寻着如何？”杨文卿道：“杨德亦跟着我等学了几年武，谅亦少有一

些儿能才，孩儿叫他去保护母亲。就是被贼寻着，有杨德这个人在，亦可略略敌抵。这个当儿，只要大家喊一声，我们兄弟自然前来接应了。”张氏夫人听了杨文卿所说，虽然有理，然心里到底害怕，又不知这二个刺客，本领到底如何，是否他们兄弟的对手？思想到这里，更是害怕十分。

这个时候，天色渐渐晚了下来，到了上灯时候，由婢女送上晚饭。张氏夫人那还有心思吃饭，直到文卿、文忠兄弟苦劝，只得少用一些，文卿兄弟吃了一饱。到了起更以后，杨文卿就叫张氏夫人及雪雁、寒香带同老总管杨兴，同到一间小室，主仆坐下。又叫杨德去保护：“小心，不可大意。”杨德连连答是，即到小间里坐下。这事办毕，然后杨文卿带同兄弟文忠，去换了一身衣裤，拿好兵器，同到后园，窜在树林里藏着，准备刺客到来。

在下趁这个空儿，亦先来把上事叙叙明白，免得诸公疑猜。

原来，日间探看杨府的二个凶人，俱是严府新聘的刺客。因严嵩自害了杨继盛之后，在朝中拔去了一只眼中钉，心中快乐非常，更可横行一时，如何不喜。后闻杨继盛有二个儿子，都年将二十，皆生得品貌不凡，又闻文武全才，都是了得的能人。这一来，严嵩心中象有一件很大的心事，以为：“斩草不除根，逢春必发青，将来不免又要多费许多手续。何不乘他未出仕时，请得能人，将二人刺杀，这就没有事了。”严嵩想到这一件，就与诸义子赵文华、鄢懋卿等商议。众人亦曰：“办法很好，惜无这样的能人。”此事，一谈之后，一班党羽，谁不留心。

一日，鄢懋卿游于城外，见大道上有二个人行来，一长一短，都生得相貌凶恶。见他的行路，快而迅速。鄢懋卿因有严



嵩的事在身，如何不关心。一见这二人有异，知是个有本领的人：“倒不如把二人请去，无论这事成与不成，亦可少尽义子之礼。”想着，就叫从者过去问他。原来这二人，一个生得长的，姓霍名雷虎，一个短小的，姓霍名雷豹，是异父同母生的兄弟，二人都是江湖上剪径的盗贼，今到京城里来，想访寻一个朋友，同去作买卖。那天，一到京师，忽遇鄢懋卿，倒是一惊。这是强盗见官因自恐怕。后见鄢懋卿的从者过去盘问，更是吃惊。只得含含糊糊答应了姓名。到得鄢懋卿前，跪下道：

“不知大人问小人有何事情？”鄢懋卿道：“下官非为别事，今见二位行路轻快，谅一定是有本事的人，不知那里学来的这种武术？”霍氏兄弟道：“小的师父，都是少林正派，我们跟他学习几年，略懂得几路拳脚，称不得什么本领。”鄢懋卿听了道：“原来是少林正派的人，本领一定不凡，请到府一叙。”说着，就叫从者，带霍氏兄弟，同进京城。霍氏兄弟，究竟强盗心虚，今见官员要他兄弟进城，不知是祸是福，心里只是跳个不住。在京城地方，又不敢与官员相强，只得跟着鄢懋卿，同进京城。到得鄢府，鄢懋卿待他们十分客气，二人更肚里打官司，不知好歹，又不敢问。

少时，见鄢府的家人，拿出两碗茶来，请霍氏兄弟吃着。鄢懋卿道：“你等兄弟，今日遇见了我，真真的运道来了。”霍氏兄弟又不知来语如何，只得含糊的道：“全仗老大人的福，不知要我等何用？”鄢懋卿道：“你等可知道中堂严大人么？”霍氏兄弟道：“严太师何人不知，是上保国家下安万民的良臣。”鄢懋卿笑道：“哈哈，不错。今日我来叫你们，非为别事，正是为着严大人要聘请四海的英雄，除去一班奸党，铁保大明的江山。”霍氏兄弟虽知严嵩是一个大大的奸贼，然到了这个地步，不可如何，而且还想在这个机会里寻一些好处，就

道：“小的们倒不知道严太师要聘英雄，但无从而入。”鄢懋卿道：“由下官带你们兄弟进严府便了。”霍氏兄弟闻说，知道这个前程不小，若严太师得用，必定步步高升。今闻有人荐入，如何不喜。急跪于地下道：“全仗大人之力了。”鄢懋卿道：“我们都是自家人，不必如此多礼，快请起来。既然爱入严府，就跟下官一同进去罢。”说着，叫备轿过来。

三人到得严府，门房见是鄢大人，亦不必报，就直入里面。鄢懋卿拜见严嵩，禀明：“今日寻到二能人，在府门外听令。”严嵩闻言大喜，急忙传入。一看霍氏兄弟，虽然生得品貌凶恶，然今日用人之时，亦管不得许多了。就把略历一问，收留府中。

不知霍氏兄弟，能否将杨公子刺杀？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回 奸贼迷人花言巧语 武士献技真本实力

话说鄢懋卿将霍雷虎、霍雷豹兄弟荐进严府。严嵩正想这种样的人，今由鄢懋卿荐来如何不喜，把霍氏兄弟的履历一问，就收留门下，作个武宾。霍氏兄弟，亦十分欢喜，知道严嵩得用，将来前程一定不小。

过了几日，忽有严府的家丁传唤，说“太师爷有请，快随我到外客厅来。”霍雷虎、霍雷豹听得太师爷有请，不知为着何事，急急忙忙把衣冠一整，随着严府家丁，一同出来。到得

厅上，见太师爷朝外坐在太师椅上，二旁从者如云，好不威风。霍氏兄弟急走上二坐，就在严嵩的面前跪下请安。严嵩亦有礼无礼的立起身来，叫从仆扶起道：“英雄不必如此。你们即到这里，与我是一家人一般，时常要见面的，若常行此大礼，好不叨烦。”霍氏兄弟立起身来，在下首一旁立着。问道：“太师爷叫唤我等，不知有何分付？”严嵩道：“我府里食客虽多，但是有用的少。今见二位英雄，生得如此气概，想必非平常之辈，但不知二位的轻功如何？”霍氏兄弟听严嵩问他们的轻功如何，谅这一问，“一定有用我等之处。若用了我等，我等若能成就一件事，立下一件功，在这相府里也就体面多了。”二人想着，忽霍雷虎先道：“不知太师爷问轻功有何用处？小的们虽然不十分如何，谅一二丈高的地方亦可上得，二三丈远的地方亦可过得。若讲到草上飞、水面行这种软功，只怕不及他人了。”严嵩听霍雷虎说一二丈高亦能上得，二三丈远亦能过得，想行刺杨氏的本领，则已有余，要他草上飞、水面行的本领亦是无用，就心里十分欢喜，笑盈盈的对霍氏兄弟道：“我早已料到，你们的轻功亦一定很高。”霍氏兄弟道：“这是太师过赞了。不知太师问了我们，有何用处？”严嵩道：“我问了你们，实有所想托。不知二位可能答应否？”霍氏兄弟道：“我等兄弟，本是奔走江湖，苦谋衣食的穷人，今蒙鄢大人介绍，又蒙太师爷留下，与在江湖时比之，真有天地之别。今受太师爷的隆恩，有恩不报，岂能算人。若太师爷有事相委，虽死亦不辞。”

严嵩见霍氏兄弟心已钦服，亦就说道：“我为这大明江山，想保住千万世，永为姓朱的有，为了这一个，不知费了多少心思，想法除去多少奸党。只因这一朝的里面，奸党太多，除个不绝，以致于我的心里，无安之时。在前几月里，我奏明

万岁，又除去一个奸官，此人姓杨名继盛。万岁虽然准了我的奏章，将杨继爷斩除，事一隔数月，一无动静。我只知，朝中既少了一个奸臣，江山又能多保几年。那知这一来，反而把大明的江山要送于他人的手里了。”这霍氏兄弟，在江湖时，平日亦常闻得，严嵩是现代的惟一奸雄。直至一到京里，就遇到鄢懋卿介绍，进得严府。见严嵩待客，又十分客气。加之严世蕃等，个个是和霍可亲的人，心里早疑外传一定是谣：“严嵩必定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忠臣。怪不得皇上重用他，想他一定有安邦定国之志，能铁保姓朱的江山。如此的人，为何人人说他是奸臣，这真是有冤没处辩了。”霍氏兄弟早已认定严嵩是一个忠臣。今听严嵩花言巧语的一席话，心里更信严嵩为着国事，不知费了许多的心思。一闻得大明的江山，反要到别人之手，忽然惊问道：“太师爷忠心耿耿，铁保江山，将一朝的奸雄，大半用法除去，这是一件真不易的事。为何除去奸党，这姓朱的江山，反要落在他人之手？”严嵩又假意长叹一声，然后说道：“二位英雄，你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都是万岁爷不准我的奏章，故有将来之祸。我前次上的奏章，要将姓杨的满门斩绝。那知，万岁爷只斩了杨继盛一人，这叫做斩草不除根，逢春又发芽。这杨继盛的二个儿子，都是万夫莫挡的英雄，现在招聚各山大盗，预备抢了姓朱的江山了。这一来，胜败未决，万一失守，岂非把江山送与姓杨的手里了么。”霍氏兄弟，早被严嵩所迷，听了严嵩这许多谎言，信以句句是真，又问道：“太师既然知道这个消息，何不上本奏明万岁，可派员各处防守，更可捉杨逆斩除。”严嵩道“我得了这个消息，正是坐立不安，每天与各部大臣商议计策，早已奏明，万岁因惜满城的百姓，故不派大将剿除，要访寻轻功上好的能人，乘杨逆不备，暗中将杨逆刺杀。一可解了国家大事，二又免了满城

的百姓惊骇。这真是个完全之策。惜朝中 没有 飞檐走壁的能人，故派各部大臣，四出访寻。若有能人寻到，这件事都委在我的身上，一定要将杨逆刺死。二位不知何幸，能遇得凑巧。若这一件事办成，我当奏明万岁， 必定得一个 封侯拜帅的前程，真一步就入青天了。”霍氏兄弟听了，想：“这个好差，却落到我兄弟的身上。办有何难，在这几日内，少不得要厚受皇恩了。”兄弟二人心里，个个得意非常，就答道：“原来如此一事。我等兄弟，虽非能人，谅这件事，定可办得。即蒙老太师相委，即赴汤蹈火，今晚就到彼行刺，必取杨逆的首级。一可免国家刀兵，二可谢太师之恩。”严嵩见霍氏兄弟答应，心里亦是暗想：“这杨继盛得罪于我，少不得要灭嗣绝宗了。”故意又道：“我闻杨氏兄弟，本领高强，不知此去能否成事？”霍雷虎道：“这杨逆亦不过是个个人儿，又没三头六臂，怕他什么。若去暗中进行刺，更使他不防。并非小的兄弟在太师面前夸口，别的事情只恐我兄弟不能办到，这件事一定手到成功，不费吹灰之力。”严嵩闻言，只道这霍雷虎、霍雷豹必定是别的人所不及的能人，就道：“事既容易，然须小心才是。我闻得杨府的墙院很高，不知二位英雄，可能进出自由否？”霍氏兄弟道：“哈哈，老太师是文士之流，不知道我们武术上的能力。若要上高，不要说姓杨的墙院，就是太师府第，亦可直进直出。太师爷若还不信，我等兄弟愿略献小技，给太师爷看看如何？”严嵩道：“我在于轻功一道， 惟有所闻， 并没有眼见一次，今日二位英雄若肯献技，真饱我的眼福了。”霍氏兄弟听严嵩真的叫他们献技，倒觉有些心寒，若在别处失手，不过觉得有些汗颜，若在太师面前失手，非同儿戏了。但一言既出，又不可挽回，只得在厅上四面一看。见二条穿梁，不过二丈的高低。一想，勉强还可上得。就在严嵩前，双手一拱道：“小

的兄弟献丑了。”说着，霍氏兄弟把手一招，把身一跃，霍雷虎早上东边的穿梁，霍雷豹早上西边的穿梁。严嵩一霎时见二人不在，即抬头一看，见霍氏兄弟已在梁上，早赞不绝口。正在这个当儿，忽觉得象有一阵风过，见二面来去，有一条黑影儿一闪，二人早已换了一条梁上。严嵩更觉得看呆了。连一般从者亦都看得叫奇不绝。霍氏兄弟闻得下面叫奇，一发穿来穿去的穿着，更在梁上立蜻蜓，翻斤斗，闹个不休，看的人个个大声喝彩。霍氏兄弟闹了一会儿，忽象失脚，跌了下来。看的都出了一身汗，以为霍氏兄弟失脚踏下。这一来，把严府里看客，人人有些受惊。

不知霍氏兄弟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严太师殷勤劝酒 霍绿林发誓行刺

话说霍氏兄弟在梁上闹了一会儿，象忽然失脚踏下，一众看者，个个有些惊慌。那知霍氏兄弟并非失脚，假意作玩。只见他们头垂下面，用二只脚钩住梁上，全身垂了下来。正在看得出神时节，见霍氏兄弟忽又把双脚一脱，倒头的直向地下落来。这一惊，更是不小。说时迟，那时快，霍氏兄弟早已立于平地。安然无事，而且面亦不红，气亦不急，就在严嵩前双手一揖：“不知太师爷能否入目？”严嵩道：“难得二位英雄，学成了这般的技能，不知用了多少的苦功。今日幸是遇我，否

则要在江湖上埋没一世了。就是万岁爷，看了你等的这般的能才，亦必龙颜大悦。我是何人，还那可说不入目呢。但是，英雄献得太危险，把我的胆亦将吓碎了。”霍氏兄弟拜谢道：

“这是太师爷过于爱惜我们了。我们不过略略作玩，怎能失脚踏下来呢。”说着，不免大家又谈了一会，然后说道：“不知这杨逆住在哪里？最好日间先去探个明白，晚上比较容易行事。”严嵩道：“如此亦好，吃了中饭，午后去罢。但不知二位英雄，可能相识这杨氏兄弟么？”霍雷豹道：“虽然不识这二个逆贼，然亦不要与他相识了。”严嵩道：“二位英雄不识这二个逆贼，你去行刺何人？”霍雷豹道：“所以要问明姓杨的住址。只要一进门，都杀个净光，内中定有这二个逆贼在内。我等兄弟将首级拿来，与太师看过罢了。”严嵩笑道：

“老夫年大，愚矣。那天万岁下的圣旨，绝要斩姓杨的满门，我倒一时忘去。二位英雄今晚若去行事，切不可放走一人。”霍氏兄弟道：“都在小的身上，把姓杨的斩完便了。”说话时，早闻敲梆声，严府里已内外传饭了。当时，霍氏兄弟亦就告辞，严嵩入内用饭。

书分数头，先说霍氏兄弟，吃了午饭，洗了面，问明了侍者到杨府去的路径，把大略记在心里，就来告辞严嵩。严嵩道：“二位英雄，路上须要小心，切不可被人看破行迹。”霍氏兄弟道：“多承太师的分付，我等兄弟切记便了。”说着，就从边门而去。

霍雷虎、霍雷豹兄弟二人，出了严府，一路上东西游看，见京城里的繁华，实与别州别府不同。兄弟二人且行且说，闲谈繁华市景，一路慢步向杨府行来。照着严府家人所说的路径，一弯一曲，走了好一会儿。一问土人，前面就是杨府。于是兄弟们都立脚不走，在杨府周围探看（他那知杨文卿同仆人

立于门外），就鬼头鬼脑，一处处探观。一见杨府的墙确是很高，虽然能够上得，只怕要惊动里面，故看了个不住。看到后面，稍比前面低些，更有小房子可以接脚。兄弟们看定了这个所在，预备晚上从这个地方进去，很是容易。想这一件大功，定在他兄弟身上，故得意洋洋，兄弟二人急步回严府。这霍氏兄弟，那知道行迹早被杨文卿看破，随后跟着，他一些不知，杨文卿看破了他的行迹，早在府里作了准备，他更是知道了。

现在话分几头，先说严府里的霍雷虎、霍雷豹兄弟二人，自看得了进出杨府的路径，十分欢喜。兄弟二人急步匆匆，归得严府。一进了门，又拜见严嵩，将所探禀明。严嵩道：“如此只待夜间行事罢了。若二位这件事成，我当保奏，必得一个大大的前程。不知二位，今晚何时可去动手？”霍氏兄弟道：“事成之后，全仗老太师提拔。但是，今晚行事，我们江湖人亦有一种规矩，不出三更是不去的。”严嵩道：“如此甚好，今时亦将晚，我就叫厨房预备酒，同二位饮到三更便了。”此言一出，早有家人传言。不霎时，厨房早备上一桌盛席。真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严嵩十分殷勤，叫家人请霍氏兄弟入席。霍氏兄弟那里敢坐，再三说道：“我等兄弟，那是何人，怎敢与太师同席饮酒。”严嵩道：“我既已备好，不要负了老夫一片盛意。若说到尊卑，二位英雄这次若能把国家的逆贼除去，免了这场刀兵之祸，只怕这个职分，亦不在老夫之下了。”霍氏兄弟见严嵩如此真心殷勤，也就不再多让。先在严嵩面前谢了罪，然后在下手坐下。严嵩亦不谦让，就自坐首席，就叫从者敬酒，待霍氏兄弟十分客气，使霍氏兄弟的心里十分难受，誓要杀死杨逆，以谢此恩。故亦只得慢慢畅饮。在席间，大家不免谈些行刺的话。



光阴真快，不知不觉间，早到了三更时分。霍氏兄弟，酒已在五六分之上，严嵩叫从者还要劝酒。霍氏兄弟道：“尚有要事在身，不可多饮了。况时已三更，我们要做准备了。”严嵩道：“二位英雄既然如此，我亦不强劝，就此散席罢。”说着，霍氏兄弟早已离坐，告别严嵩，回到房内，预备行刺应用之物。

霍氏兄弟一到房内，就将外衣脱去，换上了夜行衣裤，拿出百宝囊挂在身边，将夜行一切应用之物都备齐了，于是二人各插上一柄雪亮的钢刀，把精神抖了一抖，板带紧了一紧，打扮得十分威风。当下，霍氏兄弟又辞别了严嵩。严嵩见霍氏兄弟打扮定当，更显出一种惊人的气概，预料这件事，一定手到成功，可以除去二个心腹的大害。当时，严嵩就道声：“英雄请便，愿英雄马到成功，老夫还在这里听候好消息呢。”当时，霍氏兄弟向严嵩一揖，就从边门而去。

二人一看，街上已无人迹，就作起陆地飞行之法，一路向杨府而来。不多时间，早到日间规定这个地方。霍雷虎道：“我先上去，兄弟你在这里等一等。”说着，霍雷虎就一跃上墙，在周围一看，里面连一些灯火亦无，知道早已安睡了。在墙上拣了一块石子，向下一掷，知是实地，将身飘下。这个时候，霍雷豹亦到墙上，亦望下窜去。

说时迟，那时快，霍氏兄弟投了问路石后，向下窜去的时候，忽觉得迎面有一阵风来，见黑亮亮的飞来一物，直扑二人的迎面。霍氏兄弟觉得风来，早知是暗器，急忙闪避，才算避过，二只钢镖得得的落在泥土上。霍氏兄弟，知自己的行迹，被人看破，已有了准备，亦就大声喊道：“俺等兄弟，奉了太师爷之命，来取杨逆的首级。何方小子，胆敢暗器伤人。”话音未完，忽树内有声道：“就是你杨家的公子。”说着，早从

树林子里窜出两个人来。霍氏兄弟心中已经明白，杨逆是个了得的人，今晚非要留心不可。故在星光之下，用足目力一看，见杨文卿、杨文忠兄弟二人，年龄都在二十相近，生得中等身材，眉清目秀，仪表不俗。霍氏兄弟心里还暗论：“这种的人，何苦要与皇上作对，想姓朱的江山。可惜，今晚只怕要身首异处了。”这个时候，忽闻杨文卿道：“我看你这二个奸贼的奴隶，你既敢到公子爷家里来作刺客，想来亦是有些本领的人了。公子的刀，今晚要请你二个人来发个利市。但公子的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快通个姓名来。”霍氏兄弟听了杨文卿的一席话，越引起血性，就报一声姓名，二人就向杨文卿、杨文忠用刀直砍。当时，杨文卿抵住霍雷豹，杨文忠战住了霍雷虎，分作二对厮杀。杀了好一会的工夫，忽闻霍雷豹呀的一声“不好！”

不知霍雷豹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回 霍氏兄弟失头丧胆 杨府主仆离京别乡

话说霍雷虎、霍雷豹兄弟二人，闻了杨文卿的一席话，心火直冒。当下霍雷虎就直扑杨文忠，霍雷豹直扑杨文卿。来势十分凶猛，提刀就砍。杨氏兄弟急忙一避，亦怒从心起，喊道：“公子与你，近日无冤，往日无仇，你听了严贼单方之言，敢这样大胆，到此行刺，你到底受了严贼多少金银，肯到

此来徒送性命。或若知趣，快些回去，你公子爷平生好善，世代忠良，亦不要害你等的性命，就此罢了。若仍不知趣，还不窜逃，定要在此行凶，那就莫怪你公子爷好杀了。”霍氏兄弟听了，更是火冒，亦就大声喊道：“俺把你这该死的逆贼，俺姓霍的兄弟，亦并非只受太师之托，实在江湖上久闻你这该死的不好。今日俺姓霍的特来取你的首级，你不要大言欺人，俺兄弟若怕你亦不敢到这里来了。”说着，霍氏兄弟把刀一提，二道亮光，又向杨氏兄弟赶来。这一来，杨氏兄弟更不能忍怒，就道：“该死的恶贼，公子爷不给你些厉害你看，谅来你们心也不服。”说着，亦就用刀相迎，展开刀法，一步一步的向霍氏兄弟直逼。

一时时的刀法渐紧，只见四道白光，上下翻飞，在暗中更是耀人的眼目。但闻得呼呼风响，连人带刀，都看不清楚。约战了半个时辰，忽闻得霍雷豹，呀的一声“不好！”接着钢刀落地。但见，一道白光过处，红血四溅，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直滚到霍雷虎的脚跟前。霍雷虎见兄弟的头落于地上，这一惊不小，把刀法一松，险些儿自己亦丧了性命。

当下杨文忠见了兄长斩了一个敌人，一发精神倍长。又闻杨文卿道：“兄弟，不要放走这个恶贼，一发把他杀了绝迹。我来了！”这个时候，霍雷虎与杨文忠对敌，已力不能支。闻得杨文卿要同来助战，想是绝不能敌，“倒不如走了便宜。若再如此，俺的兄弟就是榜样。”心中一寒，不敢再战，就虚晃一刀，急跳出圈子，窜出院墙逃去，杨氏兄弟当即追赶。原来这霍雷虎，脚程甚快，转了几个弯，早已不见了。杨文卿叫杨文忠道：“兄弟，得住且住，他今已逃去，不要穷追了。我们回去罢。”

说着，兄弟二人回家，将霍雷豹尸体，掩埋入土，即到小

间里来，禀明张氏夫人。张氏夫人见孩儿入来，即问道：“我儿，不知刺客有否到来？”杨文卿道：“母亲放心，刺客早已来过，即是日间的二人，受了严贼之托，来此行刺。一个名叫霍雷虎，一个名叫霍雷豹，这二人谅是江湖的盗贼，本领倒还不小，与孩儿战了多时。现在，一个霍雷豹，已被孩儿杀死了。”张氏夫人惊道：“已被孩儿杀死了么？这件祸可又惹了不小。常言，‘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一来，若霍雷虎回去，禀明严贼知道，只怕又要起灭门之祸了。”杨文卿道：“孩儿于这一节上，到亦深加思及。起初忍着，只想吓走刺客，他回去报知严贼，大家不伤和气，谅可解了多时的冤仇。那知，这二个姓霍的，一些不知情理，强着他自己一身的本领，定要寻死。故孩儿一想，这个冤仇终不成解。忽又想先父的惨死，与这严贼，真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不得将严贼一同斩去。故一时兴起，杀死了这个恶贼。”张氏夫人听了杨文卿的话，亦不能回言，惟两眼中落下几滴泪来，更连连的长叹数声。杨氏兄弟见母亲如此，不知为着何事，不敢多问，跪在地下请罪道：“母亲，时亦不早，请母亲去安睡罢。”此言一出，当时雪雁、寒香二名丫鬟，亦就苦劝张氏夫人上楼。

张氏夫人走到楼上，亦就和衣倒床。一夜思前想后，都是伤心之事。在此又十分危险，一夜如何能睡。再说公子，这一夜恐刺客再来，同着杨德，在府中四巡，亦不敢睡下。老管家杨兴，因年龄大了，不能过于落夜，回房想前想后，思想了一会，不知不觉，昏昏睡去。

这一夜易过，早已红日东升，众人都起了身来。当下家人婢仆就去备茶备点，请夫人、公子洗面用点。张氏夫人只是垂头丧气，暗暗流泪。杨文卿、杨文忠兄弟二人，心中真不能忍。就是婢仆看了，亦不知夫人心中到底想些什么苦处。当

时，二位公子就跪地问道：“母亲自昨晚来，究竟为着何事这个样子？”张氏夫人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年轻，倒亦怪你们不得。但是，你们可知道，这个地方还能住得么？你父亲恶了严贼，已丧于刀下。这一死，倒是死得有名有目，真是青史留名，万古流芳，后世亦必赞成你父亲，铁保江山，一个大大的忠臣。他为国而死，为母的倒亦不十分悲伤。但是，可恶的严嵩，他心还不死，又要行刺你兄弟二人，绝杨氏一脉。这一来，为母的不得不悲伤十分了。”杨文忠道：“这贼嵩要我兄弟的性命，行刺到来。幸上天不绝忠良之后，被哥哥看破行迹，被哥哥杀死刺客，谅贼嵩惊心丧胆，以后绝不敢再与姓杨的作对了。”张氏夫人听了道：“你无知的小人，那里知道，这一来岂能使嵩贼丧胆惊心，乃是使贼嵩更是毒谋了。他是一个当朝的太师，岂为了这样一来就怕你们么。母想，这严贼一定另用能人来到此行刺，或如此如此设法谋害，你兄弟二人岂能逃出这天罗地网。就是能够免死，亦要离乡他奔，不知何年何月能够重返故里，骨肉团圆了。”当下，杨公子兄弟二人，并管家杨兴父子，婢女雪雁、寒香听了张氏夫人的如此如此一说，人人悲伤起来，个个流泪，哭了一会。杨文卿道：“母亲之言，真真说得合理。若这样，想来只怕京城里不能安居，还是早些走罢。”张氏夫人道：“不要说如此如此，在京城居住不得，就是严贼不如此如此，他一定还要另用刺客，这京城里亦不能久住了。定有刺客到来，次次都能被你们看破么，次次都能被你们战退么。”杨氏兄弟听了，唯唯连声道是。等张氏夫人的话说完，杨文卿又道：“既然如此，不知到何处是好？”张氏夫人道：“杨张二族，都没有在远方的亲戚，就有几个，现在亦都在京里。母昨晚左思又想，足想了半夜，只有你一个表姨夫，他现任山西大同知府。这表姨夫姓俞名圣钦，

妻裘氏，就是为母的姑表姊，他长我二岁，我们从小十分的和睦。你这表姨母，他为人也十分的懿德，在忠孝节义四个字上颇能讲究，而且善于事亲，百姓们无不感德。现任大同知府，亦是第二任了。因我等姐妹路途遥远，他自到山西去后，今近二十载没有会过。为母的今若去投奔于他，他决定殷勤收留。”杨文卿道：“不知这俞圣钦姨父，母亲有否见过他的？待人不知怎样？”张氏夫人道：“母亲见过一次，见他的为人，无异你的父亲，所以能远扬清名。就是这大同知府，还是你先父保奏的呢。”杨文卿道：“如此很好。事不宜迟，我们早些将什物收拾收拾，准定到山西去，暂避几时罢。”于此之后，母子主仆们足足的整了几日。张氏夫人处处伤心，然到此地步，亦无法可想，只得将一切细软、金银、贵重衣物，收拾了四大箱子，将一切的器物，都堆搁起来，预备有朝一日得能再用。到了第六日的将午，张氏夫人哭了一会，杨公子又叫杨德去买了些祭品来，将祖宗奠祭了一番。大家拜过，不知何日再能归回家园。人人心痛，无不下泪。大家哭泣了一会，张氏更觉伤心。当时一众人勉强忍住悲哭，宽慰了张氏夫人许多时候，这才止住了哭，将祭菜收拾了，大家吃了一饱，都改扮了贫民模样，叫杨德去雇了几辆车子，将箱子装在车上，张氏夫人与雪雁、寒香坐入车内，男的都是步行。到初更时候，主仆男女，共计七人，偷偷出城，向山西道上而去。

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回 赵文华欢爱名妓

### 贺玉环色迷通政

话说杨府主仆七人，足足整理了五天，将一切整妥，到第六天，祭祖离京，雇了几辆车子，到上更之时，偷偷的出了京城，一路向山西大道而行。现在暂且慢表，后书再讲。

先说刺客霍雷虎，那日同弟霍雷豹，到杨府行刺，事而不成，反而将兄弟雷豹送了性命，自己不敢再战，急逃出杨府。心慌意乱，乱奔了一会儿。见后面没有人追来了，心儿稍觉定些，就立着定了定神，想道：“我这次行刺，反而送去一个胞弟，这仇不知如何可报。我若再进严府，亦觉汗颜。在太师前，我说得如何容易，现在不能回去，又没了兄弟，太师就是不责，我亦要愧死。”又一想：“还是不去的好。我何不偷进严府，拿出自己之物，不别而去，往别处再度计活，或能请得几位朋友到来，刺死杨逆，一报我兄弟仇，二来那时再进严府不迟。”把主意一定，就匆匆回到严府，望高而入。回到自己房里，将自己及兄弟衣物，打成一包，复窜出严府，取道下江南而来。亦且慢表。

再说严嵩，那晚自霍氏兄弟去行刺之后，心里暗想：“这一去，必定能将杨文柳、杨文忠刺死，故只是等候着好消息传来。直等到四更天气，还不见到，心里早有些儿着急，耐着心又等到五更时分，还不见回来，心里更慌，知道此事有变，还

想：“霍氏兄弟，是天下无敌的能人，不至于有行刺不成之理。”料道“这霍氏兄弟一定没去行刺，不别而行了。”故叫从者到他房内一看，见霍氏兄弟之物，被劫一空。当时，从者急急的出来，报告严嵩。严嵩一闻得衣物具失，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手脚冰冷。一班从者，各都大惊，急忙喊叫，才回过一口气来。一言不发，定了好一会，说道：“老夫要去睡了。”说着就向他第七房妻妾的卧室行去。

原来严嵩第七房夫人，姓贺名玉环是苏州百花院里的一个名妓。因他生得貌美，真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故一般狎客叫他杨玉环，是名重一时的名妓。那年赵文华遇事回乡，路过苏州，上岸闲游，闻得百花院有名妓玉环，无异于当年杨妃，绝有倾国倾城，动人姿色。赵文华闻得这个消息，一想：“义父严嵩，他久羡江南美女，我何不慕名到百花院一游，若玉环过于杨妃，下官就带他上京，送与义父。这个人情，谅亦不小。”当下，赵文华就回船，改扮了一个生员模样，雇轿到百花院。下来一看，原是一个好大的妓馆，赵文华就走入里面，早有外场迎接道：“请员外进内奉茶。”说着，就伴着赵文华到里面，早有鸨母出来续接，同到花厅里坐下，问赵文华的尊姓大名。赵文华故意化名道：“我姓赵，名梦云，是那浙江人氏。今慕贵院的盛名，特来一游。闻说贵院里有个玉环小姐，品貌生来无异于当年杨妃，不知肯出来一见否？”鸨母闻说是要来戏玉环的，必是个大大的阔佬，假意的特别殷勤起来，急忙骂小丫鬟道：“员外已坐多时，还不送上茶来。”说着，早有一个丫鬟，送上一盘香茗。鸨母见赵文华用了茶，就员外长员外短，奉承了好一会儿。赵文华道：“不必多讲，快请玉环小姐出来一见。”当下鸨母就叫了丫鬟，去请四小姐出来陪客。小丫鬟答应了一声，走入内去。停了一会儿，闻得里面有



钗环之声，渐渐地又闻得一股兰麝之香，吹入鼻里。赵文华闻得这一股香味，早已魂入色海。不多时，见大红绣花门帘一启，忽见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从门帘里珊珊的走了出来。真个是翩若惊鸿，轻同飞燕，不知不觉间，早到了赵文华的面前，双手一怀，道声万福。赵文华亦急起身还礼，就在对坐坐下。赵文华一看见玉环的花容，无异月里的嫦娥降世，广寒仙子下凡，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个美人，我若带到京里，送与太师，他一定欢喜。”当时，玉环亦问了赵文华的姓名，然后大家闲谈了一会，鸨母叫厨下备酒，问赵文华道：“在花厅里饮酒好么？”赵文华道：“我们要到四小姐房里去饮。”鸨母道：“如此亦好。”又分付厨下，酒菜都要备得好。当时，又叫小丫鬟去通知四小姐房里的丫鬟，叫他们早些收拾好了台子。一会儿，小丫鬟传出话来，酒已备好，请员外与四小姐上楼畅饮。当时，赵文华与玉环二人，谦谦让让，上了楼去。鸨母随后跟上。他们二人坐下，鸨母对玉环道：“女儿，你要殷勤敬这位员外。”又对赵文华道：“老身失陪，请员外多饮一杯。”赵文华道：“妈妈请便。”待鸨母下楼之后，玉环就殷勤劝酒。赵文华亦是个好色之徒，见玉环之美，如何不爱，心中大大的欢喜。见他劝酒，就开怀畅饮，直饮到二更时分，酒已吃得七八分醉意，赵文华早被酒兴冲动了欲火。一看玉环，更丰神淡荡，体态温存，春色横眉，红云透颊。那一种清扬的姿态，好似那烟笼芍药，雨洗芙蓉，带着几分的醉意，更象是桃花映面。赵文华一见了，由不得心旌大动，不忍再饮闷酒，就走了过去，和玉环并肩坐下，对玉环道：“我们饮一杯同心酒，大家入睡好么？”这言一出更把玉环羞得满面通红，就过去，倒在床上。赵文华早已为意，就将门带上，来解玉环的衣裙。只闻得一阵阵麝兰之香，赵文华心花大开。不多时，早

将玉环的衣裙除去，自己亦脱了衣服，与玉环同入罗帐。二人又在里面，轻轻的不知又说了些什么闲话，就同上巫山，共谐鱼水之欢。惜在下没有这一种才能，否则把赵文华与贺玉环二人帐里的风流趣史，亦写些出来。现因在下无能，亦自得罢了，要请诸位看官，自己思想，赵文华与贺玉环，怎样欢乐罢了。

现在闲话少说，书归正文。

且说赵文华，见玉环之美，这一晚二人足足玩了一夜，赵文华还不尽兴。次日仍旅苏州，仍在百花院中与贺玉环合抱双乐，一连三日。赵文华被色所迷，无论如何，不肯动身，与贺玉环十分情合，渐渐地将真名道了出来。玉环一闻是通政赵大人，更加殷勤。又见赵文华好色，在于房事上，亦更加用功。弄得个赵文华迷得无日无夜与玉环行乐。

光限好快，不知不觉间，赵文华在苏州百花院中，足足住了一月。觉得身体疲倦，四肢乏力。忽想到自己被玉环所迷，又想到：“我这次南下，回家乡有事，在皇上请假二月，今若照往返路途算录，二月假已将要满，我明日快快回乡，将事情略略一办，就要上京了。”想到这里，赵文华觉得有些心急起来，当日就别了玉环，辞了鸨母，约好后期，分付鸨母，不许玉环再接他客。鸨母连声答是，赵文华就催轿回舟，叫水手直放句章。不表赵文华回乡，且说苏州百花院，自赵文华别后，鸨母不敢叫玉环另接他客，只等赵文华再来。

不知赵文华自章句回京，有否再到百花院去？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章知府送银谢罪

### 赵侍郎带美上京

话说苏州百花院的贺玉环，自赵文华别后，日日记念。鸨母又不敢叫玉环另接他客，因经济问题，亦日日的思想：“赵文华为何不到？”足足等了半月有余，外场接进一个客来。鸨母一看，不是别人，即是赵文华大人。一到之后，鸨母就十分殷勤对待赵文华，当即叫小丫鬟，去叫出玉环。玉环闻心上人到，当即出来与赵大人见了礼，谈了几句寒暄，就同行上楼，来到玉环房内坐下。玉环道：“大人这许多日期，不知在贵乡作些什么，把我要等得出神了。”赵文华道：“下官到得家乡，亦不过只留三四天，还是在路上的日子多。不要说你等我心急，就是我亦巴不得早来一日，与卿再叙旧欢。”二人谈说了几句，下面就有酒席备了上来。饮了几杯，渐渐的得到了春意，二人就入了罗帐，叙了一刻的旧思。赵文华道：“卿之美貌，实足令我消魂，与卿共帐，比伴君更乐，足令我欲罢官到此，与卿叙永年之欢。”玉环道：“大人，你可愚矣。我不过是一个女流之辈，有什么好处。因寒舍不幸，被家父卖到这百花院里卖淫。若大人真心的爱奴，何忍罢官到此，我尽可跟着大人同往京都。若在大人面前作一个丫鬟，亦比在这百花院快乐许多。只怕大人假意爱我，不肯救出我于火炕里。”赵文华道：“卿这话是真否？”贺玉鬟道：“谁来哄你。”赵文华道：“你虽然肯

了，但还有你的假母不肯，如何办法？”贺玉环道：“只要大人还他的卖身钱，那怕他不肯。他又怕大人之势，绝不敢说一言半语。”赵文华道：“卿真心爱我，我如何不救卿耳。”说着，即叫个丫鬟，叫上鸨母来。鸨母闻叫，不知为着什么事情，急忙上楼，贺玉环即将要从良赵大人的话说明。鸨听了这个消息，倒是一惊。暗想：“我在贺玉环的身上，卖了多少的心血，与他梳头，与他缠足，因他的貌儿从小生得好，我想他长大了当一枝摇钱树用，故好的衣服给他穿，好的鱼肉给他吃。那知，他长大了，没有得到他多大的利息，他就要从良嫁人。他若嫁别人，我必不许他嫁，他怎的拣在这赵大人身上，我若不肯，那赵大人反过目来可是玩的。只得把这摇钱树送了他罢。”鸨母想了多时，只答不出一句话来，心里如何甘心。又忽闻赵文华道：“你家的玉环，意欲从良于我，我亦很爱你家的玉环，但不知妈妈的心里如何？”这百花院的鸨母，亦是花界中的能人，今日赵文华要想他的女儿，谅亦无法可以挽回：“倒不如满口答应他，多要他几个钱罢。”鸨母想着，就道：“若大人要我家的玉环，这亦是玉环前身修来的福，老身那敢不从他的愿。但老身在这玉环身上，不知吃了多少的苦，损了多少的金银。这一节，还请大人看我可怜。”赵文华道：“妈妈你也不必做作，要多少钱，畅畅快快的说一句罢。”鸨母闻言，只是哭，停了一会儿道：“大人，实不是老身多叨，我买了他来，已是五百两。这几年的利息，这几年的衣食，算上去不下三千两，故老身不敢说，只是哭。”赵文华道：“妈妈，你不必哭了，我就依然三千两，你还有什么说？”鸨母道：“若大人真的出三千两，老身就没有话了。只是玉环的一些首饰，还请大人赏了他别一个姐妹罢。”赵文华道：“如此再五百两，这就无话了。”鸨母听了，心中后悔不迭：“我若早知道这赵大人这

样的好说话，悔不多要几千两。现在，言即出了，亦无可如何了。只叫他再加五百罢。”故又道：“赵大人，老身亦不多讲，请你再加五百两罢。”赵文华道：“就算一共四千两。”这一来，鹄虽还后悔要得少了，但不敢再说了。就道：“但不知大人何日进京？”赵文华道：“事既成了，下官的假期亦要满了，就今日动身上京。”说着，赵文华叫贺玉环大略预备整理，就辞别百花院，雇轿回船。叫长随拿过笔墨，一想：“下官向闻，苏州现任知府，亦是刻薄害民的贪官，想他四千两一定有的，我就向他去借四千两罢。”想着，就一挥而就，叫亲随送到苏州府里。

话说这苏州知府，姓章名钟，亦是严嵩一党的人，为官极其贪财，只要铜钱，无论什么官司，都不必讲理；照例，铜钱多的就胜，少的则输。真抱着天大官司地大银子主义，故而一些亦不爱民，只管自己袋里钱满。在严嵩的面前，倒亦年年有许多的孝敬，故一连二任。百姓们虽人人知道他是一个赃官，惟有暗中痛骂。上司们人人知道他是一个严党，更不敢上举参他。故由他颠倒黑白，剥害小民。那天，正与苏州一个劣绅，商议谋钱的事情，忽闻有赵文华的信来，倒是一惊。急立起身来，接进下书的使者，请他坐下。然后，恭恭敬敬将信拆开一看，写的道：

深慕年兄，恨无一会。今道经贵府，欲来拜候。又因假期将届，不敢多留贵地。今日急欲上京，不知年兄有何信带否？余言匆匆，书不尽言。此上

章钟年兄德签

年弟赵文华具

章钟看了这一封信，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不知赵文华为着何事，写这样的一封信来？好不叫我莫名其妙。照此看出，这信中的语言，于我有凶少吉。这件事得快与师爷相商，

或有妙策。”一方面请使者少坐。那劣绅见章钟这样慌张，不知为着何事，亦就告辞。章钟说：“明日再请过来。”说着，亦不送客，就到师爷的房里，将赵文华的信拿出，给师爷看了。师爷道：“这封信上，先几句是责你为何不去接他。下几句，他问你有否信带，是欲将你的行为，要奏明皇帝。”章钟一听，吓得魂不附体：“这如何是好？”师爷道：“别的法儿亦无，现在你快到他的船里请罪，至少要带一万两银子，五千两送他的程仪，五千两让他带到京都，孝敬太师。更要烦他在太师面前，代你说几句好话。那末你的这个前程，还可以保住。否则，只怕是不能的了。”章钟听了师爷的话，知道出一万两能保得前程，心中倒略略宽了一些。暗想：“只要我多坐几个月官，就可以把这一万两拿回来了。”想着，急叫备轿，带了银两，同使者同到赵文华的船上。

赵文华出舱接进，章钟跪下请安，不知说了多少的好话，又将一万两银子交出五千，送着仪程，五千两托寄太师。赵文华假意谦让了一会儿，亦就收下。章钟辞去。一会儿，章钟带领苏州府属的县令，都来拜接赵文华，见船已不在。问另船，说已上京都，各官只得回衙。但章钟拿出一万两银子，心中到底有些可惜，只怕还有前程关系，故日夜不安。这且慢表。

且说赵文华，得到章钟的银两之后，急分付水手开船，到别埠停着，自己乘轿带银，又到百花院来时，贺玉环已将一切细软都已整好，但凡鸨母院中之物，玉环一些不要。鸨母又在玉环面前说情，叫玉环将首饰等物留下些。玉环见鸨母悲容满面，亦觉可怜，就将一些金银首饰，亦就留下，只拣珠宝贵重的带去几样。等赵文华到了，都已施齐。赵文华就将四千两银子交给鸨母，另送五百两赏院中诸人。鸨母谢了，就分付龟儿叫轿。赵文华与贺玉环坐进，玉环众姐妹都各来送行。别了百花

院，就到赵文华船上。赵文华就分付水手开船，一直上京。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二下假心再嫁太师 三女同心又通家人

话说贺玉环从良之后，就跟着赵文华，同到京里，在赵府里住了二夜，与赵文华更是如鱼如水，十分欢乐，你恩我爱，与在苏州百花院无异。第三夜，赵文华夜间归来，又到贺玉环的房中，贺玉环就殷勤出接。见赵文华面色郁郁，似有不乐之意，一进房来，亦不说话，就在床上坐下，而且垂头丧气，长叹连声。贺玉环见赵文华如此，不知为着何事，心里十分狐疑，就在赵文华的旁边坐下，问道：“大人今日转来，为着何事，这样的不乐？”赵文华一言不发，惟摇头长叹。贺玉环又问道：“大人若有怀抱郁郁，快快说出来，奴家可以分忧。”赵文华又是不说。贺玉环急连问了数次，天已半夜。赵文华又叹息连声。玉环又问道：“大人究有何事？”赵文华欲言不言者几次，最后叹一声道：“此事不能与卿说也。”贺玉环道：“奴家与大人，自苏州初会，就蒙不弃，将奴十分看待。我们二人，情投意合，已将二月。今从大人，千里到京，欲图百年欢笑，如何见外如此？心中必有别情。大人若真心爱我，何故不说？”赵文华被逼不过，说道：“卿千里相从，同我到京。那知，我负卿耳。”玉环道：“大人何出此言？你有何负我？”

赵文华道：“卿不知耳。我今日从严太师府里来，不知何人在太师前，已说我得到一个江南美女。太师闻言，欲想卿耳。我欲不将卿送与太师，这个前程，谅不能保。若将卿送与太师，何异割我之心，我怎肯送之。”贺玉环听了，想道：“原来是这样事情。想我从了一个赵大人，已有这样的威风，若从了严太师，不知要怎样呢。他若真的将我送与太师，我亦未必不肯。”贺玉环不知道赵文华是花言巧语，故自己亦不得不假意哭道：

“奴蒙大人所爱，带到京都，正想恩合百年，如何肯中途而离，再嫁太师。奴虽贱流，亦深知三从四德。若不嫁太师，又要害了大人的前程，这还如何是好？”说着，只是哭个不止。停了一会儿道：“我倒不如一死，以免二难。”说完，欲将向墙上碰去。急得赵文华急忙拉住道：“卿何故如此，我惜卿不惜前程耳。若卿果不肯嫁，我预备弃了这个前程。”贺玉环见赵文华如此真心，急改口说道：“若大人如此，还是将奴改嫁严太师罢。”此言一出，赵文华心中十分大喜。然而表面上还是现出象有不喜的样子道：“卿心好硬，真心弃我从严太师么？”玉环道：“并非改嫁心硬，然事出万不得已。奴家若不嫁严太师，有关大人的前程，我心中更是不安。”说着又哭。赵文华就起来，给玉环揩了泪道：“此卿真心爱我也，我亦只好硬着心肠，明日就送卿到严府。”说着，劝玉环勿哭而卧。玉环本是假意，顺水推舟，亦就住哭而睡。二人此晚，仍然如鱼如水。在赵文华心中想：“这个玉环的相貌，固然美而无双，我送与太师，实有些可惜；但要敬义父，亦只得割爱了，况且我与玉环，已乐了这许多的日子，其味尽被我得，还有何用呢。”在贺玉环的心中，他只是想荣华，想从了太师，一定比这里好了许多。故二下死心不恋，这晚虽然欢乐，谅亦都是聊表寸心。



一夜易过，早已日将东升。赵文华与贺玉环起了身来，洗了面，用了点心，文华先去上朝。上朝回来，到得府中，就对玉环道：“今日要到太师府去，然前事不可说出。”玉环道：“遵大人命，不说便了。”当下赵文华叫厨下备酒一席，与玉环在房中对饮，二人彼此又不免说了许多假伤心话，胡乱的饮了几杯。玉环说：“闷酒难饮。”亦就不吃。泪汪汪的将自己之物一整。赵文华亦不免长吁短叹，装得真象。看看玉环将要整妥，就叫家人打轿二顶与玉环上轿，同到严府，入内厅见严嵩。

严嵩、严世蕃、鄢懋卿等正在议事，见文华入，世蕃、懋卿等都立起身来。赵文华先在严嵩面前请了安，又向世蕃、懋卿等行了礼，然后叫贺玉环亦拜见了众位大人。众人一见赵文华带来一个象嫦娥般的美人，都各注意看着。严嵩面朝外，更看仔细。一见贺玉环，果然生得天下无二的美貌，心中大悦，就问赵文华道：“吾儿，此是否江南美人贺玉环？”赵文华道：“正是此人。孩儿特送来孝敬大人的。”严嵩十分欢喜，就叫个丫鬟出来，领了去见众位夫人。严嵩一想：“我第七房妻妾新死，没有人续。”故次日就将玉环作了第七房妻妾。

严嵩自得玉环之后，爱玉环之美，就日日的到玉环房里睡。只因严嵩年老，在风流一节上，早已不能讲究。初几日，还略略可支。到半月之后，严嵩虽还常到玉环房里来，亦与不来无异。到了二三个月之后，鄢懋卿亦送了一个美女与严嵩，那是鄢府里的丫鬟，名鹅儿，年二九，相貌虽然及不得玉环般的美貌，然亦有七八分姿色，平常人见之，亦足销魂。鄢懋卿见鹅儿生得脸美，鹅儿情窦早开，故与那鄢懋卿早有私情往来，懋卿亦另眼看待。因见赵文华送严嵩一个美女，得了严嵩的许多好处，故自己亦不惜所爱，就将鹅儿亦送与严嵩。严嵩得鹅儿后，见鹅儿的相貌，与玉环上下不差几分，因玉环是旧的，

鹅儿是新的，严嵩自然是弃旧欢新之辈，渐渐的就不到玉环房里，只在鹅儿的房里住下。

贺玉环是个好色贪淫的娼女，自嫁严嵩后，见严嵩年老无用，不及赵文华许多，更不及娼妓时代一般青年狎客，故心中渐有悔意。虽然衣食住三者，比无论什么地方，都来的出色。但没有这件事儿，他心中终是不愿。后见严嵩久不入房来，更不愿单衾独睡，过那寂寞的长夜，想另想别法，偷一个汉儿，解解夜的寂寞。可恨房中又有二个丫鬟，多眼多光，又是不便。玉环想：“若要行这件事，一定要通同了丫鬟方可成功。”见二个丫鬟，看看年龄亦大，谅情窦已开，“我何不慢慢的探探他们的心意。”待到两个月之后，知道这翠珍、彩珍二个丫鬟是二个多情的淫婢。先一位七夫人在日，亦是个多夫的女人，亦与二个丫鬟作脚，通动府里的家人福寿。并闻得，这福寿年岁不上三十，相貌亦生得不错。现在，自先七夫人死后，玉环到来，这二个丫鬟不知新夫人的心意，还要避新夫人的眼光，不与福寿私通已有二月，心中如何不想风月。一方面亦渐渐探听玉环的心。故彼此一探，就吐真言。玉环得到这个消息，就同翠珠、彩珍通同行奸，将丫鬟的旧好福寿仍叫来。福寿一闻，心花皆开，就从丫鬟而得到玉环。此后，主仆三人，通奸福寿，稍解玉环的心欲。

这天，睡到五更十分，玉环正与福寿取乐，忽闻外面有敲门声，大吃一惊。主仆们只是发抖，知道这敲门必是严嵩到来。此事如何是好！若被他碰见，我们四人的性命都不可保。四个人慌得没了主意。定了一会神，还是翠珠将主意一出，叫福寿藏在橱柜里，将福寿的衣服，亦藏得没迹。时闻外面敲门声甚急，翠珠诸事办毕，答应一声，出去开门，放进严嵩。

不知严嵩进来，有否看破奸情？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严太师相府商秘密

### 杨公子穷途失宿头

话说严嵩弃旧爱新，自得到鹅儿之后，贺玉环的房里，久不进去。这天因霍氏兄弟行刺不成，不别而去。严嵩只道霍氏兄弟没去行刺。故心中郁郁，十分不快。想及贺玉环，能说能话，何不到玉环处解解烦闷，故到玉环处来睡。因相府房屋坚固，而且女眷卧室都有内外房，故严嵩敲了多时，只道里面的丫鬟贪睡，如何料到有奸夫在内。而且玉环房内，男女主仆四人慌慌张张这样匆忙的声音，亦因房屋坚固，又在内房，严嵩一些儿亦没听到。在门外又敲了几下，并喊叫丫鬟开门，这翠珍才答应一声，从内房而出外房，将门启了。严嵩走入问道：

“你们真真好睡，老夫敲了这许多时候还才来开，你七太太可有睡着么？”翠珍道：“不想老爷这时还到这里来，还是太太叫醒我们才来开门的呢。”说话时，严嵩已走入内房。贺玉环道：“老太师为何这时候才来，快请睡了。”说着，就叫翠珍来代严嵩解衣脱靴，严嵩亦就睡下。贺玉环见严嵩有不乐之意，亦就问道：“老太师今日为着何事这般模样？”严嵩道：

“我枉为了一朝的太师，被江湖上二个盗贼所惑。”说着，就将霍氏兄弟的大略，说了一遍。贺玉环道：“原来是如此一事。老太师这次行刺不成，尽可另请别人再去行刺，怕杨氏兄弟能逃得出老太师的罗网么。”说着，玉环又现出一种妩媚可

爱的样子。严嵩因多时不进玉环的房来，今见玉环这个样子，比从前更好看。这叫着新婚不如久别，严嵩的一些春兴又被玉环冲动，把霍氏兄弟之事弃于一旁，竟与玉环如鱼如水，续了一回旧好，就呼呼睡去。玉环见严嵩睡熟，就叫翠珍将福寿放出，严嵩一些不知。

是晚，因严嵩倦极，不能早起，就叫丫鬟去对世蕃说有病不能上朝，若有事，切要留意。严嵩直睡到日午起身，见门房进来跪报说：“外面小官员，都来问候老太师的贵恙。”严嵩道：“回了罢。不知今日鄢、赵二位大人有否到来？”严嵩正在问门房之时，忽见严世蕃与赵文华、鄢茂卿同入。严嵩叫三人坐下后，将昨晚之事谈与三人知道。鄢懋卿闻了，知荐人误事，向严嵩请罪。严嵩道：“事已如此，现在责你亦无益。但这件事不成也罢，只是留不得霍氏兄弟，若被他传扬四海，说老夫如此无眼识人，岂非要被人笑死。”严世蕃道：“要害这种人亦容易得很，只要父亲备张失单，谈昨晚来了二名大盗，抢去财物，叫人拿到府里，那怕拿不到霍氏兄弟。那时斩首断脚，以出父亲之气，这亦是一件易事。”严嵩一想，倒亦不错，就叫幕僚写了一张失单，备了一个名帖呈子，叫仆人递到府里。府里太爷，当下即出牌拿人。不知是否拿着，停停再谈。

现在且谈杨文卿、杨文忠兄弟及张氏夫人等。主仆七人，那日偷着出了京城，一些人亦想不到是杨继盛的家属。既出城后，就一路向山西而行。一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日只走得七十八里。直走到三月初旬，还只到山西的交界虎高山。杨文卿对张氏道：“过了这坐山，就是山西地界了，到大同已经不远了。不知严贼这几天可又到我家叫人行刺么？”张氏夫人道：“还说他作什么，我杨氏一门，为了严嵩这恶贼，弄得东窜西窜，离井别乡，来到山西异地，思想起来，好不悲伤。”

张氏夫人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流下几点泪来。那日，又正是清明时光，一路上春光艳艳，到不觉十分行程之苦，故而车夫等亦不知不觉贪赶路途，错过了宿头，天色已渐渐的晚了下来。张氏夫人及雪雁、寒香的心里，早已慌张了起来。不多时，天已尽暗，红日早没，看看斜东里升起一轮牙月。杨文卿亦知天已暗净，自己和兄弟，乘月行夜路亦未为不可，只因还有女眷，这如何是好。这个所在，又是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面前只是山路，这且如何呢？这个当儿，张氏夫人更加慌张起来，对杨文卿道：“今夜虽有月色，路尚可行。但这种冷静的地方，若遇着强盗出来，虽然有你等略略可敌，但为母的胆小，只怕这夜路是不便多行了。”当下雪雁亦道：“公子，我等女流，比不得你们男子的胆儿大，终要在有便的地方借一宿，明日再行。”杨文卿听了，就问车夫道：“这个所在，有没有借宿的地方？”车夫道：“公子，这地方欲要寻借宿的所在，实在没有，非要过了这个岗子，到得有村镇的地方，方可以借宿。”张氏夫人道：“这里要到有村镇的地方，不知还有多远？”车夫道：“只怕走今日一夜亦不知有否。”张夫人听了，更急道：“若没有村镇，就是庙宇等处，或亦可暂借一宿，明日多给他些香火金罢了。”车夫道：“这条岗子上，有否庙宇我们倒亦不知，若有时更好，我们亦行不动路了。”主仆、车夫们正在说时，耳边陡听得嗡嗡的几声钟声。杨府的主仆、车夫们听了，好不欢喜。张氏夫人就道：“我儿，你们可曾听得钟声？”众人道：“我们都亦听得。”张氏夫人道：“有钟声之处，谅必有寺院。在这山野地方有寺院，这寺院亦是不小，非新造的一所丛林，必是很大的一个古刹。我们何不随钟声走去，寻着这个寺院，去借宿一宵，更扰他一顿素斋，岂非很好。想他们是出家人，定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谅不拒绝。”说话

时，钟声又不绝的向西北带风吹来。众人听了，都说很好，于是，寻了路径，走了一会。见有一条小小的叉道，就走了过去。行不多远，在月光之下，用目力看去，早见树丛里露出一角墙来，不多时，早到得山门。一见山门破败，东亦墙倒，西亦壁无，败落得不成样子。众人一想，这个大古刹，为何这般光景？既有钟声，和尚一定是有的，故又从山门直进，却有御道，还是个勅建的寺院。众人向内行时，闻钟声还从后面发出。抬头看去，见到大殿左首，有一个月洞门儿，众人就走入内。一看，另有一所院落，又有一个红漆的山门，上有一匾，写三个金字是观音院。四围墙宇，亦都是新的，并写着无南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杨文卿见山门已闭，就用手敲门。不几下，就有一个小沙弥出来，把门开了道：“这样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来敲响寺院的山门？”杨文卿道：“实不相瞒，只因在下众人贪行些路，错过宿头，到得贵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幸闻宝寺钟声，一路寻来，到得这里欲想暂借一宿，明日早行，依例拜纳香火金便了。”小沙弥闻了，对着众人打量一眼，然后说道：“众位施主原来是到古刹投宿，但小僧做不得主意，请施主耐心一等，须待小僧去问明我家师父，若相留，但宿不妨。”杨公子道：“请小师父自便，我们在此等候便了。”那小沙弥就走了进去。到得里面，对他师父和尚道：“外面有男女七人，并三个车夫，车内又装着许多箱笼物件，看众人的相貌，象是有铜钱的人儿，不知师父肯留他们一宿么？”他师父道：“你可曾问他姓名，从那里来，到哪里去？”小沙弥道：“这倒没有。”他师父道：“请你师叔出去接他们进来再说。”小沙弥道：“只怕不落师叔眼。”说着，小沙弥就去叫他的师叔。师叔闻言，当即出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慈悲满面和尚留宿 财色双全恶僧行凶

话说观音院的小沙弥，闻人敲门，当即开来，将人打量了一眼，闻是借宿，即对他师父去说。他师父叫他请师叔出来接，故小沙弥即到他师叔房里，对他师叔道：“外面有几个人要来借宿，我已禀明师父，师父要你去接他们进来。”他师叔闻言，急忙出外，来到山门一看，果有许多的男女。杨文卿见小沙弥陪着一个和尚出来，知道必是主持，故即走上一步，打了个问讯。那和尚一见文卿进去，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公子模样，故就双手合十，装出满面的假笑，和和气气的说道：“施主请了。”说着，又道：“阿弥陀佛，这样的时候，我看施主的车里还有女菩萨，敢行这样的山路，难道不怕路途上遇着歹人么。”杨文卿道：“实不相瞒，只因我们贪赶路途，来到宝刹，这亦是机缘凑巧，望大和尚方便，容咱等一宿，明日多奉香金，不知大和尚可能容否？”那和尚又满面笑道：“我们出家人，礼应方便为门，只是敝刹没有良好的房间，要怠慢众位了，怎还说什么香金呢。”和尚一面说，一面就恭恭敬敬的请进杨府主仆众人。就分付小沙弥关起门来，随后又将众人接到客堂里坐下，随又问道：“诸位施主，这时候到此，谅还未晚餐？”说着，就叫小沙弥：“快叫厨房打杂的预备晚斋。”众人感谢不尽。这个时候，另有两个小沙弥，奉上茶来。那和尚

请众位用茶，然后，二下通了姓名，杨公子才知道这和尚佛号慈善。杨文卿等又见客房里挂的对画，落款是慈空。杨文卿又问道：“未知道慈空大和尚，又是那个？”慈善道：“是贫僧的师兄。就是本寺的主持。”正在说时，早见厨房打杂的和尚，送上斋来。慈善请众位入席，大家饱餐一顿，又叫车夫亦用了晚饭。杨公子、张氏夫人盥漱完毕，又出客堂来，在四面看看。见那观音院前后三进，都是新造，与外面进来的地方，大不相同。看了一会，又进客堂。见方才的慈善和尚，又带了一个胖大和尚出来，亦与众人见了礼。杨公子问及上下，方知就是方丈慈空，大家不免又叙了几句客套，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杨文卿问道：“敢问大和尚，这观音院是否与外面的大古刹相连？”慈空和尚道：“非也，那个大古刹还是唐王勅建的善林，叫雪灵寺，因历年以来没有好的施主肯出钱修理，故历代的主持，亦无力重辉。又因连遭火损，烧去的亦不少，直到现在，无力重建。故落得这个样子，将一个很大的寺院，都变荒芜的瓦场。这不过亦是耳闻罢了，究若如何，贫僧亦且不知。至于这个观音院，那是贫僧师兄弟二人，前岁云游到此，见了这样的一个所在，良好的佛地，倒坍的这个模样，贫僧一时发心，想重建佛地，故先造了这个观音院，想慢慢的都修理起来，今已二年，还一些没有动工。怎奈没有这个施主，如何是好。”杨文卿道：“大和尚能如此用心，造下这个观音院，佛力已是不小了。”慈空和尚道：“贫僧所能出钱者，不过都看佛的面上罢了。”大家不免又闲谈了一会，看看天气已将三更时分，慈空僧道：“施主们风尘辛苦，时天亦不早了，请施主们早些安歇罢。”杨文卿道：“再好没有了。”慈空僧道：“只因敝刹地方窄小，别无精美的房间，就在这客堂两旁房间里，苦留一夜罢。至于车夫，可到大殿后面去打铺。说着，



又叫小沙弥陪了车夫先去。杨文卿道：“既如此，我们只要一间就够了。”慈空和尚听了，就开了一间房门，说：“请诸位早些安歇，恕贫僧不奉陪了。”说着，同慈善、小沙弥都各走出去。杨文卿等众人，一看这间客房，到十分的清洁，并有二张床。一张给张氏睡，一张给二个丫鬟睡下。众人都因风尘劳顿，亦就放倒就睡，不知不觉的都已睡去。这且慢表。

且说这雪灵寺观音院的慈空、慈善二个和尚，他二人本是同族的兄弟，俗姓孙，名字亦无从可考了。他们的略历，倒亦不大详细，但只晓得慈空、慈善二个和尚都是江湖上的大盗，为着犯案过多，在江湖上不能寄迹，兄弟二人商议了一个办法，一次在京师劫得很多的金银，兄弟二人带银而逃，想到塞外去，洗手隐迹，安享富贵。到得虎高山地方，见有这个雪灵寺旧迹，忽引起他们一种思想，善空和尚道：“兄弟，我闻得塞北很寒苦，这个地方倒是很好，我们何不就在此立一些屋住住罢了。”慈善道：“这里离京还近，只怕安身不得。况且我们积案颇多，只怕各处有人相识。”慈空道：“兄弟，这个地方既有雪灵寺旧迹，我们何不在这里造几间房子，作了佛殿，我们就在这寺里剃了发，假作了和尚，仍旧可以抢人的钱财，岂非比到塞北去好。”慈善听了，倒亦很是有理，故就在雪灵寺破旧屋里，剃了发，换了旧衣，然后就造起这个观音院，又招了二个江湖上的朋友，一同来出家。再叫来几个小沙弥使用。若有遇着客商经过，还常作剪径的买卖，夜间必定敲钟打鼓，若有错过宿头的人，闻得钟声，必来投宿。若到他寺里，必定有进无出，有去无回。在半夜里，必要将客人用香闷去，劫了财物，还要将客官斩首丧命。这二年来，一些没有破过案。故胆儿更大起来了。

这天晚上，又叫小沙弥到殿里撞钟，以引客人到来。正在

想时，忽见小沙弥来报，十分欢喜，就叫小沙弥请慈善接他等进来。一看见箱笼不少，心中十分欢喜。看众人模样，都是富贵样子，故早已动心。直到四鼓时候，慈空和尚就同师弟慈善商议，预备行事。慈善和尚道：“用香先闷了他们过去，男的都将他们杀了，几个女的，可把他留着，我们可以受用受用再杀，这样的天鹅肉亦十分难得的。”慈空道：“几个女的，相貌儿足实生得好。谅这个当儿，他们亦可都睡熟了，我们去行事罢。”说着，二兄弟出了禅房，到得客户里来。二人自己先在鼻上抹了解药，然后将闷香拿了出来，掏出火种，将香点了，直向窗缝里透了进去。一会儿，里面鼻声亦无。慈空慈善早知道，已将房里的众人，都已闷了过去。心中大喜。慈空即用刀托开门窗，想进去斩除众人。忽慈善道：“哥哥慢一些进去。想我们自作这一件买卖以来，杀去的人，已不知多少。亦白杀了许多人，却得不到些什么油水，何苦一味好杀，伤了许多性命。今天，里面共有七人，若将他等杀了，仍得不到油水，岂非又要多了不少的罪恶。若真的有油水，倒亦不要说了。”慈空道：“你常要弄神弄鬼，定要这种强盗放出良心来，这强盗还可作得么？况且这七个人有许多箱子物件，还没有油水么。你不信，我将箱子托开，先给你看一看。”说着，兄弟二人，就窜进窗门，先将箱子托开。不看时，慈空、慈善倒还不十分起眼，一看时，见箱子内没别的东西，都是古玩异物，价钱亦不知值多少。二人这一看，更不待慢，各举钢刀，慈空向文卿斩去，慈善向文忠斩去，预备二人先开头刀，再将二个男的杀死，女的奸用。

不知杨文卿、杨文忠兄弟二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梁品修杀僧救忠良 杨文卿除害烧寺院

话说慈空、慈善二个凶僧，一见杨姓人带的箱子里装的都是珍贵古玩，不知值钱多少。这一看，还如何不起眼。二人就不能少迟一刻，提起单刀，慈空向杨文卿砍去，慈善向杨文忠砍去。这个当儿，忽从窗外飞进一道白光，在慈空、慈善二个凶僧的颈上一绕。白光过处，慈空、慈善的二个光头，早已落地。急有一人窜进客房，将张氏夫人、杨文卿、杨文忠、杨兴、杨德、雪雁、寒香七个人的鼻孔里，抹了一些药末，工夫不大，七个人都醒了过来，连打几个喷嚏，开眼一看，见窗门开了，房内立着一人，地下还倒着二个尸体。杨氏一门，知道事又有变了。张氏夫人与雪雁、寒香看了，只是发抖，杨兴亦不免害怕。杨公子及杨德是学过武的人，胆儿天然大些，都急忙起身。杨文卿就将残灯挑亮，仔细一看，见立的一个人，生得中等身材，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穿着儒生的衣巾，正一派斯文，分明是一个墨客。又见地下躺的二个尸体，就是慈空和慈善二个和尚。杨文卿心里，一时却想不到怎样的一会事儿，就一步上前，双手一揖道：“尊兄何人？到此何事？这二个和尚的尸体如何在这房内？这件事，弟如在梦中，一些不知，故请尊兄告弟知道，情感不浅。”那人道：“你兄弟被这二个凶僧，将闷香闷了过去，如何晓得，难怪你们不知耳。你们可晓得

这二个和尚是何人？他们是那江湖上的大盗，因犯案过多，在此剃发，名虽出家，然贼心未改，仍作盗贼的买卖。因见兄等的行李众多，引他起眼，又见你们的箱中都是奇珍，故将众位闷去，提刀欲要兄等的性命，想得兄等的钱财。幸在下到来，杀死淫僧，救得众位的性命。”杨氏主仆听到这里，方才明白，就跪于地下，拜谢救命之恩。那人即把众人扶起道：“众位不必如此。未知众位贵姓大名，如何到这里借宿？”杨文卿知是自己的救命恩公，如何不道真姓实名，就将自己的来历，说了出来。那人急忙一揖道：“众位原来是忠良的家属，可敬，可敬。但不知为着何事来到这里？”杨文卿又把严嵩的举动亦说了出来：“因不能安居京中，故想投奔亲戚，路经这里，错过了宿头，无处存身，就到这里借宿。”前前后后的话，说了一遍。那人道：“原来如此，这都是为着贼嵩而起，真令人可恨。在下久欲除这个大奸，与国治安，为民除害。怎奈敝师决不肯放行，说是贼嵩恶贯未满，怕不能强去斩这个奸贼，故留他活到现在。”杨文卿道：“未知恩公尊姓大名？仙乡何处？为何这般凑巧来到这里？救了弟等一门？请恩公且道其详，使弟等可永久感德，不忘大恩。”那人道：“在下姓梁名玉字品修，乃浙江兰溪人氏。自小随敝师学得几分武术，专走江湖，惯抱不平，专在江湖上行侠作义，除奸锄恶，与国家扶正，与民众除害。惜在下无十分能才，不能将奸恶尽诛，真是说亦惭愧。”杨公子道：“恩公生得一派斯文，象个墨客，杀人不见刀，谅有仙剑，必是个上乘的剑客，何必过谦。但不知恩公何往？”梁品修道：“在下这次由大同往京师，因紧去访一个朋友，故日夜赶路。到得这里，忽闻一股异香，带风吹来，在下一闻，觉得此香有异，就抹了一些药，仔细一闻，知是江湖上的一种闷香，叫作鸡鸣五更还魂香。因他的药料用得过猛，故团

结不散，使在半里之外，顺风亦可闻得。人虽不能闷去，若闻了亦觉头痛昏沉了。在下一闻得有人在这里用闷香，就知道有江湖上的盗贼，在此害人。故在下就随香过来。到得这里，见这二个凶僧正在托门。在下一看就认识这二个凶僧，是江湖上作恶的贼盗。他又将杨兄的箱子托开，一看就来斩你等的首级。在下一时忍耐不住，就用飞剑斩了他的首级。今事亦述明，在下另有要事，不能多留。在下见杨兄亦是个能人，以后的事，就托杨兄代办。在下与杨兄，后会有期，就此告别了。”说着，就见梁品修向窗外一跃，向空而去。杨氏兄弟，急追出看时，早已不见。惟有叹道：“武术一道，不知有多少乘数。今看他的本领，足以超群绝类，不知还有比他高的么？”兄弟、主仆们，大家不免谈了一会。

杨文卿又将被撬开的一只箱子一看，见不少一物，复又关锁起来。又对兄弟道：“梁恩公说，还有后事委办。想这寺里，一定还有凶僧，想是叫我等把他一律除去。”说着，就叫杨德在房里当心，自己与文忠将外衣脱去，拿把钢刀，提在手中，从窗心窜出，到各处巡了一会，见亦无别个和尚。就是方才的三个小沙弥，并几个打杂的，都呼呼的睡熟在大殿上。杨文卿一想：“这几个小沙弥，亦不必杀他了，放他们一条生路罢。”故就从殿里出来。正想回房，忽见墙对角里，二条人影一闪，窜下二个和尚来，都恶狠狠的拿着短刀，穿着短衣。这就是慈空的两个江湖上的朋友，一名慈光，一名慈定。

那日他二人吃了夜斋，都各到别的地方采花去了。故而他二人起初不在。这时候，还是采花才回来，一窜进墙，就见二个人，拿着刀，从大殿里出来，就知道寺里有事，大声喊道：

“何方小子，敢到咱寺里来探访秘密？快通个姓名来，待佛爷送你上天。”杨氏兄弟道：“哈哈，杀不尽的贼秃，杨公子正在寻

你，你来得正好。咱杨公子亦并非来访你寺的秘密，只因你们自己叫咱姓杨的进来杀你一班凶僧。不知还有几个，一发来寻死罢。”慈光、慈定二人听了，都各大怒，就用刀直向二人砍来。杨氏兄弟亦急用刀相迎。如此一来，二下里就一来一往，大战起来。但见四道寒光，闪亮天空，好象流星追月，十分好看。在庭心来来去去，战了多时。在客房里的杨德，看得心中一跳一跳，亦欲想加入动手，心里忍耐不住，就将外衣一抛，拿出一把单刀，亦从窗口窜出。并不说话，用力一刀，就向慈光的颈上砍去。慈光觉得后面有刀风过来，知道另有人来助战，就将身一转，避过一刀。二人抵住三人，初时还可支持。一连十几回合，气力不加，渐渐有些来不得了。杨文卿见和尚渐渐不支，又把刀法一变，直向前逼。文忠、杨德亦换了刀法，三人将慈光，慈定二个凶僧围在垓心，无异四面受敌。慈定的右臂，早已被杨文卿割去一条大肉，忍痛不住，刀就失手，当的一声，落于地下。慈光见慈定钢刀落地，吃了一惊，一不留意，亦被杨德斩去一只臂膀。这个时候，只见白光丛中冲起二道红光来。原来，杨文卿已斩了慈光，杨文忠已斩了慈定，三个人都溅了一身是血。大家把凶僧杀了，到得客房里，将脸上几点血污用汗巾揩了，又换了一身衣裤，时已五更天气。杨文卿道：“想天已将亮，这个地方亦不必久留。”就叫杨德去叫醒车夫，丫鬟到厨房里去预备早饭，大家吃了一饱。车夫等见寺里有尸体，就问杨兴、杨德，二人就把大略说与车夫知道。杨氏兄弟就叫车夫，将箱物装好拉出，又放起火来，将寺院烧化，免得后来再有凶僧来住，自己便起程行路去了。

再说几个小沙弥并打杂的，直到火烧到身边，这才醒来。一看失火，众人都各窜逃，另到别寺为僧，后书不表。

下文再谈杨公子母子主仆，此去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大深林主仆叹苦 风沙岗众人遇兽

话说那晚杨文卿、杨文忠及张夫人主仆等，在观音院借宿，被梁品修将寺僧的秘密看透之后，杨氏兄弟亦杀死慈光、慈定二个凶僧。看看天将东方发白，就叫起车夫，大家饱餐一顿，先叫张氏夫人等乘车出外，兄弟二人放了一把火，将观音院烧成平地，然后与大众同行，一路向大同行去，天色亦渐渐明亮起来。走了十几里路，早已日高三丈。路上用点吃饭，是日足足行了百十来里。

一路无话，又到次日，行到风沙岗地方。这个地方，是四面高山，只有中间一条极险的道路，二面都是面壁，荆棘遍野，樵夫们不能上山采薪。况且这个所在，四面八向，自周围三四十里之内，都没有村庄。只是山里套山，岩里套岩，走不完的山岗岭路。所以再亦没人到风沙岗里去采樵打薪。每天，除几个免不了的行人往来之外，再无人到。所以，连一班盗徒亦不愿意到这种出没不便的地方，去作祟打劫，那末更有何人进出呢。在这无人进出的深山冷岩里，天然变成野兽的世界了。这杨氏兄弟，都是足不离亲的人，加之奴仆亦不知路，就是二个车夫，亦不大晓得这风沙岗是一条群兽结队的道路，只晓得从这条路到大同比较路近，若从大路而去，少不得又要多走一

日，还是穿山越岭来得便当。众人只是向前行去。看看渐渐冷静起来，续则一个村庄亦不见了。只见四面都是高山，山上又是合抱的树木。天又渐渐下午，路又渐渐小了起来。加之那天却巧风大，从西北吹来的黄沙，直扬得满脸尘灰；加之山上的风声吹入松树林里，真所谓山上青松如虎啸，吹在张氏夫人的耳里，早已一阵一阵的心寒起来。雪雁、寒香亦尤异于张氏，心里亦跳个不定。风来时，真不知象有何物，向车里扑来。就是杨兴及车夫，亦难免不怕，幸是仗着杨氏兄弟的胆。至于杨氏兄弟及杨德三人，虽然是学过武的，但究非老江户可比。闻得这里的风声，亦难免惊心，况且又有女人们在车里，又怕有强盗出来。但自怕于心里，嘴里还只强着众人的胆道：“你们不必如此胆小，这种山里，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有老虎出来，俺等兄弟主仆三人，亦必将他活活的捉住。若遇几个强盗，谅亦不在我们心上。在深山里行走，怕的只有这二样。现在，这二样我们既然不怕，还怕别的什么呢。你们只管大着胆，万事有我们三人可以抵敌，你们放心向前行罢。”众人听了，大家胆子又大了几倍，仍向前进。起初，车夫们只道走一会儿天然能遇着村庄，可以借宿。那知越走越深，越行越荒，再亦不遇一个人。到这个当儿，众人虽有杨氏兄弟强胆，然心里终不能少宽，胆子绝不能再放。但人人怕在心里，不敢说出，只恐张氏夫人听了更要急煞，故一些不言语。这个当儿，时已酉牌时分。杨氏兄弟看看一轮红日已同血盆一般，更加圆了，已没有十分的亮光，只向西山渐渐滚了下去，惟映得半天通红，在林子里出现一种可怕的怪象。这一来，杨氏兄弟的心里，更加着急起来。一想：“今日时已不早，天将昏黑，若赶不到宿头，在这个地方岂可留身。更有母亲在此，如何是好？”心中亦越想越觉可怕起来。这时，风却更是猛了，大有



要将树干吹倒的样子。这时候，张氏夫人更是不知急得如何样子，就对杨文卿、杨文忠等说道：“为了这个贼严嵩，害得我母子们全家不安，吃尽这风尘里许多的苦味。在观音院里，若非梁恩公相救，谅早作了无头之鬼。今天又遇到天晚的时候，还没有寻着宿头，只在这荒山穷谷中赶路，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一个村庄子，只怕又要象前晚般的事又出来了。若你父亲在日，那里吃这样的苦。”张氏夫人说到这里，喉咙又咽住了，在二只眼睛里早不知从那里流下二行泪来。杨文卿见母亲思苦，就上行一步，急将车舆扶着，对张氏夫人道：“母亲，这都是孩子们不孝，要使母亲受这风尘之苦。现在，幸得离大同亦不远了。过了这个所在，只有一二天的路程，就可到得府里了。想这风尘苦味，亦将受尽。以前的事情，亦不要想起了。常言道，富贵如浮云，何必思今悲昔。只要在大同府里，与姨父姨母安安心心的过几时，只要孩儿们有日能将严嵩除去，我等又可出仕。那时候，我们仍可乐居京师了。至于今日，母亲更不必害怕。想再过去一些路就会有宿头了，绝不会有什么岔事出来的。母亲请放心便了。”对大家，又不免安慰几句。但各人的心里，亦都着急得很。看这个山岩这样的可怕，谅亦绝无村庄在内，但惟有且说且行，更加走得快些，终想寻个宿头。那知，走到戌牌时分，还仍旧如此。日光儿一些也没有，只有一轮弯弯的明月，早已放出白光来。众人乘着月色，仍旧急急的赶路，只想寻到一个宿头。不但借宿要紧，而且自午初吃了中饭，直到这个时候，人人觉得饥饿，车夫更是来不得了。所备的一些干点，亦早已吃完。这时候的众人肚中，人人空虚。连张氏夫人及雪雁、寒香坐在车里的亦觉饥饿，行走的更觉饥饿，至于车夫那是说亦说不得了。这个当儿，车夫无力，行走不快，亦渐渐慢下来了。杨兴年老，走了一天，

亦不能行走，只得坐下。杨氏兄弟看众人这般，真急得要命，连话亦说不出来，不知如何是好。但闻杨兴道：“公子，看这个样子，今晚危矣。”杨公子听了，更是心急。然只恨严嵩。杨文卿对天叹道：“我杨氏一门，世代忠良，为了这个严贼，害得全家不安。今日在这深山冷岩之中，天又昏黑，既找不到村庄，又觉得肚中饥饿，车夫们行路不快，咱兄弟亦是心惊，母亲女流，更是胆寒，老仆年老，长途难行。想不到我杨氏，世代善良，落得这个地步。今晚如何是好？”

杨文卿见景伤情，正在叫苦之际，忽听西边山上，犹如千军万马之声，尘土飞空，山摇地动。众人喊一声：“不好，盗徒来矣！”杨氏兄弟一想：“这时候盗徒出来，如何能够抵敌？想这个形状，定然来了大队人马。”杨氏兄弟及杨德三人，只得强加精神，先叫众人在一个山洞里藏着，三人就将外衣抛去，预备强徒到来，决个你死我活。这个时候，三人向西看去，见尘土飞扬之处，并不是一队强徒，原来是一群野兽，摇头摆尾，狂奔而来，渐渐来近。

杨文卿、杨文忠、杨德三人，初只道是一群强徒，预备厮杀。一看，来了这许多野兽，心里倒亦可怕。三人就窜在树上，望眼偷看。见一群野兽，渐渐来近。为首的一只，生得大如黄牛，形如猛虎，一身青毛，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如电，大吼一声，无异如雷，一条长尾，尾上茸毛，头大如斗，直从西向东奔来。后面带着几只猛虎，几只金钱豹，几只恶狼，并有许多奇怪不识的野兽。都一路游戏，你打我，我打你，跳来跳去，一路寻食。早见为首的一只奇兽，张大了如铜铃般的大眼，电光闪闪，在四下看了一会。见一只野猪从山下经过，那奇兽，急带众追赶。那只野猪，没命的窜逃，直从路上逃来，众兽亦向路上追赶。正要追上，那只奇兽忽见路旁山

洞里有一群人藏着，就弃野猪，放他逃生，直向山洞走去。吓得里面众人，只连喊救命。

不知众人的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三英雄力战奇兽 二侠女义救众人

话说杨文卿、杨文忠、杨德三人，见来了许多野兽，难以抵敌，还是早些回避，故窜在树上，看众兽行动。见为首的这种形状，亦不知道此兽何名，想凶必过虎，力必胜狮，心中甚是可怕，越不敢下来，惟愿早些走过，再作道理。后见众兽追食，从路上追赶下来，心里跳个不定，若洞里人的被兽看见，如何是好。这时候，见为首的奇兽不追野猪，向洞里窜来，又闻洞里众人大声喊救命，杨文卿兄弟并杨德三人到这个地步，只得将性命置之度外了，就从树上窜下，喊一声：“大胆畜类，敢伤洞内众人！”说着，主仆三人，都各振起精神，用力向众兽直砍。这许多野兽，那怕刀枪。闻后面有人喊叫，都大吼一声，如同山崩地裂，直向三人扑来。三人用刀相迎。无奈众兽力猛，而且又多，三人恁用怎样的刀法，出众的神力，如何能抵得住这许多野兽。就是只有内中的几只猛虎，想杨氏主仆在这饥饿惊慌之时，亦难以支持。何况更有许多狮豹豺狼，以及无名的凶猛大兽。看看也要吓死，何况他等早向三人扑来。三人仗着刀，只管刀斩。众兽虽有几只受伤，大众仍是来势凶

猛，横冲直撞，向三人猛扑。三人只能闪避，没力还刀。一霎时，众兽将三人围住，有几虎豹，还向洞内走去。

三人冲不出重围，无法去救洞内众人。这时，只见那只奇兽，早张开血盆般大口，直向杨文卿扑去。杨文卿亦无力再避，心中又急，洞内众人亦将无命，杨文卿只得忍悲待死。正在这当儿，忽见山上树林里，飞下二道红光，映得半天都红。只见二道红光在空中盘绕几转，一道向洞边飞去，一道直向扑杨文卿的那只奇兽飞来。只见红光过处，血光四飞，这只奇猛的大头，早已滚下山去。群兽大吼一声，四散窜逃，红光亦没。

文卿兄弟并杨德，见这二道红光下来，早知是一种剑气，又来了救命恩公。望上一看，早见从山上飘飘渺渺的落下一个中年妇人，并一个十五六岁的妙龄女郎。杨公子主仆，早知，这二个是救命恩人，即上前一步，拜谢了救命之恩。二人连说“不敢不敢。”急忙还礼。三人问杨公子等姓名，杨文卿把自己的姓名来历说了一遍。那中年妇人道：“原来是忠良之后。妾身搭救来迟，望公子包涵。但不知洞中还有何人？”杨文卿道：“尚有家眷在内。”那中年妇人道：“如此快去看来。”三人急向洞里过来，二女亦随于后。杨文卿看洞内之人，还都抖个不定，说道：“母亲不必害怕了，已有恩人将众兽赶散，救了孩儿。母亲快快出来。”张氏夫人听了文卿的叫喊，定了一定神，说声：“吓死吾也！”文卿、文忠走了进去，将张氏扶出，杨德亦将他父亲杨兴扶了出来，随后，雪雁和寒香亦从洞里走出。一看，众兽果然不见了，面前立一个中年妇人，并一个十五六岁姑娘，都生得唇红齿白，十分美貌，这姑娘，不过比中年妇人更娇艳罢了，

张氏夫人一见，就问杨公子：“这位嫂嫂并那位姑娘，莫

非就是救命恩人么？”杨文卿道：“正是。”当下，张氏夫人急忙过来，带着众人，重新拜谢大恩。那二人急把张氏扶住道：“妾身如何受得起夫人拜谢，不要如此。众位亦快请起来。”张氏夫人再三谢恩。又问那二人道：“敢问恩嫂姓氏？”那妇人道：“夫人听禀，妾身娘家姓鲍，夫家姓尹。丈夫尹叔明，亦是江湖上的一个侠义，只因现下的世事繁乱，朝中的奸党握权，只为着那严嵩恶贯未满，妾夫欲砍锄奸无处作起，在江湖上做几件小事，亦无十分大益，故隐居在这深山冷岩之中，不问世情，还可安心乐居。但闻得现在的世道，实难以静待了。今日，妾与夫君正在教练小女的时候，忽闻救命之声。妾身闻了，特与小女，前来一救，这亦是机缘凑巧，是所谓皇天不绝忠良之后。”尹鲍氏说着，又道：“未知夫人们何以到此？”张氏夫人又把严嵩自害了杨继业之后、请刺客到家行刺、母子不能安居京师、今欲投大同亲戚的话，前前后后，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尹鲍氏道：“可恶贼嵩，不知何日可恶贯满盈，身首异处，报了诸忠良的冤仇。”说着又道：“夫人及公子们，这时候在这儿，谅来肚中亦是饥饿了。好在寒舍不远，且请诸位到寒舍住一宿，妾等略进茶点，聊尽地主之情。”张氏夫人道：“蒙恩嫂搭救了我们七条性命，还敢相烦尊府么。”尹鲍氏道：“夫人，这不必客气。若不到寒舍暂宿，夫人今晚若走这一夜，谅再亦赶不到宿头。况且这条路，诸位早已差错，若从这里直往，再不能到得大同，越走越 是高山峻岭、塞北苦地了。”张夫人听了，亦只没法，就连连道谢。而在杨公子心里，早想到他家去投宿，只是不能出口。今闻尹鲍氏之言，心中好不欢喜。大家就跟着尹鲍氏母女，向另一条岔路上山。约行二三里路，从树林中望去，早见数间茅屋，立于峰上。到得茅屋面前，见一片平原，绿荫参天，植着许多碧桐

翠竹，周围一带篱笆。众人跟着尹鲍氏母女，走入篱笆门，见篱笆内还种着许多奇花异草，都是深山里稀有的贵物，但闻有另一种清香。见这个所在，另有一种清雅气象，无异于人间天上。

众人正在看时，见尹鲍氏早已走进茅屋的柴门，恭接诸位道：“夫人、公子快请进来。”这个当儿，见茅屋里又走出一个男子，年约四旬，生得中等身材，白净面皮，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海青，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儒巾，举止行动，飘飘如仙。见众人进来，亦即迎出道：“夫人等到来，在下失迎，请众位包涵。”众人见一个男子出来，早知道是尹鲍氏之夫尹叔明了。杨氏兄弟亦就上前还礼，然后同入茅厅，分宾主坐下。由尹鲍氏亲自料理菜饭，搬上一桌子，请杨府众人入席。尹叔明夫妇并女儿丽君在旁伴饭闲谈。大家说了一会，十分称心合意。张氏夫人与鲍氏母女，更谈得十分情切。杨氏兄弟与尹叔明，亦说得十分投机。足足谈到三更时分，尹叔明道：“夫人一路辛苦，风尘劳顿，还是请早些安睡，明日还可再谈，一发请公子等的，在这里盘桓几日罢。”尹鲍氏听了，当即去整理床铺。

诸君要晓得，尹叔明的茅庐虽小，却亦有大小五间，有客厅，有书房，有客房，有卧室。虽没有十分精美的装设，却是件件精雅，与市俗有别。至于一切用物，倒还略略完备。因为尹叔明的这个所在，虽然象与尘世隔绝，却常常亦有叔明的朋友到来，故客具亦不得不备。

是日，尹鲍氏收拾了一间客房，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当时就请了张氏夫人及雪雁、寒香到了卧室，自己与女儿丽君，作伴同睡。由尹叔明请二位公子到得书房，叔明伴睡，大家免得寂寞。请杨兴父子就睡在书房隔壁的客房里，车夫就在大厅上打铺。诸事办毕，大家睡下。一宿无话。

次日起来，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尹鲍氏殷勤留客 俞圣钦恭敬迎宾

话说杨府众人，路经风沙岗，遇得一群猛兽，正在性命交关之时，忽来了二道剑光，将众兽退去，众人方得有命。此后，又蒙相救请到茅庐，饱餐一顿，大家安睡在尹叔明家中，一夜无话。次日起身，尹鲍氏与女儿丽君，又到厨下预备早餐上来，请众人吃了。大家又谈一会，时将辰牌时分，众人欲想作别，尹叔明夫妇那里肯放，定要多留几时。众人因感盛意难却，大家又住了一日。二下畅谈阔论，并知道尹鲍氏的父亲鲍岳，亦是忠臣，曾任潼关总兵，后因恶了严嵩，满门皆斩，只逃出尹鲍氏与尹氏的哥哥鲍省三二人。当时尹鲍氏还只十几岁，而软硬功一节，已略有门径，随他哥哥省三，足足逃了一日夜。忽遇盗徒，又将他兄妹冲散。尹鲍氏小小年龄，一人逃在路上，惟有啼哭。思为人之没趣，欲图自尽短计，跟随他先父母于九泉之下。正在这个当儿，跑来了一人，将尹鲍氏救下。尹鲍氏一看此人，生得中等身材，白净面皮，而且十分和善气象，知道此人并非寻常之辈。故尹鲍氏即跪拜了救命之恩，又拜问姓名，方知此人姓尹名鄂士，就是尹叔明的叔父。尹鲍氏自遇尹鄂士，因到小五台山练剑学术。这尹叔明，幼死父母，亦跟着尹鄂士同居。后尹鄂士见尹叔明与尹鲍氏二人，都长得

十分美貌，而且都武艺出众，故就与他二人配成了一对夫妻，叫他们二人下山，到市上去组织家庭，过快乐的日子，并叫他夫妇，到江湖上去，多做些除奸锄恶的事情。二人奉命下山，就组织家庭于昌平县。二人快乐度日，一年中有大半在江湖上行侠作义，除奸锄恶，不知做了多少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尹鲍氏父仇莫报，而且十几年来，在江湖上只寻不着他哥哥省三，只道他哥哥已不在人间了，故心中恨严贼越切。尹叔明知是如此，定要想着父仇，后夫妇见世道日衰，人心越刁，恶贼严嵩更重握大权，皇上还特别重用，夫妇又一时不能将大奸除去，若要除去奸恶，扶国安民，正无从做起，故只得带了小女丽君，同隐于风沙岗上，教习女儿的剑术，今已五年，亦大有进步，能吐红色的剑光，已是不凡。

那日，他等三人，闻得有人喊救之声，早已知是野兽伤人，急而救之。一问，是杨继盛的家属，尹鲍氏因晓得都是忠良之后，故特别殷勤。并将自己的来历，亦说与张氏夫人知道。张氏夫人听尹鲍氏的所说，知道他的父亲就是已故的总兵鲍岳。鲍氏乃忠良之后，亦被贼嵩所害，心中又不免同病相怜，故越谈越情切起来，大家不忍相离。而且，杨公子在尹叔明面前，问些学剑的门径，尹叔明一问十答，存心的教授二位公子，故亦不忍相离。一连住了三日。张氏夫人因知道自己人多，实在有些不便，欲要作别。尹鲍氏还不肯放。说道：“夫人若不弃寒贱，妾身欲与夫人结拜姊妹，不知夫人能答应么？”张氏夫人道：“妹亦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启口。既蒙姐姐雅爱，实出万幸。”此言一出，尹鲍氏心中大喜，大家就结拜了姐妹。张氏夫人长鲍氏一岁，作为阿姐。此后，大家改了称呼。二位公子称尹鲍氏曰姨母，尹叔明曰姨父。大家更加亲近。一连又住了三天，张氏又要告别。尹鲍氏道：“姐姐何不打发了车夫回



去，大家就在这里避几时，亦为未不可。为何一定要到大同府去？想那面亦不过是一个姐妹，就在小妹处住几时罢。”张氏夫人道：“并非愚姊有意却贤妹盛情，只因人口太多，日子又长，实觉不便。愚姊行意已决，贤妹不必苦留。我们到大同之后，贤妹可常来畅叙，好在这里离大同府又不甚远，贤妹是女中豪杰，这些路，走有何难。可带丽君侄女，常来愚姊处走走，以免寂寞。”尹鲍氏见张夫人等行意已决，谅不能久留，亦只得放了。是日，鲍氏母女，将行装整好，就与尹叔明道：“我等想送杨家姊姊，同到大同去，几日就回来。”尹叔明道：“如此很好，这条路，兽类众多，他们独去，亦不放心。”如此，张夫人亦分付众人，将自己的物品一整，亦就与尹叔明告别。大家出了茅庐，尹叔明送了几步，亦就告别。此后，尹鲍氏母女，送众人同上大同。一路平安无话。

到了第三日的早晨，离大同府城不远，众人渐渐走入城去。张氏夫人等一看见三街六市，十分热闹，真是万商云集，车马纷纷，与京师的街市，差不多的繁华。当下由尹鲍氏母女指路，同到大同府衙前下了车，杨文卿就备了一个名帖，交与差役说道：“烦你去通报老爷一声，说师京来的。”役人先在众人面前打量一眼，见众人的衣服十分的平常，看众人的面色，却生得不俗，知道是从远路而来，恐怕路上发生意外，不得不如此装扮。又看名帖上写着“甥杨文卿、杨文忠拜”。差役知是老爷的亲戚，那敢怠慢，急急匆匆进内，报与老爷知道。

话说大同知府俞圣钦，自闻严嵩害了杨继盛之后，心中日日悲叹，常与妻裘氏道：“你家的表妹，不知你表妹丈死后，现在京的情况如何？我们路又远隔，不能常去照顾，心中十分纪念。而且，自从这几年来，音信不通，不知到底如何了？”裘氏道：“前年，我家表妹丈在时，他还叫人带一封信来。闻得

表妹二个儿子都长得不俗，文武双全，都是可造的人才。谅去年表妹丈死后，二个儿子必定继父之志，将来一定有一番大大的动作，定要与父报仇。若讲到表妹的家景，我妹丈作官几年，虽然二袖清风，谅苦吃苦食还是有的。但不知他们母子，现在可能安康？妾亦十分为念。最好老爷能差人到京，去问问他们。”俞圣钦道：“我心中何日不如此想，但没有这个能差的人可到京，又没有便人可以带信。故日日的迟了下来，到今日还没叫人去。”裘氏道：“老爷，照妾想来，更有一件不安，只怕这贼嵩，害了我妹丈之后，心还不死，怕表妹及贤甥不能安居京师。最好去接他母子到来，在这里避几时，待贤甥们日得志青云，仍可回京师故里。妾存心日久，只怕老爷没有这条心，故不敢出口。”俞圣钦道：“夫人看下官是何等样人。常言，君子不忘旧。要晓得，我这个前程，亦是你妹丈保奏。现在，你妹丈不幸，被奸贼害得身首异处，全家不安。我偷生在世，实出万幸。就死亦难报令妹丈之德，既活着，敢不接令表妹到这里大家安居么。”裘氏道：“老爷有此心，必有好报，请早些着人到京师去接来。”俞圣钦连连答应，每日必在心，只是无人可差。

这日，夫妇又在闲谈，忽见差役进来，手中拿着一个名帖，急对俞知府道：“有京师来的贵戚，在外面等复。”说着，又将名帖递上。俞圣钦一看，写着：“甥杨文卿、杨文忠拜”，早知是表贤甥到来，就请裘氏一同出接。大开正门，恭恭敬敬，接请众人到得内厅。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施云川遇盗中毒镖

### 梁品修访友走风尘

话说俞圣钦夫妇，正在思念表姨甥杨文卿、杨文忠兄弟等，忽见一个差役，急急奔了进来，报说京师有亲戚到来，早已想着几分是杨继盛的家族。接来名帖一看，果然不差。就分付家人：“快开正门迎接。”一面请夫人裘氏，大家走到头门，将张氏夫人、杨文卿、杨文忠并鲍氏母女及几个婢仆，都接进厅内。一面分付差役，带车夫到厨下去用了饭，遂开发车钱，叫车夫自去，后书不题。

且说俞圣钦，打发了车夫，急到内厅，大家重新见礼。杨氏兄弟与俞圣钦是初次见面，兄弟二人就拜见了表姨父、姨母，后亦入坐。俞圣钦夫妇，见文卿、文忠兄弟果然生得面方耳大，眉清目秀，仪表不俗，知道必是皇家的栋梁。大家坐定，先叙了几句寒暄，早有家人奉上茶来。大家吃了茶，又谈及杨继盛，虽死得可怜，但名留千古，魂入仙班，少不得后人称圣称贤，目下有这二个麟子，谅将来必成大器。说了一会，裘氏又问张氏夫人，目下的景况如何？张夫人将家景还略可支的话及严嵩欲想绝后嗣请人行刺等话，详细说了一遍。说完又道：“因此一来，故不能安居京师，恐防不测，故投亲到此。”裘氏道：“愚姊自闻表妹丈归天之后，心中那一日不思念贤妹。只因路途遥远，通信又是不便，在这几个月内，正想煞了愚

姊。至于贼嵩这一节行刺的行为，愚姊亦曾思及，故心里更是难安，常与你姊丈相商，欲接贤妹母子，到卑衙来，安居几时。今日又在商议，贤妹来得好极了。”说着，又问鲍氏母女在何处相逢？张氏夫人将遇鲍氏的话，亦说了一遍，又说明了鲍氏的来历。裘氏闻了，知鲍氏亦是忠良之女，又是表妹的恩人，将鲍氏母女更加敬重起来，大家亦谈了许多的客套。那面，俞圣钦问杨氏兄弟的学问，都是对答如流。俞圣钦因自己的儿女还小，故更加敬爱，比自己的儿女看得高贵。那日，他的闲谈，在下作书的不过说个大略，他们的千言万语，谈说不绝，真是书不尽言，现在闲话少说。

那日，他们谈了一会，由厨房备上酒来，大家入席畅饮。一面就分付家人，收拾几间空房，给众人住下。一连几日，张氏夫人见表姐、表姐丈都十分殷勤，心中倒觉得不大乐意，再三对裘氏说，叫他等不必十分客气。俞氏夫妇见张氏说的亦情切，故少比起初普通一些，然仍旧敬如上宾。张氏夫人等亦只得罢了，每天与裘氏谈谈，倒亦不觉得十分寂寞。杨公子亦与俞圣钦的儿子润林，谈说得十分合意。故大家安心乐意，居在大同府衙。暂且不说，后书再表。

且说尹鲍氏与丽君，母女二人陪着杨公子等，同到大同府里。见俞圣钦夫妇待客殷勤，就在府里同张氏夫人畅叙三日，就要告别，欲回风沙岗的家乡。俞圣钦夫妇还要相留，无奈尹鲍氏母女，行意亦决，留亦无益，只得放行。张氏夫人又与尹鲍氏约了后期再会，大家送出头门，二下分别。母女二人就从大同回风沙岗。一路慢行，顺便探问些现今的世情，足足的在路上行了一日夜，才到风沙岗来。进得茅庐，将俞圣钦的行为，及现今的时事，都说与尹叔明知道，尹叔明亦深感俞圣钦的为人。此后，尹鲍氏常带了女儿丽君去探访他们，亦且慢表。

现今单说在观音院救杨氏众人的剑客梁品修。那日，杀了慈空、慈善二个恶僧，与杨公子等谈了几句，匆匆作别，说要上京访友，忽然不见了梁品修。自此之后，出了观音院，过了虎高山，一路望京师而来。若讲到那一班剑侠的行路，真的要快就快，要慢就慢。快则如御风飞行，慢则与常人无异，而且他们在各处，还顺路作些除奸锄恶的事情。东亦住一天，西亦住几日，这一来就慢了。讲到梁品修，在平时行路，亦是这样。这一次，因为梁品修有别的事，故一路御风而行，日夜赶路，在路上一些不停。只二三天的工夫，就进了关，到得京师。一探问他老友的消息，于前二天已回洛阳原籍去了。梁品修大失所望，急御风追赶，一路亦向洛阳而来。暂且不谈，先把上事叙明。

诸君，你们可晓得这梁品修，急急忙忙，这样的要紧法，到底为着何事？原来，这梁品修同着一个朋友，一姓施名云川的，结伴在江湖上行侠救人。那日，二人同到太原访友，路经少阳山。忽闻一声锣响，出来无数喽兵。二人知道有强徒，在这条路上害人。欲除害杀盗，故安身不动。等到寨主下山，大家杀了一会，梁品修就吐出飞剑，欲取盗徒的首级。那知，盗徒一些不怕，不慌不忙的亦从口中吐出一只剑来，将梁品修的飞剑敌住，二只剑在空中斗了多时，不分胜败。施云川是不能吐剑的一个大侠，见他们斗剑，无力可用，只得在旁闲看，惟心中只愿早些将盗徒打退。正在这个当儿，忽见盗徒把手一扬，直向施云川的迎面，飞来一物。施云川早知道，盗徒存心不善，吃不住梁品修的飞剑，欲先用暗器伤他。看得准切，急忙一闪，避过一只钢镖。施云川亦拿出几只袖箭，直向盗徒飞去。盗徒一面斗剑，一面连窜带纵，避过了施云川的几只袖箭。施云川见一下亦射不着，心中大怒，欲拿一只再放。正在

这个当儿，忽又见盗徒把手一扬，一连的四五只钢镖，都向施云川飞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有镖影。施云川没有避处，叫声不好，就将身缩小，好象现在江湖上穿刀门一般，望中心直穿。说时迟，那时快，盗徒怕这一来又要被施云川避过，故急又放出一只，向中心直追。这一来，施云川万避不及。梁品修与盗徒斗剑，正在难分难解之时，又不能分救，惟连声叫苦。这当儿，忽闻施云川呀的一声，跌倒于地下，见他左臂上早中了一镖。梁品修一看不好，急急过去，将施云川扶起，无心再战，急急逃走。盗徒亦怕梁品修的飞剑，故亦不追赶。

梁品修扶了施云川，走了三四里路，在一块石上坐下，看施云川的伤痕，流出黑水。梁品修知道，这是被江湖上一种叫五毒追命镖所伤，只要一见血，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要丧命。梁品修这一惊更是不小。一面看看施云川的面色，已变成灰色，喊叫不应，早已不省人事。梁品修就背着施云川，到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借饭铺住下，一面给施云川抹上一些解毒的伤药，亦不见有效。梁品修一人，急得要命。一想：“中了五毒追命镖，只有老友金伯超的百草解毒丹可以医治，但不知老友金伯超现在那里，叫我到何处去寻？”一想：“还是先到洛阳去探个消息，看看施云川的命运如何？”把主意一定，给施云川多抹上些解毒的丹药，托付小二，要小心留意，不可怠慢。自己急出了店门，认定方向。到了洛邑一问，金伯超近日在大同。梁品修得了这个消息，急御风来到大同。一探问，金伯超又在京师。急往京师一探问，金伯超又于前二天回洛阳原籍了。梁品修一算日期，已有五天，若再寻不着老友金伯超，谅施云川不能救矣。一想：“我的解毒丹与他抹上，或可多活几天，我且再到洛阳去访老友，施云川如命不该绝，必中途得遇。”想着，故一路又从京师望洛阳而来。

不知这一次，梁品修能否与金伯超遇着，并不知施云川的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济源县中途遇友

### 黄家村灵丹救朋

话说梁品修，三处访友，一处亦没有遇着。到京师一问，闻金伯超已回故里，故又急急的向洛阳而下，御风追了一日，已到河南济源县地界。见前面一人，骑着一匹黑马，亦向洛阳道上行走。梁品修用足目力一看，见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千里难寻的金伯超。梁品修一见，如何不喜，急急赶上，将金伯超的马拉住，马不能行。金伯超道：“何人与我玩，却好大神力？”说着，急回头一看，哈哈笑道：“我说是谁？原来是梁贤弟。”梁品修亦急忙招呼。金伯超急忙下马，大家见了礼。金伯超道：“贤弟，这几年不见，一向可好？为什么在江湖上行走，却不与愚兄通个信息？好不想煞了我。”梁品修道：

“托福平安，谅老兄亦好？只因弟一向无便，故亦没来拜候老兄。”金伯超道：“不知贤弟这次何往？与愚兄在这条道上巧会。”梁品修道：“有一件要事，欲烦兄长一救。弟友施云川，兄可识么？”金伯超道：“会过一面，已有几年了，不知他怎样？”梁品修道：“事在危急，一言难尽。他与弟同在江湖上行侠作义，这次向太原访友，路经少阳山，遇一个大盗，将施贤弟用五毒追命镖打伤，现在人事不知，卧病在少阳山附近

的一个黄家庄上。弟闻，五毒镖所伤，在四十八个时辰内，必要伤命，今已六天，不知他性命如何？不知还可救么？”金伯超道：“不知贤弟有否与他抹上解毒药？”梁品修道：“抹是抹的，只怕不见效。”金伯超道：“若抹上良好的解毒药，虽然不见效，谅亦不致于伤命。此事紧要，我等快行。”说着，二人亦不再说话，就要起行。梁品修道：“兄牵了这匹马，不能御风，行程要慢得多了。”金伯超道：“贤弟不要急，只怕这匹马 能比 御风 还快。你快同上马来。”梁品修一想：“常闻，马最好的亦只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怎能及行我辈御风，难道这匹马还比千里马不同么？”故心中半信半疑，亦只得骑上。这匹马，的确比别的高大，二人骑着，一些不觉得如何，而且十分适意。只见金伯超将马头一提，那马如飞而去。但闻得两耳风声，的确比御风还快。

是晚，马不停蹄，走了一夜，已到了少阳山将近的黄家村上。大家下了马，梁品修引路，请金伯超到村中的一家小饭店里。小二见梁品修来，急急出迎道：“自客官别来六天，里边的那位，每日人事不知，连一些米水也没有进过，身体还是热的，气是没有的，亦不知他是死是活？客官快进去看来。”金伯超闻得身热，早已安心许多。叫小二牵过马，就同梁品修同到施云川的卧室。二人把云川一看，见施云川全身都黑了，变成紫色，连一些气都没有，口中还流出黑水来。梁品修问道：

“金大哥，不知还可救得施贤弟的性命么？”金伯超走到卧床，将施云川更细细的看了一会，又看了伤痕。再将施云川的四肢一摸，还十分的热，热的更比常人。金伯超道：“你的施贤弟，命不该绝，还有救星。若你明日遇我，就来不及了。今日，他的热度还胜过常人，里面的一些毒气，全向四肢猛攻，若再不医治，今日一日，必命丧九泉矣。”接着，对梁品修道：“贤



弟，这都是你解药的力，否则亦无法再救矣。”说着，当下即叫小二去拿上一碗白开水和一碗清水上来。小二奉命，去不多时，早拿着一碗白开水一碗清水来。金伯超见小二将水拿到，就在百宝囊中，拿出一个瓶来。启了盖，就闻着一阵异香，从瓶里透出。然后，金伯超将左手放开，右手拿瓶一倒，倒出十二粒象桐子般大小的丹丸，都用金叶子包着，金光灿灿，十分耀人。一面就将瓶盖盖好，然后将一碗清水拿过来。倒去大半，存下的一小半，一看无尘，就将六粒丹丸投入水内。一面又拿过一碗开水，将施云川的口，用小刀撬开，将六粒丹丸，用开水送下。然后，又将一碗水拿来，看丹丸已经化开，就用指一挑，抹在施云川的伤痕上。将事办毕，对梁品修道：“不要二个时辰，保你施贤弟能够四肢动弹。”说着，分付小二拿上酒饭，大家吃了一饱。

约过了二个时辰，见施云川的伤痕，起初流出许多黑水。黑水之后，流出许多紫水。四肢渐渐有些活动。梁品修将心放了许多。过了一日，黑水紫水，不知流出多少，渐渐带血。金伯超道：“再流不得了。”说着，又从囊里拿出一瓶丹药，用水化了，亦抹在施云川的伤口上。又拿六粒丹丸与施云川吃下。不多时候，果然不流。又过了几个时辰，闻施云川叹出一气，把四肢动了一动，连声喊痛。金伯超道：“好了，施贤弟在七日内，可保复原了。”说着，又从囊内拿出一个药瓶，倒出一些药粉，又叫小二去办一些妇女的乳来调成，抹在施云川的伤口上。停了一会，施云川亦不叫痛，面色亦渐渐的转了过来，口中有呼有吸，象睡熟的样子。又过了一日，次日见施云川睁开了眼喝茶吃。梁品修即拿茶与施云川吃了。金伯超又给他吃了三粒红丸药，复又睡去。又次日，施云川如同常人，面色亦还了真色，伤口亦闭，亦不觉痛苦，惟觉四肢乏力，象十分的疲倦。要茶要饭吃了一会，见房中另有一人在，说道：

“这位尊兄我好面熟，不知在那里相会过一次。”梁品修道：“此人就是贤弟常羡慕的金伯超兄长。因贤弟被盗徒中了五毒追命镖后，愚兄急得要命，左思右想，没有别法，好不容易寻得这位老兄来，将贤弟的性命救活。这位就是你的救命恩公。”施云川道：“因来如此，弟好象在梦中一般，一些不知。若非兄说，弟只道没有伤了。”说着，欲想起来拜谢救命之恩。金伯超急将施云川扶住道：“施兄新痊，不可动弹，快请睡下。”施云川闻说，不敢再动，道：“小弟与金兄，前在苏州一会，还可曾记得么？”金伯超道：“一些不错。弟自此后，还常常思羡施兄。”施云川道：“岂敢，岂敢，小弟自此一会，亦每每的记念老兄，恨无处相会。今日那晓得在此与兄作二次的相会。不是老兄相救，否则谅亦不能与老兄再会了。”金伯超道：“施兄新痊，请勿费神说话，过日再畅谈罢。”施云川闻了，并不多说。金伯超又给他吃了几粒丸药。如此，施云川日复一日的好了起来。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早已过了七日，施云川的精神气力，亦渐渐复原，能起床行走。就对金伯超、梁品修道：“可恨少阳山上的毛贼，为了他，险些儿丧了我的性命，幸将金老兄相救。现在，趁金老兄未走，我们亦可多一帮手，必将少阳山的毛贼，诛个尽绝。一可除去行人客商的一个大害，二可出我胸中的一口乌气，望金老兄勿却，助弟一臂。”金伯超道：“少阳山上既有了这伙大盗，是谁为首？”梁品修、施云川二人听了，呆了一会，你看我，我看你，想了一想，然后说道：“我等虽与盗徒交手多时，却没有问一问姓名，不知他姓什名谁。”金伯超道：“二位既然不知，亦就罢了。今晚，我与梁贤弟先到少阳山，去探探山势寨情，若可下手，必斩了盗首，一安行商，二消施兄之气。”说话间，时已黄昏时分，

大家吃了酒饭，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就将外衣脱去，带了几样夜行应用之物，欲想出门。忽施云川亦要同往。金伯超道：

“施兄新痊，不可造次，须要静养。”施云川听了，只得不去。于是，金、梁二位，就出了饭店，一路向少阳山来。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义士夜探少阳山 英雄剑战潘家寨

话说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是晚出了饭店，离了黄家庄，一路向少阳山而来。二人各使出御风之法，不多时早到少阳山下。金伯超道：“梁贤弟，你在前引路。”梁品修道：“如此甚好。”二人一前一后，由一条小山路上，慢慢的走了上去。金伯超一看，少阳山的山势，果然生得十分险恶，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山。金伯超看了，对梁品修道：“梁贤弟，你看这个所在，这样的险恶，怪不得盗徒要在此打劫作祟了。”梁品修道：“可不是么，弟前次与他战时，为了这个地方施展不开，所以弟与那贼徒斗剑的时候，施贤弟不能剑，故不能帮弟除贼，以至毒镖到处，避亦无地。”二人谈谈说说，由下而上。各处看去，都是深杂的林子，没一处平地。二人走到半山，但闻得水声。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一看，见拦路的有一条大溪，直从右而左，水势很急。在二面的路上，有一条吊桥，高高的吊在那边。此地低，那边高，又都是荆棘。若别一个人，万万

不能偷过。任凭你有怎样的轻功，亦难过得。幸得金伯超与梁品修都能御风，故能过得去。二人到了这个地方，金伯超道：

“好一条拦路的大溪，真比铜墙铁壁还要难破。”梁品修道：

“这个盗徒的山寨，到这里还没一些看见，不知还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了再说。”说着，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将身一纵，如在云雾间一般，早已到得对岸，足踏平地。梁品修道：

“幸得施云川贤弟没与我们同来，否则，这个地方，谅他不能过得，又要费不少的事了。”金伯超道：“就是你的施贤弟能过，他的镖伤新痊，亦不能过于费力，故我亦不叫他来。”二人说说谈谈，又转过几道山湾，见远远的有火光过来。二人一看，见那面一个头目，带着十几个喽兵，正在查夜。又闻得隐隐更锣之声，当当的正敲了三下。二人就明白，这个寨里是三更查夜的了。二人见查夜的过来，就上树一避。等到走了过去，又窜了下来。二人又行，又转了一个湾，就露出一带红墙来。二人近前一看，却正是盗寨。那是古时的一个庙宇，现在重新修得很坚固。金伯超对梁品修道：“这个不知是什么庙，怎么造在这深山冷岩之内，有什么人到来烧香？真是引盗入伙的地方。”梁品修道：“很是。可惜这个庙，名已不知了。”说着，二人就一跃上墙，望大殿内看去。神龛早已没有，见殿上放着一张案桌，桌后一把太师椅。又见三围近壁，都是刀架，放着许多刀枪。二旁廊屋里，睡着许多喽兵。金伯超暗暗与梁品修道：“看这个盗寨，亦不十分如何，竟有善于剑术的人居住么？”梁品修道：“照弟看来，这一定是新上山的，还只是才组织起来。若现在不将那盗除去，预料数年之后，必成一个大寨，害人更是不小了。”二人说着，过了大殿，又窜到后殿。见后殿装设得象一个客厅一般，二面装成了二个房间，庭心二房的游廊，亦装得象房间一般，闻里面鼻声如雷。金伯

超与梁品修二人窜了下来，先在游廊里，用目在缝里一张，见里面睡的，都是一些喽兵。又到客厅里，见里面挂着许多的书画，放着茶几大座，象富家的客堂一般。梁品修稍不留意，脚步一重，就闻左边的房间内，有人大声喊道：“快拿奸细！”

这一声未完，早见房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金伯超看见，出来的人，生得豹头环眼，身長八尺，腰大一围，年龄约在四十上下，确是一位英雄气象。可惜生得脑后见腮，满脸横肉，二只眼睛又是贼光闪闪，不免带着一脸的杀气。那盗一出房门，就大喝道：“何方小子，这种大胆，敢来暗探山寨！”梁品修向金伯超道：“这就是那日用镖伤施贤弟的大盗。”金伯超道：“就是这个盗徒么？”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当儿，那盗徒早已一个箭步，到得二人面前，提刀向二人直砍。二人急忙一避，喝道：“大胆的强徒，且慢用武，快先报个名来，咱们的宝刀，不斩你无名的东西。”那盗亦大喊道：“若闻俺名，只怕连你们的狗魂亦要吓出来。若识事务的，快快的逃去亦就罢了，若不识事物，不要后悔。俺非别人，就是江湖上人人所知的追魂仙潘九虎便是。”说完，又指着梁品修道：“不知你这小子姓甚名谁？前次在俺的飞剑下逃了性命，本大王念上天好生之德，放你一条生路，任你逃去，不来追赶与你，你为何不要脸皮，又活的不耐了，定要到这里找死，且还要带个伴死的来。”金伯超、梁品修听了，都各大怒。梁品修道：“呸！咱梁品修，在江湖上谁人不知，何人不晓，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除奸锄恶的剑客，岂怕你一个没名的盗徒。今日特与咱的一个朋友；叫金伯超的，同来取你的首级，你还不束手待死，竟敢这样的作威。”说着，知道与他力战无益，还是用飞剑与他一比罢。故就一个箭步跳出客堂，到得庭心里。大喝道：“将死的狗盗，快来领死罢。”这个当儿，金伯超早已到

了庭心，见二廊里门亦开了，里面纷纷乱乱出来了许多的喽兵，提刀欲捉刺客。

说时慢，那时快，潘九虎闻梁品修之言，亦火往上升，大怒特怒，早已到得庭心。梁品修见盗徒潘九虎出来，即把口一开，吐出一道剑光，用手一指，真真说亦奇怪，那飞剑好象活的一般，在空中盘了几转，就向追魂仙潘九虎的颈边绕去。追魂仙潘九虎道：“你是俺剑下的败将，今日又胆敢到这里来作威。先用飞剑，就想取人首级，心里未免太毒了。现在你既然先用剑来伤人，俺亦不得不用剑来要你的性命了。”说着，只见潘九虎亦不慌不忙把嘴一张，口里亦有一道白光出来，更觉得光芒四射，寒气森森。

只见潘九虎的那道白光，直向梁品修的白光飞来。那梁品修的一道白光，就象见了仇敌一般，亦向前飞去。头碰头，打了一个正着。两下就你打我，我打你，二道白光，在空中对斗不停，真象电光闪闪的一般，十分耀人的眼目。

众喽兵，先欲想捉拿刺客，后见了二人斗剑。一看，早认得是前次的那人，晓得利害，都不动手，惟二旁站立着，呼喊助威。见二道剑光在空里足足斗了一个时辰，一班喽兵个个喝彩。这时，金伯超看着，见梁品修的剑术，比前几年相会时，精得许多了，但终在盗徒之下。若要想胜，绝意不能。一时耐烦不住，亦就从嘴里引出一道红光，直向潘九虎的白光飞去。那道红光，真比火光还红，映得庭心里亦红了起来。众喽兵看了，更是发呆。见那红光里有二个火头，象似猛蛇开了大口，直吞潘九虎的白光。潘九虎见一道红光飞来，心里早是一惊，喝道：“姓金的，本大王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上门来欺人，大觉无理了。”金伯超道：“咱亦非有意要你的性命，实为你作恶太多，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今又到此创立

贼寨，打劫客商。咱姓金的若不将你除去，将来的为害，更大于前了。”金伯超把话说完，见那红光直向潘九虎的白光扑来。只见潘九虎的白光，渐渐低下。潘九虎大喊一声：“不好！”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斗飞剑大败盗贼 巡山寨义救美人

话说金伯超，看梁品修与潘九虎二人斗了许多时候的剑，不分胜败，而且梁品修的剑术，在于潘九虎之下，看去绝意不能取胜，等得心不耐烦，就将自己的剑光，亦向潘九虎的剑光扑去。潘九虎见一道红光扑来，知道来了一位上乘的剑仙，心中早有些急了起来。彼此说了几句。见金伯超的剑光更加猛扑，潘九虎力不能胜，自己的剑光，渐渐低了下来，将要到颈边。潘九虎一想：“今日遇着了对头，若再不知死活，今日必要伤命，还是逃生为上策。”潘九虎把主意一定，大喊一声不好，急忙逃奔。只是飞剑一物，真象活的一般，任凭潘九虎逃到那里，金伯超与梁品修的二道剑光，就追到那里。这潘九虎，还有那败余的剑光护身，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一时不能把潘九虎斩除。潘九虎又行程快极，御风术很高，不多的工夫，足足逃出百里之遥。潘九虎一看，见金伯超与梁品修的两道剑光，渐渐收了回去。潘九虎把胆子放大了许多，在一个山头停下道：“今日好险之极，可怕之极，幸亏的俺逃得快，否则俺

必丧于这二人之手。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想俺今日，还到那里呢？”潘九虎坐在山石上一想，道：“有了，俺还是到塞外，寻一个朋友，能遇得此人，不怕此仇不报了。”想着，就一路向北而行，暂且不表。

且说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那晚用剑追潘九虎，足足追了百里，剑光渐渐力弱，不能再追，二人亦就把剑光收回。金伯超道：“好一盗徒，有如此的本领，惜不归正。然此人不除，必在江湖上为害不浅。”梁品修道：“不知他这次逃去，欲再何往？”金伯超道：“照愚兄看来，他此一去，必存心不善，一定另请高人，想在日后报仇。贤弟在江湖上倒要留意。”梁品修道：“不知这个贼徒还敢再来么？”金伯超道：“他如何不敢。不过在这几个月中，天然不敢再到这里。想他一定去请能人同来入伙，至少亦要半年，必定再到这里来作祟。”梁品修道：“照兄如此说来，将后的为害，更是不浅，这如何办法？”金伯超道：“今日惟有将他的山寨，一应烧去，将他的喽兵，统统解散，或可以使他不到这里打劫，但他亦必要到别处另立山寨。总之，今日你我不能将大害除去，免不得将后又有许多的事出来。但是，今日事既如此，而今急之，谅亦无益，惟有你我，以后托几个朋友，在江湖上留意他就是了。想他定有一日，恶贯满盈，丧于我等之手。今日且先把这班喽兵解散了再说。”

这个当儿，大小头目及众喽兵，见潘大王逃走，晓得大事不好，有几个要命的，早已逃奔。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亦不追赶，任凭他等逃去。所存只有几个，后见二位并不追究，亦想逃生。金伯超用剑光，将喽兵逼住道：“你等慢行，咱有几句话与你们说。今日，咱们不欲将你们个个杀死，因咱们心田慈善，不杀害许多的生灵，故让你们逃去。但此后你等须要改过自新，不要重作此业。若再不改之，下次遇得我们的时候，



只怕身首要离开了。”所存的喽兵听了，那敢怠慢，个个跪下拜谢道：“恩公不杀小的们，小的们感恩不浅。但小的们亦并非有意为盗，却是有行业的百姓。只因前年这姓潘的到来之后，强叫我们入伙为盗，不从者斩。我等不敢强之，只得顺从。但心里那肯甘心。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苦楚的。今日幸遇二位恩公到来，把那个贼徒赶逃得无影无踪。恩公慈悲，又把我等放了，使我等各回家乡，仍旧去作生意，真是重见天日。恩公们无异于我等之重生父母了。”金伯超道：“既然你等原是善良的百姓，我们亦不来追究，你们以后须要小心，不可再蹈故辙了。”众喽兵听了，都各拜谢而去，纷纷归家，仍作他们的旧时行业，后书不表。

且说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把喽兵解散，在各处寻了一转，见没有什么东西。又进潘九虎的房来，一看，见床上还坐着一个女子，年约二十二三，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身材苗条，有七八分姿色。见金伯超与梁品修进去，只是发抖不停。金伯超一看，就向那女人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盗徒的卧室里面？快快将实情说来。”那妇人见问，即从床上跳下，跪于金伯超的面前道：“恩公救命。妾并不是强盗的老婆，却是良人的妻子，就是这里人氏。贱妇的娘家姓夏、夫家申鸿大，现居于黄家庄上，丈夫卖糖度日。去年的冬天，那日将晚，大雪纷纷的落下来，越到夜里越大，落了半个时辰。雪虽停了，地下已是白白的积了许多。一想妾夫在外作生意，身上的衣服又少，又遇落雪，更寒冷的十分，想是不能行路，一定不知在什么地方避雪。贱妇就将饭烧热，预备妾夫回来，暖暖和和的先吃了饭，解解寒气。等了多时，只不见妾夫到来。看看雪已停了，为何还不回来呢？贱妇一时心急，等耐不住，就出了门来看看。不料，这一看起了祸根。贱妇一出门，就遇了这

里的那个盗徒，巧从奴家门口经过，一见贱妇出来，他就睁大了贼眼，淫火闪闪，对贱妇一看。贱妇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善类，故急急进内，将门关上，深悔自己的行动错了主意，故又在房中静静的等夫回来。那知，这日妾夫不知在什么地方赌钱，等到亥初时分，还不见回来。贱妇饥寒交迫，只得独自吃了饭，亦就睡了。睡到三更时分，只闻得鼻间一阵奇香，此后人事不知。直到醒来，人已不在家中，到得这里来了。然妾的身体，已被那盗奸污了。贱妇欲想呼救，已是无益。欲要不从，又要贱妇的性命。贱妇一想，身体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盗所污，故才偷生在世，想见了丈夫之后，再去自尽。怎奈来时容易去时难，一到这里，还如何能够出去。今日幸得恩公到来，发个慈悲，救救贱妇。若能再见丈夫之面，待贱妾诉了苦楚，然后必自尽。此恩此德，贱妇虽死不忘，做鬼亦永感于地下了。”说完，那申夏氏又放声大哭，再拜不起。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听了，亦代他可悲。金伯超道：“原来是这样的事情。你即是良善人的妻子，我等如何不救。我们现在寓于黄家村里，少时大家去罢。然你回去后，亦不必自尽。既已如此，虽死亦不能洗污。想你的丈夫，卖糖度日，人必是经济。你丈夫若没有了你，再娶一个老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只要你们夫唱妇随，恩爱仍同如昔，把这件事亦不必谈及了。”

金伯超对夏申氏说了，与梁品修在潘九虎的房内，又寻出几百两银子，别亦无物。在各处再看一遍，只有些粮食，亦无别的贵重物品。金伯超道：“这寨里既已无物，我们就此放火烧了罢。”说着，二人就寻了火种，在各处放起火来。一时间，把座古庙烧得象火焰山一般。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既烧了盗穴，就带着申夏氏，同回了黄家庄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金伯超别友回家乡

### 梁品修同朋下江南

话说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放了火，把潘家寨烧为平地，就带着申夏氏同下山来，时天将发明。走不多时，东方渐渐地升起一轮红日，申夏氏走路便当得多了，就随着金梁二位一同下山。约走到午刻初时分，到得黄家庄上。申夏氏的三寸金莲走得十分疼痛，难能落地，又两膀酸软，实难以行路。然亦说不出的苦来，只得随着二位，一路急奔，好容易到得黄家庄。金伯超道：“不知你府上在那里？”申夏氏道：“过去几间门面就是了。”金伯超道：“如此你自己去罢，我有这几百两银子相赠，你回去与丈夫好好度日。”说着，金伯超就将潘九虎房内收拾来的银两，一应送了申夏氏。申夏氏初不肯收，让了一会，只得收下，就跪地拜别。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见申夏氏拿了银两，走过几间门面，就在一个门走进。金伯超与梁品修二人，知道申夏氏已抵家中，亦就不呆立街间，就起步而走向饭店来。

不多工夫，急急进房，到得施云川的卧室。施云川急忙迎接道：“二位兄长为何此时才来？小弟等得心亦急煞。不知二位兄长此去如何？可曾将那盗徒杀死？那寨破除，能与行商除害，可与小弟报仇么？”金伯超道：“虽不能照小弟所愿，然那盗徒这次吃的亏，亦苦不能言了。”梁品修道：“现在且不要心急，待愚兄来说与你知道。愚兄与金老兄，自昨晚别了

贤弟，我们二人就取路少阳山，一路上去，道路真十分的险恶，又有大溪阻路。幸得愚兄与金老兄都能御风，才能过得。一路弯弯曲曲，到盗徒山寨一看，却是一个古庙改造新起的寨子。愚兄与金老兄二人，要将他除去，免得势成之后，为害更大。窜进寨里，东西探了一会，到得客厅，被愚兄稍不留意，惊醒了那盗徒。出了门来，各通姓名，才知此人就是江湖上著名的恶流，叫追魂仙潘九虎。”施云川听了道：“原来就是这个么，怪不得有如此利害。不知以后怎样呢？”梁品修道：“此后，愚兄就与他斗剑。这潘九虎的剑术，果然亦是不俗。愚兄与他斗了一个时辰，不分胜败。这时候，老金兄亦吐出剑来。只因老金兄的剑，已练到极步，剑是红色。那潘九虎是同道中人，他岂不知红色剑光的利害，故再不敢斗，急急逃奔。我等用剑光追赶百里，只是不能取他的首级。自恨术浅，亦只得罢了。”施云川道：“如此一来，这潘九虎虽然得了性命，谅他亦失魂丧胆矣，决不敢再在江湖上乱行一时了。”梁品修道：“只怕不见得。所以，愚兄与金老兄，就将喽兵解散，山寨烧去，并且还救出一个姓申的美妇，是这里人氏，被盗徒劫了上山的。我等今日将他带回，送到他家中，还将寨里拿来的几百两银子都送了那妇人。你看这事办得好么？”施云川道：“如此以来，虽没杀得潘九虎，亦出了我胸中不少的闷气。”金伯超道：“施贤弟不要宽心，只怕以后的为害，更大于前了。我看潘九虎此去，决不甘心，一定要去寻访高明，报此冤仇。施贤弟下次在江湖上行走，须要小心一二为是。”施云川连连答是。金伯超又道：“他在江湖上还不知要害多少的百姓了。若不将此人除去，我心中终是不安。”

他们三人，在饭店里说了一会，就叫店伙备上酒饭来。三人入席，饮了几杯，又谈谈说说，讲古论今，不知谈了多少言

语。当时，梁品修又谈及在虎高山观音院救杨公子一节，金伯超与施云川听了，心中都深恨严嵩。大家叹了一回，都说：

“现今的世道，真无力挽救了，不知何年何月，能把一切的好恶，尽行除净，百姓可以安居乐业。”那日，金伯超、梁品修、施云川三人，足足饮了一日，说了许多话，在下作书的亦笔不尽记，惟此略表数言就提过了。

次日起身，大家用了早点，金伯超先对梁品修、施云川二人道：“施贤弟的镖伤，今将十天，亦已痊愈，不须再服别药，惟要再静养几日，当亦精神如初。愚兄在这里亦无别事，想就此告别贤弟们，到家乡一转。又欲往海外采药，想另配一味救生的药料，故不欲在此多寓了。”说着，就将自己的行囊一整。梁品修和施云川二人还想苦留几日，怎奈金伯超的行意已决，留亦无益，只得放行，二人就送出金伯超。金伯超叫店伙拉过马来，就与梁品修、施云川二人道别：“二位贤弟，愚兄与你们后会有期，不必远送了。然，二位贤弟今后在江湖上，必要更加留意，请前途保重罢。”说完，又一揖，上马如飞而去，暂且不表。

且说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送出金伯超，大家一揖别后，象冷冷清清的十分惨淡的样子，无精打彩的回进房去。二人对坐了一会，梁品修道：“金老兄说，贤弟的镖伤早已痊愈，亦不必服药，只要静养。现在，贤弟须要静养几天，等到出3月，与贤弟一同，到江南一走罢。”施云川道：“在这里实在觉得气闷已极，不知近日可能走的么？”梁品修道：“贤弟不要心急，金老兄叫你耐心养几天，你就养几天罢。”施云川听了，亦不多言，就又在黄家庄饭店里住下，日与梁品修说说闲话，饮饮酒，下下棋，倒亦十分有兴，也不觉得十分的寂寞，一连又住了十多天。

那日，忽施云川道：“梁兄，小弟的镖伤早已痊愈，而今的精神气力，都亦复原，还在这里静养什么，还是早些到江南一游罢。”梁品修看施云川的行动已照旧，故答道：“既然施贤弟如此心急，我们就明日动身罢。”说着，二人又住了一夜。到得来朝，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起了身来，将行包一整，叫进店伙，算清了房饭帐目，除前已付过十五两外，还该九两八钱。梁品修就摸出一锭十两重的足色，付了店伙，并一锭四两的，赏了店伙。店伙们深深道谢，个个送石泉子，出了店门，作揖而别，后书不表。

现今且说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那日出了饭店，离了黄家庄，二人在路上谈谈说说，一路向江南行来。

不知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下江南来又要发生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凤阳府逆旅开房间

### 陆万兴花园闻救命

话说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位义士，那日出了饭店，离了黄家庄，一路下江南而来。时正初夏天气，炎炎红日，渐渐凉风，柳青槐盛，日长如年。一路上游山玩水，逢州过府，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二位义士在所过的州府镇村，凡到有人民集聚的热闹地方，他们恐有恶霸劣绅杂在其中，剥害良民。所以，几到之处，必居留二三天，打听消息，故而一路行来，慢慢走去。在途中，虽然作过几件仗义的事情，但因事情很小，无以可记。直到端午节将近，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位义士，还只走到

凤阳府地界。

那日，将晚的时候，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位义士入得城来一看，见凤阳府中，果然是人民蚁聚，万商云集，三街六市，行人热闹，买卖纷纷，车马往来，亦陆续不绝。二位一看，凤阳府中果然热闹，实与别处不同。梁品修对施云川道：“咱们今日多行了些路，在途中没有用点，现在腹中觉得饥饿起来，而且这个时候天已将晚，咱们不必再走，且找着一家客店，住下来再说。”施云川道：“梁兄之言有理，小弟的腹中，亦觉饥渴。且寻个下处，先用酒饭罢。”二人说着，一路行去。约走有十几间门面，就见一家饭店。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站立门外，向内一看，见那家饭店，很是窄小。又见里面吃饭的，都是一些衣衫不整的朋友，而且四周墙壁都是象黑煤色的，十分不洁。梁品修看了，先对施云川道：“贤弟，你看这家饭店可好么？”施云川道：“小弟看这家饭店未免太不洁净。”梁品修道：“愚兄心里亦如此想法。既然贤弟同心，咱们再走过去，寻找别的店罢。”于是，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一路又向前行。见照前同样的饭店很多，在这梁、施二位的心里，天然仍不赞成。又向前走了约一里来路，见前面挂着一面金漆市牌，写着陆万兴官商客栈。梁品修一看那块市牌，就对施云川道：

“贤弟你看这家客店，用金字招牌，题着官商客栈，想来这家一定比前不同了。”说话时，二人早到那家客店的门首。二人用着四只眼向内看去，见里面是五间一排的大屋，中间一个大天井，两面都是厢房，对面是一个客厅，排的都是红木嵌象牙的茶几、椅子。梁品修与施云川正在看时，里面早有一招待出来，双手一捧，向二人深深一揖道：“二位客官，是否要借宿？若是借宿，这凤阳府里要算小店第一家客栈，内有清洁精美而风凉的房间，不知意下如何？”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亦急

忙还礼道：“咱们正是借宿，只是在街上看来看去，都是一些不洁的小饭店。今见宝栈装设得宏繁精丽，知道里面的房间亦一定清洁，正欲进来，却遇尊驾出迎，再好没有了。”这时候，那个招待，早叫了几个店伙，有的给梁、施二人代拿小包，由招待接进里面，先在客厅里坐下，早有店伙奉上空茗。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因天气炎热，一路行来，脸上不免有汗，二人就揩了一把，然后饮了几口香茗，与那个招待通了姓名。知道那招待姓陆名长春，亦是股东之一。通了姓名之后，陆长春就问梁、施二位要什么房间？梁品修道：“现在天气闷热，楼上很不相宜，还是拣一间风凉些的厢房罢。”陆长春连连答好，就在前引路，伴着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到得一间厢房来。梁品修一看，见这间厢房，装设得实在清洁精美，但只是少开几扇窗，只有一面可以通风，还象太闷一些。梁品修和施云川二人，因要想在凤阳县多留几日，故此定要拣好的房间。所以，看这房间虽好，少有通风之处，象是美中不足了。故此，又对陆长春招待道：“这间房间实是清洁而精美，若在冬日里住，将前面的窗带了上来，是最好没有的了。但在这仲夏，闷热的天气住之，象是还很闷热，未知栈里可还有通风凉快而洁净的房间么？”那个姓陆的招待道：“还有，还有。不过这里可是没有了，只有后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园里还有几间小小的房间，倒是十分清洁。有几间，一到夏天的时候，早已被本地绅士包着避暑，现在还有一间空着。二位客官正来得好极了。”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一听还有花园房间，十分欢喜，就道：“如此好极了，请陆兄带路。”陆长春道：“如此，在下先行了。”说着，那招待陆长春，带领着梁品修和施云川二位义士，后面还跟了几个伙计，提着包袱，一路同行。穿过前厅，来到后堂。见左手有个月洞门，里面另有一个



院落，中间亦有一个小小客堂，两旁亦有房子。在院子里还有一个男子并一个女子，在花坛边乘凉。见客堂里及房里，还有几个象使女般的人，在内收拾。因匆匆走过，亦看不清楚。那陆招待带着他们，又从花坛旁的一个小月洞门经过，就是一个大大的花园。但见里面青山绿水，楼台亭阁，绿树红花，清风拂面，一时间象登极乐世界。梁品修与施云川，心中暗想：

“咱们自小走游江湖，到过的码头亦不知多少，住过的旅馆亦不知几家，但从未住着过这样好的客店。那知这凤阳码头，又有如此的所在，这真所谓多到一处，多得一些见识了。”梁品修与施云川心里在想着，随着姓陆的招待，一路弯弯曲曲，从花径里过去，早到了一条桥上，下面的水势很活。姓陆的招待带着他们，在桥上倚栏望了一会，凉得一身汗完全吹干，然后再行。一路的穿斋过廊，不多时到了一间房间，见四面都用着西洋带来的玻璃窗门。一进里面，果然洁净无尘，陈设精雅，又多是女子的用物。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看了一会，就见那姓陆的道：“客官，此地可好？这里，连房饭二两银子，可合意么？”梁品修道：“很好，二两一天，亦不算很贵。”那姓陆的招待道：“客官若昨天来，就没有空闲了。小栈里几间花园房子，都有本地的绅士租着避暑。昨天，这间房里还是一个姓郑的绅士，带着他四姨太太，在这里避暑多日。所以，我们各房间都多是女子的用品。现在，小栈这几间花园房子，都有女客住着呢。就是方才进来的院子里，亦有女客住着。这是本地张府里七姨太太租着避暑。”说话时，早有店伙们拿上面水及茶。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又揩了面，喝了茶。姓陆的招待又问道：“客官，这时候可要酒饭么？”梁品修道：“很好，很好。”这一声答应，店伙们早已晓得，不多时就备好酒饭上来。梁品修一看，是六荤二素的八碟菜，二斤美酒，并有四碟

下酒的果子。都是很精美的。当时，那姓陆的招待道：“这是本店应有的小菜，客官若要好的，这台子屉斗中藏着菜单，照点就是了。”梁品修道：“要时再说罢。”当时，陆招待见他们入席饮酒，就告辞出来，另接别客，书不多言。

且说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饮了一会酒，用了饭，又乘了一回凉。时已不早，将近三更。二人正欲睡时，忽闻得一声救命，带风向南吹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二义士月下游花园 小蜜蜂旅次访美女

话说梁品修、施云川二人，进了那间花园房子，就觉得十分凉爽畅快。是实一个避暑最好的所在，所以都带着太太同住。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用过了酒饭，出了房门，到外面吹风。时近中旬，见半圆的明月升于天空，照耀得园中十分明亮。他们二人，借着月光，在花园里四处散步，闲玩了一会。见一处处亭阁或游廊里，都有店伙们值夜游查，以防盗窃。梁品修心中一想：“这家客店，实在是规模宏大，直可称是官商客栈。想这花园里住的，不是绅士，谅亦必是富商，怪不得要轮流值夜，以防不测了。照此看来，或有保镖的在内。”梁品修且想且走，同着施云川，二人慢慢游玩。路过十几间房间，里面都是灯火辉煌，因时还早，里面的客人还都没睡。或有在外面吹风玩

要的，或有在房间饮酒，还很热闹。梁品修一想：“不知这个花园里，共有多少房间？如此的布置，不知有多大的利息？”梁品修想东想西，或与梁品修谈些闲话。在花径里走了一会，二人回到自己房间附近，在近水的二块假山石上坐下，二人又闲谈了一会。约到三更将近，觉得天已风凉了，在外面走的时间长了，身上有些寒意了，二人就回进房中。因连日的风尘劳苦，今晚亦不出去探听善恶，欲想上床安歇。忽闻一声救命，带风向南面吹来。梁品修一闻，失惊道：“贤弟，你可听得喊救命之声么？”施云川道：“如何没听到。”正在说时，忽又闻一声救命，仍从原处发出，而且喊的还是女子的声音。施云川与梁品修二人，都听得明明白白。梁品修道：“施贤弟，快预备。既闻救命，咱等如何坐视不救。”说着，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早将外衣抛去。一出门，早见有几个店伙，拿着武器，直向花径上，望南跑去。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亦早知店伙是前往救命，故二人就跟着店伙，直向南跑。不多时，早闻得兵器之声，已在前面。梁品修与施云川用目力看去，在月光之下，见一个后生与一个教师般的人，在草地上动手。而且梁品修还明明认得，这个后生不是别人，正是积案如山的在江湖上采花大盗，姓柳名一飞，外号小蜜蜂的就是。因梁品修在长沙会过一次，所以认识，而且他们二人还是交过手的，因小蜜蜂敌不过梁品修的飞剑，就要命逃脱了。这件事，大约已有二年了。

那小蜜蜂柳一飞，自从在长沙采花，遇着梁品修，吃了一次大亏之后，足有半年，不敢到江湖上采花作恶，只怕再遇能人。在这半年中，总算安闲不作恶，静静的居于山林之间，惟作几件偷盗的生活，亦不过捺有财的富家，窃几百两用用就是了。这时候，他如能想从此改过，不作采花的恶作剧，以免得遇上能人有性命的危险。可是，江山可改，秉性难移，他强静

了半年，心中就想活动起来，实在不能忍耐静居山林，就又在外面活动起来，却还不敢作采花的生活。直到一年之后，心中实在不能再耐，就是在长沙受过的苦景，已都忘去了。所以，在江湖上又行那采花的生活。因他一年不干这种事情，真象干旱逢甘雨的一般，觉得其乐更浓，反而比昔年更采花得紧，亦不管这个美人的相貌究若如何，只要有几分姿色的，日里一见，夜里就去采花，差不多每夜一个，以至于二三个。这一年中，为他而失节的妇女，不知多少。又有真节烈的，不从而死的，亦不知多少。而他采花之后，还在墙上画着一只小蜜蜂，并且还写着小蜜蜂三个字。所以，凡遇案的人家，就告到官府，都以小蜜蜂为名。官府出牌捉拿，只是拿不到他，实亦无法可想。那时，因他去湖广一带积案太多，不敢久留，想上江北来，再干这件采花生活，他由湖广一带过来。

那天，到得凤阳地界，东看西看，寻访美女，想晚间到彼采花住夜，较住旅店好得多。所以，他所到之处，不必借旅店，都宿在闺阁之中。若是从他，天然可以过夜。若是不从他，他就将那妇女杀于地上，自己在床上安安稳稳的睡到天明再走。所以，用不着这些旅店。那日他入凤阳府城之后，因一年来一般妇女的味儿觉得有些厌了，所以他又要拣十分美貌的方去采花。在城中东看西探，游了一会，只找不到一个可中目的美女，觉得肚中有些饥饿起来，就寻着一家酒馆，上去饮几杯黄酒解解渴。喝了一会，忽闻得有人谈说：“现在，本城里的陆万兴客寓，正装设得清洁精美，热天里又风凉，可恨我们没钱，否则亦去住几天避避暑如何不好。”又有一个说：“陆万兴？在这热天里，就是你有钱，要想住他的花园房间，亦是十分难的。闻得，一到夏天，本城里的一班绅士，都长月租定，没有一间空的，你还想去住呢。”另一个道：“只怕这几

天天气还只初热，或还没有包完，亦未可知。”又一个说着笑话道：“那么我去包了来。”另一个道：“你去包来倒是好，可惜少一个姨太太，住这样的花园房间很不象样。”那人道：

“姨太太么，很多，很多。若没有，你的妹子亦可暂时算一个。”在酒楼上，一般酒徒们，无非是空头说笑。那知小蜜蜂柳一飞，句句听在耳中。一闻得凤阳府中有这样一个去处，想：“里面住的都是绅士，住这样房子又大半带着女人，绅士家里定有良好的美女在内，咱今日正少宿头，何不到这陆万兴里去宿一夜。若遇美人，今晚又可顺便采花了。这件事岂非一举两得么。”小蜜蜂柳一飞，把主意一定，就走了过去，问那方才讲话的人道：“陆万兴从那条路去？”这一班饮酒的客人，那知有暗情在内，就明指路径，柳一飞亦就记在心里。酒罢下楼，照所说的路，一路行去。

走不多时，果见有一块陆万兴的金漆市牌挂在外面。他走了进去一看，果然是个好大而清洁无比的客栈。他正在看的时候，亦是那姓陆的招待，出来接到里面。柳一飞道：“久慕宝栈是一个清洁无比的官商旅次，今日某到这里，特来宝栈投宿。闻说宝栈有花园房子，一到夏天，十分风凉。某羨之而来，不知花园房子还有空否？”陆招待一时失口答道：“尚有空着的。”柳一飞闻说还有空着的，如何不喜，就叫陆招待带路。这时候，陆长春一留神细看，柳一飞年近三旬，虽然象是一位富家的公子打扮，而他面目虽白却是满脸的横肉，双眼淫光闪闪，张东探西，象有不正的气象。无奈既已答应，不可改口，只得伴他到一间极南的房中住下。自己退了出来，就分付一班店伙，以及城内的冯教师：“今晚须要留意。”这是梁品修来到之前的事。一语交待过，书不尽言。

且说小蜜蜂柳一飞，一到陆万兴的花园里，果然凉快无

比，心中十分欢喜。待晚饭之后，他到花园中各处游看，访寻有否美人。一看，花园中的房内，大半有妇女的居多，而最动情的要算自己相近房内的一个，最有姿色。他看在眼里，主意一定，准备今晚前去采花。

不知他如何采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精室中小蜜蜂采花 草地上老教师交战

话说小蜜蜂柳一飞，一到晚间时候，他出了房，来在各处游玩，心中只是注意美女。故他过一个房间，必要明看偷张，望望里面有否美人。他走了一会，过了二十多个房间，大半数都带有妇女，并且都有几分姿色。而与他相近一间房中的妇女，更生得国色天香，有倾国倾城之容，与各房的太太大不相同。而且房内没有男子，只有一个丫鬟侍奉在侧。小蜜蜂一看之下，就将主意一定，预备少待片刻，要与那位美妇，合抱欢欢。他急急回到房中，恨不得早到夜静深更，但只得迟迟待着。直到三更将近，又轻轻的出房一看，见花园中已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往来。谅这个当儿，时已不早了，而且又很风凉，一定都已安睡了。他自见了美女之后，心中一时不定，好容易耐烦等到这个时候，就一溜烟由花径上，跑到看定的一间美女房前。急急拉出撬门的小刀来，将门轻轻的撬开，柳一飞就窜了进去。预备采花。

诸君，书到这里，且停一停，在下先把那女子的来历，亦先来略略叙明，后面就更容易明白。且说这个妇人，是凤阳县里一个富绅江海桥，所娶的三姨太太。他们二人，十分情切，正度蜜月。因为在自己的府中，太觉闷热，而且不自在。所以江海桥就带着他的意中人三姨太太穆氏，到陆万兴花园中避暑，并带着一个丫鬟，可随时给穆氏使唤。江海桥自从带着穆氏到陆万兴避暑之后，每夜都到穆氏处来宿，十几天来没去过家中住一夜。那日，合当有事，江海桥下午回到家里，忽遇他的正室吴氏正在腹痛，欲要临盆。江海桥年近四旬，膝下无儿，今闻妻子欲产，眼巴巴望能生个儿子，以接江氏后脉，如何不喜，一时间倒忘了心上的穆氏。直到二更以后，闻房内传说，夫人生得一子。江海桥这一闻之下，心中更欢喜得了不得。是晚就住在家里，所以那晚小蜜蜂见这一间房里没有男子，要去采花。此系闲文，书不多言。

再说小蜜蜂柳一飞，那晚撬开了房门，将身窜入，欲去采花。因小蜜蜂贪色过度，虽然他有全身工夫，亦觉得身体渐渐的虚弱下来。故常常咳嗽。那晚，小蜜蜂一进了穆氏房中，忍不住发出一声咳嗽来，忽然惊醒了穆氏身旁的一个丫鬟催香。催香见房中窜进一个人来，又带着雪亮的钢刀，实在可怕，就大喊一声：“救命！”小蜜蜂见那个丫鬟喊叫救命，就过去以刀吓之。当下穆氏被催香一声救命，在梦里惊醒。一看，一个黑衣盗徒，欲杀催香，那穆氏就没命的喊出一声救命来。这一声未完，就听窗外有人接应道：“奶奶勿怕，冯某来也。”言未完，就见门外窜进一个人来，举起单刀，向小蜜蜂就砍。小蜜蜂见有人来，一转身，亦还刀相迎，二下战了起来。因这穆氏在陆万兴住非一日，已认出来救他的是教师冯龙山，故亦不十分害怕。又见他二人渐渐打出房去，在草地上作战，一面又闻

得人声闹闹，救星都到，所以更是不怕了。

原来这冯龙山，就是陆万兴的教师。当日陆长春接到小蜜蜂之后，看小蜜蜂的行为不正，料他定非善类，只怕晚上有事，有关营业的名声，早分付店伙：“今晚须要在花园里特别留心，轮班查夜。并托冯教师，亦加倍小心留意才好。这冯龙山，本是一名江湖上保镖出身。现因年近六旬，又见江湖上能人倍出，不敢再作镖师。因家中又没有十分的积蓄，又不肯偷盗致富，只得吃人家的这碗饭，蒙他的友人介绍，在陆万兴作一个教师，管管花园，以防贼盗。究竟他是一个江湖上的镖师出身的人，虽他年近花甲，若防防盗贼，这一些能力，岂能没有的。所以，自这位冯教师进陆万兴之后，一次没有发生意外，因为江湖上一些小偷，闻他的名，都已远逃，还那敢来呢。所以陆万兴的住客更多，都敢带了女人在内安居，这亦是仗着冯教师壮胆。

那日，冯教师受了陆长春所托之后，是晚更加留心，不肯疏忽。自起更时分，只在花园里周游巡查，直到三更时分，他犹未睡觉，还在花园查看。在小蜜蜂欲想到穆氏房中去采花时，那冯龙山教师，正由南边巡查过来，忽闻得一声救命自邻近发出。这冯龙山到底在江湖多年，一闻声就晓得，今日进来的那个恶贼，一定是在彼行事，他即飞奔几步，来到穆氏所居那间房外。一看，见那个恶贼正欲杀使女，接着又闻穆氏亦喊一声救命。他答应一声，直窜进房内，手起刀落，欲除奸杀贼。那小蜜蜂觉得背后刀风过来，亦就回身还杀，二人渐渐由房内打到外面草地。

小蜜蜂道：“咱把你这不死的老儿，你可知道小蜜蜂的利害。若识事务的快快让咱自由，何必在此厮杀，白白的送了一条老命，落得个回家去静养静养，再多活几年。”说着，只见



小蜜蜂的一把单刀，直上直下，忽左忽右，亮光闪闪，寒气森森，向冯教师直逼。冯教师亦就用一把单刀，上下相迎，并说道。“呸！小蜜蜂原来就是你这狗才。你不知害了多少妇女，败坏多少风俗。老夫欲为民除害，与妇女报仇。想寻你算帐还无处寻，今日自来送死。来得正好。”说着，就一刀紧一刀，向小蜜蜂相迎。一连战了三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小蜜蜂的心中，忽然奇了起来，一想：“这样的一个老儿，咱起初以为，不须三合，必定伤命咱的刀下。那知道，一连战了三十几个回合，他又是不败？”心中倒亦有些渐渐作急起来，步步更加留神，并喊问道：“咱的刀下，不斩无名小子，你这老头儿快留个名来，待咱送你去作个土地公公罢。”冯龙山道：“你这个小子，枉走江湖几年，连一个老辈英雄还不认识，若说出老夫的名来，只怕你吓亦吓死。老夫非别人，就是十几年前还在江湖上有名的冯龙山。”小蜜蜂笑道：“哈哈，咱在江湖上亦略有闻你的狗名，原来就是你这老不死的，今日定叫你死在咱的刀下。”小蜜蜂知道是冯龙山，说着更加留意。又把刀一紧，向冯龙山砍来。冯龙山亦急忙相迎。一来一往，又战了三十几回合。但见二把雪亮的钢刀，上下飞舞。只见条条银光，亦看不出刀里有人。若冯龙山年轻的时候，那小蜜蜂实不是他的对手；若小蜜蜂不是贪色采花身体虚弱，那冯龙山又实不是小蜜蜂的对手。现在二人的本领，实在相同，真真的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毫无上下。只因冯龙山究竟有了年纪，在眼光上到底有些不便，况且又在夜里，虽有灯烛，如何能象日间般的亮。这一来，冯龙山大大吃亏。少不留意，被假山石绊了一跤，忽听呀的一声。

不知冯龙山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英雄仗义教师遇救 飞剑无情淫贼丧命

话说陆万兴客栈里的教师冯龙山，与小蜜蜂柳一飞交手多时，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实在本领一样，分不出谁胜谁败，正在难分难解之时，冯龙山因年近花甲，眼光到底吃亏一些，他只管着小蜜蜂的刀来，那里还管得脚下，稍一不留意，就被假山石绊了一跤。呀的一声，直倒于地上。小蜜蜂见冯龙山倒于地上，一时喜出望外，就提起手中的单刀，直向冯龙山砍去。冯龙山倒于地上，一时不能起来，又见小蜜蜂的刀到，预备闭目待死。

这冯教师正在性命交关之时，忽有人喊道：“咱把你这大胆的小蜜蜂！前在长沙，被你逃了性命，你今日还敢在这里作恶么？”说着，早见一道亮光过去，将冯龙山罩住。这小蜜蜂，见有一道光亮飞了过来，将冯龙山护住，刀不能下，早知道来了能人。这道亮光，分明是道剑光，而且听得来言，还十分音熟。小蜜蜂那敢怠慢，急忙弃了冯龙山，将头回转一看，见那道剑光，真向自己的头上逼来，心中十分惊慌。忽又闻吐剑的道：“咱非别人，就是与你前在长沙一会的梁品修。那时候，咱念着上天好生之德，不来伤你狗命。想你从此改过自新，再不到江湖上采花作恶，希望你从此作个好人。那知你知过不改，还仍旧如昔，作最恶的恶。今日天网恢恢，又遇着我姓

梁的。只怪你自己不改，命该如此，莫说姓梁的铁面无情了。”说话时，梁品修的剑光，离小蜜蜂的头上，只有几尺了。小蜜蜂到这个当儿，还只知道今日又遇着梁家这个对头，那知性命亦只在呼吸之间。惟悔“咱自己不改，致有今日杀身之祸又要临身。咱若这一次能逃得性命，以后一定改过自新，不再作恶了。”小蜜蜂想到这里，一思想：“还是走为上着。”即作起陆地飞行之法，向西逃去。梁品修喊道：“小蜜蜂，今日你的死期已至，还要逃往何处？前次，咱姓梁的还想教你改过，故咱的飞剑留情，不来要你的性命。那知你仍照旧昔。这二年来，不知你在江湖上又害了多少妇女。这都是咱不斩你之过。今日咱姓梁的，若再来取你的性命，你以后再去作恶，这不是你的罪，是咱姓梁的之过了。”说了又道：“小蜜蜂，你亦不必逃奔，咱的飞剑无情，今日还肯留你的狗头么。”说罢，只见梁品修把手一指，那道剑光，好象生龙活虎一般，直向小蜜蜂头边飞去。不多时，那道剑光，早将小蜜蜂追上。只见在小蜜蜂的颈边绕了一转，白光到处，鲜血猛飞，小蜜蜂的一颗头，早已落于地上。这亦是小蜜蜂的作恶多端，妇女被他害的亦不知多少，今日亦是他恶贯满盈之日，遇着这位梁品修，亦算是与众位受辱的节烈女子报了深仇。闲话少说，书归正转。

且说这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闻得第二声救命，急忙出来，为何还只到冯龙山跌倒在地下的时候，才用飞剑来救？原来这梁品修，一到南边，已闻得了兵器之声，看见那里已经动手了。而且从月光下看去，还明明认得，不是别个正是江湖上采花淫贼，便对施云川言明。施云川一听是个害人的东西，心中无名大火直起三丈，急欲上前杀之。梁品修道：“贤弟不要心急。这个人，愚兄今日是第二次遇见他，仍旧作恶不改，愚兄那还能容他，今日吾非要追他的性命不可。现在先看看他们

二人交手再说。因此，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耐心看着。见那老教师，本领亦不在小蜜蜂之下，赞他这样年龄还有这样的本领，二人心下实是敬慕。后来听到他的名字叫冯龙山，才知道他是江湖上的前辈。二人心想：怪不得有这样的刀法，若在年轻的时候，不知怎样了得的了，怪不得他曾名重一时。”梁品修与施云川，看他二人大战多时不分胜败，正在心下敬羨之时，忽听到呀的一声，只见冯龙山倒在地下，小蜜蜂提刀欲杀。正当冯龙山性命交关之时，施云川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喊道：

“梁兄，此时不救更待何时？”梁品修道：“不必惊慌。”说着，不慌不忙，将口一张，用手一指，见一道剑光将冯龙山全身护住，小蜜蜂刀不能入；不但不能砍了冯龙山，反而送了自己的一条性命，这是他做梦亦想不到的事。这都是以上的事，在下一言交待，书不重言。

现话梁品修用剑光斩了淫贼小蜜蜂柳一飞之后，见冯龙山早从地上起来，走近几步，对梁品修作揖谢恩，梁品修亦急忙还礼道：“老英雄不要如此多礼，折杀了后辈。”当下，冯龙山因不识梁品修与施云川，就讯问了姓名，彼此又都说了几声

“久仰久仰”，冯龙山又道：“今日老夫若非梁兄搭救，谅早已命丧黄泉。”梁品修道：“老英雄说那里话来，自古天理人心，那容作恶的杀良善。今日并非咱来相救，实乃天理如此。但咱救助迟了，令老英雄已虚受惊骇，还请勿罪。”冯龙山道：“梁兄好说。”梁品修道：“现今淫贼既除，这亦是为除去一个大害，谅后事定有陆主人料理。杀了此人报到官府，还有赏格，这件事不为难，咱们亦不必多管。现在，且到小弟房间，大家叙谈叙谈。”说着，梁品修与施云川二人，请冯龙山到得房里，分宾主坐下。早有店伙奉上茶来，十分敬待。不多时，又见店伙备上一桌极丰厚的酒菜，随后那个姓陆的招待亦到，大家又让座坐

下。陆长春道：“今日若非二位相救，谅小栈必定遭殃，这位冯教师谅已命丧九泉。在下先备酒一席，聊表寸心，余容明日再谢。说着，四人入席。那陆长春在席间说了许多感恩谢德的话，又问了姓名，知道是江湖上仗义行侠的剑侠，心中更敬重起来。又安慰了冯龙山不少良言。是晚的酒，直饮到将明而散。

不知后事如何？在下作书的到此一时不能归结，想在这里停一会儿，再编后集。